



被隱藏的西藏

——獨立古老王國與被佔領的歷史軌跡

(俄)庫日茗 S.L.Kuzmin 著

賴育寧 譯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洛桑森格賜序



བཀའ་པོ་ལྷན་ཁག་

ལྷོ་སྤོང་ལྷོ་བཟང་སེངྒེ།
DR. LOBSANG SANGAY
President

KASHAG

May 28, 2020

Foreword

Hidden Tibet: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Occupation offers an in-depth and unbiased analysis of Tibet's historical relation with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that ruled China, based on evidence of documents from various reliable sources. The author, S.L. Kuz'min, a respected academician and a specialist in the history of Mongolia and Tibet commanding huge respect in his field of study, unravels the different narratives surrounding Tibet's history and presents his informed conclusions. His extensive research, as well as his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subject, makes this book an illuminating read not just for history and political-science enthusiasts, but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ibet.

Having launched this book in 2012, I am delighted tha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s now ready for publication by the Taipei-based award-winning Tibet Publication Gangjong Publisher.

We owe our immense gratitude to Tiffany Lai for her immaculate translation.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Chinese and Taiwanese readers will benefit hugely from the book and learn in-depth about the factual history of Tibet that the book offers.

At a time when China's propaganda is at its peak, permeating even the academic space, an unbiased, factual and informative analysis of Tibet's history is more imperative than ever. I thus welcome this valuable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Tibet with the hope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helps shine much-needed light on the subject and reveals the authentic image of Tibet to the world.

I congratulate Tiffany Lai, Gangjong Publisher and all the others involved in bringing out this important translated work.

Sincerely,

Dr. Lobsang Sangay
President



司政 洛桑森格序（中譯）

被隱藏的西藏—獨立古老王國與被佔領的歷史軌跡，一書是搜集多方真實文獻，針對獨立西藏王國與中原地方，不同朝代的歷史關係，進行了深入且公正的分析。作者庫日茗院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也是蒙古史和西藏史學界的專家，他在這個研究領域中，擁有極高的評價和地位。書中，他闡明了各國對西藏歷史不同的記述，並提出正確的分析結論。關於西藏歷史，他涉及的範圍相當廣大。他在書中呈現的真實歷史研究與分析方法，不僅對歷史和政治科學愛好者，也與對西藏感興趣的人，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2012年此書在俄國出版，受到了俄國歷史學界的重視。很高興該書可以翻譯成中文，並由屢獲數種優良獎項，台北的雪域出版社出版。

在此，對譯者賴育寧的完美翻譯深表謝意。我相信，中國和台灣的讀者可以藉由此書深入了解真實的西藏歷史，並能感到受益匪淺。

當中共政府的政治宣傳達到頂峰，滲透到全世界的學術界時，對西藏歷史進行公正、真實和浩瀚資訊的分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這本書對研究西藏歷史而言，是很寶貴的補足，希望本書的中文版，在這個問題上，如同一道黑夜閃電明光，向世界呈現西藏的真實歷史。

謹此，賀喜賴育寧及雪域出版社和所有參與出版此書的其他成員，推出此一重要翻譯著作。 敬啟

司政 洛桑森格（簽名）

作者簡介



庫日茗 (S.L. Kuzmin)，1959 年生於莫斯科，擁有生物學博士和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科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超過 400 個科學刊物曾登載他的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幾本專著。專門研究領域為 20 世紀的蒙古史和西藏史。

譯者簡介

賴育寧，生於台灣台中，日本慶應大學文學部畢業。佛教徒。

目 錄

第 1 章	地理藏人及其淵源	7
第 2 章	古代西藏與中世紀	15
第 3 章	大清帝國時期	53
第 4 章	獨立的國家	105
第 5 章	宗教與文化	137
第 6 章	國家、社會與經濟	161
第 7 章	“和平解放”及其後果	193
第 8 章	從人民起義到文革	257
第 9 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毛時代的終結	355
第 10 章	重建與現代化	419
第 11 章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529
第 12 章	藏蒙民族文明會消失嗎？	609
第 13 章	西藏 2010 - 2019 年	617
參考書目	661



謹以此書 紀念達賴喇嘛尊者
登基八十周年、親政七十周年，
及「感恩達賴喇嘛尊者年」
獻禮。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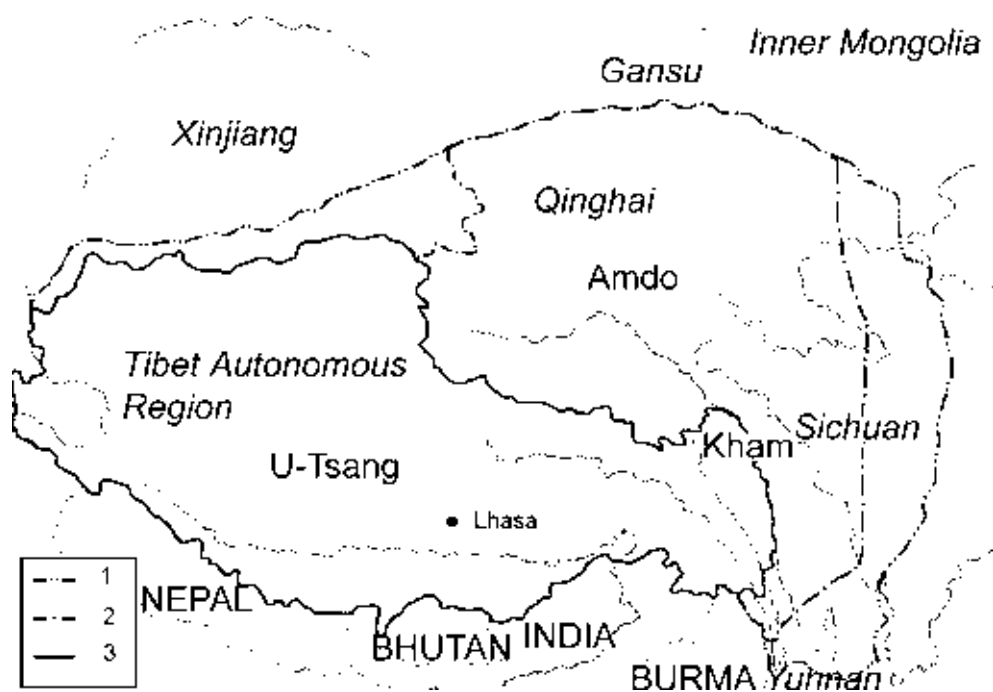
地理藏人及其淵源

位於亞洲中心的西藏高原，是世界上面積最大，最高的地區之一。面積有 250 萬平方公里。西藏的特殊處是平地的高度在海拔 3000 - 4000 公尺，而山的高度從 5000 公尺連綿到 7000 公尺。因為高山的峰頂長年覆蓋著冰雪，西藏自古就被稱為雪山之國（雪域）。高達 8848 公尺有世界最高峰之稱的珠穆朗瑪峰（聖母峰）坐落在西藏、尼泊爾的邊界⁰¹。另一座高峰干城章嘉峰（8598 公尺）則坐落於西藏、尼泊爾及印度錫金邊境。還有其他許多高山如同一串雪白珍珠項鍊般環繞著西藏。如岡底斯山、雜日山、雅拉香坡山、珠穆肯睿山、岡嘎夏馬山、念欽唐拉山、瑪卿山（阿尼瑪卿雪山）。還有，覆蓋著 10 萬 5000 平方公里巨大面積的冰川。

亞洲許多大河的源頭都在西藏境內。其中包括，印度河、布拉馬普特拉河、湄公河、象泉河、薩爾溫江、長江還有黃河。這些河流流域的總面積高達 547 萬 7700 平方公里，而中國 30% 淡水河的源頭，也源自於此。西藏的周圍被幾座大山脈環繞，西接喀喇崑崙山脈，北鄰崑崙山脈和祁連山，南面連結喜馬拉雅山脈、巴顏喀喇山脈以及有東方阿爾卑斯之稱的邛崃山脈。高原上的岡底斯山和念青唐古喇山橫跨著在緯度上。羌塘就佔了約三分之二西藏

01 Tibet Plateau, 2009, p7

高原的面積，而其中大部分位於五千公尺高的海拔上，幾乎都是不毛的岩砂地層且氣候酷寒。羌塘的東北毗鄰青海高原，共同形成了青藏高原。藏北地區覆蓋著一片大草原，是非常肥美的畜牧區，有許多河流和湖泊，然而還是寒冷的大陸型氣候。南部地區則氣候溫暖，且降雨量充足。在那裡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耕地肥沃的田野以及果樹園林。



西藏 (<http://perso.wanadoo> 修訂)

1—歷史邊界。2—1914~1950 的邊界。3—現代行政邊界。斜體表示現代的中國省份。

歷史上，西藏分為幾個區域。中央地區是 Bod(藏音:BOD 發音為「博」)，從瑪旁雍措湖延伸到岡底斯山直到達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住在此地的藏人稱呼自己的土地為博，自稱為博巴人。這個名稱的來源和意思，仍然不明。有些人認為，「博」的意思是「家鄉」或是「原生地」。而西藏(圖

伯特 Tobot) 這個名稱的文獻出現，最早的是在，蒙古銘鄂爾渾河出土的古突厥碑上的記載。很明顯的，活躍於蒙古的各個古老民族，用各自的語言來發音西藏這個名稱。就如同泰國語發音為「Tibet」而阿拉伯語發音為「Tubbat」等等。現代的蒙古語還是使用「Tuvd」這個發音。另一個說法是，這個部落名稱吐蕃 (Tufa) 或許源自雅礱王朝中一位國王之後才有的 (參下方)。還有這個部落的名字吐蕃 (Tufa) 也出現在中國的舊典籍。藏語本身是中藏語系支分的藏緬語族 (現在中國改寫為漢藏語系)。藏語圈家族的分布可遠至南亞地區和北印度的一些族群。而中文是屬於不同的分支⁰²。各藏族部落講不同的方言，但是在藏文字的書寫推廣到各個部落後，發揮了重要的溝通任務。

「博 (Bod)」的地理上區域，再區分成二個部分：衛 (U) 和藏 (Tsang)。一般藏人都習慣併稱為衛藏。從西部的阿里三圍到索拉嘉沃山，這些西部的地方被稱為藏，重要都城是日喀則和江孜。東部則稱作衛，拉薩就矗立在這條匯入雅魯藏布江的拉薩河畔⁰³。此處的氣候比較溫和，有利於農牧業的發展。青稞是藏人最喜愛的主要農作物，即使在植物無法生長的高海拔地區 (4千公尺以上)，也能有很好的收成。它含有豐富的鐵，可預防貧血、水腫還可潤肺。這些對居住在缺氧和農產稀少的高原地區的人民有很大助益。糌粑是藏人的主食，將青稞炒熟，磨成粉後，加入由酥油、濃茶和牛奶煮成的酥油茶，揉成團狀後就是傳統糌粑的吃法。高原上，飼育犏牛可以提供肉食、奶和毛皮，耐寒的犏牛能在山區雪地中覓食生存，還可以當馱獸用。

西藏的東部是歷史有名的康區，東北方與安多地區相連。康區由索拉嘉沃山延伸到黃河大灣 (黃河上游)。安多地區則從黃河大灣到白塔 (藏音: choten karmo)，白塔是西藏東北邊界。這兩個地區村莊農牧業都欣欣向榮，山區也都森林密布。至於拉達克 (有小西藏之稱) 則位於西北方。

02 Tibetan Plateau, 2009, p7

03 Shakabpa, 1988



西藏現代的行政區劃分

所以，自古西藏的領土並不是只有高山和無人的高原，它的面積遠比西藏高原大多了。傳統西藏對三區的評價是，最好的宗教在衛藏，最好的修行人在康區，最好的馬兒在安多⁰⁴。那是因為衛藏住民專注宗教上的修行，而康區和安多的居民分別是優秀的戰士和商團。這三個傳統區域：所有的藏人都確信衛藏（包含阿里）、康區和安多這三區（藏語：Cholkha Sum）是西藏人的領土。這三區也是所謂現代外面所說的大西藏（當然傳統上的藏族並沒有這個新名詞）。中共政府併吞西藏後，將西藏領土割分為不同行政區域：將大部分的衛藏地區改名為西藏自治區。將康區分別切割到西藏自治區、中國省份的四川、雲南和青海。安多切分成青海省和甘肅省。這些省中也有小型的西藏自治州如下：青海省有：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藏語：Tsonub）、玉樹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藏語：Tsolho）、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語：Tsojang）、黃南藏族自治州（藏語：Malho）還有果洛藏族自治州（藏語：Golok）。甘肅省有：

04 Shakabpa, 1988

天祝藏族自治縣 (藏語 :Pari) 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有：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藏語 :Ngawa)、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語 :Kardze) 和木里藏族自治縣。雲南省有：迪慶藏族自治州 (藏語 :Dechen)。

關於西藏人的起源，有很多不同說法。這就和大多數人一樣，當大家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源頭時，到後來都會因為各自想法不同而產生數個分歧點⁰⁵。在西藏古老宗教苯教的典籍中，描述萬物是由一顆巨蛋產生，這顆由五大元素所生成的巨大的蛋，破裂後，產生了天地萬物⁰⁶。古代的藏人認為世界劃分為天界 (Nam)、中間界 (Sa)、還有地下界 (Og)。居住在那三界的分別是天神、人和精靈 (或念神)⁰⁷。

古苯教的論述中，也有認為人是由龍族化育的⁰⁸。另有特殊的苯教古籍記載，18 個大域和萬物，來自於 18 顆巨蛋，而這 18 顆蛋來自於，藏人和象雄王國的始祖辛饒彌沃佛 (Menpey Miwo Lumlum) 所化育出的一顆大巨蛋。象雄王國的領土佔據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典籍記載世界的中心位於岡底斯山和瑪旁雍措湖。先祖經過了許多代後，形成了藏人四大部族，東 (Don)、黨 (Dra)、哲 (Dru)、噶 (Ga)，(亦有 5 氏族說，果 Go)，還有韋 (Val) 和達 (Da) 二氏。這就是藏地聞名的六大氏族 (亦有說是七大氏族)。這些氏族就是西藏氏族的祖先。

另一種傳說是，藏人的祖先是獼猴，這種說法會讓大家馬上聯想到達爾文的進化論。這個傳說是，西藏本來沒有人類，只居住著羅刹女和惡魔男⁰⁹。慈悲的觀世音菩薩為了教化此地，讓這裡能成為佛法的砥柱，所以就變成了一隻獼猴 (另一說是派一位弟子)，跟羅刹女結婚。他們結婚後生下的孩子，

0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Namkhai Norbu, 2008, p. 16 - 20

0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8 Kamkhai Norbu, 2008, p. 16 - 27, 104, 109 - 111

09 Namkhai Norbu, 2008, p. 187 - 189

就是現在的西藏人，而他們居住的地方就在衛藏區的中央，澤當附近¹⁰。這可能是佛教重新演繹早期神話的故事。還有一種傳說是，西藏的國王聶赤贊普從天上降下西藏。

這些民間傳說共同顯示出，傳統藏人心中的世界中心，就是他們的家鄉。這也表示，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民族的是起源於西藏高原。科學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遺傳基因數據顯示了，藏人的祖先有北亞和西伯利亞的基因，而且也有考古證據顯示，早在 18000 至 22000 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類居住¹¹。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就有十幾處。還有些是更久遠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¹²。有些被發現的遺址是在 4000 公尺海拔以上的高原。3000 - 4000 年前，昌都和拉薩就是新石器時代的現代都市，擁有相當發達的人口和高度文化，其水平可媲美中國幾處的新石器文化。公元一世紀時期的古藏人就已經知道如何冶鐵。很明顯地，這些住民和他們的文明都是西藏人的祖先，在自己的起源地西藏高原開展西藏文明。

有些西藏學者認為，他們的民族起源於印度¹³。他們相信，有一位名叫魯帕提的俱盧族王子，曾經參加了著名的摩訶般若多史詩中，般達族和俱盧族的俱盧之戰。但是因為俱盧族慘敗的關係，他就和他的一些追隨者，逃到了西藏，變成西藏的國王。又有些人認為，藏人起源於伊朗，但是人類學的科學數據反駁了這一點。西藏人被分類為東亞型蒙古人種，和他們相同的有蒙古人、日本人、韓國人、漢人等¹⁴。根據一些科學報告，發現遠在很久以前(5 千至 6 千年前)，藏人和漢人在人種基因上，就有了差異(分歧)。有些研究學者認為藏人擁有與蒙古人共同的遺傳基因，但很明顯地，因為地域的關係，

1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1 Aldenerfer, 2003, p. 542 - 549

1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3 Shakabpa, 1988

14 Gelek. A Brief Description...

會有強烈的影響¹⁵。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其中也應該包含有印度的基因。

另一個學說則認為藏族和漢族，從古至今的差異在高原生活適應能力上的反差。生活在低氧的高原，容易讓不能生活在高原的人引發高山症。而藏族因為擁有特殊適應力，比漢族有更佳的優勢，可以在高原上自在地生活。藏族擁有超高的血氧飽和度比，和漢族的基因，基本上就不一樣¹⁶。藏族的呼吸頻率高，而且動脈和微血管粗大，可以將足夠的氧氣運輸到器官，這樣就能夠避免高山反應。藏族人呼氣中的一氧化氮濃度高，是因為他們的身體能夠產生更多的酶物質¹⁷。上述的特殊點，能夠有益於生活在高原的人，在於粗大的肺血管增加了血液量流入肺臟，減低肺部壓力，還有提高血紅素的帶氧量¹⁸。所有這些都是有助於，提高氧氣的吸入量，和提升肺部功能。

一位居住在高原的藏人身體狀況更優於，同樣一位已經順應了高原生活的漢人。在西藏高原，心電圖異常的頻率，漢族移民（即使年輕時就移住）比藏族高¹⁹。漢族男性隨著海拔高度增加，體內血紅素濃度跟著升高的指數高於漢族女性。但是藏族並沒有這種狀況²⁰。漢族新生兒比起藏族新生兒，更容易出現高山反應，因此死亡率也不同²¹。漢藏通婚的子孫，在高原的呼吸功能適應值是居於純漢族子孫與純藏族子孫中間²²。雖然他們適應高原生活的生理值比漢族好，但是比起純藏族則相對較差。不過，漢藏通婚的人數相當少。

現實上的科學數據，再再顯現出漢族並不適合移居高海拔的西藏高原，不過應該可以適應低海拔的藏地。

15 Jong, L. DNA profiles...

16 Beall, 2006, p.18 - 24

17 Biello, 2007

18 Beall et al., 2001, p.411 - 412

19 Halperin et al., 1998, p.237 - 437

20 Wu et al., 2005, p.598 - 604

21 Niermeyer et al., 1995, p.1248 - 1252; Wiley, 2004.

22 Gantenbein, 1993; Curran et al., 1997, p.2098 - 2104

以上的論述，並不表示藏族自古以來就與世隔絕地生活。考古學上也證實，藏緬語族的羌族在古代就遷徙殖民到西藏的東北部²³。另一種臆測是，藏族的遠祖有可能是孟族 (Mon People 中南半島的一支古代民族)，亦或是源自印歐語系²⁴。也有可能是古羌族的一支。現今孟族已經被同化成藏族，或是被同化成漢族。早在公元前 2000 年羌族已是中原夏禹王朝的鄰人，也和夏人相互往來和進行商業買賣，其中當然包括通婚和戰爭等。羌族獻年貢給夏王朝。夏王朝也捉拿羌人（同時也有別族）當作祭祀的牲品。還有，夏王朝擁有很多羌人奴隸。另一方面，這兩個族群的貴族也互相通婚締結關係。於是姜，一個中國古老貴族家族，也擁有了羌人的血統。

羌族和藏族之間的基因鏈接關係還未被確定。一些人認為前者是藏人的先祖，但也有的人認為剛好相反。總之，這是最早記錄在中文古籍，關於古代藏緬系先民和古代漢人往來的資料。其中顯示，早在 5000 年前羌人就畜牧犛牛，犛牛成為他們的圖騰，與他們的民間傳說和大眾信仰有相當大的關連²⁵。

公元第一世紀，羌族遷移到蒙古人的祖先，遊牧民族牧鹿族的領土，靠近青海湖（現代蒙古語：Khukh Nuur，藏語：Tso Ngonpo）²⁶。這是藏族的祖先和蒙古族的祖先第一次的接觸，後來他們也形成了一個共通的文明型態。

所以，在民族意義上而言，藏族和漢族隔離了非常久遠的年度。縱使兩方早已曾經接觸過，但是後來，各在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發展，還有彼此的文化 and 環境也不同²⁷。從那個時候開始，藏漢兩族發展出不同的文明，彼此互不相屬，誰也不是誰的一部分。

2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4 Smith, 1996

25 Wu, K. and Wu, C., 2004

26 Bichurin, 1833, p. 74 - 123

27 Smith, 1996

第二章

古代西藏與中世紀

和其他古老部落國家一樣，藏族的贊普（國王）是來自天界的古老氏族伽（Ja，金翅鳥）的王子⁰¹。他所建立的宮殿是雍布拉康王宮位於拉薩西南方，雅魯藏布江的東岸。根據民間傳說，觀世音菩薩化身獼猴王和羅剎女生出的藏族祖先，就是誕生在此地。

回到天界的天繩斷掉，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下凡後就開始治理雅魯河谷，他被認為是神（藏語：Lha）的兒子，到地面帶領人民，並創立雅魯王國（中國稱作吐蕃）。人們認為他來自天神世系伽氏族：伽帝（Jati）是人類始祖的王朝，起源伽薩（Jasa）地區，是伽（Ja）氏族的領地。另一傳說是，聶赤贊普是從天梯走下凡間，長相異於凡人。他的雙目像鳥眼，眼皮由下往上開合，眉毛色如綠松石，鬍子似老虎鬚，牙齒若海螺貝，手指腳指連有皮膜媲美鵝爪。

佛教的民間傳說則是，這位國王來自於現今印度的比哈爾（Bihar）地方的王子⁰²。人們認為贊普國王擁有特殊超凡神力量，甚至具有苯教護法神的地位⁰³。當國王坐在寶座時，苯教祭司坐在他的右邊，首相坐在左邊，他和這兩位大臣一起處理國家政務。國王在人間的主要職責是，處理民間的紛爭和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2 Shakabpa, 1988

0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外敵的侵略。人民相信擁有神力量的國王，有能力可以征服生的光明世界與死亡的黑暗世界，進而可以保護到他們，藏王的藏文 Tulku Lha Tsenpo 意思就是天神化身的國王。第一個國王被認為是天神的小兒子到人間為王，每當王的兒子成年，父親就會返回天上（早逝）。民間傳說是，第七位國王死後，被裝在黃銅製的筊櫃中，丟入河裡，以便讓他從天神處取回力量，能重返天界。不過，從第 8 代國王開始，國王死亡的葬禮改成，將身體木乃伊化再土葬（通常是死亡後三年）。古代的西藏，如同其他的國家，通常用馬和人來陪葬：主要是王的近臣、侍衛和奴隸們要被關住在墓穴裡，如生前般保護著國王，



雍布拉宮：〔左〕1938-1939 年（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權）。〔中〕在文革其間被摧毀後的景象（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右〕2005 年（照片：Kyra/ 知識共享許可）

雅魯王國政權似乎是從西元前 95 年至西元 846 年。領土範圍在西藏高原東北部，包含雅魯 (Yurlung)、娘浦 (Nyangpo)、工布 (Kongpo)、波沃 (Powo) 地區。這個王國一共經歷 42 位贊普國王統治⁰⁴。那些民間神話幾乎都是超自然現象：來自天神界的神人歷史和異乎尋常的誕生等等。有些地域的傳說，與中世紀蒙古可汗和王子故事有類似的相疊，或許那是互相借用。應該是觀

0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念類似的，藏人與蒙古人共組的佛教文化圈所致。歐洲大陸，第一次出現雅魯王國這個名詞是在克勞狄烏斯·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當時王國的譯名是「Batai」（由來於藏音的「Bod」）。

早期雅魯王國的歷史，從古代西藏民間就有流傳。但是在現代歷史學界始終爭辯著雅魯王國，哪些國王是真實存在，哪些是神話。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雅魯王國始於青銅器時代，是西藏民族文明的起源。傳說中，聶赤贊普 (Nyatri Tsenpo) 和他之後的 6 位藏王，在他們死後都經由頭上的天繩回到天界。但是，第七位國王止貢贊普 (Digum Tsenpo) 埋葬在衛藏的工布 (Kongpo)，那是因為他不小心弄斷了頭上的天繩，所以從他開始以後的藏王都無法回到天界⁰⁵。蒙古源流 (Sagan Setsen) 年代史，紀錄了蒙古歷代偉大可汗和雅魯王國。其中記錄著年輕的雅魯三王子尼赤因為父親被大臣暗殺，而逃到了狼鹿 (Bede) 人的地域，靠近貝加爾湖 (Baikal Lake) 和不兒罕合勒敦山 (Burkhan Khaldun Mountain)，當上了當地的國王。

雅魯王國這個古代文明王國的農業和畜牧業非常發達⁰⁶。人民的生活型態主要有兩種，城市的農民 (Tonde) 及鄉村的遊牧或半農半牧民 (Dogde)，領土遼闊。達日聶斯贊普 (Tagri Nyensig King) 和朗日松贊 (Namri Songtsen 570 - 620) 征服其他部落小邦將藏民族收編成一個國家。據傳，當時西藏贊普派十萬大軍向外遠征，北到突厥，南達中印度。在贊普朗日松贊的統治下，仍有一些零星的叛亂，但是他決定將首都從雅魯平原，搬遷到拉薩平原。並將新首都命名為惹薩 (Rasa)。次代的贊普王松贊干布開始在瑪布日 (紅山) 建造皇宮，等到完成遷入後改名為拉薩 (神的土地)

西元七世紀，西藏王國曾短暫地躍上世界舞台，掌控了整個中亞。朗日松贊 (Namri Songtsen) 的兒子，偉大的國王松贊干布誕生於西元 613 年 (一

05 Shakabpa, 1988

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說 617 年)，在李淵（年號：武德）於 618 年建國前不久出世⁰⁷。這時西藏的領土遼闊，北到唐古拉山(Thangla Ridge)，南至喜馬拉雅山，西達岡底斯山，東抵竹曲河(Drichu River，金沙江，長江上游)⁰⁸。松贊干布的目標是建立



松贊干布

一個強壯的獨立國家。他完成有系統的土地分配和利用，設立國家資金用來開發國土和建設，將國家劃分成 6 個州，指派貢朋(khonpon 州長)管理。編練新軍隊，建立一套軍政、軍民結合的行政體系並制定新的律法等等（詳見第六章）。

制定藏文字是松贊干布統治時的創舉。然而根據洛里奇(J.N. Roerich)的論述，當時已有五種尚未成熟的書寫文字混雜地流傳在藏地⁰⁹。現今使用的傳統藏文字是由吞彌·桑博札所創立。632 年松贊干布派吞彌·桑博札到迦濕彌羅(克什米爾)，西藏大臣慣例向印度班智達(Pandits 學者)學習書寫和文法的地方，研究創立新藏文。他參考印度的婆羅門文和笈多文，將印度的 50 個拼音字體，修改成 30 個子(輔)音藏音字體和 4 個母(元)音藏音字體，還有依照梵語文法系統完成的語法書帶回了西藏¹⁰。在此之前，藏地所使用的藏文語法，是採用象雄王國的語法系統，但是那個系統的连接詞繁瑣，句型又複雜。吞彌削減了複雜繁瑣的地方，將句型文法改編為更簡易方便¹¹。之後，他所創立的藏文字，變成了不同方言的藏族部落，共通的書寫文字，至此西藏統一了文字。

松贊干布積極地運用外交政策，試圖讓藏族和藏緬族等的部落合併成一個有具體國土邊界的國家。他派遣精銳的部隊，前往說服住在瑪曲河(Machu

07 Shakapa, 1988

0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9 Roerich, 1958, p.109

10 Shakabpa, 1988

11 Namkhai Norbu, 2008, p.170 - 171

River 黃河上源) 流域的遊牧民 (Dokpa) 部族 (現今果洛人的祖先) 及南部地方, 還有住在青海湖 (Kokonor Lake) 附近的帕那卡部族 (Panaca, 安多地區), 和在東部的鹽澤 (Tsaidam), 以及住在唐古拉山脈 (Thangla Ridge) 北方的霍爾巴 (Horpa) 部族¹²。在西元七世紀前半, 就把羌族、松巴族、阿夏 (吐谷渾) 族還有其他藏族部落, 從北到東整合成一個強大的獨立國家。

634 年藏軍首次攻擊了當時已依附土谷渾王國的黨項部族 (唐古特人 Tangut 的祖先)¹³。土谷渾是由鮮卑族慕容部所建立的國家, 後來西遷到內蒙古, 可能也是蒙古族的祖先之一¹⁴。西藏國土的範圍包括了中國的甘肅、青海、四川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在這首次攻擊的七年前, 唐朝曾派使臣到土谷渾王國要求締結和平協議, 並保證不再攻擊唐朝邊境。但是土谷渾可汗伏允並不相信大唐帝國。他要求要「和親」(為了和平的聯姻), 讓唐朝皇帝選一位公主嫁給他的兒子尊王。在藏軍攻擊黨項部族的同年, 藏王派遣使者到唐朝。於是大唐也派遣使者馮德遐到拉薩作為友好的回應。當藏王知道土谷渾與唐朝締結和親後, 也要求與唐朝公主聯姻。當時, 唐朝和土谷渾王國還有突厥汗國仍有戰爭, 但是和吐蕃王國並沒有, 所以沒有締結和平協議的需要。所以, 唐朝已送兩位公主和土谷渾王子及突厥汗王和親, 但是, 藏王沒有。根據《紅史》書中記載, 藏王向使者表示他們會派一支精銳騎兵, 攻入唐朝迎娶公主。638 年 9 月 12 日一支西藏騎兵團侵入唐松州的黨項人居住的村莊 (今四川松潘)。與此同時, 吐蕃的使節團已經到達長安 (唐朝首都), 並脅迫要攻擊唐朝領土。

現在已經有了結盟的理由了。640 年 12 月吐蕃大臣東贊域松 (Tontsen Yulsung, 唐史中的祿東贊) 運送了五千兩百銀和數百個純金製品到達長安。

12 Kychanov and Melniechenko, 2005

13 Chinese chronicles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隔年3月，他護送唐朝文成公主前往拉薩。這趟到拉薩的旅程，花費了數年，她真正當松贊干布的妻子，只有在646年。有五年的時間，松贊干布已退位，由他的西藏妻子芒妃曦伽(Mongsa Tricham)所生的唯一子嗣貢松貢贊(Gungsong Guntsen)治理朝政。根據西藏的習俗，國王必須在13歲時登上王位，但是，他在18歲就去世了。所以，松贊干布必須重返王座。一般是認為，他可能曾一時失勢，被他的親信大臣奪權，然後又再度取回政權。

文成公主的嫁妝帶來了一尊佛像(釋迦牟尼)，還有一萬匹錦繡絲綢，無數箱的各類技藝道具和書籍。她幫助來自于闐王國(今和田)的僧人和來自其他地區的僧人，在西藏蓋寺院，還有翻譯大藏經¹⁵。但是，松贊干布的第一位妻子是，尼泊爾王國的赤尊公主，陪嫁了彌勒佛、度母的畫像，還有釋迦牟尼8歲的等身佛像等¹⁶。

唐朝君王李世民(年號：貞觀)的大軍在遼寧省東部獲得捷勝，松贊干布致上了祝賀，基於當時的國際禮節行儀，他謙虛地表示說唐朝已贏得了中土，如果周邊邦國攻擊中土，他願意幫忙出兵鎮壓。這件信函代表了，君主間的結盟。但是，有些歷史學家引用了這個，卻下了很奇怪的結論「這就表示，松贊干布認為西藏是唐朝的地方政府」¹⁷。

藏王松贊干布迎娶尼泊爾和唐朝公主，雖然是政治聯姻。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兩位虔誠的尼泊爾和唐朝公主皆致力於推廣佛法，以及鞏固吐蕃王國和尼、中兩國之間關係的關鍵人物。然而這並不表示西藏就是中國或尼泊爾的屬國。吐蕃王朝或許很感謝，藉由唐朝公主帶來的中國的造紙術、水墨、石磨，以及一些手工藝品，另外還有，參考採用了中國行政體系制度。但是，西藏農業的起源，與中原農業無關，並非如一些中國學者主張的源自中原¹⁸。

15 Briefly on Tibet...

16 King Songtsen Gampo...

17 Tiang, J.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1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在那些年間，吐蕃王國同時佔領了緬甸上部，還有 640 年也占據了尼泊爾數年¹⁹。在尼泊爾有一個石立碑，上面刻存讚頌藏王的功績。古藏族遷移到尼泊爾，讓尼泊爾王國添增了藏族、雪巴族和達芒族等。643 年象雄王國成為吐蕃王國的屬邦。645 年唐朝派一支使節團到北印的戒日王國，但是當使節團到達戒日皇宮時，戒日王已經去世，他的大臣阿羅那順（小乘信徒）篡位登上王座。他下令殺掉剛到達的唐朝使節團，只有幾位重要使節代表逃出去。他們逃到尼泊爾，向松贊干布求援。松贊干布派遣藏軍，又徵調了尼泊爾軍討伐阿羅那順。於是，戒日王朝陷入分裂，北方諸邦變成吐蕃王國的附屬國。接到捷訊後，唐太宗龍顏大悅，交代未來要將藏王的雕像也排列在他的墓旁。表面上，那是一種榮譽，不過，卻也是一種謀略。通常擺在皇帝陵墓旁的雕像，都是他生前的重要大臣。

649 年松贊干布感染了熱病去世²⁰。民間傳言他去世後，化光融入拉薩大昭寺內一座尼泊爾製小型木雕觀世音菩薩佛像。

松贊干布逝世後，他的孫子芒松芒贊登上王位。但是，實際的權力由祿東贊所代表的古代氏族集團所掌握。這個氏族掌握了權力直到 698 年。655 年松贊干布逝世不久後，祿東贊向外宣告，土谷渾的國土是西藏人祖先的土地。土谷渾王向唐朝求援，但是遭到拒絕²¹。這是一位與土谷渾王室有親戚關係的高官素和貴 (Tohegui) 逃到西藏所透露出的消息。663 年西藏騎兵隊戰勝取下土谷渾，奪回祖先的土地。667—670 年開始撲襲羈縻 (chimi) 生羌部落小國。這些部落國家都只是附屬國，並不包含在唐朝的領土。這些在羌族土地的附屬部落國，都是唐朝賜予名號拉攏成為其部屬。670 年吐蕃王國和突厥汗國結盟，派軍進擊塔里木河谷。獲知消息的唐朝派大將薛仁貴率十萬大

19 Shakabpa, 1988

20 Shakabpa, 1988

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軍進攻青海湖邊域，但是被吐蕃大將噶爾·欽陵 (Tidin Ghar) 擊潰在青海以南的大非川。

同時期，藏軍也開始往西邊進軍。656 年佔領瓦罕 (Wahan) 並掌控整個勃律 (Bolor) 地區。670 年前，于闐和疏勒被唐朝奪走，但是在 670 年底吐蕃掌控了幾乎整個塔里木河谷，還有其西南方山脈。唐朝失去了在東突厥的駐屯地。678 年夏天，藏軍在青海擊敗了唐軍，這個事實，羞辱了唐朝朝廷，開啟唐朝和吐蕃戰爭。不過後來因為兩國君王相繼逝世，以及國內權力爭奪，曾有一段時期休戰。

687 年吐蕃軍攻入龜茲 (今新疆)，唐朝派軍援助他的屬國，但是在 689 年被藏軍打敗。692 年唐朝重整大軍，派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出擊，沒多久藏軍就撤離塔里木河谷 (唐朝稱安西四鎮)。但是，不為人知的是，撤退是因為唐軍打了勝戰，還是藏王都松芒傑 (Duisong Mangje) 命令撤離²²。這件事後來讓藏王有理由抗爭，藉由向外征戰把持西藏權力的噶爾 (Ghar) 氏族。藏王斥責噶爾氏族，要他們為戰敗負責。接下來的二年，唐軍和突厥軍聯盟出兵，讓藏軍再次受挫於東北和西邊的邊界戰爭。

695 年，藏軍捲土重來，出兵攻擊直搗蘭州，要脅唐朝締結和平盟約並立碑為證，否則就會切斷唐朝到西域邊界的路線。

698 年都松芒傑攻打噶爾 (Ghar) 氏族，擄獲 2000 人並處決了他們。祿東贊的長子噶爾·欽陵贊卓 (Tidin Tsendo Ghar 論欽陵) 反擊失敗，在宗喀 (今青海湟水流域) 自殺身亡。他的弟弟論贊德和他的兒子逃亡投降唐朝。藏王奪回了屬於他的君王權力，外交政策也如往昔不變。700 和 701 年，吐蕃在蘭州和東北邊界也歷經武力衝突。接下來幾年的談判過程中，仍有零星的戰鬥。703 年，尼泊爾和印度對當地吐蕃政府的管轄，發生暴動反抗。704 年藏

2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王都松芒傑在遠征中辭世。隔年掌控唐朝政權的武皇則天也駕崩了。

706 年開啟新的談判，確定了吐蕃王國和大唐帝國兩國間的國界和締結同盟於唐中宗神龍年間。707 年，唐朝答應了吐蕃聯姻（和親）的請求，並於 710 年將金城公主護送到西藏，不捨女兒的唐中宗還親自送行了很長的一段路程²³。藏王得到了九曲之地（今青海省東南部）為金城公主的嫁妝。西元 713 年金城公主正式成為藏王赤德祖贊（暱稱 Me Agtsom，白髮王）的王后。

714 年藏軍進軍到臨洮的蘭州，716 和 717 年再推進到與唐朝的邊界，現在的四川和甘肅。在西部的西域他們和大食穆斯林大將軍谷太白·伊本（Kuteiba Ibn）結盟共戰，但是谷太白在那裏粗暴地撲滅「異教徒」，將伊斯蘭教強行引進中亞地區。當時的吐蕃首領並不明白，大食強迫西域異教徒改宗，擴張伊斯蘭教版圖的野心。他們當時認為大食只是個弱小國家，並不在乎與之為敵或為盟友。715 年唐玄宗任命突騎施蘇祿為將軍，在大宛打敗了大食軍隊。之後，在 736 至 737 年吐蕃與突厥（突騎施）結盟，攻打舊盟友大食，意圖奪下塔什干和大宛。大食試圖取得唐朝的相助，但是無功而返。

厭倦連年不斷的戰爭，赤德祖贊在 716、718、719 年嘗試和唐朝求和，但是努力終究沒有成功。724 年唐蕃再次開戰，戰爭持續到 729 年，中間雙方相互皆有輸贏，軍力不相上下。最後中國的名相兼文史學家張說，向唐玄宗建議和吐蕃議和，讓邊境得以休養生息²⁴。期間雙方在確認休戰意願及界定雙方國界後，於 730 年，締結和平盟約，結束了唐蕃長達 60 年的戰爭。這次重要盟約能夠順利的達成，要歸功於一位通達中文的吐蕃使者，以及藏王的唐朝妻子金城公主。契約雙方皆同意兩國的國界是赤嶺（Chilin Ridge，今青海湟源西日月山），以及，松州扼岷嶺（Gansunlin Ridge 四川省松藩縣）。但是，因為國界的設定並不非常明確，所以七年後雙方又開戰。

23 Shakabpa, 1988

2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52

736年藏軍攻擊喀什米爾的小勃律王國。737年唐朝攻打吐蕃王國的青海湖地域。唐軍不斷前進擴張領域，最後之前唐蕃盟約所訂定的赤嶺(Chilin Ridge)國界也被毀約。金城公主於741年去世，藏軍再次攻擊國界，搶攻大唐的糧倉，佔領唐朝的石堡城直至748年²⁵。747至750年唐朝派遣大軍到西域，把吐蕃趕離小勃律王國和石堡城，這個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權。751年大食帝國打敗唐軍於塔拉斯河，即所謂的怛邏斯戰役²⁶。751-752年吐蕃軍收服東南的南詔王國(現今雲南省)。750年由於不滿唐朝雲南太守張虔陀的橫徵暴斂，南詔國王閣羅鳳被迫反唐，投靠吐蕃，吐蕃贊普赤德祖贊賜予贊普鍾的封號，意謂「贊普之弟」。

赤德祖贊(Tride Tsugten)逝世沒多久，唐朝發生安史之亂。新任藏王赤松德贊(Trisong Deutsen)趁機佔領了現今的甘肅和四川省，收復西藏的西部地域。吐蕃和回紇王國聯手幫助唐朝平定叛亂後，要求「和親」作為回報。唐朝同意了回紇的請求，但是回絕了吐蕃。藏王被拒絕和親，於是向唐朝宣戰，下令尚傑斯秀亭(Shanchim Gyeltseg Shulteng)和達札路恭(Taktra Lukong)兩位大將各領一支大軍攻打長安。吐蕃的騎兵隊一路直搗長安，唐朝皇帝倉皇出逃。763年11月18日，吐蕃騎兵軍團占領長安，並立了李承宏(李賢之孫)為唐朝的新皇帝，設置百官，改年號。藏王給於兩位大將免死金牌，無論他們犯了甚麼罪，都可免于處罰定罪，但是不可背叛藏王。



赤松德贊

當時立了一個勝利紀念碑，碑中記載，藏王赤松德贊攻勝了許多唐朝要塞，唐朝皇帝求和並承諾獻貢五萬匹絲綢，但是繼任的唐朝皇帝卻拒絕納貢，所以藏王派兵攻打大唐，大唐戰敗皇帝倉皇逃離首都²⁷。

25 Shakabpa, 1988

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7 Ngabo, 1988

15 天後，吐蕃騎兵軍隊撤離唐朝，之後數年的戰功輝煌，占領了隴右道東段的 13 個州。781 年伊洲（今哈密）、敦煌、蘭州、甘洲和肅州都落入吐蕃軍手中，唐朝失掉了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783 年唐蕃兩國簽訂清水會盟和平協定，盟碑中詳細地描述了兩國的新國界，其中包含唐朝的屬地。碑文是「唐地涇洲右盡彈箏峽，隴洲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橐它嶺，其間為閒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²⁸。」，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對此的見解是「將黃河以北的賀蘭山區劃做閒田，駐守在閒田內雙方的兵將，維持現狀，不得相互進攻，雙方均未駐防的閒田，也維持現狀，不得新置（兵將），並築城耕種。黃河以南自六盤山、隴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諸蠻（今雲南省西北部）劃界，以東屬唐，以西屬吐蕃。」當時，大唐帝國已認知到，吐蕃已控制整個河隴地區，他們已經失去了整個西域。

締結唐蕃盟約後，吐蕃軍幫助唐朝鎮壓了叛軍朱泚 (zhu zi)，以換取安西四鎮和北庭，但是最後唐朝卻背信拒絕交付。為此，吐蕃軍開始攻擊唐朝要塞河套（鄂爾多斯），787 年還攻入長安近邊。接下來幾年，吐蕃軍也和回紇和大食交戰，因此占領了大部分的東突厥。

西元八世紀末到九世紀初，吐蕃王國的國力達到最鼎盛。喀布爾設（今阿富汗）成為他的屬國，除此，還掌控了部分的帕米爾和喀什米爾²⁹，吐蕃軍隊最北長征到媯水（阿姆河）³⁰。這個時期的歷史亦紀錄在西藏古典籍 Bod Chenpo（大西藏國）。中國的「舊唐書」196B 也記載：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西方邊境的蠻族吐蕃王國，如同蠶食般，吞蝕了他們鄰近的蠻邦，

28 Xizang Jianshi, 1993

2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0 Shakabpa, 1988

逐漸拓廣他們的國土。和我們盛唐高宗時的萬里疆土不相上下，從古自今，再也沒有如此健勇的強夷蠻邦³¹。

可是，事實上，八世紀末的吐蕃王國開始出現裂痕。794年南詔王國歸降唐朝，成為唐朝的屬國，北方的回紇汗國也和唐朝有了和親之盟。

吐蕃王赤松德贊去世後，他的次子穆尼贊普登上王座。穆尼贊普繼位時發現人民貧富不均很嚴重，於是發布改革政令。但是，改革一段時間後，窮人卻越窮，富人更富。受到挫敗的穆尼贊普請問了譯師班智達原因，得到的答案是首先由於窮人沒有佈施能力，而造成了貧富懸殊³²。可惜的是，穆尼贊普登上王位僅一年九個月，就被毒殺逝世，他是唯一一位追求均富的吐蕃國王。

吐蕃波濤洶湧的政治局勢，逼迫著繼位的赤祖德贊和大唐帝國進入談判。821年吐蕃使臣在長安與唐穆宗君臣盟誓互守邊境，永不戰爭，822年唐



赤祖德贊

朝使臣遠赴拉薩，與吐蕃王赤祖德贊君臣簽訂盟誓，兩國永久和平共處。這份盟約，分別放置四處，拉薩、長安和兩國各自的邊界³³。在唐朝文獻中記載，雙方君主互為甥舅關係。唐朝皇為母舅，吐蕃王為其甥。

當時兩個王朝雙方的地位是平等且互惠，碑上記載著：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與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讚，是以盟文節目提之於碑也：

31 Van Walt, 1987, p. 2

32 Shakabpa, 1988

33 Shakabpa, 1988

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獵贊陛下二聖舅甥濬哲鴻被，曉今永之屯亨，衿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葉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喜，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為此大好矣。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本界，以東悉為大唐國疆，已西儘是大蕃境土。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境或有猜阻捉生，問事訖，給以衣糧放歸。今社稷葉同如一，為此大和。然舅甥相好之義善誼，每須通傳，彼此驛騎一往一來，悉遵曩昔舊路。蕃漢並於將軍谷交馬，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須合舅甥親近之理，使其兩界煙塵不揚，罔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恩垂於萬代，稱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乃和其大業耳。依此盟誓，永不得移易，然三寶及諸聖賢日月星辰請為知證。如此盟約，各自契陳，刑牲為盟，設此大約。倘不依此誓，蕃漢君臣任何一方先為禍也，仍須仇報，及為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告立誓，周細為文，二君之驗證已官印登壇之臣親署姓名，如斯誓文藏於玉府焉」³⁴。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網站上，對於上述的要約總結是：「這份歷史性正式盟約，證明雙方都考慮在未來將成為一個國家」³⁵。

這項盟約多年來都由堅信佛法的西藏王朝所堅守，雖然曾有短暫歷史，被滅佛的朗達瑪王中斷（參第五章）。842年他被暗殺後，王子雲丹和王子俄松爭奪王位，剛開始時雲丹佔據雅礱，俄松固守拉薩。之後俄松的曾孫（朗達瑪的曾曾孫）逃離至西藏西部建立阿里王朝，創立日後統治數世紀久的古格王國的基礎。俄松的第二個孫子鞏固藏地區的統治。吐蕃王國滅亡後，其他重要的貴族官員不是投靠軍閥或地方頭人又或是各自建立小王國。851年敦煌脫離西藏統治，沙洲人張義潮募兵佔領河西（今敦煌）後，投靠大唐王朝，

34 Van Walt, 1987, p.1-2

35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唐朝任命其為河西歸義軍節度使，開啟了唐朝河西歸義軍時代，不過，只是名義上歸屬於大唐，實際的政權掌控在名為節度使的地方首領手上。一位駐屯四川的藏軍守將投降唐朝。另一位藏人領袖被他的盟友黨項族（西夏）逮捕後，將他的首級獻給唐朝。駐屯在外的西藏軍隊，一些融化入當地，一些形成各個部落集團。雖然，在十世紀末，西藏所統治的領土曾擴展到現今蘭州。但是，十一世紀後，西藏的領土縮小到青海，以及黃河上游的小王國³⁶。

一些學者認為加速吐蕃王國崩離的原因是，吐蕃王室對佛教信仰的推廣度還不足以完全取代原始的苯教信仰，才導致內部分裂。不過，並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不同集團通常會利用一個，或其他的宗教來達成各自的政治目的。導致吐蕃王國快速滅亡的原因應該是，龐大的軍事費，以及沒有足夠的行政資源去統治廣大領土的關係。

一些西藏北方的氏族王國，傾向與唐朝聯姻同盟，來對抗逐漸壯大的黨項王國（中文稱為西夏），同時，也互相抗衡。漸漸地，那些西藏的領土受到唐朝管轄，然後又受制於黨項王朝。另有一支藏族占領了黨項王國的重鎮，他們的語言是用來閱讀藏文大藏經，擁有自己的僧團組織，並自立為一個王國，與黨項王國，中國王朝還有回紇王朝並存。

十世紀時代，宗教和世俗的力量開始合一。世俗政權消失，佛教逐漸整合了西藏的藏族部落，最終成為一個國家。唐朝之後，西藏和中土王朝的關係，非常薄弱，藏中政府之間相互沒有密切邦交。從五胡十六國（907 - 960）到宋王朝（960 - 1279）時代，與中土各朝代間的關係，除了一些零星小型戰爭，貿易交易之外，還有一些傳統的外交禮尚往來，其中包含，互贈名銜和禮物，但是時常會出現不正確翻譯，因為漢文書一向紀錄彼此的關係都是，中土王朝的附屬國或中土疆域的一部分。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06 年成吉思汗征服蒙古各部族，隨後，強迫新疆東部的畏兀兒和伊犁河谷的哈刺魯歸順，其中也包含與蒙古有長期友好關係的西藏，此時的蒙古王國的疆土正在急速擴充。1206 或 1207 年，衛藏地區的首領派遣了，世俗官員代表和宗教僧侶代表的使節團謁見成吉思汗，並遞上外交文書及足以讓可汗喜悅的豐富贈禮³⁷。就像其他的歸順國一樣，開始年年納貢，藉此避免了蒙古入侵。1227 年蒙古滅了黨項王國（西夏）並處決他們的皇帝，同年，成吉思汗逝世於黨項王國的首都。在那之後，西藏終止了納貢給蒙古王國，雙方關係開始呈現緊張³⁸。

1240 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可汗窩闊台的第二王子闊端，下令多塔納波率領 3 千大軍攻打西藏的中部衛藏地區。蒙古騎兵一路攻打到拉薩北方的彭域 (Phenyul)，摧毀兩座寺院，屠殺寺主和 500 名僧眾，但並未久留，不久就撤回³⁹。不過，闊端始終未忘懷西藏。他邀請薩迦派最博學的班智達貢噶堅贊（蒙古音 Gunga Jaltsan）前往涼州（今甘肅武威）。關於這個邀請，學界有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

幾個不同的觀點。但最被接受的是，闊端與西藏在邊界間戰爭期間，得知吐蕃各地各自為主，並沒有可代表西藏的政府，所以他計畫從博學的佛教上師中選任一位作為西藏僧俗的代表，代表西藏來談和平。有幾個原因可以說明他為什麼選擇薩迦派⁴⁰。當時蒙古社會才剛興起對佛教的信仰，他們也對西藏佛教很感興趣。薩迦班智達不但是最精通佛法的老師，對當時的政治情況非常了解，還是西藏各地要人的上師。這些是當時藏人和蒙古人的文化特色。

37 Sanang Setsen, 1829

38 Shakabpa, 1988

39 Shakabpa, 1988

4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闊端在邀請薩迦班智達的書信中寫道⁴¹：「我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之上師，在選擇時選中了你，故望不辭道路艱險前來此處，若是你以年邁為藉口，那麼以前釋迦牟尼為利益眾生做出的犧牲施捨又當如何？你豈不是違反了你學法時的誓願？你難道不懼怕我依邊地的法規，派遣大軍前來追究，那豈不是給無數眾生帶來傷害嗎？你若為佛教及眾生著想，請盡快前來。我將許你管領西土之僧眾。同時我贈於你，白銀五大錠五雙錦靴，一件鑲有 6200 粒珍珠袈裟絲袍，硫磺色錦緞長坎肩和環紋狀縫製及團錦緞縫製絲綢鞋襪，以及二十匹五色絲綢等，由我的兩位使者多爾斯滾 (Dho Segon) 和本覺達爾瑪 (Un Jho Kharma) 遞交於你。龍年 8 月 30 日書」。

於是，薩迦班智達帶了他的兩個侄子，十歲的八思巴和六歲的恰那多吉去見闊端，1245 年他們到達涼州時，闊端已去了蒙古和林，參加推舉續位大



八思巴

可汗的忽勒台大會。1247 年雙方在涼州正式會晤，闊端在涼州城外為薩迦班智達建蓋幻化寺（漢譯白塔寺，此寺現在仍存在）。班智達後來因為治癒了重病的闊端，因此被授予了管轄西藏的權力。

不過，這也不能說所有的西藏部落都歸順蒙古帝國，但是，現前也無法不服從他的行政命令。獲得闊端授權統轄西藏的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告訴西藏各地領袖說，他的目標放在將佛法普及到西藏境外，而這也有益於西藏我們的國家⁴²。還指出闊端認為西藏可以為他們傳播佛法，並解答宗教上的疑問，而蒙古帝國則會幫助西藏處理國際事務問題。

這種建立在宗教法王和蒙古可汗（之後是大清皇帝）之間的關係，被稱

41 Shakabpa, 1988, p. 61 - 62

42 Shakabpa, 1988

為「檀越關係」(藏文稱 chos - yon, chos 意為佛的代表或傳授佛法, yon 意為贊助或答謝)。也就是說,一位是代表佛陀教授佛法的老師,另一位是回報佛恩佈施的功德主。這種「檀越關係」源自於古印度。當時佛教的僧侶並不勸募,只是托鉢,敬慕僧人並做供養的居士,認為自己是在累積將來成佛的資糧。從九世紀中期到十三世紀初,西藏寺院和各地區的所有藏人居士,也都持續這項傳統⁴³。

1251年蒙哥繼承汗位,闊端仍是蒙古帝國的宗王,他派官員進入西藏調查人口,並認證許可世俗領袖和宗教領袖的治理權和財產權⁴⁴。所以,也不能說是蒙古帝國管治西藏,期間也沒有任何蒙古軍隊進駐西藏。

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於1251年圓寂,他的弟子闊端也於不久後辭世。同年,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孫子受長兄新任蒙古汗王蒙哥之命,負責總領漠南漢地事務。1253年忽必烈皈依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的大侄子八思巴成為佛教徒。歷史上對於這個皈依有不同說法,一些紀錄上記載,八思巴給忽必烈灌頂的條件是,舉凡西藏的問題,必須先請問八思巴,而八思巴不過問任何有關蒙古的事務。此外,忽必烈也同意,在法會灌頂時,依師徒之禮,以及視法座上的灌頂者為佛或本尊,必須向八思巴行跪拜禮,即使不是在大庭廣眾下。這些紀錄中,明載著忽必烈同意在法會期間,坐在八思巴下面,即使,他們在非佛教活動的公共場合中是並排而坐。隨後,忽必烈和他的25位眷屬,從八思巴領受薩迦派最重要的喜金剛灌頂。並遵從藏傳佛教弟子對灌頂上師之禮:「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語,不違上師意」⁴⁵。

後來忽必烈頒發一份詔書與八思巴,即後來聞名的「優禮僧人詔書」⁴⁶:

43 Besprozvannykh, 2001, p. 57

4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5 The Mongols, 2009, p. 17

46 Shakabpa, 1988, p. 65 - 66

「如朝日般，曙光照亮了黑暗，宇宙慈悲全知怙主我皈依，從今往後我必定全力護持西藏僧侶和寺院。過往我跟隨您的叔父，薩迦班智達研讀佛法，在水牛 (1253) 年時，我向您祈求灌頂及教授，成為您真正的弟子。

經蒙您佛法的薰陶，為了回報您教授佛法經教的恩德，我會持續護持您的僧眾和寺院群。這封詔書可以證明您的威信，並請您繼續維持佛法制度，廣傳佛典教義，讓人民信仰佛法。

此外，我所尊崇的導師怙主，我供奉您法衣、法帽及一件金線珍珠披風外袍，還有黃金法座、寶傘、玉杯、鑲玉石的寶刀、四條銀磚、一條金磚和一匹駱駝、配有座鞍的馬兩匹。在今年的虎年，我將會再供養 56 大升銀、200 籠茶磚還有 150 匹絲綢讓您打造新佛像。

請宣告西藏的僧侶及民眾，我將來會為他們做甚麼？除了您，我期望他們不要找其他人作為西藏代表。擁有我詔書的您，必將利益您的子民。僧眾必須避免爭端，遠離暴力，他們的心境要常維持平靜與愉悅，其中精通佛法者，必定要廣傳佛法，而仍在學習者，則需更加努力精進，如同我選擇您成為我的上師一樣，請您一定要善盡您的職責，常轉法輪。這封詔書同時也詔告西藏人民，我會擔任大力護持佛法的功德主。木虎年 (1254) 仲夏月 9 日」。

這份詔書證實了，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檀越關係」。詔書中也表示尊重其他教派各自的修行教學，當然薩迦派領導也從不干涉。對於這份歷史性詔書，有其他令人訝異的學術報告：「於西元 13 世紀，可汗忽必烈奉八思巴為首席上師，讓他主持法會，宛同教皇般，凌駕於其他宗派的主教」⁴⁷。還有學者提出更為滑稽的論點：「西元 13 世紀，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奉一

47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位高僧為國師，尊封為如海般的上師：達賴喇嘛，並指派他統理西藏」⁴⁸。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可汗的命令，主持佛教和道教大師的辯論大會。最後，道教落敗了。這個結果，讓蒙古帝國更加傾向佛教。蒙哥可汗逝世於1259年8月。數位成吉思汗的後人，蒙哥的兄弟旭烈兀、忽必烈和阿里不歌，競爭大可汗寶座。旭烈兀征服了中東地區並將首府設置在當地。忽必烈負責中土地區，當時他並未完全征服中原。其實，真正在競爭大可汗寶座的是忽必烈和阿里不歌。最後，阿里不歌被推舉為大可汗。不服此結果的忽必烈，召開了另一場蒙古忽里臺大會，自行宣布自己是蒙古大可汗。接下來，他在後續的幾年內戰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也被八思巴認證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轉世。實際上，他是天賦異稟的一號人物，年少時的他，就被暱稱為雪謙(Setsen，蒙語意為有智慧的男人)⁴⁹。在蒙古的歷史書上，他也得到同樣的讚賞與肯定。

自從八思巴離開家鄉後，1265年第一次回到西藏。1267年他收到忽必烈的書信，邀請他去皇宮。一踏入蒙古地界，忽必烈的妻子和長子早已靜候歡迎他，一路恭迎他到蒙古首都。1268年他抵達首都汗八里(蒙語意為皇城，漢文稱作大都)。八思巴將自己根據西藏文字而設計的蒙古新字(又稱方體字)獻給忽必烈。這個新文字可以準確標音蒙古語和漢語。忽必烈極為高興，他深感文字對統理民族永續的重要性。後來，忽必烈恭奉八思巴為帝師，贈帝師玉印，封號全稱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製文字，護持國政，精通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⁵⁰

1271年忽必烈隨順中土傳統，宣布建國，國號為元。當時，中土的南宋王朝尚未被完全征服。同年，八思巴再加封忽必烈為轉輪聖王(佛教世俗理

48 Ovchinnikov, 2007, 2009

49 Dalai Ch., 1977, p. 324

50 Shakabpa, 2003, p. 82 - 83

想世界領導者，即興盛佛法之王)和佛光之王的佛教頭銜。追封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為天王(Universal Monarch)的封號。元朝建國後，八思巴被封為帝師，同時，成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統治者，元朝再度確認了雙方的「檀越關係」，供養一千錠白銀和五萬九千匹絲綢給八思巴。1274年八思巴決定回去西藏，對上師萬分敬仰的忽必烈恭送他，走了幾個月的路程，直到安多地區的黃河大灣(黃河上游)。1276年八思巴在蒙古騎軍的護送下回到了薩迦祖寺。

1279年蒙古終於滅掉南宋，八思巴寫了封祝賀函並送了一份恭賀禮給忽必烈。隔年1280年八思巴圓寂，享年46歲。謠傳說他是被親信毒殺死亡。於是，忽必烈派了2名大臣及一支軍隊前去弔唁及調查。這兩名大臣斬首了一位名叫本欽·昆噶桑波(ponchen kunga sangpo)的主要嫌疑犯。但是，不久後就發現那人是遭到故意陷害。當忽必烈發現了判決書的不當之處，即刻處決了那兩位大臣，而且讓八思巴的侄子達瑪帕拉(dharmapala)接任八思巴的地位。可惜的是，五年後，達瑪帕拉(dharmapala)在從大都(北京)回西藏途中圓寂。他的突然圓寂引發了動亂，元朝於是派兵前去鎮壓。在這之後，元朝的歷任皇帝都有自己的帝師⁵¹，還有薩迦昆氏家族的教主才能擔任「白蘭王」的封號，及與蒙古的公主聯姻⁵²。

另有一個學術報告表示，大約在1286年忽必烈準備經由西藏攻打印度和尼泊爾時，一位在印度的西藏瑜伽師烏金聖吉(ugyen senge)寫了一封極長的宗教詩信給忽必烈，勸說他放棄這場戰爭⁵³。這封信讓忽必烈轉念，最終沒去攻打印度和尼泊爾。在這同時，西藏政府也鎮壓了一個地方上的叛亂，並沒有求助於元軍。

51 Uspensky, 1996, p. 40 - 51

52 The Mongols, 2009, p. 31

53 Shakabpa, 1988

元朝滅了南宋，將中原地區完全納入元朝的疆土，成為大元帝國的一部分。大元帝國成為當時幅員最廣闊的國家，其疆域包括整個蒙古、中原、高麗部分地區、西伯利亞、安南部分地區、緬甸北部等。西藏從來就不是大元帝國疆土的一部分，因為從未遭到軍事征服，也未曾宣誓為元朝的屬國。元朝的疆域文獻中沒並有將西藏納入為國土的一部分⁵⁴，大元帝國的國內行政管理系統裡也沒有包含西藏。

元朝蒙古皇帝與宗教的關係和中國漢族帝王與宗教的關係是不同的。元朝皇帝與西藏佛教的關係，在蒙古的編年史中有明確說明：「十善法典(Ten Laudable Laws)」中的「二大法則(two orders)」明白的顯示出八思巴帝師對世俗權力的解釋⁵⁵。其條文理論是，基於一切眾生都有尋求精神和世俗上解脫的觀念，其中徹底脫離一切苦，乃是精神的解脫，而相對的世俗解脫則是尋求世俗的安樂。根據兩個法令，宗教與世俗。宗教的解脫是依循顯宗和密宗，而世俗解脫的基礎是尋求和平與安寧。其中，喇嘛負責宗教的秩序，而世俗和平則由國家統治者掌管。因此，宗教和國家相依為命，世俗和宗教領袖都是平等的，都各有自己的功能。喇嘛相當於佛陀，而統治者則是轉輪聖王。這種美好的聯結關係，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會出現一次。在十三世紀，這種美好聯結的代表則是八思巴喇嘛和忽必烈大汗，雖然這樣的聯結關係並非那麼的明顯或圓滿，大元帝國的皇帝們還是持續遵循此關係。

根據八思巴的論述，蒙古帝國的君王和中國的皇帝不同，是佛教的轉輪聖王，不是中原文化的天子。成吉思汗與忽必烈與西藏的贊普王統一樣，都是印度轉輪聖王後裔，是屬於一統天下的轉輪聖王。不過，中原漢族官吏，說服了忽必烈讓他及子孫們承續中國的王朝政治制度來統治中土地區（詳細解說見第十一章）。

5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5 Franke, 1981, p. 186 - 328

忽必烈所制定的行政制度直到大元帝國滅亡前，幾乎無多大的改變。它的行政機關在只能非常有效地運作在大元帝國的領土內⁵⁶，在其他的地域則是徒有名義，根本無法直接管轄。元朝的中央集權制度，事實上是很薄弱的，在偏遠的地域，就是天高皇帝遠，幾乎都是淪於事後報告⁵⁷。元朝對各宗教不但採取寬懷及優惠政策，同時也尊重各自不同的宗教風俗。蒙古帝國有五個中央大機構，其中一個總制院是專門為西藏而設立的，而執掌此院的就是八思巴⁵⁸。此院在1284年更名為宣政院（中央佛教事務局），成為大元帝國最高權威機構：掌管西藏佛教事務、地方政務及軍隊。將層級升等為中央最高級的從一品職位，宣政院的官員一半是俗人，一半是僧人。1329年合併西藏佛教事務（由薩迦派遣）和中國南方佛教事務委員會兩個機構，成立西藏和佛教事務局⁵⁹。

元朝的行政區劃分工作在忽必烈執政時，雖然已經開始了，但是直到後來很久的1321年才趨向完整。根據新元史記載，大元帝國有12個行省⁶⁰。除了中國與金洲（大理國），其他行省範圍，還包含蒙古（兩個行省）、西夏帝國、安多、西伯利亞南部、還有整個高麗。

雖然西藏並沒有被納入，但是在這之前，就被劃分為幾個道（區域），都是屬於薩迦法王的管轄地。八思巴任命本欽大臣替他管理西藏的政務和軍隊，這個官廳隸屬於樞密院。根據藏文文獻紀錄，他成為帝師，又兼任西藏領導人。同時護佑二種律法（聖教和國家），承擔了西藏的和平和聖教的興盛⁶¹。

1264年康區和安多（此時蒙古族的人口在增加中）已不再受到西藏中央

56 Farquhar, 1981, p. 25 - 55

57 Farquhar, 1981

5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9 Farquhar, 1981

60 The Mongols, 2009, p. 21 - 22

6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的管轄⁶²。這兩個地區處於無政府狀態，很難控制，因此當地的部族時常遭到蒙軍的侵襲。從 1256 年到 1355 年之間蒙古騎軍出兵攻擊 21 次。當時的衛、藏和阿里古格地區是薩迦政權管轄的領地（譯注：古格王國是西藏贊普後裔統治的「阿里三國」之一，一直維持著主權獨立，並不曾被蒙古或薩迦王朝所統轄）。元朝在西藏也有設立低階官銜，但是並不具有政府職能，大抵是充當與元朝當局聯繫和報告的功能⁶³。薩迦政權的領地劃分為 13 萬戶，主要都服膺於各地區寺院的領導。因而，薩迦政權受到全西藏的支持（像這樣的組織架構，就是檀越關係，施主和寺院的關係）。

儘管有些學者認為忽必烈實質是西藏的君王，是掌管西藏的中央政府，但是在西藏境內，並無法找到任何的證據證明其真實性。那是因為西藏所有的行政命令和執行人員都是由八思巴的宮殿發出和指派，而蒙古帝國只是提供幫助及保護西藏境內外的和平。當時西藏和蒙古帝國之間是檀越間的依附關係，與漢人統治的中原（南宋）毫無關聯。當時，蒙古君王（大功德主）對西藏法王（上師）的供養是負責保護西藏領土安全、遇到災害時派官員前去協助、幫忙制定西藏律法及推展、設立驛站等。這些都是遊牧民族間的佛教文化習慣，和儒家中國與佛教之間的潛規則完全不同。

1267 年蒙古在西藏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元朝時在 1287 和 1334 年也進行兩次普查）。為了進行調查，還下達一只金碟，並派了特使，協助薩迦本欽。結果是將納稅人口分成，lha - de（寺院管轄居民）和 mi - de（領主管轄居民）。並建立稅收制度，成立萬戶和千戶的軍事和行政區。但是逐漸地，lha - de 的寺院數量逐漸增加，擠壓了 mi - de 領主。如同大元帝國境內的一樣，從現今的甘肅省推遠到薩迦的領土，也設置驛站系統。驛站在當時，可堪稱是全世界最先進的郵政機構。傳信使者騎馬到驛站，換匹新馬再急奔下個驛站，如

62 Smith, 1996, p. 91 - 92

6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此一站接著一站。元朝為西藏和蒙古的官員們也配置了馬匹。發送長途公函時，信差騎士會以「傳遞接力棒」傳給下一個信差，一棒接一棒，直到目的地。這個郵政機構一直到 1956 年還持續運作⁶⁴。事實上，關於非官方的僧侶，使用國有馬匹⁶⁵，證明了蒙古當局無力控制驛站的運作，對此，1311 年大元帝國還特別下達一則禁令。

14 世紀初，大元帝國開始常在西藏佛慶節日大赦獄中犯人，這項特赦習慣不久就擴及到中原地區，一般是在中國新年進行大赦。後來，王室大赦變得很頻繁。有一些文件證實西藏僧人給予的大赦建言多過於漢僧，其範圍不單在西藏境內，還遠至於其邊界。不過，漢傳佛教也受到很好的保護和護持。例如，宋朝時代很多地方，由居士或道士主持的祈福祭祀特權，宋朝滅亡後，這項權利就被收回，一些道士還被迫成為僧侶。

藏文詞語不斷地交夾在蒙古語句中，這兩個民族更加地交融親近。皈依了西藏上師後，蒙古人開始有了西藏名字和梵語名字（皈依法名）。一些蒙古大可汗被取名為，愛育黎拔力八達 (ayurbaribada，元仁宗)、碩德八剌 (suddhibala，元英宗)、懿璘質班 (rinchinbal，元寧宗)、愛猶識理達臘 (ayushiridara，元昭宗) 之類的。當藏傳佛教廣傳蒙古各地後，這類外來的宗教名字，變得更多，更普遍。現今，這類藏音蒙古名字，並不少於傳統的蒙古名字。甚至像星期一生的小孩，通常被命名為達瓦濟 (Dawachi)，「達瓦」表示月亮，「濟」代表星期一，一整個星期的名字的人名。還有他們傳統的月曆也是來自藏文。反過來，藏文本身也有很多源自蒙古語的用詞，其大多是關於封地名和職位名。

薩迦法王喇欽耿噶羅哲堅瓚 (Daknyi Sangpo Pel) 於 1327 年突然圓寂後，他的七位夫人所生下的兒子們被捲入了繼位的權力鬥爭。元大都宮廷內，同

64 Shakabpa, 1988

65 Franke, 1981

時也在爭奪帝位。從 1308 年的元武宗 (海山) 到元朝滅亡後的 1333 年元惠宗 (妥懽帖睦爾), 這中間歷經了八次帝王的更換。光是從 1328 年 - 1333 年就換了六位皇帝⁶⁶。尤其在元朝滅亡的前幾年, 重臣和各地諸王以及王族各擁立新皇, 短期間多次更換皇帝, 不斷的內鬪和內鬥, 讓元朝國力迅速衰敗。

1331 年元朝皇子妥懽帖睦爾邀請, 噶舉派的法王三世噶瑪巴讓炯多傑去主持他的登基儀式。這位就是後來元朝在大都 (北京) 的末代皇帝。這時的西藏境內, 也陷入薩迦派和噶舉派兩派擁護者的爭鬥中。噶舉派的擁護者絳曲堅贊, 1354 年推翻薩迦政權, 宣布自己是西藏的統治者, 並遷都中藏建立乃東 (Neudong) 皇宮。1357 年遷朝回到蒙古的北元帝國也承認他的政權。建立帕竹王朝的絳曲堅贊首先打破了前朝的土地制度, 進行土地再分配, 將土地公平分配給人民, 並設立單一土地稅制, 收繳六分之一的收成。建造公路和渡口, 並設立民警單位, 組織軍隊, 更在邊境設置巡防。另外也嚴格制定了佛學院的學科。

這個時候的北元國力已然日暮西山, 不再有能力影響西藏事務。1351 年一群由農民組成的紅巾軍, 迅速蔓延全中土起來反抗大元帝國的統治。遍布各地紅巾軍的領袖各自為政, 其中也有紅巾軍領袖接受元朝政府官職, 與元軍一起殲滅紅巾軍。最終是由一位曾出家當和尚的漢族朱元璋所領的民兵獲得勝利, 1368 年元帝妥懽帖睦爾逃離大都 (今北京)。才華洋溢的妥懽帖睦爾曾因此寫下了感嘆的辭曲, 記存在編年史中: 「失我大都兮, 冬無寧處; 失我上都兮, 夏無以消暑。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 墮壞先業兮, 獲罪二祖。死而加我惡諡兮, 予妥懽帖睦爾奚辭以拒?」⁶⁷。

明史中也記載著, 明太祖朱元璋顧慮到昔時吐蕃與唐朝連年交戰的歷

66 Dalai, Ch., 1977, p. 330 - 331

67 Gorokhova and Tsendina, 2005, p. 39

史，所以，決定派使者到吐蕃告知中土已改朝換代的事實⁶⁸。其詔書內容：「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為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又派遣陝西丞宣布政司官員許允德前往吐蕃，詔諭：「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受職」。同意給予元朝相同的官職。根據明史記載，1374年8月23日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韋正為都指揮使，管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⁶⁹。但是，這位官員的名稱從未出現在吐蕃古文獻中，而這個局處也從未設置在吐蕃境內。不過，如果是在邊界處的河州和西寧，並不代表有管轄吐蕃的政治權力。明朝在吐蕃並沒有任何的統治權，吐蕃境內，也沒有執行明朝律法、稅制等，這就足以證明西藏當時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⁷⁰。

明太祖應該是遵循大唐帝國的國家政策。他們的相同點是，都是佛教徒，也都平等地看待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⁷¹。藏式佛雕像在北京製作，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也在北京出版⁷²。噶瑪噶舉派的僧侶也常駐在北京。1407年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應明成祖永樂皇帝請求，駕臨南京為成祖朱棣的父親和母親超度薦福。明朝帝后拜第五世噶瑪巴為師，領受多次灌頂。朱棣尊封噶瑪巴為「萬行具足十萬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知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⁷³。巴臥·祖拉陳瓦的《賢者喜宴》中記載：「依皇帝（明成祖）本人思惟，動用軍隊，仿行元代故事，將烏思藏納入法治」，但是，噶瑪巴認為佛法應：「自在自如宣揚，不便派遣漢軍前往。倘教派獨留一家，眾生不服，如聽隨其所信奉，則必感動佛發慈悲心矣，故聽任各自奉行各自之教法，思乃適當」。斷然地拒絕了明成祖的政治供養。

68 Van walt, 1987

69 Sperling, 2004

70 Kitaev, S. Tibet's independence...

71 Smith, 1996, p. 101

72 Uspensky, 1996

73 Shakabpa, 1988, p. 84

明成祖朱棣同時也邀請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前去中國，但是受到了婉拒。這就足以說明，如果吐蕃是大明王朝的領土，那麼，宗喀巴絕對是無法拒絕皇帝的召見。幾年後，朱棣再度發出邀請，宗喀巴就派了一位代表，他的弟子釋迦也失前去。後來釋迦也失成了明成祖的上師，先後被尊封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及「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⁷⁴。被尊封為大慈法王的釋迦也失返回西藏，同時帶回明朝帝王諸多的財寶供養。但是，明史中卻將此種關係添加成，吐蕃政權的降伏朝貢⁷⁵。事實上，這些被贈封的法王們，在吐蕃並沒有任何實質政權，明朝皇帝給他們的尊封只能顯耀他們在漢地的威望與名聲罷了。

沒有文獻指出西藏的宗教領袖們和明朝的皇帝們之間是屬於「檀越關係」。吐蕃和明朝之間也沒有簽訂任何盟約，雖然和平共存對雙方國家都是有益的。只是，當時吐蕃國，氏族間不斷的權力爭奪，國內問題重重。此外，明朝和退到蒙古的北元長年還都在打戰。14世紀下半葉，明朝政府開始在與吐蕃的邊境設立巡防站。易貨交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藏邊界，吐蕃的馬與明朝的茶，進行物物交換⁷⁶。明朝購買馬匹是用來與北元作戰。1407和1414年明成祖朱棣提出與吐蕃之間恢復驛站的要求。

於是，兩國互派使臣後，吐蕃各地首領馬上前往明朝進行貿易談判，並要求頭銜還有賞賜等。為此，明朝還特別立法，嚴格管控市場買賣，但主要是針對與吐蕃的茶馬交易，一旦有中國居民走私茶葉到西藏必定嚴刑處置，刑罰遍及整個邊境地區。如果有人被查到在邊界偷賣茶葉給吐蕃，就會被判刑做苦役。所以，明朝和吐蕃之間的貿易是屬於國與國之間的交易，受到大

74 Shakabpa, 2003, p. 97

75 Van Walt, 1987

76 Decrees on Salt and Tea, 1975

明王朝律法嚴格規定。金牌信符是明朝當局發給吐蕃代表的貿易許可證，但是，常常因為「不慎遺失」，也可說被轉賣，最終造成合法進行交易的人數日益增多。

15 世紀中葉，高達 3000 至 4000 名吐蕃人帶著年貢前往明朝首都北京⁷⁷。他們帶去馬匹、羊毛織布、氈毯還有其他地方特產，同時也帶回了明朝宮廷更多價值不菲的回贈。明朝皇帝們特意和吐蕃建立這樣的外交關係，同樣地對待其他的獨立國家也是如此⁷⁸。明顯地，為了接待這些上貢的使者團，造成沿途地方官府重大負擔。於是，1569 年皇帝下令，朝貢改成三年一次，而且限定人數，以及來朝路線⁷⁹。

15 世紀末至 16 世紀，西藏國內開啟了宗教勢力爭奪戰。不管勝利者是哪一派別，敗戰者都會被迫「換帽子」，也就是說，讓敗方變成勝方的教派。當時信仰噶舉派的藏巴汗政權（中文史料開始稱呼吐蕃為西藏），試圖要拔除日漸茁壯的格魯教派，於是，雙方不斷發生戰爭。為了鞏固及保護自己的教派，信眾和喇嘛們也紛紛加入殘忍的戰爭。但是雙方皆各有勝負，僵持不下。

雖然，元朝已經滅亡，但是蒙古的勢力依舊強大。無庸置疑，西藏人更相信他們強大的鄰居蒙古，他們的文化傳統比起中國漢人，與自己更為接近。可可西里（青海）這塊混雜著蒙古族、藏族、回紇的地方，他們的人口數目，隨著連年不斷的戰爭勝負而各有其增減。此地也是藏蒙之間接觸最頻繁的地方。可可西里內的民族，尤其是藏族和蒙古部族，佛教的遍及度遠遠高於居住北蒙古的族群。西藏各教派的上師們，常常受邀至蒙古傳法。

索南嘉措誕生於 1543 年拉薩西郊堆倫地方瑪氏家族，四歲時被認證為哲蚌寺前寺主根敦嘉措的轉世，進入了哲蚌寺⁸⁰。成長後的他，如前世一樣，

7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78 Shakabpa, 1988

79 Kolmas, 1967

80 Shakabpa, 1988



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是一位精通佛法的學者，及善於傳授密法的上師，也成為了哲蚌寺第 12 任法台，非常得到信眾們的敬仰。他經常被信眾請去調停各類糾紛，也善巧阻止了無數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例如，1559 年阻止了一場，噶舉派和格魯派信眾間的衝突。1562 年吉曲（拉薩河）暴漲，衝破堤防，洪水灌滿了整座拉薩城。索南嘉措和他的信眾們，不但全力救助災民，並幫忙修復了堤防。

1530 年代衛拉特聯盟的一部分西蒙古人，在哈密近邊打敗了東察合台汗國，掌控住整個青海湖地區。1550 年代吐默特部的首長俺答 (Anda 1507 - 1582) 得到俺答可汗 (蒙文意思為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可汗) 的稱號。當時的吐默特部是衛拉特聯盟的一員，但是，俺答受到蒙古政權圈的認同並被尊贈「小可汗」的頭銜。他遵循闊端和忽必烈大可汗的腳步，採納佛教，一方面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一方面是想廣傳佛法。1576 年近臣們上奏俺答汗：「盛傳雪域有一位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偉大上師…是否迎請他來為可汗建立政府與佛教聯盟的制度，重現偉大的忽必烈與聖者八思巴共創的豐功偉業」⁸¹。

於是，俺答汗派遣了一支巨大的使節團附上邀請函，前去恭請索南嘉措⁸²。1577 年索南嘉措從哲蚌寺動身出發。為了迎接他，俺答汗還特地在青海湖附近蓋了一座察卜恰勒寺（仰華寺）。1578 年索南嘉措和他的隨從們抵達後，俺答汗的使者隆重地接待了他們，休養幾天後，俺答汗親自率領了上千人馬前來迎接，一同前往首都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俺答汗和王親大臣們在索南嘉措的開示下皈依了佛門。然後，他告訴俺答汗：「我等非至今日，曾

8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2 Shakabpa, 1988

世世相會。俺答汗昔日為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之時，我則是薩迦班智達之侄八思巴喇嘛」。

經過了一連串的迎禮慶典及佛教灌頂皈依儀式後，俺答汗向外公布一則皈依三寶宣言⁸³：「我們蒙古族裔，異常英勇無敵非凡夫所及，那是因為我們的祖先來自天上的恰噶爾天神之族。我們曾經征服漢地，西藏和霍爾，並與薩迦教祖八思巴結成了檀越關係，成為佛教的大功德主，護持教法，使得佛法廣傳於民，利益了無數眾生。後來，在妥懽貼睦爾汗時，佛法衰亡，作惡不善，唯有飲血食肉，如墮黑暗血海之中。如今索南嘉措上師我們的福田之源，如日月升空，使血海變為乳海，此恩浩蕩！因此，居於此方的漢、藏、蒙一切民眾，務必遵守十善法規。從今日起，對恰噶爾蒙古人特定以下行為規則：從前蒙古人死亡，按其尊卑貴賤，以妻妾奴僕和牛馬等殉葬。今後，凡是用來宰殺祭祀的牛馬、財物都要完全供養給僧眾和上師，請求其為亡者誦經祈福，嚴禁為死者祭祀而殺生。倘若，殺人殉葬，則處依法償命。倘若，殺牲畜殉葬，則沒收其財產。若有謾罵毆打上師或僧伽者，則抄沒其家產。往昔，向稱作翁公的死者偶像，於每月初八、十五、三十宰殺牛馬以鮮血所舉行的月祀和年祭之陋習。從此往後，要燒毀那些偶像，嚴禁各類的殺生祭祀。如違法殺牲畜祭祀者，依量責罰十倍之巨。如拒不燒毀偶像者，將毀其屋。之後應以六臂智慧怙主瑪哈嘎拉像替代翁主，只准用三乳供品供奉，絕不允許殺生祭祀。爾後，眾人皆必諸惡莫做，眾善奉行。每月初八、十五、三十需持齋守戒，對漢、藏、霍爾三族不可無端搶掠。總之，此地實行的律法與衛藏通行的十善律法相同」。

俺答汗獻給上師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達賴」在蒙語中是大海及偉大的意思。俺答汗獻此名號是取於，「嘉措」在藏語也是大海的意思。追贈第一世和第二世達賴喇嘛的稱號，也是因為索南嘉

83 Shakabpa, 1988, p. 94

措原本就是前二任的再轉世祖古(化身之意,漢文通常誤譯為活佛),因此,成為了第三世達賴喇嘛。另外,又獻上「金剛持達賴喇嘛」的篆文金印,意思是總集佛陀三身功德的偉大上師。索南嘉措也為俺答汗取了一個稱號「轉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另外預言,在80年內,他的繼承人將會統治整個蒙古和中原⁸⁴。

關於這段歷史,網路上盛傳一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歷史說明:「當時,我們的中國皇帝派遣一支大軍進入西藏去幫助這個偉大的喇嘛,這位野心勃勃的25歲年輕人,給自己冠上了達賴(大海)喇嘛的稱號,然後才當上了西藏的領導。這是不容否認,鐵般的歷史證據,第一世達賴喇嘛是受到中國軍隊任命的」⁸⁵。不過,一般讀者應該很容易判斷,像這種的缺乏歷史根據的說法,只是在對一般民眾進行洗腦教育和宣傳罷了。

從俺答汗處返程中的達賴喇嘛,受到明朝官方的邀請,暫停在當時的明朝領土涼州。甘肅巡撫侯東萊隆重地接待,這位可影響俺答汗的上師,並特意安排他住宿八思巴的幻化寺,規格一如當年元朝接待帝師八思巴。明朝廷充分認識到索南嘉措的才能和影響力,於是命令侯東萊去懇請他勸說俺答汗停戰,並率軍離開青海⁸⁶。但是在中共卻這樣著述:⁸⁷「神宗皇帝應允了達賴喇嘛入貢的請求」。然而,明朝政府代表左侍郎同意協助俺答汗的迎佛要求理由是:「讓西藏的高僧令西域邦國改宗信仰佛祖,改變其兇殘性情,成為善人…到俺答汗處的每位宗教使者,宗教司都必須禮遇並給予正式的官方頭銜,供養且贈予僧袍…這樣才能攏絡西域各邦…同意通貢是最好的方法,可使邊界保持永久的和平。」這段文字再次顯示出,代表大蒙古帝國的元朝與中土的明朝在政治、宗教觀點與理念上,非常不同,再再說明,大元蒙古帝

84 Shakabpa, 2003, p.108

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86 China, Tibet…

87 Martynov, 1978

國並不屬於中國的朝代。反之，中原是屬於大元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1582 年俺答汗逝世，索南嘉措再次遠赴蒙古祭弔，並在蒙古諸國傳法。六年後他在返回拉薩途中圓寂，轉世為俺答汗的曾孫，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 (1589 - 1617)。但是，他的雙親拒絕僧院派來的迎請團，執意要等他長大後才讓他回寺院，於是，只能先讓當地的西藏僧人在蒙古教導他⁸⁸。1601 年一隊蒙古軍團護送他，回到拉薩哲蚌寺，這個他歷代陞座，受教育還有生活的地方。他回到寺院學習，他的指導上師是扎什倫布寺的住持羅桑卻吉堅贊。於是，他獻給他的上師一個尊稱班禪喇嘛，意思是：「偉大的學者上師」。但是，中國的傳統作法，同時也是藉由扎什倫布寺名義，羅桑卻吉堅贊被認定為第四世，因為，中國擅自追封了他的前三世。但是，一般西藏人認為他是第一世班禪喇嘛。這個班禪喇嘛幾世之爭，橫跨在藏中認知不同上。

1615 年元朝皇帝朱翊 (年號：萬曆) 派了使者請求達賴喇嘛，前去南京為一座寺廟舉行祭拜法會。不過，受到達賴喇嘛的婉拒，但是他同意會在西藏自己的寺院，為那座寺院舉行供佛法會。他履行了他的承諾，念誦經文，並向空中揮灑米粒⁸⁹。1617 年第四世達賴喇嘛於哲蚌寺圓寂，年僅 28 歲。火化的遺骸一半放在西藏的達賴喇嘛四世舍利塔內，一半送到蒙古他的國家，然後，再分給他的父親及蒙古的功德主、還有蒙古各部及衛拉特王室聯盟。

1619 年他的新轉世被秘密尋獲於西藏中部地區，但是對外隱瞞消息。因為當時信奉噶瑪噶舉派的藏巴汗王彭措南嘉，因曾被第四世達賴喇嘛的隨從回絕覲見達賴喇嘛的請求，懷恨在心，於是下令禁止尋找達賴喇嘛的轉世⁹⁰。1618 年彭措南嘉和他的支持者攻擊拉薩蒙古駐軍，並佔領了拉薩。他們殺死了眾多的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侶和信眾。許多的格魯派寺院被迫改成噶瑪噶

88 Shakabpa, 2003, p. 109

89 Shakabpa, 2003, p. 112

90 Shakabpa, p. 112 - 114

舉的傳承寺院。其餘的格魯派僧侶朝北方逃亡，被侷限在偏遠地區傳教。隔年，蒙古派遣一支大軍到達了西藏，其中包含護送第四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歸返的軍隊。這支蒙古大軍攻打了藏巴汗王朝，但是始終勢均力敵，誰都無法得到最終的勝利。於是，蒙古大軍駐軍扎營於拉薩近邊，而當時格魯派的大學者四世班禪喇嘛承擔了幫助雙方達成和平的調解人。最後，一致同意雙方互不索賠，被奪取的格魯派寺院，全數歸還⁹¹。1621年彭措南嘉去世後，噶瑪噶舉派和格魯派支持者之間的鬥爭，開始在檯面下運作。

1635年衛拉特聯盟宣布在西蒙古成立準噶爾汗國。1634-1635年喀爾喀蒙古王子卓克圖台吉 (Tsogtu Taiji) 在青海宣布支持噶瑪噶舉派，並決定和他的兒子一同殲滅格魯教派。於是，格魯派派出使者尋求庇護，他們得到了衛拉特聯盟（準噶爾汗國）的首肯。托忒文史書《和爾勒克歷史》記載：「衛拉特聯盟當即召開「丘爾干會議」，經過討論一致同意派聯軍前去支援。這支聯軍以和碩特部為主力，準噶爾部為左翼，土爾扈特部為右翼，隨後有杜爾伯特和輝特部的軍隊」。這一支聯軍由和碩特部固始汗與準噶爾部巴圖爾琿台吉擔任正副統帥。在這不久之前，卓克圖台吉的兒子阿薩蘭已率領了一萬英勇壯士的長征軍前進西藏。後來，途中固始汗和阿薩蘭相遇，並達成和談。結果是，阿薩蘭將一萬大軍安置在納木措湖近處，自己只帶隨身護衛離去。此時，噶瑪巴已逃離拉薩。阿薩蘭裝扮成朝聖者，前去拉薩拜見第五世達賴喇嘛，並在哲蚌寺聽聞教法。同時，他不但違抗了父親卓克圖台吉的命令，支持格魯派，並勸告父親不可毀滅格魯的傳承教法。藏巴汗成功地讓卓克圖台吉相信阿薩蘭犯了「叛國罪」，帶領了他的軍隊前進拉薩。後來在達賴喇嘛的調解下，二教派雙方達成和解。不過，後來阿薩蘭因違抗父親命令之罪，而被處死。

固始汗喬裝成朝聖者前去拉薩，謁拜了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喇嘛。

9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他們共議了一個計畫，首先，固始汗派軍擊退卓克圖台吉，然後去康區驅逐迫害佛教徒的白利王頓月多吉（苯教支持者），再由白利領土進入衛藏地區。衛拉特聯盟依照原訂計畫，打敗並殺死了卓克圖台吉，之後，巴圖爾琿台吉返回準噶爾，固始汗停駐青海成為了青海的統治者。

1638年固始汗再度組織一個朝聖團進入拉薩。五世達賴喇嘛賜予固始汗丹增卻吉杰波（保護佛教之王）的稱號和玉璽。固始汗則贈與達賴喇嘛的主要隨從們：達賴強佐、宰桑第巴等各種稱號⁹²。與此同時，他的手下截獲了一紙密函，信中寫著藏巴汗和康區部落首領白利決定結盟，一同消滅格魯派，但許可其他教派，包含苯教的傳教自由。固始汗得到達賴喇嘛的許可後，決定攻打康區。和碩特軍中亦有安多藏軍加入，一起攻打康區，歷經一番血戰後終於征服了康區。爾後，固始汗決定拿下藏巴汗王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曾居中調停，試圖阻止，但是，阻擋不了固始汗的決意，這是蒙古聯盟軍，單方面的決議。1642年固始汗的蒙古軍團由於得到，支持達賴喇嘛的各部落藏軍相助，順利取得勝利，殲滅了藏巴汗政權，之後藏蒙軍隨即迎請達賴喇嘛前往日喀則。

協助固始汗進入衛藏，達賴喇嘛的重要隨從索南曲培和固始汗帶領的一支迎請團，在離日喀則兩天路程處恭迎達賴喇嘛的到臨⁹³。達賴喇嘛一行在固始汗的迎請團簇擁下，繼續前往日喀則。快到日喀則城前，另一批由600名蒙古軍馬隊和衛藏各部落首長高官組成的隊伍，已在外迎候，他們是接引達賴喇嘛一行進入日喀則城內的前導隊伍。達賴喇嘛在一大群迎請團隊的前導下，進入日喀則城，此時城內的街道兩旁已排滿整排的僧眾和民眾的隊伍，他們在大街兩旁歡欣鼓舞地迎接行進中的達賴喇嘛金鑾馬車隊伍。此外，還有藏人舞團在城內慶歡表演。1642年藏蒙二眾為第五世達賴喇嘛在日喀則舉

92 Shakabpa, 2003, p. 118

93 Shakabpa, 2003, p. 123

行正式陞登寶座儀式，寶座下方兩側是固始汗及索南曲培。固始汗在供養達賴喇嘛眾多禮物後，宣布從康定到拉達克的政權全部移交給西藏。政治上的治理交給索南曲培，他的正式西藏稱號是第司 (Desi)，相當於攝政或首相。自此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成立，隨後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回到哲蚌寺後，正式宣布拉薩為西藏首都，並設定法律，指定各地長官，還有設立政府各部會首長。這是，達賴喇嘛首次成為西藏的政教領袖。在不干涉西藏政治事務前提下，五世達賴喇嘛和他的支持者們都很樂見武將種姓的固始汗部族留在西藏，一同保護西藏佛教⁹⁴。

一部分支持噶瑪噶舉的部落首長起兵攻打新政府，但是，不久就敗戰棄逃。幾年後，錫金和尼泊爾政府也承認了達賴喇嘛政權。統治西藏的格魯派政權，因為推翻了衛藏區的噶瑪噶舉政權，於是和不丹的竹巴噶舉政權之間一直存在著矛盾。後來，在蒙古軍的支持下，藏蒙聯軍攻入門域的本塘地方（不丹東部），後來軍士們因南方低地濕熱，水土不服，及後勤供應不及等原因，隔年雙方訂立停戰協議，藏蒙聯軍撤離了不丹。次年，藏軍再次開戰，一時拿下了帕羅地方，但是，又被不丹軍擊退。

1645年固始汗尊贈班禪喇嘛「班禪博克多」的尊號，蒙古話的意思是偉大的班禪喇嘛。同年，在吐蕃王朝638年興建的皇宮舊墟，拉薩的紅山上開始建造布達拉宮。三年後，達賴喇嘛噶丹頗章政府遷進布達拉宮的白宮。從此之後，布達拉宮成為西藏的政教中心，同時也讓格魯教派的勢力凌駕於其他教派之上。例如，五世達賴喇嘛命令主張他空見的覺囊派和少數的噶舉寺改宗為格魯派⁹⁵。另外，康區徵收的人口稅，支撐了拉薩中央政府的行政費用。

94 Besprozvannykh, 2001

95 Nevertheless, the Jonang sect...

第二章 總結

不論在古代或是中世紀，西藏從來就不屬於其他國家的一部分。雖然有一些個別的藏人居住地，曾屬於中世紀的中原王國或蒙古王朝。西藏第一次與中原地區的王朝有密切的往來，是始於鮮卑族所建立的大唐王朝。兩國之間，有過戰爭，其中各有勝敗，也有過和平相安的歲月，但是不管在任何時候，西藏都不曾被統治。明朝和西藏間是有輕微的接觸，但是也是侷限於明王室與幾位上師間的私人情誼，明朝給予的各種名號或名稱，只是方便確認對方的地位和國家的大小，以便決定互贈禮物的內容及多寡，此外，還有許可雙方邊境貿易往來的證明。給予名號其實也是方便明朝自己，因為外邦各地的語言不同，地位和制度的制定也不一，所以，明朝只能以自己的認知去區別，給予層級的稱謂，再依對方的稱謂，進行外交活動和禮儀。其他的中原國家則幾乎沒有與西藏有任何接觸與往來。此外，中世紀的中原政府，和蒙古不同，對吐番王國及土地種種，一點都不感興趣。

另一方面，西藏人和蒙古人透過相互密切來往，逐漸形成一個藏蒙文明圈。之所以會形成的原因，不光是，這二者的民族關係和諧與世界觀相似，還包括對所有宗教的寬容度高。如同，蒙哥可汗的名言：「如同神給我們長短不等的手指般，祂也賜予人們不同的生活方式」⁹⁶。即使，藏蒙雙方都採用佛教作為國家的精神指導，但是他們依舊尊重其他宗教的存在，不管是西藏的苯教和蒙古的薩滿教，還是回教等。也可以說，是世界上對所有宗教採取最寬容態度的政府。篤信佛法著名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西元前三世紀）也曾告示一條法令⁹⁷：「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不可以指責他人供養的多寡。各宗教之間要和睦相處，不可互相攻擊，也不可自讚毀他宗。」。17世紀曾有天主教傳教士到西藏傳教，雖然他們無法成功地讓西藏人改信天主教，西

96 Rubruc, 1957, p. 174

97 Androsoy, 2006a, p. 594

藏政府也幫助他們平安地前往印度，不但提供一切旅途所需，還派嚮導一路相陪保護。這種對外來宗教的寬容度，在與之同時代的歐洲和中東阿拉伯地區是無法想像的。

蒙古一再地幫助西藏統一政權。他們不單輔助西藏成立一個中央政府，讓薩迦派崛起，並在蒙古各地建立格魯派寺院，學習格魯派教法，還進一步地，發展藏蒙文明圈。雖然有些歷史作家認為⁹⁸：「13世紀忽必烈可汗併吞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為了要在西藏扎穩根基，這位中國皇帝試圖找一位寺院方丈充當西藏代表，於是這個統治者得到了達賴喇嘛的封號」。但是這種說法都是不正確的，西藏並不是元朝的一部分，在任何情況下，雖然與蒙古有關，但是跟中原文化圈是毫無關聯的。

十七世紀上半，在西藏發生的一些事件，常被引用為宗教排他戰爭及滅佛的例子⁹⁹。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戰爭是因為有兩方勢力，在爭奪西藏中央衛藏地區的掌控權，但是名義上卻假藉宗教名義。

事實上，這些戰爭並沒有導致支持者改宗，戰敗的一方的信仰沒有被改變，之後也沒有以宗教名義進行報復。還有即使，沒有宗教名義，流血事件還是會在西藏內發生。菩薩（即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實例），這個慈悲的統治者，是唯一可以讓西藏統一團結的代表，這種概念也可以套用在蒙古境內¹⁰⁰。自從佛教在藏蒙二地廣傳後，高階轉世的喇嘛在政治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如同，二十世紀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獨立，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

98 Ovchinnikov, 2006, p. 41 - 41

9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100 Elikhina, 2006



公元 763 年後立在拉薩布達拉宮山腳的恩蘭·達扎錄恭紀念碑。碑文詳述了這位西藏將軍戡定內亂、擴張疆土、攻取中國唐朝首都長安等的赫赫功績。

第三章

大清帝國時期

十七世紀，滿族的先祖從中亞移居到明朝建州。1616年滿族首領努爾哈赤在東北地區建立後金王國，他的繼任者皇太極又於1636年改國名為大清，並在盛京（今瀋陽）稱帝，當時大清的領土只限於滿洲地區。滿洲的統治階層雖然信仰薩滿教，但是，他們對其他宗教也採取寬容的態度，甚至還邀請藏傳佛教的僧侶到宮廷。1639年皇太極接到來自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固始汗及藏巴汗的一封信函⁰¹。信中表示，他們期望雙方可以建立友好關係。皇太極的回函信中稱呼他們為「西藏可汗王和大喇嘛上師」，強調他也想要共同弘揚佛法，還暗示他自己是西藏可汗的共主，如同他想當蒙古部落的大可汗一般。1642年西藏派遣伊喇固克散呼圖克圖帶領一隊使節團，前往盛京，雖然皇太極以極隆重禮節迎請。但是，他的回覆卻是，他還不清楚現在是誰掌握了西藏政權，不過他（如同蒙古的大可汗一樣）一定會保護西藏所有的教派。這位滿清天聰可汗（皇太極）寫給西藏的信函仍被保存完好⁰²。信中並沒有顯示出與西藏之間的任何正式官方關係，但是皇帝明顯地表達了，要保護所有的佛教教派。

1644年滿清打敗明朝，遷都北京。固始汗送了封信函給大清皇帝福臨（年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2 Martynov, 1978

號順治)⁰³，信中要求大清皇帝和五世達賴喇嘛建立檀越關係⁰⁴。1647年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送了一尊金佛去北京，祝賀大清皇帝取得勝利。順治帝福臨派喇嘛席喇布格隆前往西藏，敦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前往北京。但是，西藏的廣大僧侶和群眾都不願西藏的衞主離開西藏，其中，拉薩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首席堪布喇嘛（住持）都合議阻止他前去。1649-1651年間順治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懇請五世達賴喇嘛前往北京⁰⁵。

最後，1652年藏曆三月中旬，達賴喇嘛與三千餘隨從，自拉薩啟程前往北京⁰⁶。出發時，西藏各地的僧俗群眾都紛紛趕至，一時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固始汗和第司首相一行，相伴隨行了一日，去北京沿途上也受到各地所有藏人和蒙古人最崇敬的恭迎。從西寧的邊界開始，大清政府在邊界處迎接達賴喇嘛的到臨。滿族的大臣們希望他們的年輕皇帝前往邊界迎請西藏教宗，但是，對藏傳佛教有排斥感，害怕皇帝也和蒙古族一樣尊崇藏傳佛教的漢族高官們，規勸皇帝派親王前去迎請。他們的說法是，要與蒙古族的元朝有所區別。於是，五世達賴喇嘛乘坐大清最高規格禮遇的黃轎在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的迎領下，抵達清河，在清河時，順治帝又派他的叔父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前去迎接。根據五世達賴喇嘛自傳記載他和順治帝（據稱）是偶遇於狩獵場⁰⁷。另一種版本則說：「一位大清大臣前去向達賴喇嘛報告說皇帝即將來會見他。不久後，紫禁城的九門提督率領三百名騎兵抵達，他表示皇帝會於次日到來，現在先進行會見的彩排。1653年1月14號順治皇帝依照「邊內親迎」禮節，在北京城南二十華里處的皇家獵苑木蘭圍場與達賴喇嘛相會。15歲的順治帝率前握住36歲的達賴喇嘛的雙手後，開始互相問候。每個細節都在帝國漢族高官的建議和籌畫下，充分地做好了十全的準備和演練」。

03 滿清也依照中原傳統設立皇帝年號等

0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5 Shakabpa, 2003, p. 126

06 Shakabpa, 2003, p. 12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7 Dukulai Gozang, Tibet and Manchu, 2008, p. 8

皇帝在北京安定門外的普靜禪林中為達賴喇嘛新造一座寺院：黃寺，後改稱為西黃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大清儒家史官刻意不記載的史實，就是當時北京的滿蒙王公們絡繹不絕地前往黃寺拜謁達賴喇嘛尊者。在皇帝的請法下，達賴喇嘛法王親自主持祈福消災法會。大臣們不斷地送來皇帝的豪華供養品，其中有黃金曼達盤、白銀曼達盤、法王帽、龍紋供盤等。1653年春天達賴喇嘛在黃寺舉行西藏新年的祈福大法會，並宴請賓客。隨即，達賴喇嘛表示要返回西藏，主要原因是因為考慮到北京的酷夏，讓習慣生活的高寒地帶的藏人無法適應。不過，卻得到清廷的婉拒。清廷期望達賴喇嘛能參與蒙古王公大會，利用他的權威去壓制蒙古諸部落王國的野心。

1653年春天達賴喇嘛還是離開北京，無法參加蒙滿王公大會。由於，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很多蒙古的皇親貴族都紛紛趕來拜謁他，讓北京政府見識到達賴喇嘛極大的影響力。在歡送式典中，達賴喇嘛坐在順治皇帝右邊的寶座上⁰⁸，順治帝向達賴喇嘛獻上，刻有藏、滿、漢文的金冊和金印。冊文



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

內容：「朕聞兼善獨善，開宗之義不同，世出世間，設教之途亦異。然而明心見性，淑世覺民，其歸一也。茲爾羅布臧扎卜素達賴喇嘛，襟懷貞朗，德量淵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揚釋教，誨導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馳東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聞而欣尚，特遣使迎聘。爾早識天心，許以辰年來見。朕荷皇天眷命，撫有天下，果如期應聘而至。儀範可親，語默有度，臻般若圓通之境，擴慈悲攝受之門。誠覺路梯航，禪林山斗，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印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刺喇但喇達賴喇嘛』⁰⁹。應劫現身，興隆佛化，隨機說法，利濟群生，不亦休哉」。後來，因為這個封號，竟也被扭曲解釋成，

08 Shakabpa, 1988, p. 116

09 Shakabpa, 1988, p. 117

蒙藏二族歸附於清政府的證據。金冊的漢文內容，完全是中原儒學史家，依據歷代相傳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識形態下撰寫而成，一字也不提達賴喇嘛和順治帝之間的關係¹⁰。之後，議政大臣內宏文院大學士兼明史副總裁官寧完我(Ning Wanwo)奉皇帝之命，在黃寺的創建碑文上，紀錄不同的解釋。內容包含因達賴喇嘛法王的蒞臨，護佑了大清國泰民安，並為所有的有情眾生祈福消災。當時，互贈稱號已成了喇嘛上師和皇帝之間締結「檀越關係」的傳統儀式。所以蒙藏二地的共同上師，五世達賴喇嘛法王也頒贈順治皇帝一個護衛天下眾生的轉輪聖王名號及一只金碟，上面刻印著：「一統天下文殊菩薩聖王」。

關於，滿族的皇帝成為文殊菩薩的化身，顯然是出於政治動機。大致與其同時間，俄國的皇帝和皇后被認證為白度母的化身，成吉思汗和他的後人是金剛手菩薩的家系。維多莉亞女皇等同吉祥天母¹¹。西藏人相信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和金剛手菩薩是保護西藏的祐主。於是滿族和蒙古族國家的統治者們，順理成章地必須要擔負身為化身們的責任。或者，其他國家的君主們也是類似這種情形。然而，這些統治者不會成為修行密宗時的觀想對象。

15歲的順治帝福臨同時也給予遠在青海的固始汗封了頭銜，冊文及印文當然同時也用了三種語言藏、蒙、滿三種文字，冊文中記載：「和碩特部固始汗尊德樂善，秉義行仁，惠澤克敷，被於一境，殫乃精誠，傾心恭順，朕甚嘉焉，茲以金冊、封印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爾尚益矢忠誠，廣宣宗教，作朕屏輔，輯乃封圻。如此，則帶礪山河，永膺嘉祉，欽哉。」印文曰：「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印」¹²。當時西藏與和碩特部既不是清朝的領土，也不是他的屬國或屬臣。清朝繼承中原的史觀文化，認為跟中原地區來往的

10 Martynov, 1978

11 Berzin, 2000

1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外國（外番）都是自動來歸降於他的（臣子們故意這麼報告，討皇帝歡喜）¹³。故意忽視事實，自行地在金冊中刻印。而不甚懂中原文化及文字含義，天性大而化之的遊牧民族君王，認為這只是彼此建交，互相展示友好的外交禮儀。當時的西藏政權穩定，固始汗軍事實力強大，根本不需要清朝的保護。反而，當時清朝還處於未安定時期，尚未拿下整個中原，與北方俄國的哥薩克騎兵的戰鬥直到康熙年間的雅克薩之戰，才拿回黑龍江流域。和南方明軍鄭成功的海澄戰役，也慘敗。與蒙古族各汗國，也因為達賴喇嘛在蒙古的威望，蒙清之間才得以有和平的空間。

1655年固始汗去世。他的兒子們繼承了在青海與中藏的和碩特部。和碩特部可汗和清朝的關係，雖被外界視為藩屬¹⁴，事實上最高的權力中心是達賴喇嘛。固始汗去世後，由於沒有明確指定繼承人，還有諸子之間的矛盾，最後還是由達賴喇嘛裁決定奪。他將和碩特部劃分成左右二翼，決定由固始汗的長子達延汗繼任和碩特部汗王，最終總算讓和碩特部免於完全分裂。和碩特部汗王因為和西藏佛王達賴喇嘛有「檀越關係」，故一向以護法轉輪聖王自居，駐留青海，一旦西藏需要軍事援助時，戰神種姓的和碩特部就可以隨時出兵保護佛國。雖然，剛開始時和碩特部有干涉到西藏事務，但是後來更深入佛法後，對達賴喇嘛的治理佛國家園的能力深信不疑，逐漸整個西藏就由達賴喇嘛的甘丹頗章政權掌控。與此同時，遙遠國度的孟加拉王朝的沙王霍賈也派使者覲見達賴喇嘛。同時，西藏也曾派兵到不丹處理局部的地方衝突。1659年達賴喇嘛派代表到蒙古，去調解蒙古親王間發生的內鬪，維護了國家的團結¹⁵。後來，蒙古親王們共同寫下和平團結的誓言，並以密函上供給達賴喇嘛。此外，達賴喇嘛也多次地調解了蒙古各部與清朝的衝突。

13 Besprozvannykh, 2001, p. 148

14 Besprozvannykh, 2001, p. 147

15 Shakapa, 2003, p. 130 - 131

與此同時，清朝拿下了南明王朝（明朝皇族與官員在中國南方所建立的若干政權的統稱）。1658 - 1659 年領清兵入關的吳三桂，殲滅了現在四川和雲南地區的南明。1662 年將逃往緬甸的南明皇帝朱由榔和他的兒子引渡回來，並處以絞刑。順治帝福臨於同年駕崩。玄燁（年號康熙）繼承帝位，他的祖母是來自成吉思汗血脈的黃金家族¹⁶。1673 年康熙帝下令撤藩，導致平西王吳三桂等起兵反抗。1678 年吳三桂在衡洲登基為帝，國號大周，建都衡陽，年號昭武。他在位期間，也一直保持和達賴喇嘛政府接觸。於是，達賴喇嘛送封密函給康熙，問他如果吳三桂持續堅持的話，清朝是否願意議和，並退出南方的土地¹⁷。同時間，西藏的軍隊也佔據了雲南的兩個小城市（這兩個城市自古就是藏族的居住地，屬於支持噶瑪噶舉派部族轄區）。康熙派人至西藏請求出兵相助，圍滅吳三桂。但是，達賴喇嘛以藏軍和蒙軍不適應雲南炎熱氣候，且天花流行，再加上地處遙遠，必定糧草不繼，人飢馬瘦等的理由，加以婉拒。由此可知，西藏是獨立的國家，清朝皇帝並無法讓西藏政府聽從他的旨令。

1693 年康熙迎請安多地區的最大活佛至北京駐錫，並贈與章嘉呼圖克圖 (Changkya Khutuktu) 的稱號¹⁸。清朝政府試圖利用他的影響力，擴張他的支持者，奪下青海蒙族的霸權地位。

1680 年西藏和拉達克之間，引發了衝突。拉達克決定幫助受到西藏武力威脅的不丹。於是，藏蒙聯軍，在西部阿里地區的古格、普蘭、日土圍捕拉達克軍隊。1684 年西藏和拉達克簽訂協議，承認這三個地區屬於西藏。吳三桂死後，他的孫子吳世璠繼位，年號洪化¹⁹。1681 年清朝拿下貴州和雲南，擊潰吳世璠軍隊，大周滅亡，這個獨立的中原王朝大周帝國政權只維持數年。

1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1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 *Bogoslovsky*, 1978

19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1683 年清軍徹底平定了一些零星大周漢族部屬的反抗。

五世達賴喇嘛，這位被西藏人稱為「偉大的五世」，統一西藏，讓西藏的佛教更加興盛蓬勃，於 1682 年圓寂，在世 68 載。達賴喇嘛在西藏及蒙古的影響力非常大，由於當時還與拉達克和不丹戰爭中，於是西藏第司桑傑嘉措向外界隱瞞了達賴喇嘛圓寂的事，說他已進入長期閉關修行。他採取了兩種隱瞞手法，在重要的場合和法會時，寶座上放上達賴喇嘛的法衣作為代表。如果遇到蒙古王公一定要來拜見時，則讓達賴喇嘛的尊勝寺一位長得很像他的老僧侶德帕得瑞，戴上一頂幾乎遮蓋整張臉的大法帽，裝扮成達賴喇嘛。這讓人們認為，第司想要獨自掌政統治西藏。不過，另一種說法，更有其可信性。就是五世達賴喇嘛害怕自己一生的努力因自己圓寂，而化為烏有，所以交代遺言，將權力交付於五世班禪喇嘛。只是，當時的桑傑嘉措年紀尚輕（30 歲），他要面對的現實是，他無法確定，找到的新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後，他的權力是否還能掌握在手裡。五世班禪喇嘛還小，錯綜複雜的蒙古²⁰世界及不滿的康熙帝，還有周邊西藏無法安撫的，仍在對抗清朝的明朝餘將。此外，又有一種說法，或許當時清朝皇帝也得知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但是卻保持沈默。他不戳破這個秘密，是因為他需要利用達賴喇嘛法王的權威，來維持與蒙古各部的和平友好關係。

事實上，仍處於與明朝餘軍內戰中的康熙帝，也需要運用這個外交戰術與蒙古汗國保持和平。康熙也曾去函請求五世達賴喇嘛調停準噶爾部對喀爾喀部（中部和北部蒙古）的戰爭。西藏第司桑傑嘉措以達賴喇嘛的名義派人前往調停，但是，最終還是無法達成和平協議。準噶爾繼續攻擊喀爾喀，他期望能統一蒙古後，再將中原奪回，取代清朝。滿族是女真人的後裔，而後者曾經征服蒙古²¹。我們很難去指責準噶爾的侵略，因為清朝也是非常積極

2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 Smith, 1996, p. 117

的計畫擴張領土。很明顯地，早晚清朝都會與準噶爾發生衝突。

與此同時，喀爾喀各部王公們向清朝提出阻止準噶爾入侵的保護請求。1691年在多倫諾爾湖附近喀爾喀部舉行了蒙古王公大會，共同承認清朝可汗成為他們的共主大可汗。康熙向五世達賴喇嘛（即桑傑嘉措）表示希望準噶爾能退回到西藏。

1694年康熙打敗噶爾丹可汗後，發布五世達賴喇嘛早已圓寂的消息，並請求由五世班禪喇嘛代理掌管西藏政權。1695年春天，西藏第司桑傑嘉措向康熙交涉，表示不要廢除噶爾丹可汗的頭銜，同時，要求清軍撤出青海與西藏的邊境。康熙回應說，他很早就得知五世達賴喇嘛早已圓寂，而且第司桑傑嘉措是清朝屬臣，沒有權力要求撤軍²²。當時，康熙寄出三封密函分別給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第司桑傑嘉措。給班禪喇嘛的信中，指責第司協助噶爾丹，並邀請班禪喇嘛造訪北京，表示有事相談。1696年桑傑嘉措發布了五世達賴喇嘛圓寂的消息，尋訪到的六世轉世靈童已十三歲。此外，桑傑嘉措也被迫將此訊息，發正式公文給北京。當1697年西藏布達拉宮派來的信使抵達時，康熙帝親自出來迎接於皇宮的第二道宮門前²³。同年，噶爾丹兵敗自殺身亡，策妄阿拉布坦繼任為新噶爾丹可汗。

歐洲的學者通常會描述清朝的皇帝從一開始就企圖利用藏傳佛教來與蒙古達成「和平」協議，然而，這並非是事實。清朝於中原的北京建都後，清朝的皇帝本身也皈依成了佛教徒。不過他們依然尊重各種宗教，而且延續明朝傳統，採用儒家思想為治國教民的方針。清朝王室始終都與佛教高僧維持「檀越關係」，而且藏傳佛教在當代的發展宛如「黃金時代」遍地開花²⁴。1882年光是在西藏中部就有2500座寺院，76萬出家眾。數千的寺院，分別

2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3 Shakabpa, 1988

24 Uspensky, 1996

座落於各地。清朝乾隆帝，甚至在他的熱河夏宮建了一座和布達拉宮一模一樣的宮殿，後來還把北京的雍和宮改建成藏傳佛教寺院（他的前任雍正帝早已把一半改成藏傳佛教寺院，作為章嘉呼圖克圖活佛居住並使用的處所）。十八世紀末以來，清朝帝王每年都在此寺，為王室祖先舉行超度祭典法會。

清王朝持續擴大領土，有些領土，就像中原地區一樣被納入它的版圖，其餘的，如蒙古和西藏，則發現到自己或多或少要依賴著清王朝。清朝的理藩院專門處理對外事務，西藏也在其內。理藩院專門處理「外部關係」，正如其字意一樣，理是處理之意，而藩是外藩，外國的意思。特別是對於疆界相鄰的鄰國，就要更加小心處理及關注。康熙也曾說，「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因此，理藩院辦公室主要處理的外國事務，主要對象是：「蒙古、西藏、東突厥斯坦和俄國」。理藩院對西藏主要處理的事務是：1) 登錄並處理年貢的數量和階級，作為回贈禮物的準則。雖說，中文名字為年貢，但是，清朝也是要回禮，依照中原文化，回禮的價值和數量，一向比對方送來的多，用以表徵天朝的強盛。2) 推薦西藏貴族或部落首長，並給以封號和訂定年貢數量和種類，作為拉攏的手段之一。當時，不論西藏與蒙古等外藩各地，新興勢力等，時強時弱，清朝一方面需要拉攏，一方面需要牽制，不過，滿族以前也是中原人士眼中的外藩，對於，同為外藩的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想法，他們比漢族更為理解與認同。3) 安排皇室拜謁西藏高僧 4) 處理與西藏的貿易往來²⁵。滿清政府本身是為了宗教目的而廣傳佛法，並不是將佛法當工具，以便征服異族。與此同時，清政府也試圖和教會合作，幫助教會入駐大清，如同俄羅斯的東正教與俄皇一樣，相互支持擁護。

1697 - 1698 年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送邀請函給五世班禪喇嘛，竭力敦請他前往北京。邀請函內康熙帝特別強調推廣佛法的重要性，還有西藏和大清間的友好關係。五世班禪喇嘛拒絕了邀請和回應，導致西藏當局受到被懲處

25 Kolmas, 1967

的威脅。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並沒有接到任何邀請，因為他還年幼。傳言說他對於研讀佛法並不熱衷，正如他說不喜歡參加辯經和成為僧侶。1701年蒙古可汗策妄阿拉布坦汗和拉藏汗表示他們不認同倉央嘉措是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1702年倉央嘉措到了應該接受比丘戒的時候，但是他又拒絕接受了。甚至，他還前往扎什倫布寺在五世班禪喇嘛跟前捨棄沙彌戒²⁶。歸還了戒律後，他開始學射箭，與女性交往，還有創作詩篇，就是後來聞名的六世達賴喇嘛情歌（中譯名）。

與此同時，和碩特部汗王拉藏汗非常敵視桑傑嘉措，從而，他也拒絕承認倉央嘉措為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第司桑傑嘉措企圖毒殺拉藏汗的傳言傳開後，藏蒙僧俗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1705年經各界高層及五世班禪的代表，商議調停下，一致合議讓第司辭去職務，命拉藏汗返回青海。可是拉藏汗在抵達那曲地區後，遂即組織了一支軍隊發兵，桑傑嘉措也舉軍對抗。拉藏汗得到了一些西藏貴族的幫助，打敗了第司，處決了他，並進駐拉薩。之後，北京宣布逮捕「假」六世達賴喇嘛，並將他流放至中國。雖然，西藏高層當局並不認為倉央嘉措是「假」六世達賴喇嘛。也承認他的菩提（光明狀態）缺失，可是也沒反對他被押送到北京²⁷。

1706年6月11日拉藏汗傳喚倉央嘉措，列舉他的劣行和罪過，將他移轉到拉薩附近的蒙古兵營，並於6月27日發布倉央嘉措的廢位和流放命令²⁸。這項舉動引起了西藏人民的恐慌，哲蚌寺的僧眾攻擊了押送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和碩特部軍隊，並將達賴喇嘛迎往寺內。西藏神諭再度重申了六世達賴喇嘛是真實轉世，只是他的再來，受到邪惡力量的干擾。拉藏汗派大軍圍攻哲蚌寺，倉央嘉措為了避免遍地血腥，不顧眾人反對，逕自走出寺院，

26 Shakabpa, 1988

2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8 Shakabpa, 2003, p. 146

進入敵營。縱使如此，拉藏汗還是持續捉捕哲蚌寺僧眾，破壞了局部的寺院樓房。倉央嘉措以及桑傑嘉措的夫人和小孩也一起被押送至流亡地。倉央嘉措圓寂（可能被殺）於青海湖近處的公噶璦爾，享年 24 歲。康熙帝下令不許舉行葬禮。因為沒有公開的喪禮，引起各方揣測，於是倉央嘉措神奇遁走的傳言，不脛而走。根據藏人民間傳聞，六世達賴喇嘛是高層次修行的瑜伽士，他的詩中藏有極深的密法修行要訣²⁹。

廢掉倉央嘉措後，拉藏汗和五世班禪喇嘛重新恢復關係，在班禪喇嘛的參與下，在拉薩找到了「新轉世靈童」。這位新六世達賴喇嘛（僧名：益西嘉措帕登）被班禪喇嘛和拉藏汗及清政府所認定³⁰。1710 年為了加強在西藏的影響力，清廷派遣侍郎赫壽前往拉薩擔任「辦理西藏事務」一職。但是，他隔年就返國了。1713 年清政府供養五世班禪喇嘛一副金冊和金印，恭稱其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譯自於藏語仁波切（珍寶）的蒙語，代表偉大的上師如珍貴的珠串般不斷轉世來教化眾生直至成佛的工作。所以，「班禪額爾德尼」的意思是「珍寶般偉大的大學者」。但是，可笑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官網上，竟將此稱號的意思，翻譯成「達賴宗教事務的代理人」³¹。

益西嘉措並沒有得到藏人和蒙古民眾的支持。此外，三大寺派出的僧眾在理塘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六世轉世靈童。依據倉央嘉措的預言歌：「白鶴，請借給我你的翅膀，我不會去比理塘更遙遠的地方，從那裡，我會再返回」，加上理塘的神諭，確實了他是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³²。1715 年滿清政府承認他的轉世，隔年，他被轉移至安多區的塔爾寺（因為拉藏汗認證的達賴喇嘛住在拉薩）。

29 The rebel Dalai Lama...

3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1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32 Tibet and Manchu, 2008, p.19 - 20

拉藏汗察覺到滿清政府的敵意，於是派他的兒子去向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汗的女兒求婚，開始尋求準噶爾的支持。但是準噶爾卻私下秘密運作，藉口護送拉藏汗的兒子和他的新婚妻子回拉薩，暗中派台吉大策凌敦多布率六至七千的大軍經由藏北納木措攻入拉薩。假設當時準噶爾發現拉藏汗是滿清政府的傀儡後，取得一些西藏地方部落的支持，私下密議共同驅逐拉藏汗政權。不久拉藏汗戰死，準噶爾拿下拉薩。指揮官大策凌敦多布是策妄阿拉布坦汗的弟弟，接收了拉藏汗政權，逮捕了拉藏汗所立的達賴喇嘛益西嘉措，並把他送往北京，1725年卒於當地。

拉藏汗的一個兒子，被準噶爾囚禁。他的妻子逃到青海尋求清朝的軍事援助，將準噶爾趕離西藏。1718年清朝派西安將軍額倉特率兵數千進藏，但是在藏北草原被準噶爾軍擊潰，幾乎全軍覆沒。

自此，和碩特部在西藏的勢力，被準噶爾部取代。只是，準噶爾在西藏並不得人心，他大肆打擊寧瑪派，殺害寧瑪派四大高僧，還毀壞兩座重要的寧瑪祖寺³³。在西藏的請求下，準噶爾試圖說服滿清讓達賴喇嘛格桑嘉措返回拉薩。但是，得不到清廷回應，於是，準噶爾在西藏更加不得人心了。最後，西藏第司和官員們傳送一封密函到塔爾寺，信中說明西藏政府承認格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1719年康熙命十四皇子胤禵為撫遠大將軍進入西藏，討伐準噶爾部。胤禵的大軍兵分三路，圍逼在西藏的準噶爾軍隊，結果，準噶爾當時也受到周邊藏族的叛亂，估計無勝算的機會，決定不戰，走前將拉薩洗劫一空，撤退返回西北準噶爾的領地。八月，因為清朝定西將軍葛爾弼率軍已順利地進入拉薩，胤禵途中返回青海，命令平逆將軍延信護送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返回拉薩。

康熙帝十四皇子胤禵代表清朝中央，呈送這位新達賴喇嘛「弘法覺眾達

33 Shakabpa, 2003, p. 149

賴喇嘛」金冊和金印，這份金冊中用藏蒙滿三種文字製成（沒有漢文）³⁴。1720年4月27日大清將軍延信護送七世達賴喇嘛抵達西藏。此時，滿清政府依然不承認倉央嘉措或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康熙帝寫了一封信給新達賴喇嘛和他的擁護者，信中宣稱他大清皇帝和固始汗的後人們，都是達賴喇嘛的大檀主（大功德主），他們都願意供養達賴喇嘛和他的隨從及僧眾們所有費用為期三年。信中康熙帝還請求達賴喇嘛說服青海蒙族各部和平相處，並對清廷保持忠誠³⁵。

1720年七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陞座登基。同時，西藏在清朝組成的軍事指揮官（其中包含兩名藏人、四位蒙古王子、兩名喀爾喀人還有兩名和碩特人）的強權下，成立了臨時政府³⁶。1721年春天設立了三位噶倫（大臣）政府制度，由西藏西部首領康濟鼐擔任首席噶倫大臣。清朝還贈封他為大清巴圖魯（大清勇士）的稱號。環繞拉薩的城牆已被拆毀，蒙古喀爾喀人貝子策旺諾爾布，下令清軍進駐城內，並報告清朝將軍延信。此外，清軍也部署軍隊在理塘和昌都。而後，清朝將西藏的理塘東部和巴塘劃入清朝的四川省。

1723年康熙駕崩，胤禛（年號雍正）繼位後，因長年征戰準噶爾部聯盟，導致國庫超支，資金吃緊³⁷。於是命理藩院的代表鄂賴以欽差大臣的名義前去拉薩，另委任兩位新噶倫大臣，一位是頗羅鼐，另一位是達賴喇嘛的強佐扎爾鼐，治理西藏事務，並將軍隊撤離拉薩³⁸。

1722 - 1725年青海瀰漫反清氛圍，青海和碩特部結合二十萬唐古特(Tangut)藏族起兵反抗³⁹。他們起兵的理由是討伐清朝官員在七世達賴喇嘛陞

34 Besprozvnykh, 2001, p.168

35 Shakabpa, 2003, p.150

36 Smith, 1996, p.126

37 Besprozvnykh, 2001

38 Kychanov and Melnichen, 2005

39 Namsaraeva, 2003

座典禮期間，所做的各種殘虐行為。不過根據其他資料顯示，真正的理由是居住當地的漢人殖民者自己擴張設立邊界宣稱，從祁連山（又名南山）到嘉峪關已被割讓給清朝。結果，引起原住民藏族的不滿，不但消滅當地漢族人口，還拒絕清朝給予的封號，各部首領恢復自己原來的名稱。於是雍正帝派年羹堯統領邊防各大臣，共組討伐大軍。最後，清軍捕獲了十萬俘虜，燒掉若干寺院（包括一間重要的主寺），焚毀七千民房和十七座村莊。自此，青海被清朝佔領。安多和康區之間的邊界，回復到元朝時期⁴⁰。羅卜藏丹津是這次起兵行動的首領，和西藏一位噶倫有親戚關係，後來他帶領餘軍逃往準噶爾汗國。滿清政府害怕西藏再發生動盪，派駐了二千騎兵駐紮，嚴禁青海蒙古部族軍隊進入西藏。

西藏噶倫間的不和，引發了內戰。結果是清朝支持的噶倫大臣頗羅鼐得到勝利。此役中，清廷派出一萬一千大軍進入西藏，當他們抵達拉薩後，就開始審訊頗羅鼐的政敵。其他三位對抗頗羅鼐的噶倫被判凌遲（將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直至死亡）處死⁴¹。七世達賴喇嘛和他的父親被移居至理塘近邊的噶塔寺（gartar monastery，中國稱泰寧惠遠寺）。

康區的重要區域，理塘東部和巴塘被清朝逕自劃入四川省。建塘（藏語，中文改成中甸）、維西、德欽等劃入雲南省，還有北邊青海藏區四十支遊牧，被改成清廷西寧的轄區⁴²。從而，1724年安多區（中文名：青海，蒙文名：可可西里）主要的住民藏族和蒙古族，也被列入西寧的管轄。康區的部分土地被恣意切割，劃分成27個地方轄區，併入鄰近中國省份。滿清皇室還將後藏和阿里供養給五世班禪喇嘛，西藏政府的直接管轄區被剝奪，只剩下衛和昌都。但是，儘管滿清政府併吞了西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西藏的民眾還

40 Smith, 1996, p.126

41 Outside of Tibet, The Manchus...

4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是聽令於西藏政府和寺院。

安班（藏人稱呼清朝駐藏大臣）被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當大使，他主要的工作是充當皇帝和西藏政府的聯絡管道。一直以來，都是由滿人任職安班，偶而也有蒙古人。漢人安班則是十九世紀末才開始出現⁴³。最初的安班，都只是有特別藏中事務處理時，清朝皇帝臨時派到西藏的代表。1727 - 1750 年間清朝派駐西藏的安班大臣，人數不定，五至一人都有，也無統一頭銜，有統理、協理事務等名義。他們的功能被限於觀察西藏情勢，注意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的動向，還有組織西藏的防禦⁴⁴。

1728 年滿清派駐軍一千五百名在拉薩，隸屬駐西藏安班麾下。被恣意裁併分割的康區，有十四地方轄區劃入拉薩，餘下的十三地方轄區裁併入四川省。但是後來劃入於拉薩的康區邊界地方轄區，時常因局勢而改變其隸屬。一些城市的郊區，進駐清朝小型軍隊，負責安保。保護沿路來往藏中的禮物和公文，以便安班確切執行他們的任務（即使他們並非做得到）。清代的史官，也沿襲中國史官傳統，認為外國派使者來建交，都是來朝獻貢，並祈求成為旗下屬臣。雙方互贈禮物時，一定寫成是外臣來貢，回贈禮物時，一定紀錄為下賜金冊，並賜官號獲封號⁴⁵。因此，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關係，被描述成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共同監理西藏事務。噶倫大臣及旗下的噶廈的僧俗官員皆由理藩院任命指派，同為駐藏大臣的下屬。而所有送給清朝皇帝的禮物，皆統稱為「進貢」。

西藏開始進入和平。新的西藏噶倫政府非常護持佛法，也與清廷取得協議，清廷每年會供養西藏寺院五千兩白銀，並提供製作西藏大藏經的印刷版本。頗羅鼐以蔡巴和藏地其他版本為藍本，經過校訂、補充，自 1730 - 1732

43 Namsaraeva, 2003

44 Namsaraeva, 2003

45 Lu, 1828, p. 114

年完成經藏「甘珠爾」，又於 1741 - 1744 年完成論藏「丹珠爾」。存放於納唐寺，稱納唐新版。

儘管，清廷在西藏派駐安班和駐軍，但是，西藏政府依舊持續治理西藏事務，也擁有自己的軍隊，並不歸附清軍麾下。1730 - 1731 不丹發生內戰，西藏派代表進入調解，後來達成協議，不丹也派一名駐拉薩大使，並每年互贈禮物，表示兩國友好關係。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延續到 1950 年。1732 年拉達克王國也與西藏建交。

1734 年雍正帝命他的弟弟允禮前去理塘附近的噶塔寺拜見七世達賴喇嘛⁴⁶。他資助了邊境一座寺院的修繕金，並供養磚茶給西藏所有的寺院。1735 年七世達賴喇嘛被迎回拉薩，此時頗羅鼐已完全掌握了政權。達賴喇嘛九月抵達拉薩，雍正帝胤禛於十月駕崩。弘曆（年號乾隆）繼位。

1740 年不丹入侵錫金王國。當時錫金王還未成年，於是他的隨從前往拉薩，請求頗羅鼐派人去協助國王治理朝政。於是，西藏派遣了一位攝政前去輔佐。後來錫金王成年後，西藏送了官方文件，祝賀他的正式登基。1740 年乾隆帝晉封頗羅鼐為郡王。1747 年頗羅鼐死於疾病，作為一位政治強者他的統治時期西藏社會一片祥和，但是，他與清朝的合作，卻讓清朝得了藉口，以此主張大清對西藏的主權。

頗羅鼐居住在拉薩的次子珠爾墨特旺圖世襲父親的爵位，並接任首席噶倫。他決定將清軍從西藏驅逐。他送封信函去清廷，宣稱藏軍的戰鬥力，已經不輸清軍，足可以制止綁架婦女和馬匹，在信中他還提起，滿清安班干涉西藏內政⁴⁷。結果，乾隆帝同意減少駐軍，只留下百名軍士做安班的護衛，並禁止安班干涉西藏內政。但是，乾隆不同意讓藏軍進駐拉薩。

46 Shakabpa, 2003, p. 158

47 Shakabpa, 2003, p. 160

珠爾墨特旺圖也寫了封信給準噶爾汗，邀請準噶爾進入西藏。當時，乾隆帝正在準備全力征戰準噶爾部。但是，這封密函卻給駐藏大臣安班所收買的人截獲。1750年11月安班邀請珠爾墨特旺圖到他們的城堡，謊稱說要給他大清皇帝的贈禮，然後將珠爾墨特旺圖和他的隨從們都一起屠殺了。只有一位僧侶逃了出來，他召集了許多藏人，攻進安班的城堡。憤怒的藏人，殺死了安班還有居住在拉薩的漢人和滿人。只有少數的大清難民躲進了達賴喇嘛的布達拉宮。1751年1月駐軍四川的清軍倉促入藏，馬上就擊滅抵抗的藏軍。七位帶頭者被處以凌遲死刑，其餘則處以比較人道的死刑：斬首或絞刑。有一些貴族被許可選擇自殺，有些則是被判入獄監禁。乾隆帝命令領軍岳鍾琪大將，找出四位「賢明，又有能力的人」擔任噶倫大臣的職務，而且還要聽從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指令⁴⁸。於是，清軍再次駐軍拉薩。

然而，藏軍的編制還是合法。需要軍事動員時，每個家族都有義務提供一位役男。西藏軍隊駐軍於衛地和藏地，分別是一千和二千名軍士。於是，權力再分配。噶廈的噶倫大臣會議，成為聯合政權。依據漢文資料來源，七世達賴喇嘛和二位駐藏大使是三位同位階噶倫大臣的上司⁴⁹。「西藏善後章程」（譯注：有研究學者指出所謂「章程」是現代中國將過去滿清皇帝的零碎指示或說法人為地系統化，並冠以「章程」名目，從而製造滿清系統性管理西藏的錯覺。見劉漢城編著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的相關內容。）中的1752年描述，大軍衝入拉薩，徹底轉換了政治的高層人物⁵⁰。根據章程，達賴喇嘛成為西藏的政教首領，同時也加大了安班的影響力。他們共同掌控清朝駐軍，提供從成都到拉薩的安全驛站。所有的西藏地方勢力都臣服於他們，如同噶廈的大臣⁵¹。

48 Tsybikov, 1981, p.13

49 Xizang Jiangshi, 1993

50 Namsaraeva, 2003

51 Namsaraeva, 2003

然而，根據，西藏文獻，管理西藏的一切世俗事物，是屬於噶倫大臣的職責。就職時傳統上他會將他的身口意，供養給法王達賴喇嘛，象徵宣誓效忠西藏的政教法王⁵²。因為噶倫大臣沒有明確的分工，因此，一些低階的官員不知將提議或問題報告給誰，導致國事延滯，誰也不願意去處理棘手的問題。這樣的陋習長達二百年，成為阻礙西藏進入現代化國家的絆腳石。

滿清政府非常害怕蒙古部族團結成一個汗國，更害怕蒙古連結西藏成為一個佛教共榮圈。他們對準噶爾部尤其敏感，異常警戒他們與西藏的聯繫。滿清設下一道道防禦，阻止彼此的往來。1755 - 1757 年準噶爾汗國被滿清滅國。1755 年乾隆帝建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也一同摧毀準噶爾部。

1755 年乾隆帝宣旨「準噶爾聯盟部族相互殘殺，百姓無法安身立命，朕身為背負天命的天子，無法視若無睹。今命令二支大軍征討逆軍，春發兵出征準噶爾。北路軍以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軍以永常為定西將軍，鄂榮安為參贊大臣，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兩路大軍於博爾塔拉會師」⁵³。基於中原的皇帝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信念，所以並不認為攻打準噶爾及葉爾羌汗國是一種侵略他國行為，甚至還擅自將他國的國王視為自己的臣子。但是，這些可汗國王們並不願誠服於天子腳下，也不認為有義務要聽從他國的指揮，他們甚至覺得這些中原的皇帝非常失禮可笑。可汗國王們的反抗，通常會被中原皇帝指責其為亂臣賊子，其心可誅。對於他國人民對中原軍隊的反抗，皇帝們通常會認為那些組織民兵抗敵的他國百姓是叛亂賊群。最後，中土漢學史官就會自動去修飾及強調侵略他國的正當性。

最後結果是，準噶爾部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驟然消失，不是死於天花就是

52 Shakabpa, 2003, p.163

53 Materialy, 1994

遭受清軍屠殺⁵⁴。總死亡人數，估計從幾十萬到百萬，存活下來的人口僅數萬之多，他們大多逃往蘇俄帝國。

乾隆帝為了將準噶爾的土地，併入清朝的領土，他的做法是屠殺準噶爾全部人口，永絕後患。以今日來說，那是種族滅絕，是犯罪的戰爭行為。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在他的「華夷之辨」言論中可看到大中國沙文主義思維：「對於夷狄這些虎狼蠹螫，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⁵⁵。這是傳統中原文化將自己的犯罪行為，正當化的證據之一，不論他們是史官還是獨裁權威性思想家。

真正的偉大軍事戰略，是不需要去攻擊那些「野蠻的虎狼蠹螫」。曾經擁有強盛軍力的準噶爾汗國，當時正陷入分崩解離的激烈內戰。與準噶爾不同的是，滿清擁有火槍、大砲等強大軍事裝備。大清帝國強奪了準噶爾汗國的土地，消滅了準噶爾人口，更加擴大了「居住空間」。1760年新疆省（新的疆界領土之意）這個新省份的土地，是消滅東突厥斯坦王國和準噶爾汗國，奪取而來的。其他的民族開始被移民到準噶爾汗國「空出來的居住空間」，因為當地的準噶爾原住民已幾乎被殺滅殆盡。西元二千年，新疆的蒙古族人口不到1%，而漢族人口已高達30%以上（六百萬多人）。

局勢逼得西藏不能再依循舊習，或再依靠蒙古可汗。西藏必須得和大清帝國建立關係，特別是考慮清朝王室非常支持藏傳佛教，也與西藏法王及高僧一直保持「檀越關係」。乾隆帝從兩位西藏上師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和六世班禪喇嘛面前領受了顯密二種教法，在北京蓋了一座可容納五百僧眾的寺院，又在他的皇宮近處，蓋了三及四層樓高的寺院群（這些寺院仿造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另外還有計畫地將甘珠爾翻譯成滿文，把丹珠爾翻譯成蒙語等等的佛行事業⁵⁶。

5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5 Besprozvnykh, 2001, p. 40

56 Tibet and Manchu, 2008, p. 45

1757年3月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八世達賴喇嘛成年前，由六世第穆阿旺絳白德勒嘉措擔當代理攝政。乾隆帝在這段期間也盡了身為大檀主的責任，不但關懷幼年的達賴喇嘛的教育，1781年並為成年後的八世達賴喇嘛發布親政的法令⁵⁷。同時，在這段期間，不丹王國和其鄰近的莫臥爾帝國的孟加拉發生衝突。不丹向六世班禪喇嘛請求出面調停。英國印度總督政府趁機派約翰博格爾為外交代表，與不丹的使者同行抵達扎什倫布寺一同覲見六世班禪喇嘛，並請求與西藏簽訂互貿條約。四個月後，博格爾未達成任務返回印度。

1778年一群來自康區瞻對部落的盜匪，洗劫了許多村莊，還搶劫了西藏政府的一支運茶馬隊⁵⁸。於是四川派出一支滿清軍隊與西藏噶倫多仁貢派出的藏軍會合，共同剿匪，再度恢復商團路線的安全。完成任務後，滿清將軍收到乾隆帝的聖旨：「汝取得了勝利，並嚴懲了搶劫供養達賴喇嘛茶隊的盜匪。現已完成任務，汝必率軍速速返回四川。汝若停留過久，將令達賴喇嘛的親政受到妨礙」。

1779年六世班禪喇嘛接受乾隆帝邀請。1780年夏天他抵達承德（熱河省）滿清皇帝的夏宮。當六世班禪喇嘛的黃轎抬至殿前，乾隆帝上前迎接，並用他勤學的藏語，直接與班禪喇嘛對話：「昔日五世達賴喇嘛來朝，我祖特建黃寺以款之。朕今特建熱河扎什倫布寺，以備喇嘛（上師）住錫，切欲對話，故學藏語，但僅只能講普通用語，佛經文奧典，仍須由章嘉呼圖克圖譯述」。7月24日乾隆帝於避暑山莊萬樹園宴請六世班禪喇嘛一行人等。8月3日派內大臣至須彌福壽寺（扎什倫布寺的中文譯名）呈上六世班禪喇嘛的玉冊和玉印，亦獻給班禪喇嘛他自己的畫像，身為上師的班禪喇嘛馬上就對不明瞭佛教禮法的皇室指示說，活佛不可向畫像頂禮。8月13日六世班禪喇嘛被迎往避暑山莊為乾隆帝主持長壽法會。8月25日在六皇子和章嘉呼圖克圖的陪

5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58 Tibet and Manchu, 2009, p. 59

同下，前往北京遊覽，並為各殿堂、園林、寺院等開光加持。9月18日乾隆帝謁陵後返京，前往香山昭寺（乾隆特地為班禪喇嘛在北京仿照扎什倫布寺蓋的寺院）拜謁班禪喇嘛，並獻上供養品，金如意、羊脂五香爐等。班禪喇嘛亦回贈佛像及袈裟等物。10月17日班禪喇嘛在雍和宮為乾隆帝傳授佛法。11月2日下午六世班禪喇嘛因罹患天花，圓寂於北京黃寺，享年42歲。班禪喇嘛的全身舍利被移至乾隆帝供養的天降金塔（花費七千兩黃金製作成），而後迎送回西藏扎什倫布寺。他的前世，五世班禪喇嘛於1688及1694年也因未出天花痘，而拒絕了康熙入京弘法，而今，因緣成熟，亦因天花而辭世。

英國印度總督再次派特納(S. Turner)為使者，進入西藏請求簽訂互貿協議，但是依舊無功而返⁵⁹。八世達賴喇嘛雖然是西藏的政教領袖，但是一心專注於宗教事務和修行，政治事務由新攝政阿旺楚臣和噶倫大臣們商議處理。1786年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圓寂，阿旺楚臣前往北京代理三世章嘉的職務。清國安班趁此機會控制住拉薩。

1775年廓爾喀王國尚未統一尼泊爾前，攻擊了錫金王國。西藏運送糧草幫助錫金，這讓廓爾喀非常憤怒。不久，他們便找到攻擊西藏的藉口⁶⁰。夏瑪巴，這位噶瑪噶舉的重要轉世祖古，逃亡到尼泊爾。他希望廓爾喀可以幫他拿回，乾隆皇帝賜予亡故六世班禪喇嘛親屬的賞金。他身為六世班禪喇嘛同母異父的弟弟，應當也有一份，但是卻被六世班禪喇嘛的另一位兄弟，扎什倫布寺總管仲巴呼圖克圖佔為己有。此外，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丹頗章政權（西藏噶廈政府），為了便於與尼泊爾間活絡的貿易往來與計算，以尼泊爾的通用的貨幣（西藏不產銀），和金、銀一起在西藏流通了近二世紀。使用尼泊爾銀幣可免除西藏碎銀交易時，需要秤重已確定價格的麻煩。期間，西藏政府和商人都直接委託尼泊爾製造與尼泊爾幣一致的銀幣。1750年尼泊

59 Ran, 1991

6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爾內戰，銀幣來源受阻，西藏政府就模仿尼泊爾銀幣，自鑄銀幣。這種銀幣不僅圖案簡單，品質也比較粗糙。廓爾喀統一尼泊爾後，違反原有慣例，專門為西藏造鑄大量劣質銀幣，意圖獲取暴利，在銀幣中加入大量的銅，讓西藏蒙受極大損失。此外，還要求西藏賣優質的鹽岩給他們。於是，西藏噶廈政府提議與廓爾喀新政府在驛站設置檢驗所，一同檢驗銀幣的純度及鹽岩的品質。

1788年節節戰勝，並統一了諸邦的尼泊爾新王國廓爾喀不但拒絕了西藏的提議，還率兵攻打西藏，佔領聶拉木、絨轄、濟隴、宗喀等邊界重鎮。安班（駐西藏大臣）立即上奏清廷請求出兵驅逐。乾隆帝派四川總督鄂輝、成都駐將成德、理藩院侍郎巴忠率兵，至藏尼邊境與當地藏軍會合。但是統理清軍的巴忠卻無視藏軍的號召，停而不戰⁶¹。最後，清軍終於進攻廓爾喀，逐出他們後，停留在協噶爾宗（shekar）過冬。另一支藏軍將廓爾喀從錫金王國擊退。藏廓清三方在濟隴進行談判，結果卻是西藏必須退讓。廓爾喀要求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權，藏方須每年付賠款，並讓廓爾喀在日喀則和江孜派駐外交代表。而廓爾喀答應在拿到第一年賠款後，歸還佔據的西藏邊界領土。舊銀幣成分被減少，米鹽的價格以市價為準，但是西藏岩鹽的等級被提高。尼泊爾人可以自由進出西藏旅遊，但是藏人不可自由進入尼泊爾朝聖。

由於，清軍的總領大將巴忠不願交戰，所以與廓爾喀一起逼迫藏方簽訂符合廓爾喀期望的條約。由於清軍介入調停戰爭，並令雙方簽訂和平條約，所以要求藏廓雙方必須派使節團進京向乾隆帝謝恩並進貢。這件事對藏方而言，雖然廓爾喀軍的身份是對西藏進行搶劫和殺戮的敵人，而清國軍的身份是戰爭盟友，然而，他們只是身份不同而已，兩國都是欺凌西藏主權的惡鄰⁶²。很顯然地，這位理藩院侍郎巴忠的無能和急功好利的行為，最終被發現，激怒了大清皇帝，不久他就畏罪自盡。

61 Shakabpa, 1988

62 Shakabpa, 1988

廓爾喀軍拿到第一年的賠款後，於1789年撤出西藏。依中原王朝的慣例，廓爾喀國王也收到清朝給予的王的稱號。自從廓爾喀得到封號後，他的駐西藏代表要求安班上奏清朝皇帝給予他們的國王賞銀亦或是土地。安班解釋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清朝的屬國國王太多了，無法每位都給予賞賜。

西藏高層決定減少經費，同時，也要停止進貢。其理由是達賴喇嘛和他的噶廈政府迫切需要借助剛從北京返回西藏的攝政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的政治歷練，出面處理政務⁶³。阿旺楚臣回藏後，立即將為了討好廓爾喀私自與清臣巴忠一同，和廓爾喀簽下賠款條款的大臣們處以流放之罪責。1791年阿旺楚臣猝死於心肌梗塞，同年西藏派出與廓爾喀談判的二組代表團不是被殺，就是遭到監禁。廓爾喀再次攻擊西藏，佔領日喀則並將扎什倫布寺洗劫一空。消息傳出後，拉薩全面緊張，清政府的駐藏大臣安班，建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去康區避難，達賴喇嘛和三大寺方丈們深信他們的人民不會落入驚慌。藏軍攻擊佔據日喀則的廓爾喀軍，並切斷他們的後備補給。廓爾喀爆發疫情，隔年春天一萬三千名清朝大軍，在與西藏佛國有「檀越關係」乾隆帝的命令下抵達西藏。不久，廓爾喀軍被擊敗，藏軍和清軍聯合趁勝一路攻打廓爾喀直至廓爾喀首都加德滿都⁶⁴。夏瑪巴自殺，因為他逃亡至廓爾喀，請求廓爾喀出兵為他處理西藏內部問題，因此被控挑唆廓爾喀侵略西藏的罪責。此外，在藏廓談判期間，他還參與廓爾喀的談判團隊，同時，他的侍者還擔任引領廓爾喀軍團進入西藏的嚮導（一路帶領到聶拉木、絨轄和濟隴）⁶⁵。

戰敗的廓爾喀承諾，歸還洗劫西藏的所有財物，每五年到北京獻貢滿清皇帝一次，釋放所有的藏人俘虜還有驅逐夏瑪巴的隨眾們。而後，乾隆帝為了紀念此次勝利，自表一生功績於佛前，在布達拉宮前奉置一個紀念碑「十

63 Shakabpa, 1988

64 Namsaraeva, 2003

65 Shakabpa, 1988

全紀功碑」，碑文由乾隆帝親自撰寫，用滿文、漢文、蒙古文和藏文鑄刻⁶⁶。當時，西藏民間廣泛傳閱，藏軍自己足以擊退廓爾喀，不歡迎清軍及反對安班干涉西藏內政外交等的小文章和小書冊。後來，二位駐藏大使安班被召回北京，夏瑪巴的支持者們被釋放，但是，他的寺廟被西藏政府沒收，並禁止尋找他的轉世。直至二十世紀，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六世大寶法王再度恢復他的轉世制度。

清軍利用大勝廓爾喀之便，鞏固滿清在西藏的地位。雖然，清朝的史書，藉由廓爾喀戰爭事件，簡單陳述西藏為清朝的一部分，受天朝的管轄⁶⁷。然而，可以從廓爾喀之役的大將軍福安康與八世達賴喇嘛的對話中明白供施的關係：「今蒙大皇帝（乾隆）訓諭周詳，逐加指示，交本大將軍等詳細籌議，以期經久無弊，藏番永資樂利。達賴喇嘛既知感戴聖恩，將來定義時自當獲謹遵依辦理，倘若狃於積習，則撤兵後，大皇帝即將駐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後縱有事故，天朝亦不復管理，禍福利害，孰重孰輕，唯聽自擇」⁶⁸。從這段話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朝皇帝和達賴喇嘛之間，的確是供施的「檀越關係」。

1792年開始重新起草制定西藏則例（隨後集結於理藩院則例中的「西藏通制」1818年）。主要條款如下⁶⁹：（一）派駐任期性駐藏大臣二名，其權力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平等，協助處理西藏事務，西藏官員和駐藏軍隊皆需服從於他們。（二）處理一般與廓爾喀的關係。（三）所有使節團人員要嚴格立定名冊，達賴喇嘛接見他們之前，須先會見駐藏大使。（四）駐藏大使處理西藏財政（五）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親屬，不得規避賦稅，不得當官（防止削弱安班權力）。（六）駐藏大臣有權削減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政

66 Shakabpa, 1988

67 Martynov, 1978

68 Tibet: the truth, 1993

69 Namsaraeva, 2003

府費用，移用做增加的藏軍款項。（七）堪布喇嘛（格魯方丈）的任命需由達賴喇嘛和駐藏大使及濟隴呼圖克圖等協商決定。（八）駐藏大使負責押送朝廷罪犯及處理其資產。（九）安班負責的領土範圍為拉薩、日喀則、昌都、江孜和定日。（十）管理驛站，負責糧食的輸送。這些法規的意圖是要穩定西藏狀況。看起來就好像，駐外大使或顧問在他們的屬國，因應不同時局，擔任不同角色。此外，理藩院的「則例」中，將駐藏大臣的權力設定得非常完美。但是，事實上，駐藏的安班們，在西藏是無任何實權，也無任何力量去改變西藏的宗教傳統或地方潛規則⁷⁰。之後，陸續改訂完成的漢文版「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譯注：章程名稱等係中共政府後來編造），藏方只接受幾點，其餘條款根本無法在西藏運作⁷¹。

1793年乾隆帝弘曆送了一只金瓶到拉薩，準備當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其他高階喇嘛的轉世靈童出現爭議時使用。根據1792年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後二十九條章程」中，說明：「大皇帝為求黃教（格魯派）得到興榮，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藏漢三種文字寫於象牙籤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認定……」⁷²。但是，他們並沒有指示如何找轉世靈童，只是以抽籤的方式，選定數位轉世靈童候選人中的一位，作為真正的轉世靈童。而轉世靈童候選人的探尋還是依舊宗教傳統尋找。

金瓶被安置在西藏的主要寺院，拉薩的大昭寺。當需要抽籤時，才從大昭寺請出，放在布達拉宮清朝皇帝的畫像前。由清朝安班用一雙象牙筷子，從瓶內的籤片中，夾出一片。籤上所寫的「候選靈童」就成為真正的轉世靈

70 Namsaraeva, 2003

71 Tibet: the Truth, 1993

72 Namsaraeva, 2003, p. 119

童。不過這已是，選定靈童的最終作業。在這之前，尋找靈童的冗長程序，都是按照高僧喇嘛的指示和傳統方式去進行，清朝安班根本無法干預。尋找的過程，包括詢問星相師、神諭、預言詩的指示、高僧喇嘛禪定中的啟示，亦或聖湖的顯像，還有讓候選靈童指認前世的物品等等。所以金瓶掣籤並不一定需要。根據清代理藩院的紀錄，1903年以前的一百年內，只有使用過39次金瓶掣籤，來認定衛藏區的呼圖克圖⁷³。金瓶掣籤也有五次使用在最後選定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於1822、1841、1857、1858、1887年）。第六次是發生在1995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金瓶掣籤「作弊」選出十一世班禪喇嘛。第九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及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依宗教傳統方式認證，並沒經過金瓶掣籤。（譯注：後文記述了實際上只有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是經過金瓶掣籤認定的）

駐藏大臣的職責確立後，（還規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噶廈大臣給清朝皇帝的文書，必須透過駐藏大臣傳遞。拉薩、日喀則和定日都設有清朝的駐軍，和藏軍一樣，都歸屬於安班麾下。西藏的兵士從清朝皇帝處拿到少許現金薪資，西藏政府配給他們食用乾糧。安班現在的職責包含，國防、邊界管制、辦理外國人入藏簽證、還有在財政和司法的重大問題上做裁定。

滿清在西藏的勢力，在此已是史上最大值。滿清的勢力在西藏時強時弱，通常都取決於帝國的政治局勢，和當時駐藏大臣的能力。不過，真正的政權，還是掌握在西藏噶廈政府手中。通常是噶廈政府已經任命一個高職，但是通常事後還會禮貌性地去諮詢清國安班，或請示清帝，但通常都不是屬於行政部門，而是有助於西藏維持「檀越關係」結構的相關人事和事務。高層依舊幾乎都是西藏人，其提名權，則依西藏內部情勢變化而異。

滿清可以干預的西藏事務有限。例如，1796年一位莊園地主宣稱，在廓

73 Namsaraeva, 2003, p.121 - 122

爾喀戰爭時，因為他幫助了清朝將軍，那位將軍說為了回報他，特免他的賦稅⁷⁴。但是噶廈政府回覆他說，那位清朝將軍只是一位盟友，他無權豁免賦稅。最後，那位地主被命繳納欠稅。

同時期，人們開始散發傳單和小冊子，內容是反對滿人和漢人充斥拉薩，還有指責一些與他們合作的政府官員⁷⁵。他們要求驅逐清國安班和軍隊。在衛藏和康區來往的清朝官員受到攻擊。新滿清皇帝顯琰（年號嘉慶）派兩位使者去西藏調查事情始末。最後的結果是，數位清朝官員被召回，駐藏清軍被調走，只剩二百五十位駐藏。同時，西藏政府也逮捕了數位抗議的首領，作為善意的回應。但是，抗議持續存在。那些抗議者說，在需要時，箭頭會轉向廓爾喀（尼泊爾）。畢竟，沒有任何人民，可以忍受外國人或外國軍隊，在自己的土地，恣意橫行。由於，西藏人民怨還是無法收拾，前去調查的使者不知如何是好，於是，1805年嘉慶帝又加派兩位官員前去處理。依據他們的調查，最後結果是，將一位駐藏安班銬上鐵鍊押送回京，另一位安班流放烏魯木齊。從此之後，滿清在西藏的政治勢力，漸漸流失，原因在於官員缺乏訓練，以及安班的無能。

1808年寺院找到了八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噶廈政府拒絕用金瓶掣籤（此非西藏佛教傳統做法），接受並承認寺院高僧嚴謹的認證⁷⁶。噶廈政府為轉世靈童舉辦九世達賴喇嘛陞座典禮，滿清、蒙古、尼泊爾和不丹也都派使節團前去祝賀。不久，這位新達賴喇嘛死於肺炎，後來，找到了三位九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候選人，後來其中的一位，成為第十世達賴喇嘛。清國安班動用了所有的關係和勢力，逼迫西藏高層使用金瓶掣籤。然而，這時西藏攝政卻辭世了，新任的攝政宣稱，之前選定的轉世靈童候選人，已經被確

74 Shakabpa, 1998

75 Shakabpa, 1988

76 Shakabpa, 1988

定了。然而，為了安撫安班及照顧大清政府的面子，隨後對外宣布以金瓶掣簽選定。

之前被滿清併吞的西藏領土，出現不同狀況。比起其他從康區被分割出去的領地，那些被劃分到西寧地區的地方，更為依賴北京。對於康區東部和蒙古地區，滿清並沒有干涉當地政府的行政權力，但是，採用逐漸粉碎政策。康區和安多成為清朝中央的轄區，而西藏當局只有虛名，並無實權。要繼承公國王位，必須要有清廷的承認。但是，事實上，那些諸部落酋長們在自己的領土是擁有真實權力，而非是被授與的。安多地區眾多擁有千家萬戶的果洛部落酋長中，只有一位得到清朝正式受封和印璽，但時間卻不早於 1814 年⁷⁷。這些地區內部不時有突發的衝突，但是，一點也引不起西藏和滿清政府的關注。直到 1807 年兩位果洛酋長率兵起義，但不久即受到藏清聯軍鎮壓⁷⁸。噶廈政府特派一位官員和一小隊關防軍隊看管，這些無法地帶，戒備不法份子滋事。官員開始起草文件，意味著西藏的法律已經生效，西藏政府管理達那廓松 (danag kosum)、措羅莫 (tsolomo)、香迪 (shandi)、果莫 (gormo) 之間的邊界。1832 年西藏和青海蒙古之間發生越境衝突，1834 年藏軍到達並平息爭端。隔年，西藏政府命令波密（前稱 Powo）地區和康區西北地方方向拉薩納稅，並遵守西藏法律。

十九世紀上半，西藏幾乎居於鎖國狀態，噶廈政府下令地方政府禁止任何外國人進入西藏，不管對方提出任何理由。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在清廷的壓力下做出的決定。事實上，那是符合清朝和西藏政治集團的利益⁷⁹。清朝畏懼西方國家強勢的貿易和政治擴張，以及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擴張。清廷和西藏都熟知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尤其他們與印度又很接近，不過這卻激怒了積

77 Yeh, 2003, p. 499 - 523

78 Shakabpa, 2003; Smith, 1995, p. 137 - 138

7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極派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經過一系列戰爭，英國已逐漸將喜馬拉雅地域的小王國納入轄區，被合併或協議成其屬國⁸⁰。而這些國邦幾乎都與西藏有邦交。

英國的急速領土擴張刺激了，正逐漸衰弱的大清王國。十九世紀上半，英國東印度公司受到英國國家贊助，將大量鴉片賣給清朝，成交量節節上升。其間英國又與美國結盟。滿清政府努力阻止毒品擴散，但是對於鴉片上癮的人是沒有效力。最後，1839年清道光皇帝命林則徐到廣東東莞收繳進口鴉片，並在虎門銷煙。大英帝國立即宣稱其行為侵害商家權利和利益，迅速以軍力介入。英國在壓倒性的武力設備和軍事戰術下，取得勝利，期間順便洗劫了幾座中國城市。最後的結果是，清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根據這條約，英國取得香港為殖民地，還有在清朝的治外法權。清朝不只必須賠款給英國，還要賠給美國。

趁大清帝國國力弱化，1841年已佔領拉達克王朝的錫克帝國名將佐拉瓦爾·辛格 (Zorawar Singh) 率領五千名道格拉部落軍團入侵西藏西部阿里地區。他們一路拿下日土、嘎大克、阿里士林 (Tsapharang) 和普蘭。但是，不久藏軍就擊潰道格拉軍團，並擊斃佐拉瓦爾大將軍。道格拉軍團擁有西式槍械軍備，而藏軍僅擁有刀劍、長矛及弓箭，還有少數的原始火槍⁸¹。能夠獲得大勝是得助於冬天的暴雪，讓不耐高寒氣候的道格拉族無法克服。但是，藏軍卻給予落敗的勁敵尊重的葬禮。他們在佐拉瓦爾大將軍的墳墓上豎立一塊，如高僧的舍利塔般，高大的紅色紀念碑⁸²。

藏軍一路推進拉達克，1842年後援的道格拉軍團抵達拉達克，打敗藏軍，並捕獲藏軍大將，將他押送到拉達克首都列城。後來，西藏政府派代表到列城談判，最後達成和平協議，雙方承諾不再交戰。最後，又和拉達克簽

80 Van Walt, 1987

81 Shakabpa, 1988

82 Tucci, 2004

訂永久和平友好協定。這次的協定確定了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為哈里河(Lhari River)沿線、拉達克要定期獻貢給達賴喇嘛尊者、西藏商團在拉達克可享免費住宿和運輸，釋放雙方戰俘。三分之一的道格拉戰俘和拉達克人希望居住西藏南部，他們與西藏婦女結婚，並從事種植蘋果、杏桃、桃子和葡萄。清朝安班也從拉薩送信上奏清廷，報告西藏與道格拉族戰爭始末和所簽訂的和平協定。但是，當時清廷正忙於與大英帝國的戰事，故而，沒有給於任何回應。

1844年琦善被派為駐藏大臣。他在任內，不但指責西藏攝政濫權，逮捕了攝政策墨林寺法台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並要求擁有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同等權利，還向北京清廷上奏「酌擬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二十八條⁸³。但是，此舉引發了色拉寺僧眾的不滿，要求釋放攝政。這位駐藏大臣本來意圖逃跑，但是，隔天，造反的人投降，與攝政關押一起。不過當時因為，歐洲西方勢力擴張，以及太平軍的反亂，讓清廷自顧不暇，已無心力顧及偏遠貧瘠的西藏。1847年琦善將軍事和財政的權力移交還給西藏噶廈政府。

1814、1840、1842及1846年尼泊爾一再請求清朝幫助他們抵抗英國的侵略，但是，都被清廷回絕。因為彼此軍事力量相差太大，於是尼泊爾逐漸成為英國的殖民地。1846年拉其普特人江格·巴哈杜爾·拉納在英國的支持下掌握了尼泊爾的軍政大權，成為世襲首相，史稱拉納王朝，廓爾喀族沙阿王朝的君主完全成為拉納家族的傀儡。1852年一團來自尼泊爾的新使節團到達北京，他們一行人停留當地直到1853年，親眼目睹了西方勢力對大清帝國內部造成的動盪，以及互相簽定的不平等條約。看到這一幕事實後，1855年他們隨即就攻打西藏，並佔領了聶拉木、絨轄、宗喀和普蘭。隔年，藏尼雙方在塔帕塔利簽訂和平條約。尼泊爾人可在西藏自由貿易，在拉薩派駐官方代表並擁有治外法權，此外，西藏須每年付一萬盧比賠償金給尼泊爾。尼泊爾歸還所佔領的四個區域、牲畜及武器。同意雙方共同處理彼此人民間的官司

8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和糾紛。其中的第二條，尼泊爾與西藏共同尊敬大清皇帝，西藏為佛教聖地，如有外國侵入，尼泊爾須派兵救助⁸⁴。這個條約是在大清帝國事先的安排下進行的，讓尼泊爾繼承為西藏的保護國，是對尼泊爾有利的不平等條約。

1858年十一世達賴喇嘛的三位轉世靈童候選人，最後在金瓶掣籤下確定。四年後，攝政和一位噶倫大臣發生衝突，噶廈政府和甘丹寺和哲蚌寺的高僧代表一同開會，決定廢黜攝政。理由是攝政為了取悅大清皇帝，下令批准了使用金瓶掣籤來選擇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⁸⁵。後來，攝政逃亡到清國，他的財產被西藏政府沒收。攝政向大清皇帝請求替他奪回政權，但是，皇帝只為攝政請求可以回去西藏，以及，歸還他的財產。但是，噶廈政府開會決定無視大清皇帝的請求，攝政也死於返回拉薩途中。

1861年11月北京發生辛酉政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政治團體獲得勝利，取得政權。慈禧太后本為咸豐帝的一名妾室妃子，咸豐帝駕崩後，她的天賦才能，讓她掌握了大清政權於一身，但是，後人只記得她的殘酷和腐敗奢華⁸⁶。1898年她廢除了戴活（年號光緒）頒布的「明定國是詔」，這個仿效日本明治維新的戊戌變法，於是史稱百日維新失敗了。瘋狂嗜渴權力的慈禧太后，非法地宣布戴活（原是慈禧妹妹的兒子，過繼給慈禧）「不合於繼嗣之正」將他廢位，終生禁閉於瀛台，並用藥讓他慢性中毒。在慈禧離世前，還命人餵食廢位的光緒帝砒霜，讓他死於自己之前⁸⁷。慈禧和她的統治集團的統治期間，許多錯誤的政策，和不當的管理，加速了國家內部危機和敗壞，人民對於清廷的腐敗和專制日漸厭倦及不滿。

從1862年到1871年西藏的真正政權掌握在甘丹寺和哲蚌寺共同主持的

84 Tibet and Manchu, 2008, p. 65

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6 Sidikhmenov, 1985

87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聯合會議，以及 1871 年至 1873 年的國內會議。權力的變化，都是發生在第十二世達賴喇嘛未成年時的內部鬥爭。直到成年上台後，他僅掌握兩年政權，即於 1875 年圓寂。然而，民間一直相傳他是暴亡橫死。十九世紀中旬，一位歐洲的神父兼觀察家古柏察 (E.R.Huc) 紀錄當時的噶倫大臣們不再容忍任何來自清朝對西藏事務的干涉，所以清朝安班，在西藏並沒有實權⁸⁸。

從大清帝國分離出來的一些穆斯林部落，組織建立東突厥斯坦（西藏的鄰居）。1863 至 1877 年西藏政府當局利用清朝內部自顧不暇，以及康區的動盪，將西藏政府的政令，從東部推展至楊子江，因此，地方部落德格，以及霍爾等都歸納入西藏政府管轄。直至十九世紀末，康區北部還是拉薩西藏政府的轄區，此時康區南部的理塘和巴塘還處於四川省政府微弱無力的治理下⁸⁹。當拉薩的軍隊離開德格時，這個地方政府已經獨立，脫離拉薩和北京政府的掌控⁹⁰。可想而知當時，北京清朝政府在西藏的勢力是幾近於無的狀態。拉薩的清國安班在西藏出席正式典禮及報告西藏就任官員給清廷的功能，逐漸被剷除，清軍的駐屯軍人數也只僅存百人，而且大多數的士兵，都是藏族婦女與清兵通婚所生的混血兒。那些兵士，由於清廷無力再負擔其費用，都非常窮困，只能在新年期間利用舞龍戲獅賺點現金⁹¹。

西藏處於重要戰略地域，讓大英帝國特別的關注。由於，藏印兩國千年來的邦交，英國藉印度殖民地總督名義，陸續派代表團進入西藏。英國為了日後的準備，在印度北部大吉嶺地區設立了一個特殊的訓練中心⁹²。那些受到特別訓練的偵察兵，收集西藏的地形，描述軍事上的重要性，他們的所有報告都被統籌於印度加爾各答，並被分門別類收存入機密文件。1887 年西藏

88 Van Walt, 1987

89 Smith, 1966, p.141

90 Rockhill, 1901; Waddell, 1906

91 Shakabpa, 1988

92 Leontiev, 1956

當局處死班禪喇嘛的攝政第四世森欽·洛桑班丹群培 (senchen lama)，他被控幫助著名英屬印度藏學家達斯 (S.C. Das) 進入西藏為英國收集情資。1860 年代錫金王國成為大英帝國的屬國，同時，不丹王國也被迫割棄他的一些領土給後者。此時，大英帝國已將大吉嶺和其他喜馬拉雅六個王國納入帝國的領域⁹³。錫金和不丹以前曾是西藏王國的屬地。縱然，大清帝國宣稱他們是清朝屬地。但是英國的擴張行動並沒有引起清廷任何抗議或反應。因此，事實上，這些清朝口中的附庸國，並非如大清帝國口中的附屬於他的屬國。在與錫金國王的協議下，西藏派出千人在藏錫邊界二十公里處的隆吐村附近設立要塞堡壘。後來雖然英國的軍隊一時佔據了那個要塞，可是在藏軍不斷地截斷道路之下，最後英軍被迫退回印度。

1876 年清廷在英國壓力下命李鴻章在山東芝罘（今煙台）與英國簽訂「芝罘條約」，又名「煙台條約」。其中有一項另議專條中寫道：「現因英國酌議，約在明年派員，由中國京師啟行，前往偏屬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為探訪路程之意，所有應發護照，並知會各處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善辦給。倘若所派之員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俟中國接準英國大臣知會後，即行文駐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員妥為照料，並由總理衙門發給護照，以免阻礙」然而，公約中有關西藏的條款，與公約本身無關⁹⁴。這個公約上註明當英國要進入西藏必須要有特別的護照（通行證）。所以不論是英國亦或是滿清都不認為西藏是滿清的領土。因為在 1858 年的中英天津條約中已簽訂「英國人得住中國境內遊歷、通商」。然而，西藏拒絕讓英國使節團進入西藏，西藏議會也宣布滿清政府沒有權力准許英國人進入西藏⁹⁵。當然，滿清中國無力逼迫西藏改變決策，就像他們必須對外國賠款，還有承認英國併吞緬甸一樣。

93 Shakabpa, 1988

94 Van Walt, 1987

95 Kuleshov, 1992; Shakabpa, 1988

1890年清朝派駐藏安班升泰前往加爾各答與英國印度總督蘭斯丹簽訂「藏錫關係條約」(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清朝承認錫金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並劃定藏錫邊境，讓西藏失去了崗八宗的南方地區。此外，英國還簽訂註明與西藏通商日期。但是，西藏政府並不承認此項公約，並搗毀了新藏錫邊界的國界柵欄⁹⁶。1893年在英國的壓力下，清政府派何長榮與英國代表寶爾在印度大吉嶺簽訂「關於通商、設官邸、放牧法則」(1890藏錫關係條約附加條款)，內容包含「1)開放亞東(今日喀則亞東縣)為商埠，許英商自由貿易，並派大使駐紮。2)藏、印、錫免稅貿易五年。3)限制藏人在錫金遊牧(這些都附加在1890年的藏錫條款上)」。西藏政府拒絕承認英中二方所簽訂有關西藏的任何條款，因為西藏從未參與其中。於是西藏政府禁止任何人遷居到，英國一直想要自由通商的亞東，還在阿里地區設立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

軍哨。錫金的英國代表懷特(Pari. C. White)的回憶錄中，敘述當時清朝在西藏已無任何政治實力，有的只是虛名⁹⁷。「中國是西藏的宗主國」這個觀點，事實上是英國誤判西藏與滿清的關係，從1720年開始創造出來的主張⁹⁸。

1895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1876-1933)這位充滿活力和才華的天才政治家，成為西藏政教領袖。他逮捕了試圖謀殺他的攝政第九世第穆呼圖克圖，收回政權親自親政，並完全漠視

96 Waddell, 1906

97 Shakabpa, 1988

98 Waddell, 1906

清朝安班的行政部門⁹⁹。後來，清廷擬定一份詔書，命攝政復職。但是，攝政已圓寂於監獄，新任的駐藏大臣安班也不敢頒布這份詔書。

與此同時，大英帝國持續擴張對西藏政策。此時的英國印度總督寇松勳爵的計畫，是強調清朝對西藏的「宗主權」¹⁰⁰，試圖打開西藏的鎖國政策，讓英國在西藏也能和在中國一樣，得到特權。同時，英國也將中亞的主要勁敵設定為俄國¹⁰¹，中國被視為他們的重要貿易夥伴和堡壘，遏止俄國勢力進入亞洲¹⁰²。英國決定將西藏當作「籌碼」用來對付俄國，也不考慮會帶來長期的嚴重後果。

19至20世紀，基於地緣政治關係和歷史傳統以及民族結構，俄國積極擴大加深與蒙古和西藏的各種連結。由於俄國邊界廣大領土與中亞地區相連，和藏蒙文明圈自古以來就有接觸。這類的接觸也是俄羅斯帝國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主要是因為，藏傳佛教並不只是藏族人的信仰，同時也是蒙古人的分支，布里亞特人和卡爾梅克人的信仰。這些被納入俄羅斯帝國的蒙古族群，並非是被征服，他們的地位和俄羅斯人一樣，絲毫不遜色。這是俄羅斯帝國和大英帝國最顯著的相異處。英國認為「俄羅斯帝國征服中亞是採取東方草原民族的方式，共主式，並不干涉其地方事務」。但是，與之相反，英國政府採取絕對隔離印度部落，從不拆除圍牆¹⁰³。

沙皇政府雖然有強加一些限制，但是他們通常盡量不去干涉「小部族王國」的傳統生活，也極力保護他們不受到外部的開發剝削和同化（雖然「這些地方層級」有很多弊端）。沙皇政府很謹慎地在中亞地區的弱勢國家推行同類政策，並資助他們登上國際競賽舞台。如同過去的金帳汗國繼承人，沙

99 Waddell, 1906

1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01 E. g. Younghusband, 1893, p. 183 - 215

102 Van Walt, 1987

103 The English - Russian issue, 1891, p. 151

皇對中亞諸地區表現的理解及尊重，還有對佛教的善意，發揮了效用，讓這位蒙古族口中的「白皇帝」贏得了蒙古部族的尊重還有對俄羅斯帝國的信任。無庸置疑地，西藏也一樣。

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開始啟動政治性接觸。一位俄屬布里亞特蒙古族的格魯派拉讓巴格西，堪布阿旺·德爾智 (Agvan Dorjiev, 1854 - 1938) 被 13 世達賴喇嘛任命擔任他的蘇俄外交代表¹⁰⁴。有一普遍的說法是，在此之前，他是 13 世達賴喇嘛多年的親教師之一。事實上，他是一位御前侍讀 (tsenshap)，專門擔任與達賴喇嘛進行佛學辯論的學僧，在佛學教育體系中，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必修課程。英國也承認「蘇俄地處偏遠，雖然其真實影響力不及，但是他們在蒙古和西藏中的好感度及聲望遠高於其他國家」¹⁰⁵。這項事實引起英國的不快。不管是在歷史上，或是族群上，英國都沒有與中亞地域有任何聯繫，於是俄羅斯被設定為他們進入中亞世界的障礙物。1900 至 1901 年英國異常關注，俄皇尼可拉二世會見阿旺多杰和達賴喇嘛代表團的一切訊息。1902 年簽訂的英日同盟條約，合意共同牽制俄國勢力。1902 年英國媒體一連串報導俄國、清國、藏國之間有秘密外交條約¹⁰⁶。例如，1902 年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報導，俄國駐清全權公使雷薩爾 (P.M.Lessar) 向慶親王提出共同支援西藏國獨立的要求，報導中也指出，俄藏密約中，西藏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保護國，以及將清朝在西藏的利益轉移至俄羅斯等等。藏俄密約之說從此甚囂塵上。

然而俄羅斯外交檔案中並沒有藏俄密約的任何資料¹⁰⁷。明顯地，是英國媒體將俄國公使雷薩爾和慶親王間的對話當作背景，做不實的臆測指控。而英國內閣、軍方以及印度媒體的資料中可明顯看到在「俄國威脅」論中，並

104 autobiography: Dorzhiev, 2003

105 Bell, 1992, p. 62

106 Shaumian, 2000

107 Shaumian, 2000

沒有提及西藏。另一方面而言，這項英媒報導，卻提供英國好戰份子一個極佳的題材，作為侵略他國的合理藉口。駐印英軍為強行進入西藏的武裝使節團找到一些合理的藉口，例如，「西藏政府退回三封未開封的英駐印度總督寇松的信件」還有「西藏違反 1890 年中英簽訂的「藏錫關係條約」，並指控其不符合事實真相，無知且無效」等¹⁰⁸。事實上，世界上的侵略國家行為都雷同，為了攻打併吞他國，通常會編造出各種正當且正義性的藉口，後來的中共政府也是一樣。

1903 年 2 月 2 日俄駐倫敦大使 A.K. 本肯多夫向英國外交部遞交一份備忘錄，內容是俄羅斯政府已經獲得正確情資，英國的軍事遠征隊將入侵西藏的事實，希望英國不要破壞目前和平的現狀，否則俄國也將被迫在亞洲地區採取各項自衛措施¹⁰⁹。英俄兩國就此議題，在倫敦幾個場合中進行談判。俄國外交部決定派遣一位使者在打箭爐（康定）建立與西藏佛國當局的溝通管道，同時也監看達賴喇嘛和北京間的所有動向。此外，俄國使者還監控英法兩國在南中國的活動，掌控從俄國前去西藏的朝聖團，還有發展與清朝的經貿關係。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特使阿旺·德爾智 (Agvan Dorjiev) 建議俄國的代表偽裝成朝聖者朝拜前往打箭爐的一間寺院。被派擔任此任務的羅坦諾夫 (B. Rabdanov) 於 1903 年末抵達打箭爐。同年 11 月 6 日英國命令英印武裝使團跨越西藏邊界。11 月 8 日收到情資的俄國外交部要求在西藏的特使羅坦諾夫 (B. Rabdanov) 確認真偽。1904 年初他回覆說，西藏已經在準備戰爭，此外，不但是俄國人連所有的歐洲人都受到西藏的善待。羅坦諾夫 (B. Rabdanov) 和當時人在拉薩的德爾智聯絡，互相交換情資。1905 年羅坦諾夫 (B. Rabdanov) 返回俄國。

1903 年 3 月 20 日俄國外交部送了一封文件給俄國駐英大使，文件中表示，俄國的政策是傾向保持西藏現況，但是，如果英國試圖侵犯西藏，那俄

108 Shaumian, 2000

109 Shaumian, 2000

國將採取的自衛策略是在亞洲其他地區進行抵制，但是並非在西藏地區¹¹⁰。在這之後，英俄雙方就開始展開談判。英國各政黨同意不改變西藏現況，並保證不併吞西藏領土。俄國判斷這僅是由於英國對神秘西藏產生的特殊興趣，以及西藏的「地理優勢」，於是俄國就與英國達成共識。

但是在 1903 年 11 月 6 日英國政府卻下令，入侵西藏，其理由是：「導致英國在 1903 年 12 月派遣武裝使節團入藏，不僅是對這個「鎖國」的好奇心，也不只因為西藏傲慢的敵意，比之更為嚴重的是，我們認為俄國圖謀奪取拉薩這座西藏政教中心的權力」¹¹¹。然而，本肯多夫 (A.K. Benkendorf) 俄國駐英大使被告知，英國入侵西藏的理由是「藏人在英屬印藏邊界行使暴力」。1903 年俄國駐英大使謁見英王愛德華七世，針對西藏、滿清和波斯進行了交談。英國的目的是對英俄之間的抵觸能有更「好的理解」。那是因為英國正在準備與德國的戰爭，所以試圖與未來的盟友解決之間的矛盾。

1903 年 12 月准將麥克唐納 (D. R. L. Macdonald) 和少校榮赫鵬 (Younghusband) 邊務專員分別率領軍隊，從英屬印度進入西藏。1904 年夏天



拉薩布達拉宮附近的英軍分遣隊 (Waddell, 1906)

前進至西藏中央地區。英軍一邊與西藏談派，一邊攻擊固魯村 (Guru area)。結果造成五百名藏軍喪生，三百名軍士被俘，還繳收了藏軍的武器。英軍亦在少崗、乃寧和江孜打敗了奮死抵抗的藏軍。其中，江孜宗 (城堡) 是在砲彈不斷砲轟下，被攻陷，許多的藏軍陣亡。江

110 Shaumian, 2000

111 Waddell, 1906, p. 37 - 49

孜宗的將領帶回援軍，用兩天攻擊英軍軍營，但是藏軍向前衝陣時，不幸一一喪生，死傷無數。與此同時，清朝的安班抵達江孜。他告訴英軍他早就想親自前來，可是因為西藏政府不提供他交通工具，以致延遲至今¹¹²。從江孜城英軍打敗沿途奮戰的藏兵，一路直達至拉薩。在卡諾拉冰川隘口時，英軍藉由兩位印籍雪巴族的幫助，繞路而行，從上面攻擊必經的一座城堡。大約三分之一的藏軍喪生在與英軍的戰鬥。英軍也讚揚「藏軍的英勇精神，是令人由衷敬佩的」¹¹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藏軍對抗英軍的英勇事蹟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鬥爭史中，記錄了輝煌的一頁」。縱使，中國人未曾參與這個戰爭。然而，這次的戰爭中，英軍並沒有進行搶劫，也極力避免不必要的破壞，治療受傷的藏軍，並支付食物及物資的費用。

隨著英軍的揮軍前進，清國大使公布此次戰爭是英藏戰爭，並表明清方與雙方二國依舊是友好關係¹¹⁴。由此可知，清朝原本就認知到滿清國和西藏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1904年8月4日英軍進入拉薩。英軍進駐拉薩的第一天，清國安班有泰就前去拜訪榮赫鵬，並表示他會提供所有英軍的食物，代表清朝給予所有的協助¹¹⁵。有泰這位清國安班，試圖說服英方，藏人是既野蠻又無知，還又自大的野蠻民族。有泰採用迂迴戰術，首先，他延遲了離開西藏回去清國的日子，持續停留在拉薩。這讓英方驚覺清國企圖削弱，英藏兩國的軍力，從中漁翁得利，趁機再次掌控西藏的計謀。

後來，西藏攝政和官員們開始和英軍進行談判。不料此時，一位西藏僧侶潛入英軍軍營，殺害二名英國官員，雖然那位僧人被公開吊死，因不明其所屬寺院，為了避免再次發生意外，英軍在各「大寺院」強索一名高僧作為人質。

112 Shakabpa, 2003, p. 225

113 Waddell, 1906, p. 203

114 Waddell, 1906, p. 195

115 Waddell, 1906, p. 248 - 249

這些事件發生不久前的7月30日，十三世達賴喇嘛離開了他的首都，前往蒙古北方。他委任甘丹赤巴洛桑堅贊為攝政，並授權處理英國問題¹¹⁶。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最後一位蒙古大可汗法王（照片：S.L. Kuzmin）

喇嘛在蒙古停留了將近一年。那一年，不但他的眷屬隨從、蒙古寺院還有僧眾們都過得很愜意¹¹⁸。十三世達賴喇嘛花費很多時間在研讀量經論典，仔細地向僧眾講解複雜的佛教哲學論典。同時，他也學習蒙古語，在他後來的餘生也愛穿著蒙古族服飾。

滿清王朝一貫的外交原則是「分化和佔領」，已完全漢化的大清滿族政府，意圖製造達賴喇嘛和哲布丹尊巴之間出現衝突¹¹⁹。事實上，因宗教上的師徒關係，這兩位高僧還是保持不變的宗教關係，只是被迫要隱密行動。他們多次私下密談，但會談內容，無從得知¹²⁰。自古以來，達賴喇嘛對蒙古的

1904年11月27日達賴喇嘛抵達外蒙古的首都庫倫（烏蘭巴托），當時是清國的附屬領土。這是外蒙古精神領袖的駐席地，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最大的祖古轉世世系。達賴喇嘛在當地受到最高階的宗教迎請儀式，在當地政府高官、高僧及民眾和朝聖者，還有遠從卡爾梅克、外貝加爾地區的信眾們的簇擁下緩緩進城。在蒙古他和尼古拉二世的特使進行會談。著名的俄國學者兼探險家科茲洛夫（P.K. Kozlov），仔細地記錄下所有的對話過程¹¹⁷。為了得到俄國的幫助，達賴喇

116 Shakabpa, 2003, p. 227

117 117 Kozlov,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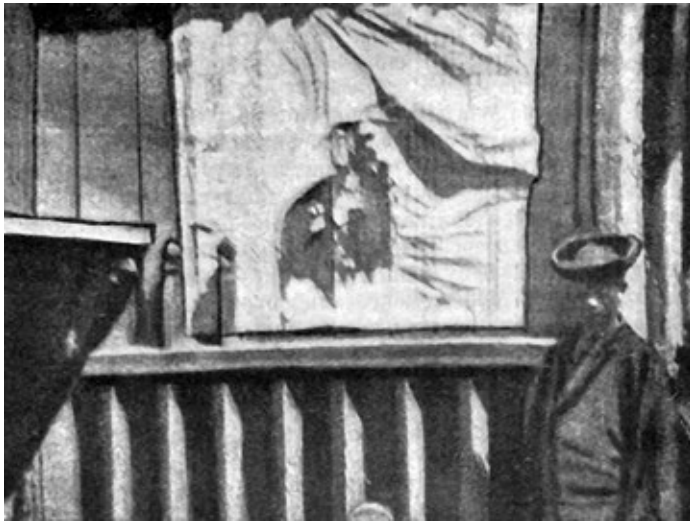
118 Laird, 2006, p. 225

119 Kuzmin and Oyuunchimeg, 2009, p. 59 - 64

120 Badarchi and Dugarsuren, 2000, p. 37

呼圖克圖、住持還有王公大臣們，一向都有極高的影響力。根據俄國恰克圖邊界專員奇特夫 (A.D. Khitrovo) 描述：「他們決定在俄羅斯帝國的幫助和支持下，脫離清國，成立一個獨立的聯邦國家，但是一定要小心謹慎，注意避免出現血腥衝突」¹²¹。或許當時的計畫，刺激了清國高層，決定改變關係，開始對西藏和蒙古下手，將他們的領土正式切割，並劃入清朝的省份。清國主要的手段是，以移居大量漢族來達到殖民化。他們想擴大領土以對抗西方勢力的入侵。

英國軍隊佔領拉薩後，開始和西藏談判，九月初談妥了一項協議。英方要求西藏真正的領導人十三世達賴喇嘛親自簽定協議。於是攝政和大臣們寫信請求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¹²²。當他們確定達賴喇嘛不返回西藏時，清國安班有泰（或許受到榮赫鵬的壓力）向北京奏請「將達賴喇嘛名號暫行褫革…勒令班禪兼管前藏政教」。清國安班的任意作為，完全違背佛教倫理。



拉薩人民撕毀清朝下令廢除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告示
(Waddel, 1906)

總之最後，清國下達了荒誕無理的聖旨。當然，這道聖旨並不是光緒皇帝所決定，而是慈禧下的命令。不過，這道大清聖旨，在西藏佛國等同廢紙，西藏三區藏人除了達賴喇嘛下達的命令，沒人理會他國異邦的無聊指令。

121 Belov, 1996, p. 138

122 Shaumian, 2000

清國安班派人將大清聖旨內容張貼在達賴喇嘛官府前面，不過馬上就被藏人撕毀¹²³。清國聖旨佈告後的1904年9月7日西藏與英國簽訂條約，這個藏英條約，一般被稱為拉薩條約。藏英條約內容包含：承認1890年藏錫條約所訂立的哲孟雄（今錫金）與西藏邊界，並設立界碑。開放亞東、江孜及噶大克為通商的商埠。西藏賠償英國五十萬英鎊。拆除印度邊境至江孜、拉薩的防禦設施。非英國事先同意，不得將西藏土地割讓、租借給外國。西藏同意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資源給外國人或事務，包含貨幣、財物等。還有，任何外國國家不許派員入藏，及干涉西藏事務…¹²⁴。

除了藏英條約裡將清國指定為外國勢力外，接下來，1906年英國和大清簽署的條約中，清朝承認藏英條約的合法性，還有，1914年的「西拉姆條約」中的第6條也將大清列為外國勢力¹²⁵。藏英條約簽訂時，清國、不丹及尼泊爾的駐西藏安班代表都受邀觀禮，當做條約的見證人。清國安班有泰曾要求簽約儀式在他的官衙舉行，但是英方代表榮赫鵬和攝政雙方決定在布達拉宮的大殿舉行。簽約當時大殿中列排二百名英國士兵，布達拉宮外環繞著軍隊和火炮。這個條約，代表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這項條約卻讓俄國、德國面露難色，尤其是清國。後來，清國拒絕承認此項條約，因為條約中不承認清國擁有西藏的宗主權。

1904年9月23日英國軍隊撤出拉薩，駐守在春丕谷直到付清賠償金。英屬印度總督減少了賠償金額，還將付款日改為11月11日。

對俄國和英國而言，西藏是他們爭奪的主要對象。雙方的外交官就這個問題不斷地在倫敦和聖彼得堡談判。即使，當榮赫鵬帶領軍隊進入西藏時，兩國也持續進行談判。1904年4月日俄戰爭開始，英王愛德華七世和俄國駐

123 Waddell, 1906, p. 342

124 Waddell, 19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5 Shakabpa, 1988

英大使伊茲沃爾斯基 (A.P. Izvolsky, 後來成為俄國外交部長) 舉行會談, 並真誠的表現出要和俄國建立友好聯盟¹²⁶。俄國的對西藏政策, 也有兩項矛盾處, 一方面希望西藏不要被英國佔領, 一方面因為日益強盛的德國的威脅感, 想藉由西藏問題和英國建立友好同盟, 後來加上法國從中協調, 達成日後英法俄三國的協約「摯誠協定」¹²⁷。最後, 俄國外交部決定先停聽看, 注意倫敦和北京的動向。不過, 無論如何, 俄國還是以歐洲優先。另一方面, 尼古拉二世、俄國軍方和輿論對英國入侵西藏一事, 都甚為驚慌。沙皇秘密派遣一支卡爾梅克朝聖團, 前往拉薩。1905年他們謁見了西藏教廷、並拜訪西藏高官政要和清國安班。面對國際壓力, 英國同意和清國訂立特別條約。1906年4月27日英清二國在北京簽訂英清續定條約, 並將英藏條約作為附約夾入其中。不過最後, 西藏政府拒絕接受這個連西藏政府都未參與過的協約, 況且, 這也違反了大清帝國與達賴喇嘛的「檀越關係」¹²⁸。

1907年8月31日英國和俄國在聖彼得堡簽訂英俄條約。在英俄大博弈中, 兩國最後協議均分在波斯、阿富汗、西藏的勢力範圍。波斯被切分成南北二半, 北部給蘇俄, 南部歸英國, 阿富汗作為緩衝區, 而西藏則雙方同意不去干涉。一致同意讓中國當西藏的霸主, 兩國必須經由清國商談西藏事務。在俄國方面, 得到了波斯以北的權力, 但拒絕阿富汗的軍事求援, 則是因為和英國簽訂了協約。英俄雙方決定將西藏的命運交在西藏自己手裡, 絕不涉入其中。

英國入侵西藏一事, 震驚了清國朝廷。清國畏懼英法俄三國會來瓜分這個搖搖欲墮的大清帝國¹²⁹, 所以, 清國在未告知西藏政府之下, 逕自替西藏付了賠償金。英國侵略西藏時, 沒有軍事支援西藏的大清帝國開始「發展西

126 Shaumian, 2000

127 Andreev, 2006

128 Political & Secret files of the India Office, London10/147, Bell to Government p. 38

129 Van Walt, 1987

藏」，開礦興利，填補清國空虛的國庫¹³⁰。

1903年12月清國四川總督錫良和一些地方官員聯合上奏朝廷，奏請『開發擴展川藏邊界』¹³¹首要是在西藏康區，開發礦產、大量移居漢人開墾土地，引進漢式農耕等，作為發展的衡量標準。二十世紀初期，西藏並沒有漢人村落¹³²。清國用軍隊鎮壓「頑強的野蠻人」（即藏人遊牧民）¹³³。1904年初，四川礦務局兩組人抵達巴塘，發現巴塘土質肥沃，於是開始規劃如何「開發」。大約在此時，清國駐藏幫務鳳全奉令在雲南、四川、青海「…西藏各邊，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也視察到此地，與他們會合商議開墾事宜。最後，他們決定進行「開發墾地」，招募漢人農夫在巴塘掠地墾田，強徵徭賦。

榮赫鵬入侵拉薩時期，發生了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件。清國決定在西藏領土的西康，展示強權。清國朝廷的聖旨，分別下達給駐在拉薩的安班，和在巴塘的幫務鳳全。清國這個外國政權的橫行霸道，讓局勢變得更為險峻。鳳全帶領清國武裝部隊在巴塘地區強行掠奪土地及推動西藏民族從沒見過的外國農法和農作物，漢人愈來愈多，被奪走的土地也越來越廣，巴塘已經有一座法國天主教堂落成，歐美陸續進駐的西方教堂也加入掠奪土地的行列。外面流傳著，西藏的官員將被清國軍隊驅逐出西藏領地康區。

1905年西藏人民開始自主抵禦來自中國及西方的外侮。寺院成為藏人主要保護的地方，因為幾乎每個藏人家庭都有人出家為僧。但是，藏人認為：「今鳳全大人，到巴塘以來，不以釋教為重，時常當堂對眾言道，每寺只許住喇嘛三百名，餘則即行還俗，如不尊允，定行誅戮…又誣百姓為盜，以寺

130 Kychanov and Savitsky, 1975

131 Sperling, 2003, p. 70

132 Kozlov, 1947

133 Sperling, 2003, p. 70

僧為窩戶主謀…清軍來時定先打寺院，後滅百姓等語…」。清國幫務鳳全和駐巴兩法國傳教士被保護家園抗暴起義的藏人殺害，還有天主教堂也被摧毀，這就是西藏的巴塘起義原由¹³⁴。四川提督回族馬維騏奉旨，以此事件為藉口，於1905年夏天進攻巴塘，二個月後和建昌趙爾豐所率領的7500名軍士會合，處死322名僧眾後，馬維騏返回四川，趙爾豐駐留西康，控制巴塘和理塘。其後遺症是，遭受殺戮的藏區部族充滿著對清國侵略者的敵意快速蔓延。但是，趙爾豐卻是採取搶劫掠奪和大規模屠殺和鎮壓之懲罰性襲擊戰術來踐踏藏人¹³⁵。1371名藏胞遭受屠殺，其中大部分是僧侶，六座寺院遭受毀滅性破壞，金鑄佛像被熔燬成金塊。趙爾豐被藏人稱為「趙屠夫」，意表他的殘暴¹³⁶。

趙爾豐不但鼓勵漢族到康區移民開墾，他還漢化西藏的地名¹³⁷。不但漢族的開墾區都被漢名化，1906年還公布43條法規。其中規定居民必須穿漢服，說漢語，遵循儒家規範，服膺清國律法，改漢姓，改成清國髮式等等¹³⁸。四川的住民被逼迫移居西藏東部自由樂土¹³⁹。1907年趙爾豐軍隊在南部康區徵收巨大量食糧。1907年末至1908年初，西藏西康的政府衙門被清軍奪取佔領¹⁴⁰，至此西藏政府在西康的行政部門，被清軍消滅。清國的新政策，是將鄰國的領土，變成他的殖民地。

1908年4月英清兩國在加爾各答簽訂西藏的經貿法規。這是針對，1906年英清在北京簽訂的英清續訂條約。其中第十款中簽訂清國將會提供巡警保護英商在商埠及各商埠往來途中的身家安全。當時俄國新任的駐清公使廓索維慈 (Ya.I. Korostovets) 向俄國外交部送回一份報告，報告中指出清國企圖控

134 Sperling, 2003, p. 73 - 75

135 Leontiev, 1956

136 Shakabpa, 2003, p. 238 - 239

137 Kolmas, 1967

138 Kolmas, 1967; Sperling, 2003

13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0 Shaumian, 2000

制西藏¹⁴¹，第一步是，奪取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力。因為，各國的駐清大使館都接獲清國政府通知，所有西藏事務，都必須與清國政府商議，此外，與西藏所有簽訂的條約，如果沒有清國的參與，皆視為無效¹⁴²。同年，趙爾豐任駐藏副安班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他在昌都蓋了一座衙門，然後將他的部隊遷往西藏首都拉薩¹⁴³。清國朝廷的藉口是，要保護英商往來各商埠道路的安全，甚至要求英方讓他們的軍隊，可以巡邏至印度，但是，受到了回絕¹⁴⁴。十三世達賴喇嘛向英、俄、法、日本、尼泊爾請求緊急援助，但是，只有英國向清國提出了，效率極其低下的抗議書。

即使，俄皇尼古拉二世、俄國國防部和民間同情西藏的境遇，也無法派軍隊援助，或是讓達賴喇嘛前去俄國，亦或是派一支哥薩克人護送。這些的可能性都被俄國的外交部切斷¹⁴⁵。他們認為如果承認西藏是主權國家，這將成為俄國與複雜國際外交關係的絆腳石。如果介入西藏事務，將會導致英國憤怒，而且，清國也示意要讓俄國在中亞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最後是清國獲得全勝。十三世達賴喇嘛必須刻意經過清國，離開蒙古。1906年他從庫庫諾爾(Kokonor, 青海湖)的喀爾喀(Khalkha)出發，經西安到達北京。在火車站，他受到清國內務府大臣、外務大臣(外交部長)和順天府府丞(北京市長)的歡迎¹⁴⁶。十三世達賴喇嘛居住在大清皇帝供養的黃寺。1908年9月27日他接受官方宗教式的迎請，雖然，和前幾世有所相異。虔誠的慈禧太后受制於中原禮制，無法在達賴喇嘛跟前跪拜¹⁴⁷。但是，根據清國宮廷記載，在她的生日壽宴會中，所有的大臣包括清國皇帝和達賴喇嘛都行敬拜禮。因為

141 Belov, 2005

142 Shaumian, 2000

143 Shakabpa, 2003, p. 238

144 Van Walt, 1987

145 Andreev, 2006a, p. 420

146 Shakabpa, 1988

147 Smith, 1996, p. 166; Andreev, 2006a

慈禧太后熱衷金剛舞和誦經，所以為達賴喇嘛在北京舉辦一場盛大的迎佛法會¹⁴⁸。此刻，達賴喇嘛又「回復」到他的「西天大善自在佛」封號，只是前面又加上「誠順贊化」忠實順從四字¹⁴⁹。在一連串與清國的會談中，他要求清國軍隊和衙門退出西康，並且強調西藏佛國和清國的關係，自清國開國以來，一直以來就是宗教上的「檀越關係」。即使，慈禧太后表示古老的誓約不變，但是，清國外務部（外交部）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堅持兩國關係是建立在宗教上的「檀越關係」，並不接受¹⁵⁰。最終達到的協調是，縮減清軍的人數和在康區的衙門數量。

一段插曲，表現出那位先皇道光皇帝妾室的宮廷政治關係，她掙扎在佛家與儒家的衝突。慈禧通常自詡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如同達賴喇嘛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以慈禧的面目來統治這個世界。慈禧常常將自己裝扮成觀世音菩薩的模樣，讓侍從照相，最經典的是，李蓮英裝扮成韋馱天尊，背後兩位侍女，一個捧經書，一個持香爐¹⁵¹。但是這樣的表演，無法廢除達賴喇嘛宗教上的地位，也無法指定班禪喇嘛。像這類自詡佛教聖者，「恣意升降佛位」，公然無視佛教戒律等等行為，就如同，正統的清國皇帝，被慈禧軟禁和公然受辱一樣的荒誕無理。

慈禧死於11月15日，就在前一天她毒死了光緒皇帝¹⁵²。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北京雍和宮同時為他們二人，舉行超渡法會，喪主是已登基：清國最後的皇帝溥儀（年號宣統）¹⁵³。滯留北京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和英、法、德、美國、日本打交道，但是，清國大臣無視國際外交倫理，極盡所能，萬般阻擾。

148 Sidikhmenov, 1985, p. 256

149 Andreev, 2006a

150 Shakabpa, 1988

151 Sidikhmenov, 1985

152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153 Smith, 1996, p. 167

1908年達賴喇嘛移駕至安多的塔爾寺。同時，他接獲來自西藏政府的信件，請求他回到拉薩。1909年清軍藉口1908年英清兩國簽訂的續訂條約中的第十款「清國將會提供巡警保護英商在商埠及各商埠往來途中的身家安全」，從昌都派軍隊進入拉薩，聲稱要保護各商埠中心¹⁵⁴。這些軍隊的士兵由於沒有口糧的供應，所以搶劫了周圍約15英哩的地方民房。同年九月清國安班聯豫自行發布了一項聲明，宣稱西藏為清國的屬地已經有二百多年。11月趙爾豐上奏清國朝廷，奏請儘快將西藏納入清國的省份¹⁵⁵。1910年他又上奏，把打箭爐到貢波江達(kongpo gemdy，拉薩東邊120英哩)的西藏領土，成立為清國的新省份，變成清國的殖民地。最後這個政令的執行雖然因為辛亥革命而終止，但是，四分之一世紀後，消滅清國的新政權中華民國，在1939年將這塊西藏領土佔為己有，設置為西康省(因其地是康地，又在西部)。

1909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開始和清國安班談判關於趙爾豐軍隊的入侵威脅。副安班保證軍隊只會進駐在保護英商的貿易往來地，絕不會干涉西藏的內政，並且承諾軍隊人數不會超過一千¹⁵⁶。可是正式書面隔天才送到西藏政府，而且只有清國安班的簽名。1910年2月2700名清軍抵達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再度逃亡，這次選擇到印度。早做安排的清國安班聯豫下緊急追殺令，命令要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項上人頭提到他的面前。但是，清軍由於受到沿途西藏人民的牽制阻撓，才讓十三世達賴喇嘛順利逃亡至印度。清軍向大昭寺和布達拉宮開火，射殺了一些藏人，收刮布達拉宮和夏宮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財產，搜走西藏政府的財產清單，佔據拉薩的軍火庫和製幣局還有彈藥工廠，還不斷地收刮追隨達賴喇嘛逃亡的大臣們的莊園財物¹⁵⁷。

1910年2月25日清國的監國攝政王鈐章下了一道黜革達賴喇嘛上諭，

154 Shakabpa, 1988

155 Shaumian, 2000

156 Van Walt, 1987

157 Shakabpa, 1988

下令取消達賴喇嘛的名號。其原文：「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塞汪曲卻勒朗結，夙荷先朝恩遇，至優極渥。該達賴具有天良，應如何虔修經典，恪守前規，以期傳衍黃教。乃自執掌商上事務以來，驕奢淫佚，暴戾恣睢，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為，擅違朝命，虐用藏眾，輕起釁端。光緒三十年六月間，趁亂潛逃。經駐藏大臣以該達賴聲名狼藉，據實糾參，奉旨暫行革去名號。迨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甯，朝廷念其遠道馳驅，冀其自新俊改，飭由地方官隨時存問照料。前年來京展覲，賜加封號，錫賚駢蕃，並於起程回藏時派員護送。該達賴雖沿途逗留，需索騷擾，無不量予優容，曲示體恤，寬既往而策將來，用意至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專為彈壓地方，保護開埠，藏人本無庸疑慮。詎該達賴回藏後，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誣詆大臣，停止供給，疊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前據聯豫等電奏，川兵甫抵拉薩，該達賴未經報明，即於正月初三日夜內潛出，不知何往。當經諭令該大臣設法追回，妥為安置，迄今尚無下落。掌理教務，何可迭次擅離？…著即革去達賴喇嘛名號，以示懲處，嗣後無論逃往何處，及是否回藏，均視與齊民無異。並著駐藏大臣迅即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繕寫名籤，照案入於金瓶掣定，作為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奏請施恩，俾克傳經延世，以重教務。朝廷彰善癉惡，一秉大公。凡爾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諭之後，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負朕綏靖邊疆維持黃教之至意。欽此」。因為達賴喇嘛第二次從拉薩逃亡，還有忘記皇恩，以及煽動藏人反抗，所以宣令革除達賴喇嘛的稱號¹⁵⁸。這道聖旨亦表示，清軍入藏是為了彈壓地方，保護商埠中心。而清國駐藏大使也被命令儘快尋找達賴喇嘛繼位靈童，並以金瓶掣定等等。我們可以發現，這道上諭，不但和之前慈禧太后所發布的聖旨，藏清關係是「檀越關係」背道而為，也褻瀆了彼此之間的宗教關係。但是，這道旨意，應該是由隆裕皇太后所下的聖旨，而不是還有沒有任何權力的幼

158 Belov, 2005, p. 135 - 137

兒皇帝溥儀。

這道上諭下旨後，俄國大使馬上就向清國提出一份外交備忘錄，要求清朝切勿匆促的另選達賴喇嘛靈童，此舉將會引起俄國境內佛教界及長老層的反彈¹⁵⁹。但是，清國外務部（外交部）聲稱「黜革」和「另尋靈童」和十三世達賴喇嘛本身行為有關，和俄國境內的佛教界無關。

第九世班禪喇嘛抵達拉薩，開始代理十三世達賴喇嘛一些職務，但是他拒絕擔任西藏政府攝政的請求。拉薩的政權被清國將領把持篡奪，同時，清國宣稱不只西藏，連尼泊爾和不丹也是他的屬國，只不過當清國滅亡時，他所宣稱的宗主權也已成過去¹⁶⁰。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拒絕承認清國單方面的宣布，英國、尼泊爾、不丹以及錫金政府也向清國提出抗議書。

藏人並沒有繳交稅金給清國，他們將稅金送到大吉嶺（當時達賴喇嘛住在大吉嶺），也沒有給拉薩西藏政府。清軍單獨地監視藏印邊界，阻止藏人進入印度，尤其是西藏東部及南部尤為緊張。清廷備受國際壓力，於是和十三世達賴喇嘛進行談和，要求他回藏，並應允恢復他的封號，但是，受到達賴喇嘛的回絕¹⁶¹。十三世達賴喇嘛發函給清廷特使羅長禱，解釋他為何前去印度的理由。信中表示：「自從清國當局只諮詢駐藏大臣安班，而不考慮藏清之間的各自獨立以及宗教間的「檀越關係」，我覺得個人上並沒有任何的誤判。事實上，我也失去了信心與清國有進一步的談判與溝通…我認為西藏和清國已無法回復到以往的檀越關係¹⁶²。」

1910年十三世喇賴喇嘛離開大吉嶺前往加爾各答，提醒英國駐印度政府履行1904年的藏英條約（拉薩條約）¹⁶³。另外，儘管駐印英國總督當局從中

159 Belov, 2005, p. 143

160 Bell, 1992, p. 114

161 Van Walt, 1987

162 Shakabpa, 1988, p. 236

163 Shakabpa, 1988

阻撓，西藏教廷還是試圖和俄國接觸，期盼獲得援助。同年，他與著名的俄羅斯東方佛學泰斗舍爾巴茨基 (F.I. Shcherbatskoi) 會面。1912 年與俄國駐印總領事阿爾謝尼耶夫 (B.K. Arseniev) 在加爾各答會談，總領事遞上一封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信函¹⁶⁴，但是內容大部分都是關於，英俄間對西藏問題兩國所協定的條約，不過他們雙方都不承認清國北京「黜革」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正當性。

不過，雖然沙皇本身對西藏抱持同情，但是，再次證明堪布阿旺·德爾智 (Dorjiev) 在聖彼得堡所做的遊說，並未獲得俄方的支持。1906 - 1910 年伊茲沃利斯基 (A.P. Izvolsky) 擔任俄國的外交部大臣，後來被替換，由薩佐諾夫 (S.D. Sazonov) 取代他的職位。俄國外交部對與德國會談合作的意見分歧日益擴大，大部分傾向於和英國有更多的聯盟與合作。然而，英俄聯盟，在地緣政治上對英國有利，但對俄國和德國則無益。歐亞兩大陸權力的衝突，只會弱化俄德，但是會壯大列島帝國的英國還有美國。而且，俄國國內本身如火如荼的共產革命運動，正在摧毀沙皇政權。因此，達賴喇嘛無法得到俄國任何的幫助，也無法去歐洲進行任何外交會談。

第三章 總結

在大清帝國時代，西藏是政教合一，由僧官和俗官共同治理的獨立國家。西藏和清國皇帝的關係是建立在「檀越關係」的佛教傳統，寺院與施主的關係。這也是，西藏始終可以避免被清國併吞納入大清國土的原因。然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大英帝國強迫日益弱化的清國「開拓」西藏，還刺激北京去開發西藏，然而，清國一向對西藏採取「不干涉」政策。1903 - 1904 見到清國國力衰弱無力阻擋，英國侵略了西藏。西藏與清朝「檀越關係」在沒有佛教背景的西方，很難被理解，也沒有相應的詞彙，因而，

164 Belov, 2005, p. 166 - 167

被翻譯成錯誤的西方術語。英國政府，在第三地與清國簽署條約，並提供了平台，讓清國在條約中主張西藏為大清的屬國。查爾斯·貝爾 (Charles Bell) 正確地記錄下「我們進了又出，擊敗藏軍，以便讓第一個到來者去踢翻他們」¹⁶⁵，而第一個到來者就是清國。西藏合法政府並不承認清國是他們的宗主國。他們期盼的蘇俄援助，已成泡影。自從薩佐諾夫 (S.D. Sazonov) 當上外交大臣後，俄國開始遠離以前與英國的協定，自由地在西藏行動¹⁶⁶。由於，俄國外交部對地緣政治的錯誤政策決定，也限制了俄國和西藏間的純宗教往來，而讓外界認為，西藏是英國的勢力範圍。

亡國前不久的清廷改變了政策，他們試圖反抗歐洲人的侵吞，這個臨於崩潰的王朝決定要將從前的屬國強納入自己的邊界省份。一紙命令下，鄰國人民(藏人、蒙古族等)被逕自轉換成大清臣民，他們的土地成為清國殖民地。不過，這項政策反而加速清國滅亡，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大清帝國。清軍在西藏境內的暴行，以及併吞西藏領土，還有「黜革」達賴喇嘛稱號等，讓西藏和清國終止了彼此的「檀越關係」。這並不是清國皇帝的作為(他並沒有實權)，而是皇太后慈禧和隆裕，他們才是真正的大清帝國的主宰者。從此，西藏和清國的「檀越關係」劃下終止符。

165 Van Walt, 1987, p39

166 Andreev, 2006a

第四章

獨立的國家

1911年清國國內掀起辛亥革命風潮，各地紛紛響應，推翻了清朝政權後，隨即在南京組成臨時中央政府，建立中華民國。此時，中土各地群龍無首，連派駐在西藏的清國四川軍內部也發生分裂，一些支持保皇制，一些則贊同共和制⁰¹。駐紮在拉薩的清川軍隸屬「哥老會」的秘密組織⁰²。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士氣低落，看不到未來，於是軍隊變成劫匪，在西藏大肆搶劫，清國駐軍在蒙古也一樣，後來也變成搶匪集團。1911年11月駐藏清軍囚禁了清國安班聯豫，另立了一位滿人將領鍾穎當安班，因為鍾穎付了二十五萬盧幣跟他們買了這個職位。同年，趙爾豐被清廷任命為四川總督，並佔領康區新龍，但是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12月22日，被革命軍四川都督尹昌衡處決於成都皇城明遠樓。1912年康區藏人和昌都的僧眾試圖奪回他們的都市，但是被佔領新龍的前清川軍擊敗。同年，剩餘清川軍擊毀了昌都甘丹強巴林寺，這座從1436年興建到1444年層層相疊的古老寺院經房樓閣。1917年當藏軍奪回昌都後，當地藏人再次重建甘丹強巴林寺。

所有駐紮在西藏的前清軍隊，士氣低落地集合在拉薩，原因是中國新政府允許他們返回故鄉。由於，西藏各地抗中游擊隊遍地蜂起，所以連同駐屯

01 Macdonald, 1932

02 Shakabpa, 2003, p. 251

在江孜和日喀則的前清軍一律都得經由印度返回家鄉。此時，西藏政府對前清軍隊的處理也發生分歧⁰³。甘丹寺和色拉寺的僧侶積極地加入驅中運動，但是哲蚌寺和一些高層俗官不希望與新中原政權弄壞關係。一些色拉寺的僧侶殺害了首席大臣和他的兒子及數位官員。接著前清川軍圍攻寺院，由於藏兵的幫助，僧眾得以衝出重圍逃往拉薩，從1912年2月8日到6月19日拉薩陷入街頭戰鬥。後來，藉由駐拉薩尼泊爾官方的調停，最後達成一個協議，前清川軍解除武裝裝備，將軍火彈藥繳交西藏政府，西藏政府負責供應食物和運輸工具，讓全部舊清軍經由印度返回中國。但是，有一位中國籍住民及他的二十名護衛被特准留在拉薩。

這份協議於1912年8月4日簽訂，其主要內容為⁰⁴：1) 安班和他的護衛們得以留在拉薩。2) 二百名漢軍和貼身護衛也可留駐。3) 其餘的中國軍隊都要解除武裝並繳械於西藏政府，全數返回中原。4) 所有的武器和彈藥封存於拉薩。5) 幫助中國軍隊的藏人得以獲得寬恕。五百名解除武裝中國軍由將領鍾穎帶隊，經由印度返回中原。

其間，中原新政府中華民國臨時總統袁世凱任命前清安班鍾穎為「西藏辦事長官」⁰⁵，而且送達一份秘密指令，命令鍾穎拖延部隊撤退日期。12月14日經駐藏尼泊爾使館協調，這一次，簽訂中國軍確切離開的日期，議定為同年12月16日，同時在尼泊爾的監督下，中國軍不得持有武器，並停留在拉薩。1913年1月6日鍾穎和五百名士兵在廓爾喀軍隊的護送下離開拉薩。1913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廢除安班衙門（理藩部）。1914年回到北京的鍾穎因在西藏作戰失敗，又殘殺異己協統羅長禕，在北京被處死。

1912年西藏國內發生種種事變及變動時，新中原政府正在醞釀將西藏納

0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4 Kuleshov, 1992

05 Van Walt, 1987

入他的領土。1912年4月8日中華民國中原新政權，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頒布法令，廢除理藩部並將西藏、蒙古及新疆納入中華民國領土的新省份。袁世凱大總統令⁰⁶：「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自不能如帝政時代再有藩屬名稱。此後，蒙、藏、回疆等處，自應統籌規劃，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國政府於理藩不設專部，原系視蒙、藏、回疆與內地各省平等，將來各該地方一切政治，俱屬內務行政範圍。現在統一政府業已成立，其理藩事務，著即歸併內務部接管」。

袁世凱和晚期大清帝國一樣，違反了古老協議「檀越關係」，引起蒙藏民族的反感，進而加劇民族獨立運動。這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法令，事實上，是違反國際法規。因為，中原地方只是清國領土的一部分，而這個新中原政權，根本沒有權力主張繼承清國的封建主權，強調其他獨立民族地域也是它的領土。袁世凱發布這項法令，只是為了有正當名義，可以派遣川軍和雲南軍援助，駐紮拉薩的前朝清軍。大英帝國隨後宣布，承認新中原是漢人為主的政權，但是他的主權並不及於西藏⁰⁷。此外，英國並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因為當時中原各地依舊軍閥割據，直到中原地區的戰爭結束，達成統一。為此，袁世凱停止他的部隊進軍拉薩，並致電十三世達賴喇嘛，為漢軍在西藏的暴行道歉，及表示已恢復達賴喇嘛的稱號⁰⁸。

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覆袁世凱表示，西藏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身為西藏的統治者，外國對他個人稱謂的恢復或承認，並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中。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另外一位政教合一的蒙古領袖，也給予袁世凱政府類似的回電。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是獨立的國家，

06 Belov, 2005, p.178 - 179

07 Chinese can not have Tibet, 1912

08 Shakabpa, 2003, p. 259

即位為博克多汗日光皇帝。袁世凱去電要他與中原新政權中華民國重新恢復從屬關係。哲布尊法王的回覆相當合理且正確，他表示：「當初蒙古各部族推舉的共主是清國皇帝政權，但是，辛亥革命將彼此的紐帶斬斷，以至於，現今形成兩個國家，即大蒙古國和中華民國，由此因緣，兩個國家都沒有資格向另一個國家，提出額外要求。事實上，你成為了漢族的總統，而我是蒙古族的大汗和法王，這就是最正確的回答，此外，我們也並無必要去煽動彼此民族間的仇恨⁰⁹。」這就是當時西藏和蒙古各自類似的國情發展。

1913年1月11日蒙藏條約在外蒙古首都大庫倫簽訂。條約的前言強調：「西藏和蒙古已自然脫離滅亡的滿族大清帝國，和漢人的中原新政權無任何關係」¹⁰。蒙藏條約中，相互承認兩國的統治者為西藏國達賴喇嘛和大蒙古國哲布尊。兩國承諾護持佛法，並給予朝聖旅人各種幫助，加深雙方貿易，進行買賣和相互借貸及互派大使。代表簽署蒙藏條約的是，蒙方的大喇嘛然丁(Ravdan)、外務大臣達布利特和大臣助理曼萊·巴特爾，藏方為德爾智(A. Dorjiev)和秘書格登堅參。德爾智簽署完條約後，就離開首都大庫倫前往聖彼得堡¹¹。此時，他身懷兩封達賴喇嘛政府的正式公文函，及「西藏局勢備忘錄」。達賴喇嘛信中要求俄國和大英帝國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並願意讓兩國在拉薩設立大使館。但是，俄英兩國並沒有回應，當時歐洲正處於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時刻，這兩個大國並不願意節外生枝，也不願意和新中原政權發生衝突。西藏被這些大國當成「大博弈」的「籌碼」。

1913年1月23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從那時起，直到圓寂，他都是西藏真正的統治者。同年的2月13日他頒布了一個重要的詔示「聖地佛諭」¹²：

09 Belov, 1999, p.103

10 Van Walt, 1987, p.320 - 321

1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 Shakabpa, 1988, p.246 - 248

「聖域(印度)佛陀之敕言，三世怙主、人間所有佛法之王、遍知一切持金剛大海(達賴)喇嘛之旨，諭示清涼雪山環繞之福地西藏所屬貴賤僧俗百姓以及文武官員，正如佛陀在聖域所預示，此清涼雪山環繞之福地西藏，由觀世音幻化之祖孫三法王開始傳承延續不斷而今由我執掌，方便相應一切眾生之性而恆常以慈悲護持之。往昔成吉思汗和俺答汗等蒙古時代，以及中國明朝歷代帝王時期，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與滿清皇帝，西藏與大清帝國乃植基於施主和僧侶間的供施關係，數年以前，大清中原川、滇當局竭力使我們的領土殖民化，藉口維持貿易市場治安，派遣大量軍隊入藏，因此我率同部屬離開拉薩，至印藏邊境，希望以電報使北京了解，西藏與大清間是施主和僧侶的供施關係，而非一方臣屬於另一方的隸屬關係，因為大清漢軍緊隨而來，不論死活一定要捉拿我，我除越境進入印度外，別無選擇。

我到印度以後，通過電報不論怎樣與清方聯繫，因部分北京貪婪大臣延誤而始終未得回覆。然因不欺之因果報應，發生了使滿清皇帝政權不穩的變局，加上所有貴賤僧俗藏人竭盡所能地與清國漢軍持續作戰，從而將衛藏地區的所有大清軍隊全部驅除出去，我亦平安返回西藏，同時，在康區的殘餘大清漢軍也正逐漸地被驅逐。

如今，大清以供施關係為藉口，實欲奴役西藏之惡念禍心猶如空中彩虹已消失無蹤，因而使所有眾生享有宗教、財富之幸福圓滿之時，爾等所有僧俗貴賤需要遵守之責任有：

- 一、佛教乃此世間一切和平安樂之源，要持久長存，因此，對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諸聖地以及三大寺等各教派的所有寺院之供養和學習要嚴格管理。
- 二、各教派寺院之眾僧要恢復和弘揚各自無瑕之顯密教法傳承，勤精儀軌講學與聞思修，持守戒律。

-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徵稅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獲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強迫高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沒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跡。
-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中，雖然由於徵兵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清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衛土，而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嚴重戒備，以防外人奸細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細微可疑之處，都要隨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因小事引發大的衝突。
-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員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沒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發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稅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繳納租稅，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亦有租稅之利。

上述內容，務必遵守無誤，從而報效政府恩德，如此則必然會使自己或他人及地方幸福的偉大祥瑞應運而生。因此，要使此常思善惡、無誤取捨之文詔，廣為傳播，務使家喻戶曉，並在人口集中的街巷張貼，列入各縣和莊園的文目中，所有各級官員要盡職盡責地落實和執行文詔的內容」。

儘管，西藏從當時至 1951 年實際上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西藏政府掌管所有的內政與外交事務¹³。然而，1913 年 5 月 15 日新中原政權中華民國的第一次國會會議名單上還是列出幾位藏人代表¹⁴。這些藏人代表都是來自中原地區，並非由西藏人民選出的代表，當然，也無權代表整個西藏人民。同年達賴喇嘛指任噶倫強巴丹達擔任康區大長官，並派八名將領與他一起赴任。

英國政府多次催促袁世凱和西藏一起進行三方會談¹⁵。終於在，1913 年 3 月袁世凱派二個代表到昌都，但是會談暫停。再度恢復會談是在 1913 年 10 月 3 日印度西拉姆，西藏、英國和新政權中華民國三方代表參加。會議一開始，西藏代表就說明自己國家的立場，尤其是與前王朝大清帝國的關係，是佛教寺院和施主傳統的「檀越關係」，也就是「供施關係」。而中原的新政權中華民國代表，則提出一連串的理由，做為西藏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的證據¹⁶：例如曾被大蒙古國成吉思汗所征服、五世達賴喇嘛的稱號，是大清帝國的皇帝所贈、大清帝國的軍隊幫助對抗廓爾喀和準噶爾、在大清皇帝玄燁康熙年間西藏要求派遣安班和駐軍拉薩、趙爾豐在康區進行的『西康可墾地調查』、英國入侵西藏，大清帝國代付賠償金等。所以中華民國代表強調要恢復 1908 年西藏與英國和大清帝國的關係。但是，針對以上中華民國所主張的事實，中方並沒有提出任何足以證明的文件。

西藏代表一一駁斥中華民國代表的論述，雙方一來一往的激烈爭論，讓會議一直遲遲沒有進展。後來英國代表麥可馬洪建議將西藏劃分二個區域：「內藏」和「外藏」類似蒙古的狀況。因此「內」的部分歸入中華民國，而「外」的區域可以得到完全的獨立。雖然西藏被分裂成內外兩部分，但是同時也被

13 Shakya, 1999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 Shakabpa, 2003, p. 267

確認為一個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獨立國家¹⁷。而新政權中華民國只是外藏部分，名義上的霸主，但是，可以得到內藏地域的實質利益和特權。然而，事實上英國提出的協議方案，不被強凌西藏的新霸主中華民國所接受。

1914年3月24-25日西藏和英國交換外交備忘錄，達成秘密協議。為了解決兩國彼此爭議，西藏噶廈政府首席大臣夏札(L. Shetra)同意在英國的協議方案簽字，承認中華民國為西藏名義上的新霸主，協議中劃定了藏印邊界¹⁸。後來這條邊界也和『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一樣煙滅於歷史。4月27日英國提議西藏、英國和中華民國三方代表簽訂協約草案。其中第二條聲明：大英帝國和中華民國共同承認，中華民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並承認外西藏有自治權，所有外藏內政由拉薩政府掌理(包含不干涉達賴喇嘛轉世的認證)。保證不將西藏領土併入中華民國的省份。英方同意不併吞西藏任何領土¹⁹。中方可派駐藏大使及三百名以內的隨行人員和護衛。駐西藏江孜的英國經貿代表可以前往拉薩與西藏噶廈政府會晤諮商。協議第九條聲明：藏印與外藏和內藏(西藏和中華民國青海、四川、雲南省)的「邊界」，如條約中所附之地圖所繪。

但是，中方代表提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指令，他們不承認這條邊界線的劃定，拒絕簽名。因為英國將「中華民國」的領土九萬平方公里(事實上是西藏領土)都劃入藏印邊界²⁰。英國政府指示英方代表，如果協議上沒有中方的簽名，英方代表也不可以簽字。所以，這項協議草案最後未得到簽名承認。

1914年7月3日麥克馬洪(McMahon)和夏札(L. Shetra)雙方簽訂一項協議：我們各自是大英帝國和西藏代表，在此聲明，承認此項協議，我們也認為中

17 Van Walt, 1987

18 Shakabpa, 2003, p. 268

19 Kuleshov, 1992, p. 265 - 267

20 Ran, 1991

方也應該加入此對三方有利的協約²¹。藏方方面，除了首席大臣的圖章外，還附上國民議會、達賴喇嘛、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主宣言的附件。

但是，中方拒絕簽字，大英帝國無法如俄羅斯帝國，讓西藏和外蒙古一樣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其為獨立自主的國家。雖然 1914 年西拉姆條約只有藏英二國簽字，並無第三國（中華民國），最後不被承認生效。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不僅只是放棄『麥克馬洪線』那麼簡單，他失去了可以主張，其本身為西藏宗主國的國際法律文件。同時，也失去了西藏「只同意」在麥可馬洪線條約中的利益。因為在「法律上的論述」西藏僅同意，只在與英國簽訂的宣言中，才能成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這個機會，並未簽字及承認。

蘇俄外交部長薩佐諾夫 (S.D.Sazonov) 看到西拉姆條約中一些條款和



擦絨·達桑占堆 (1939 年，
照片：Ernst Schaefer/
CC-BY-SA 3.0 授權)

1907 年的英俄條款有所相違，所以和英國進行另一秘密條款「用西藏交換阿富汗」²²。在交換談判中，他表示，不介意大英帝國對西藏的所有處置，並重申蘇俄只在乎他是否可以得到英方的相對的賠償。後來，還進行了一連串沒有結論的談判，然而，由於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藏下降至蘇聯次要談判名單。

1916 年 6 月 6 日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袁世凱辭世，新中國和舊滿清王朝勢力陷入長久內戰，成為各地地方軍閥各自稱王的藉口。中央政府甚至聲言無法照料到邊境地區。1917 年

21 Van Walt, 1987, p. 58

22 Andreev, 2006a

四川軍指揮官彭日升試圖將藏軍逐出東藏²³。當時駐守邊界的是西藏著名改革派的擦絨·達桑占堆 (Dasang Dodul Tsarong, 1886 - 1959) 總司令，他的現代化改革，讓藏軍的軍力遠強大於趙爾康入侵時的藏人武裝。此時藏軍已經有英式槍械，並接受英式軍事訓練。很多的武器和彈藥買自中國軍方，他們公開並大規模地販賣軍火²⁴。

1917年9月西藏軍隊開始進攻，奪回被川軍佔領的西藏領土，1918年4月16日收復昌都。藏軍節節勝利一一收復整個康區直到打箭爐（康定），



藏軍 1939 年（照片：Ernst Schaefer/CC-BY-SA 3.0 授權）

1918年夏天收復與中土雲南省的邊界。1918年8月19日噶倫強巴旦達 (Jampa Tendar) 和川邊軍代表劉贊廷（在駐打箭爐英國副領事台客滿 (E. Teichman) 的調停下）在昌都簽訂和平協定。協議中雙方同意從揚子江 (Drichu) 上游，德格、白玉西藏的所有寺院，這些被川邊軍佔據的西藏地域，全部歸還西藏政府。中方承諾尊重且不干擾藏人日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動。1918年10月10日在甘孜絨霸岔 (Rongbaza) 簽訂和平補充協定和退兵條款，軍隊必須在同年12月31日撤退。

1919年8月中華民國中央指示甘肅省政府派遣的代表團抵達拉薩，要求

2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4 Bell, 1992, p.193

西藏政府派代表團前往北京會談。但是西藏政府表示要在拉薩和昌都會談，同時要西藏、英國和中華民國三方代表會同。1920年4月中華民國代表團離開拉薩，沒有取得任何成功。

這或許是中方想要將西藏和蒙古事務一起集約化處理的會談邀請。1919年夏天北洋軍將領徐樹錚率西北邊防軍第一師入侵外蒙古，此舉違反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於1915年在恰克圖簽署的「中俄蒙協約」中的「中、俄承認外蒙古自治…並不得在外蒙古設治、駐軍、移民等…」。

同年11月北洋政府廢除了外蒙古的自治，藉口因為來自境外（大蒙古民族主義者和俄國白軍）的威脅，還提出外蒙古博克多汗和主要貴族簽署放棄自治的文件。這份放棄文件，是在外蒙首都大庫倫被中國軍隊佔領後，被迫簽署的。北洋政府考慮停止與英國在北京商議西藏事務，希望類似佔領外蒙古的事件也在西藏重現²⁵。

1920年與白軍分道揚鑣的史登伯格男爵 (Baron R.F. von Ungern Sternberg) 率領一支亞洲騎兵師從加貝爾 (Trans - Baikal) 地區進入外蒙古，他無視任何外交衝突，擊退高在田率領的中國軍，扶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復位，並恢復大蒙古國的國號。這位男爵計畫建立一個強大的大蒙古聯邦，讓西藏和新疆也成為大中亚帝國的一部分，並恢復君主制政治。這個大聯邦主要在制衡大漢民族的中國，並保證所有的聯邦國都是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男爵和外蒙古政府與達賴喇嘛聯繫，西藏隨即加強對抗川軍。隔年，男爵被俄國紅軍擊敗，男爵本來要逃往西藏，但是來不及逃亡，就被紅軍逮捕處死。不久外蒙古國被俄國紅軍佔領。

總部設立在蘇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通稱第三國際，1920年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4月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華民國，推動共產運動，並在北京、上

25 Van Walt, 1987

海及其他城市設立共產黨組織²⁶。1921年2月中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法國成立，一些傑出的共產主義青年皆來自那裡，例如周恩來、鄧小平等其他人士。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國租界召開。1922年通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除了一些主要項目外，也包含解放西藏、蒙古、新疆成為真正的共產社會主義共和國²⁷。

龐大的資金，如河水般從莫斯科注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的經費幾乎完全來自莫斯科²⁸。有時中國的同志，還會索取追加費用，雖然這讓莫斯科的盟友煩惱，當時，俄國缺錢，經濟也混亂，但是莫斯科並不小氣。中共組織的擴張，蘇聯資金援助是很重要的關鍵。不過，中國共產黨人提供的情報，幫助並擴大俄國在中華民國的活動。

西藏領導人無法保證可以提供完全的防衛網。他們幾乎完全依靠西藏國內資源，達賴喇嘛持續強化國家的獨立性和現代化。他最重要的任務是軍隊現代化和強化中央政府權力，即使，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在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間，及不同政治派別間的衝突，還有資源的缺乏。西藏一些地區是半獨立狀態，例如薩迦（西藏西部）、拉嘉日（Lha Gyari 西藏中部）、班禪喇嘛轄地（扎什倫布地區）等地區。對於康區和安多的各遊牧部落而言，則是天高皇帝遠，即使他們承認達賴喇嘛政府。在這裡，可以舉一個安多的老遊牧民族部落的故事：「對他們而言，這裡就是他們的部落，那裡是他們的鄰居部落，拉卜楞寺是他們祖輩送孩子出家的寺院，而拉薩太遙遠，雖然那裡是觀世音菩薩的駐在地」²⁹。

一般認為，1923年，由於對賦稅意見的相左，導致第九世班禪喇嘛離開

2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294

27 Van Walt, 1987, p. 88

28 Usov, 2007, p. 90 - 109

29 French, 2004

西藏。另一種說法是，他想藉由中原政權的幫助，恢復以前的權位，沒想到中華民國政權控制了他的行動，進而把他當做與拉薩談判的一個籌碼³⁰。原本班禪喇嘛曾想藉由英國試圖解決，與拉薩的矛盾。但是，英國拒絕進行調停。他被英國拒絕後，離開到內蒙古，於 1925 年到達北京。後來，他想藉由中華民國軍隊的護衛返回西藏，但是，還是不被西藏政府准許。

中華民國政權利用很多名義，試圖派遣代表團進入西藏，但是都遭到拒絕³¹。實際上，拉薩政府不僅統治衛藏地區，也治理藏軍收復的西藏北方領土。西藏國軍駐紮北方邊境，禁止新的外籍人士入境。當時，西藏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邊界。1927 年秋天，那曲 (Nagchu) 西藏邊界駐軍阻擋了俄國貴族探險家羅瑞克 (N.K. Roerich) 的探險隊進入拉薩。一位住在錫金的英國籍居民貝利 (F.M. Bailey) 告訴藏方，羅瑞克是「紅色蘇聯」派來的代表。羅瑞克自稱自己是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同時也是未來的「香巴拉王國的國王」，他要進去西藏告訴西藏人他是西洋的達賴喇嘛。他想要串聯亞洲的佛教國家，加入蘇維埃共和國。為人爭取佛教界和共產主義的聯盟，他將他的構想報告蘇聯政府官員們，並一同討論策略³²。他們一行人在冰冷的喜馬拉雅山脈搭帳棚，度過了整個冬天，空手而返。當然，他們的成員對西藏一定會持有負面的評價。

1920 年代西藏加緊建立國際關係。1921 年英國遞給中華民國政府最後一個通牒，要求讓西藏自治，否則威脅要與西藏進行雙方會談³³。但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並無回應，於是英國與拉薩建立聯繫關係。不久，貝爾 (Charles Bell) 爵士卸下官職，西藏首席大臣夏札 (Shedra) 於西藏死亡，讓藏英關係變得更為正式。1924 年前往西藏勘查的英國上尉貝利 (F.M. Bailey) 確認了，

30 Tsendina, 2006

31 Shakabpa, 1988

32 Andreev, 2006b, 2008

33 Van walt, 1987

當時西藏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數個蘇聯莫斯科來的秘密使節團來到拉薩，同時，拉薩也派使節團前往莫斯科。這是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 (G.V. Chicherin) 所主導，在德爾智 (A. Dorjiev) 的努力下，10 - 20 位藏人軍官被派去俄國接受「槍彈射擊訓練營」訓練，增強西藏的戰鬥力。1925 年齊采林曾試圖在西藏設立外交使館，1926 年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設立蘇聯外交使館。但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拒絕了這項提案，甚至，連英國也受牽連。因為，他早已得知，俄國和外蒙的佛教徒，都遭受紅色共產黨政權的迫害及殺戮，這些情資來自德爾智與蒙古國王八世哲布尊法王 (8th Bogdo Gegen)。有一些蘇聯官員想要複製蘇聯化的外蒙，於是以蘇聯人民外交部為首的國際共產革命運動，也要複製到中華民國，甚至整個亞洲。1930 年藏蘇二國之間的交流益發縮小，都是由於蘇聯全面壓迫及屠殺蘇聯共和國聯盟國境內佛教徒的緣故³⁴。

十三世達賴喇嘛不只和英國跟蘇聯有接觸，連日本也派專員來到西藏，甚至有日籍的軍事教官。當時最主要的國際外交關係終究還是，連接國界的鄰國中華民國。持續動亂的中華民國政權，最後國民黨南京政府終於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並進駐北京。1928 年將蒙藏事務院改制為「蒙藏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第一任委員長為漢族閻錫山，其前身為 1914 年北洋政府設立的「內務部蒙藏事務院」（而其前身為 1912 年短暫延續大清帝國所設置的理藩部）。蒙藏委員會的藏族委員來自被中華民國佔領的藏族地區，其中也包含反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敵。南京政權想要藉由隸屬內政部的這個行政單位，將蒙古及西藏領土納入中華民國的省份³⁵。為了達成併吞鄰國領土的正當性，與達賴喇嘛政權的所有聯繫事項，都由隸屬中華民國內政部的蒙藏委員會處理及聯繫。1928 年和 1930 年蔣介石遞送二封信函，以及 1933 年的一通電報給達賴喇嘛³⁶。但是，正式的交流從未發生，因為達賴喇嘛政府拒絕加入中

34 Andreev, 2006a

35 Klinov, 2000, p. 34 - 35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華民國，也拒絕讓九世班禪回西藏（由中華民國軍隊護衛）。1931年國民黨政府頒予班禪喇嘛「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稱號，又於1932年任命他為「西陲宣化史」³⁷。

十三世達賴喇嘛曾藉由北京雍和宮住持，試圖進一步與中華民國南京政府聯繫。但是，現在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說明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的舉證。事實上，當時是西藏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國與國聯繫。達賴喇嘛也拒絕英國企圖擔任與中華民國談判的媒介³⁸。達賴喇嘛希望與中國的關係是單純國家與國家的直接平等對談。

1930年西藏軍隊得到僧院及西藏人民的支持奪回康區與安多的邊界，後來四川軍閥劉文輝和馬步芳從青海於1932年再度攻擊西藏，此時西藏的軍備已非往昔，僅擁有英國槍械及一小部分俄國來福槍。針對此事，中華民國外交部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抗議他們從印度提供武器給西藏。這件事，讓後來的共產黨人指責成「英國是西藏背後的軍閥」，「英國要併吞西藏」等。

後來雙方達成停戰協議，長江上游成為中藏邊界。基於這些情勢，西藏國民議會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ibet) 再度呼籲英國立即實踐1914年簽訂的西拉姆條約。

193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前一年，已訂立幾項政治大原則並交代西藏各部會大臣固守國家主權，後來成為他的政治遺囑³⁹。這位西藏政教領袖一生致力於保持西藏獨立，不受中華民國和英屬印度這兩個周邊大國干涉。他派軍駐防康區邊界，保護康區抵擋外國軍隊侵略搶奪國土。當時外蒙古共產黨已摧毀所有的寺院，禁止尋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法王 (8th Bogdo Gegen) 的轉世，並強迫僧眾加入軍隊。十三世達賴喇嘛留給西藏人民的遺言中：「…就是

37 Bogoslovsky, 1978

38 Van Walt, 1987

39 Shakabpa, 2003, p. 285

在這裡，西藏的心臟，宗教和政府可能會受到內外夾擊。如果我們不能保衛自己的國家，情如父子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銷聲匿跡，落到無人知曉的地步。僧侶會受到迫害，寺院會遭到毀壞，佛法被消滅，政府官員的土地和財產遭到沒收。這些官員將被迫服侍敵人，或像乞丐一樣漂流四方。眾生萬物都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提心吊膽地過日子，苦難的日日夜夜沒完沒了，令人煎熬……」早已預言共產黨日後會凌虐西藏。貝爾 (Charles Bell) 這位撰寫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記的前駐拉薩特使，注意到達賴喇嘛最後決定收復被佔領的國土，而絕大部分的藏人都支持他，一起對抗這個新中原政權併吞西藏領土的野蠻行徑。同年夏天，藏軍向雲南方面前進，收復中甸、巴塘並留駐一萬名藏軍於長江上游區域⁴⁰。毛澤東針對戰爭和反帝國主義，電致上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英國帝國主義利用藏軍攻擊中國西部，佔領中國西康省和四川省，他們企圖要中國西部成為英帝的殖民地」⁴¹。但是，此時的大英帝國只是力圖支持「西藏獨立」的事實⁴²。在中國和英屬印度之間，英國需要的是，一個緩衝地域，而不是另一個新的殖民地。

不只是毛澤東，國民黨政府也逕自將西藏當做中國的領土。1933年蔣介石又再次致電十三世達賴喇嘛，表示想要直接對話。這位中華民國總統表示「自古以來，中國和西藏就是一家，現在中國已成為共和國，我們可以共同商討，中藏之間的任何議題」⁴³。1933年12月16日蒙藏委員會要求達賴喇嘛停止戰爭行動。但是，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示現圓寂。中華民國政府派代表團至拉薩致獻哀悼，並追封十三世達賴喇嘛「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的封號，作為達賴喇嘛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批准證明」的證物之一。

4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1 French, 2004, p. 361

42 Bell, 1992, p. 190

43 Bogoslovsky, 2002, p. 60

康區的軍事活動因達賴喇嘛的圓寂而暫停，當時已收復後來西康省的三分之二。這個計畫中的未來的新省份西康省的土地來源，中華民國的領導人決定用武力奪取西藏康區的土地⁴⁴。1934年3月藏軍收復康區德格，5月和四川軍閥劉文輝簽署停戰。

1934年8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派國民黨委員黃慕松為致祭達賴喇嘛專使，抵達拉薩。他在一座寺院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上香致敬、佈施並和西藏官員會談。黃專使代表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提出以下的條件：一、承認西藏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方負責派駐軍保護西藏安全。二、恢復安置拉薩安班衙門（駐藏辦事機構）⁴⁵。藏方提出可接受的條件如下：「一、西藏與外國簽署重大條約時中方可以全程參與但不干涉。二、關於國防和受到外國侵略時，中方南京政府為主要諮詢對象。三、藏方會告知中方拉薩的選舉及任命的大臣。四、中方的駐拉薩代表及其隨行人員可提高至25名，但必須受藏人管制。五、中方可以返回德格（Derge）、新龍（Nyarong）和霍庫（Horkok）甘孜地區，還有安多和康區一些地方，但是不可以庇護反西藏政府的罪犯。同時藏方也提出，藏中雙方立約時，讓英方一起與會，以便同時有國際的見證人。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拒絕。

事實上，西藏政府是接受西藏成為中華民國的保護國，而非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首先最重要的是，處理邊境問題⁴⁶。黃慕松專使並沒有被授權簽署重要外交文件，但是他臨走時，留下兩名與中方聯絡的人員，以及無線電發射機。這兩位成為與南京政府聯繫的駐藏官員。後來黃慕松經印度回到中國後，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40年代拉薩有英國和中國大使館。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卻宣稱，使館的存在，證明中國擁有西藏的主權。

44 Gurevich, 1958

45 註 45 Shakya, 1999, p. 6

46 註 46 Bogoslovsky, 2002

1937年3月，九世班禪喇嘛在二十名中華民國官員和五百名中軍的護衛下，抵達結古（西藏東部）。後來，由於日中戰爭爆發，中華民國南京政府調回班禪喇嘛的中國護衛軍及官員。同年12月1日九世班禪喇嘛圓寂於玉樹結古寺的甲拉頗章宮。而他的「遺囑」被設計成，證明西藏為中國一部分的中方文件，且經常被引用。這份被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處理過的正文內容：「余生平所發宏圖，為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結，共保國運昌榮」。但是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強烈懷疑此份，由中方政府提出的文件真偽⁴⁷。因為依照西藏傳統，即將往生的人，最後的遺願或遺囑，會請他人聽寫遺言或是自己親筆書寫。因此，其他的文件，應該是在九世班禪喇嘛圓寂後偽造的。最後此信的發件者被宣稱來自「西陲宣化使秘書處」。

中國善於利用西藏執政圈的內鬥，來弱化西藏中央政府。1935年6月組成西康建省委員會（前大清帝國想要奪取西藏康區領土，設立的省份名稱），這項奪取土地的前大清政策，在漢族所成立的中華民國裡再度復活。1936年8月建省委員會移轉至打箭爐（康定），並宣布此處為西康省政府的行政中央⁴⁸。這個城市成為了新省份的省會。西藏康區第一次有世俗的行政政府。西藏安多地區遭到切割，分別劃入青海省和甘肅省。於是西藏領土三區中的安多區和康區，從此成為中國的省份之一，被納入中國的領土。西康省於1939年1月1日被中華民國政府在打箭爐宣布成立新省份。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貴族間派系對立內鬥日盛。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近侍僧土登貢培 (Thubten Kunphel)，出身農家子弟的他，於1931年被任命負責拉薩附近札齊 (Drapchi) 的電力機械廠。該廠是為了擴充藏軍而設的軍事及物資機構，負責製造金幣、紙鈔、生產武器及金屬和羊毛製品。1931 - 1932年間組織數千裝備精良的現代化藏軍部隊，負責

47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4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拉薩安全。這支部隊的組成人員都是中產階級子弟，沒有「農奴」也沒有貴族。後來他因被指控，擅自讓十三世達賴喇嘛服下乃瓊護法獻上的錯誤藥物，還有未及時報告病情。最後他被捕並被判處，終生流放在則拉岡宗（林芝附近），他所組成的藏軍部隊後來也因反叛，遭到解散。一位土登貢培的支持者在康區起義，但是也被擊敗。後來這些反叛者和他們的家族帶走所有的家產，搬遷到巴塘，當時中華民國軍隊的控管地。

西藏國民議會 (The National Assembly) 選舉了 24 歲的熱振呼圖克圖 (Reting Khutuktu) 當攝政。然而，當選的首席大臣和攝政都是沒經驗的年輕人⁴⁹。龍廈·多吉措傑 (Dorje Lungshar Tsogyal) 這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隨侍，提出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他認為在新的達賴喇嘛轉世成人前，無法任命西藏噶倫大臣 (首相)，建議每四年由「國民議會」選舉，再行報告。為此，他分別舉辦了二場大會，僧官議會和俗官議會，參與大會的人數大約在總體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大會後，他們準備向西藏噶廈政府提出請願書。但是在提出請願書的前一天，龍廈和他的同盟們被以試圖推翻政府和設置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行政制度罪名被捕。龍廈被處以盲刑，其他同盟被判流放。這是西藏又一次行政制度改革的結束。

新攝政的拉薩支持者贊成在內政不受干擾下，與中華民國加強關係。但是，中方政府要求西藏將外交、國防、通訊還有噶倫大臣的任命權，交給中方。藏方得以自治，但必須在中方南京政府指定的授權官員的領導下⁵⁰。

罷黜了龍廈後，西藏噶廈政府開始尋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依循祈求法會、卜卦還有熱振攝政的禪定淨觀等，靈童尋訪團一路走訪到安多區的塔爾寺。他們尋找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就在隔壁的村莊，誕生於 1935 年 7 月 6 日，姓名拉木登珠 (Lhamo Dhondub) 的男童。安多區是西藏

4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0 Bogoslovsky, 2002

人口數最多，藏、蒙、回三族混居的地區，但是卻受到中華民國軍閥政府控管。為了可以迎請靈童回拉薩，西藏政府特使答應支付一筆鉅款贖金給當地軍閥政府。但是，軍閥政府極度懷疑這位靈童可能是一位著名高僧轉世，不斷地拉高贖金金額。當拉薩的贖金送到時，靈童以及他的家人才得以被迎往拉薩。迎請團在回到拉薩途中，西藏國民議會宣布靈童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年輕無政治歷練的熱振攝政認為應該改善與中原鄰國的關係，所以就邀請中方參加金瓶掣籤，但是此舉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獨立政策遺囑相矛盾，加上，如今的中華民國與西藏也不是「檀越關係」，於是他向中方取消邀請，並給予一個很好的說法⁵¹。為此，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還特意發了一封國民政府令：「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靈異特著，查任第 13 世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此令」，並贈送四十萬元作為賀禮。國民黨政府無視於當時西藏為獨立自主國家，恣意地發一封漢文信件，全然將自己當做是西藏的支配者。1941 年初熱振被迫辭去攝政一職，最終圓寂於 1947 年⁵²。1940 年 2 月 22 日布達拉宮舉行十四世達賴喇嘛陞座典禮。

中華民國政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到拉薩參加大典。這位中方代表在觀禮儀式中所受的官方禮遇，和其他外國代表的嘉賓並無不同。後來國民黨政府對外宣稱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定和陞座儀式，都是經由國民黨政府批准和主持的。阿沛·阿旺晉美 (Ngabo Ngawang Jigme)，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針對這件歷史，進行檔案查證，並於 1989 年公開揭穿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謊言和造假⁵³。他提出當年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所報導的：「吳忠信主持了達賴喇嘛陞座典禮」還配發了一張，吳忠信與達賴喇嘛的合照，上面特別註明這是在陞座典禮中的照片。但是事實是典禮過後幾天，

51 Smith, 199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2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53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吳忠信私下拜訪十四世達賴喇嘛時所拍攝的⁵⁴。所以，國民黨說是他們批准達賴喇嘛的認證並主持大典，並非事實⁵⁵。

中原發生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交戰，節節退敗的中國共產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大敗後，1934 - 1936 年中國紅軍開始逃亡（中共美其名為長征，事實上是流竄），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將各地紅軍撤退和轉移到其他地方，最終抵達和匯聚在陝甘地區，為了保護中央紅軍撤退，不惜讓百分之六十的其他紅軍遭到國民黨軍隊殺害。

長征出發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聯繫就被中斷。離開了共產國際遙控指揮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獨立解決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毛澤東決定在四川的邊境少數民族區域建立一個『西康』蘇維埃，作為大本營，然後再經由青海和甘肅打通新疆，建立一條物資供應線，就可以拿到蘇聯各種的援助物資和武器，但是這項計畫最終無法執行⁵⁶。1936 年毛澤東要求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供應三百萬美元、空中戰機、裝甲車、防空機關槍、大砲、來福槍、彈藥等戰爭物資。布爾什維克（俄共）開始籌建一條供應鍊系統，並答應再提高二百萬⁵⁷。1940 年毛澤東說：「拒絕蘇聯的援助，就是表示判處革命失敗」⁵⁸。

與此同時，西藏所接受的外援可就非常卑微（大部分都是小型槍械和彈藥），當時的執政者和意識形態並沒有受到任何外國勢力的影響。

1935 年 6 月中共紅軍經過雲南省進入西康省南部（康區南部），他們的路徑是通過德格（Derge）、理塘（Lithang）、新龍（Nyarong）、爐霍（Horkok）和巴塘

54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5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56 Braun, 1974

57 Usov, 2007, p.108

58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p. 24

(Bathang)⁵⁹。紅軍指揮官開始在那些地區設立「蘇維埃政府」，讓年輕貧農組成特別小隊，命令他們去鬥爭地主，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農民⁶⁰。這種外來文化的鬥爭方式，當然會引爆當地人民反抗。不過，這只是一種手段，在少數民族中以無產階級鬥爭資產主義的名義，才能成功吸收什麼都沒有的年輕人，增加紅軍人數，提高革命力量，以便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⁶¹。

紅軍沒有足夠的糧食，他們開始搶劫那些「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奪走他們的家畜、玉米、果蔬、稻米和食用油⁶²。共軍結集的紅軍「婦女團」和「兒童軍」也是為了那個目的。然而，這是藏人第一次，面對共產黨搶奪並摧毀寺院的真實衝擊⁶³。9月時，中共紅軍已累積足夠糧食，兵分二路，向北前進。不同中共領導的軍隊，亦有不同的命運。一個由毛澤東帶領經甘肅前往陝西的中共中央軍遭受重大損傷。但是，一個偏遠的雲南地區，卻成為共產黨的前哨。另一支軍團則在1936年春天再度佔領廣達3至4萬平方公里的西康時，被國民黨軍擊潰⁶⁴。這次紅軍高層下令設立「博巴政府」（取代之前的蘇維埃政府）。擢拔的政府成員全都是被稱為「上層愛國者」的無產階級窮人。

1936年5月從道孚、爐霍、泰寧等地的民族代表被聚集在甘孜，成立博巴人民共和國，由當時的紅四軍指揮官朱德命令成立。大會中命名其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隸屬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格達活佛被選為主席。一些無產階級的窮人加入共產黨和紅軍⁶⁵。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國後，這些愛國的無產階級被加官晉爵，掌握權力。

5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60 Norbu, 2003, p. 613

61 Van Walt, 1987, p. 89

62 Ling, 1964, p. 447 - 448

63 Ling, 1964, c. 447 - 448;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 45

64 Braun, 1974

65 Shakya, 1999, p. 33

西康境內有四至五萬的紅四軍⁶⁶。不久他們便被編入紅二軍和紅六軍，突入西康，攻進甘肅。沿路的地方百姓紛紛逃離，在漢人軍隊到達前，將武器藏在山上，帶走所有可以帶得走的家當，因為，漢軍一路四處收刮民宅。中共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O. Braun)回憶說，對藏人百姓而言，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共產黨軍都一樣可惡，藏人也會攻擊落單的士兵和小支的軍隊。集體凍死和餓死的人數，愈來愈多。崎嶇的山路讓移動更加困難，撤離的兵士都處於飢餓狀態，他們開始吃青草和樹葉，甚至吃同志的屍體⁶⁷。紅軍出發後，他們設立的「博巴自治政府」也就不存在了，就像一場政治秀，戲終人散。

這是第一次外國勢力嘗試將革命思想移植到西藏，但失敗了。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藏人很滿意他們自己的傳統社會及生活。他們親眼看到紅軍在康區的行徑，此外，他們知道外蒙古發生了什麼事：僧眾和地主被捉入獄或處刑，寺院被摧毀，民眾被迫進行可怕的「思想改造」。

1937年爆發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被迫暫停，但是國共兩黨之間的緊張並未消弭。蘇日之間，長期就存在矛盾，為了削弱日本的勢力，蘇聯改變對華政策，變成援華抗日：「蘇聯政府不得不，一再抑制國共軍隊間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而這些緊張的局勢，都是毛澤東故意挑起的肇端，藉此，可以直接向蘇聯政府不斷要求軍事物資援助」⁶⁸。

境外藏人的政治顛覆活動也針對西藏噶廈政府。1939年一群親中藏人在印度北方噶倫堡成立「西藏革命黨」藏文為「西藏西部改革黨」。其中一位組黨的邦達饒嘎來自康區一個最富裕家族，因土登貢培流放事件，起兵反抗失敗遠赴中國。他與其他流亡藏人土登貢培、江洛金等及一些外籍人士一起建黨。黨的政治綱領是西藏作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將西藏從專制政府中解

66 Braun, 1974

67 French, 2004

68 Ledovsky, 2005, p. 14

救出來，對西藏政治體制及社會進行現代化改造。1936年邦達饒嘎已成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國民黨資助他成立「西藏革命黨」，意圖仿造辛亥革命，推翻西藏噶廈政府⁶⁹。1945年英屬印度政府查獲西藏革命黨活動，將他遣返西藏。他在西藏被判鞭刑並服監。英屬印度政府搜查所有黨員家宅，在沒收的文獻中發現，他們計畫推翻噶廈政府，並讓西藏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是西藏的另一個革命失敗。

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開始對西藏產生興趣，也曾試圖安排一支考察團經由蘇聯進入西藏，但未果⁷⁰。後來，納粹和西藏是否有聯繫，激起很多人的好奇。歐洲人對小說「納粹在西藏的痕跡 (Traces of the SS in Tibet)」的描述，興起無限想像，雖然絕大部分的內容都不是事實。如同特弗雷·拉文斯克羅夫特 (T. Ravenscroft) 在他的科幻小說⁷¹「命運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 中描寫納粹德國派遣考察隊去西藏尋找「香巴拉城市」和「地下王國」一樣。類似題材的著作，也可以在法國作家魯伊斯·鮑威爾斯 (L. Pauwels) 和伯格合 (J. Bergier) 著的「巫師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 看到。二十世紀前半只有一位類似西藏人居住在德國，一位古藏族菩提亞 (Bugyal) 人，曾任德國中亞探險家塔非爾的翻譯，1920年娶塔非爾的廚娘後，冠上妻姓定居德國，有文獻顯示他在1940年代住在德國斯圖加特附近。另有一位死時被發現身穿德國納粹軍服的「西藏人」，很有可能是二次大戰，德軍侵入俄境後，有數千名反共的卡爾梅克 (Kalmyks) 青年，投入德軍。後來，德軍戰敗，1942-1943年隨德軍撤出俄境的卡爾梅克人，這些卡爾梅克人通常將自己的出生地填寫拉薩。但是，在終戰的最後幾天，幾乎是沒有一位卡爾梅克人住在柏林⁷²。

6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McCarthy, 1997

70 Andreev, 2006a

71 Andreev, 2006b, p.127-132

72 屬蒙古土爾扈特部，蘇聯解體後，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仍屬俄羅斯，篤信藏傳佛教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御用學者，通常引用上述科幻小說作為佐證西藏流亡政府和德國納粹勾結的「證據」。1945年兩位奧地利籍德軍哈利(H. Harrer)和奧斯萊特(P. Aufschnaiter)從英屬印度的德拉敦(Dehradun)戰俘營逃亡。他們因登山進入巴基斯坦，在下山返回的途中被英軍逮捕。哈利曾經是德國黨衛軍和納粹黨員。他們二人逃到西藏，是因為當時西藏保持中立。後來二人居住在拉薩，並與英國駐藏大使成為好友。後者也曾偶而幫助他們，尤其是在郵遞家書上面。哈利告訴年幼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很多關於西方各國的歷史與情勢，那是遺世獨立的西藏人聞所未聞的世界。後來哈利寫了一本聞名於世的著作「西藏七年」⁷³。但是，他並不是德國的國民，也沒有給當時的西藏政府任何可以影響西藏政治政策的建議。十四世達賴喇嘛說，二次大戰終期他只是十歲大孩子，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納粹德國⁷⁴。

另一個可以讓中共舉證，也是最重要的指證是，1939年初英屬印度政府即使處處防範德國納粹，還是讓德國的人類學探險家謝弗(T. Schaeffer)進入拉薩，且平安地停留二個月。在這期間，他們和西藏的大臣和攝政熱振建立聯繫管道，並與西藏的貴族建立友好情誼。當時，攝政熱振也關注西藏王國受到國際世界承認，於是，他寫了一封極短的信件給德國總理希特勒，促成這件事的是謝弗。這封信證明了謝弗和他的隨從人員是「最初拜訪西藏」，同時也是被准許進入西藏，且得到禮遇，並表達希望西藏和德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德國人。

攝政熱振的這封信只是西藏政府典型的外交性文書寫法：「有禮，且一切並非沒有合作的可能」，讓人升起，互相可以有任的可能性關係。現在，這封信常被中共拿來當作「證據」指證西藏和德國納粹之間的友好關係。但是這種論述有點詭異，當時的蘇聯和德國也有外交關係，而且，同年的1939

73 Harrer, 2002

74 Laird, 2006, p.290

年雙方還簽署「互不侵略條約」。

1941年12月爆發太平洋戰爭後，西藏政府舉行祈福法會，不是祈求哪一方可以獲得勝利，而是祈求世界和平⁷⁵。1942年末，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組成的外交使團抵達拉薩⁷⁶。美國總統特使，托爾斯泰(I. Tolstoy)中校和布魯克(D. Brook)上尉，一方面向十四世達賴喇嘛遞交外交信件，一方面收集從印度經西藏送軍資到中國內地的可能路徑情資⁷⁷。美國為了援華抗日必須準備一條運送軍需道路。堅持中立的噶廈政府拒絕了美國軍事援助運輸案的請求，但是准許他們通過西藏境內，前往中國。自此，西藏和美國之間建立了友好關係，打開與其他外國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先例⁷⁸。1942年西藏政府也拒絕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西藏修建軍需道路，以便讓物資從印度送到中國內地的抗日前線。英國是唯一可以在西藏境內運輸非軍需物品的國家，但是，也不可以修建特別軍需運送道路。西藏再一次表達了，自己是主權獨立國家，並不願意擴大與中華民國的往來。

1943年英國又回到只有在西拉姆條約的基礎上，才承認中華民國為西藏的保護國⁷⁹。1943年為了解決從印度運送軍需問題，蔣介石下令西康、四川和雲南省的軍隊前進藏中邊界，西藏政府也派軍隊鎮防邊界作為答覆⁸⁰。但是，國民黨並未準備好作戰，最後將軍需運送問題委託民間處理。然而，一條從印度東北部到四川的空中運輸線「駝峰航線」，還是飛越西藏上空。1993年9月首次在海拔四千米高的若果冰川發現二戰美軍飛機殘骸和五位空

75 Bogoslovsky and Moskalev, 1984

7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77 Ran, 1991

78 Van Walt, 1987

79 Van Walt, 1987

80 Tsendina, 2006

行員遺體⁸¹。日本也曾試圖與西藏教廷高層聯繫，並在西藏組織情報工作⁸²，結果一無所獲。與希特勒聯盟失敗的消息傳來時，西藏政府正在舉行隆重的佛教祈福感恩法會⁸³。

二次大戰期間，西藏始終保持中立，不結盟和保持獨立的外交政策也一路貫徹到底⁸⁴。宣布中立的西藏，關閉邊境，阻擋外國革命運動湧入和軍事侵略。或許，西藏政府是希望境內困乏難行的山路，和天然的高山屏障可以讓他們順利躲過被捲入二次大戰。1942年拉薩重啟1909年設立的外交部辦公室，開始與駐藏外國使館做聯繫工作，只有中華民國駐藏外館拒絕接受⁸⁵。直到1951年關閉前，西藏外交部主要是處理與英國的外交事務。1945年西藏首位外籍公務員英籍的福特(R. Ford)開始在拉薩工作，他證明當時西藏是一個有自己的特殊風俗習慣和法律的獨立國家⁸⁶。

西藏政府為了讓世界清楚認知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派出「慰問同盟國代表團」前往英國、美國和中華民國等國家。1946年國民黨政府駐藏官員沈宗濂到達拉薩。他同意陪同西藏政府派出的「慰問同盟國代表團」途經印度前往南京，向南京政府祝賀二次大戰勝利⁸⁷。西藏代表團成行之前，噶廈政府召開「西藏國民大會」制定了『西藏全體僧俗民眾會議報告書』，內容表示：「西藏在達賴喇嘛的怙護及治理下，長久以來都是獨立國家，而且，一直以來和中原統治者互相都保持「檀越關係」。中原的新統治者中華民國應該將青海、西康等西藏的領土，歸還給西藏佛國。中華民國人民進入西藏前，

81 Remains were found in Tibet...

82 Qin Yongzhang. A secret history...

83 Gurevich, 1958, p.80

84 Van Walt, 1987

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6 Klinov, 2000, p.381

87 Shakabpa, 2003; Van Walt, 1987

應申請西藏簽證。西藏的內政，中華民國和任何國家均不應介入。西藏受到外國入侵時，仍可依據過去同中原形成的檀越關係，請求中華民國出兵援助等等」。噶廈政府命西藏代表團將此外交文書帶往南京，遞交給南京政府。當代表團抵達南京時，南京當地媒體卻報導說，西藏國民代表們抵達南京，準備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並向蔣介石委員長抗日成功獻上最大敬意。

英國官員曾經提醒過西藏政府，應該避免參加中國舉辦的政治性會議。如同他們所預測，西藏代表團事實上，在南京被扣為人質⁸⁸。西藏政府要求代表團立刻回國，但為時已晚。中方拒絕讓代表團離開，並要他們等待蔣介石答覆西藏政府文件中提出的要求。

1946年11月「制憲國民大會」宣布西藏來的代表團，是藏區的國大代表，來南京參加中華民國的國民代表大會⁸⁹。中華民國會議決議書很早就準備妥當，主要目的是對外宣示，「全國各地國大代表皆出席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的全國國民大會」表示國民黨受到全國代表的支持⁹⁰。受到技術性欺騙的西藏代表團，慌忙報告噶廈政府，馬上，他們接獲到電報指示：不能接受大會決議，到中原僅代表噶廈政府對蔣委員長傳達致賀抗日成功的訊息，以及解決藏中雙方的問題，還有如果在會場沒有發言權，就馬上離開。後來，西藏代表團對外宣布，他們拒絕在任何決議案簽名，包含中華民國的制憲決議文件，還有，西藏代表團並不是中華民國的國大代表，沒有任何權利簽署中華民國的內政條例，他們只是來參觀學習現代國會的會議進行方式⁹¹。西藏代表團此行，在國民黨蒙藏委員會的設計下、可以說是一敗塗地，不但沒有提升西藏的國際地位，連噶廈提出的外交文件都被國民黨政府束之高閣，還讓國民黨有機會讓外界和國內人民以為，有許多西藏國會代表參與「制憲國民大會」。

88 Van Walt, 1987

8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0 Van Walt, 1987, p.83

91 Smith, 1996, p.253 - 254

西藏代表團狼狽地返回西藏後，國民黨政府再度要求派新西藏代表團過去。嚐到苦澀經驗的噶廈政府，這次拒絕了。儘管如此，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經由全國國民大會表決，制定通過，憲法中保證西藏為民族自治區，即使，西藏代表團沒有簽署，也沒有承認。但是，即使如此，而今的中原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還用這個「非事實，做偽的證據」，對外宣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西藏內部的政治角力愈發激烈。1941年繼任的新攝政達隆扎耶丹寺第三世達札·阿旺松繞 (Ngawang Sungrab) 是上一任攝政熱振的經師。上任後的新攝政，開始進行改革，比如，收回寺院農民的借款，在拉薩設立現代學校，並教授英文。在他的攝政生涯中，發生兩次寺院僧眾反叛。最終叛亂被鎮壓，二百名僧眾遭到殺害⁹²。前任攝政熱振被指控企圖殺害現任攝政，以及送密謀信給蔣介石，請求軍事援助，並以西藏納入中華民國作為回報。遭受逮捕的熱振前攝政圓寂於布達拉夏欽角監獄，很顯然是自殺身亡，另一說是被毒殺。其他被指控反叛的人，或被處以鞭刑，或被監禁，有一些被判在貴族的莊園服役，也有一些人無罪釋放。另外一些被指責與中華民國政府在檯面上有合作的藏人，大約有超過二百人逃離拉薩，躲進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的管轄地。

攝政札達所主導的西藏政府，沒有一天不是試圖加強西藏獨立和獲得世界的承認。1947年春天印度最大黨國民大會黨在德里舉行「亞洲關係會議 (Asian Conference)」，西藏以一個主權獨立的亞洲國家也收到邀請，會議於3月23日舉行開幕式，西藏的國旗和其他亞洲國家國旗一樣，飄揚在大會，大會中掛上的亞洲國家地圖，西藏被標示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⁹³。這份大會地圖引起中華民國代表的抗議，於是，印方不得不將西藏的國旗取下，再將西藏的領土地圖製入中華民國的領土地圖內。不過，印方表示依造慣例，西

9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3 Bogoslovsky and Moskalev, 2002

藏代表還是可以參加會議⁹⁴。然而，印度的處理，讓藏中雙方都極為不滿。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獨立建國。所有以前英屬印度與西藏的事務，全部移轉給印度新政權⁹⁵。在拉薩的英屬印度大使館及江孜、噶大克(Gartok)和亞東的貿易交流中心，也要移交給新印度政府。西藏政府最初聲稱拉達克、大吉嶺及錫金為藏人居住地，本應是西藏的領土，但是後來雙方都同意先放置這些議題。歷史學家茨仁夏加(Ts. Sakya)表示，最初印度當局看起來，好像是要保護西藏當作與中華民國的緩衝國，但是，問題是印度有實力對抗來自中國的壓力嗎？剛執政的他們比英國還軟弱，加上，印度領導人認為關心復興經濟，還有停止內戰和處理巴基斯坦問題，才是他們的首先要務。

1947年10月西藏政府派遣一支由西藏孜本(Tsipon，財政部長)夏格巴(W.D. Shakabpa)所率領的外交代表團，前往印度、中華民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美國。代表團的主要目的是和這些國家締結友好關係。此外，夏格巴也奉命在國外購買黃金作為西藏政府發行紙幣的準備金。

西藏外交代表團在所造訪的國家，都受到高階的外交禮遇與會談。在印度新德里和聖雄甘地及尼赫魯會面，在南京和蔣介石會談，在美國華盛頓與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英國與喬治六世和首相艾德禮會晤。外交代表團停留在南京時期，正逢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期間。有了上次被設計的教訓，這次，即使發生些爭論敵對，也堅決不踏入會場⁹⁶。中華民國外交部向印度和美國就他們與西藏代表團的會談和給予的外交禮遇表達抗議。雖然中華民國並沒有真實統治西藏，但是，美國國務卿還是向中華民國表示，美國尊重中華民國對西藏主張的宗主權。他同時同意中華民國駐美代表可以陪同西藏代表團一起，前赴與美國總統的會談。不過，這個有中方代表陪同的

94 Shakya, 1999, p.3

9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6 Van Walt,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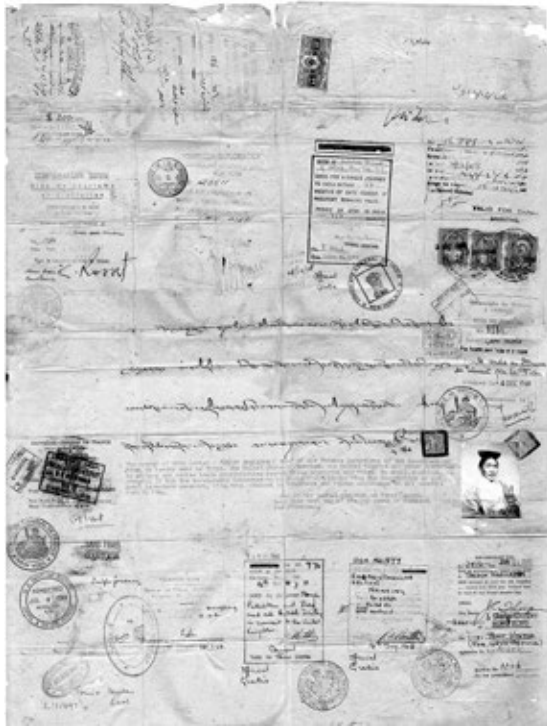
會談，被西藏代表團回絕了。所以，最後西藏代表團，會見的不是美國總統，而是國務卿。西藏代表團這次雖然得到一些政治上的成功收穫，但是對於公開支持和正式承認西藏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事務上，一無斬獲。西藏代表團和印度只有簽署了一些雙方經濟貿易協定。此次，西藏外交使團都持有西藏政府發行的西藏國護照，及所有造訪國簽發的外交簽證，在各國也受到高階的外交使節禮遇。

194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前一年，西藏天空出現一顆彗星，哈雷彗星的再次出現讓西藏人心驚慌，人們相信這是一個壞徵兆，上一次彗星出現時，是1910年，在趙爾豐邊軍的支援下，鍾穎率川軍入侵拉薩，致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英屬印度⁹⁷。於是，拉薩的寺院開始舉行一連串的祈福除障法會。

第四章 總結

辛亥革命爆發前，西藏和蒙古相繼宣布獨立。在蒙古造成獨立運動興起的肇因是，漢族大量地遷移到蒙古族的領土，清朝推行的移民屯墾政策，讓蒙古族群起反彈。而西藏是因為清朝入侵，想要吞噬西藏領土。顯然地，清朝晚期違反了傳統的公約法則，對蒙古族群而言，清朝只是各地草原部族王國共推的大可汗盟主，而西藏佛國只認可和清朝是「檀越關係」，佛教教廷和信徒施主的關係，西藏和蒙古都不是清朝的殖民地。辛亥革命瓦解了大清帝國，愛新覺羅王朝結束，溥儀退位後，他們之間的共盟與連結也就完全切斷了。相同的，推翻滿族大清帝國的新中原政權，漢族的中華民國也沒有權力，要求或強求它周邊的「野蠻民族」王國，加入他們口中的西方式國家，或一廂情願的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國。事實上，儘管西藏保持事實上的獨立，但是，中原政權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還是一昧對外宣稱，西藏是他們的領土，不斷對國際施壓，並用各種手段試圖吞噬西藏。

97 Shakya, 1999, p.8



圖為 1947/1948 年，西藏噶廈政府發放的一份西藏護照。這個護照上有 7 個國家的簽證，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印度。

夏格巴的護照：

長度 14.21「十四英吋二十一毫米」

寬度 11.2「十一英吋二毫米」

The bearer of this letter - Tsepon Shakabpa, Chief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is hereby sent to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countries to explore and review trade possibilitie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and Tibet. We shall, therefore, be grateful if all the Governments concerned on his route would kindly give due recognition as such, grant necessary passport, visa, etc. without any hindrance and render assistance in all possible ways to him.

Seal of the KASHAG(Cabinet of Tibet), Lhasa.

Dated this 26th day of the 8th month of FIRE-PIG Year (Tibetan).

此信持有人孜本·夏格巴為西藏政府財政部部長，將前往中國、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以考察並且評估這些國家與西藏之間的貿易可能性。我們將因此感激在他行程中所有相關國家的政府能對此給予確認，順利地同意必要的護照、簽證等，並對他給予各種可能的協助。

噶廈（西藏內閣），拉薩。藏曆火豬年 8 月 26 日（官印）

第五章

宗教與文化

西藏的本土原始宗教是苯教。苯的名稱源自一個古藏語的動詞「誦」(用唱歌的方式發音)⁰¹。這個字的詞源還有其他不同的版本解釋⁰²。苯教也曾被認為，源自薩滿教或伊朗的拜火教⁰³。苯教與蒙古族的原始本土宗教薩滿教的類似度⁰⁴，遠大於中原的原始本土宗教。此外，苯教在西藏王國的地位與薩滿教在古蒙古、突厥等王國的地位相似⁰⁵。

一些學說認為，遠在紀元前苯教就已經存在，來到松贊干布國王時期，苯教已歷經數個發展階段。苯教祖師辛饒米沃 (Shenrab Miwoche) 這位來自象雄王國的王子，通常被描述擁有神話般的特殊能力。但是南喀諾布仁波切認為，那是一個誤解。雖然在雍仲苯教 (Yundrung Bon) 的所有教法典籍，都源自辛饒米沃的教授，但是，在那之前，早已有很多苯教的傳統修法儀式存在⁰⁶。後來中興苯教的雍仲苯教整理苯教理論，苯教傳統將世界分成三界，天界、地界和地下界。一些苯教信徒認為雍仲·米沃也是一位佛陀，另一些

01 Namkhai Norbu, 2008, p.114

02 For example,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3 Kuznetsov, 2001

04 Gumilev, 1968

05 Kych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Namkhai Norbu, 2008, p. 32



苯教祖師辛饒米沃

人相信釋迦牟尼佛是他的轉世，甚至有人認為他是一位博學的佛教班智達轉世，後來成為佛教的競爭對手⁰⁷。

苯教是信奉多種神靈的宗教，他們用詠誦的方式進行祭祀天神、地神和龍神，這些三界的諸神及精靈。其中包含，消災除障、淨化祈福、增加財富和占星等，各類的宗教性祭典。在佛教進入西藏以前，「苯」這個字代表祭祀舞蹈、唱誦咒語等動作性的宗教儀式。由於，西藏阿里地區象雄王朝處於

邊界地緣，這也意謂著苯教不可能是單一起源。苯教發展到古代的雅魯王國，已經有十二種類驅邪祈福儀式，蓬勃發展：1) 尋求神靈保佑的供奉儀式。2) 招來財富和牛羊的儀式。3) 向遊蕩的神鬼進行供養，安撫他們，避免災難或禍害。4) 通過儀式來安撫和超度亡靈。5) 解除詛咒。6) 以醫術治療疾病。7) 以沐浴煙燻等儀式，潔淨身上的保護神。8) 對「魯」神的供養。9) 用「糌粑製作」鹿，作為飛往「贊」界的儀式。10) 藉由曆算掛卜，確定未來或取捨。11) 通過咒語來溝通鬼神，以求人與鬼神的和解與和睦。12) 神變的能力⁰⁸。

佛法傳入西藏後，最初與原來的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競爭，最終佔上風贏得勝利。但是，同時也影響了苯教。苯教吸收佛法的教義，更豐富了苯教的內涵，特別是在儀式上的部分⁰⁹。辛饒米沃傳記的後期版本，將他形容為和釋迦牟尼佛一樣的偉大創教祖師。還有人認為，納粹黨的45度卍字符號，是抄襲自苯教，不過，這是不可能的。這個古代印度雅利安的卍字符號，廣泛流傳在歐亞大陸，已有悠久的歷史。例如，1919年也出現在蘇聯發行的紙幣中¹⁰。

07 Shakabpa, 1988

08 Namkhai Norbu, 2008, p. 120 - 126

09 Ovchinnikov, 2006

10 Nikolaev, 2005

古代西藏國王登基儀式，傳統上，都必須在苯教的國家祭師「古辛」主持下完成。苯教的國家祭師不只承擔祝禱祈福和殺生祭祀儀式，也擁有參政、議政之權，足以影響國家政策。每年國王會舉辦小型的猴、羊及狗的殺牲祭祀。每三年，會在某個夜晚，舉行盛大的殺牲祭祀，人、馬、牛和猴子都被充當為祭品。每隻動物被開膛剖腹，取出內臟，四肢攤趴，擺在祭壇前。苯教的巫師按照儀式進行，並大聲吶喊：「這隻牛擔負所有的厄運」¹¹。這類的傳統殺牲祭祀，存在於古代的苯教。但是，後來被辛饒米沃改革，以朵瑪(Torma，糌粑麵團製品)和(Yuti，一種低酒精飲料)代替牲禮祭品¹²。

實行佛法教義，進一步幫助了西藏人的日常行為，例如，不傷害生命，成為了宗教的主要戒律之一。就像海因里希·哈勒(H. Harrer)的回憶錄中所記載：「西藏人身上所散發的宗教信仰，令我非常印象深刻。我在這個國度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再也無法不假思索地殺害一隻蒼蠅，也不能在藏人面前順手揉死令人煩躁的昆蟲。藏人的一些日常行為，確實感動了我，在野外午餐時，如果有一隻螞蟻被發現爬上一個人的衣服，那隻螞蟻就會被小心翼翼地，搬移到草地上。如果有一隻蒼蠅，不小心掉落在茶湯裡，被人發現後，人們就會用盡一切方法，將蒼蠅救出，宛如那隻蒼蠅是自己過世祖母的轉世。冬天，人們會打破池塘上的冰塊，以免魚群死於寒冬。夏天，如果池塘即將乾涸，魚群會被事先安置在大缸或大盆，等待日後放回水庫。救護生命的習俗，提昇了藏人靈魂的品德，拯救愈多的生命，會令他們更快樂」¹³。

佛教第一次傳入西藏，是在第二十八代藏王拉妥妥日年贊(Lhathothori Nyentsen)執政時期(西元四世紀)。根據西藏的傳統傳說，有一天，他在雍布拉宮時，忽然從空中出現一個寶篋落在王宮屋頂上。寶篋內裝有「大乘莊嚴

11 Bichurin, 1833, p.130

12 Namkhai Norbu, 2008, p. 37

13 Harrer, 2002

寶王經」、「百拜懺悔經」、一座小金塔及一個鑲著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曼達盤。然後，又從空中發出聲音，預言說這個寶篋內的經典，要在藏王以後的第五代國王時，才能被解讀。藏王拉妥妥日年贊即使請教苯教祭師大臣，也都無法明白內涵。於是，他命人將寶篋放在地下儲藏室，跟其他的舊古物品堆放一起。從那之後，農作物歉收、牲畜相繼死亡、飢荒還有疫情籠罩全國¹⁴。有一天，正在為國家災荒煩惱不已的藏王拉妥妥日年贊面前，突然出現「五位高貴的人士」對他說，會造成國家不幸的原因，是因為對天上降下的聖物不恭敬的緣故。說完後，這五位人士，就消失在藏王眼前。國王隨即命令將寶篋放在每個方位都可以看到的高處，並對寶篋，做大禮拜，升起莫大敬意，沒多久災荒等不幸事件，全都消除了。

藏王拉妥妥日年贊之後的第五任藏王是松贊干布 (Songtsen Gampo)。他的苯教祭師大臣也無法解讀寶篋內的經典內涵。於是，他派遣一些大臣去印度尋求解答，這是佛教真正傳入西藏的開始。在此之中，藏王的兩位王后擔當了主要推動佛法的角色。他們分別是皈依佛教的尼婆羅王朝的布里庫提公主 (Bhrikuti 赤尊公主) 和唐朝王朝的文成公主。由於他們兩位對佛教在西藏發展的貢獻，讓西藏佛教徒認為布里庫提公主是綠度母的化身，而文成公主是白度母的化身。這兩位公主分別自母國帶來了佛陀八歲等身像和十二歲等身像。為了供奉這兩座塑像特別在拉薩興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兩座寺院。一些西方和中國學者認為，佛法在松贊干布時代，甚至之後的一百年，在西藏並沒有起到顯著的作用。但是，最近西藏學者抱持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松贊干布的最大功績是傳入佛法。這也就是為什麼，松贊干布、赤松德贊和赤祖德贊被稱為最偉大的「三大轉輪聖王 (藏語：chogyal)」。繼松贊干布駕崩直到第九世紀的西藏，各持佛教和苯教兩大旗幟，強大的派系對抗，愈加激烈及白熱化。

在赤松德贊 (Trisong Deutsen) 統治下，西藏成為強盛大國之一。他迎

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寂護大師

請天竺那爛陀寺顯教的寂護大師 (Shantarakshita)，及密宗大師蓮花生大士 (Padmasambhava)，這兩位當代的佛教傑出大師。蓮花生大士降伏了西藏的地方鬼神，並讓他們皈依三寶和立誓護持佛法，還有守護蓮花生大



蓮花生大士

師埋下的伏藏教法。此外，在距離拉薩 137 公里處，建立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西藏首批出家眾在寂護大師的剃度下，皈依了三寶。

赤松德贊下令將梵文佛經經典翻譯成藏文。與此同時，西藏也有漢地來的僧人和于闐來的僧人在西藏傳教。西元 781 年西藏國王宣布佛教為國教，並將法令刻上石碑立於桑耶寺。苯教信徒開始受到迫害，許多苯教書籍也遭到摧毀焚燒。791 - 794 年桑耶寺舉行有名的漸頓之爭辯論，由藏王赤松德贊主持，讓印度僧代表蓮花戒 (Kamalashila) 和漢僧代表摩訶衍 (Hashang) 雙方進行辯論。根據西藏傳統的說法，最後是蓮花戒得到勝利。總之，最後摩訶衍被命令退出西藏。從此以後，西藏的佛法教授皆來自印度那爛陀寺。

佛教在赤松德贊的繼任者任內也持續壯大發展，然而，赤松德贊的哥哥朗達瑪 (Darma) 王子謀殺了宗教大臣喇嘛鉢蘭布貝吉永丹以及藏王赤祖德贊，之後藉由苯教儀式登基當上藏王¹⁵。當上藏王的朗達瑪下令嚴禁佛法講學、不准閉關修行、關閉寺院，並逼迫僧侶還俗，不從者處以死刑。雖然，他在中藏地區成功地毀滅了佛法，但是，無法全面禁止到其他的地區¹⁶。西藏人民無法忍受朗達瑪王的統治，以及他的滅佛政策。所以在他的名字達瑪前面

1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 Shakabpa, 1988

加一個朗字（意指牛魔王的牛字），這是西藏人民給予他的歷史評價。842年一位長年在山洞修行的修行人拉隆·貝吉多傑（Lhalung Pelgi Dorje，吉祥金剛）突然出關，殺死了朗達瑪。關於此事，西藏史籍中記載：吉祥金剛當時正在山間幽谷的洞窟中閉關修行，忽有一位空行母出現，對他說關於這件事，雖然，一般傳說他是出家人，但是事實上，他是一位瑜伽士，一位立誓終身閉關的修行人。

朗達瑪死去後，西藏分裂成兩個國家，但是佛教卻日益茁壯在西藏各地。西元十世紀薩迦派甚至成為西藏政教的權力核心。佛教的上師，變成統治階級，建立無數的寺院。十至十二世紀，西藏形成了數個教派。

最古老的教派，被稱為寧瑪派（Nyingma，在藏文字面意思是舊譯派），可以往前推至蓮花生大士的時代。其他的教派則被稱為新譯派（Sarma）。十一世紀中旬，印度那爛陀寺大學者兼超渡寺住持阿底峽尊者，受古格王朝智光王迎請，至西藏教授佛法。他將餘生用在西藏盡力於傳授佛法，並和他的弟子開創了噶當派。阿底峽主張將修行者分成下士（人天乘）、中士（小乘）、上士（大乘）三等，各有不同修行方法，但是皆以戒、定、慧為修行基礎，主張修行密宗之前，需要先學習顯宗，並以發起菩提心作為一切修行的根源。也要求所有的僧侶皆嚴守戒律，因此，恢復了僧團在西藏的聲譽。



阿底峽尊者

瑪爾巴（Marpa，1012 - 1097）是噶舉派的創始人。他三度遠赴印度向大學者那洛巴（Naropa）和梅紀巴（Maitripa）學習顯密教法，並領受密宗戒律。噶舉派的主要分支是噶瑪噶舉派，由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Dusum Khenpa）所創建，並於1155年建立祖普（Tsurphu）寺作為歷代噶瑪巴的駐錫地¹⁷。

17 Shakabpa, 1988



噶舉派祖師瑪爾巴

薩迦寺於 1073 年由貢卻賈波 (Konchok Gyaltzen) 在後藏仲曲河谷的奔波山所建立。他的上師，卓彌譯師 (Drogmi Sakya Yeshe) 長年遊歷印度，跟隨多位大學者帝諾巴、噶雅達等學習顯密教法。薩迦派是西藏佛教教派，第一個以寺院名稱為教派名。1294 年薩迦派僧侶袞邦·吐吉尊追 (Kunpang Thukje Tsondu) 在覺囊地區建立寺院，並以當地名稱，命名為覺囊寺，自此被稱為覺囊派。覺囊派後來得到藏



貢卻賈波

巴汗的支持，在後藏日喀則西方興建達丹彭措林寺 (Takten Phuntsokling) 成為了覺囊派的主寺。覺囊派輩出多位傑出的宗教思想家和大學者，其中包含篤補巴 (協饒堅贊)、傑尊·多羅那他等。多羅那他的轉世外蒙古的宗教領袖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札那巴札爾，也在外蒙古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

之前提到 (第二章) 大元帝國時期，在西藏建立了僧侶統治政權制度 (政教合一)。大元帝國沒落後，西藏的政權轉移到噶舉派，其核心人物是絳曲堅贊和他的支持者朗氏氏族的統治者。十四世紀初，西藏宗教領袖兼歷史學家布頓·仁欽朱 (Buton Rinchendub)，將大藏經典分為「甘珠爾」(佛陀所說教法) 和「丹珠爾」(論述譯典) 二大部，並加以編纂，其個人著作有《布頓佛教史》、《佛教史大寶藏論 (佛教在印度、尼泊爾傳播的歷史和在西藏發展的狀況)》等¹⁸。1346 年蔡巴·貢噶多吉 (Kunga Dorje) 所撰寫的《紅史》，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西藏歷史資料。還有其他一些關於西藏歷史和宗教的著作，也是出現於十四世紀初期。

18 Budon, 1999

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位非常傑出的大學者，格魯派的祖師宗喀巴羅桑札巴 (Tsongkhapa Lobsang Drakpa 1357 - 1419 年) 出生於安多地區宗喀地方 (安多地區) 的寧瑪派家庭。宗喀巴七歲時，大學者喇嘛卻傑·頓珠仁欽在他的夏瓊



宗喀巴

寺附近的閉關洞穴為他灌頂，然後帶回離宗喀九十公里處，1349 年時他所建立的夏瓊寺。宗喀巴在此領受沙彌戒，並跟隨上師頓珠仁欽學習直至十六歲。

即使，宗喀巴還年輕，但他已接受了許多密宗灌頂，並完成所有的閉關及得到殊勝成就。之後，他前往各聖地朝聖，並參訪不同寺院學習佛法。他優異的記憶力，令他得以將冗長的經典，倒背如流。宗喀巴 25 歲時，領受了比丘戒。他勉力勤學於佛教顯密教法，並修持禪定，此外還要教授上千弟子。宗喀巴撰寫了許多佛學的顯教基礎教授書籍。而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學的三士道次第《菩提道次第廣論》¹⁹。內容展現佛教顯宗基礎理論：人天思想根器的下士道、小乘思想根器的中士道、大乘思想根器的上士道的理論²⁰。

宗喀巴建立了一個新的教派，格魯派。格魯的意思為「善規」，強調修行次第，要先學顯宗再修密宗，達到顯密並重，並嚴守佛教戒學不許結婚，戒殺生禁飲酒等 (宗喀巴原命名為新噶當派，當時的噶當派已式微)。格魯派吸收融合各大教派精華，其諸大喇嘛學者也在西藏建立了重要的寺院，例如 1409 年建立甘丹寺，1416 年興建哲蚌寺、1418 年的色拉寺、還有 1447 年的扎什倫布寺。上述寺院的僧侶人數都高達數千名，讓這些寺院都急速擴大成長。1432 年克主傑受到甘丹寺全體僧眾公推登上第三任甘丹赤巴 (法台)，其後被追封為一世班禪。克主傑在甘丹寺為宗喀巴興建一座供奉宗喀巴遺骸的

19 Tsongkhapa, 2007

20 Tsongkhapa, 2007, v. 1

舍利金塔。1447年宗喀巴最年幼的弟子根敦朱巴，後來被追封為第一世達賴喇嘛，他興建了扎什倫布寺。

蒙古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尊格魯派轉世化身祖古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達喇達賴喇嘛」的名號，並追封他的前二世，根敦朱巴為一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為三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如同太陽的光反射在水滴上，歷任的達賴喇嘛都是前世達賴喇嘛的轉世，而非直接經由觀世音菩薩轉世。這個轉世傳承可以追溯至古代，噶當派的創始人仲敦巴為第45世轉世，根敦朱巴為51世。1582年索南嘉措在前往蒙古土默特部途中，在宗喀巴的誕生地擴建塔爾寺，後來成為安多地區的格魯派主要大寺。

第四世達賴喇嘛之前也解說過（參第二章），他轉世在蒙古族，後來被迎請回西藏。四世達賴喇嘛的老師是羅桑卻吉，第十六任扎什倫布寺大法台，1645年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尊其為「班禪博克多」，班禪喇嘛被認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同時也是觀世音菩薩修行上的「父親」。但是，這並非代表班禪喇嘛比達賴喇嘛優越。在傳統上，他們互為師徒，年紀長者，就成為年紀輕者的上師。依據轉世系統，宗喀巴的弟子克主傑喇嘛（1385 - 1438年）被追封為一世班禪，索南卻朗（1439 - 1504年）為二世班禪，羅桑丹株（1505 - 1566年）為三世班禪。正如之前所述，西藏傳統的轉世世系，原本是沒有加上數字，自此之後，才開始加上數字，於是索南卻吉成為了四世班禪喇嘛。班禪喇嘛的駐錫地為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

正如之前章節所述（參第二章），中世紀時，西藏各宗教都有其各自的宗教轄區，雖然一般認為，這是導致西藏佛教各派系間產生紛爭的因素。但是，事實上，這僅僅是單純的典型中世紀世俗封建制度面臨瓦解時，所產生的現象。在中世紀歐洲歷史中，同樣地，當封建制度面臨瓦解時，當時的歐洲也是打著宗教的旗幟，正當化他們的貪婪與暴力。

此時，佛教已經傳播到西藏北方的蒙古，佛法正被一個部落接著一個部落接受。1587年成吉思汗第28代孫，喀爾喀的阿巴岱可汗在古都哈拉和林建蓋蒙古最大的寺院群樓，額爾德尼召寺(Erdene Zuu)，這座蒙古最神聖古老的寺院。從此之後，蒙古各地寺院及佛學院林立，寺院數目快速成長。十七世紀初，蒙古衛特拉部落聯盟王國開始採納佛教成為國教，四部的可汗商定各派一子為僧，其中和碩特部的可汗無子嗣，將義子送往拉薩學習佛法，即是後來的札雅班智達，十七世紀中葉他在衛特拉聯盟王國內開啟了傳法事業。同時，格魯派的教法也傳播至俄國地區的蒙古族群：卡爾梅克人(Kalmyks)、布理雅特人(Buryats)和圖瓦人(Tuva)。經過了幾個世紀，如同其他的宗教，佛教在俄國的發展，因為結合了當地特有的風俗，讓佛教外觀裝飾更加豐富多彩，縱使如此，佛法的內容未曾有一絲毫的改變。

佛教在俄國被制定為官方的宗教之一，事實上，是屬於藏傳佛教，並非是地方性宗教，只是他的宗教領導人不同而已。雖然，本書的重點並不在解釋藏傳佛教，不過，一些重要的面向特性，仍需要註明。我選擇的最佳佛學解釋來源，就是來自於佛學權威之一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所解釋的佛法，我將其中的解釋片段節錄下來²¹。

「世界上的宗教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相信有一位創世主，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印度教。另一類是相信無創世者，例如佛教和耆那教。而佛教的特性是，主張人無我和法無我，即沒有一個永遠不變獨自存在的我和現象。

佛陀釋迦牟尼的教法，分成兩部分，顯宗(顯學部)和密宗(密續部)。當佛陀證悟成道後，轉了三次法輪。初轉法輪時，他向五比丘開示了四聖諦(苦、集、滅、道)和戒定慧及三十七菩提分。二轉法輪時，他開始宣說一切

21 Dalai Lama, 1991, 2008

諸法皆空的空性（沒有不變的現象和自我）和六波羅蜜。第三次轉法輪時，他提出眾生皆有佛性，開示圓滿無漏光明心性及智慧光明顯現。

佛陀也以金剛持（佛教法身佛的形象化）的樣貌，教授即身成佛的方法。佛陀的教法都是口述，後來經由他的門徒們分別默記繕寫，編成一大套經典。西藏將從印度那爛陀寺請來的多卷佛經，翻譯編成『甘珠爾』西藏大藏經的佛典部（佛陀教敕）。西藏的佛教傳統是嚴謹遵循印度佛教所傳授的教法，小乘、大乘（包含金剛乘或稱密乘）教法都持續被保存下來。

大乘佛法最重視的是動機的皈依發心：「諸佛正法眾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雖然，皈依境是佛法僧三寶，但是，主要的皈依對象是法寶。菩提心是希求菩提的發心，具足自利和利他二種功德，是非常強烈、長久性的皈依，思維若證得圓滿的佛果位，就能真正地利益一切有情眾生。「我以所行施等善，為利眾生願成佛」此偈包涵智慧與福德兩種資糧，在菩提心的攝持下，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利益一切有情，必須行六度，要成佛才有能力幫助有情脫離輪迴。

佛陀初轉法輪所教導的四聖諦是：1) 苦諦是苦的真相。2) 集諦是苦因的真相。3) 滅諦是終止苦的真相。4) 道諦是終止苦的道路。生命的意識不會因死亡而消失，意識會隨著業力而不斷輪迴。惡業的行為，會在無紀律的心意識上留下業力的軌跡。心意識所累積的業力，決定了輪迴轉世到六道中哪一道的基準。

無明是痛苦的來源。眾生因為無始以來的無明，不了解真相，執著於有一個真實的「我」，和真實不變的萬物現象。眾生因為我執，產生了五種主要的煩惱：貪、嗔、痴、慢、疑。有情受困於這五毒的煩惱，製造各種業力，讓他們在三善道：天道²²、阿修羅道、人道，與三惡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22 並非如基督教的神，而是享樂的天人

中不斷地流轉²³。生命之輪的六道輪迴中，有三個主要無明煩惱：貪、嗔、痴。這主要三毒，構成了從「無明」到「老死」，「過去世」到「未來世」的十二個因緣，讓因果相續無間斷，令人流轉於生死大海，不得出離。這十二因緣都是無常的，它們之間是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緣起關係。

唯有斷無明煩惱，才可以得到解脫，又或稱證得阿羅漢的涅槃。佛教中的涅槃，是指已斷除煩惱，再也不用受煩惱之苦。在見道初證得空性時，可以斷掉分別煩惱，之後，修道時持續修行，最後會證得斷除俱生煩惱的滅諦，這個已得到滅除一切煩惱的滅諦，才稱為佛的涅槃。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開示：「涅槃 (Nirvana) 在字面上的意義是超越苦的境界，也是指脫離輪迴的解脫狀態」²⁴。這種境界，是很難以語言文字描述，只能以依業輪迴的概念和解說來側寫描述。

業力 (梵語 Karma) 分為善業和惡業兩種。業力的法則分為，業因和業果。如果有人可以照見五蘊 (Skandha) 皆空，自然就可以滅一切苦厄²⁵。但是，如果沒有透過佛法的修行，是無法斷除無明及脫離輪迴業力。諸佛菩薩和釋迦牟尼佛一樣，視一切眾生皆平等。

眾生的唯一皈依處是三寶：佛寶、法寶 (佛法) 及僧寶 (僧團)²⁶。如果沒有佛法僧三寶，是無法得到解脫，成就佛果位。為了求得解脫，必須讓佛法融入自己的心相續，讓自己的身、口、意完全相應於佛陀的教導。否則，不論修了多久的禪定，念了多少無數的經文，即使一生都住在寺院，完全都沒有幫助。心相續是需要受到佛法的熏習和訓練，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與佛法的修行是不相容的。只有佛法的教導真正融入心的續流，才是真正的皈依處。

23 Namkhai Norbu, 2004, p. 5 - 34

24 The Dalai Lama, 2008, p. 38

25 色、受、想、行、識，其中色指身體及物質，其他代表內心精神世界

26 Dharma 法寶，梵語的意思是保持、任持不失

為了求得解脫，必須依循修行次第，依序漸進。其中也包含，宗喀巴著作的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和空正見。最低的道德標準是遠離十惡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而與之相反的就是十善業，是佛教訓練心相續的基本道德標準。

禪定的要訣是將心集中在一個物像。如果是佛教徒，通常會選擇佛像作為集中精神的對象。觀想佛陀或其他佛菩薩都有其修行的目的。但是，不是像有些學者或作家所認為的「偶像崇拜」。這些佛像在佛法教義中並非當作膜拜的對象，觀想的目的是要將意識直接專注在物像上，用來培養禪修者的專注力。

金剛乘法比起其他教法，可以提供即身成佛的快速解脫之道。這是立基於利用長期訓練的禪定和瑜珈之力，打開身體脈結，讓無始光明自性顯現後成就佛果位。

近年來，由於金剛乘法本的翻譯出現在市面上，有心人士藉由片面文字的解讀和顛倒前後關係，惡意地將金剛乘形容成恐怖血腥，放蕩淫亂的邪教，試圖讓大眾誤解藏傳佛教的內在教義精華。另外，西藏的宗教唐卡也成為了被抹黑誤解的佐證。藝術品的唐卡上多面多手雙身交合相，及單手托著裝滿鮮血的顛骨畫作，更引人加深這種印象。如果我們要了解這些圖象的表徵意義，首先我們必須要熟悉金剛乘的教義。在密乘中，很多都將教義形象化，將佛法教義完全以圖像表現。當然，十善道也是以形象化，充分展現在密宗唐卡畫像中。這就像西方的白色象徵純潔，鴿子代表和平一樣。

這種憤怒尊形象是印度佛教界，改革了早期佛教的形象化教義。眾多的佛菩薩等的形象，在金剛乘不同佛菩薩的圖畫中，有不同的象徵物代表淨化的五蘊、六入和十二處。不同的眾生（信徒）依據他們各自的個性、種性和能力，選擇適合他們的本尊。寂靜相或是憤怒尊，單尊像或雙身像，多面多手等，那些圖騰並不是惡魔，要讓人「膜拜」。圖像中鮮血淋漓的頭顱、屍

皮、火焰等，都是表徵精神力量，代表降伏無明煩惱，斷除惡業和證空性等。那些殘暴性的圖像，就是隱喻自己對抗自己內心的仇敵，「無明」，以及無明所產生的五毒煩惱等之間的慘烈戰鬥（內心種種的煎熬痛苦）。像這種在內心，與自己的貪、嗔、痴、慢、疑等因我執所產生的無明煩惱交戰、對抗的激烈戰爭，不用語言，而以圖像表現的話，就是如此的殘暴及激烈，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讓外界誤解了圖像所象徵的教義。東方金剛乘中展現出的世人眼中的血腥式儀式，就如同西方基督徒儀式中的隱喻，例如，基督徒食用的麵包與紅酒，表徵主耶穌基督的肉與鮮血一樣。

金剛乘的雙身尊唐卡，全是憤怒相的佛菩薩，這些圖像，只是個符號，都各自有其象徵的佛法意義。圖像代表修道成佛路途中，必須要具備的智慧（證悟空性，梵語：Shunyata 智者）與方便（慈悲）的結合。不明瞭其內容的外界戲稱其為西藏「歡喜佛」，但是，那只是「方便」之一，用來激活身體的潛能，更快速地直接證悟空性。而這只有多年苦修，極少數具備高度瑜伽能力的行者，才有資格接納真實明妃，進入修行，而且一絲貪欲心都不可生起。在這灌頂儀式中，男女行者必須嚴守誓言，雙方的瑜伽能力也要旗鼓相當，才能在此項訓練中，互相都證得空性智慧。事實上，幾乎全部的密宗行者都是以觀想的方式，迎請明妃，而不是真實的明妃。當然，金剛乘中，也像其他的人類團體一樣，被極少數的人，藉由教法表面的文字，謀求私利。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性瑜伽「歡喜佛」的介紹，其中奇奧難懂的文字描述，附加的神秘感，事實上，只是單純的賺錢色情網站，與佛法一點關係也沒有。

佛教的各類修行，雖然還未受到科學上的研究，但是早已受到修行者所確認。例如，西藏的乃瓊護法在歷史上是噶廈政府的宣諭神，護法神會附身在乃瓊寺專任靈媒上，其真實性，已受到了每一世達賴喇嘛，以及眾多高僧大喇嘛的證實。另一個例子是，西藏的瑜伽士，藏語稱論巴（Lungpa），他們

有一種修行方法是，將意識入於空性狀態，眼直視前方，用跳躍式的步伐日行七十公里，可以幾天幾夜不休息，快速橫越山川²⁷。也有一些已被科學所印證。例如，拙火 (Tummo) 瑜珈，一種外顯式的密宗成就判斷方式²⁸。修行方式是，全身裸體，坐在雪地，身上披一件濕透的毛毯，在零度的氣候下，將身上的毛毯烘乾的修行。還有一種，令人驚異現象是，一些喇嘛行者圓寂後的肉身不腐。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蒙古裔布里雅特人諦吉洛夫 (D.D. Itigelov) 堪布，在圓寂後的 75 年，2002 年開棺，出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不朽的肉身。經過科學家及病理學家的檢測後，布里雅特政府公布其報告結果，喇嘛肉身保持良好，沒使用防腐劑，所有的肌肉與內部組織、關節、皮膚都完好如生前²⁹。十四世達賴喇嘛也說過，西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一些喇嘛的不壞肉身被發現，栩栩如生的身體，和諦吉洛夫喇嘛的情形一樣。最近的例子是，2008 年第一百任甘丹赤巴法王羅桑尼瑪圓寂於印度，圓寂後他持續十八天安住在禪定中³⁰。根據佛教的修行訓練，達到三摩地高度禪定的行者可以持續很久的時間，安住在禪定中。三摩地是指心相續保持在不動的狀態，所有的情緒、念頭等都不升起，的禪定狀態。一些高僧在臨終時禪定在三摩地的境界，可以長時間將心相續持續停留在那個狀態。

達賴喇嘛遵循佛教的觀點，主張所有的現象都必須加以分析，而不是盲目地信仰。他認為上述的現象，也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第一屆僧侶與科學家組成的「心靈與生命研討會」於 1987 年在達蘭薩拉達賴喇嘛的會客廳中拉開序幕，持續運作至今。這個研討會的兩大宗旨是：一、增進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的知識。二、致力於增進人類福祉。與會的成員除了藏傳各派僧眾代表外，還有醫學、神經學、心理學、物理學及教育學等科學界頂尖的科

27 Tucci, 2004

28 Dalai Lama, 1992

29 Body of a great lama...

30 Tibetan Lama...

學家們一起進行對話及研討。除此之外，這個學會還舉辦不同主題的研討會、出版書籍及刊物、參與宗教與各類科學活動等。

根據佛教的教義，代表智慧的空性，是可以經由不斷練習及訓練而獲得。空性並不是只是一個哲學名詞，而是可以證得的。透過禪定，可以斷定萬物及有情的本質，皆是空性。空性並不是表示事物或現象不存在，或是完全是虛幻，而是萬物無法不依靠其他因緣，而單獨存在。因為無明，缺乏對空性的認識，讓眾生執著有一個真實不變的「我」，而陷入不斷輪迴的苦境。輪迴的本身，也是藉由緣起而存在，而非原本就獨立存在。這個世界也不是一個虛幻的幻覺，世界確實是存在的，但不是無條件的存在，是藉由緣起的條件，而暫時存在，可以說世界就像一個類似的幻覺。只要克服對「自我」的愛著和自我中心的世界觀，就可以幫助我們去慈愛及幫助他人。空性是佛教修行的基礎，沒有它，是無法得到解脫的。

藏傳佛教的上師們沒有改變佛法教義，也沒參雜任何其他宗教的思想。達賴喇嘛一直強調西藏的論典，即使是一小段的教義，都是引用佛經或其他印度大學者的論典。現代的印度學者，不論是佛教或非佛教領域的哲學大師，指出古梵文佛典即使是一小部分教義，對現代學者而言，也是深澀難懂，但是在數世紀前，藏文的翻譯讓其意義更加清晰明白。還有，很多消失的印度佛典，也都保存在西藏的大藏經中。雖然，在藏文和古梵文經典中，也出現一小部分些微的不同，但也僅是出現在地名及時間或非關教義的部分，而且通常是在提及其他宗教時。藏傳佛教雖然有不同的教派，但是他們的差異性，只是在教授佛法的方法上略有不同而已。

西藏大藏經是印度後期大乘佛教經論的精確藏語版本，與中國佛教有強烈性的不同³¹。西藏佛教與中國佛教，雖然同為印度大乘佛教的分支，但卻

31 The Dalai Lama, 2008

各自發展。藏語和漢語這兩個非印度語，讓大乘佛教繼續傳承下去。以漢語佛典傳承的大乘佛教傳播到東北亞地區，而以藏語佛典傳承的大乘佛教則傳播到蒙古及喜馬拉雅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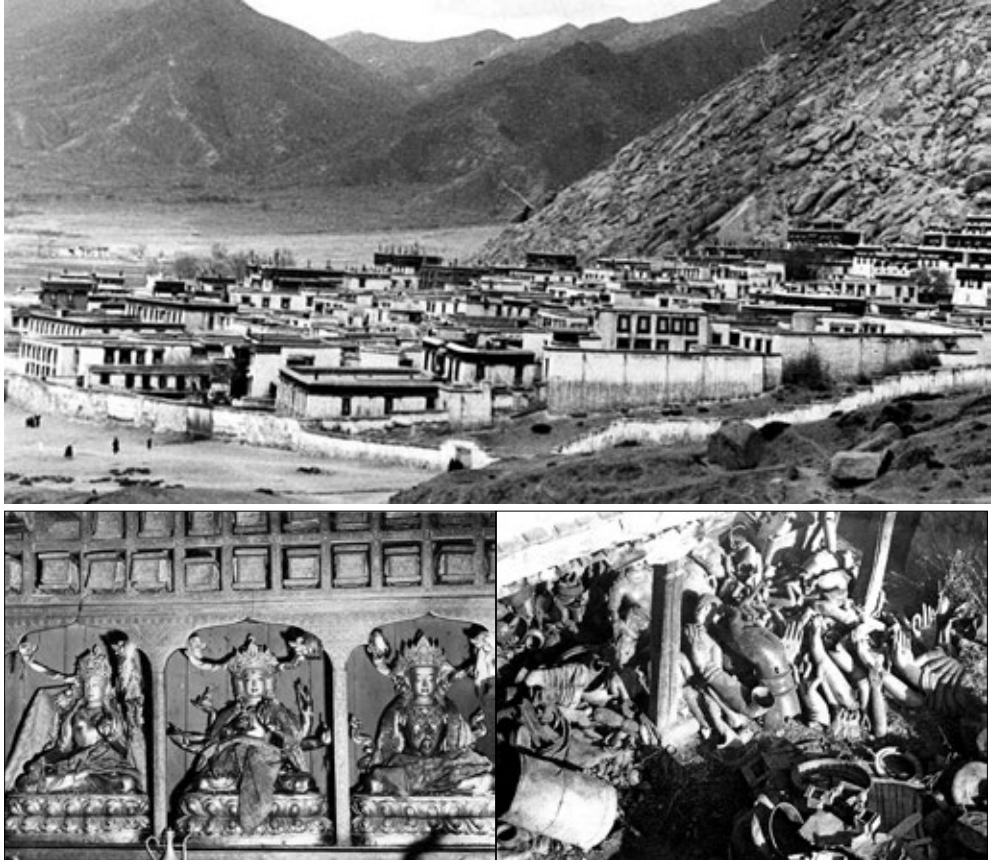
由於前世紀歐洲基督徒世界對藏傳佛教的不了解，將藏傳佛教視為佛教的變異體，更糟糕的是，認為是佛教與薩滿教的混合物，而創造了「喇嘛教」這個新名詞。而今，我們必須棄捨這個標籤，因為，沒有喇嘛教這個事實，而且這個名詞也含有詆毀及鄙視藏傳佛教的玄外之音。在此，我將引用著名的俄國學者陶其夫 (E.A. Torchinov) 的見解³²：

「藏傳佛教確實是印度大乘佛教傳承的分支之一，所以我們必須即刻停止使用「喇嘛教」這個不正確的名詞。事實上，西藏人根本沒聽過，也不知道什麼是喇嘛教。他們所熟悉的是論典 (chos)、經典 (sangs rgyas kyi chos) 和大乘佛教 (theg - pa chen - po)。喇嘛教這個名詞，始源於十九世紀歐洲，是西方人在不瞭解藏傳佛教之下，為他們眼中的異教，所創造出來的新名詞。因為在西藏被認為是「善知識 (kalyana mitra)」的喇嘛（在藏語稱 bla 意思是「聖心」和 ma 意思是「至高」），被藏傳佛教徒認為是至高無上的聖者。如果說大乘佛教傳到西藏後，發生了變異，變成了外界所描述的喇嘛教，不過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西藏的寺院，不僅僅是吸收了整個印度後期佛教，尤其針對那爛陀寺整個制度和教法，還嚴謹地保存和複製重現所有的一切。但是，中國的大乘佛教卻是融合了中華文化的儒學和道學。至於，對喇嘛（上師）的敬仰，事實上，是延續印度佛教的傳統，如果說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印度佛教從印度逐漸消失，而西藏佛教將印度佛教在西藏重現，並壯大。

自從 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抗暴起義（反抗中國共產黨軍非法佔領西藏），

32 Torchinov, E. A. Buddhist tradition...

及十四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世人眼中的「喇嘛教」驟然浮上了世界政治



色拉寺：〔上〕1938年（照片：Ernst Schaefer/CC-BY-SA 3.0 授權）。〔下左〕長壽三尊：長壽佛、白度母、尊勝佛母。上方格內放置包裹錦織108卷西藏大藏經甘珠爾，1938年（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權）。〔下右〕寺院中庭佛像的殘肢斷體，1991年（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Ngodup Tsoknyid）。

舞台。尤其在惡名昭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年，中國共產黨政府針對西藏僧侶和佛教傳統及西藏文化進行了一系列殘酷的鎮壓與破壞。他們宣稱西藏的宗教是邪教，「喇嘛教」並非佛教，不值得作為大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時候，十四世達賴喇嘛呼籲世界的學者，認識藏傳佛教，也請放棄使用「喇嘛教」這個不實的名稱，即使在單純的科學領域，也

請不要使用這個錯誤的名詞。

儘管如此，從前中國政府的官方文宣中，常常可以看到「西藏擁有自己的宗教：喇嘛教³³屬於中國佛教的一支，班禪喇嘛也是中國佛教的宗教導師」³⁴。但是，隨著時代遷移，世界對藏傳佛教更加認識後，中國也不得不改變對西藏宗教不實的報導，2008年中國英文版的「白皮書」中對西藏宗教的介紹，從「喇嘛教」改成了「藏傳佛教」³⁵。

西藏境內除了佛教和苯教的信徒外，也有一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中國共產黨佔領西藏之前，西藏還有一些印度教徒³⁶。西藏的官方教廷自始至終包容其他宗教的存在，未曾強迫異教徒改宗。這個事實在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中皆有文獻記錄³⁷。所以，中國共產黨信誓旦旦指責，舊西藏是違反人權，單一宗教的神權制度，是不確實的指責。的確，從前其他國家的舊社會，百姓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更遑論宗教自由³⁸。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藏傳佛教確實引人入勝，但是，一般世人往往受到畸形的報導所吸引。這裡，我無意討論佛教徒的概念，或是神智的觀念，也不議論、煽動宗教間仇恨的宣傳（這類的資訊可以在網站上輕易找到）³⁹。不過讓我們先看看，網站中，常會被拿來討論的一些議題，首先是，對佛教中的「誅殺儀式」和「牲祭」的議題。

俄羅斯商人布爾杜闊夫 (A.V. Burdukov) 描述二十世紀初期蒙古的祭祀儀式：一位蒙古黑喇嘛 (Ja Lama 又稱假喇嘛) 活祭了十名中國囚犯，剝下了一

33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

34 Negotiations...

35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36 Shakabpa, 1988

37 Butt, 1994; Harrer, 2002

38 China and Tibet, numbers and facts 2006...

39 for example, Pandaev, 1999

名哈薩克人的皮。吹仲喇嘛 (Choijon Lama) 吞食了一名白軍的心臟，一些將領將處死的中軍和白軍的心臟血灑向旗幟。2008 年北京舉辦的「西藏今昔」展覽會上，陳列了西藏被解放以前，用農奴的人皮、頭顱和大腿骨製造的法器。1959 年西藏被迫起義反抗時，類似的展覽也強行在哲蚌寺、色拉寺、江孜 (Gyantse)、山南 (Lhoka) 及西藏其他各地舉行⁴⁰。中國共產黨告訴參觀人士，這些農奴被殺是因為要取得他們的皮和骨頭。他們說，1948 年喇嘛誅殺了 21 名農奴，希望藉此制止解放軍入侵西藏，之後每年都會用新鮮的人體部位作為祭祀品⁴¹。俄羅斯記者奧夫欽尼科夫 (Vsevolod Ovchinnikov) 報導了一個故事：一名還俗僧侶說，他與一些僧侶被活埋在修建的大殿石板下，寺院命令他們進入三摩地，進行心電感應的訓練⁴²。

上列網路上的事件報導中的行為，都是違反佛教戒律，佛教教義中，殺生是最惡劣的行為，而且個人所造的業力是無法轉移給別人⁴³。這裡引用佛教法句經一些教義⁴⁴：「眾生畏刑罰，眾生皆愛命，以己推及人，不殺不教殺…眾生欲安樂，若求自安樂，刀仗害眾生，安樂不可得…惡業由己做，污垢由己染。惡業已不做，污垢己不染。清淨由自己，何能由他淨。」

上述的黑喇嘛 (假喇嘛) 的行為不但嚴重違反佛教的殺生戒，還對僧侶動刑，又拒絕服膺蒙古教宗。於是，八世哲布尊丹巴 (8th Bogdo Gegen) 革除他的封號，沒收他的財產，並下令逮捕他。簡朴的老博物館照片，被展示在北京西藏展中，沒有任何說明是誰，在何時照了這些照片，也沒有任何文件證實照片的由來及真實性。澳洲學者鮑爾斯 (J. Powers) 證實那是中國共產黨對外

40 Smith, 2008, p. 68, 72, 133 - 135

41 Smith, 1996, p. 553 - 554;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42 Ovchinnikov, 2006, p. 95 - 96

43 Balakirev, E.V. Myth...

44 Dhammapada, X, 129, 131; XII, 165

的宣傳品，他也在他的著作前言中提及此事⁴⁵。此外，連加拿大學者，舊西藏評論家葛倫夫 (A.T. Grunfeld) 也承認那是發生在極偏遠地區的罕見牲祭照片⁴⁶。

現在已為眾人所知，那些人骨，皆取於亡者，作為某些特殊密宗行者的修行法器。藏學學者和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對此都有共識⁴⁷。因為幾世紀以來，在西藏就採取「天葬」的葬禮，將死者的屍體分解支離，以便餵食禿鷹（亡者最後的佈施），所殘留的人骨取得容易，並不需要殺害任何生命。中國文化大革命前，蒙古也有類似的葬禮傳統。「野葬」，將屍體置於荒野，讓蒼狼或野獸吃食，像這類的葬禮，大多是在寸草不生的山區，由於缺乏燃燒的木材無法火葬，也因為亂石瓦礫之地難以土葬，加上，佛教的教義一直是利益眾生，所以將自己唯一的所剩（遺體）也佈施出去，是最為理想的結束，也是一種修行。之後，當野葬被禁止後，人民普遍表示不滿。一般而言，將屍體佈施出去，不單出現在佛教，同時也發生在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⁴⁸。

和其他的古老國家一樣，殘酷的極刑也發生在蒙古、西藏和中國。或許也有罪犯試圖以宗教名義掩飾，但是被目擊者發現。事實上，也有可能是虐待狂或是佛教傳入前的殘酷習俗。就像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S. Hedin) 描述，當時中國婦女如果無法餵飽小孩，通常會將幼兒殺死，不過，這通常不會發生在西藏或蒙古地方⁴⁹。但是和中國一樣，佛教傳入西藏前，民間相信如果吃掉被殺者的心臟，就會讓自己更英勇。例如，藏軍分食了英勇喪生的敵人辛格 (Zoravar Singh) 將軍的心臟⁵⁰。在 19 世紀中國軍隊制壓了回教徒的起義，他們煮食了死者的心臟和肝臟⁵¹。1909 年，滿洲一位受到斬首的土匪，他的心臟被劊子手拋

45 China's Tibet exhibit...

46 Grunfeld, 1996

47 For example, Wright, 1904, p. 333 - 334; Forney, M. China...

48 See large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La magie...

49 Gedin, 1899, p. 417

50 Tucci, 2004

51 Ringardt, 1903, p. 83

出後，被四周的群眾撕裂分食，就連行刑者也吃下一片⁵²。1914年中國對少數蒙古族裔處以極刑，挖出他們的心臟⁵³。同類相食也發生在中國文革時期⁵⁴，在毛澤東所推動的大躍進下，造成大饑荒時，藏區也曾發生同類的事。

我曾經針對殺生祭儀和活埋寺院底下這類的議題，向從西藏逃亡到印度的流亡藏人，進行過訪查。但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強調，西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不過，像這類的事的立基點，或許是從罕有的西藏土葬中，聯想出來的。例如，在衛藏的習俗，有時會將早夭的小孩埋在自家地底下⁵⁵。有時遭到殺害的人也會被土埋。有一些特別的人，會在特別的日子，他們會被授與權利，將被殺者的遺骨從地裡挖出，並將他們的骨頭作為宗教用途⁵⁶。也有一些，會將屍體埋入家牆⁵⁷。埋葬孩童的故事，在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放」西藏後，特別受到強調及宣傳。流亡的老藏人們告訴我，那些都是特意被安排來作為醜化西藏的宣傳。或許，蘇聯共產黨記者奧夫欽尼科夫(Ovchinnikov)受到一些故事的啟發，即使沒有所謂的心電感應訓練，在他的報導中也虛擬了一些情節。1965年西藏革命展覽館在拉薩正式開幕，館中最具特色的展示是，一具小男孩的骨骸⁵⁸。據解說員的解說，那是四個遺骸中的其中一具，被舊西藏當活地基，埋在建築物四角中的一角。同時，館內也安排一位男孩，在館內來回穿梭，告訴每個參觀者，他如何逃出被當活地基的故事。另一項特別的展示是，用黏土人物「生動地描繪」，種種「封建主義的恐怖」行徑⁵⁹。後來，這些展示受到撤除，主要是因為中共對外宣傳部害怕造成外國

52 Baikov, 1997, p. 30 - 123

53 Belov, 1999

54 The CPC continues to resist...

55 Bell, 1991, p. 289

56 French, 2004, p. 263

57 Kauffner, P. Was human...

58 Smith, 2008, p. 133 - 134

59 Powers, 2004, p. 141

人的不信任感及受到國際的譏諷。

殺人祭祀在各種文明中都存在過，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大陸，或許連古代西藏也不例外。有報導說前佛教時期的殺人祭祀，也在近代的西藏發生⁶⁰。不過，只要佛法持續受到信仰，不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都不可能發生殺人祭祀或活人生祭。

近幾十年來，書報雜誌刊架充斥了偽科學和偽宗教的商業性書籍。其中也包含神智學和西藏相關議題的書刊。在此，我不談論神智學，因為它並不是佛教，和西藏也無任何關係。不過，在俄羅斯木達謝夫 (E.R. Mudashev) 所著的叢書中關於《眾神之都》(city of gods) 中，出現的三摩地 (samadhi)、秘密洞穴、香巴拉聖地、崗底斯山峰、瑪旁雍錯湖、生命密碼和藏族的起源是亞特蘭提斯等，這些在近代是相當流行的題材⁶¹。還有其他許多撰寫相關西藏和它的神秘性的著作，比如羅桑倫巴的《第三眼》的銷售量就很好，這位備受爭議，化名羅桑倫巴的亨利霍斯金 (Cyril Henry Hoskin)，是一位英國水管工的兒子，他既未去過西藏，也不懂藏語。因為，版面的緣故，我不一一舉例，他著作中許多的錯誤和謊言。這些舊式的科幻小說，也已落後了時代。2005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告訴俄羅斯記者們：「你們要停留在印度多久呢？四天？去尋覓秘境？如果你們想要探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一無所知…雖然，英國人羅桑倫巴所出版的叢書，已經將西藏描繪成神秘魔法的國度」⁶²。

第五章 總結

西藏人的生活與宗教，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性的國度，佛法的熏習讓幾乎所有的藏人生性誠實可信。這是所有曾經拜訪這個國

60 Grunfeld, 1996, p.29 - 30; Kauffner, p. Was human...

61 Muldashev, 2008

62 Zhironkina Yu, A clear picture of the world

度的人，共同的印象。相較中國各地，苯教和藏傳佛教與蒙古和印度佛教有幾乎相同的教學方式。尤其是藏傳佛教，完全是純粹的印度佛教再現。藏傳佛教並不是中國佛教的系統，從未扭曲過佛法教義，絕無參雜薩滿教，更不會以殺生和自虐或他虐進行宗教的儀式。不論是在學說理論面或是宗教面，「喇嘛教」這個用語都不符合事實，應該要被棄用。

很明顯的，佛教是最適合藏人的世界觀和心理狀態。採納佛教幫助藏人的生活更具有人性面，同時也是形成了西藏和蒙古文明的主要因素。佛教（藏傳）也是俄羅斯的傳統宗教之一，其教義的核心不是神通，而是提昇人們的心靈層次直至成佛，而其目的是為了所有的有情生命體貢獻所有。十四世達賴喇嘛也一直強調：「修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神通，而是要轉變內心世界」⁶³。

63 Dalai Lama, 2007, p. 377

第六章

國家、社會與經濟

從古代至中世紀早期，西藏是由贊普（國王）所統治，另有一些議政會長老，輔助國王處理內政。可是，在最初幾代的贊普統治時代，雙頭政治讓世俗領袖（原本並非世襲）和苯教大祭師間產生衝突。七世紀時期，松贊干布將行政部門進行改編。他將吐蕃的中央政府部門分成貢論、曩論、噶論三個部門，共有九位政務大臣（又稱九大論）⁰¹：分別掌管行政、內政、軍事、外交、法律、監督、財政、宮廷、禁軍。內閣眾臣，這九位大臣和其他高官，一起共議國政。松贊干布同時還重新劃定國土，將吐蕃的國土劃分成四個「如」：藏如、約如、葉如、衛如行政區域，各個如都有自己的軍隊，作為贊普的四個軍區。四個如皆設置長官、元帥、副帥等職，既是軍事首長，也是地方行政長官的軍政合一體系。每個如又分上下兩部，各有四個千戶所，其長官為千戶長。此外，各個如，還有一個直屬贊普的禁衛千戶。各個千戶所之下，又劃分為幾個部落，部落設置部落長、先鋒官、農田官、財務官、文書等官職，管理部落的生產、軍事、賦稅等。四個如的軍服顏色、旗幟、馬匹等的顏色都不同，以此作為軍區標誌。一支小隊有一千名士兵，以十位為一列，戰鬥時兩人一組，一人為弓箭手，一人為大刀手。對外征討到一個新地域時，便在當地設置一個總管，收服當地部落首長，並給予新的官職。

0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古代西藏擁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裁判官。有證據顯示，西藏的第一部律法是仿自回紇國和突厥國。幾世紀來，藏語不但發展了精確的法律術語，也有了自己獨立運作的法律系統。雖然在元、清兩朝時，在某些特殊情況，也曾使用了舊蒙古律典。不過整體而言，在中亞地區的律法裡，西藏律法是完全獨立發展出來的⁰²。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一直在西藏使用的法律系統特點是，西藏有二部法典，一部是專門為出家人設定的法典，一部是為一般俗人設定的法典⁰³。另一個特殊的懲罰系統是，可以繳納罰金免除牢獄刑期，也有針對罪犯的罪行處以罰款的判決。罰金的數目，必須依加害者和被害人的犯罪程度及其社會地位，做不同的適量判決。當判決無法定奪時，如同其他古代國家，古代西藏有時也使用神裁法，來判決罪犯是否有罪。其過程是，將黑白石子放入泥水或牛奶又或沸水或沸油中，在人看不清石子顏色情況下，命疑犯用手撈出一顆石子，來判定是否有罪。其中以撈出白石子為無罪判定⁰⁴。

七至十世紀以來，西藏的耕地分為，國有、分封貴族（國家贈與貴族作為服務國家的薪資報酬）、還有西藏各氏族部落頭人所擁有⁰⁵。西藏的氏族是古代父系氏族的後裔，通常西藏高官幾乎都是出自於與贊普國王有親屬關係的氏族。西藏的社會分成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其中又分國有地和私有地兩種。為國有土地耕種的代理地主以穀物繳納地稅。而其他私有地的地主會拿到一個紅標籤，每年政府會指定該繳納多少穀物作為賦稅。西藏的律法和習俗都嚴禁地主虐待為其耕種的農夫。從松贊干布國王開始，所有西藏領袖制定的法律都是立基在佛教的十善法⁰⁶。十善法是佛教徒用來訓練自己的道德

0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3 Valiakhmetov, 1958, p. 40

04 一位久住聖彼得堡的將楊格西表示西藏由於沸點低，沸騰的油水不會對受試者的手臂造成傷害

0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6 Tibet: the Truth, 1993

品行的基本法則(參照第五章)。法律中也規定上位者要保護他們的子民。從八世紀中葉開始,政府就持有所有納稅者的名簿,和中原的國家一樣,名單是紀錄在紙張上。此外私有地的地主還必須負擔徭役和額外的賦稅。在國有地工作的並不只有農民,還有牧民和工匠及僕從等。

第五世達賴喇嘛不但加大土地分發給不同教派的寺院(除了噶瑪噶舉派),還進行了行政改革,此外,依據早期的律法,分別制定了「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西藏上層社會是由貴族的後裔高官和高階的僧侶所組成。中層社會群族則是商人、僧侶和低階官員,而底層社會則是農民以及與屠殺行業有關的屠夫、皮匠,還有和金屬有關行業的鐵匠等。1792年西藏開始發行錢幣,他們以尼泊爾馬拉王朝的銀幣章嘎(tamka)為藍本,鑄造了印有西藏紋樣的銀幣,之後也鑄造了不同面值的錢幣⁰⁷。但是,獨立國的西藏錢幣並不在大清帝國流通。

西藏的判決和刑罰,如前面提過的,判決和審訊也包含了藉由神裁法定讞⁰⁸。一些犯罪從大竊盜到蓄意謀殺,在一些特殊情況,也可以以罰款代替刑期,而竊盜罪通常是以罰款結案。但是針對宗教犯罪則會判給嚴厲的刑責。離婚的判決(不管是丈夫或妻子提出),兒子通常是判給父親,女兒則判給母親。此外,丈夫必須依然支付妻子,在婚姻期間,他所提供妻子的衣物,連同僕役等的費用。這些判決通常都以罰金制度處理。

根據唐朝編年史記載,七世紀的西藏人口,約有一千萬⁰⁹。在元、清時代西藏人口被估計的人數從85萬到350萬等不同的數字¹⁰。不過,也不用訝異,這僅顯示那些時期,西藏的大部分領土被異族侵佔的事實。

07 Shakabpa, 1988

0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9 Child, 2003, p. 423 - 444

10 Child, 2003, p. 424

西藏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在歷史的更迭中，始終緩慢地挪進。其原因是，絕大部分居住地域嚴峻的氣候，加上，農業是西藏的基礎經濟來源。雖然西藏的自然經濟資源豐富，可是製造業卻發展緩慢。西藏傳統的低產量農業生產系統，讓他們能夠和自然生態和諧相處，避免了生態危機及飢荒。西藏的傳統價值觀讓他們的生活發展成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的習慣¹¹。藏人遵循佛教中道的教義，生活之道採取「中庸」的態度，避免過多的消費及不過度開發自然資源。也由於他們對中道的堅持，所以能夠與萬物和環境和諧相處。



西藏中部農民 (Waddel, 1906)

人可以對抗大自然的思想，對藏人而言是陌生的。實用主義的中國人和西方人無法了解西藏文明的價值觀。西藏人抗拒將鄉村產品商業化的態度常被貼上「落後」的標籤。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舊西藏沒有草原超負荷的問題是因為，西藏人口的成長停滯、頻繁的自然災害還有因自然災害使得人畜大量死亡之故¹²。但是，這是不正確的說法。事實上，西藏的畜牧繁殖系統，是採取低生育率的高原放牧。這種遵循自然的特殊放牧方式，已實行數世紀之久，他們依循季節變遷，遷移放牧地，讓草原有足夠時間成長。每個部落的領地，分配給各個家族的放牧地，也是依季節而轉移。遊牧民族牧場所放牧的牲畜一般是犛牛、綿羊和山羊¹³。不同的動物所吃的牧草亦不同，因此，他們會依各自的需求，分別放牧在既定的牧場，才不會造成草原的過度負擔。也就是說，西藏牧民依據放牧地的高度、及具體的環境實境，進行不同牲畜的永久持續放牧。

11 Tibet: the Truth, 1993

12 Ecological Improvement...

13 Tibet: the Truth, 1993

雖然，藏人並未聽過現代環境生態保護及容量等的概念，但是，他們長久以來對自然資源的使用，都符合生態環境保護原則。由於，受到佛教巨大的影響，藏人採取的生活方式和農牧業經濟收入都是採取「順服」大自然的和平共存，而非「征服」大自然的人定勝天。例如，早期 1642 年五世達賴喇嘛頒布法令：「保護動物和大自然」。律法嚴禁在一些月份中屠宰動物，針對打獵有更嚴格的規範條例¹⁴。即使，面對狼群等，獵食自己的牲畜，遊牧民也幾乎不會獵殺它們。西藏的習俗是，不可殺死游牧區附近，正在撫育幼狼的母狼。這是因為，他們熟悉狼的習性，母狼不會在自己的狼穴附近獵食。但是，如果你殺了她的幼狼，她就會對羊群開殺。

藏人和蒙古族相當盡力於，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尤其是在佛教的聖地。例如，即使是現在，以我個人的經驗，野生斑翅山鶉 (wild partridges) 可以讓人類靠近三公尺之內的例子，僅有西藏甘丹寺附近、外蒙古慶寧寺 (Amar Bayasgalant Monastery) 附近、以及外蒙古的聖山肯特山 (Bogdo Uul Mountain)。這三處的特點是，其地域的生物種類及數量都多於其他的鄉鎮及都市。

另外，非遊牧的藏人，也是採取類似遊牧民的減少環境壓力的生活方式。就像簡單的傳統製造業、自然農業經濟，還有抑制人口成長的傳統習俗 (大量出家眾、一妻多夫等)。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在西藏是傳統的婚姻方式¹⁵。因為，可以讓一個家庭的財產不分散，得以足夠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也可以抑止人口成長，避免造成土地的負荷。在這樣的家庭裡，主婦是家中的主事者，一家的興旺，全在於她處理家中人、事、物的手腕。一般，數位兄弟 (年齡相近者) 共娶一位妻子。蘇聯記者奧夫欽尼科夫 (Ovchinnikov) 描述西藏的公公可以娶他的媳婦，如果寡婦再嫁，她的女兒們也可以成為繼父的太太。這些在西藏都是屬於好的婚姻例子，讓人、財不分散，家中更興盛。如果一

14 Chhodak, 2003, p. 36 - 42

15 Kozlov, 1947; Ovchinnikov, 2006; Bell, 1991, p. 159

位妻子活得比她的丈夫們久，又無子嗣，她可以豁免賦稅和勞役等義務。一夫多妻的婚姻也是存在，不過比較稀少，像這樣的婚姻幾乎都是由於經濟或特殊環境狀況所造成。

在西藏人被中共民主改革前，西藏國家是採用莊園式的結構組織，最高的權力者是達賴喇嘛。所有行政部門及議會代表都有出家眾任職，可以說是，真正的政教合一。雖然，達賴喇嘛擁有絕對的世俗權力，但是他都絕對會事先諮詢議會¹⁶。在達賴喇嘛圓寂後的空窗期至轉世成年前，之間的政治權力，會通過西藏議會 (Tsongdu) 選出一位西藏攝政代理。攝政的位置有時也會導致各方政治角力的爭奪戰。

西藏政府有兩個大噶倫，一個是僧官、一個是俗官。噶廈 (Kashag) 是西藏的中央政府機構，直屬於達賴喇嘛。噶廈政府有三位首長大臣，其中有兩位俗官大臣，一位僧官大臣，分別管理內政及達賴喇嘛的私人事務。他們三人的職位都是噶倫 (部長)。噶廈政府議會內閣下面，有一個中央行政部門，分別管理：政治、軍事、經濟、法院、外交、財政和教育¹⁷。西藏宗教事務由總管堪布 (Chikab Khenpo) 和由四位高僧組成的議會小組管理。這個事務局將宗教問題報告大噶倫，再由大噶倫向達賴喇嘛報告。總管堪布還擔任達賴喇嘛私人財產的管理員，同時也是寺院叢林的領導。

政府高官的位置都被達賴喇嘛的親屬們所佔據，而議會代表則被古代貴族氏族佔滿，包含其血統可以追溯到古西藏國王和大臣們，一共有 197 個家族，其中只有 25 個家族最具有影響力。貴族擁有優勢的職位、特權、榮譽等¹⁸，世襲的貴族必須從事公職，為西藏政府服務，每一戶貴族都必須派一個男丁擔任俗官的公職¹⁹。不過對一般人民而言，這也不是不能跨越的障礙。

16 Shakabpa, 1988

17 Shakabpa, 1988

18 Bogoslovsky, 1978

19 Van Walt, 1987

格林費爾德 (A.T. Grunfeld) 教授認為西藏在傳統上，並非是絕對的封建制度，事實上平民上位的例子很多²⁰。

首先，幾乎西藏每戶家庭最少有一個兒子，會成為僧侶，他們都有可能成為各階級的議會代表。幾乎所有的僧眾代表，都來自普通的農戶或遊牧家族。其次，很多轉世高僧（祖古），都來自一般的平民家庭。這種轉世系統讓社會階層產生重大的流動性。於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僧侶，可以進階為政府高層²¹。比如，十九世紀中期，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一位貼身侍從，因為他的膽識登上了西藏大噶倫的地位，並且得到世襲的頭銜和土地²²。同時，高官厚祿的貴族，也可能因為對達賴喇嘛或大噶倫的不敬，而丟失官職。官員們也會因嚴重不當行為受到刑罰（例如鞭刑），他的家族也會遭受處罰²³。

西藏的土地，正式的說法是，全部都屬於達賴喇嘛，這個共產黨口中的封建地主²⁴。西藏土地主要的分發和使用，都是由西藏噶廈政府下達行政命令。一般，農民會收到達賴喇嘛所分發的土地。為此，他們必需納稅和服兵役。貴族的廣大土地早於久遠以前被賦予之故，所以，他們必需派出一位男丁為國家服務。也有些貴族家庭會付稅金給國家，但不支付男丁當官僚²⁵。如果，達賴喇嘛贈與一位人士或寺院土地，無論受贈者得到完全或部分的收益，他們都只是擁有使用權，而非擁有權，所以他所被贈與的土地，均無法典當或出售²⁶。也就是說，西藏的官員，可以擁有的土地，只限於他們持續當差的期間。

中央政府的耕種地，都是動員在地農民或特殊僱員，所有的收入，都歸

20 Grunfeld, 1996

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2 Dalai Lama, 2000

23 Macdonald, 1932, p. 209 - 210

2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5 Dalai Lama, 2000

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中央。半數多一點的農民，同時也耕種國家的農地²⁷，但是和中國的佃農並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繼承的土地和牲畜。大多數的地方政府會向他們進行徵募，耕種公有地。大多數的工人，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職業，也可以自由地在鄉村或大城鎮創業。一般而言，村落的居民都會聚集成群，選出他們的部落頭人。頭人會負責收集部落的賦稅和安排勞役，此外，他們還要排解部落糾紛。部落的習俗和規則，都是由各部落長老們通過部落大會討論後，規定成文。

中共宣傳部門粗暴地將西藏農民劃分成農奴和奴隸。他們宣稱：「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農奴」²⁸。或者，更簡單地宣傳：「土地改革運動前，西藏只有農奴和地主兩種人」²⁹。事實上，這是錯誤的。

第一，沒有任何可靠的數據可以證明，多少百分比的人口是「農奴」。學者戈倫夫 (A.T. Grunfeld) 對於 1959 年中國所提出的數據提出異議³⁰，他引用別的數據是：貴族 5%，僧侶 15%，牧民 20%，農民 60%。但是，其中有可能被分類為類似「農奴」的只有 30%³¹。此外，農民基本上是自由的，西藏語的農民，被中共翻譯成了農奴，但是與歐洲時代農奴的定義不同。藏語的農民，在中文世界被翻譯成「農奴」，事實上西藏農民，在西藏的法律中有正式的法律身份，律法條款中詳細記載著不同農民的權力與義務³²。其中，有專為莊園耕種田地的堆瓊 (dchung) 農民，但不用付稅金。部落的差巴 (tralpa) 農民，有納稅義務，也需擔負官方的烏拉運輸 (ula)。有一半的密播 (mi - bog) 農民，是已贖身的自由人³³。所有中共所謂的「農奴」，事實上，是類似佃農，在西藏法律中也沒有農奴身份這個名詞。

27 Van Walt, 1987

28 Champion of peace...

29 Happiness of Tibet...

30 Grunfeld, 1996

31 Laird, 2006, p. 318

32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3 Smith, 2008, p. 15 - 16

那些被中共稱為「奴隸」的人，事實上，是家庭的僱僕和管理財產的總管，還有一些欠債款人錢的人，也被中共歸於此類。他們都是為封建地主服務的人，他們的身份也是世襲。事實上，在西藏他們通常都被稱為「寵臣或紅人」，他們的身份，事實上比農民高很多。雖然，在衛藏沒有奴隸制度。不過，自古以來，或許圍繞邊境地區的一些地方存在過。農民和僕傭身份並非是固定的，他們通常會有轉換。自從十三世達賴喇嘛進行改革後，每一位農民，只要不在自己的莊園服務三年以上，他就成為一個基米(chi - mi, 普通人)，這就是西藏國家的農民身份。1944年西藏政府發布一道命令，無力償還的人，得以獲得免除債款。然而，這些西藏不同稱呼的農民，都被中共統一稱呼為「農奴」。

大多數的農民都有自己的耕地，不過他們不可以離開他們的耕地，除非他付清土地的款項給地主，或是找到可以代耕的人。被分發耕種的土地，不可以被分割，只能被長子繼承，連同所有的義務與權利，其他的兒子必須離開家族，又或共娶一妻，亦或被招贅，還有出家當僧侶。送兒子出家的父母，第一個最重要的期待是，兒子可以成為受人敬重的僧人，可以幫助自己和有情眾生脫離輪迴。如果一個「農奴」成為僧侶，他的「主人」是不能阻止他離開莊園。如果有一個農民的兒子，到其他莊園做事，他可能會成為佃農或工人，但是如果他遇到更合適的莊主，他也可以隨時離開。這套社會機制，是阻止有限的土地，因分家而被分割，讓可耕種的面積愈來愈小，以至於無法養活家族。所以，這套法令是為了保障地區的人民都有足夠大的土地，可以養活家族³⁴。莊園主人，也就是地主，和耕種國有耕地的農民，即自耕戶，都是國家登記有案的，那些土地都不可以買賣，只能世襲³⁵。

如果，一位農民的土地是世襲莊園主的某一塊莊園地，他所世襲的那塊

34 Bryukhanov, 2007

35 Dalai Lama, 2000

土地，可以自主決定，自耕、出租或雇用勞工耕種。如果將土地給予勞工耕種，而工人也確實正常耕種勞動，主人得到該得到的穀物量（雇用工人的費用也是以所種植的穀物支付），那麼那塊土地就不可以說取回就取回。唯一可以取回土地的是，不支付稅金和不履行賦役³⁶。一般而言，就是莊園主提供土地，勞工則是向莊園主承租的農戶。但是，他們並不是賣身給地主的「農奴」³⁷。

農民自己決定要在自己的耕地種植何種作物，飼養何種牲畜，都不是莊園主所規定，並非如一些藏學者所臆測描述³⁸。如果有必要時，地主也會給「農奴」牲畜和種子。稅金和賦役由地主的莊園或部落支付。農夫們自己決定如何分配工作，地主只負責納稅和賦役，一般而言，他們並不干涉農夫們的生活³⁹。只要大家履行自己的職務，所有幫莊園主工作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時間，比如，去其他地方朝聖或拜訪親戚。

在收割期，農夫會一天工作 18 個小時。這並不是「剝削農奴」。高原氣候變化大，他們一定要趕在結霜前，搶收農作物，才不會遭受損失。收成後和農閒時，他們就有很多時間，所以一些外國人會誤認西藏人很懶惰。夏天是最缺勞工的時期，冬天則沒有什麼事可忙。所以，藏人通常會選擇冬天閉關修行或去旅行，冬天是西藏人朝聖的旺季。甚至有稱為乃伊 (neyig，聖地指南) 和朗伊 (lamyig 旅遊指南) 的專業導遊資料⁴⁰。

如果有需要，莊園主也會出借他的農工支援別處莊園。中國左派宣傳那是「賣農奴」給擁有很大片土地的一些高官⁴¹。例如，一位攝政的莊園裡，

36 Tibet: the Truth, 1993

37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8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9 Goldstein, 2007, p.12

4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1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有 5 千位農民。有些貴族的莊園，必須依賴 1 萬至 2 萬的農夫耕種。但是，有時人力不足時，也是會相互借調⁴²。

傳統上西藏的部落頭人和莊園主，都不是壓榨人民的人。那是由於，受限於宗教上對「農奴」和「奴隸」及眾生的寬大佈施及救護，還有，他們與勞工大眾都是互相依靠扶持的關係。中共宣傳部大肆宣傳西藏貴族和部落頭人地主的巨大財富和平民的極度貧窮。但是，有曾經住在西藏的外國人報導過，西藏不同社會階級間的收入，差距並不大，至少，他們的差距少於當時的歐洲、俄國和中國。還有，1940 年代探險家們報導，西藏農民比中國農民平均都過得富裕。根據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結論報告，舊西藏大部分人的財富和當時一些歐洲國家類似，「農奴」不必定是貧窮⁴³。他們很多都相當富裕，甚至有僱傭⁴⁴。另一方面，富商的飲食基本上和農民基層一樣：肉類、酥油、乳酪和茶。不同於其他國家，在西藏，上層社會階級不會完全與下層社會階級相隔離，甚至，他們通常還會發展出友誼⁴⁵。即使是屠夫，這類下層階級社會的人，也常常幫助貴族。1959 年西藏貴族們被中共軍方拘禁在桑耶鎮，他們從前的僕人們都冒險偷偷地送食物給他們。一位當事人回憶說：「西藏地主就像是一個家族的大家長，而不是殘酷冷血的主子。」⁴⁶

這些西藏探險家報導，西藏農民通常住在石頭砌成的屋子，較之印度農民的房子，更堅實耐久⁴⁷。衛藏地區的石砌房屋建築，始於遠古西藏。這個特有的建築，遵循單純的建造工法。傳統典型的石砌屋房，正門一定面朝東南方，盡最大程度增加日曬面積，吸收溫暖度。建造房屋的主要材料是石條

42 Gurevich, 1958

43 Andrugtsang, 1973, p. 28

44 Goldstein, 2007, p. 13

45 Norbu, 1999, p. 174 - 175

46 Andrugtsang, 1973, p. 30

47 Bell, 1991



西藏禪修者的住屋（照片：S. L. Kuzmin）

和碎石片，牆面再填塗泥土⁴⁸。通常為二層樓房，門窗開啟處塗抹黑色泥漿或畫上黑色色彩，增加吸收陽光將熱能傳導到屋內。屋頂皆為平頂，傳統上，用來日曬燃燒用的牛糞及插掛風馬旗。西藏寺院的建築樣式深受傳統尼泊爾、印度及中國建築的影響。遊牧民

用犛牛的毛，編織居住的帳篷。帳篷的大小不一，有些可以容納一至二百人，裡面甚至可以分隔成幾個房間。祈禱的風馬旗通常會插掛在遊牧民帳篷營地的周圍。

每一位勞工都可以建蓋自己的房屋。例如，來自西藏最貧窮家庭的頓珠邱卓，他說在西藏被「解放」前⁴⁹：「…我家裡共有六個人…我家的房屋和一般人一樣，有二層樓，當然也都有牆壁。一樓是做家畜的畜圈，我們有四頭犛牛，二十七隻綿羊和山羊，二頭驢子和 4.5 克 (khel, 西藏面積計量單位，4.5 克相當於 0.37 公頃) 的土地 …我們從來也不愁吃穿，生活的相當愜意自在。而且，我的家鄉也沒有乞丐。後來中國軍隊來了，說我是西藏的『Nonu』(農奴)，雖然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Nonu』」。這些自述聽起來有點奇怪，照中共的說法，「和平解放」前有百萬藏人是無家可住⁵⁰。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頭上沒有屋頂可遮蓋，那他們肯定早就死亡了。而這些擁有兩樓層的所謂的悲慘「農奴」們，應該是在，中共「解放」他們之後，才出現的吧。

48 Shakabpa, 1988

49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p. 70

50 During a half of century...

即使是最貧窮的僕役和「農奴」，他們在宗教上一律平等，也有因其才華，得到重聘而離去⁵¹。不過，如果只是暫時離開莊園，他們就必須獲得莊園大管家的特別許可⁵²。「農奴」也可以遞請願書給地主，陳述他為何想要離開幕朵秀窩（藏語 midro shuwa，祖居地）的原因，不過，離開必須得付賠償金⁵³。如果一位「農奴」沒得到許可擅自離開，被捕後，還是會被送回原居地的莊園，只不過機會不大。如果認為工作很苦，「農奴」也可以向他的雇主提出請願書要求離職。其結果取決於許多因素，如果雇主不同意，通常「農奴」會逃到西藏的偏鄉或印度，一些疏於管轄的地方⁵⁴。

大部分的藏人都是從事農業或是游牧業，買賣之間主要是以物易物⁵⁵。通常是，同一個部落的農民和牧民。牧民們的放牧地，屬於整個部落，他們只能在自己部落的土地放牧，自己放牧的牲畜是屬於自己家族的財產，同時也會替其他牧主放牧，年終分成，獲得更多收益。依照中共資料報告，像這類不發達的畜牧業，有時會因為酷寒或天災，造成高達百分之八十的損失，讓牲畜數目普遍下降⁵⁶。不過，雖然，牲畜數量會有波動，但是，並不會無止盡地下降，否則，西藏牲畜現在不就會蕩然無存。

西藏基本的稅收收入，主要是大量的農、畜產品，而貨幣稅收收入則是次要⁵⁷。西藏政府為了建立稅收名冊，進行一般普查，地籍記錄也同時一併更新。寺院擁有的土地完全免稅，政府還分發津貼給許多寺院，主要是糧食。地稅可以在11月12月和1月分三次分期付款。牲畜稅基本上建立在擁有多少頭數的牲畜。十九世紀時是每十隻羊徵收一隻。直到，1914年西藏政府才

51 Shakabpa, 1988

52 Valiakhmetov, 1958, p.12

5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4 Norbu, 1999

5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6 Gurevich, 1958

5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開始徵收從中國進口的鹽、皮革、毛織品和茶的稅金⁵⁸。一些報告指出，西藏還會對婚禮、出生、死亡、種樹、旅遊等徵稅。但是，事實上，那不是徵稅，是費用以及義務等⁵⁹。例如，如果一位農夫娶了一位「屬於另一位莊園主的農奴」，他就必須付一筆贖金。另一種方式是，這位莊園主可以和新郎所屬的莊園交換另一位女孩以換取新娘。這個方法稱為「交換人力」，用來穩定各莊園內的農夫數量。如果「農奴們」一直停留在他們莊園主處，他們所生的小孩，男孩就屬於父親的莊園主，女孩就屬於母親的莊園主。「農奴」所生的孩子，會被莊園主登記並納入特別戶籍。

根據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遊歷過西藏的歐洲人士的資料報告，農民付了作物收成的三分之一當作租金代價給莊園主，而委託畜牧的牛羊主人可以獲得高達百分之六十的乳製品。稅收的幅度會在當年裁決，取決於作物的產量，這是為了保護農夫的權益⁶⁰。各區域的稅金總數，最後由西藏中央政府決定。但是，有些地方官員也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強加徵稅。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經過與政府官員和他成立的改革委員會徵詢與協商，改革了這套徵稅制度。從那之後，地方政府徵收的稅金，一律納入國庫，而政府支付他們薪水⁶¹。

除了稅金外，對國家應盡的義務，賦役差使也包含運輸烏拉(ula，運輸差役)，一年數次，農民必須提供騎乘和載物的馬或犛牛等，以及途中的糧食(只有寺院可以免除這個義務)。勞動差役(曬乾草、編織、採集柴火、施工、修水壩等)，此外，還有特別賦稅(特別的食材、紡織品、紙張等)。十三世達賴喇嘛廢除烏拉差役(ula)，導入支付固定運輸費用給運輸者，這項改革也讓平民增加了收入，十四世達賴喇嘛後來又提高了費用。根據美國

58 Shakabpa, 1988

5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60 Gurevich, 1958

61 Dalai Lama, 2000

柏倫蒂 (M. Parenti) 說法，即使是乞丐也被課稅。事實上，乞丐也各有其組織「公會」的頭人。頭人會收集他們的稅金，因為在舊西藏乞丐是一項世襲的職業⁶²。特別在老一輩藏人心中，乞丐業是一項專業，也是非常珍貴的職業，可以讓人們有佈施的對象和機會，所以，西藏當時有很多的乞丐。

西藏的公家穀倉和私人穀庫都用來堆積農作物，特別是穀物類。裡面堆積著最少可維持三年的糧食，以防遇到天災、穀麥歉收或牲畜大量死亡時可以適時救濟。人口稀少、沒有大型都市以及低消費生活，讓穀倉得以持續保持盈滿。這個結果是，根據歷史資料，舊西藏沒有發生過飢荒。他們的食糧主要都是，滿足於自給自足，只有少數食品是進口。

政府的管理差役部門，通常都是濫用和理所當然地讓百姓加重負擔⁶³。例如，官員可以私自將農民改為勞動役，為他們的土地耕種，以及為了他們實際的需要膨脹了農民的數量等。這些例案，出現在清朝駐藏安班奏的「酌擬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上所建議的抑制流弊⁶⁴。許多清朝安班只顧慮自己的利益，唯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溫和，有些人遲鈍些。直到西藏脫離安班們的監控，十三世達賴喇嘛特別花費心思在改革地方流弊，並於1913年2月13日下詔示⁶⁵：「**聖域(印度)佛陀之敕言、三世怙主佛王、人間所有佛法之主、遍知一切持金剛大海(達賴)喇嘛之旨：諭示清涼雪山環繞之福地西藏所屬貴賤僧俗百姓以及文武官員，正如佛陀在聖域所預示，此清涼雪山環繞之福地西藏，由觀世音幻化之祖孫三法王開始傳承延續不斷而今由我執掌，方便相應一切眾生之性而恆常以慈悲護持之。往昔成吉思汗和俺達汗等蒙古時代以及中原明朝帝王時期，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與滿清皇帝，西藏與中原諸帝國乃基於施主與寺院僧侶間的供施關係，數年以前，中原川、滇當局竭力使**

62 Bell, 1991; Govinda, 2002, p. 100

63 Shakabpa, 1988

6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65 Shakabpa, 1988, p. 247 - 248

我們的領土殖民化，藉口維持貿易市場治安，派遣大量軍隊入藏，因此我率同部署離開拉薩，至印藏邊境，希望以電報使北京了解，西藏與中國間是施主與僧侶的供施關係，而非一方臣屬於另一方的隸屬關係，因為漢軍緊隨而來，要不論死活地抓捕我，我除越境入印以外別無選擇。

我到印度以後，通過電報不論怎樣與中方聯繫，因部分北京貪婪大臣延誤而始終未得回覆。然因不欺之因果報應，發生了使滿清皇帝之政權不穩的時變，加上所有貴賤僧俗藏人竭盡所能地與中國軍隊持續作戰，從而將衛藏地區的所有中國軍隊全部驅逐出去，我亦平安返回西藏，同時，在康區的殘餘中國軍隊也正在逐漸地被驅逐。

如今，中方以供施關係為藉口，實欲奴役西藏之惡念禍心猶如空中彩虹已消失無蹤，因而使所有眾生享有宗教、財富之幸福圓滿之時，爾等所有僧俗貴賤需要遵行之責任有：

一、佛教乃此世間一切和平安樂之源，要持久常存，因此，對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諸聖地，以及三大寺等各教派的所有寺院之供養和學習要嚴格管理。

二、各教派寺院之眾僧要恢復和弘揚各自無瑕之顯密教法傳承，勤精儀軌講學與聞思修，持守戒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員，在徵稅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獲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強迫高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沒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跡。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

中，雖然由於徵兵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中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衛土。而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常備不懈地防備外人奸細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細微可疑之處，都要隨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因小事而引發大的衝突。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員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沒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事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荒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稅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繳納租稅，使耕者有其田，也可讓政府和地主獲租稅之利。

對上述內容，務必遵行無誤。從而報效政府的恩德，如此則必然會使自己或他人及地方幸福的偉大祥瑞應運而生。因此，要使此常思善惡、無誤取捨之文詔廣為傳播，務使家喻戶曉，並在人口集中的街巷張貼，列入各縣和莊園的文目中，所有各級官員要盡職盡責地，落實和執行文詔的內容。藏曆水牛年1月8日於布達拉宮」

此外，十三世達賴喇嘛禁止解僱年長的僕佣，也禁止小孩趕走年邁的父母。根據他的律令，他禁止放貸者收取高利率。這項法令結束了民間放貸，向借貸種子的農民收取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金⁶⁶。根據中共資料，一半以上的牧民認為商人出售的貨品，對他們而言，都太昂貴。在中共入侵西藏之前，十四世達賴喇嘛決定將貴族的部分土地收歸國有，並對此給予補償金。然後再將這些土地，分發給農民。此外，西藏政府開始支付所有的公務人員及官

66 Gurevich, 1958

員薪資⁶⁷。

西藏主要的地主是寺院。1950年寺院佔衛藏地區的可耕地高達36.8%⁶⁸。一些寺院的財富是歷經數世紀累積而成，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擁有龐大的寺產，有一些寺院甚至沒有足夠的錢進行維修。為了維持寺院，一些寺院還必須得進行買賣和放貸，這些都是由特別被任命的僧侶（管家執事）去執行⁶⁹。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為了堅持僧侶的清淨修行下令：「各教派應該堅持在各自的聞思修的修行道路上…寺院的管家們都禁止進行買賣、放貸、處理任何類型的牲畜、佔有任何他人物品…」⁷⁰

寺院的土地通常分為兩部分，一是寺產，另一個是私產。私產是屬於化身的祖古喇嘛（轉世高僧）所有，這些土地並不是血統繼承，而是歷代轉世繼承。僧侶來自不同家庭，大部分的僧侶都來自農、牧家庭，他們和自己的家族之間保持緊密的聯繫，家族提供他們修行生活所需的金錢和食物等。所以，西藏人並不感覺西藏大量的僧侶是一種沉重負擔。僧侶並不是無事可做，他們積極為社會創造幸福、引導藏人走向合乎佛法正道的道德生活還有穩定人心（如同其他宗教一樣，並非每一位僧侶都可以成為俗家眾的指路明燈）。但是，他們經過佛法訓練及修行後，最終都可以成為具有智慧、空性見、指導修行的指路明師，像這類的人，是西藏人民絕不可缺少的明燈，篤信藏傳佛法的蒙古地區的情況也和西藏一樣。藏傳佛教文化圈的思想和生活等，都是共產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成長的人們，所無法了解的。佔領西藏和蒙古兩國的共產黨政權，強烈地將僧侶形容成「寄生蟲」，所以必須要剷除等的觀念，一而再地對藏人和蒙古族宣傳洗腦。

67 Dalai Lama, 2000

68 Bogoslovsky, 1976, p. 262

69 Tibet: the Truth, 1993

70 Shakabpa, 1988, p. 247

有一點必須要指出的是，西藏由於有大量的出家人，所以自然地降低了出生率。這點對西藏很重要，西藏高原土質脆弱，農作物只能有限出產，所以人口稀少是必要的環境保護。老僧侶會被寺院照顧，他們不會成為家族的負擔。因為，寺院會將社會大眾的供養，分一部分作為奉養老僧侶的津貼⁷¹。

依據個人的資質和意願，僧侶的「專業」分為三類。一是鑽研佛教哲學，成為博學的教授學僧。二是專攻密宗修行，包含宗教法會儀式。三是成為寺院管家或行政人員，負責掌管寺院的事務和財務⁷²。中共強調寺院是「奪取農民的孩子，讓他們一生都當奴僕、舞者和士兵」。⁷³事實上，這種說法，是非常不正確的。

藏人對實修佛教儀軌，非常盡心，且一絲不苟，他們全心專注，並獻身在佛教的修行⁷⁴。動物學家和人類學家斯托納 (Ch. Stonor) 對此，有一個精闢描述⁷⁵：「他的房屋裡的一間佛堂，有一座佛龕，祭祀器皿及四周的優美壁畫，還有一位僧侶在誦經祈禱，內部所有的裝飾及擺設，比寺院還講究，其細緻及優美，是我在所有夏爾巴居住地從未見過的。如果，將所有轉換成金錢的話，大約是數千盧幣。這對一個夏爾巴家庭而言，是非常高的花費支出…真誠和深厚的宗教信念，促使夏爾巴人在家中設立佛堂。如果以我們這些唯物論主義者的思想來看的話，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為」。

依據西藏的傳統，慈悲、善良、十善道的生活比累積財富還更重要，這些對藏人而言，並非是宗教理論，而是日常的生活實踐⁷⁶。即使在今日，藏人積極地「賺錢」，然而，他們最大的花費還是在資助自己家鄉的寺院、學

71 一般寺院內的僧侶，都會有自己的弟子，當他年老時，他的僧侶弟子們會照顧他的晚年

72 Palden Gyatso, 1997, p. 27

7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74 Andrugtsang, 1973, p. 20

75 Stonor, 1958, p. 140

76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校和醫院⁷⁷。

藏人著名的佈施善行，已經實踐了幾世紀。有時，他們的慷慨佈施，會令人驚訝。例如，一些有錢人、國王等的功德主往生後，對寺院的廣大供養。寺院長久以來，一直都有固定的寺院功德主供養，這在西藏也是非常普遍，不但貴族們慷慨佈施，農、牧民也是如此。不管哪個時代，有錢的藏人在法會上的供茶、供餐是非常大規模，從未考慮過要花多少錢⁷⁸。這些慷慨的行為，並不是基於傳統，而是在實踐佛法中六波羅蜜的第一波羅蜜，佈施波羅蜜。

西藏邊境市場並沒有貨幣管制，也沒有進出口的限制⁷⁹。經濟完全是靠市場機制。但是，自從 1890 年西藏政府鑄造銅、銀、金幣後，印度幣、清國



西藏硬幣（照片：S. L. Kuzmin）

西藏紙幣（照片：S. L. Kuzmin）

幣和銀元錠也同時在西藏市場流通⁸⁰。1914 年西藏政府推出面額 5、10、15、25 和 50 章噶 (sangks) 的紙幣。這個紙幣的發行歸功於二位藏人，他們遠至加爾各答學習製造紙鈔的技術。此外，紙幣得以發行，也是因西藏政府擁有足夠黃金儲備金的緣故⁸¹。全新的西藏貨幣和西藏郵票，西藏向世界宣示，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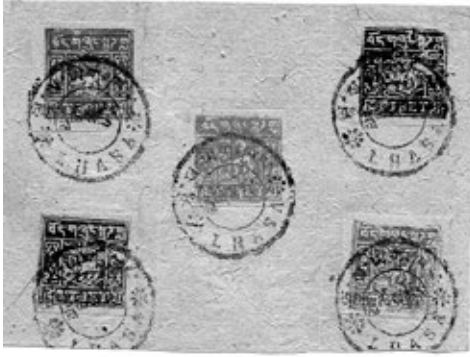
7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78 Ringardt, 1903

79 Shakabpa, 1988

8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1 Shakabpa, 1988



西藏郵票 (<http://www.rangzen.net>)

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事實⁸²。

西藏派遣軍隊，保護邊境貿易中心的進出口貨物。主要的貿易國對象是中國、尼泊爾和拉達克。被徵進口稅的進口商大部分是寺院附近的大商家。西藏毛織品也出口到印度，甚至遠至美國（經由中國）。西藏與日本之間也有貿易往來，然而，與印度的貿易掌控在尼泊爾商會手中，他們在西藏擁有治外法權，這些克什米爾穆斯林商人，移居西藏經商已有數世紀之久，他們在西藏擁有巨大的財富。同時，不丹籍的工匠也長年旅居住在拉薩。十九至二十世紀，西藏的主要貿易夥伴是大清帝國和之後的中國政權。西藏最大宗的輸出品是毛織品、犛牛尾毛（美國買家用來製作聖誕老公公的鬍鬚）、硼砂和食鹽⁸³。第二大宗的出口品項有皮件、麝香、香料、草藥、熊膽和鹿茸。還有西藏特產的馬匹、驢、騾、綿羊和山羊也都出口到外國。西藏從印度進口許多的物品中，包含毛料、棉布、絲綢、煤油、玻璃、工藝品、銅、鐵、稻米、水果和醫藥品等。茶葉、綢緞、瓷器、琺瑯和哈達（蒙古語：khadak，儀式用的長條真絲巾）則由中國進口。從尼泊爾進口的是稻米和各式銅製佛像和器皿。40% 以上的編織物，包含地毯等都在拉薩製造，出口到其他國家⁸⁴。因此，簡單的製造業和貨幣交易開始進入整個西藏社會，也開始出現以貨幣支付稅金的現象。

十三世達賴喇嘛特許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貝爾 (Ch. Bell) 居住拉薩一年，諮詢並請他幫助西藏走向現代化。同時，貝爾也代表英方應承援助西藏。首

82 Van Walt, 1987

83 Shakabpa, 1988

84 Gurevich, 1958



西藏士兵的中世紀武器，1938年慶祝新年遊行（照片：Ernst Krause/CC-BY-SA 3.0 授權）

先，需要做的是，西藏軍隊現代化，讓西藏的軍力趕上二十世紀的世界軍事水準。其主要的功能是邊界防衛和保護商旅安全不受盜匪攻擊。中共官方宣傳部門，將西藏的現代化軍隊扭曲成，莊園主的護衛軍，專門捉捕逃走的「農奴」⁸⁵，但這是錯誤且不正確的。

英國承諾提供西藏機關槍、大砲和彈藥，但是只有一個條件是，不可以用這些武器對付中國軍隊。英方同時也同意，協助在拉薩和江孜之間埋設電報線路，以及勘查礦產⁸⁶。四名藏官被派到英國學習電氣工程、礦業、軍事及電報通信。西藏政府也曾嘗試派遣藏官至俄國、德國和美國學習，但是最終

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86 Shakabpa, 1988

卻無法成行。英國教官協會在印度和江孜的軍校為藏人提供了學費。俄籍蒙裔顧問（會講藏語的德爾智）和一位日籍軍事顧問秘密留駐在西藏軍隊。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命擦絨（Tsarong）為藏軍總司令（入贅擦絨家族，箭匠之子，並非顯赫出身），指示將軍隊人數擴大至一萬五千名。1914年西藏政府向英國採購5千支步槍和50萬顆子彈⁸⁷。但是，這些政策並沒有得到「三大寺」教廷高層的支持，他們害怕新稅制和僧眾數目會減少⁸⁸，儘管，他們也非常清楚來自中國的威脅。最後的結果是，西藏政府達成妥協，僅提供讓士兵人數可以逐步增加的費用，而且僧侶可以免除被募兵。十三世達賴喇嘛告訴英國使者麥克唐納（D. Macdonald），他的軍隊現代化遭到反對，因為藏人非常保守，尤其是僧人團體⁸⁹。

由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現代化政策，電報、電話、郵件和汽車等陸續出現在西藏。西藏的數台汽車都是由印度運送過去。1928年由於，西藏當時並沒有車輛可行走的道路，汽車被拆卸、分解後，用駝獸將它們送到拉薩再重新組裝⁹⁰。1930年英國駐江孜商務代辦，築了一條連結到帕里和江孜可供吉普車行駛的道路，但是，行駛幾個星期後，就被迫關閉。因為地方的居民抗議，將駝道改成汽車用的道路，讓他們的駝獸無法出租，影響了他們的生計。1930年代一座120kw的發電廠設立在拉薩⁹¹，此外，西藏政府也計畫建設飛往北印的軍用機場⁹²。所有的現代化項目包含新郵政局、警局、藏醫學院和可以處理和兌換所有流通貨幣的銀行。同時也派遣醫生到西藏內地各處。孕婦生產和生病的牲畜可以免費得到醫療和照顧⁹³。拉薩也開了兩所現代化醫院。

87 Van Walt, 1987

8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89 Macdonald, 1932, p. 231

90 Shakabpa, 1988

91 Gurevich, 1958

92 Shakya, 1999, p. 12

93 Shakabpa, 1988

十三世達賴喇嘛也計畫建立現代化教育體系，開放已存在的巨大佛學院體制。這項教育工程，不但要提高一般人民和僧侶的識字率，也開放讓一般階層的人民可以學習佛教高深的邏輯學、哲學、藝術和醫學。但是，沒有教授經濟發展和國際關係這些世俗上需要的知識。不過，至尊的法王達賴喇嘛，也有意識到世俗教育的重要。他送一些藏人去英國著名的拉格比公學 (Rugby School) 留學，還有，1923 年西藏政府邀請英國教育學家拉札洛 (F. Ludlow) 在江孜和日喀則創辦英式現代學校⁹⁴。一座全然的英式學校在日喀則創辦，英文教師們開始設計教育課程。1944 年一座英式小型學校在拉薩創辦，同時，其他各地的現代世俗學校數目也開始增加。

異文化的教育體系讓「三大寺」的教廷高層警覺到英式教育或許會危害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一般民眾和貴族們的不滿也日益增加，又加上，1925 年爆發的天花疫情。1920 年代拉薩的高階官員和軍隊的人事動盪不安，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廢黜屬下擦絨的藏軍總司令職位。中共官方歷史也藉由擦絨這事件，大肆宣染，他勾結親英派官員，試圖推翻達賴喇嘛政權，建立一個親英世俗政府⁹⁵。

事實上，不得已將擦絨革職，是基於一些因素。十三世達賴喇嘛無法漠視，一些貴族和教廷高層僧侶對改革政策的反對，同時，他也擔心賦予擦絨太大權力，更會招致反彈。還有，當時來自中國的威脅已經減弱，才導致過低評估了，西藏還需要加強軍事實力的事實。另外，班禪喇嘛逃離西藏造成的波瀾，也需要再去穩定教廷高層及官員們。此外，接受革職擦絨的請求，正好也可平撫西藏內部動盪及壓力⁹⁶。不過，即使改革反對勢力一再請求，十三世達賴喇嘛始終未將擦絨及他的下屬官員們下罪監禁。最後，西藏政府

9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9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6 Klinov, 2000

暫停增加拉薩兵力，也於 1926 年關閉日喀則的英式現代學校。

1920 年西藏政府逐漸收復康區，並且從蒙古到西藏的交通要站，設置兵力，保護馬幫通商。改革發展所伴隨的賦稅和募兵，導致牧區牧民的不滿。牧民們起來反抗地方政府，並殺死官員及兵士。西藏改革面對了許多嚴重的難題，以及更深遠的後果。

西藏的社群是非常多樣化，不是只有「農奴」、「奴隸」、地主和僧侶。也有，學者、藝術家、商人、工匠、鐵匠、船夫等。同時也有家族經營狩獵、漁業、工藝及商業。不同地區也有其地方性的經濟特產。例如，農產品主要生產在南部，畜產業在北方最發達，地毯編織場都集中在江孜地區，器皿和銀飾品製造在日喀則等⁹⁷。都市內的工匠師傅也都有自己的工會組織。根據中共的數據，大約佔總人口數的 1.5 - 2%⁹⁸。

西藏北部和東部的部落都冀望爭取自由，康區被宣稱是北京所統治，但其實是由西藏部落酋長 (pons) 所統治。康區和西藏人口最多的安多區，只承認達賴喇嘛西藏政府和西藏僧侶的地位。雖然，大部分西藏地區並非直接由西藏政府統治，但是西藏人一直認為拉薩首都是他們心靈的文化聖地。此外，康區和安多的寺院，都是由各自教派的主寺所管理，而且所有的主寺都在衛藏地區⁹⁹。寺院的住持大喇嘛，一般都會被附近居民請求幫忙解決紛爭和衝突。北京的理藩院官員，為了自己的私利，充當西藏的主人，對外宣稱自己是西藏的實權者¹⁰⁰。例如，1880 年西藏政府不准許俄籍探險家普熱瓦利斯基 (N.M. Przewalski) 進入拉薩，儘管他們擁有俄國護照證明和大清簽發的入藏許可證¹⁰¹。這些北京大清的官員們無法從藏人身上得到任何收入，只有地方官

9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98 Gurevich, 1958

99 Smith, 2008

100 Kozlov, 1947

101 Przewalski, 1883

員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納入自己的口袋。

安多和康區一些廣大地域受到不法份子的控制。對一些生活在嚴峻地區的藏人開墾者和牧民間，強盜也是一種生存下去的方式。長久以來，相互間的擄掠，讓一些部落間形成了世仇¹⁰²。即使是同部落間也有氏族的鬥爭。即使今日、在果洛部落中仍殘存「氏族意識」。

同時，他們也搶劫從蒙古和大清前往西藏的馬幫，並攻擊鄰居蒙古族部落的放牧地。由於太多的襲擊，讓蒙古部落有時會放棄他們開墾的放牧地。馬幫隊通常會聚集一起同行，擴大隊伍，就可以集資請擁槍的護衛護送。盜匪有時會做遠距離突擊¹⁰³，不過，即使對方人數較少，如果遇見槍械裝備優良的對手，他們也會自動撤退。例如，遠征隊的普熱瓦利斯基 (N.M. Przewalski) 和科茲洛夫 (P.K. Kozlov) 就是以人數懸殊過低，但戰備精良擊退了盜匪。在西藏，典型的世仇，終結於雙方各自必須犧牲數人。即使，調解員和西藏官員試圖解決衝突。但是，最終達到解決的終點，通常是要有人被殺作為代償。責罰通常包含牢監、鞭刑或在特別重大情節下的斷肢。

如同一般藏人，盜賊並沒有認為北京政權是他們的政府。受劫者也知道即使向北京政府申訴也是於事無補。即使，打劫者被捕受到處罰，被劫奪的財物也會被私下沒收，不會歸還物主。清國的官僚收下賄絡後，通常會被动地忽視劫匪的問題¹⁰⁴。在其他案件上，賄絡金會直接送到犯罪當地的藏吏手上，讓搜查無限期延長¹⁰⁵。清朝或之後的中國安班的功能，只是運送「貢品」，以及掛上一個頭銜，真正的實權是掌握在藏人手中¹⁰⁶。1874年8百名

102 Kozlov, 1923

103 Przewalski, 1875

104 Przewalski, 1875

105 Kozlov, 1947

106 Kozlov, 1947

來自果洛和耶瑞 (egrai) 部落攻擊護送安班從拉薩回北京的護衛隊¹⁰⁷。護衛兵士一些被殺、一些逃跑，總共約 30 噸重的貴重物品及黃金被奪走。安班的轎子遭到破壞，以示反抗的懲罰。最後他只好和一行陪同的官員騎馬繼續他的行程，對他而言，騎馬是非常辛苦的。

西藏古老的刑罰制度是非常殘酷的。即使在十九世紀，將犯人放進浸泡水的犛牛或羊皮囊內，綁緊，再丟入河流。站籠、脖子枷、十指刑夾和盲刑都持續在運作。其他的刑罰包括砍斷手腳、斷腳筋、丟進蠟坑、斷膝、切鼻、割耳或舌頭。為了讓犯人認罪或逼供的刑求，鞭打、關入冷水窟、澆熱油、竹尖刺入指甲肉。不過，十九世紀大清帝國的「豐富酷刑」更是多樣且殘酷，就像無期枷鎖刑、凌遲等。

對此我們需要去了解並比較。在大清律法中，列舉的罪行有 2,759 項，而其中有超過一千項是死刑¹⁰⁸。一些肉刑是為了不讓受刑者馬上死亡，至少要凌遲數小時，才讓他喪生而專門設計的刑罰。在大清帝國，死刑方式分為三種：重型、中型、輕型，範圍從凌遲處死到簡單的斬首。斬首示眾是一般的死刑，通常會在市集日眾目睽睽之下舉行。徇罰是將已判酷刑的罪犯，戴上刑銬，遊街示眾，通常是地方政府在拘留罪犯時，會做的判決。

因此，直到二十世紀，西藏的刑罰並不比大清帝國和之後的中國政權殘忍。在西藏，斷手足的刑罰，只限於重大罪犯，例如，強盜和重大竊盜等，盲刑則只限於重大政治犯罪。地方首長只有州長 (dzongpons) 才有權力簽核斷肢這類重大刑罰。1913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頒布一項法令，廢除所有這些刑罰，還有撤除只有叛國罪者才可判處的死刑或斷肢刑¹⁰⁹。這份詔諭的副本被送到西藏各處，每一地區的官府都留有一份副本。很顯然地，最後一位被處以酷

107 Przewalski, 1883, p. 237

108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109 Shakabpa, 1988

刑的是二十世紀初的噶倫龍廈 (Lungshar)，他被處以盲刑，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行刑技術，據說要將犛牛的兩根膝骨放在太陽穴上，再用棉布固定住，然後不斷抽緊棉布，直到眼珠彈出。但是這種古老的盲刑早就被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告非法，作者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個人曾聽人描述過行刑的做法。

中共宣傳部宣稱這是封建主一般用來處罰「農奴」，但是，這也是不正確的。莊園主虐待和欺壓他的農民，不但是法律所禁止，也違反社會的共識。如果一位莊園主打傷自己的僕人，他必須負責延請醫生醫治傷者。當然，也曾出現過莊園主殺害農民的情況¹¹⁰，然而，發生的確實數字並不清楚。1909年十三世達賴喇嘛下詔，每一位農民，若有受到他的「莊園主」虐待，可以直接向達賴喇嘛提交上訴文。這些訴文也可以通過宗本 (dzongpon，縣長) 立案¹¹¹。

很顯然地，「地方官員」雖然身負執行禁止斷肢的法律。然而，哈勒 (H. Harrer) 描述了一段在康區所見到的懲罰¹¹²：

「通常，康巴搶匪規模大約有三或四個帳篷 (yurtas)，當做總部。他們進行突擊的方式是：一夥人手持著來福槍和劍，衝入牧民的帳篷，威嚇他們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受到驚嚇的牧民慌張地供奉所有的食物。匪徒們填飽肚子，食物塞滿食袋後，帶走一些牲畜，消失在無邊際的草原。隔一天，他們又搶奪了另一個帳篷 (yurta)，一個接一個，直到搶完整個地區。然後，他們就會將帳篷總部，轉移到另一個地區，再開始進行搶劫的日子。由於缺乏自保的槍械，受害者只能將自己託付於命運，因為地域過於遼闊，政府也無法保護他們。不過，如果有地方官吏進入這塊內陸，他可以獲得的利益也很大，所有搶匪所劫奪的物品，都會變成他的。被緝捕的盜匪將面臨雙手被砍的嚴

110 Gurevich, 1958

111 Bell, 1991

112 Harrer, 2002

厲懲罰，但是，即使如此也無法遏止康巴盜匪。口語相傳很多關於康巴盜匪的可怕行徑，例如，他們有時也會殺死朝聖者、雲遊僧和尼僧…。當官吏逮捕到搶匪和盜賊，通常會砍掉他們的一隻手或腳。我曾親眼見過，一個搶匪被消毒傷口的過程，將殘肢傷口浸泡在滾燙的油鍋。但是，即使那麼恐怖，令人發毛也無法震攝那些盜匪。一位官員曾告訴我，還有盜匪被砍斷手後，過幾個星期，就又開始打劫。

一些即使被判刑，也是輕微的罰款，並不關進牢房。我們加入了一位雙腳被銬，只能一點一點地移動的人的談話。他帶著笑容，彷彿談論一般的日常事。他告訴我們，他犯了謀殺和搶劫罪，第一次判了二百鞭刑，然後又被判了終生鎖銬…。沒多久，我們就發現在西藏，犯人並不一定會被關進監牢。被判刑的罪犯可以接觸人群，當乞丐維生。我必須要說，他的生活並不差…。一些被處終身監的人會被送往雪村國家監獄，或是被當地州長監管。雖然他們一個接一個被鏈接著，在帕廓街乞討，但是他們的命運，比起只能在佛陀誕生和圓寂日才能走出監房的犯人好多了…。竊賊和輕罪犯通常會被處鞭刑。罪犯通常會被掛張牌子在脖子上，牌上清楚寫明他犯的罪行，站在大街上忍受幾天往來人群的目光。不過，總是會有善心人士，會佈施他食物和飲料¹¹³。

二十世紀中旬，除了鞭刑外，肉體的刑罰在西藏已經非常稀少。但是，鞭刑在其他「文明」國家也被廣泛執行。例如，英國學校用樺條鞭打學生的傳統直到 2003 年才被廢止。肉體刑罰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則更為殘酷。

在舊西藏只有兩座監獄，一座在拉薩，一座在雪村 (shol)。老一輩的人告訴我，根據他們的記憶，在中國共軍侵略西藏前，兩所監獄的犯人數目，大約是 5 - 10 名左右。十三歲以下的孩童偷竊，不會受到刑罰，但是必須由父母陪同，接受訓誡警告¹¹⁴。孕婦和患者可免除肉體的刑罰。莊園內都有特別的

113 Harrer, 2002

114 Valiakhmetov, 1958, p. 43

房間，專門用做偵查和鞭打。這些都被中共宣傳部扣帽子宣染成，每一個「農奴主」都有可怕的監獄。

二十世紀初，西藏才開始有歐式醫療系統。只是，西藏傳統醫藥學還是和以前一樣，猶如慈善機構，大部分的醫生和藥師都是僧人，也可以說西藏的醫藥學主要是由僧侶發展出來的，經過數世紀的鑽研，即使在今日世界的科學界，也有其甚高的價值。中共左派宣傳部宣稱，有證據顯示在舊西藏疫情造成的高死亡率，是因為，農民忽視衛生法規，以及未履行預防措施的結果。聲明中並指出，有 90% 的藏人被感染，這也是造成廣泛死亡和婦女不育的原因¹¹⁵。但是，他們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有公信度的科學數據。中共對外宣傳部自己的說法是，藏人的平均壽命是 35.5 歲，生育率和幼兒死亡率為 43%¹¹⁶。雖然，中共所提出的數據讓人質疑，但是平均預期壽命西藏低於歐洲，主要是由於幼兒的高死亡率。即使很緩慢，但是人口有明顯的增加。依據各種估計，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藏人口估計的數字分別從 100 萬到 1,540 萬都有¹¹⁷。然而，貝爾(Ch. Bell)和柯茲洛夫(P.K. Kozlov)所估計的，二十世紀初第一個十年，西藏的人口數約為 4 - 5 百萬¹¹⁸。他們的數字，無疑地，最接近事實。

第六章 結論

舊西藏並不是詹姆斯·希爾頓筆下的小說「最後的香格里拉王國」，雖然，有些外國評論家會提及它們並互相比較（即使西藏人不知道有這個國家）。中共一直都宣稱，西藏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需要改革。當然，我們都

115 Kalovsky, I. The true face...

11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117 Grunfeld, 1996; Sautman, 2008

118 Kozlov, 2004, p. 35

可以在每個國家找到他們的缺點。然而，重要的是，我們是需要了解，才必須要作比較。

中共口中所謂的西藏「農奴」事實上，是「佃農」，而他們所說的「奴隸」，不過是家中的佣人。與歐洲和大清帝國相對比，事實上，西藏並沒有嚴重的階級矛盾。至於，中共提及的神權政治，西藏人對此卻相當滿意。讓藏人不舒服的是，外國人（中國人）在沒有藏人的同意下，擅自移居藏地。在科學與科技面上，西藏確實落後於中國，但是，對西藏人而言，這並不是重點。大清帝國時代的大清皇帝是忠誠的佛教徒，因此，讓西藏人得以成功地保衛了佛教聖地西藏。即使西藏的領導人嘗試進行改革，也是會遭受保守人士的反彈。在人權和社會階級上面，西藏的情況並不比當時的歐洲和大清中國的情況還差，甚至可以說是好很多。大清帝國滅亡後，中世紀的酷刑和肉刑在西藏幾近消失。中共所展覽的酷刑設備和裝置，在中共入侵西藏前，早就是西藏的歷史遺物。

如果涉及宗教和哲學，那麼光是單方面斥責西藏物質落後，是不足的，且會被嗤之以鼻。西藏佛法（參第五章）的哲學思想高度，可說是超越古今。至於相對論、智者和多空間等，雖然在西方現代科學被認為是一種成就，但是，在封建制度的西藏所發展出的哲學思想，可以說並不低於那些東方和西方國家。

雖然，西藏的改革，在十三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努力下，無法讓西藏的神權政治馬上改變，但是，也是慢慢移動腳步走向現代化成長，只不過，因為中共的入侵，讓他們最終無法看到努力的成果。如果不是中共得到共產蘇聯的援助，數十年的改革下茁壯的西藏，應該是有能力單槍匹馬擊退中共的（百萬大軍）。



1987年9月27日在拉薩的抗議示威，圖中振臂高呼的大昭寺僧人強巴丹增後來在其僧舍中被人暗殺，中國政府或警方當然找不到兇手，甚至很少人知道這位僧人的暗殺。

第七章

「和平解放」及其後果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統一後的中華民國，開始展開反西方列強運動，而這正好符合史達林 (I.V. Stalin) 的政策⁰¹。他認為如果將中國納入蘇聯的話，在亞洲就可以永久處於不敗的優勢地位。但是，中華民國並沒有加入蘇聯的聯盟。1940年代中期以後，史達林將他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 (CPC)。1945年蘇聯攻下受日本控制的滿洲國後，就交給中國共產黨。還有，罔顧內蒙古人民想獨立建國的主張，和內蒙古部隊聯手一起打敗日軍，奪回的內蒙古，蘇聯也一併交給中國共產黨⁰²。1949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首腦們從阿瑪阿塔飛往北京（即從蘇聯飛中國）與中共會談，途中發生不明原因墜機後，東突厥斯坦也被中共併吞⁰³。

佔領滿洲國的蘇聯，拒絕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經由海路和空路接收遼東半島的要求，極力爭取時間扶助中國共產黨在滿洲地區取得政治和軍事優勢，並將繳獲的日軍和滿洲軍的軍備交與中共⁰⁴。此外，駐紮在華北地區的共產黨主力軍武裝部隊（八路軍）也在山海關嚴重阻擾準備出關接收東北的國民

01 Alexandrov, 1995

02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03 Petrov, 2003, p. 499 - 501

04 Ledovsky, 2005, p. 25 - 28

黨政府軍。蘇俄政府還准許中共利用中國東部鐵路 (CER) 運送中共武裝部隊。此外，蘇聯佔領軍還逮捕準備在滿洲國組建軍隊和設立警察機構的國民黨員，但是，同時間讓共產黨員在同樣的「違反法律」下，做同樣的事。抵達滿洲國地區的中國共產黨員，接收了大量的軍火庫，也被准許設立新的軍事單位及募兵。此時抵達東北滿洲國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十萬軍隊，在這之後發展到逼近百萬的大軍。在日軍投降不久後，一架蘇聯軍機飛往延安將中共領導們接去滿洲國。他們在此負責組織東北民主聯軍、軍政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和其他區域組織⁰⁵。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在被蘇聯佔領的滿洲國設立政府機構，等到蘇聯軍撤退後，東北一些地方已被中共掌控。

中國共產黨得到蘇聯的暗中援助，接收了日本關東軍的所有武器裝備⁰⁶。蘇聯為了增強中共東北民主聯軍的武裝設備，下令將日本關東軍繳械的最精良一級武器，共 327,877 支步槍、5,207 挺機關槍、5,219 門大砲和迫擊炮、743 輛戰車和裝甲車、612 架飛機、1,224 輛汽車、牽引車和拖拉車，分別於 1945 年 9 月至 10 月間交付給東北民主聯軍⁰⁷。

在中共中央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政策下，接收眾多新型武器的東北民主聯軍成為了一支武裝強大的軍隊。中共中央將東北滿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據點，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東北成為國共兩黨武裝鬥爭的戰場⁰⁸。如果沒有蘇聯援助共產黨，中國南京政府只需要克服一些小困難，即可以處理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武裝勢力。此外，當中國共產黨沒有能力進行武裝政變，而必須仰賴蘇聯時，沒有美國的援助，國民黨也可以憑一己之力，保護自己的政權⁰⁹。然而，莫斯科要求美國停止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美國也

05 Ledovsky, 2005, p. 25 - 28

06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07 Sapozhnikov, 1984

08 Ledovsky, 2005, p. 31

09 Ledovsky, 2005, p. 67

施加強大壓力，要求國共合作，不要用武力對付共產黨。與此同時，蘇聯卻大力為中共增強武裝及防衛。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012位蘇聯專家和顧問在人民解放軍(PLA)工作¹⁰。

1946年12月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大規模內戰開打不久，一批又一批蘇聯的船貨物資，送達東北民主聯軍的滿洲佔領區¹¹。這些物資是包含糧食、石油、紙張、醫藥、醫療設備等的軍用物資¹²。即使，這個消息已被新聞界報導，是一項前所未聞的大規模援助，但是這些戰爭物資的完整訊息，並未完全公布於世。蘇聯幫助中共在東北滿洲國建立建國戰略根據地，包含建立商業貿易及財政金融機構，恢復因戰爭被破壞的通訊系統。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工廠趕著修理老舊的中東鐵路火車車廂，此外，人民解放軍鐵路部隊正在西伯利亞及遠東受訓。1948年四千六百位各類專家已經安排妥當¹³。

有好多次，中共滿洲行政經濟委員會要求蘇聯再提高供應物品數量。這些要求包含：二千萬尺棉布，棉花高達三萬噸、七千四百噸以上的機油¹⁴。從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間從蘇聯運送到中共在東北滿洲國佔領地的物資(包含設備、戰略物資等)合計約一億五千一百萬盧布。1948年合計為三億三千五百四十萬盧布，1949年高達四億二千零六十萬盧布。

當時國際社會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多次試圖和蘇聯交涉，請他們至少居中斡旋讓國共兩黨進行對談，不過始終都未成功。1946年蔣經國代表他的父親蔣介石在莫斯科與史達林(I.V. Stalin)秘密會談。但是，會談以失敗結束，即使蔣介石答應給蘇聯巨大的利益，但是史達林拒絕幫助

10 Malinovsky, G. Thirteen years...

11 Ledovsky, 2005, p. 31

12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13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14 Ledovsky, 2005, p. 109 - 110

國民黨與共產黨關係正常化¹⁵。

蘇聯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援助，隨著國共內戰擴大而增加。當時，蘇聯因戰後，百業待興，人民和企業及組織等，都需要各種物資去恢復家園和產業¹⁶，此外，蘇聯本身的外匯存款也很少。即使如此，也硬是將汽車、牽引車、石油、和其他工業材料等，送往在東北滿洲的中共。

1948年9月8日中共東北軍司令林彪致信給史達林：「我們請求您派一批專家來，全面研究我們的經濟，並與我們共同制定統一恢復主要工業部門和使用計畫」¹⁷。其主要的目的是，恢復東北滿洲的經濟和工業等。1949年1月8日毛澤東再致信史達林請求提供設備、材料、引擎等的援助，並且加上：「請盡快裝載送來」¹⁸。

捷列賓 (A.Ya. Orlov) 向史達林上呈毛澤東的秘密報告 (1949年12月10日第8497號資料) 中的一段：「我們向他傳達，恭賀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週年時，他很清楚地說：「如果沒有蘇聯，也沒有中國共產黨」…截止目前為止，毛澤東將全部希望託付在蘇聯、蘇聯共產黨，特別是史達林同志身上」¹⁹。如同傑出的前蘇聯駐中國外交官列多夫斯基 (A.M. Ledovsky) 所指出：「提供中國共產黨物資和軍事技術等的援助，在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上都嚴重地違反了1945年8月14日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政府承擔了受到國際制裁的極端風險」²⁰。

1949年初米高揚 (A.I. Mikoyan) 傳達史達林的想法給毛澤東：「對少數民

15 Ledovsky, 2005, p. 32 - 48

16 Ledovsky, 2005, p. 112 - 113

17 Ledovsky, 2005, p. 116

18 Ledovsky, 2005, p. 117

19 Mao Zedong, 2008, p. 166

20 Ledovsky, 2005, p. 112

族，應該給予自治，而不是讓他們獨立」²¹。雖然這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極力主張民族自決權）背道而行，但是，卻與毛澤東的計畫相符合。不論是1949年初或是之後，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執意遵循史達林的指示，以及由蘇聯主導的中國革命²²。例如，1949年7至8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團向蘇聯政治局提交一份報告，其內容如下：「如果在一些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有爭議時，中國共產黨會表明自己的觀點，但是也會果斷地執行蘇聯共產黨做出的決定」。史達林在報告邊緣上，寫下「不准」，雙方在談判中，持續在外交形式中表達這種情緒。不過，史達林過世後，毛澤東終於露於了他對莫斯科主導的真正想法：「無能、不適合且阻礙中國革命」，從那時候起，他對共產國際，持有這種觀點。很顯然地，毛澤東的目的是為了利用史達林的信任，獲得蘇聯援助奪取中國政權，以及其周邊民族國家滿洲、內蒙、新疆和西藏的領土。

同時接受蘇聯援助的毛澤東，對於當時美國援助國際承認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的舉動，他將此編寫為干涉中國內政，並開始攻擊接受援助的國民黨，讓美國帝國勢力侵佔中國海、路、空領土主權，他們不僅可以自由停泊港口、擁有貿易特權還可以任意殺人²³。後來，他也將這套攻敵戰略，套用在西藏。

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拉薩政府開始緊張，擔心駐西藏的中華民國代表處成為中國國共兩黨爭奪之地²⁴。1949年中國貿易商和代表團在拉薩開了一家餐館，共產黨的文工團每日在餐廳裡表演宣傳劇²⁵。於是，1949年7月，藉由一份支持共產黨和間諜的名單，不但將代表處的人員驅逐出境，也驅逐

21 Ledovsky, 2005, p.112

22 Rakhmanin, 2005, p.116 - 117

23 Mao, 1967

24 Shakya, 1999, p. 7 - 9

25 Shakabpa, 1988

西藏境內，所有的中國人，並關閉中華學校和中文廣播電台。這就是有名的「驅漢事件」，中國國共兩黨一致抗議，雙方均指責當時的印度駐藏大使館，尤其是出主意的理查森 (H. Richardson) 代表。然而，在理查森的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及這個計畫是他想出來的，但他並不否認，他一直注意著中國代表處會造成的危險。

在中華民國駐藏代表處的所有人員離開後，西藏已經沒有任何中國的影響力。一些被懷疑是支持或同情共產黨的藏人，也和所有被驅逐的中國人，一起逐出西藏。其中一位是西藏第一位共產黨員平措汪杰 (Phuntsok Wangyal)。老一輩西藏人的記憶中，那是一個關閉及驅逐外國代表處人員的事件。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利用這個驅離事件，當作外國勢力滲透西藏作為藉口，展開抗議。

美籍人士湯瑪士 (L. Thomas) 在同年八至十月偽裝成美國電台評論員，停留在拉薩，他被授命前來與西藏談論美國援助西藏事宜。大約同時期，因為新疆被共產黨佔領，於是美國駐新疆迪化副總領事馬克南 (D.S. Mackiernan) 和貝賽克 (F. Bessag) 及三名白俄隨扈逃到西藏。西藏政府通知邊界防官，讓這些人進入西藏，但是信息未能即時到達邊防，副領事和三位隨扈因非法入境已遭受槍殺。後來西藏政府在外籍人士面前，鞭打主事者。

1949年夏天中國內戰戰情已經很明朗，共產黨大勝國民黨。毛澤東最喜歡的軍事策略「農村包圍城市」奏效。這個以前外國侵略者採用的戰術，也被毛派主義者拿來使用。這個戰術是基於，封鎖城市，讓敵人的城市陷入飢荒，軍隊就不得不投降。當然，主要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這些在都市裡和國共交戰之間戰區的人民，無法出來，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民餓死²⁶。

1949年9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發布一項決議，商務部借貸中國中共政

26 Ledovsky, 2005, p.118 - 119

府三千三百三十萬盧布修建五百公里鐵路。9月19日再發布一項決議，提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運輸機、航空機械、高射砲、機關槍合計一億二千五百一十萬盧布。又於11月4日發布提供訓練機、航空設備和汽車合計二千八百萬盧布²⁷。這些決議對中共而言，真是幫了大忙。

1949年9月2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建國前，中共的新華社發表一篇社論，其中主要強調²⁸：「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全部中國領土，包含西藏、西康、海南島和台灣。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一寸中國領土被佔領」。西藏，這個外國領土，要受到「解放」。真正的中國領土只有被中國國民黨佔領的海南和台灣，才是需要「被解放」。可是詭異的是，在清朝時就被西方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割讓的殖民地澳門和香港，並沒有被提及。

這些新建國的民主革命家宣稱，他們繼承滿清帝國遺產，所以西藏早就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此事同時也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望」問題²⁹。毛澤東曾說：「西藏的領土遼闊，但是人口稀少，西藏人口必須從二、三百萬提高到五、六百萬。然後再提昇到一千萬」³⁰。此外，另一個理由是覬覦西藏的戰略位置和豐富的天然資源。周恩來總理在併吞西藏後聲明：「中國人擁有眾多的人口，有發展良好的經濟和豐富的文化，但是比起我們的兄弟民族，並沒有太多的耕地和自然資源」³¹。自然地，「兄弟民族」的土地被改變成典型的殖民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建國。美國援助國民黨的成效，竟然比蘇聯援助共產黨的效果要差。（在蘇聯的幫助下）被推翻的國民黨，將他們的政權移轉到台灣，這點須感謝美國。毛澤東自始至終無法「解

27 Ledovsky, 2005, p.110 - 111

28 Gurevich, 1958, p. 93

29 Shakya, 1999

30 Renmin Ribao, 22 11.1952

31 Tibet: the Truth, 1993

放」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作為中國的代表，大多數的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在台北才是合法的中國政權。但是，現在情況已然發生變化，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為真正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現在的中華民國在台北政府的邦交國只剩 23 個國家。事實上，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辦法。畢竟，國民黨是由革命家孫中山所創立，推翻大清帝國時，他正流亡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法國。與這些革命政府當局相比，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才是無可否認的真正西藏合法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國旗是紅色的旗幟。他們的國旗和蘇聯國旗的類似度很高，並不令人意外。原本 (1912 - 1918)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國旗有五種顏色，代表五大民族。等長大小的長條，由上到下呈水平排列。紅色代表漢族，黃色代表滿族、藍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代表藏族。但是，後來國民黨廢除這面旗，換了另一個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只有保留紅色，左側上方一角呈半環形有四顆小五角星環繞一顆大五角星（還是五個）。我們並不是在探討，這裡面隱藏的大漢民族主義義涵。正式的解釋是，四顆小星象徵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團結圍繞著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五角星。而紅色的旗面則代表革命。但是，如果再參照其他版本的說法，似乎只有顏色和大五角星有正式的解釋。

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大陸唯一的合法政權，然後，他們對西藏的主權主張，也開始逐步進行落實。在一個月內，當時只有十歲的新班禪喇嘛，從青海的班禪堪布會議廳（當時是安多區）發送祝賀電報給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其中內容聲明：「西藏解放，指日可待」³²。其他一些區域藏人首領，也從他們自己的轄區發出類似的電報祝賀，其中也包含逃亡在中國的藏族人士。對於這些人的行為，不論如何解釋，都不被認為是合法，因為當時只有達賴喇嘛的噶廈西藏政府，

3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259

才是代表西藏的真正政府。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1949年11月2日，西藏噶廈政府外交部致抗議電文給毛澤東，電文中聲明：「西藏是慈悲觀世音菩薩的教化聖地，是一個佛教興盛而與眾不同的國家，從遠古時期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政治統治方面，從未遭受過任何國家的侵占，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反抗外國侵略並保衛自己家園的佛教國家。我們不僅要求中國軍隊不會越過藏中邊界進入西藏，以及，不進行任何軍事活動的保證，而且也希望貴國可以嚴格管束你們在藏中邊界的官員，使我等西藏人安心…並就前中國政權過去侵佔部分西藏領土的歸還問題，進行雙方談判…」³³。西藏主張，西藏自古以來和北京的關係一直都是建立在「檀越關係」，也就是施主和福田的關係。西藏從未曾是任何中原政權的一部分，也從未受任何外國所統治或殖民³⁴。但是，中共的領導人，無視於西藏政府的抗議。1949年11月4日西藏攝政達札呼籟請求所有國家的幫助，但是都未得到回應。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預言，開始在西藏變成真實³⁵：

「目前，五大退化，似乎完全主宰地球上的生命，鬥爭和衝突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做好準備來保衛自己對抗過度氾濫的暴力，我們生存的機會，將極為渺茫。在赤色共產黨現在正在到處進行恐怖和破壞的時候，我們必須特別警惕自己，免受野蠻的暴行。他們積惡至極。他們已經蹂躪蒙古，並嚴禁尋找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的轉世。他們搶劫和破壞僧院，強迫僧人加入他們的軍隊，否則就地處決。他們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毀，任何佛法教導都不允許。我相信大家已經聽到了烏蘭巴托和其他地方傳出來的消息。不久以後，赤色的屠殺將必闖入我們的前門。我們遲

3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 24 - 30

34 Shakabpa, 1988

35 Dalai Lama, 1992

早要面對，來自內部內訌或外部共產國家的攻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必須隨時準備保衛自己。否則，我們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將被徹底根除。喇嘛和其他世系聖職，甚至達賴和班禪喇嘛的職稱都將被刪除。僧院將被劫掠和損毀，僧侶和尼眾將被驅散或屠殺，多年建立的佛法崇高事業將被解體，我們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的堡壘將被迫害、摧毀和遺忘。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力和財產將被掠奪，我們會成為征服者的奴隸，像乞丐一樣到處流浪，束手無策，生活在悲慘世界之中，充滿極端痛苦與恐懼中，度日如年。…因此，當和平與幸福的力量仍與我們同在，當改變現狀的權力仍在我們手中，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保衛自己面對這即將發生的災難。在適當的時候可用和平的方法，奮起努力吧！將來我們才不會有遺憾。」

確實，如預言中所說，赤色中共入侵西藏，西藏只有屈指可數的官員會說英文，但是，沒有一人精通現代外交和國際關係，此外，軍隊現代化的效率和訓練仍不足³⁶。正如，美籍教授戈爾斯坦 (M.K. Goldstein) 所指出其內部原因是：「為了保護西藏珍貴的佛教思想和價值觀，不受到外來西方文化的污染，寺院和宗教保守派訂立了一套限制條件，以至於，西藏政府後來無法在中國共產黨勢力下，保護及守住那些純正宗教性的傳統價值」。他的著書《西藏現代史》（中譯本書名改為《喇嘛王國的覆滅》）中指出，其外部原因是，西藏拒絕了西藏傳統的朋友們和鄰國們所提出的有效外交和軍事援助，而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參第四章）。

1949年11月13日毛澤東致電指示當時任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第一野戰軍司令兼政委彭懷德，領西北軍攻擊西藏³⁷。電信件中表示：「雖然安多和康區已經在中國軍的管控下，不過西藏部分領土還掌控在拉薩政府手中」。彭懷德於12月30日電報中指出「從于闐、和田翻越崑崙山至西藏邊境黑河

36 Goldstein, 2003, p. 535

37 Goldstein, 2007

由鹽湖需行 17 天，純小路，騾馬不能通行，人煙稀少。據聞由黑河經鹽湖至拉薩騎行需要四十天，一說需二個月。從南疆入藏是為困難，飛機飛越崑崙山亦須特種裝置。另喀什噶爾經浦犁、帕米爾高原東腹道馱馬可行，唯需經印度境內，東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歸西北，須在於闐、和田、玉樹屯兵屯糧，修築道路，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他並建議如果由西南局第二野戰隊負責，是最有利的攻擊位置。據了解，這支部隊在成都戰役時，他的一支小部隊於 1949 年末，還因與國民黨殘軍戰鬥，侵犯過藏中邊界³⁸，違反了印藏邊界協定³⁹。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澤東到達莫斯科訪問期間，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回覆。1950 年 1 月 2 日毛澤東致電給西南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西南軍區領導人，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電文中指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和經營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解放西藏…」⁴⁰。毛澤東指出西南局應立即抓緊佈置，派出部隊迅速佔領康定，以康定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因藏軍規模很小，進藏兵力只需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一個充足軍或四個師左右就足夠了。

1 月 7 日毛澤東收到正面的回覆電文後，於 10 日又傳另一封電文⁴¹。電文中指示，現在英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情況對我們有利。為了控制西藏，必須迅速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主要是負責籌劃訓練西藏幹部和軍隊，以及修築一條可以讓軍隊從西康進入西藏的道路等一切西藏事宜。這就是中共中央於 1 月 24 日批准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如

38 Tibet: the Truth, 199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9 Dalai Lama, 1992

40 Goldstein, 2007

41 Goldstein, 2007

同電文所指示的，5月中旬中央下令拿下藏中邊界區域，並在政治上「鼓勵西康人民內部分歧」提高部落矛盾，分裂藏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指令，給中共中央西南局開始對西藏展開宣傳戰，並以第二野戰隊，第十八兵團為主力軍⁴²。

毛澤東不單在北京以電文指示侵略西藏計畫，他在訪問莫斯科時期，也收到一封接一封，從中共中央傳來的眾多的要求蘇聯援助案。例如，修復吉林最大的水電站、訓練空軍駕駛員、增強中共空軍實力及緊急調度93噸汽油和潤滑油等⁴³。所有，這些緊急調度也得到即時的救援，但是，這對戰後民生經濟力尚未恢復的蘇聯而言，是一大負擔。

1950年1月22日在雙方交涉結束時，史達林問毛澤東，是否還有其他要求。毛澤東又傳達另一個請求，他說：「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國的航空團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共運送了將近一萬人。請允許我，史達林同志，感謝您的援助，並請您把這個航空團繼續留在中國，幫助準備進攻西藏的劉伯承部隊運送軍資」。史達林回答道：「你們準備進攻，這很好。必須把西藏拿到手。至於航空團的事，我們同軍方商量一下，再答覆你們」⁴⁴。事實上，中共中央早就要求蘇聯送一批空軍團隊，在與中國國民黨軍最困難的戰役中援助他們。特別是將中共解放軍載運到新疆。

列多夫斯基 (A.M. Ledovsky) 回憶錄中提到⁴⁵：「第一，這並不只是蘇聯軍機的空軍部隊，而且操縱戰機的也是蘇聯空軍飛行員，但是，因為這個支援是非法的，所以，蘇聯的飛行員和機場工作人員，都身著中共的軍服。第二，為了幫助中共解放軍能夠移動軍隊佔領西藏，蘇聯提供了蘇聯最大型，

4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43 Ledovsky, 2005, p. 149 – 150

44 Ledovsky, 2005, p. 155 – 156

45 Ledovsky, 2005, p. 156

性能最強的可以攜帶氧氣設備和防冰凍的四引擎運輸機，才能運載沈重的物資並在高海拔地區飛行。在西藏進行軍事行動，必須要克服綿延的高海拔高山峻嶺這一難關，中共的雙引擎飛機，是無法飛行在那麼高的海拔」。

1950年2月，在中共代表團離開蘇聯前，雙方簽訂了「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條約經過有效期30年後，改訂每5年自動延長續約（雖然中共中央在第一時期曾譴責），不過雙方兩黨都算滿意。一般是認為，毛澤東不高興，史達林拒絕給他核子武器，不過這是錯誤的，事實上，這個問題甚至沒有在談判中提起⁴⁶。

但是，中共對蘇聯的援助要求，並沒有停止。「當毛澤東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必須要面對及處理的是，中國境內各地嚴重湧出的，更大更具規模和緊急援助的需求」⁴⁷。不過，這是很正常的，經過日本侵略和國共內戰相繼破壞後，整個中國已幾乎成了廢墟。

蘇聯提供給中共的支援，比之前的規模更加龐大。蘇聯軍機在中國各城鄉上，擊退了國民黨空軍，蘇聯的軍事設備給中共人民解放軍使用，在極短的時間內，蘇聯幫忙設立了250個企業，協助完成查勘、測量工作等⁴⁸。蘇聯從旅順撤退時，將旅順港的海軍軍事基地，及該地區所有設施包含各式車輛，還有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無償地贈送給中共。中共在韓戰中出兵援助北韓時，也無償贈送372架米格15新式戰鬥機。另外，蘇聯還派第64戰鬥機空軍團，為中共提供空中掩護。

當時外匯儲備金很少的蘇聯，中共還得到蘇聯12億盧布（3億美元）年息1%的超優惠低率貸款⁴⁹。但是，這並不是全部，在短短二年期間，蘇聯更

46 關於核子武器的商議，是在1958年之後

47 Ledovsky, 2005, p.165 - 166

48 Soviet military aid...

49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交付給中共：「943 噸有色金屬（約 40% 中國生產量）、150 萬噸石油產品、包含 50 萬 6000 噸汽油和 47 萬 7 千噸煤油⁵⁰。中共接受蘇聯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捐贈。1950 - 1953 年蘇聯捐贈中共 599 件的建設工程、機械製造和技術工藝等其他的科學和技術文件。1954 - 1957 年捐贈了 6774 件科學和技術文件（報銷費用只有複印費）。1958 - 1960 年捐贈 7303 件科技文件，主要是重工業⁵¹。1966 年之前，蘇聯派遣了 8089 名專家在部分經濟合作上，幫助中共進行建設和重建設施（這些僅是民生用處之統計）⁵²。蘇聯軍事技術的傳授讓中共可以製造出，中程導彈「東風一號」、H6 轟炸機、Q5 戰鬥轟炸機等⁵³。

所以，中共奪到政權建國不僅是依賴外國支援，連國土建設都持續接受更大規模的蘇聯外援。對於那些接受外援的歲月，毛澤東並不避諱這一事實，他表示⁵⁴：「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需要國際的援助。同樣，為了鞏固革命的勝利成果，在即將進行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中，也需要國際的幫助」。而蘇聯當時還未意識到毛派共產黨的國家變成「黑暗法西斯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⁵⁵。

西藏並沒有如此慷慨的外國施主。或許是基於西姆拉條約，印度試圖向西藏說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英國也有相同的觀點，而美國決定跟隨。他們紛紛取消派遣代表團參訪西藏，並決定不提供官方援助以支持西藏獨立⁵⁶。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意見被外界解釋為，尼赫魯認為，在非西方世界的新亞洲政權和新道德秩序中與中共政權建立友好關係，是至為重要。而支

50 Borisov and Koloskov, 1972

51 Filatov, 1980, p. 13 - 32

52 Filatov, 1980, p. 55

53 Glazunov, 2008, p. 54 - 55

54 Renmin Ribao, with gratitude for Soviet Union's help

55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 8

56 Van Walt, 1987

持西藏獨立，會毀掉這個的計畫。⁵⁷ 尼赫魯不知道毛派共產黨很快就會向他提出歸還領土的要求，而且會被中國中共指責為：「勾結帝國主義份子，謀求私利的印度大地主代表和反動份子」⁵⁸。

1950年1月拉薩廣播電台，開始播放藏語、英語和北京話的廣播節目。其主要著重的是強烈否認中共宣傳的不實內容。1月31日拉薩廣播電台聲明，西藏自1912年驅逐滿清駐軍後，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⁵⁹。西藏噶廈政府呼籲英國、美國和印度支持西藏加入聯合國。但是，收到的回覆是，因為中華民國和蘇聯是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西藏無法通過審核進入聯合國。於是，西藏政府決定組成「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去莫斯科、香港和新加坡，從而與共產黨談判⁶⁰。代表團的特使代表是夏格巴 (V.D. Shakabpa) 和嘉波 (Ts.T. Gyalpo) 二人。他們拿著當時西藏噶廈政府發行的護照文件出國訪問。護照上明白標示⁶¹：「**西藏，雪域之國，在不斷轉世的觀世音菩薩 (藏音 Chenrezig) 化身的統治下的一個獨立、崇尚慈悲、追求和平的宗教國家**」。這個國家的和平，因為中國境內的國共內戰，遭受到中國敗軍侵佔、騷擾及危害。藏曆土牛年九月十二日 (1949年11月2日) 西藏外交部發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一封信件要求處理：「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閣下：西藏是觀世音菩薩教化之地，亦是一個佛教興盛修行聖地的特殊國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一直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從未遭受到外國的統治。…鑑於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鄰西藏這一事實，我們希望得到中國軍隊不越過藏漢邊界及不對西藏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的保證。因此，請按照上述要求，向駐紮在藏漢邊境的軍政官員頒布嚴格的命令，也請盡快給予回覆，如此雙方都能安心。西藏的一

57 Goldstein, 2003, p. 537.

58 On the Sino - Indian Border, 1962, p. 123.

59 Shakya, 1999, p. 12

60 Van Walt, 1987

61 Shakabpa, 2003, p. 316 - 317

些領土，近年被中國軍隊佔據，希望在您結束中國的內戰後，與西藏政府舉行協商談判加以解決」。中共政府對此並未回覆。但是，卻在北京和西安的中共廣播中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煽動人民去解放西藏。西藏噶廈政府派遣一支西藏代表團處理西藏事宜，代表西藏與中共進行外交談判，其議題為：

1. 關於西藏政府外交部致信給中共主席毛澤東的回覆
2. 關於北京和西安在廣播上發表的荒謬聲明
3. 關於確保西藏領土完整，不被侵犯
4. 告知中共政府，西藏政府絕不容忍，任何干涉歷代達賴喇嘛統領下的自由獨立西藏的主權。

西藏政府指示代表團與中共的代表在靠近中國的外國城市，商議上述的問題。

已抵達印度的西藏代表團，一方面在印度尋求路經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政治和經濟關係。一方面與中共的駐印大使會見面談。中共駐印大使要求西藏承認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同意將西藏的國防交給中共解放軍⁶²。西藏政府指示西藏代表團拒絕中共的要求。

在中共文工部的運作下，地方民間組織和中共的少數民族代表開始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在西藏地區挑釁的帝國主義份子」⁶³。連青海省的西藏僧眾們都連署請求中共北京當局「解放」西藏，消滅分裂主義份子和驅逐帝國主義份子。一個西康代表團到達中國也提出相似的請求。其中一位成員汪夾(wang jia)在代表團會議上甚至請求解放軍解放西藏人民。

6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63 Gurevich, 1958, p.115

與此同時，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正在四川調動軍隊準備戰役。劉伯承和鄧小平（時任西南軍區政治委員）決定由年輕的指揮官張國華在二野十八軍中另組精銳的遠征野戰兵團。當時，十八軍很多中共軍官和士兵願意為自己的國土戰死，但是，對於死在西藏這塊地遠險峻的蠻邦小國，有很多懷疑和畏懼，於是逃兵接連不斷，很多軍官也拒絕前往⁶⁴。政委鄧小平要求要做好思想的動員工作，進行洗腦，才能讓士兵奮死戰鬥。於是政治思想部門，描繪編寫了一個非常精細美妙的「神聖歷史使命」宣傳藍圖。他們在誓師大會上，首先宣揚解放軍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然後激勵十八軍的士兵說，解放西藏的農奴，把帝國主義勢力趕出西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的神聖使命偉業，都肩負在十八軍的肩上，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帶進西藏，等等的思想再造。最後大大保證，西藏的戰鬥補給和支援等條件一定比和國民黨戰爭時要好很多。

1950年5月18日中共西南局十八軍從四川移軍進入康區拿下打箭爐（今改名康定）。5月28日調自各單位的三萬軍工結聚在甘孜（Kardze）⁶⁵。原來，進入甘孜的道路十分陡峻，運輸補給貨物非常困難，一些貨物還必須用飛機運送空投。每日趕工建造甘孜的道路和飛機場，當時有很多人看到眾多美製和俄製的大卡車如一條鐵鍊般緩緩而行，運送建築材料，供應造橋工程。建築公路時，西康的藏人也被中共政治宣傳部單位鼓吹動員加入建築工程，數千匹的犛牛被動用做為運輸工具。一位共產黨藏人表示，加入建造工程的藏人動機，並不是為了賺取解放軍發放的國民黨銀元⁶⁶。有一些藏人還申請加入共產黨。中共的宣傳媒體特意製造，報導了一則美麗的畫面：「所有的藏族人民都興高采烈地與解放軍兄弟們合作：船工、木匠、鐵匠等不分晝夜，為了幫助祖國解放西藏努力工作。牧民們提供他們的犛牛，人們不分男女，

64 Goldstein, 2007

65 Smith, 1996, p. 272 - 273

66 Goldstein, 2007

都爭先恐後地幫助解放軍搬運兵器和設備、修築道路、或是幫忙翻譯充當嚮導」⁶⁷。

即使，有充分的酬勞，藏人不管自願與否，都被動員強迫前去修路或是做搬運工⁶⁸。當地頭人及上層人士都獲得了高報酬的新職位。雖然，那些人是出於恐懼和為了高薪而接受了公職，但是絕不是為了被中國統一。因為，康區的藏人部落已經習慣自治自理，他們心裡並不想要在北京和西藏政府之間，有任何的新關係出現。此外，解放軍在進入西藏之前，已經接到指令絕對要尊敬當地藏人的習慣和宗教，並要表現得非常自律。所以，解放軍和藏人第一次接觸時，彼此之間都沒有出現過激的行為。中國當時需要非常多的勞動力，以便穩定後方。史密斯(W. Smith)從來自不同地區的藏人，聽到的都是一樣的故事：中共解放軍告訴他們，他們來西藏是為了幫助西藏人，等西藏「變得更好了」，他們就會離開西藏，讓他們治理自己的國家。

1950年5月10日一支約五十人的解放軍攻佔金沙江畔距昌都九十英里處，有無線電發射機的鄧柯(Dengo)⁶⁹。西藏昌都總管拉魯(Lhalu Tsewang Dorje)立即回報消息給噶廈政府，並建議反攻。但是，政府只准許他奪回鄧柯。十天後，藏軍穆恰(Muja)代本麾下的一個支隊達成任務，收復解放軍進軍西藏必經的戰略要地鄧柯。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彼此之間的緊張升高，美國在此戰爭中，自始至終參與。逼得中共政府開始加緊腳步，重慶的工廠為了供應軍衣和裝備天天加班，四川和雲南的企業日夜不停地生產軍糧⁷⁰。

此時，中共政府持續在遊說西藏噶廈政府接受「和平協議」⁷¹。6月時，

67 Gurevich, 1958

68 Smith, 1996, p. 273

69 Shakya, 1999, p. 38; Smith, 1996, p. 274

70 Gurevich, 1958

71 Smith, 1996

有一團人偽裝商隊從西寧抵達拉薩，他們攜帶了二封密函，一封給攝政達扎，一封給西藏政府。信件內容也包含建議西藏政府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協商會談。大約同個時間，還有來自安多地區的另一團人，陪同中國人和一台無線電發射機。這一行人，旅行了三個月，在昌都失陷後抵達，但是他們和中國人都被拒絕進入拉薩。7月時，中共派格達喇嘛當使者從甘孜進入拉薩，格達喇嘛在1936年已經和中共合作（參照第四章）。拉魯（Lhalu Tsewang Dorje）總督將格達喇嘛拘留在昌都，不久格達突然死亡。中共宣傳部大肆宣傳，他是被毒死的，但是，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格達的死亡被外部解讀為西藏政府不願意協商會談。這三團由中共派出的勸和團都以失敗收場。

夏格巴與中共駐印度德里代表取得聯絡，然而，西藏噶廈政府指示拖延會談時間。或許他們期待爆發的韓戰會轉移中共政府的注意力。

7月29日北京廣播放送，共軍元帥劉伯承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對西藏政治綱領」中的演說：「…解放軍勢必要解放西藏，而且，不顧一切進軍西藏…」然而，此時解放軍的備戰尚未準備好。不過，這也給了拉魯司令和他的軍官有充分時間在昌都周邊設築防禦設施。1950年8月中共才剛修築好打箭爐到甘孜的公路⁷²。解放軍馬上進入安多地區，並在結古多（Jekundo，現稱玉樹市）設立基地，開始修築直通昌都的道路。四川軍閥劉文輝駐紮在康區的軍隊被收編入中共解放軍，另外，馬步芳的回族軍也被納入安多的解放軍。

儘管，西藏擁有歐式武器和改革的現代軍隊，但是，軍事戰鬥力依舊薄弱，他們的武器大多是第一次大戰時代過時的武器。根據哈勒（H. Harrer）的回憶錄，西藏政府只注重軍隊的規模大小，但是並不重視軍隊的軍事操練，而在印度受過訓的軍事教練，只知道如何操作現代武器⁷³。軍隊的操演用語混合了藏語、巴基斯坦語和英語。後來，新任國防部長的第一道指令是，所

72 Smith, 1996, p. 273

73 Harrer, 2002

有的軍事指令用語，必須統一用藏語發音。編制西藏國歌，並且在閱兵中演奏。軍官的制服和兵士不同，身上金飾的多寡，代表階級的高低。但是士兵的軍服欠缺，很多的士兵並沒有分配到軍服。卓越的士兵可以得到的是更高的報酬，而不是榮譽的獎勵，獲勝的人，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戰利品。這套賞罰制度，只適合用在捉拿搶匪，但不適合使用在現代國家的軍事戰爭。有人曾目睹到，大約有 500 至 2000 匹騾子載運彈藥和手榴彈的箱子，從印度送往西藏⁷⁴。此時，西藏政府擁有 8,500 名軍士官、50 門大砲、250 門迫擊炮、200 挺機關槍⁷⁵ 及 3 萬枝步槍⁷⁶。

中共解放軍擁有壓倒性的兵力及武器優勢。他們入侵康區時，就派出 4 萬兵士⁷⁷。解放軍大規模推進衛藏地區是中共確定加入韓戰的前六天（事實上，中共進入韓戰是在 10 月 25 日），很明顯地，這些事件是互相關聯。

1950 年 10 月 7 日中共解放軍從北、中、南方渡過直曲 (Drichu 中文稱金沙江)。十八軍的 52 師 154 軍團渡過金沙江到達鄧柯 (Dengo)，北行至結古多 (Jekundo，現稱玉樹市) 和青海騎兵支隊會合後南下，快速通過類烏齊、恩達抵達昌都後面，斬斷藏軍撤退到拉薩的路線。157 軍團渡過直曲 (金沙江) 後，進軍芒康 (Markham) 阻斷往北逃逸的路線。共軍攻擊了鹽井 (Tsakalo) 到鄧柯 (Dengo) 之間六個地方。

藏中兩軍交戰，主要的戰區在昌都北部，當時兩軍交戰激烈，藏軍亦英勇奮戰。當時的一位目擊者說⁷⁸：「仁果 (Zhanggo Dora) 率領軍隊對抗中國共軍，但是藏軍的武器太弱，根本無法和他們匹敵，沒多久，仁果手上的武器只剩下一柄長劍，到最後，變成肉搏戰……仁果殺了許多中國共軍，但是，

74 Gurevich, 1958

75 Dalai Lama, 2000

7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260

77 Van Walt, 1987

78 Palden Gyatso, 1997, p. 30

他實在太疲憊了，於是，坐在橋下休息。鮮血從橋上流下來，滴在他的護身符，讓他的護身符失去保護力。隨後，一個砲擊在橋墩附近，仁果就被炸死了」。

穆恰代本駐紮在鄧柯的軍隊，計畫擊退解放軍⁷⁹。但是，被解放軍從北方圍攻，只好撤退，以便守住類烏齊 (Riwoche)。中共解放軍使用了，他們最擅長的戰術「人海戰術」攻擊，利用他們人數眾多的優勢。最後落得，雙方都死傷慘重。藏軍的軍力最多只可抵擋數天，最後解放軍勝利。西藏失掉讓松 (Rangsum)、芒康 (Markham)、鄧柯 (Dengo)、結古多 (Jekundo)、類烏齊 (Riwoche) 和噶大克 (Gartok) 六個城池。現在，昌都城內只有三千名兵士，而且都沒有戰鬥的經驗，貧弱的軍備也無法和解放軍相比，可以說是手無寸鐵⁸⁰。

10月11日當昌都得知敵人將入侵時，城內並沒有發生恐慌。昌都居民開始陸陸續續湧向寺院，祈禱能驅逐敵人。拉魯總管已卸任離職回去拉薩，新任的昌都總管是阿沛·阿旺晉美。以前他在康區當差任職時，並沒有展現出任何優異的天賦。在昌都就任總管時，他喜歡參加酒宴，宴席中老是高談闊論自己的英勇事蹟和議論解放軍的實力。拉薩政府只得到10月12日的「解放軍」情資。阿沛要求拉薩政府做出指示，但是，沒有得到回覆，於是，他決定撤退⁸¹。10月17日他離開昌都前，命令二位軍官摧毀昌都的武器庫和彈藥倉⁸²。然後，他命令穆恰代本和他的手下向解放軍投降⁸³。10月18日領導北線主力部隊右路154團的陰法唐將軍拿下恩達，阻斷了藏軍西逃的路線。中共解放軍於10月19日拿下昌都，沒收無線電發射機及收押英籍無線電技師。同一日，阿沛告訴共軍希望投降，並於次日正式投誠。阿沛的所有作為，都一再顯現他是個無能的領導人，同時西藏人都控訴他叛國。

79 Herold K.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80 McCarthy, 1997, p. 52 - 54

81 Shakya, 1999

82 McCarthy, 1997, p. 54

83 Herold, K.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投降的官員和阿沛都被帶到昌都，中共軍方宣傳部門對藏軍和藏官們進行了共產社會主義教育後，發給每個人銀元和食物，就釋放了他們⁸⁴。10月22日共軍進入洛宗(Lho Dzong)，10月27日進入碩般多(Shopando)⁸⁵。中共宣稱在昌都，獲得了絕大勝利，都是因為藏族同胞的幫助，他們送食物給解放軍，提供犛牛幫忙運載物資，並且協助解放軍渡河⁸⁶。總共有十五萬名藏胞和十萬頭犛牛幫助中共解放軍運送物資。康巴人分裂，很多康巴人奮命和解放軍對抗，也有一些人反叛，反過來幫助解放軍，許多藏軍在昌都失守之前就都投降了⁸⁷。根據中國中共官方資料，此次戰役中，藏軍的死、傷、戰俘人數總共5,738名，其中180人死亡。但是，西藏官方的紀錄，從10月7日至25日中國共軍殺害了藏軍人數高達5,700人以上，監禁2,000人在西藏東部各地監獄⁸⁸。

195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文告：「解放軍已經接到命令前進西藏，將三百萬藏胞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鞏固我國西南邊界的防護」⁸⁹。西藏政府也公開宣告，做為反擊：「解放西藏這個名詞，是極端的侮辱。侵略和佔領一個自由主權獨立的國家，卻假借「解放」這個似是而非的正義之名」。西藏政府廣播中明白清楚陳述，西藏境內並沒有帝國主義份子，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是，中原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侵略西藏國的領土⁹⁰。

10月26日印度政府也譴責並慎重警告中共政府對西藏的侵略行為。但是，中共政府的回答非常直接了當：「…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解放

84 Shakya, 1999

85 Smith, 1996, p. 279

86 Wang et al., 1997, p. 210

8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260

88 Tibet: the Truth, 1993

89 Shakabpa, 2003, p. 318

90 Promises and Lies, 2001

西藏人民，將外國勢力從西藏驅逐，讓西藏地區人民可以實現自治和宗教自由…保衛中國邊疆，這是中國政府的堅定方針」⁹¹。1950年11月10日解放軍發表的公告中，可以反映出中共官方採取的懷柔欺瞞策略⁹²：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深切關注，長期受到英、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份子壓迫的西藏人民，於是決定命令我們的解放軍前進至西藏，幫助藏族人民永遠從壓迫中解放。

所有的寺院和我們的藏族人民一定要馬上團結起來，給予人民解放軍一切的協助。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實現西藏地區的民族自治，與祖國其他民族一樣，互助、友愛地在新中國的幫助下建立新西藏。

現在，人民解放軍已經進入西藏，他們會保護寺院和西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保護西藏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護僧眾和他們的寺院。幫助西藏人民發展教育、農業、畜牧業、產業和商業，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

西藏現有的政治、軍事系統不會有任何改變。西藏的軍隊會編入人民解放軍的邊境防衛隊。各級宗教組織機構，政府官員和頭人持續履行自己的職責。所有關於任何西藏改革的事項，都必須經由西藏人民和他們的頭人們商議決定後，才准於執行。所有西藏官員，不管以前是親帝國主義或親國民黨，依舊維持原來的職位，執行既有的職責…但是禁止任何破壞或抵抗的行為」。

中共政府為了降低西藏及國際的不滿，明白知道在這個期間，必須進行中庸之道，以便爭取時間，直到可以完全控制西藏為止。

1950年11月1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 Acheson)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稱中共在西藏的行為是「共產黨在亞洲持續的侵略行動」⁹³。11月6日英

91 Van Walt, 1987, p.144

92 Ling, 1964, p. 8 - 9

93 Gurevich, 1958, p.139

國指責中共侵略西藏，並敦促中共從西藏撤離軍隊。一些英國下議院議員提議，聯絡其他英國聯邦政府部署軍隊空降進入西藏。與此同時，英國將之前與西藏的建交協議，遞交給印度獨立新政府全權處理。

11月7日西藏政府向聯合國秘書處遞交正式聲明，請求聯合國制止中國共軍侵略西藏，聲明中表示：「中共政府為了將西藏納入共產中國的版圖，所發動的武裝入侵，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在違背西藏人民的意願下，強行用武力將西藏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無疑是恃強凌弱、非法併吞之最惡劣事例。因此，我們呼籲世界各國，共同制止中國中共對西藏的侵略」⁹⁴。

收到西藏陳情信件兩天前，聯合國已確認中國共軍進入北韓幫助北韓應戰，這個問題馬上被編入到聯合國的議程⁹⁵。薩爾瓦多代表卡斯特羅要求聯合國大會討論西藏主權獨立問題。他遞交一份報告關於「外國勢力入侵西藏問題」的議程。但是卻被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蘇聯代表將討論西藏問題的議程移除。印度政府也試圖不透過聯合國的介入，將西藏問題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印度方面擔心討論西藏問題，會阻礙韓戰問題的調停。而英國則因為以前曾經刺激過清朝北京政府，導致西藏被清朝北京政府刻意干擾，雖然，英國和西藏有半世紀之久深厚的紐帶，但是，英國政府最後還是決定建議，延遲處理西藏問題⁹⁶，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印度和美國提案訴訟⁹⁷。但是，最後的結果還是延遲決定處理西藏地位。西藏對於支持他的「盟國」感到心灰意冷，於是再度致文聯合國要求派專員調查，但是，並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1950年11月16日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致電渥太華政府簡潔描述西藏的狀況⁹⁸，並明白指出中共解放軍所主張的解放西藏論述的荒謬處。進一步，

94 Shakabpa, 2003, p. 319

95 Van Walt, 1987

96 Goldstein, 2003, p. 536

97 Van Walt, 1987

98 CTC releases documents...

中共不批准和平協議中，中國政府對西藏僅擁有宗主權的主張。最後，當西藏當局加入和平協議時，就很難再堅持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到後來，當西藏被佔領，併吞成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時，雙方就沒有任何和平協議或調動軍隊的問題了。

1950年11月21日加拿大外交部長送了一份法律備忘錄給加拿大駐美國華盛頓大使，讓他在聯合國針對西藏問題，提出討論。內容提到，即使中共當局提到1911年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問題，也是證據微弱，後來證明就像是虛構小說裡的劇情。事實上，在過去的四十年間，西藏不管是內政和外交上，都完全掌握在西藏政府當局手中，是一個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像這樣的情形，在國際法上，就被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份機密資料，加拿大政府於2009年解密後，才公諸於世。

1950年11月17日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開始親政，正式成為世俗和宗教的西藏領袖。西藏國的外交部對外宣布⁹⁹：「西藏國的領袖達賴喇嘛已經開始親政，在聖尊法王的領導下，西藏三區的藏人團結一致。沒有任何國家的軍隊有權利，可以進入我們的國土。我們請求世界各國介入，指責中共軍隊對我國的侵略行為。我們西藏三區一致為自己國家的主權獨立奮戰。如果必要時，聖尊法王與我們準備遷移政府機關地，持續為我們的國家奮戰。西藏是一個國土寬廣，地形險峻的國家，我們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槍彈，可以為保護自己的國家戰鬥」。

1950年11月24日中共在西藏康區，大部分被劃入中國的西康省，設立第一個西藏地方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區，省政府設立在打箭爐（康定）。這個區域被擴展到從金沙江以西至大渡河（Daduhe River）以東¹⁰⁰。天祝藏族自治區於同年五月被中國劃入為甘肅省內設立。

99 Van Walt, 1987, p.145

1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中共軍方政治宣傳部，開始掀起一波政治宣傳熱潮。人民在群眾會議中紛紛發表，他們對「解放西藏」的支持。連這個「落後」的西藏，大多數的人民，從未走出過自己的村莊，現在突然奇蹟似地表現出對政治的精通與熱情。各鄉鎮都被舉行群眾會議，他們「完全支持」中共中央政府，齊聲譴責美國帝國主義，強烈「要求和平解放」西藏三區，等等訴求¹⁰¹。此外，他們還抗議美國侵略北韓、美國帝國主義在遠東區的計畫、讓日本重新軍事化、以及美國支持簽署五項和平協議。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例子¹⁰²。一位中國高官來視察時，詢問一位農民，他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這位農民的回答是，他非常的快樂，不過「只有一件事，有點麻煩，就是關於新稅制」。高官問：「是什麼新稅制？」。老實的農民回答說：「就是，鼓掌稅，每次有中國人來視察，我們就都要被集合起來鼓掌歡迎」。

一些中共的政治宣傳部隊還遠征至尼泊爾邊境。例如漢藏週刊有大量關於「解放」西藏人民照片的中文報導：行列中展開笑容的女孩們，正在清洗車輛，年輕人拿著國旗歡迎領導們的到來等等。讓藏人驚覺，「這一幕一再提醒我們，這個頂著唯物主義理論的巨人，已經站在家門前了」¹⁰³。

後來，連最頑強抵抗的果洛部族的一些頭人，也於1951年開始與中共當局接觸¹⁰⁴。1952年2月中央西北局批准組建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分赴果洛各地展開統戰工作，並籌備建立縣級政府。等到中共在果洛地區成立「人民政府」、設立學校、醫院、獸醫所和郵局後，果洛人民開始害怕境內逐漸增多的漢人數目，懷疑他們的土地和文化最終會被吞噬，於是，六年後他們加入西藏起義的行列。

101 Gurevich, 1958

102 Dalai Lama, 1992

103 Stonor, 1958, p. 139

104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1950年12月1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接受內閣的建議，離開拉薩。在擦絨司令所帶領的數百位官兵護送下，於1951年1月5日抵達印藏邊界的卓木(Dromo 今被改名亞東)。達賴喇嘛將自己的住處設於東噶寺(Donkar)，西藏噶廈政府也同時設置那裡。一些從拉薩搬移的金沙和銀塊暫置在西藏與錫金邊境，九年後，證明這是明智之舉¹⁰⁵。達賴喇嘛的離開造成拉薩城內的恐慌，富貴家族將他們的財物用騾子馱到較安全的地方¹⁰⁶。印度駐西藏代表回報印度政府，拉薩已失去對抗侵略者的戰鬥意志。

此時，阿沛·阿旺晉美和其他西藏官員已被捕，在昌都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再教育」訓練。他們在昌都看到共產黨解放軍隊的行為，素行良好，表現得非常寬宏大度。根據阿沛的回憶，中共解放軍只待在軍營裡，從未停駐在寺院或藏族的家裡，也未曾拿過藏人的一針一線，他們還協助農民的農忙，提供醫療等等¹⁰⁷。後來，被囚禁的阿沛昌都總管，送了二封信件給拉薩西藏政府，建議進行和平協議以避免軍事侵略。他也可能傳達了密函。信中他表示自己已無法自由行動，只能同意所有中共的指示，並請噶廈政府勿須考慮他及其他被囚官員，逕自依政府的判斷行動¹⁰⁸。經過冗長的辯論後，西藏噶廈政府指派三個人(包含阿沛)在昌都與中共進行談判。

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指派阿沛昌都總管和中共進行談判¹⁰⁹。信中聲明他必須堅持西藏的主權獨立，抗議中共解放軍持續佔據昌都，同時作為談判的基礎，與中共進行談判也必須嚴守噶廈政府的五點聲明：

- 1) 西藏內部沒有帝國主義勢力，西藏與英國有一點接觸，也只是因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旅居印度時雙方的交情。至於跟美國的關係，完全是商業往來。

105 Dalai Lama, 2000

106 Shakya, p. 50 - 51

107 Goldstein, 2007, p. 85

108 Shakya, 1999, p. 50

109 Shakya, 1999, p. 62

- 2) 假如帝國主義勢力想影響西藏的話，西藏政府會向中國政府請求協助。
- 3) 駐紮在西藏康區的中國軍隊，必須要撤軍。
- 4) 中國政府應該避免受到班禪喇嘛隨扈與熱振黨羽的影響。
- 5) 滿清、國民黨政府與新中國政府所佔領的西藏領土必須要歸還西藏。

當阿沛跟中共傳達西藏政府的五項聲明時，除了第四點外，全部遭受中共否決，中共提議讓西藏人民族自治。此次談判失敗後，阿沛建議西藏政府在拉薩或北京再次舉行談判。

西藏政府內閣再次陷入辯論，討論達賴喇嘛是否到國外，或是在北京進行談判。結果，後者論勝。1951年1月達賴喇嘛召回在印度的夏格巴代表團。二月，西藏政府派遣一支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此團由二個分隊組成，一隊從西藏出發，另一隊由印度出發。代表團由阿沛·阿旺晉美帶領，除了他之外，還加上藏軍將領凱墨·索朗旺堆和達賴喇嘛的個人秘書以及18名西藏官員和寺院代表團，班禪喇嘛也從青海抵達北京¹¹⁰。

阿沛被西藏政府任命為主要代表，這些參與者都被列在代表團的名單上。代表團受到西藏政府明令，絕對不能接受北京中共對西藏的主權主張。代表團必須把會談所有的重點傳回卓木 (Dromo 亞東) 請求指示，為此目的，北京和卓木 (Dromo) 之間必須建立直接的無線電聯繫¹¹¹。雖然，阿沛被指名擔任團長，但是，他並沒有任何權限可以自行決斷，凡事都必須得先諮詢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從印度出發的另一代表團分隊，接到噶廈政府的新明確指令。首先，代表團一定要主張西藏是個獨立自主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且要強調西藏與歷朝中原國家一直都是「檀越關係」也就是寺院與功德主的關係。如果談判陷入僵局，新中國中共政府不為所動時，最後的防線是，中共新中

110 Shakya, 2003, p. 589 - 606

111 Shakya, 1999, p. 64 - 65

國必須要接受以下五點條件，才可以接受西藏成為新中國的一部分：

- 1) 西藏一定要有完整的自治權，內政完全獨立。
- 2) 中國軍隊不能駐紮在西藏。
- 3) 西藏軍隊完全負責西藏邊防。
- 4) 中國駐拉薩代表及其下屬與警衛不可超過一百人。
- 5) 中國的駐西藏代表一定必須是佛教徒。

阿沛電報回報暫居卓木的西藏噶廈政府，說明中共不接受這些條件。他得到的西藏政府指示是，再度堅持中共軍隊不能駐防西藏，但是，目前西藏的軍隊可以編入中共軍隊體制內，專司負責邊防。3月29日阿沛帶領的代表團從昌都出發，鄧小平和其他的共產黨員在同行途中，不厭其煩地對西藏代表團進行共產黨的思想「再教育」¹¹²。平措汪杰和他的漢族助理同時也參與思想「再教育」。

平措汪杰因為是西藏共產黨創始人，所以聞名。1940年代，平措汪杰和昂旺葛桑 (Ngawang Kelsang) 等人在南京設立雪域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後來被稱為西藏共產黨，於1949年被併入中國共產黨後，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員¹¹³。1950年代，他成為中共軍方入侵西藏戰爭中，主要的藏語通譯員和調度、提供糧食（穀物和肉品）的負責人，他還擔任遊說昌都和芒康總管投靠中共的任務¹¹⁴，此外，還負責中共西南局18軍的對外公關。不像西藏代表團（包含被俘虜的阿沛），平措汪杰是自願和中共合作。他希望透過中國中共的幫助，去「解放他的國家，讓藏族可以脫離落後」，他認為西藏政府沒有能力做到。在藏中雙方會談上，他作為中國的藏語翻譯官。這項工作非常重要，

11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13 Shakya, 2005

114 Norbu, J. March winds...

因為當時幾乎沒有西藏人會說漢話。但是後來，他非常懊悔，因為中共民主改革的作法導致藏族人民起義反抗，他也遺憾中共政府不願意理解康區和西藏其他地區一樣自古就是藏族的領土，也是屬於西藏國的疆土¹¹⁵。最後的結果是，他被逮捕，入獄18年。即使如此，他始終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晚年，他所寫的回憶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

4月22日來自昌都的代表團抵達北京，26日另一團來自卓木(Dromo)的代表團也到達。這些代表團在火車站被以外交使節團的規格，受到中共官方禮遇迎接。

4月28日中共官方代表遞交西藏代表團一份，標記雙方要討論的十項條款文件¹¹⁶。其中的內容與先前中共官方在昌都淪陷後，所頒布過的大致相同。次日，就開始進行會談。但是，西藏代表團拒絕中共代表所提出的條款，另外，遞交西藏政府自己的五項條款文件。不過，被中共政府拒絕。於是5月2日雙方會談重新開始。中共代表李維漢在會談中表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已是事實，不容討論，要討論的只有放在他們面前的十項條款。解放軍常駐在西藏對藏人和所有的中國人都有利益，可以幫助解放所有「少數民族」，還可以抵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總之，中共中央已確定這是中國內政，如果達賴喇嘛去印度的話，中央就會將他「免職」，他將會失去現有的名銜和地位。

當西藏代表持續堅持西藏政府的主張時，中共代表的語詞就變得愈來愈語帶威脅，一副要逼人就範的態勢¹¹⁷。中共另一位代表張經武漲紅臉站起來，聲稱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條內容，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共同綱領內容所提出的等等。西藏代表雖然盡量澄清和說明，不過中共代表並不理會，雙方呈現僵局，於是，只好結束當天的談判。5月7日西藏代表沒有講話的

115 Shakya, 2005

11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17 Promises and Lies, 2001

機會，他們只能靜靜地看著中共代表們，一連串語帶威嚇的長篇大論及訓話等的獨角戲。5月10日中共首席代表李維漢告訴西藏代表團，北京中共中央決定在西藏成立軍政委員會，管理全西藏軍政事務。並告訴他們隨時都可以回去，也可以選擇武力解放西藏後回去。你們如果不簽字同意的話，解放軍已經在西藏了，只要北京發一通電報，隨時都可以武力解放西藏。總之，你們是要和平解放西藏，還是武力解放西藏，這兩條路，你們可以做選擇。

在談判的過程，中共代表不斷詢問阿沛他是否有被授權簽署協議書。阿沛回答他有被授權¹¹⁸。如果阿沛回答沒有被授權的話，談判就會被終止。沒人了解阿沛為什麼謊稱有被授權，後來，他說他只被授權可以簽署西藏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事先協商的西藏五項文件條件下的和平協議。

西藏代表團到達北京後的三個星期，一直受阻無法與西藏政府聯繫，中共官方的藉口是，和平協議的內容很難用電報發出，另外，秘密附件涉及國家機密，加上拉薩的通訊設備不足，並不適合通過電報傳送為由，進行種種的阻攔¹¹⁹。最後，西藏代表團始終無法得知達賴喇嘛是否還在西藏，或是已經離開到外國。

5月14日會談結束後，西藏代表團已經非常清楚知道，如果不接受中共政府的和平協議條款，中共解放軍勢必馬上攻擊西藏。西藏代表團必須初步同意中共政府的要求。不過，在同意的同時他們也附上了一些條件：「如果達賴喇嘛流亡的話，他可以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停留四或五年，並保有他既有的地位與權力。達賴喇嘛可以在國外觀察西藏的狀況與進展，不管他何時返回西藏，必須重新恢復他的地位」。中共政府把此條款設在後來附加七條秘密協議中的第一條。不過，同時中共代表也順勢提出將西藏政府內部和班禪堪布會之間的歧見，納入協議的正文。阿沛強烈反對，並表示這是西藏內部

118 Shakya, 1999, p. 70 - 71

11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的問題，他宣布中止談判，西藏代表團馬上返回西藏。後來，中共代表（藉由平措汪杰居中調解幫忙）才得以將班禪喇嘛的地位加入和平協議正文條款。

5月21日中共政府在和平協議上正式附加七條秘密協議¹²⁰。這項和平協議，與先前中共提出的十項條款相同。有一些西藏代表團提出的重要項目，放在秘密條款中：

- 1) 如果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居留在海外四或五年後回來時，必須恢復他的噶廈政府和職位，西藏政府提供達賴喇嘛居留在外國的所需。
- 2) 駐防在西藏邊界的解放軍，定員人數二萬名，建立西藏軍區時，要任命一或二位噶倫為副總司令。
- 3) 保留五百名藏軍作為達賴喇嘛的護衛隊，另外為了維護各地治安而保留一千名藏軍，其餘藏軍全數解散（在正式協議第八條只有藏軍逐步編入人民解放軍的內容）。
- 4) 西藏政府外交部編入中國外交部的下屬單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在外交部所屬擔任適當的職務（這一條正式協議的第十四條有關）…等七條。

最後中共代表跟西藏代表團下最後的通牒，表示所有的條約已經結束討論，接下來雙方要進行簽約。所有的情勢令西藏代表團根本無法拒絕。

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共政府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後來被世人簡稱為西藏「十七條和平協議」。其文本為¹²¹：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

120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21 <http://www.tibetjustice.org>

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的責任。但在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並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而西藏地方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採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內部敵人——國民黨反動政府，驅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敵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此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之內，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自己的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則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自此以後，國內各民族除西藏及台灣區域外，均已獲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和各上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之下，各少數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到達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全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於友好的基礎上舉行了談判。談判結

果，雙方同意成立本協議，並保證其付諸實行。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

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儘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份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¹²²。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李維漢

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

代表：凱墨·索南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丹增頓珠

簽字儀式在中南海的懷仁堂舉行，出席儀式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濟深、政務院副總理陳雲、郭沫若等其他人士，還有班禪喇嘛的堪布會代表團。

122 俄文原文遺漏此條文，英語版加上

可是，當他們被中共要求在十七條和平協議書上，蓋章簽名時，西藏代表團並沒有攜帶官方的印璽。達賴喇嘛帶著官印和他的噶廈政府一起，暫移



「十七條和平協議」中有藏方代表印章的一頁傳真（關於17條協議的事實，2007，p.129）。這些印章都是中共單方在北京刻造，並非西藏代表的官方印章。最後的一個印章製作錯誤：Sampho Tenzin Dhondup 的字體刻錯。

到卓木 (Dromo)¹²³。只有阿沛·阿旺晉美身上帶著昌都總管的官印，但是，他並沒有拿出官印。代表團的人只有帶著私人印章，但是每個人都拒絕拿出身上印章蓋印。於是，中國官方給西藏代表團的代表們刻製新印章，並堅持他們使用中方刻製的官印在十七條和平協議書上蓋章¹²⁴。噶廈政府發出正式聲明，抗議協議書上的西藏官印是在中共官方刻製的偽官印，他們用偽造官印，冒充西藏正式官印¹²⁵。除此之外，因為中共並不清楚西藏文字，偽印章中一位代表的名字語法還刻錯¹²⁶。西藏政府公開警告中共政府，西藏的代表並沒有得到噶廈政府或達賴喇嘛的授權代理簽署¹²⁷。他們超越自己職權在協議書中蓋章簽名。

123 Dalai Lama, 1992, p.66

124 Promise and Lies, 2001; Cao, 2007, p.111 - 114

125 Van Walt, 1987

126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127 Goldstein, 2007, p.101

和平協議中的序言，充斥著中共的洗腦式陳腔濫調劇本台詞，與現實的世界，完全不相符。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不屬於兩年前 1949 年才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此外，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其合法性仍有爭議，聯合國承認的中國政府是中華民國，所以目前有兩個中國政府，一個兩年前才在北京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在 1911 年建國的中華民國，其政府機關已遷往台北。還有，千年以來西藏一直都是佛教國家，西藏只有佛法弟子，並不存在帝國主義份子，藏族人民信奉的只有佛法的教義，沒有信奉帝國主義教義，也不信仰共產主義。或許中共當局，從帝國主義中「解放」西藏，這個宣傳口號的靈感，來自史達林 1926 年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講內容。他說：帝國主義涉入中國，並不是指外國軍隊的介入，可以是指，通過支持反革命的當地政府，達到控制的目的¹²⁸。但是，令西藏政府當局不理解的是，中共政府所指的「帝國主義勢力」是什麼？他們是誰又在西藏境內的哪裡？需要被驅逐。正如，西藏政府所公開聲明的一樣，西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受到任何外國勢力的支配，可是，因為中共當局堅持，迫使藏方代表同意說：「如果他們在西藏境內，那你們就送走他們」¹²⁹。

如同其他的少數民族國家一樣，如果有西藏人想要讓西藏加入當時連很多西藏人都不知道的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接受外族漢族統治的話，對西藏人而言，應該是分裂西藏國的叛國者才對。但是，詭異的是，分裂主義份子這個名詞，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慣用語句，其主要是針對「他們自己的人民公敵」。另一方面，西藏政府的「非愛國主義態度」也是很自然的，他們愛的國家是自己的西藏國和自己的西藏領土和藏族人民，而不是剛建國兩年、還未得到聯合國承認的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西藏

128 Stalin, 1948, p. 357 - 374

129 Goldstein, 2007, p. 101

人民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大家庭」，如果西藏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那又為什麼需要回歸？

而且，中共中央對「西藏少數民族」，在「解放他們」以後，幫助他們發展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上，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內容。此外，在協議序言中的「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就是中共政府間接承認西藏和平協議是在軍事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的事實。

協議第二條，也是與序言有關，其中的真實含義是，西藏政府應該協助外國軍隊中共解放軍，進入西藏國土。但是，西藏的認知是，擁有自己的西藏軍隊（第八條），這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表徵。第 15 條和第 4 條互相矛盾。中共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表示不只軍事，也表示政治管理的意義。

和平協議的起草制定，在含糊、雙關、曖昧翻譯手法之下，讓中文和藏文產生不同解讀。首先，並沒有標明藏中雙方明確的邊界地點。大部分的西藏人民所認知的西藏領土，並非只有 1951 年西藏政府事實統治的西藏領土，還包括之前被前中國政府中華民國以武力佔領，並非法納入中國省份的西藏領土。這個讓中國政府考慮將協議中的西藏，劃定只有原西藏領土的一半，而將已併吞的另一半的西藏劃分在外，還加上，已被西藏政府接收管轄的班禪管轄地、昌都地區的土地¹³⁰。而且在藏文文本和漢文文本中，刻意書寫的「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其意義依然模糊。當然，對於「民族自治區」也缺乏精確的定義。

雖然在和平協議中，西藏被承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西藏人並不承認中國是他們的祖國，他們不堅持第一條協議，是因為他們是愛好和平的佛

130 Bogoslovsky, 1978

教國家，一直習慣與鄰國相互依存，保持友好關係。即使一些西藏精英人士，也認為獨立只是一個國際法律地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西藏人的宗教、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¹³¹。一些西藏人相信，這項和平條約可以保護他們的宗教、傳統西藏文化和習慣，但是，中共官方的解讀是，這是西藏授權讓中共政府接收西藏。或許是，因為歷史的關係，大部分西藏人相信這個新協議，如同過去依附型的獨立自主，特別是，他們被許諾了可以擁有自主權，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中國中共新政權政府。或許因為如此，甚至一些喇嘛上師和莊園主支持這項和平協議。此外，中共對於在和平協議中的「改革」，尚未有明確的想法。

此協議文中的第十一條出現西藏自治內政上的矛盾：「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文中並沒有明白寫出，是誰可以在「協商」中拍板定案。最後一條，也是中國堅持的，以一種非常不尋常的方式，讓條約立刻生效：「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完全沒有緩衝期。

此條約完全對中方有利，即使中方認為自己已經非常妥協。中共採用，中國古老戰略書孫子兵法中的，「李代桃僵」，意思是「犧牲短期目標，換取長期利益」¹³²。所有對西藏的讓步都是暫時性的與細節上的。中共中央最關注的是，西藏在歷史上，第一次被宣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以及中國共產黨對西藏的全面改革，雖然，條約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改革。中共中央，只是將改革時間往後推遲，等到已經可以完全控制住西藏。協商過程中，中共代表們採取誇張的表演方式和威脅的手段，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註冊商標的協商樣本。無疑地，最終出來的協商版本，也是經過他

131 Shakya, 1999, p. 90

132 Thirty - six Strategies...

們重新加工纂輯。

和平協議簽訂後隔天，毛澤東在慶祝餐宴中，對西藏問題，進行了一段冗長的，愛的指責演說。他告訴西藏代表團，如果中共官員在西藏有任何做不好的地方，他們隨時都可以寫信到北京投訴。還說，協議的簽訂是象徵藏族和漢族團結的驕傲，有一天，藏族人也可以當上中共主席治理中國等等。西藏代表團向周恩來要求將被中國納入中國省份的西藏領土歸還西藏拉薩政府管轄。但是，被他找個藉口回絕了。他表示現在時機不對，或許幾年後，雙方可以再商議¹³³。當然，中共高層根本不想「協商」。在 2000 年時，中共才開始對外宣稱沒有大西藏 (Great Tibet，西藏三區) 的存在。

對中國共產黨和主席毛澤東而言，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是「輝煌的勝利」¹³⁴。

中國共產黨急迫要簽署這項條約是因為，他們想要馬上向國際世界宣布共產黨的「和平改革」。西藏代表團向暫設在卓木 (Dromo) 的西藏政府發出電報，報告已簽訂協議¹³⁵。1951 年 5 月 27 日北京廣播電台放送和平協議的全文內容。然而這是，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內閣第一次聽到和平協議的內容¹³⁶。達賴喇嘛說當時他們都非常震驚和沮喪，隨即，他決定慢點公開拒絕承認，直到他收到協議的正本內容。噶廈政府馬上發電報命令西藏代表團將和平協議和秘密附件立刻送回西藏¹³⁷。代表團理應繼續留在北京，等待進一步的說明。但是，中共政府要求他們一定要親自帶回協議書給他們的政府¹³⁸。阿沛 (Ngabo) 回覆西藏政府說秘密附件，因為是機密的關係，所以無法

13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3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233

135 Shakya, 1999, p. 70 - 71

13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37 Shakya, 1999, p. 70 - 71

138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在廣播中發布，如果噶廈政府不同意這個協議的話，應該再派另一新西藏代表團去北京¹³⁹。西藏代表團分成兩團離開中國，阿沛必須經由昌都回去西藏，中共政府說是為了他的安全考量，事實上，他們怕這位前昌都總管滯留印度。

1951年9月9日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呈送一封密件給加拿大外交副部長。他報告說西藏代表團，在簽署和平條約後返回了西藏，但是西藏代表團說，沒有達賴喇嘛事先的批准，事實上，他們並不想簽署的¹⁴⁰。根據這位高級專員的報告，在將來這份協議，藏方可以申訴無效，因為是在被脅迫之下簽名。1959年6月29日同樣一個類似的情況，加拿大駐香港貿易專員向他的國家外交部報告：「藏中十七條和平協議是個不平等條約，如同西方列強諸國強加在清朝帝國時一樣」。雖然，阿沛後來說，這是「中國『內部』的協議，一切合法，雙方在友好的氣氛下自願簽字」¹⁴¹。但是，已經擔任中共高級官員的他，又能說什麼？

1951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將軍抵達拉薩。他之前曾試圖勸說噶廈內閣和達賴喇嘛發電報給北京中共政府，表示承認十七條和平協議，但是徒勞無功¹⁴²。現在，他期待兩位首席大臣（噶倫）前來迎接自己。但是，西藏政府只派了兩名中階官員前去迎接，讓他明白，西藏政府並不接受，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過了一星期後，他才見到兩位首席大臣，但是依然沒達成他的任務。

8月17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9月9日三千名中共解放軍也抵達那裡，一長列的中共解放軍隊伍，敲鑼打鼓、大張旗幟地高舉滿空飄揚的紅色五星旗海和毛澤東、朱德的照片，震天動地地進入拉薩，阿沛·阿旺晉美和平措

139 Shakya, 1999, p. 70 - 71

140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41 Ngapoi, 1991, p. 5, 10 - 12

142 Promises and Lies, 2001

汪杰也夾雜在行進隊伍中¹⁴³。大批中共軍隊進入西藏，現在，西藏已經無法抵抗，中共也不想要協談任何附加的條約，西藏政府內閣無力反擊，現在只能同意中共的決定，祈禱可以避免協議中最壞的情況。

聽到西藏代表團的報告後，西藏人民議會建議西藏政府在下列的條件下，同意接受和平協議¹⁴⁴：

- 1) 駐西藏中共解放軍必須有人數限制，不可在拉薩匯集，直接前進邊界駐防地。
- 2) 西藏政府有權利和中共政府提出終止無法接受的政策，即使已經實施。
- 3) 軍政委員會的權力僅限於管理中共解放軍的紀律。
- 4) 一切的產業發展（例如，礦業）事項及邊界防衛必須依據西藏的情況決定。
- 5) 當中共政府違反協議條款，西藏政府有權力介入干涉。

在這些建議的基礎點上，西藏政府告訴張經武他們可以透過廣播承認十七條和平協議，如果中共政府同意三項條件¹⁴⁵：

- 1) 軍政委員會的權力和功能應被定義為可以與達賴喇嘛面對面商議的中共中央代表。
- 2) 限制中共解放軍駐西藏邊防人數，重要的邊防重鎮由西藏軍隊駐防。
- 3) 所有的傳統藏區三區（衛藏、康區、安多）必須恢復在西藏政府的管轄。

張經武故意忽視前兩個重點，但是他說他會留意第三點，但是必須等以

143 Dalai Lama, 1992

144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 29

145 Promises and Lies, 2001, p. 29

後讓四川、甘肅、雲南、青海的藏族人民公投後才可以決定¹⁴⁶。但是，中共官方所謂的「以後」的藏族人民公投，從未兌現過。

10月24日張經武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發送一封電報給毛澤東表示承認十七條和平協議¹⁴⁷。有證據顯示10月24日阿沛·阿旺晉美獨自去見張經武表示西藏政府同意承認協議，並可以電傳給中共中央¹⁴⁸。這份同意文件是以藏文手寫方式，附加中文翻譯現在也刊登在網路上¹⁴⁹，但是，文件中並沒有達賴喇嘛的官印，也沒有註明西藏的日期。在西藏的傳統，即使在偏遠地區的草案，如果沒有蓋上官印，就表示無效。這個草稿的版本是藏文，而擅改中文翻譯的人是北京的其中一位談判代表張經武¹⁵⁰。例如，他反對一些用語（例如，藏中，這個名詞，他不同意，因為西藏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很顯然地，他積極參與了發送正式電報的工作。

所有的這些行徑，都無法解讀為合法的行為。甚至，達賴喇嘛必須在取得自由後，才有表達他拒絕接受十七條和平協議的機會（詳見第11章）。

中共解放軍繼續湧入西藏，10月26日主力軍隊正式進入¹⁵¹。10月29日主力軍主將張國華將軍和譚冠三將軍進入拉薩¹⁵²。西藏的群眾聚集佔據所有街道，觀看中共軍隊。1951年11月1日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阿沛·阿旺晉美成為政協代表。11月15日中共解放軍進入甘孜和日喀則。中共解放軍佔領重要城市日土和(Rutok)和噶大克(Gartok)。現在，中共解放軍分別從四川、雲南和新疆進入西藏控制整個西藏領土。中共解放軍的指揮官進入拉薩，徵收所有他們想要的民房，接收達賴喇嘛夏宮羅布林

146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47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48 Goldstein, 2007, p.225 - 226

149 Origin of the title...

150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68

151 Tibet: the Truth, 1993

152 Shakabpa, 2003;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卡附近大片土地，搭建軍用帳篷，強徵食物和所有設備用品¹⁵³。根據在場者



解放軍進入拉薩

的說法，中共解放軍非常貧窮，食物短缺，加上補給品因路況困難導致不足。當時中共解放軍因為上級特別下令，禁止在未被許可下，拿西藏人民一針一線，所以紀律算是良好。

拉薩市當時的人口大約是三萬人。在三個月內突然湧進八千多名解放軍(9月至12月初)導致情況更加困難，即使，當時軍隊紮營在拉薩外圍¹⁵⁴。中共軍隊同時也紮營在藏區不同城市。從中國到西藏的道路不佳，無法供應足夠的糧食，所以，

軍隊必須在當地找食物。

食物開始出現短缺，即使中共軍方付錢在當地購買所有所需，但是因為供應不穩定，解放軍士兵得到的食物配給不足，以至於兵士一直處在飢餓的狀態。西藏市場不接受中共政府發行的人民幣，因為當時印度不願意收人民幣，而很多物資必須從印度進口到西藏¹⁵⁵。剛開始時，解放軍用國民黨鑄造的銀元給付，後來因為供不應求，為此，中共政府在成都設置製幣廠，從各地收集銀製首飾和宗教用品，溶解鑄造銀元，專門供應解放軍軍隊在西藏購買各種所需用品。

中共看到西藏境內有許多糧倉，便開始謀算，認為未來的西藏自治區應

153 Dalai Lama, 1992, 2000

154 Goldstein, 2007, p. 244

155 Shakya, 1999, p. 95

該有足夠的糧食，供應給解放軍¹⁵⁶。其實，缺糧背後的理由不只是不情願提供糧食給佔領者（雖然許多西藏貴族靠賣穀物賺了不少錢）。事實上，西藏農業一直是採取低生長自然農耕法（參第六章）。西藏的糧倉主要是為了欠收或發生天災時的儲備食糧。尤其像西藏這樣氣候嚴峻，自然災害頻繁的高原國家。所以，西藏政府對糧倉的管理非常嚴格，不許濫用或是浪費。

中共將領要求向西藏政府預借兩千噸大餅和其他種類的食物。大量的銀元湧進，加上食糧短缺，造成西藏急速通貨膨脹。糧食一下子漲了十倍，油價漲九倍，其他物品漲二至三倍，讓西藏人和解放軍之間的緊張感升高，西藏的街頭開始出現趕走解放軍的傳單。中共軍方的官員和將領，再度運用雙面手法，一方面對外聲明，那些傳單是「反動陰謀」，一方面，到各寺院與住持和長老們進行會議¹⁵⁷，做些供養，企圖收買人心。

1952年中共解放軍為了隱藏軍隊食物供應不穩定的問題，在拉薩附近開墾農田耕種。由印度專門運送進口的白米非常的昂貴，供應解放軍食物的主要來源是來自四川。從1951至1954年七千一百萬磅的糧食經由昌都進入後來的西藏自治區¹⁵⁸。動用了六萬九千九百萬頭駝獸和一萬五千六百的人員運送。包含從印度和安多驅趕過來的食用牲畜也要背負軍用食糧。剛開始，中共還付錢給西藏的運送工，但是，後來，越付越少，甚至有時變成免費運送，以至於，很多人變成非常貧困。這就是為什麼中共政府堅持和平協議第十六條的原因。

1952年1月中共在昌都成立人民解放委員會，成為直屬北京政府的昌都地方政府行政單位。1952年2月10日中共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正式成立，西藏軍隊被整合，編入中共解放軍。從1952年到1958年西藏軍隊同時有兩

156 Goldstein, 2007, p. 252

157 Palden Gyatso, 1997, p. 43

158 Goldstein, 2007, p. 253

種旗幟，一個是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另一個是中共國旗¹⁵⁹。中共將領張國華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另外有兩位藏族擔任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阿沛·阿旺晉美和第二副司令員朵噶·彭措饒傑。但是，所有的政治委員都是由中國人（漢族）擔任。同年2月23日達賴喇嘛代表處在北京正式成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代表處也在拉薩正式開張。班禪喇嘛於1952年6月23日返回扎什倫布寺，組織「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統領藏區約十萬人口¹⁶⁰。然而，這個會議廳委員會直接從屬於北京政府，嚴重違反第五項協議。

中共中央開始在西藏執行民族自治區政策。如果當時，中共不是以武力，而是在中國實施聯邦制的话，現在的情況，必定截然不同¹⁶¹。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開始進行民族統一政策。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宣布建國時，同時也宣布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致力於消除舊中國的大漢民族優越感及民族不平等和民族隔閡，禁止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實現民族間的團結和合作¹⁶²。「少數民族」的密集地區被宣布為民族自治區域，擁有自己民族的獨自語言、文字、宗教的地區自治體。1952年中共政府正式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在這之前的兩年前，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政府全面掌控中國後，西康省的領土再度被劃分，金沙江以西的地域歸入昌都，剩餘的東部地區仍被中國納入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正式被廢除，劃入四川省的一部分。中共分割康區的部分領土，並重新命名為甘孜藏族自治州，納入至四川省內，他的地方行政機構，也從打箭爐(Dartsedo)遷移至甘孜(Kardze 中共英譯 Ganzi 參第一章)。其他西藏的康區和安多地區，也在不同時期，被分別切割劃分至中國四大省份，其名單如下。青海省藏族自治州：玉樹(1951年12月)、海南、

159 Goldstein, 2007, p. 302 - 303

16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1 Rakhimov, 1968

162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海北、黃南(1953年12月)、果洛(1954年1月)(譯注：還有海西)。四川省藏族自治州：阿壩自治州(1953年1月)。甘肅省藏族自治州：甘南自治州(1953年10月)(譯注：甘肅還有天祝藏族自治州縣)、木里自治州(1953年5月)。雲南省藏族自治州：迪慶自治州。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制定中國憲法。其中，將民族自治的自治機關分成三個等級：自治區(相當省的等級)，自治州、自治縣(此二者屬省的管轄)。又將此三等級自治機關設置在由漢族官員管轄的機構之下，從此之後，各個自治機關都無法提高自治的等級，也無法與鄰近的藏族自治機關整合¹⁶³。這項措施，確保了中國的統一，光明正大地讓漢族官員，可以統治其他少數民族，在其中享受大漢民族的優越感，還可以技巧性地取得當地利益。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域製造這類的「微型自主權」還可以提高他們想要為至高權力毛澤東效忠的意願：「分裂民族，就可以預防並阻止民族間的團結合作」¹⁶⁴。將分裂這個名詞植入給「少數民族」認識，尤其是對多數漢族，是毛澤東特別看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統治各民族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說，在各民族間，製造利益或矛盾讓各民族間不斷有衝突，才可以力保中國共產黨持續執政的優勢。如同古代皇帝學，利用製造多方勢力間的矛盾，來提高並保障皇帝的絕對至高權位。一方面鎮壓民族，一方面給予提拔的大棒加紅蘿蔔的馴獸手法，如同毛澤東所說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要勝利的基本保證」¹⁶⁵。但是，儘管西藏的領土被中共劃分成，不同大小的自治體，但是藏族們始終認為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

中共領導人一開始就採取拉攏「少數民族」的有力人士，利用他們去最

16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4 Rakhimov, 1968, p. 73

165 Jiang Zemin, 2004, p. 204

終達到「統一戰線」的政策目的。最經典的作法是，將有影響力的少數民族人士，納入中共的行政部門，給予一個官職頭銜。所有這些行政單位的最高領導者都是漢族共產黨，他們一切遵照中共漢族的黨領導人指令行事。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自治，只是徒有虛名，是假自治，真統治。在此，中共當局明顯違反了，十七條協議中的第三條和第四條。

1952年春天，由拉薩當地的藏人和藏軍，組成的一個米芒仲都 (Mimang Tsonqdu，人民議會) 團體開始集結遊行¹⁶⁶，尋求民眾簽名請願，要求中共解放軍退出西藏。這是西藏歷史上首次由人民自主組織的民間社會團體。1952年3月31日團體的代表們從曲水 (Chushul) 村前往拉薩遞給西藏噶廈政府和中共駐藏代表張經武，一份要求中共解放軍退出西藏的請願書。一群上千名的西藏人民包圍張經武的住處，強烈要求中共解放軍滾出西藏。4月1日在阿沛·阿旺晉美的宅邸前，發生抗議藏人和中共解放軍的武力衝突事件。

1952年4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西藏工作方針的指令：¹⁶⁷

「西藏情況和新疆不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很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目前正進行減租減息，今冬進行土改，群眾將更擁護我們。新疆和關內汽車暢達和蘇聯有密切經濟聯繫，在物質福利上給了少數民族很大好處。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我們唯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於不敗。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我們要用一切

166 Shaky, 199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167 Mao Tse - tung, 1977, p. 73 - 76

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份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但也要準備對付壞份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凡此均需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係，使西藏出入口趨於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人生活水準稍有下降，並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壞份子就每天握有資本去煽動落後群眾和藏軍反對我們，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就將軟弱無力，無法實現。

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後，我軍確能生產自給並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在這一年至兩年內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上層統戰政策發生了效力，西藏群眾也逐步靠攏我們，因而使壞份子及藏軍不敢發動暴亂。另一種是壞份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率領藏軍舉行暴亂，我軍在自衛鬥爭中舉行反攻，給予打擊。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對我們有利。在西藏上層集團看來，目前全部實行協定和改編藏軍，理由是不充足的。過幾年則不同，他們可能會覺得只好全部實行協議和改編藏軍。如果藏軍舉行暴亂，或者他們不是舉行一次，而是舉行幾次，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越多。看來不但是兩位噶倫，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麼好吧，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時間拖得越久，我們的理由就越多，他們的理由就越少。拖下去，對我們的害處並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

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議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以收場不辦。

最近拉薩的示威不應看做只是兩個噶倫等壞人做的，而應看作是達賴集團的大多數向我們所做的表示。其請願書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只要求我們讓步。其中暗示恢復前清辦法，不駐解放軍一條，不是他們的真意。他們明知這是辦不到的，他們是企圖用這一條交換其他各條。在請願書內批評了十四達賴，使達賴在政治上不負此次示威的責任。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現，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面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面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此次請願，而把協議的全部延緩下去。他們選擇在班禪尚未到達的時機舉行這次示威，是經過考慮的。班禪到拉薩後，他們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禪加入他們的集團。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班禪不上他們的當，並安全到了日喀則，那時形式會變得較為有利於我們。但我們缺乏物質基礎這一點一時還不能變化，社會勢力方面他們強於我們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因而達賴集團不願意全部實行協定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採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這條指令內容顯示，當中共中央在西藏的佈局完成後，就可以弱化了西藏政府，屆時就可以整個收網¹⁶⁸。

但是，張經武強力逼迫西藏噶廈政府將兩位暗中與遊行抗議者有連結的兩位噶倫，魯康瓦 (Lukhangwa) 和洛桑札西 (Lobsang Tashi) 革職。此外，魯康瓦明確地向張經武表示西藏人民無法接受不公正的十七條和平協議¹⁶⁹。西藏的噶倫大臣們非常受到西藏人民的愛戴。西藏噶倫越受到中共的譴責，就越

168 Shakya, 1999, p. 106 - 107

169 Promises and Lies, 2001

受到西藏人民更多的擁護。但是，飽受中共軍方壓力的噶廈政府最後不得不將兩位首席噶倫大臣革職，暫時逮捕六位人民會議代表及宣布解散米芒仲都(Mimang Tsongdu，人民議會)。1952年4月11日中共駐拉薩軍方公開指責這些西藏抗議團體是¹⁷⁰：「自3月31日成立的非法組織「人民議會」的「解放大隊」是一群由帝國主義侵略者、國民黨特務、和少數西藏上層人士聯合藏軍、流氓、商人和僧侶，所結成的反叛份子」。

被解任後的魯康瓦搬至印度噶倫堡定居，而另一位噶倫僧官洛桑扎西則回到自己的寺院繼續擔負宗教的職責。他們兩位的解任是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准，不過中共原本計畫在西藏成立的軍政委員會則暫且被擱置。

中共政府在西藏開始設置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和研討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變成中國共青團)紛紛在西藏各地成立。當然也創設，拉薩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和愛國婦女聯誼會(1953年)，在江孜為西藏地方代表成立學習委員會(1956年)¹⁷¹。後來，「愛國聯誼會」出現在西藏各個地區。學校裡最優秀的學生會被加入少年先鋒隊，一些貴族的孩子也踴躍的想要被選進加入先鋒隊¹⁷²。1952年1月最初成立的幹部學校總共有八百名學生，專門培養為中共解放軍服務的藏族幹部¹⁷³。同時，這所學校也有讓解放軍學習的藏語文課程。

1953年1月中共舉辦第一次西藏軍區共產黨會議，這是朝向在西藏創立共產黨的第一個步驟¹⁷⁴。當時，西藏只有中國共產黨員和在康區和安多區加入共產黨的少數藏人。這些加入共產黨的藏族黨員，主要的工作是在未來將設置的西藏自治區中擔任藏中語言的翻譯工作。此次會議中，主要討論的事

170 Goldstein, 2007, p. 352

171 Bogoslovsky, 1978

172 Norbu, 1999, p. 126

173 Goldstein, 2007, p. 309 - 310

174 Shakya, 1999, p. 118

項是過去兩年在西藏工作得到的成效和目標，以及支持中共中央的國家政策。

回視 1952 年夏天，中共駐拉薩代表安排西藏官員和其他人士前往中國參觀，讓他們成為第一批可以親眼見證中共新政權治理下的中國人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這些西藏代表們參觀了中國和內蒙古的一些城市。參訪期間，藏人參訪團內部發生了一些分歧的意見，一些人開始說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宣傳全是一派謊言¹⁷⁵。另一些人，在物質面，見證了中國「不可思議」的科技，開始認為那個國家將會成為「現世的樂土」。於是，一些人將毛澤東的相片安放在家中佛壇¹⁷⁶。中共駐拉薩代表當局持續安排西藏商團代表、高僧和青年代表前往中國參觀。到 1950 年代中期，已經有上千名的藏人參觀過中國的城市。許多西藏年輕學生被送到北京、重慶和其他中國城市上學。

1959 年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有 900 名藏族學生¹⁷⁷。然而，大部分的藏人非常不滿送他們的年輕人去中國¹⁷⁸。在 1952 - 1956 年間在這些學校就讀的藏人，受到很好的待遇。校方提供一日三餐的中餐（三菜一湯）伙食，也有一座佛寺專門讓他們禮拜，有時也會收到特別送來的藏族地方食物，另外還有特別的津貼。原本的上下雙舖床位，因為避免藏族學生脖子上配戴的聖物受到褻瀆，也改成單舖床位。中文是主要使用的語言，因為它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不過，1956 年 5 - 6 月在毛澤東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後，北京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也開始拉開橫幅布條譴責十七條協議，並指責中國教師扭曲歷史，在課堂上教授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的不實謊言¹⁷⁹。1957 年中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嘎然終止，突然間變成了一個陷阱。這些「違法的」學生們頭上帶著高帽（紙製，上面寫地方民族主

175 Andrugzang, 1973, p. 33 - 35

176 Norbu, 1999, p. 126

177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78 Ginsburgs and Mathos, 1964, p. 95

179 Shakya, 1999, p. 164

義者)，站在一條長凳接受群眾批判兩個小時。

中共政府開始試圖控制人民的宗教生活。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公開解釋宗教信仰「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¹⁸⁰。1953年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廣濟寺成立，理事會員中有29位藏族人士。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被選為名譽會長。1956年10月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在拉薩成立。自從兩位噶倫被解任後，西藏的部長級職務也被廢除。同時也廢除了達賴喇嘛政府的首席法官職務，將他的權力下降到「地方政府」的法官之首。而這也違反了協議的第4、6和11的條款。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大）在北京開幕。9月20日由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中國憲法得到全場一致鼓掌表決通過。達賴喇嘛和他的家族成員及兩位經師、三位噶倫、眾多寺院代表和班禪喇嘛也一起參加大會會議。達賴喇嘛回顧當時，年幼的他無力拒絕毛澤東的邀請，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支持西藏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讓中國共產黨可以為所欲為¹⁸¹。當時的他，只能期望透過配合中共政府可以為自己的人民帶來一些自由的空間¹⁸²。但是，中國新成立的憲法規章只許可「地方自治」。達賴喇嘛無法參與憲法的討論，因為所有參加憲法討論的都是中國漢族共黨人士¹⁸³。

總之，西藏代表團確實有參與整個會期和憲法的通過。達賴喇嘛當選為常務委員副委員長，班禪喇嘛當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北京時，達賴喇嘛會見了毛澤東、鄧小平和周恩來，以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導庫虛契夫 (N.S. Khrushchev)、布加林 (N.A. Bulganin) 和印度首相尼赫魯 (J. Nehru)¹⁸⁴。當時，中共政府領導對外強調會全力支持及尊重藏族文化、宗教

180 Ling, 1964, p. 44

18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2 Laird, 2006, p. 321

183 Shakya, 1999, p. 123

184 Shakabpa, 1988

和習俗，以及任何他們所注重的任何事物。當時，藏族代表們確實得到很好的禮遇。高階的喇嘛和貴族都有特別安排的個人交通工具，其他人則共同搭乘汽車或高級巴士，還有現金當作零用，三餐極為豐盛，這是中共新政權為了讓藏族看到加入新中國後，未來他們可得到的利益，所特意安排的新中國之旅。在達賴喇嘛從東北訪問回到北京後，對蘇聯幫助新中國重建東北的重工業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對此事留下的深刻印象，引起毛澤東特別的關注。1955年1月19日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簽署互相之間有爭議的問題：稅收分配、勞動徵兵、軍隊經費等¹⁸⁵。

達賴喇嘛開始準備結束訪問返回西藏。在他離開前，最後和毛澤東私下會面時，毛說：「你的態度很好，宗教是一種毒藥，第一它減少人口，因為和尚、尼姑必須獨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質的進步。西藏和蒙古就是受到宗教的毒害」¹⁸⁶。毛澤東的這段話證明了，他誤解了達賴喇嘛對科學和物質進步的高度興趣¹⁸⁷。毛澤東的這種說法，事實上是引用卡爾·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當時在西藏，只有極少數人聽過鴉片這個名詞）。但是，毛澤東並不知道，他的這番言詞，讓達賴喇嘛驚覺到中共的滅佛之心。

在總體上，達賴喇嘛的確愉悅地度過這次旅程。他注意到了社會主義的積極面，和宗教很類似¹⁸⁸。1955年6月29日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僧眾們手持祈禱旗，排成一條極長的行列，西藏軍隊也在街道踏正步行進¹⁸⁹。

中共駐西藏代表宣布，1955年3月9日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期間，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因應西藏變化，不需要在西藏建立軍事行政委員

18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86 Dalai Lama, 2000, p.113

187 Dalai Lama, 1992, p.101

188 Goldstein, 2007.

189 Andrugzang, 1973, p.37

會¹⁹⁰。取而代之的是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團結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喇嘛的堪布廳和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於是，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195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寄出一份公文告知工作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1956年3月9日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議」。在自治區成立之前，由這個籌備委員會暫時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直接由中國國務院領導¹⁹¹。這是改變西藏達賴喇嘛拉薩政府權力結構的一個重要步驟。於是，中共又再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中的現行制度不予變更的規定。

1956年5月1日宣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會（當然，全體一致同意）致電毛澤東，電文中特別指出：「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實現藏族地方自治的關鍵步驟，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今日的喜悅之情，讓我們深刻感覺到，只有在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敬愛的毛主席英明的領導人的懷抱裡，藏族人民才能夠得到幸福」¹⁹²。這封電報送出時，康區的西藏人民，遍地起義反抗這些「英明的領導人」。關於這些起義反抗，下一章還有更多事實案例。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隸屬於中國國務院，管轄涵蓋整個藏族地區，當時尚未被割入中國各省。達賴喇嘛擔任主任委員，班禪喇嘛任第一副主任委員，張國華任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任秘書長。第一次會議，毛澤東的代表，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元帥，發表了談話，他宣稱，西藏必須改革掉「落後」，並保證在幾十年之內，西藏民族將以一個有高度「進步」的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出現在祖國大家庭內¹⁹³。陳毅又說，西藏和平解放以

190 Ling, 1964, p.107 - 108

191 Valiakhmetov, 1958, p. 36

192 Valiakhmetov, 1958, p. 35 - 36

193 Dalai Lama, 1992, p.107

來，在漢、藏之間的互敬互助之下，已取得多方面進步，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團結各地區，成立西藏自治區政府¹⁹⁴。他的說法和幾年前周恩來說的大致相同（參前），其中，當然沒有提及統一。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不僅僅是藏族菁英，也激怒了藏族人民。藏族群眾將自發集會通過的決議書，送至西藏噶廈政府和中共駐藏代表處。藏人抗議中共主導的籌備委員會的成立，首先，並沒有經過西藏人民的同意，還有，達賴喇嘛個人沒有義務參與籌委會的工作，或出席任何中共召開的集會或活動¹⁹⁵。另外一個要求是不要廢止使用西藏貨幣。在中共駐藏代表（其背後有強大的駐藏解放軍）強烈的壓力下，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政府內閣公告禁止集會示威活動，同時也要求藏族民眾避免做出會破壞藏中關係的行動。

1956年9月26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47次會議批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組織簡則」。其中重大的（條款），嚴重地縮限了西藏噶廈政府的統治權限¹⁹⁶。中共把西藏分成三個行政區：達賴喇嘛的拉薩噶廈政府、班禪喇嘛的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這種切割弱化了拉薩政府，增強了北京派駐代表的權限。實際上，西藏所有的高級官員，皆被授予籌委會辦公室的工作。

西藏代表們成為籌備委員會的門面，而實質的權力掌握在中共官員的手裡¹⁹⁷。十四世達賴喇嘛表示，他雖然擔任籌委會主委，但是，他根本無法做任何事。這意味，按照第四和六條的和平協議，他的權力，已明顯地受到了侵犯。相反地，籌備委員會的權力都被讓出給了西藏當地共產黨黨委（成員都是中國人），因為中共擔心牽涉重大決策決定，所以設計由西藏共產黨黨

194 Goldstein et al., 2004, p. 206

195 Andrugtsang, 1973, p. 39 - 40

196 Bogoslovsky, 1978, p. 65 - 68

197 Shakabpa, 1988

部掌控。籌備委員會的規模逐步擴大，更加縮小了「地方」西藏政府的權力。1956年9月底，籌委會已經設立十四個工作部門¹⁹⁸，其目標是在所有的藏區州或縣成立辦事處。1957年8月中共在西藏成立了50個縣和8個特別區辦事處¹⁹⁹。實際上，是在西藏設置了行政權力的並行結構。這項也嚴重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的第四條。

中共為了得到國際世界承認控制西藏的事實，以及解決駐西藏解放軍的補給品問題，1954年4月29日和印度簽署「印中關於西藏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其中規定五條和平共存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雙方互置貿易協會，印度在亞東(Yatung)和江孜(Gyantse)原本存在的貿易協會繼續經營，另外在葛大克成立新的貿易協會。中共在德里、加爾各答和噶倫堡設置貿易部門。此外，西藏和印度之間的貿易規則、朝聖和旅遊也達成協議。同年，印度撤離在西藏剩餘的印度軍隊。此外，將印度在西藏經營的郵政、電報、電話服務部門及12個驛站等折價賣給中共。這是中共第一個「和平共存五原則」協定，後來成為中共對外關係的基本方針。

1956年9月尼泊爾外交部和中共駐尼泊爾大使交換備忘錄。雙方達成協議，以「和平共存五原則」為基礎，簽訂「中尼友好關係」和「中尼關於西藏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隔年，尼泊爾撤離留在西藏的武裝警衛部隊。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只有中國軍隊駐留那裏。

為了避免衛藏地區藏族的抵抗，1951年中共利用馬幫送來一批批的食物給他們。中共解放軍幫助農夫製作鐵鋤、鐵鏟、鐵耙、鐵斧和鐵犁²⁰⁰。組織四個示範企業：木匠、裁縫店、馬具和羊毛針織業。在拉薩附近開始挖採煤

19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99 Bogoslovsky, 1978

20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礦和設立農業技術站。在實驗田裡，中共解放軍開始栽種青稞、馬鈴薯、亞麻、大豆、黃瓜、西瓜、辣椒、茄子、棉花、茶和油籽。啟動灌溉和綠化工程。1951 至 1954 年中共政府頒布撥款 170 萬人民幣給西藏農民貸款，購買農具、種子等商品。另外撥款 10 萬人民幣給西藏牧民貸款。經由中共政府的輔助，1954 年農民開發了 3,300 公頃的新可耕地。1953 年在拉薩開辦農業和動物技術員訓練班²⁰¹。由於有獸醫的設置，光是 1953 年，就有九萬頭以上的牲畜得到接種疫苗和治療。為中共機構工作的藏人，可以得到銀幣作為工資，所以很吸引藏人²⁰²。為了緩解食糧短缺，中共成立糧食局，其任務是使用道路運送糧食，而這些道路是強制藏族人民勞動築成的。

一些拉薩和薩迦地區的藏人開始歡迎中國人。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藏人在提到解放軍帽子上面的紅星標誌時都說²⁰³：「這些解放軍是好心的菩薩，他們眉頭上會發出紅光」。

當然，中共的宣傳活動，不會僅限於上面所訴說的美好光景。1951 年 12 月中共 18 軍政治部，分發宣傳戰手冊「進軍西藏形象戰指南」²⁰⁴。其中，強調要尊重藏族的風俗和宗教，禁止收取藏人的金錢，或是強迫藏族進行勞動。宣傳部的取材必須先得到黨委會的批准，其內容禁止，提到有關階級鬥爭、土地改革以及打破「迷信」運動，還有在西藏寺院附近嚴禁吐痰、捕魚、狩獵等行為。

中共的樣板宣傳劇，大多類似下面的劇情²⁰⁵。中共的政治部文工團不攜帶任何武器，浩浩蕩蕩地來到開墾區，他們召集了地區墾荒者，來露天劇場看免費表演。身著解放軍服裝的文工團員們敲鑼打鼓地，在露天廣場中表演

201 Valiakhmetov, 1958, p. 17

202 Palden Gyatso, 1997, p. 37

203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491

204 Goldstein, 2007, p. 181 - 184

205 Palden Gyatso, 1997, p. 36 - 37



布達拉宮對面的雕像，象徵西藏人和中國人手攜手，共建一個更好的國家（照片：Ray Kreisel）。

告訴我，那個時候，藏人間流行一個流行語：「不用把我們的土地，贈送給我們，走吧，走吧，你去做你的新中國人，我過我的西藏日子」。

當時，中共政府還沒有打算要拉高西藏農民對「階級意識」的思想教育²⁰⁶。中共希望西藏人民可以理解階級利益，在未來可以擁護共產黨。在此期間，中共政府代表都是透由西藏噶廈政府，落實中共的政策方案。一位來自薩迦地區的藏人回憶說，從 1950 至 1959 年，一般的藏族人民都被拉入建設工程，並沒有人灌輸他們任何新的外來思想²⁰⁷。相反地，中共試圖對西藏的知識菁英、商人和貴族們灌輸毛澤東的思想，意圖將他們訓練成革命的先鋒，如此一來，文盲的百姓們自然就會跟隨。

一些在西藏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想出了一個主意，可以離間及分裂西

206 Shakya, 1999, p. 134

207 Norbu, 1999, p. 112 - 121

藏兩大高層，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²⁰⁸。他們認為班禪喇嘛的主要親信支持共產黨的改革，而達賴喇嘛周圍親信都是反對改革者。他們在班禪喇嘛的管轄地，加快改革腳步，甚至也可以進行行政上的領土分離。接著，農民們也一定會要求達賴喇嘛的管轄地也要進行改革。但是，這項建議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同意。

「關於在西藏執行民主改革的提議案，以及去年(1956)西藏成立西藏地區自治籌備委員會時也做了區域自治的介紹說明。不過，事實證明，只有少數西藏上層支持改革，絕大多數還是存有不同程度的懷疑，而實際上是反對。雖然也有一小部分民眾，熱烈要求改革，但是大部分的民眾並不熱衷。所以，目前進行改革的條件尚未充足」²⁰⁹。因此，中共中央決定不會在下個五年(1958 - 1962)計畫中，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等到在西藏部署完畢後，更有利於順利改革。

透過中共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畫(1953 - 1957 和 1958 - 1962)，中共政府為了可以有效控管重要的政治地緣地區，於是在青海、雲南、廣西、福建、內蒙古、寧夏和甘肅²¹⁰，開始發展公路建設。公路建設大部分由中國工人建造，而西藏工人為中國人的輔助幫手。早在1954年11月27日就開通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1955年新的道路，拉薩至日喀則和日喀則到江孜、江孜到亞東(Yatung)的公路也開始通車運作。第一年開通時，共軍的巨型軍用卡車運載著成千上萬噸的設備、機械和用品等的軍事物資，綿延不斷地從中國運送至西藏。

1955年3月中共國務院會議時，明白指出這些國家道路的主要功用是可

208 Goldstein, 2007, p. 430 - 438

209 Ling, 1964, p. 206 - 207

21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以讓中國內地連結至西藏和內蒙²¹¹。當然，交通運輸是控制領土的最根本條件，尤其是要控制高山險峻之地。主要幹道建設後，進一步再計畫修築新道路。這些則由中共人民解放軍負責，一方面監控中國的政治犯勞工，一方面招募西藏人投入勞動²¹²。技術員、維修員和設備由中國境內送過去。中共軍方用很高的工資吸引西藏勞工加入修建公路。軍方還特意製造競賽意識，安排所有人參加開會，在會中表揚工作特別努力的人，特別是女性勞工²¹³。作為獎勵，個人可以得到毛澤東照片勳章，而團體則可以得到一面錦旗。

1952年拉薩、日喀則和重慶之間開通了郵電服務。1953年拉薩和北京開通了無線長途電話。1955年拉薩、日喀則和昌都設立廣播電台。1956年拉薩附近建造一座水電站，當雄(Damshung)西藏首座飛機場竣工。1959年拉薩和澤當(Tsethang)之間開始行駛蒸汽船、建造磚瓦窯場、水泥工廠、修車廠和鋸木廠等，這些都是首次出現在拉薩。

中共中央設立中國國家貿易公司，大量出口西藏出產的羊毛和中藥材。光是1954-1955年出口量增長了三倍，高達一百萬元人民幣，後來這家公司壟斷了西藏的貿易。造成西藏從事貿易的商家、官員和寺院的利益都受到影響²¹⁴。與此同時，中共將進口的茶葉降價，提高羊毛的價格購買西藏的羊毛。中共並不只是向西藏貿易商購買庫存的高品質的羊毛，而是所有的羊毛，從那時起不斷地買斷。這也嚴重毀損第七和十條和平協議。雖然，1955年3月阿沛·阿旺晉美指出，在貿易和運輸上，少數幹部和官員及中共解放軍的人造成了一些小錯誤和犯了一點輕罪，但是，這些缺失都必須即時克服及改正過來²¹⁵。

211 Ling, 1964, p. 60

212 Shakabpa, 1988

213 Goldstein, 2007, p. 417 - 418

214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5 Ling, 1964, p. 118

拉薩、日喀則、昌都和江孜設置新醫療所²¹⁶。1953 - 1955 年 400 名以上的醫生和護士被派到西藏，並培訓了 170 名西藏醫生。到 1958 年底，西藏已經有 18 所新醫療所，還有流動醫療車在各地偏鄉巡迴看診。中共在西藏開辦公立學校，為了吸引藏族進入中文學校，舉辦免費野餐會、分發銀幣、向貧戶的孩子分發衣服²¹⁷。然而，大多數藏族人民還是希望進入藏語學校。1957 年西藏已經有 78 所小學和一所中學，藏語老師非常稀少，因此，還俗的僧侶開始受到人們的歡迎。很多教室開始朗誦祈請文，這些喇嘛們教導孩童佛法的基本知識²¹⁸。

第七章 結論

1951 年中國共產黨侵略西藏時，手舉正義之旗，宣稱他們是要來「解放」。向誰「解放」什麼呢？就像打謎語。中共宣稱將西藏人民從「帝國主義者」和「農奴主」手裡解放。後來，他們在西藏找到 6 位「帝國主義份子」：3 名英國人、2 名奧地利人和一名蘇聯人²¹⁹。這些外國人在中共侵略西藏前就已經住在西藏，他們和其他的外國人一樣，都是經過西藏拉薩政府准許，合法居留在西藏國內。除了中國，沒有任何外國國家對西藏提出任何指責。西藏接受的外國援助（英國和美國），並不多。根本無法和中國共產黨在外國（蘇聯）的援助下，用武力奪取中國政權，建國後還持續接受蘇聯超巨大的物質、技術等援助相比。外國對西藏提供的援助，在國家對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上，是極其合法又自然。在沒有任何援助下，西藏政府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此事在後來，讓中共政權必須面對來自國際的政治壓力。

21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17 Khetsun, 2008

218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1995, p. 19

219 Dalai Lama, 2000

就「解放」這個語彙，我們無法就字面上去解釋，而必須有對應關係才可以說的清楚。對於中國人而言，從「封建主」得到解放，確實可以讓中國佃農容易了解。但是，到了異國的西藏，中共中央的中國領導人也沒先調查清楚西藏的真實情況，也沒質疑過西藏人民是否需要被解放，即使「解放」這個名詞的使用已有很長的歷史，但是，這個名詞（現在也是如此），只適用於解釋在西方帝國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的侵略下的情況。

由於特殊地理環境的關係，如同秘境香格里拉一樣，數世紀以來，西藏過著與一般世界不同型態的和平宗教生活，即使是服飾裝扮，也是千年不變。以至於，當西藏想要加入現代國家聯盟時，已為時太晚，而且，因為與世隔離太久，也無法瞬間打入國際社會。二十世紀中期，西藏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的國際外交技巧，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以至於，西藏的領導層無法猜測到簽署「和平協議」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西藏當局臆測與新中國政府的關係大約也會和前清一樣，是「檀越關係」。他們根本沒想到，和他們談判的對手，是一群要根除宗教和中國文化、思想及傳統的共產黨員，而中共中央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併吞西藏。這份十七條協議，可以說是西藏代表團在中共官方恐嚇要脅下，蓋上中方提供的偽西藏官印，簽署完成的。其中的一些條款，被故意設計成，可以有很多的解釋。從一開始中共官方的做法和態度就很粗暴野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和其他「被解放」的地區簽署任何協議條約。而這項協議主要事實是，中共要對國際世界聲明，西藏已經被迫放棄自己是一個獨立國家。顯然地，毛澤東想要對國際世界顯示的是，西藏從內心認為自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要「自動回歸」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合法化中共的侵略行為）。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花費巨額的軍事費用在侵入無道路的高原地區。加上，中共軍隊在佔領昌都後，軍力大耗，也需要一個重整的時間。

同時，毛澤東也意識到，此時中共在西藏的軍隊仍然不足夠，無法控制整個西藏。需要爭取時間去建造道路、設置通訊設備，以及拉攏西藏地方領袖。195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對西藏工作會議報告中指出²²⁰：「西藏已經成為偉大祖國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年間，在黨的組織和黨的軍隊培養下，藏族的愛國勢力已經逐漸增加。這些力量在未來西藏的政治局裡，可以成為重要性和決定性的角色。通往西藏的道路還未完工，我們的生產也還沒有達到自給自足，還有，西藏的上層對我們還是存在疑慮和不安，漢族和藏族之間的鴻溝還是相當的大，我們在西藏的地位仍未穩固」。

是什麼導致了共產黨領導的擔心，於是，中共中央對西藏工作下達了，要把鞏固和擴大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作為共產黨在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務，以及延遲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藏人並不明白改革是什麼東西，他們和往常一樣過著傳統的日子，不知道未來會面對什麼。「把秘密之計隱藏在每天公開的行動中，製造令人堅信不疑的假象，隱瞞真正的意圖」²²¹。這就是中國古代兵書三十六計中的第一計「瞞天過海」。還有第十計「笑裡藏刀」：使敵人相信我方的「友好誠意」而麻痹鬆懈，我則藉機暗中謀劃，積極準備，待機行動」。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對西藏採取的「表面和好，暗藏殺機」的謀略。

中共政府發現必須先得到藏人的信任，否則在西藏內部進行改革是不會成功的。但是，西藏三區都聽命於拉薩政府，所以必須進行民主改革，才可以得到革命性的破壞。於是，中共在西藏的安多和康區，這兩個已經掌控住的地區，率先展開民主改革。

220 Goldstein, 2007, p. 439

221 Thirty - six Strategies...

第八章

從人民起義到文革

正如之前提到，中共政府計畫拉攏西藏人的「民心」。一開始，中共承諾幫助西藏現代化，也支付不錯的價錢。但是，西藏康區（康巴人）和安多區（安多人）自古以來就習慣過自由的生活。所以，早在1949年中共侵略西藏不久後，因為隔離問題，發生一些零星的衝突⁰¹。同時，中共開始沒收和徵收了「帝國主義者」的貨物，而那些貨物是藏人從西藏的貿易商買來的⁰²。此外，修築道路也引起藏人的不滿⁰³。後來，他們開始說西藏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為什麼要生活在中國的管控下。於是從1950-1954年在結塘（Gyelthang，現雲南迪欽藏族自治州）地方的部落頭人雷馬大叔（Aku Lemar），以及（現青海省黃南州的）霍木卡（Hormukha）及囊拉（Nangra）的首領確傑本（the pons Choeje）和汪千本（Wangchen）領導下，起義抗暴⁰⁴。數千名藏人拿起武器，與中共解放軍發生數次戰鬥。根據西藏官方文獻記錄，藏人死傷631人，中共解放軍喪失1,140人。戰鬥慘烈，西藏婦女遞補陣亡丈夫的戰士位置。1951年中共調派七萬解放軍進入，歷經一連串激烈的戰鬥，解放軍攻下霍木卡和囊拉。

01 Norbu, 2003, p. 613

02 Andrugzang, 1973, p. 11

03 Klinov, 2000, p. 318

04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14; Norbu, 2006

西藏起義軍戰敗逃入深山，連續三年，中共為了消滅西藏抗暴游擊隊，一方面進行調查戶口，一方面持續在各處進行搜索⁰⁵。越來越多的中共增援部隊到達，最後，抗暴游擊隊被擊潰並分逃各處，損失三百名義勇軍，中共解放軍則折損最少五百名士兵⁰⁶。很多游擊隊員最後被迫投降，他們十人一組，在「批鬥大會」上，一組接一組地被槍殺。一些從囊拉逃出來的人，計畫逃亡印度，不過大部分逃亡的人不是被殺，就是中途遭到逮捕。少部分留在村莊的人，幾乎都是瞎子、殘廢、老人和小孩。1954年確傑本(Choeje)和汪千本(Wangchen)遭到軟禁，從此，沒有人聽到他們的消息（譯注：汪千本戰場被俘，後來獲釋並被中共任命為黃南州官員，1958年被批鬥毆打致死）。

最初的情況是這樣的，因為一些「低階層」的藏人自行參加修建道路工作，這件事已經讓寺院、部落頭人及莊園主心生不滿。加上1953年中國共產黨開始摧毀安多區的寺院。⁰⁷藏人被迫參加修築道路和必須提供駝獸給中共建築隊和解放軍，還有一些在邊境的村莊居民也被強制供應食糧給道路修築工作團⁰⁸。最後，這些義務還擴展到許多寺院身上。

中共政府分兩個步驟，將中國轉換成社會主義國家。一是進行民主改革，二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主改革是進行土地再分配，鎮壓地主和反革命份子，然後再透過階級分化進行階級鬥爭⁰⁹。1950年中期，中共政府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轉換。1955 - 1956年毛澤東宣布全面加快集體化，毛澤東認為「少數民族」應該要加緊腳步，和漢族在同樣的步伐裡向前進，必須進行全面性民主改革，只有在拉薩政府直接管轄的區域可以暫時不進行民主改革。很顯然地，這些已經被劃分入中國省份，有「悠久傳統歷史」的西藏領土，

05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0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14 - 21

0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08 Klinov, 2000, p. 318

09 Smith, 1996, p. 387

中共政府當局表示，因應廣大民眾的要求，全面進行了民主改革。

雖然，真實的理由有不同版本。不過，這是讓中共政府可以做到全面控制的政治手段。由中共成立的「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管轄的昌都地區也要開始進行民主改革。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之後昌都地區，又再被劃入未來的西藏自治區。1957年8月昌都被宣布要全面徹底進行民主改革。不過，那時候，藏人的抗暴起義如炮竹般已經在西藏各地區響起。

西藏人民拒絕接受中國共產黨政府推動的民主改革¹⁰。「西藏人民看到的民主改革，第一和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民主改革是在摧毀西藏人的價值體系。不論是富人或是窮人都團結一致，因為他們信仰佛法，支持寺院，佛陀的教導就是藏人的中心思想，沒有一個人可以忍受任何會毀壞佛教的改革」¹¹。西藏一些地區的僧侶人數甚至佔了地區人口數的11-20%。根據加拿大國防部1956年10月6日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秘密檔案報告中指出：「甚至西藏的農民也極度擔心任何外來的思想理論，可能會破壞現況¹²...他們的文化遺產，已傳承了數世紀，不論過去和未來都是非常寶貴。藏族是單純、和平的民族，全神專注在宗教儀式，愉悅地觀看傳統的宗教故事表演，他們僅有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遺世獨立，繼續在自己的高原、丘陵和山谷中，過自己的傳統宗教和修行的生活」¹³。

但是，這些並不適合信奉共產主義者。1950年，鄧小平強調：「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應該由他們內部的非常「少數」份子來進行¹⁴。民主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數民族就不能消滅貧窮和落後，但是這個改革必須等到少數民族內部的條件具備了以後，才能進行。所以，首先，必須

10 Klinov, 2000, p. 318

11 Shakya, 1999, p. 143

12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3 Andrugtsang, 1973, p. 31

14 Wang et al., 1997, p. 232

要培養當地共產黨幹部和愛國人士團體」。¹⁵

首次出現在衛藏地區的共產黨西藏團體大約是在 1950 年代半初期。解放軍報告中指出 1957 年 10 月 5 日西藏已經有五千多位革命幹部，一千位共產黨員，二千名以上青年共產黨主義聯盟，六千名以上的愛國青年文化協會會員以及一千名以上的愛國婦女協會會員¹⁶。根據 1952 年中共另一個統計庫資料估計，未來的西藏自治區將會有 877 名、1965 年預計會達到 14,830 名的共產黨員，但是，事實上（在文化革命運動前夕）只有 7,153 名少數民族的共產黨員（包含藏族）。1989 年七萬名共產黨員中有五萬六千名是少數民族¹⁷。茨仁夏加 (Ts. Shakya) 認為在東藏也有極少人數的共產黨員，這個檔案或許被儲存在中國共產黨四川省支部。事實上，所有的西藏共產黨員都是來自東藏。1954 年 10 月根據官方說法，西藏幹部（不僅是共產黨員）在青海地區，就超過一千五百名¹⁸。

老一輩西藏人告訴我，他們家鄉的人，除了極少數人都反抗被中國共產黨統治，就像漢人不願意被日本人統治一樣。幾乎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佛教徒，他們心中都很清楚明白，中國共產黨是武裝入侵西藏的無神論者。西藏人一向都是，與世無爭，遺世獨立，一心追求宗教修行的民族。他們信任的只有他們部落的頭人（首領），部落人民與頭人如同一家人，他們之間的差別，也只在細節的部分而已。在這些令人困惑痛苦的歲月中，藏人唱誦的歌曲中夾雜對中國共產黨的譏諷，而不是，中共口中的萬惡的莊園主。歌詞中顯示出西藏人民真正的想法和期望。

左派份子說：「西藏的反叛份子，沒有什麼民眾基礎」¹⁹，但是，這個

15 Klinov, 2000, p. 318

16 Ling, 1964, p. 224

17 Shakya, 1997

18 Ling, 1964, p. 86

1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中共政府才沒有民眾基礎。

1955年春天，十四世達賴喇嘛從北京返回，順路探訪他的出生故居，安多區塔采村(Taktser)。此時，已被中共劃入青海省的家鄉，已經進行了民主改革。當他公開和故鄉民眾們談話時，他們都說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都很快樂²⁰。但是，在私下交談時，他才知道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和農村合作化，而農民們正在極力反抗，整個安多地區緊張感升高。中共變得更強硬和多疑，完全無視人民的感覺。邊界區域的東藏地方，因為中共政府日益加深的壓迫，達賴喇嘛目睹了西藏人民面對共產中國人時，眼神中的極端痛苦和嗔恨。

此時，人民抗暴起義還未在這些地方發生，但是，其他地區已經開始起義。在1955年末和1956年，起義風潮席捲整個康區，中共政府緊急調動大軍進入鎮壓，雙方爆發激烈戰鬥²¹。為了威嚇康巴人，中共解放軍開始對康區村鎮和寺院進行砲轟和空投炸彈等的大規模戰爭鎮壓。此時，藏人稱呼解放軍為丹扎(Tendra)，意思是「滅佛魔軍」，稱呼康巴游擊隊為丹松(Tensung)意思是「護法軍」²²。

理塘成為主要揭竿起義的地區，中國共產黨於1950年進入該地²³。他們花費五年時間，進行拉攏及宣傳民主改革政策，試圖說服藏人順從。1952年開始密集地進行宣傳運動並清查所有藏人的財產，以便日後充公。此外，還強迫藏人捐款，幫助中國開發原子彈，才能確保美國不會對中國投下原子彈。沒有現金的藏人，就要交出25匹牲畜。1954-1955年，中共開始對窮人發放現金、衣服和食物。相對地，那些窮人們必須到西藏各地，向大眾哭訴喇嘛，

20 Dalai Lama, 2000

21 Bogoslovsky, 1978

22 Butterfield, 1979

2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206

還有該死的富人剝削人民。最後，中共發現，這些宣傳戰並沒有達到效果。於是，中共就威脅說：「一條白路是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另外一條黑路會毀滅你所擁有的生活、財產、宗教和社會地位。你們自己選吧！」，藏族人民大部分選擇了中共所謂的「黑路」。

1956年2月康區最大的寺院桑披林寺(Sampheling Monastery)周圍幾座村莊的絕大部分農民，因為拒絕土地改革和中共解放軍發生衝突，沒有武器的村民，最後不得不逃至寺院避難。中共解放軍包圍桑披林寺，最初派一架飛機在高空中散灑傳單，要求民眾和僧人投降，但是，被拒絕了。因為桑披林寺防衛措施極佳，中共領導不想造成解放軍自己的傷亡，乾脆派一架飛機轟炸寺院。當時寺中有三千名僧人和成千上萬的藏人，一些是從康區其他地方逃來的難民。數百人被炸死²⁴，那些倖免於難的人，不是向解放軍投降，就是往西逃向西藏中部地區。

桑披林寺被炸毀的消息，很快就傳遍西藏東部地區，不到一個星期，理



擁如本·索朗旺傑 (Norbu J. March wind...)

塘地區一位擁有眾望的年輕軍官首領，雍如本·索朗旺傑 (Yonru - Pon Sonam Wangyal) 馬上就組織一團護寺民兵，前往保護理塘最大的寺院，長青春科爾寺 (Ganden Thubchen Choekhorling 又稱理塘寺)²⁵。此寺十六世紀由第三世達賴喇嘛所建造。此時，理塘寺內除了護寺的民兵外，還有外地來禮佛進香的民眾。中共用兩個軍團的兵力，進行步兵攻擊和砲兵轟炸，但還是久攻不下。護寺藏族民兵攻擊中共軍營作為反擊。西藏新年的第二天，中共從成都派遣當時空軍最先進的兩架 II - 28 戰略轟炸機對理塘

24 Shakya, 1999, p. 140

25 Garri, 2009

寺進行空中轟炸，於是建寺四百年的古寺，瞬間變成一片瓦礫殘骸。中共解放軍要求所有寺區內的人要出來投降。酋長雍如本·索朗旺傑走出來假裝投降，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擊斃一位中共團長，於是槍戰四起，最後他英雄式地戰亡²⁶。II-28 轟炸機是蘇聯賣給中共政府的戰機，這架蘇聯第一種大量生產的戰略轟炸機，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依繳獲的 B-29 轟炸機改造設計而成²⁷。這次的轟炸攻擊，一資料記錄藏族死傷數百，另一資料則記載為數千人。

中共開始實施擅長的殺一儆百行動。在批鬥大會上，公開射殺一位高僧²⁸。他們將理塘寺的住持康薩仁波切雙手綁在一條橫棍上吊高，綁緊其雙腿，還用鐵鍊繞著脖子。另外一位法會領誦的僧人光著身體，他的大腿、胸部和腋下，都被燒紅的鐵塊烙上印。連續三天的「批鬥大會」期間，他的傷口都曝露在外面。一場集會下來，有兩位前往住持遭到公開槍擊（但是不射死）。其中一位，遭到沸水當頭淋下後，被絞殺。另一位受到斧頭亂砍而亡。中共地方領導對大會的藏人群眾大聲宣布說，這二位前往住持是「罪大惡極、剝削人民的農奴主」。

被轟炸的寺院，並不是只有那兩座寺院，有證據顯示，還有其他的寺院也遭到空中轟炸²⁹。但是，中共對寺院的轟炸行為，更刺激藏人，讓他們一而再起義抗暴。起義軍隊隊伍中，若有人陣亡，不斷都有新增的人員遞補上去。參加游擊隊的西藏婦女中，有一些人甚至當上游擊隊隊長。也有一些母親犧牲了，而女兒馬上遞補母親的位置等的情形。與其他戰場一樣，中共解放軍擅長採用「人海戰術」，人一波波地湧現，前面倒下，後面一波解放軍馬上湧上來。結果當然是，解放軍死傷慘重³⁰。西藏人說，解放軍成千上萬

26 Norbu, J. March winds...

27 Smith, 1996, p. 410

2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42, 235

29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Smith, 1996, p. 410

30 Norbu, 2006

地湧上來，他們幾乎被埋沒了，當然這個形容是有點誇大。其他一些受到摧毀的寺院有：色塔寺 (Serta)、達拉替欽寺 (Dalak Tengchen)、爐霍章果寺 (Tekhor Tanko)、巴塘曲德寺 (Ba Chhoti)、芒康洛寺 (Markham Lo) 等³¹。

藏人變成被中共解放軍鎮壓的對象，導致理塘的人口驟然減少一半，最後只剩下女人和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中共解放軍到處搜捕西藏游擊隊起義軍，兇狠的搜索大隊突擊各個西藏民房，殺死看家藏犬，有時連兒童也遭到射殺。他們奪走藏人家中的糧食，損毀農作物，讓西藏義勇游擊隊無法得到任何一點食物。於是，西藏人民開始挨餓，一些捱不住飢餓的婦女，帶著孩子，一起投河自盡。

康巴人陸陸續續逃到衛藏。一位薩迦地方的人回憶說：「他們那些人起初說，自己是來「朝聖」。事實上，一些是難民，一些是游擊隊³²。後來，他們公開向我們建議說，賣掉所有的財產，換成銀幣，搬到印度去，趁現在還來得及。剛開始，我們這些本地人，都不相信那些難民們說的中共在康區的惡行」。

衛藏地區的民眾也不喜歡民主改革政策。1956年2月的祈願大法會 (Monlam Festival) 期間，拉薩出現大量傳單，要求中共解放軍和中共政府代表離開西藏，類似內容的請願書也送到西藏政府。這些內容的具名者為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 人民議會)，這個團體與1952年被中共鎮壓的米芒仲都 (人民議會) 名稱一樣³³。這個團體的組成人員大多是商人和低階西藏政府官員，其中主要的領導人是商人阿樂群則·慈仁多吉 (Alu Chontse Tsering Dorje) 和兩位西藏低階政府官員。提供資金的資助人是噶倫索康·汪欽格勒 (Kalon Surkhang Wangchen Gelek) 和一位著名宗教領袖察楚仁波切 (Tsatul Rinpoche)。這個團體舉辦一個大法會供養達賴喇嘛，會中他們高喊反對中國勢力進入西

3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37

32 Norbu, 1999, p. 145 - 146

33 Shakya, 1999, p. 144 - 147

藏，並請求達賴喇嘛繼續統治西藏，恢復西藏貨幣流通和藏軍軍隊系統。後來，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 又成立一個窮人福利協會 (Welfare of the poor) 團體，不只幫助安多區和康區逃過來的西藏難民，還有因為大量中共解放軍入駐，引起拉薩通貨膨脹，而無法承受的窮人。窮人福利協會提供苦難的藏人所有的協助和醫療，也要求西藏政府讓窮人們可以免費使用水磨場，讓他們可以將炒熟的青稞米磨成糌粑粉。之後，窮人福利協會的活動也擴展到日喀則和江孜地方。

毛澤東低估了這個團體的影響力，他告訴由拉魯帶領到北京的西藏代表團全員，米芒仲都的活動只是暫時性的經濟困難所造成，只要經濟情勢好轉，他們的不滿也會自動消失。新年祈願大法會 (Monlam Festival) 結束後，駐西藏的中共代表恐嚇西藏噶廈政府，如果不下令讓米芒仲都集團停止所有的活動，及逮捕他們的三位首領，那麼解放軍就會採取行動。中共方面試圖將他們抹黑成國民黨或美國帝國主義的同黨，但是並沒有找到任何絲毫證據可以證明。三位中的一位死於監獄中，西藏人民開始躁動請願，連三大寺也加入，中共害怕他們成為團結西藏的英雄，於是於 1956 年 8 月 25 日釋放存活的兩位，但是，條件是解散人民大會，也不可以參與任何政治活動³⁴。

中共政府繼續在已完全控制住的安多區和康區地方進行民主改革。也增派四萬名中共解放軍入駐藏人起義抗暴的城鎮³⁵。1956 年 4 月中共西藏代表將前西康省地區的首領們聚集在昌都開會，試圖說服他們向共產黨中央「請求」民主改革³⁶。結果，絕大多數的首領表決，延緩或是取消民主改革的政策。後來，那些不支持中共民族改革的首領們全被革職，大約 4 或 5 月，他們其中一部分的首領又被聚集到江達開會 (Jomda，位於昌都東北)，開會

34 Andrugtsang, 1973, p. 40 - 41

35 Andrugtsang, 1973

36 Smith, 1996, p. 407

時，解放軍團團圍住他們，中共領導威嚇他們必須馬上進行民主改革。這些首領們當場只好同意。但是，他們趁守衛不注意時，紛紛逃跑並加入抗暴義勇軍。新龍(Nyarong)的首領嘉日尼瑪(Gyari Nima)當時也被中共召去打箭爐(Dartsedo)開會，他的夫人多吉玉珍(Dorje Yudon)，就擔任起新龍(Nyarong)起義抗暴軍的首領。抗暴起義爆發是因為一位西藏婦女和一位西藏官員的兒女被殺，那位官員也是被中共召去開會。

中共當局出面強力譴責和制裁那些「農奴主」和「奴隸主」。沒收他們的莊園大屋，將他們的土地重新分配。還有一些地主遭到處死³⁷。新稅強加於寺院的財產、房屋、土地、牲畜³⁸。根據一些西藏難民的證詞，中共公開要求藏人交愛國稅，藉口是要援助衛藏區的軍事工防。事實上，中共需要銀元支付駐防衛藏解放軍的生活費用³⁹。安多區和康區的藏人沒有現金，只能被迫賣掉家中牲畜或青稞等食糧換取銀幣，交給中共官方。為了支付中共的各式各樣名義的新稅款，一些藏人只能賣掉家中的衣服，甚至賣掉家中的碗⁴⁰。中共解放軍開始大量搜捕藏族遊牧民。理由是，中國共產黨認為遊牧生活，是野人過的日子。

中共幹部在西藏地區舉辦無數次的民眾大會，都是在說明中共中央的政策，並指控富農、地主和喇嘛和尚都是人民的敵人，中共中央政府需要被壓迫的「貧民們」站出來「批鬥」他們的罪行。根據流亡藏人的證詞，藏人都是因為恐懼，不得不接受被動員。只有數名的貧民和中共幹部合作，積極推行民主改革。大部分的人，都是被迫參加批鬥大會⁴¹。參加的民眾被分為二大類「農奴主」和「奴隸主」，另一類是「農奴」和「奴隸」⁴²。如果有「農

37 Dalai Lama, 1992

38 Dalai Lama, 1992

39 Andrugtsang, 1973, p. 37 - 38

4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38

41 Klinov, 2000, p. 319

42 Bogoslovsky, 1978

奴」和「奴隸」拒絕參加，或是對民主改革活動態度冷淡，中共幹部也會強迫他們參加。甚至，有時候會付錢請他們過去。

中共設立的不同類型的學校、教育中心和協會都積極地吸收西藏年輕族群⁴³。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在 1950 年代收集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報告 (大部分是安多區，只有少數衛藏區)。報告中指出，藏族父母如何被中共政府將自己的小孩送到中國。中共幹部利用勸服、威脅、利誘等手段，迫使父母同意讓小孩前往中國內地。數千名孩子被強制送到中國各地，離開自己的國家，前往異國他鄉。然而，這群藏族小孩，並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還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環境中長大。他們被迫和父母及西藏社會分離，很多小孩再也沒有回去，而他們的父母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有時，中共政府還會強迫藏人婦女嫁給漢族男人⁴⁴。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還收集眾多 1950 年代後半，中共如何關閉寺院的證據⁴⁵。中共解放軍首先毀壞佛像等宗教性物品和寺院建築，再改建成解放軍軍營或中共政府機關。被逮捕的喇嘛僧侶，大部分被送去修築道路或軍營勞動，其中甚至被逼婚或被逼與婦女同床共寢。中共解放軍沒收寺院的財產，將年老的喇嘛逐出寺院等等，一連串破壞西藏佛教的行為。當時在場的藏人回憶說，這些都是共產黨在西康區和安多區的一般標準作業。中共將富人和富農強行押出他們的家，僧團也被押出寺院，查禁他們所有的財產，還在門口貼上「中國共產黨徵用，不准入內」⁴⁶。

1954 年中共在彭措林寺 (Phuntsokling Monastery) 附近的中共政府機構前，聚集了一群婦女。中共幹部命令被押送出來的僧侶們，每個人從中挑選一位

4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53

44 Klinov, 2000, p. 319

45 Tibet and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46 French, 2004

婦女⁴⁷。一位來自貧戶階級，領著中共政府的獎勵金，吃得油亮壯胖的婦女，跳出來指控一位老喇嘛洛桑丘燈 (Lobsang Choeden) 說，他們兩人發生過性關係，但是被老喇嘛否認。最後，他被一位中共幹部裁判，不和她結婚的話，就處死。中共幹部讓老喇嘛跪在碎石上 15 分鐘，後來又命令他跪在荊棘藤上長達一小時。接著這個中共幹部和那個出來指控老喇嘛的婦女，兩人開始猛打老喇嘛，撕拉耳朵，並將他的頭拿去撞尖硬的地面。這位老喇嘛被扣上鐵鍊，隔天他又再被猛打了兩個小時後，就死了。

1950 年中共解放軍持槍突然闖入安多的謝瓦寺 (Shiwa Monastery) 搜查，隨後，領著一群牧馬的康巴婦女進入寺院。中共將領命令，寺中的僧侶們，要他們各自從中選一位作為婚配，但是，受到了拒絕。寺院經書被中共解放軍擺成床墊睡，或是當如廁草紙使用。一位名叫桑惹祖古 (Trulku Sungrab) 的高僧站出來抗議，但是，馬上被解放軍砍掉整隻臂膀，還嘲弄說大佛一定會讓他的臂膀長回來。中共將領對著所有的僧眾喧囂謾罵說，喇嘛教是一無是處的東西，念經修行只是浪費光陰，不勞動的和尚都是吸食人民血汗的寄生蟲等等。

1955 年 3 月中共地方當局命令新龍 (康區) 的寺院所有僧眾，一律都必須還俗結婚⁴⁸。而那些拒絕成婚的僧人，都被送進監獄，其中還有 12 位喇嘛僧人被釘在十字架上遊街。一位名叫谷密·天芯 (Gumi Tensing) 的僧人，因為拒絕做中共打破宗教的宣傳工具，一雙大腿就被中共用鐵絲貫穿扣住，直到死亡。中共的這類殘酷迫害行為，導致很多僧侶和農民紛紛逃亡。

這是，很典型的中國共產黨對西藏僧侶加諸的嚴刑酷罰，即使是紅色藏族革命家，也拒絕加入這種殘忍的行徑⁴⁹。中國共產黨政治宣傳部，開始進

4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38, 43 - 44

4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43 - 44

49 Smith, 1996, p. 404

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例如，為了摧毀人們對神蹟的期待，將喇嘛的兩手用一條長繩綁上，讓馬群拖曳在地，四處奔跑，直至血肉模糊死亡⁵⁰。或是，將喇嘛關在地牢，不給任何食物，要他們用神通變出食物，最後沒有食物，他們就以此作為無神論的「證明」⁵¹。此外，共產黨人還迫使高僧翻譯和傳播馬克斯主義書籍和文章。許多僧人被押出寺院，送到中國的農村勞改營。一些寺院的每一座佛像和唐卡畫像等，還都被中共強加賦稅⁵²。所有的一切政治改造活動及每個演出步驟，一旁都有中共政治宣傳大隊進行策劃，主要是先破壞所有的宗教思想及傳統道德，再強加灌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先破後立）。有時候，中共也會將妓女們帶進寺院，命令他們進入女人禁入的護法殿。還有，將獵人們交出來放在護法殿裡，發誓不再殺生的古代刀、劍等拿走⁵³。

在某些情況，西藏窮人也同意去搜刮富人和中產階級家中的財產。在安多區的鬥爭大集會中，鬥爭的劇情，通常是「農奴主們」會突然被「東窗事發」，然後，一些農奴主就會馬上被開槍打死。事實上，很多所謂的農奴主，只是雇主，所謂的農奴，只是他們雇用的僕庸或工人。在安多區的道緯 (Doi) 地方，中共聚集民眾，舉辦公開處決一百多位富人的行刑大會⁵⁴。大會進行中，一些收下中共演出費的窮人，混在人群中警告民眾說，如果沒有同意對富人們行刑，就會被一旁的解放軍射殺。於是，當場所有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意行刑。最後，一位名叫拉汪·圖多 (Lhawang Thondup) 的乞丐窮民，被中共拉拔為當地的新酋長代表。

打箭爐 (Dartsedo)、嘉拉 (Chakla 約打箭爐附近瀘定一帶)、加波 (Gyabo)

50 Trikamdas, 4 June 1959

51 Trikamdas, 4 June 1959

52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5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38

54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196

的酋長和富人們，不但失去了所有的財產和地位，全家一起被中共關進監獄⁵⁵。也有，一家十四口，一同被丟入河裡淹死的。在木雅 (Minyak, 甘孜州雅江縣一帶) 也有一個人，被一名叫旺都 (Wangtok) 的人指控為反民主改革份子，因為改革者要他交出黃金，但是他一無所有。於是，當地民眾又被動員去觀看反革命份子的下場實況。一開場，這位被告就被棍棒先亂打一頓，接下來，滾燙的沸水從他的頭上淋下，然後，四肢如待宰的豬一樣，被高吊在半空中，下面有乾稻草堆，燃火烤問，黃金在哪裡？他無法回答，於是，行刑人將一顆大約一寸長左右，燒紅的大銅釘，釘進了他的前額。最後，他被塞入一輛大卡車，不知送往何處。

1956年8月安多區的藏人群起抗暴起義。一位牧民回憶說⁵⁶：「他們要奪取我們部落的牧場，我們沒有辦法，只能起來抵抗，其他安多地區的部落也和我們一樣。後來，整個安多就被砲轟毀了…我們的抗暴隊大約有四十人左右，我們算是最早一批攻擊解放軍的起義軍。我們不得不兇狠，因為，我們很清楚，如果被俘虜的話，一定馬上被槍殺。安多區其他地方也有和我們一樣的義勇軍，主要成員也是牧民和年輕婦女…我的大腿受到槍傷，子彈跑進腹腔，留下一個大窟窿。我們的勇士，都是空著肚子戰鬥的，萬一腹部受傷的話，存活機會比較不大。我的內臟器官又開始掉下來，我必須把它們塞回去，然後扎緊腰帶，讓內臟器官不要掉出來…我的兄弟，也是我的佛法善知識，當時，雖然我告訴他快走吧！不要管我！他還是把我放上他的馬背上」。

許多村莊的家庭裡，如果家中男人，去參加了游擊隊，那麼中共解放軍就會將留在家裡的女人和小孩，用機關槍掃射處死⁵⁷，而婦女往往會遭到中共解放軍強暴。

55 Samsara: personal testimony...

56 French, 2004, p.187 - 188

57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87; Dalai Lama, 200

中國共產黨的嚴刑拷打及處死人民的方法和種類，比起封建舊社會時代，更複雜更多樣，又極其殘酷。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就這個主題，收集到許多證據及證言。根據調查，中共主導的藏人非自然死亡情況有：槍殺、吊死、斬首、毆打致死、投河淹死、燒死、凌遲致死、活埋、餓死、窒息死、倒吊死、切腹死、讓馬奔馳拖地而死、被餵食飢餓狼群而死、被砍斷四隻，流血過多而死等⁵⁸。這些處死藏人的方式，都是共產黨公然在人民大眾的眼前執行的。被處死或遭受鞭刑的人，中共解放軍會押著他們的家人到現場觀看，甚至會逼迫幼小孩童槍殺自己的父母⁵⁹。那些被處死的人，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審訊或法院判決，只是因為他們社會階級較高或是有錢，亦或是有人出面指控等等，輕易地就被安上罪名。僧人通常會被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處死，特別是年長受到人民尊敬的高僧，他們在受批判、嚴刑拷打前，中共幹部會在大眾面前先羞辱他們一番。例如，讓他們四肢跪地，把一張鐵犁放在背上，再用鞭子鞭打，要他們向前爬，學牛耕田等等，種種羞辱人的花樣。另外，1959年6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康區有250座寺院被毀，幾乎所有的高僧都被關進監獄或被殺死。

九世班禪喇嘛也描述過，如果將青海的民主改革風暴，用電影拍攝下來的話，一定會震撼全場觀眾⁶⁰。例如，青海果洛地方，很多果洛人被殺，他們的屍體被從山上拋下山溝，中共解放軍還命令他們的家人和親戚們到現場，一同歡慶殲滅「叛軍」的勝利大會。甚至還逼迫親屬們在死屍上唱歌跳舞。最後，將現場所有的藏人用機關槍掃射死亡，與「叛軍」們共埋。在安多區和康區，因為要殺死的藏人太多，中共解放軍通常會分組，一組接一組地槍殺比較快，一組大約是10-20人。最後結果是，藏區人口數目，明顯地大量縮小。根據班禪喇嘛的著述，青海內的村莊和鄉鎮平均有三千至四千名藏

58 Tibet and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Dalai Lama, 1992, 2000

59 Dalai Lama, 1992, 2000

60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中共空軍的蘇聯戰鬥機 MIG-15，2004 年 4 月拉薩（創意通用許可證，2008 年 5 月 7 日 Nathanielfreitas 上載）

族，其中平均有八百至一千名遭到逮捕，有一半人在被拘留期間死亡，這些被逮捕的民眾絕大部分是無辜的百姓。一些反叛嚴重的地區，存活下來的只有女人、小孩和老人。而年輕至中

年的男人和地方首領鄉紳，幾乎都死亡殆盡⁶¹。殲滅果洛藏族時，中共解放軍特別調派成都軍區的 28 蘇聯米格 15（MIG - 15C）戰機轟炸果洛，以及其他的藏區⁶²。

1956 年十三萬的果洛人口到 1963 年只剩六萬人⁶³。1986 年班禪喇嘛調查發現只有極少數的青海藏人與抗暴起義軍有關聯。後來，一些以前服務於中共西藏軍區和成都軍區，擔任懲戒小隊的人向班禪喇嘛懺悔他們所犯下的惡業罪過⁶⁴。

那些年間，也有一些中共黨員完全不避諱地說出，要完全殲滅參加反叛軍的西藏人民。一位曾經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流亡藏人報告說，一個中共解放軍上校跟他說過⁶⁵：「我們要將他們全部殲滅，包括女人和小孩…斬草不除根的話，春風吹又生」。還有另外一位從中共監獄逃出來懂漢語的藏人也說，他在被關的期間，常常聽到士兵在喊口號，立誓要完全殲滅康巴人。因

61 Panchen Lama, 1997, p. 67

62 Ardley, 2002, p. 31

63 Tibet: the Truth, 1993

64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65 Norbu, J. March wind...

為以勇敢著稱的康巴人即使只有兩個人存活下來，他們馬上就會再組織起來，進行破壞和拆毀中共的軍事防禦設施⁶⁶。

中國共產黨青海省委員會常委農業工作小組組長劉澤西 (Liu Zexi)，無視於安多區的藏人們反對階級鬥爭，反而加緊腳步，執行階級鬥爭⁶⁷：「在政治部的廣大宣傳和教育後，暴力的階級鬥爭，一定要徹底的深入貫徹。在對比新社會和舊社會後，廣大的勞動牧民的階級意識就會快速提升。當他們察覺封建剝削階級的反動份子，他們都會很震驚，就會齊聲譴責剝削階級的滔天大罪，也會踴躍地將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抓來交給政府，並要求治他們的罪」。

不出所料，鎮壓的手段引起反效果。讓大多數的「低階級底層」人民和西藏社會最尊敬的「高階級高層」人士更加團結一致⁶⁸。

相反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教條，共產黨活動的目的是，確立區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讓全國呈現分裂狀態，而不是催促階級鬥爭。此時，中國共產黨和西藏人民之間的鴻溝持續擴大。但是，一些不了解內部真相的人，仍然引用中共的對外宣傳說詞：「在 1950 年代早期讓西藏地主和喇嘛生氣的是，這個新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他們認為共產黨的集體分配政策在西藏實施，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1956 - 1957 年西藏武裝抗暴軍隊伏擊中共解放軍，中共趁機將此事件指責是反動的地主和喇嘛暗中指使，並擴大了這項宣傳⁶⁹。

有時候，北京中央會批判中共幹部在西藏的作法，關於對西藏的土地改革和徵稅、寺院的土地和畜產、宗教政策宣傳不足，還有大漢主義的作祟和藏族幹部教育訓練不足等⁷⁰。也有一些中共幹部因此受到懲罰，但是，西藏人民並不希望進行任何民主改革。所以武力鎮壓仍是主要的手段，讓中共的

66 Andrugtsang, 1973, p. 88 - 91

67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326

68 Klinov, 2000, p. 319

69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70 Ling, 1964, p. 192 - 194

所有政策得以強勢執行。

事實上，中共在西藏幹部的作法，並沒有違背毛澤東的思想：「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換」⁷¹。所以，反對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不是人民。只有跟隨毛澤東政策的才是人民。所有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都不是人民，而是敵人，而敵人是要被完全根除清肅的。

在衛藏地區，中共幹部加緊了民主改革腳步。1956年7月1日以張經武和張國華為首的中共西藏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關於西藏地區1956年至1960年五年規劃」，將其列入工作規劃，並請求1956年冬天到1957年春天間先從昌都、日喀則地區開始實行民主改革，再向外延伸拓展到所有地區⁷²。提案中請求在各宗成立公安局，全區配置四千至六千名的公安警察，增設二千四百名武警部隊和經濟警察 (economic police)，培養四萬至六萬名藏族幹部，吸收二萬至三萬名藏族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及三萬至五萬名加入共青團，另外派遣六千名漢族幹部官員擔任西藏管理階層等。

各地藏人抗暴起義事件，讓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處於兩難的境地。他們雖然同情抗暴起義的西藏民軍，但是，由於與中共軍隊的武裝軍力相差太過懸殊，也只能勸導西藏民軍放下武器。與之同時，抗暴民軍得到了居住拉薩同鄉人士的援助，準備與中共軍隊進一步開戰。中共領導人被迫要面對現實情況，結果，他們選擇停止對衛藏的壓迫。

71 Mao, 1966, p. 47, 51

72 Dangdai zhongguo de Xizang, p. 225

1956年9月20日張國華在中共八大中，關於中共治理西藏未來的五年計畫項目上，發表評估報告。張國華表示：「西藏目前還是封建的農奴制度，勞動人民的生活異常困苦，經濟非常落後」。他指出，為了獲取改革成功，必須的三要件⁷³：「1) 要讓勞動人民迫切想要翻身，上層人士代表也要真誠的支持改革。2) 改革成功必須建立在，讓西藏各階層的代表都同意進行西藏社會經濟狀況的科學考察。3) 足夠的國家地方幹部」。張國華認為要達成改革，需花費很長的時間，並強調其中必須要籠絡西藏上層人士、提供宗教自由和保護寺院。

他的意見非常有價值。證明了西藏勞動人民並不想要改變，而上層人士也不支持改革。中國共產黨在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行動，並不為西藏人民所需要，也不受到贊同。西藏人民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即使是支持共產黨的地方人士也無法改變情勢。

就西藏各地紛起的地方游擊隊而言，是有必要串連結合，才能形成一股



四水六崗西藏游擊隊護教志願軍（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大力量，共同抵禦外侮。貢保扎西·安珠倉 (Gonpo Tashi Andrugtsang 1905 - 1964) 這位來自理塘的拉薩大巨商，既勇敢、又有魄力的組織者，最終將西藏民間的力量整合起來，成立了四水六嶺的西藏護教救國軍，並

成為護教軍的總指揮官。後來，他在馬雄 (Dregung Mashung) 戰鬥中負傷深重，被暗中送往印度，最終逝世於異國他鄉。

7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268 - 269

1956年12月安珠派人傳遞東、南藏地方的游擊隊們一則信息⁷⁴：「我知道你們一直在對抗中國共產紅軍踐踏我們西藏人民。我也清楚你們已經準備好，拋灑熱血捍衛西藏雪域聖土。我更明白你們已經承諾要擔負起這個崇高的使命，和兇暴的共軍交鋒，而無有一絲遺憾。在這個國難家危的時刻，此時，我們更要拿出勇氣，並付諸行動。我懇切地呼籲所有的西藏人民，包括西藏政府人員，站出來大家團結在一起，共同為我們西藏的自由和宗教，對抗中國紅軍的滅教滅族行為。這則信息也會傳到西藏其他各地及鄰國的印度等。我們要向世界各國聲明，我們西藏人民已經沒有退路，只有奮死一戰，對抗中國紅軍的侵略與屠殺」。於是，各地紛起的抗暴游擊隊開始互相串連整合。

1956年底，藏族共產黨員平措汪杰 (Phuntsok Wangyal) 召集在拉薩經商的康巴商人⁷⁵。他表示因為藏族對中國共產黨政府政策的無知，才會導致戰爭。如果他們有意願合作，中共政府會馬上幫助他們重整他們的生意，談話中，平措汪杰故意隱瞞康區高僧喇嘛的真實狀況。當場，安珠拆穿了他的謊言，特別是讓與會人士回想中共所提出的十七條和平協議，以及現今如何與事實相違。

1956年11月印度舉行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慶典。西藏方面接到印度政府的邀請，於是有二支西藏代表團前往參與盛會。一團是達賴喇嘛為首的代表團，另一團是班禪喇嘛為首的代表團。根據美國在印度加爾各答大使館的報告，這二個代表團所乘坐的飛機都沒有中共的國旗，只有印度的國旗和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各自的代表旗幟。在印度停留期間，達賴喇嘛無視中共官方的指令，在對外公開的演說中表示，西藏這個弱小的獨立王國正遭受，強大鄰國新政權的蹂躪⁷⁶。

74 Andrugtsang, 1973, p. 42 - 43

75 Andrugtsang, 1973, p. 48 - 49

76 Shakabpa, 1988

同年年底，中共解放軍開始對各地的西藏護教愛國軍進行大規模圍剿。得知訊息後，達賴喇嘛考慮留滯印度，尋求外界支持，直到西藏問題可以得到和平的解決。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發表了一個冗長的演講，其中關於西藏問題⁷⁷：「我們在西藏的工委和駐藏解放軍必須開始準備，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些…西藏要造反，就讓他們造反吧！這樣我們就可以，出師有名，將他們一網打盡。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然而，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達賴喇嘛遵循十七條和平協議，加上周恩來保證（依照毛澤東的指示）會延遲民主改革的時間，等到西藏人民衷心想要改革時，才會進行改革。達賴喇嘛最後決定返回西藏⁷⁸。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指出⁷⁹：「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上級領袖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做出決定，不能性急。」這項聲明，也成為當時西藏大眾人民對達賴喇嘛是否回西藏的爭論。1957年4月1日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同年夏天，召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與會人士要求增加藏族的代表數目達到90%、撤裁一些委員會（包含經濟部、公安部、法務部）、地方行政部門、以及減少中國解放軍駐紮部隊⁸⁰。然而，西藏的行政一體化計畫進入中國失敗了。

與此同時，來自康區和安多地區的大商戶正在共籌資金，準備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舉辦一場大型登基典禮 (setri chenmo ceremony)、供養西藏的護法神，以及，祈求達賴喇嘛長久駐世，常轉法輪。在籌備法會的漫長期間，他們將這個籌備委員會稱為「四水六崗 (Chushi Gangdrug)」。四水六崗後來成

77 Iliin, 1978

7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79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80 Bogoslovsky, 1978

為組織西藏游擊隊護教志願軍的總指揮部⁸¹。

「四水六崗」中的四水是指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和雅礮江四條河流。六崗則是指色莫崗、擦瓦崗、芒康崗、繃波崗、瑪扎崗和木雅熱崗。也就是，西藏傳統的「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嶺」。四水六崗的總召集人是貢保扎西·安珠倉 (G.T. Andrugtsang)。由於他的號召，西藏東部各地的地方首領也加入籌備委員會⁸²。他們請求達賴喇嘛賜予時輪金剛灌頂，並得到尊者的首肯。在這之前，來自安多的藏人團體也提出同樣的請法灌頂。後來，他們決定聯合起來共同請法，也加入了四水六崗的請法籌備委員會。後來，連拉薩的團體也一併加入請法的行列。盛大的灌頂法會於 1957 年 7 月 4 日隆重開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登上西藏人民獻上的黃金寶座，象徵正式成為大西藏王國的國王，及全西藏人民的信仰依靠，世俗與精神的領袖。類似的灌頂法會將會每年舉行，屆時西藏的法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會坐在黃金寶座上，向廣大藏族百姓講經說法。平時，黃金寶座會安放在羅布林卡。

1958 年初，中共當局驅逐了一千五百名在衛藏地區的中國商人（他們僅居住幾年），讓他們返回中國內地⁸³。他們都是被中共懷疑有反共思想，或是幫助藏人傳遞情資的人，其中還包括數百名康巴人，他們也一同被驅離。藏人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即將要進行強制改革的跡象。不久以後，安珠倉 (G.T. Andrugtsang) 召集 23 個游擊隊首領開會，後來這個四水六崗的區域反抗運動，變成了西藏全民抗暴運動，藏人紛紛加入護教志願軍 (Tensung Danglang Magar)。他們開始收集武器和聚集馬匹，並和兩支西藏正規軍以及寺院喇嘛們建立聯絡網。康巴們放下一切昔日紛爭和區域偏見矛盾，團結一致對抗外來侵略者。

81 Dalai Lama, 1992

82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83 Andrugtsang, 1973, p. 55

抗暴團體名稱的起源，並不清楚，不過有幾種版本⁸⁴。雪域境外流亡記的作者艾夫唐 (John F. Avedon) 認為志願軍是四水六崗和米芒仲都 (Mimang Tsongdu，人民議會) 的結盟，安珠倉稱呼這個重組軍隊為志願自由戰士 (Volunteer Freedom Fighters)，顯然地，是從這個名稱中衍生出來的。但是，諾布 (J. Norbu) 認為這個名稱已經取代了四水六崗，因為在洛卡 (Lhoka 山南) 大多數的護教志願軍游擊隊成員都來自康區。

也有一些中共軍官對中共政府的政治鬥爭手段滋生反感。前中共解放軍砲兵營長姜華亭叛逃到藏軍第二軍團 (Kadang Dashi) 投奔第二代本旺丹軍長，身上只攜帶隨身武器及少許彈藥⁸⁵。這位投奔的前中共砲兵營長，取了一個西藏名字羅桑扎西，並加入西藏護教志願軍與中共解放軍戰鬥九個月，之後逃亡到印度，定居於馬蘇里 (Mussorie)。

大量的西藏護教志願軍聚集到雅魯藏布江 (Tsangpo River) 南方的洛卡地



洛卡 (山南) 西藏游擊隊護教志願軍

區 (山南)，該地鄰近印度，容易逃亡，補給也方便。但是，卻於 1957 年被擁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強大軍力的中共解放軍驅離。1958 年 6 月 16 日安珠倉帶領的西藏三區藏族勇士，延續著請法籌備委員會的名字，在山南澤當成立「四水六崗」護教志願軍游擊隊組織，並重新核計三區各自擁有的軍力和裝

84 Ardley, 2002, p. 31

85 Andrugtsang, 1973, p. 60

備⁸⁶。成立大會中，選出四位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領導當最高指揮官，五位負責聯絡的軍官，還有五位總管。同時，也設置了秘書處和財務部門。還有18名野戰指揮官，以及每十名護教軍就有一位隊長，各司其職。設立收集情資的地點，與各寺院、莊園和宗堡(Dzong, 城堡)保持聯繫，以便確定可得到援助⁸⁷。於是，訂立了27條行為守則的軍令(後來又陸續增加)。

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軍令守則是，保護民眾，阻擋搶匪等犯罪份子滋事。但是，中共的宣傳部門，對外強調四水六崗游擊隊在民間從事強劫掠奪，這也是藏中雙方互不相讓的紛爭⁸⁸。事實上，四水六崗總部也試圖去調查，哪個犯罪集團，假借四水六崗的名義，進行搶劫的事實。進而發現，一些地方的不良搶匪組織竟受中共所收買及操控。於是，安珠倉派50-100名護教軍進行逮捕，擊潰地方土匪集團。在康區，大約有120名護教軍，依自己的判斷，擊潰犯罪集團⁸⁹。大多數的犯罪集團，都是些幫派份子變成的土匪。於是安珠倉再派四團，各一百名軍士的軍團，共四團四百人，針對匪徒進行圍剿。匪徒的首領，一定會被處死，而其手下會被卸甲並解散，匪徒所掠奪的財物，則會物歸原主。

中共通常會利用幫派份子鬧事，意圖製造紛爭，達到分裂西藏的目的。中共的兵士會偽裝成四水六崗的護教軍，襲擊一般民眾，同時，他們也收集真正護教軍的情資。雖然，剛開始時，中共的戰略奏效，但是後來也不得不放棄。雖然，在一些鄉鎮，確實造成了一些分裂。例如，東藏的帕拉(pala)有一些牧民加入叛軍(偽護教軍)，但是，因為其他的人拒絕加入，所以，叛亂份子(偽護教軍)對帕拉進行懲罰式襲擊⁹⁰。就在緊要關頭上，中共軍隊突

86 Andrugtsang, 1973, p. 62 - 66

87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88 Wang et al., 1997, p. 244

89 Andrugtsang, 1973, p. 91

90 Goldstein, 1994, p. 93

然出現解救，一瞬間，所有的叛亂份子（偽護教軍）都投降了，於是，自然地，民主改革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雖然土地的徵收和再分配逐漸地進行，然而人民公社的設立也受到延遲了。

在中共政府的強力壓力下，西藏政府寫了一封信給山南澤當的四水六崗總部，要求他們停止軍事攻擊。之後，也派一位西藏政府代表要求停戰⁹¹。但是，受到總部回絕。最後，總部寫了一封回絕的理由書讓代表帶回給西藏噶廈政府。

四水六崗與中共解放軍的第一次戰鬥，發生在 1958 年 8 月靠近尼木的竹卡桑朵村莊 (Nyemo Dukhak Samdo Village) 附近⁹²。獲得情資的中共解放軍封鎖道路，並在護教志願軍經過的道路上設下埋伏，當護教軍一出現，解放軍就射出大砲轟炸，並用機關槍和步槍掃射。護教軍馬上以十人一組往山上撤退，在山頂上和河流後面佔據了戰略地位。經過二日的射擊，護教軍的彈藥用盡，最後大家就拔起刀，奔向解放軍敵陣，徒手搏鬥。此次戰役，中共解放軍死亡二百名，受傷者不知其數。四十名護教軍犧牲，受傷 68 名，同時損失 50 匹馬和騾子。但是，道路開通了。

為了遵守十七條和平協議，西藏政府忽視美國 CIA 提出的正式支援西藏抗戰的通知。於是，安珠倉帶領一支隊伍到南木林宗甘丹曲柯寺 (Shang Gaden Chokhor)，那裏有西藏政府寄存的軍械庫⁹³。他們在接收武器的同時，也派了 50 - 100 名護教軍到周圍地區打探解放軍的動態。安珠倉回憶說，經由護教軍與寺院長時間談判後，雙方折衷，由護教軍將寺院總管林夏頒典綑綁，其他執事都關進小帳篷，對西藏政府則以武器被劫奪之名義交代。事實上，即將面臨的亡國滅教之痛，僧眾也是同情並支持護教軍的。

91 Andrugtsang, 1973, p. 69 - 70

92 Andrugtsang, 1973, p. 72 - 73

93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護教軍的武器，只是一些老舊武器⁹⁴。主要是二次大戰留下的英式、德式、捷克和蘇聯的步槍。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是從中共解放軍手上奪取來的，一些是如上述一般，突擊西藏政府軍械庫得來的，還有一部分是由四水六崗的經費購買來的。美國 CIA 藉由空投武器和金錢支援西藏護教軍，但是 CIA 為了國際關係和情勢，及不讓蘇聯有任何藉口，只空投少數的火箭筒及在印度、巴基斯坦使用過的舊式二手英式步槍，而且，這些步槍，因為空投的緣故，大多被摔壞，根本無法使用。但是，中共所持有的外國武器，都是當時蘇聯支援的頂尖武器，數量又龐大。即使，當時有幾位護教軍曾被送往美國基地接受游擊隊戰術訓練，也無法與之對抗。

護教軍游擊隊和中共解放軍之間進行了一連串激烈的戰鬥。而幾個最大的戰役發生在烏郁 (Uyug)、尼木 (Nyemo)、尼木雪 (Nyemo Shol)，以及當雄 (Kangsyung) 機場附近的尼木卡康 (Nyemo Karkhang)、確策山口 (Kogche Pass)、直貢卓宮寺 (Dikhung Dugong Monastery)、木雄 (Jang Moishung)、拉丹寺 (Rabten Gon)、瓊波丁青 (Chungpo Tenchen) 和波扎木 (Po Tamo)⁹⁵。在中共解放軍修建的波扎木 (Po Tamo) 城，發生了長達 15 天的戰役，造成 550 名解放軍死亡，護教軍犧牲的軍士不多於 20 名，此外，還有 9 名軍士負傷。根據安珠倉的回憶，另有其他三場戰役，中共分別折損了 176 名、700 名和 200 名解放軍，而護教軍的戰亡人數，相對之下，則損傷非常少。護教軍奪取了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軍事設備、食物及醫藥等物品。還燒毀了對護教軍游擊隊無有用處的共軍車輛。

最終，解放軍還是佔領了整個山南地區，連同澤當，這座有 2,000 名地下駐軍網的城市⁹⁶。當往南的道路被解放軍封鎖後，護教軍被迫往北部及東

94 Dalai Lama, 1992, p.127

95 Andrugtsang, 1973, p.70 - 91 and map

96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北部進行攻擊。然而，由於解放軍利用轟炸和空中砲擊造成護教軍損失慘重。此時中共解放軍已清楚護教軍的兵力和位置⁹⁷，於是，他們在康區和安多區進行的軍事鎮壓和殲滅行動更加順遂。

衛藏地區的難民數目急速增加，這是因為，1957年夏天開始，中共當局在康區強迫群眾進行鬥爭大會，批鬥資產階級份子⁹⁸。於是，1957年末從康區湧進衛藏的難民大約有一萬五千戶人家⁹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項運動（後來以失敗落場）意圖在所有的行業中大刀闊斧，進行一場激烈的革命，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腳步。大躍進中最重要的前提是，進行科學和文化的大改革，比如掃除文盲，以及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¹⁰⁰。這項運動的目標是在15年內趕上英國，20年趕過美國。不過，後來中共中央又想要積極地趕緊超前，高喊：「數年的辛勞，換來萬年快樂」。彼方，中共在康區和安多區的民主改革運動正緊鑼密鼓地積極進行。

中共用現代新式武器恫嚇西藏人民，這是西藏絕大多數人，從來沒見過或聽過的東西。例如，前中國人民解放軍(PLA)飛官回憶說¹⁰¹：「1958年夏天，中國西部經歷了動盪…從一開始，我們試圖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為了推動民主改革，我們盡所有的力量進行徹底的工作。只是，我們雖然不斷地努力，可是只得到一點點的成效…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西寧附近有一些高僧喇嘛、祖古、貴族和地方首領等的少數上層人士，已經招兵買馬準備反叛。一天下午，依照計畫，我們將百名左右心懷不軌的西藏上層人士，用三輛軍用卡車，請他們到西寧機場，觀看軍機飛行表演…我們站在跑道南端50

97 Andrugtsang, 1973, p. 92

98 Xu, 1958, p. 24

99 Dunham, 2004, p. 256

100 Shcherbakov, 1958, p. 9 - 15

101 Jiang, D. Popular history...

米處，跑道邊緣有 20 桶汽油，排列成十米左右的標的。受到邀請的西藏領導代表一行人抵達後，被帶到飛機場的觀賞台去觀看「飛機戰鬥表演」。首先兩架從空軍 26 師飛來的蘇聯製拉 - 11(La - 11) 活塞式戰鬥機飛上 1 千米後在高空上轉了一圈，當飛機飛升至 2 千米後，突然快速下衝，對著汽油桶用機關槍進行低空掃射。飛機的機關槍發射出的彈藥火舌，引燃了汽油桶，瞬間，爆炸聲和烈火震上雲霄。那兩架蘇聯製拉 - 11 盤旋在機場上方飛行，輪流用機關槍對著地面掃射。之後，他們降落地面，讓另外飛來的杜 - 2(Du - 2) 轟炸機在標靶區投下 250 公斤的炸彈。這些景象，震攝了在場的西藏上層領導，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此等威力的武器。大家不得不相信解放軍簡直就是天兵天將的等級，甚至還有人高喊「毛主席萬歲」。

根據中共秘密文件檔案，1952 - 1958 年，解放軍在甘南地區 (Kanlho Prefecture, 今併入甘肅省) 鎮壓了 996 件武裝叛亂，殲滅了一萬名護教軍游擊隊¹⁰²。1958 年在甘南地區，不同少數民族的農民和牧民突然提昇了「他們的階級意識」思想¹⁰³。他們開始鬥爭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份子、反動份子、壞份子、封建特權和寺院的剝削者及各種非法的活動者。這些鬥爭主要目的是，打破西藏舊社會傳統，即使是涉及環境保護。例如，西藏傳統上禁止在聖山挖礦、採集植物及伐木。中共幹部強迫西藏人民參加大規模的「鬥爭大會」，鬥爭地方上的首領頭人及仕紳，控訴他們的「罪狀」，以及掀開祖古 (活佛) 們「醜陋的真相」等。大會的鬥爭控訴主題和細節已經設定好，群眾只要依照中共幹部指示大聲吶喊和行動。鬥爭大會上，上台的控訴人「頸上掛著一條被砸斷的鐵鍊」，高喊著「毛主席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太陽，我們偉大的解放者」。1958 年 11 月甘南地區民主改革如火如荼地展開，各牧區都設立了人民公社¹⁰⁴。此時，「少數民族」已經有了代表，皆來自 1,500

102 Tibet: the Truth, 1993

103 Ling, 1964, p. 248 - 251

104 Ling, 1964, p. 322, 323

名中共幹部，1,200 名共產黨員，2,200 名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及 26 處基層黨組織。他們是「反傳統、破除封建迷信」四反運動的背後推手。11 月安多地區的牧民們幾乎都被安置到「人民公社」中。

1958 年末，改革在四川地區也已全面推行。正如，副省長童少生所指出的那樣，1958 年 8 月針對四川境內 90% 的西藏人民進行改革，已經獲得全面勝利。接下來，計畫年底前在甘孜州也會全面改革成功¹⁰⁵。根據那位副省長的說法是，不改革，就無法確立階級路線。改革是，暴力的、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革命是特別需要有「後台」。藏族和回族在經歷過下一個社會主義改革後，就可以跳出奴隸制度，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現在，除了四川和青海，甘肅南部的牧區也舉起抗暴起義的旗幟。中共解放軍騎兵團，在安多地區的草原進行懲罰性襲擊，大肆殺戮牧民。有些牧民地區甚至沒有任何男人生存¹⁰⁶。目擊者說，從蒙古(Sokpo)的蒙古族居住地到瑪曲(Machu)東部的牧民，都受到殲滅式的屠殺。摧毀宗教寺院為第一最優先，寺院的喇嘛被捉到寺院大廣場集合，然後，解放軍用機關槍將他們全部射殺。此外，格魯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愣寺(Labrang Tashikyil Monastery)被解放軍破壞得滿目蒼夷，而且寺門被關閉，即便，他們根本沒有參與任何抗暴起義行動。3,000 名出家眾中，有 2,000 名遭受逮捕，其中 600 名被押往新疆的勞改營。

1958 年中共解放軍逼迫囊桑寺(Nangsang Monastery)的出家眾配對結婚還俗。反抗的出家眾，一些逃跑，一些被殺。在寺院上方，有一座供奉護法神的小寺，寺內有一位名叫德空曲澤(Derkong Chozey)的僧人長年駐守修行。解放軍到那裡要他速速離開，趕快下山結婚還俗去工作，不要再當和尚。但是，遭到那位僧人的拒絕，於是，解放軍當場拆除了所有的宗教物品，砸壞所有

105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322 - 323

106 Smith, 1996, p. 442 - 443

的泥雕塑像，燒毀經書，並在民眾面前用機關槍射殺了那位出家僧。

中共解放軍也到甘孜地方著名的佐欽寺和雪謙寺，將住持和高僧們當作人質，關押在一起¹⁰⁷。寺院的僧眾們被命令還俗和結婚，在隨後的兩個月間，他們被迫勞動和互相「批鬥」。僧眾們在解放軍的槍口下，被迫用腳踐踏，被丟在地上的佛菩薩畫像。後來，解放軍又命令僧眾們參加鬥爭大會，批鬥住持和自己的上師們。最終，這件事導致了僧眾們站出來抗暴起義。數百名持刀斧的僧眾和持槍的解放軍展開血戰，救出被拘禁的住持和佐欽仁波切。後來，一些倖存的僧眾也加入了護教軍游擊隊。寧瑪派六大寺之一的佐欽寺（建立於1675年）全寺被毀。

中國共產黨宣傳部在媒體上全面抹黑宗教。1958年11月在甘孜、打箭爐(Dartsedo 康定)和西寧的藏文報紙上，嚴重攻擊宗教及宣傳佛陀為反動份子¹⁰⁸。例如，1958年11月18日的甘孜日報(Karze Nilare Sargyucer)登載：「寺院主一向都是與封建主和牧場主狼狽為奸，其中有一些人更與帝國主義份子和國民黨反動份子勾結。這些寺院主們企圖自設西藏政府，圖謀分裂祖國…在甘孜州有390座寺院，專門從事無法無天的勾當和專司破壞的行為。所有的寺院都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動派，都是剝削人民的工具，他們是封建貴族的堡壘。站在逐步進入社會主義生產的道路上，他們是反改革的叛亂主謀集團。如果，寺院完全被毀滅的話，就可以消滅封建貴族的壓榨和剝削」¹⁰⁹。

11月22日報紙上登載一篇長標題「無法容赦利用宗教的黑壞反動派份子」。文章中定調：「這些反動派的喇嘛，披著宗教的外衣，比毒蛇猛獸還要殘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謊編的佛教歷史篇中介紹¹¹⁰：「佛

107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 47

108 Shakabpa, 1988

10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41 - 43

110 Trikamdas, 5 June 195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43

陀的父親是個常常侵略鄰國的壞國王。在佛陀統治的期間，他的手下反叛他，不得已，他才退居山林。於是，開啟了他鼓吹悲觀和懶惰的態度，試圖壓抑人民的生命力量，讓他得以再度控制人民」。中國共產黨編造的偽歷史，也會記錄於歷史。這是一系列針對寺院剝削人民、積累財富和製造迷信等指控性的連載文章。然而，在這一連串的偽造歷史篇，卻在最後一句的終結語「我們相信佛陀和上帝也是共產主義者」中，暴露出其謊言。

1958 年末，八萬名自由鬥士護教軍已控制住西藏南部及東部部分地區。護教志願軍聚集在哲古塘 (Drigungthang)¹¹¹。他們已經可以組織游擊隊攻擊，在康區的中共解放軍佔領部隊，以及西藏西部和東部的中共解放軍佔領部隊。在拉薩，護教軍打敗解放軍的訊息，是以傳單方式被傳播。中共政府要求西藏政府派藏軍殲滅護教軍。但是，由於噶廈政府內部意見分歧，無法馬上有決斷¹¹²。這些官員基於各種顧慮，以至於無法真正地說出他們的意見。

1959 年 1 月政府貼出公告，藏族幹部將被送到中國內地，學習人民公社的運作。這是進行民主改革的幹部預備訓練。

大寺院的主寺，對於中共壓制在安多區和康區其他的各分寺感到十分不滿¹¹³。2 月 16 日一位康巴的領導人請求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支持西藏抗暴起義。但是，西藏政府軍力薄弱，也不想和中共北京政府發生衝突。最終，西藏政府拒絕了這項請求，同時也禁止西藏政府軍隊捲入抗暴行動。很多來自東藏的人，對於噶廈政府的態度心生不滿¹¹⁴。不過，噶廈政府也沒有真正幫助過北京政府¹¹⁵。

越來越多的西藏人民加入抗暴起義。1959 年初，康巴護教軍團襲擊了中

111 Norbu, J. March winds...

112 Shakya, 1999, p. 185

113 Bogoslovsky, 1976, p. 263

114 Shakya, 1999, p. 488

115 Klinov, 2000



西藏游擊隊檢查繳獲解放軍武器 (Andrugtsang, 1973)

共在澤當(拉薩南方二百公里處)有三千駐軍的軍營，並且佔領了澤當¹¹⁶。1959年2月底，山南(Lhoka)的護教軍決定前往拉薩¹¹⁷。五百名的護教軍軍隊一行攜帶食物、武器和彈藥，一路緩緩地前往首都拉薩。在到達拉薩前，他們就聽到印度廣播台播

放拉薩起義抗暴的消息。然而，他們直至四月才得知達賴喇嘛已經抵達印度。

1959年1月22日毛澤東下了一道指示¹¹⁸：「現今及今後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鍊我軍武裝能力的時間。在幾年後，或許是三到四年，又或許五到六年，甚至七至八年，總要來一次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部署的軍隊力量，原本是相當薄弱的，但是，現在他們擁有一萬名戰鬥力高昂的反叛軍，可以說是對我們有危險的敵人。不過，這也不是件壞事，反倒是一件好事，可以徹底用戰爭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毛澤東見西藏護教軍日益壯大，但是，他對此事的看法一直不變。例如，他說¹¹⁹：「這種叛亂，有極大好處，可以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面平叛，還有民主改革提供充份的理由」。

1959年3月東藏有23個護教軍游擊隊在行動，南藏有16團護教軍。總共

116 Bogoslovsky, 1978

117 Andrugtsang, 1973, p. 95

118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1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大約有十萬至二十萬的兵士¹²⁰。根據國民黨檔案紀錄，中共解放軍與康巴護教軍的戰鬥期間總共損失六萬五千至七萬五千名（戰亡加受傷人數）解放軍¹²¹。

1959年3月初拉薩舉行默朗木祈願大法會(Monlam Festival)。成千上萬的難民和護教軍軍士，隨著眾多的朝聖者一起進入拉薩。根據一些資料報告，當時應該聚集十萬以上的藏人。西藏的情況日益緊張，有不少人看到一些房屋的屋頂上有解放軍的身影。此時，藏人間流傳著達賴喇嘛將被解放軍強行帶走，押送到北京，參加中共四月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的傳言。這項傳言會受民眾深信，是因為北京在三月就對外宣布達賴喇嘛會去北京開會，雖然達賴喇嘛已同意前往北京，但是此時，西藏政府尚未向西藏人民發布消息¹²²。加上，中共軍方突然邀請達賴喇嘛3月10日去中共軍營觀看中國舞蹈團的表演。達賴喇嘛的侍衛總管還被中共軍方告知，不許西藏士兵隨行，只能有二、三名不佩戴武器的侍衛陪同，並且向外絕對要保密¹²³。這不但違反了協議，更像是一件綁架計畫。大多數的西藏官員都表示完全不知道這項邀請，直到3月7日才知曉¹²⁴。根據這些資料來看，無論是中共中央(CPC)或是拉薩中共解放軍(PLA)應該很清楚，這個邀請一定會引發藏人暴動。

那些天，前西藏政府官員丹巴索巴(Tenpa Soepa)一直待在羅布林卡夏宮。他說「人們認為這項邀請來得太過突然，一般，像這類的邀請都是早在一個月前就要預訂好的，所以，才會引起人們的猜疑。加上，之前也有類似的邀約，中共軍方邀請一些地方高僧、住持們參加軍方慶典，但是，他們應邀前去後，就消失了，誰也查不到他們在哪裡。此外，還有一些高僧也是在類似情況遭到殺害，就像安多區的夏噶登·嘉措(Sharkelden Gyatso)和昆秋倫

120 Bogoslovsky, 1978

121 Shakya, 1999, p. 489

122 Dalai Lama, 2000

123 Shakabpa, 2003

12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珠 (Konchok Lhundup)，還有康區著名的協欽班智達 (Pandita Shichen)，以及另一位高僧噶陀錫度 (Katok Situ) 等也遭到逮捕」¹²⁵。丹巴索巴認為，應該是再早之前發生的兩個事件，讓藏人更堅信了他們的懷疑。1958 年有一位漢人民兵夾帶炸彈，夾雜在歡迎達賴喇嘛的人群中，當場遭到被捕的事件。還有，1959 年 1 月另有一位漢人民兵被發現夾帶手槍。

3 月 9 日為了阻止中共軍方綁架達賴喇嘛，西藏人民紛紛走向羅布林卡夏宮前聚集。有一些資料，顯示當時聚集了一萬人¹²⁶。另一些調查報告，估計聚集了三萬人¹²⁷。藏人們手中大多持著棍棒和刀劍，也有少數人持槍¹²⁸，一些康巴護教軍甚至握著機關槍和迫擊砲。還有藏軍甚至脫下中共軍裝，換上藏服加入保護達賴喇嘛的行列。藏軍們表明自己的立場是支持達賴喇嘛和西藏國家。群眾們手中拿著西藏獨立和驅逐解放軍的標語¹²⁹。三大寺的代表們請求達賴喇嘛不要離開夏宮，也不要前往中共軍區，此事過後，宣布西藏是獨立國家，還有選舉僧俗官員及三大寺代表。西藏軍隊和人民聚在一起討論西藏所面臨的問題¹³⁰。護教軍傳了二封電報給他們在印度噶倫堡的同胞。電報中表示，他們準備起義對抗「漢人紅色共軍」，恢復西藏獨立王國，並要求請印度派兵援助，以及請聯合國派遣觀察員入藏。雖然在印度的藏人試圖說服印度當局出兵幫助，但是努力到最後，只能影響到印度的各報紙大肆報導西藏的抗暴起義。

3 月 10 日早晨，達賴喇嘛家族的幾名成員和他的二位親教師，所有的僧俗高官及貴族，應中共軍方邀請，抵達了中共軍方總部¹³¹。西藏政府試圖和

125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13

1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4

127 Shakabpa, 1988

128 Andrugtsang, 1973, p. 96

12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3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187 - 190

13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959年3月10日在夏宮羅布林卡圍聚的藏民群眾

的宴會。與此同時，圍聚在羅布林卡夏宮外的民眾，聚集在一起，推舉代表，並組成一個成員70人的「人民議會」團體。他們受到三大寺高層、近五十位低階西藏官員、還有一些達賴喇嘛的護衛官和西藏軍官的支持。「人民議會」當場宣布：「由西藏叛徒阿沛·阿旺晉美和侵略西藏的中共解放軍所簽訂的『十七條和平協議』無效，並要求中共解放軍馬上退出西藏」¹³²。同日，第一位受到群眾攻擊的是，一位西藏軍區總部的高階官員，因他當時身穿解放軍的軍服，惹怒在場藏人，在羅布林卡附近被憤怒的民眾用石頭擊中頭部，接下來的幾天，都躺在醫院療傷。

幾位噶廈高層離開中共軍區總部，來到羅布林卡與「人民議會」團體開

132 Shakya, 1999, p. 194

133 Bogoslovsky, 1978

平解決藏族人民和中共軍方之間產生的衝突，解釋說，因為外面一些無知的民眾，人山人海地聚集一起抗議示威，阻止達賴喇嘛外出的緣故，導致達賴喇嘛無法出門赴宴。事實上，當時的中共應該沒有準備要在拉薩舉兵，噶廈政府也沒覺察到這場示威的嚴重性¹³²。當時中方為了拉攏西藏高層，特地在總部舉行一場盛大的

會，高層們試圖說服他們不要再示威抗議，結果這幾位政府高層被押到別處軟禁。

中共解放軍在拉薩僅有一千名駐軍，遠遠比護教軍游擊隊的人數少很多。但是，他們有精銳的現代武器，背後還有中共龐大的解放軍。所以，藏中雙方都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中共駐西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和達賴喇嘛之間從3月10日到16日都有書信往返。從往來的書信中，可以知道譚冠三試圖削減西藏噶廈政府的權威，讓噶廈不能夠安撫中共，也無法平息藏人的抗暴，讓西藏噶廈政府成為百無一用的機構。同時，也要截斷對護教軍游擊隊的外部支援，而達賴喇嘛嘗試和平解決此事¹³⁴。因為恐懼護教軍，導致600-700名親中西藏人士躲藏到拉薩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大樓和中共解放軍軍營¹³⁵。那些親中人士幫助中共在西藏設立偽政府機構。一些證據顯示，有一些西藏高層人士是親中派，因此，就不能說所有的「剝削者」都是反動份子，社會是無法單純劃分階級的。

當時，毛澤東主席並不在北京，他到武漢視察。所以，代理主席是劉少奇。3月11日下午他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小組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陳毅、楊尚昆和徐冰等人開會討論西藏叛亂問題¹³⁶。他們認為以西藏的軍事實力，並不足以構成威脅，反而可以引出反叛份子，為延遲已久的改革計畫，創造條件。從中共的資料上來看，他們並不希望解放軍進行過多的懲罰性行動，而是提高控制和讓鬥爭大會活動儘早就緒。

達賴喇嘛努力的和平解決，並沒有成功。而且西藏噶廈政府也沒能控制住局勢，城市中出現數起搶劫商店的案件。其他各地的西藏人民也開始組織集會遊行，為了抵抗共軍，還在拉薩和機場間的道路設立障礙及埋伏點。他

13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30 - 35

135 Wang et al. 1997

136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們還通知在拉薩的印度和尼泊爾使館，向全世界呼籲在西藏發生的抗暴起義事件¹³⁷。3月12日，拉薩數千名的婦女也加入抗議示威活動。後來，有兩位女性首領，遭到中共處死¹³⁸。

1959年3月12日，中共北京當局又開啟第二次會議¹³⁹，下令解放軍只能固守，不可開第一槍，這是為了爭取時間，等大批解放軍進去援助。毛澤東批准了，並指示不需要留達賴喇嘛在拉薩，就讓他去印度。中共解放軍在極短的時間內，便聚集了大軍，用坦克車和大砲包圍拉薩。3月14日早晨，丹巴索巴親眼看到，無數的軍用卡車上載滿，配戴機關槍的解放軍，後面還跟著一輛輛大型軍用坦克¹⁴⁰。大軍車隊一路駛向羅布林卡夏宮東邊的中共解放軍軍營。中共軍方派代表到有僧兵保護的寺院，他們宣稱有拉薩的居民攻佔了中共軍營，所以，所有的出家眾都必須全部留在寺院，一個也不能離開¹⁴¹。

西藏的國家神諭，乃瓊護法請求達賴喇嘛趕快離開西藏。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的母親、兄弟、姐妹、親教師、四位大臣、官員和護衛們分成幾個小組，趁夜分批秘密離開拉薩前往印度。當他們到達雅魯藏布江南岸時，就受到護教軍游擊隊的保護¹⁴²。關於達賴喇嘛的秘密逃離，衍生出許多荒謬的故事。一說是，美國CIA情報員利用擁有神力的乃瓊神諭傳達了逃亡的路線。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事實是很平凡，當時，確實是有兩位西藏人曾在美國CIA營地受訓，也持有無線電報。但是，如同達賴喇嘛所陳述，美國CIA並沒有參與他的逃亡，他與這個組織也沒有過任何交集。而CIA也是在3月19日透過加爾各答的美國駐印使館才得知達賴喇嘛出逃的消息。過

137 Bogoslovsky, 1978

138 Norbu, J. March winds...

13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40 Tenpa Soepa, 2008, p. 21

141 Palden Gyatso, 1997, p. 52

142 Shakabpa, 1988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和弟弟丹增曲杰及其隨行逃往印度途中（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了幾天後，上述提到的兩位 CIA 訓練的藏人游擊隊員，才追上逃亡的隊伍，然後每天用電報發情資給 CIA¹⁴³。

3月17日，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劉少奇和鄧小平指出，因為西藏高層參與叛軍活動，

所以，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馬上進行民主改革，還有平定叛軍¹⁴⁴。同日，青藏公路運輸站（羅布林卡北邊）裡一位軍警因為太過害怕，無視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砲轟羅布林卡夏宮，並下令射殺攻擊運輸站的反動派份子。

與此同時，拉薩的西藏抗暴人士，開始動員 18 - 60 歲的男人¹⁴⁵，並發表一份宣言¹⁴⁶：「自從中國共產黨意圖滅我佛教、滅我民族。我們雪域吃糌粑轉經輪的西藏民族¹⁴⁷，必須要團結一致，拿起武器，保護我們的佛法和民族，為我們的獨立自由奮戰」。

抗暴起義是由 300 個成員組織而成的人民議會 (Tsongdu Assembly) 所發起。不過，主導權隨即就被僧官堪瓊·羅桑策旺 (Kenchung Lobsang Tsewang)

143 Liu, M. When heaven shed blood...

14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45 Panchen Lama, 1997, p. 5

146 Panchen Lama, 1997, p. 4 - 5

147 所有同文同種的西藏人民

和新藏軍第一司令擦絨·達桑占堆 (Dasang Dodul Tsarong) 所掌控¹⁴⁸。擦絨將軍已是位老人，他在幾個月前就已到達拉薩，和其他藏人一樣，想要保護達賴喇嘛。但是，抗暴起義失敗後，他被捕，死於拉薩獄中。

他們將聚集的抗暴民兵分組編隊，安置在拉薩城的重要戰略位置¹⁴⁹。各分隊被派往守護羅布林卡 (Norbulingka) 夏宮、雪村 (Shol)、布達拉宮 (Potala)、藥王山 (Chakpori)、大昭寺 (Jokhang)、魯布 (Lubu)、小昭寺 (Ramoche) 等。根據中國的資料紀錄，3月19日夜晚，抗暴軍攻擊拉薩中共軍方總部、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工委部和其他中方機構¹⁵⁰。最後，抗暴軍被擊退了。3月20日清晨2點，中共發現達賴喇嘛不見了，開始砲轟羅布林卡¹⁵¹。駐守在那裡的抗暴隊也開槍反擊¹⁵²。當天結束時，中共軍隊攻入已經半毀的夏宮建築物中，到處尋找達賴喇嘛的屍首，並逮捕200-300名倖存的西藏人民。

3月20日早晨，中共領導召開另一個會議討論西藏議題，決定增派援軍。晚上9:30，中共中央軍委發一通電報給拉薩的解放軍指揮官，發出「綠色燈號」，表示進行全面武裝鎮壓¹⁵³。解放軍被命令要佔領所有的戰略要地，截斷叛亂武裝份子北退和南撤的路線，將反叛部隊圍困在拉薩城內，等到援軍一到，就可一舉殲滅。阿沛·阿旺晉美在中共軍方的命令下，呼籲拉薩的民眾投降，否則首都拉薩將會被炸成廢墟¹⁵⁴。

中共繼續砲轟拉薩整座城市，不論是寺院還是附近的佛學院都遭到砲擊。當時在場的目擊者說，整座布達拉宮籠罩在漫天濃煙和塵灰中，看起來好像徹底被摧毀。色拉寺的一些建築物和藥王山利眾醫學院也都被炸毀，大

148 Norbu, J. March winds...

149 Norbu, J. Maech winds...

15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51 Dalai Lama, 1992, 2000

152 Tenpa Soepa, 2008, p. 29 - 31

153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54 Shakya, 1999, p. 203 - 204

昭寺的金色屋頂被炸開個大洞，布達拉宮的西側嚴重受損，拉薩城內滿目蒼夷，無一倖免。遭受砲轟過的哲蚌寺，寺內倖存的出家眾都遭受逮捕¹⁵⁵。許多西藏人民逃亡涉水渡過羅布林卡南邊的河流時，不幸死亡。

隔天，劉少奇在北京召開另一個政治局會議後，發布一個決策：「中央關於西藏平息叛亂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¹⁵⁶。決策中指示，民主改革在平叛的口號下充分進行，邊平邊改，先平先改，未平區域暫緩改革方針。

3月22日拉薩城內的擴音機響徹全城，呼籲反叛份子放下武器投降，保證會對投降者寬大處理。擠進大昭寺避難的人群，被警告說，如果不出來投降，就會炸毀大昭寺¹⁵⁷。解放軍開始攻擊，大開殺戮，3月23日解放軍已經佔領整個拉薩。一位印度駐西藏大使館官員回憶說¹⁵⁸：「我走在拉薩街道上，街上都是中共解放軍的兵士，他們一邊叫囂，不分青紅皂白地向四方掃射。大砲對著布達拉宮不斷轟炸，當時，我想布達拉宮不久後就會消失在這個地球上…連續兩個小時，解放軍都沒有停止砲轟和槍擊。後來，許多出家眾從布達拉宮跑出來，一路衝下山，但也成為解放軍用機關槍掃射的標的。我永遠記得，有兩位藏族婦女和一位男士，雙手高捧著一條飄動的代表友誼祝福的白色哈達，闊步走向市中心的街道，突然出現四、五發槍擊聲，那三位藏人被擊斃，倒在大街上，手裡還緊握著白色哈達。一座距離布達拉宮不遠的寺院附近，我看見大約30名藏人在解放軍槍口下高舉雙手。解放軍搜查他們全身，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武器。我以為他們將會被釋放，但是，並不是，他們全被當場射殺」。

155 Palden Gyatso, 1997, p. 53

156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57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31

158 Odeli, 2005, p. 178

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外國的國旗飄揚在布達拉宮上。1959年3月30日，新華社特別報導拉薩新聞¹⁵⁹：「象徵光明和幸福的新中國國旗，已經飄揚在拉薩古城，歡慶這座古城的重生」。

不過，事實上，這座古城內，遍地死屍，有男有女還有小孩。有些已經死亡好幾天，引來成群的野狗和禿鷹來吃食。倖存的人們拿著哈達，紛紛從屋子裡走出來，穿梭在屍體旁，尋找未歸的親人和朋友。也有一些人在搶救失火的小昭寺。四至五人一組的解放軍四處搜索「叛亂份子」，有些也伴隨著一位藏語翻譯，一戶一戶地進行地毯式搜查。

抗暴軍死傷慘重，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軍士訓練，也沒有有經驗的指揮官領導¹⁶⁰。藏方的統計資料，估計有一萬到一萬五千人被殺，二萬人以上的藏人被捕。幾乎所有的男人和許多婦女在拉薩被俘¹⁶¹。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必須要寫自白書。一位前達賴喇嘛的保鏢，被搜出家裡藏有武器，受到公開處死。中共出版的資料上，記載著3月23日前，共有四千名的叛亂份子被捕，查獲八千只槍枝、81挺輕重機關槍、27門迫擊砲、6台山炮和一千萬發子彈¹⁶²。解放軍在快速的戰勝下，所查獲的武器和彈藥數量及捕獲的囚犯數相比懸殊，這意味著，解放軍查獲到的軍事武器是西藏政府存放在軍火庫裡未使用的武器¹⁶³。在實際戰鬥中，很明顯地，抗暴藏人只有少許的武器。這與在現場的藏人人士所說的一致，大多數的抗暴志願者手中根本就沒有槍械。但是，中共軍方卻報導：「在拉薩，反叛集團大約有七千人，而解放軍只有一千名」¹⁶⁴。

159 Smith, 1996, p. 451

160 Khetsun, 2008

161 Smith, 1996, p. 452

16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163 Shakya, 1999, p. 204

164 Wang et al., 1997, p. 246 - 247

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在西藏人民開始抗暴起義後，第一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匯聚一堂。鄧小平宣布：「在過去的八年，中央政府和解放軍都遵循十七條和平協議，但是西藏的高層領導卻撕毀了協議，背叛祖國，用武力抵抗中央政府，攻擊人民解放軍」¹⁶⁵。又聲明：「現在開始，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的西藏人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3月28日中共解放軍趁勝拿下阿里(Ngari)、江孜(Gyantse)、亞東(Yatung)、乃東(Netong)、林芝(Linji)、昌都(Chamdo)。同日，中國國務院對外宣布，達賴喇嘛遭到反叛軍綁架，班禪喇嘛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代理主席。中共派遣追擊隊前去追捕達賴喇嘛，但是，護教軍游擊隊一路阻撓中共的追擊，為達賴喇嘛爭取逃亡的時間。沿途西藏人民，也提供達賴喇嘛的護送隊酥油、糌粑粉和其他所需物。達賴喇嘛離開西藏，讓沿路的西藏人民非常的悲傷哀痛。後來，他們被中共指控為支持反叛份子的罪名。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支持是宗教性的，所給予的物品皆是出於尊重、感恩象徵的供養(供養僧人)¹⁶⁶。

不論是CIA或是噶倫堡的西藏流亡人士，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抗暴起義軍的組織和達賴喇嘛的逃亡¹⁶⁷。如果拉薩情勢發生變異的話，不只是他們，連護教軍游擊隊也已準備好，護衛達賴喇嘛一行人，前往印度邊境。而後，游擊隊的護衛隊重返首都拉薩途中，受到中共解放軍(300輛軍用卡車的士兵)的攻擊¹⁶⁸。根據中共的記載，1959年3月中共當局向蘇俄的領導報告，他們持續在鎮壓西藏抗暴起義之事，於是，蘇共政府向中共政府提供了西藏護教軍游擊隊的動向和人數等重要情資¹⁶⁹。

一些寺院、機構、大宅邸和羅布林卡夏宮都成為了臨時監獄。大多數被

165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166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167 Shakya, 1999, p. 201 - 202

168 Andrugtsang, 1973, p. 102 - 103

169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逮捕的西藏政府官員和寺院高僧，都被關在中共解放軍總部¹⁷⁰。後來，他們大多數被送到甘肅修築鐵路，另外一些，被送到不同的監獄和勞改營。

3月28日，中共總理周恩來簽署了國務院關於西藏起義的文件¹⁷¹。內容提到¹⁷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數噶倫 (Kalon) 和境外西藏反動派份子勾結，帝國主義份子和叛軍匪徒共謀一場暴動，趁機將達賴喇嘛擄走，背叛了十七條和平協議。在3月19日夜間，西藏地方軍和武裝反叛份子集團攻擊駐拉薩人民解放軍營。所以，在此宣布，即刻解散西藏地方政府，18名叛國罪犯即日起從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除名，另16名（其中包含五名漢人）補進籌備委員會。中共中央領導要求西藏自治區籌備會和僧團及以他們為首的西藏人民，一定要協助解放軍，快速平叛，加強國防，恢復公共秩序」。最後，西藏人民被命令建設一個新的民主和社會主義西藏。

同一天，新華社報導了一篇關於西藏暴動，進一步表明了北京的觀點¹⁷³。內容中提到，愛國人士中有兩位西藏噶倫，其中一位遭到「叛亂份子」攻擊受傷。其餘四位西藏噶倫中的一位，1958年逃到印度噶倫堡，另外三名被判「背叛祖國」罪名。拉薩武裝反叛前，這些「叛國賊」不但支持，還將叛亂份子整合起來，進行武裝叛亂。據聞，武裝叛亂份子從1958年5-6月左右，就聽從「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反動派上層的命令」，開始在那曲 (Nagchu)、山南 (Lhoka) 和其他地區武裝叛亂。中央政府一再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懲治叛亂份子，但是，他們並沒有任何作為。到最後，「他們將大部分的軍力集中在拉薩，就在3月10日背棄了十七條和平協議」。這類指責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的不實言論，直到今日還在持續著¹⁷⁴。

170 Smith, 1996, p. 480 - 482

17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1 - 3

17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1

17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4 - 17

174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中共的這些指責是沒有任何依據的。護教軍的首領安珠倉 (Andrugtsang) 證實，護教軍游擊隊從來沒有從達賴喇嘛或噶廈政府中得到任何幫助。事實上，這三位被中共指為武裝叛亂煽動者的噶倫大臣，一心在中共軍方和愛國的護教軍之間，試圖找到一個妥協點。而第四位逃到印度的噶倫大臣，在外國是無法執行西藏大臣的權力和職責。他表示：「西藏的上層人士，除了少數外，都一直和東藏的抗中運動義士團體保持距離…中共要求西藏政府派遣藏軍，鎮壓護教軍游擊隊，但是，那是不可行的，因為藏軍心中也充滿仇共情緒…所以，指責西藏地方政府是武裝叛亂的發起人之一，是很有疑慮的…達賴喇嘛不但不是起義軍的煽動者，反而是最積極的調停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大臣絕不可能是武裝叛亂的發起人和領導人」¹⁷⁵。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不願意承認，因為他們民主改革的惡行，才導致西藏人民起義反抗，此事與西藏高層無任何關係。反而，將責任推給西藏政府，指責他們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繼而合法化地廢除了十七條和平協議。進一步將「西藏地方政府」解散，將其政府職權轉移到「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手中。因為中共政府之前已經削弱西藏政府的權力結構，現在可以放手進行他們的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廢除當初他們（強迫）與西藏國簽訂的十七條和平條約，至此之後，不再具有法律效用（單方面決定）。果真如此，雙方的情況，理應回到之前的，西藏獨立的狀況。但是，事實上，西藏已被中共併吞。2009年3月28日，「從奴隸制度解放西藏人民」再度被中共政府拿來作為口號，為自己的侵略行為，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廢除的十七條協議，後來被中共定成文獻。1959年4月8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堅決貫徹國務院3月28日命令」的決議。前西藏政府

175 Bogoslovsky, 1978, p. 75 - 83

的所有行政機構員工，都要登記在軍方名簿上，等待分配至其他機構職缺。所有的西藏人民再度被要求，必須要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共中央的領導下，支持解放軍為建立民主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新西藏而奮鬥¹⁷⁶。1959年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決議。會議申明：「在前西藏地方政府武裝叛亂失敗，被解散後，目前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管理下，設立地方行政機關，並應廣大西藏人民的要求，儘速進行民主改革，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西藏」¹⁷⁷。中共解散前西藏政府機構，成立中國軍事管理委員會。此委員會負責建立新的行政機關。委員會的代表包含解放軍代表和「愛國的地方人士」¹⁷⁸。

3月29日，得知中共國務院解散西藏政府政令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的隨行大臣們立即宣布成立新政府，成立典禮設在隆孜宗 (Lhuntse Dzong)¹⁷⁹。3月31日，達賴喇嘛與其一行隨同人員，抵達印度。隨即，達賴喇嘛召開一個記者會，會中他聲明：「不管我在哪裡，只要我的政府隨行左右，西藏人民就會認為，這是他們唯一承認的、合法的西藏政府」¹⁸⁰。這是，中共國務院宣布解散前西藏政府機構後，隔天成立的、唯一的西藏合法政府。

1959年4月8日，一批解放軍越過雅魯藏布江後，分成三隊，持續向南推進追擊圍捕。隨後發生交戰，護教軍游擊隊被擊潰。根據中共資料顯示，經過10天的戰鬥，大約有二千名叛亂份子被殺、負傷和被俘¹⁸¹。護教軍游擊隊從人民解放軍處取得的秘密檔案中記載，從1959年3至10月期間，在拉薩及其周圍區域，消滅了八萬七千名藏人¹⁸²，另逮捕二萬五千名¹⁸³。新華社

176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60

17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195 - 197

178 Klinov, 2000, p. 323

179 Shakabpa, 1988

180 Van Walt, 1987, p. 163

181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182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183 Dalai Lama, 1992

則報導總共只有二萬名叛亂份子¹⁸⁴。關於八萬七千名死亡人數的爭議，一些漢學家相信，中文的「消滅」(xiaomie)，按照字面翻譯為「從地球表面消除、抹殺」，而在這裡的意思是「逮捕」、「擄獲」等。這個解釋很奇怪。通過這種方式，甚至「殺死」一詞，也可以用一些比喻性的語義來理解，因此軍事報告文件的語言，需要做更正確且明白的釐清¹⁸⁵。另外依據一份中共資料來源，從1959-1961年，在後來劃定的西藏自治區內，有九萬三千名「叛亂份子」被殺、受傷和逮捕。另外一件資料則紀錄從1959-1960年，記載的數字為八萬一千名¹⁸⁶。

1959年3月之後，大約有八萬名西藏百姓相繼逃亡到尼泊爾、不丹，特別是印度¹⁸⁷。在西藏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此類事情。1959年4月18日，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提斯普爾(Tezpur)發表一份簡短聲明，說明他逃亡的理由。他聲明簽署十七條和平協議是在中共的大軍壓境，武力脅迫下，西藏政府別無選擇，並指控中共政府嚴重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的條款。西藏政府連內部政務都未能有絲毫自治的自由，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雖還擁有一點權力，但是，所有重大的政策皆由中共派駐的漢族幹部決定。在西藏人民起義抗暴期間，中共解放軍不但犯下謀殺罪還涉及種族滅絕。達賴喇嘛主要關心西藏人民的福祉和自由及保護佛教的延續。從提斯普爾(Tezpur)聲明的那一天起，達賴喇嘛宣布，藏中簽訂的十七條和平協議無效，同時，他會努力恢復西藏以往的獨立¹⁸⁸。6月20日，達賴喇嘛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中他表示，如果可以確保西藏人民的自由和福祉，恢復1950年時的西藏主權，西藏流亡政府才會接受和平協議的解決方案¹⁸⁹。9月5日達賴喇嘛表示，西藏人民已準備上訴聯合國。

184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10

185 Norbu, J. March winds...

18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89

187 Bogoslovsky, 1978

188 His Holiness' s Middle Way Approach...

189 Shakabpa, 1988

不久後，馬來西亞和愛爾蘭堅持將西藏問題列入聯合國第十四屆會議議程。但是，這項議程卻遭社會主義集團成員（共產國家）否決。當時的中國代表成員（中華民國）也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也要求討論共產黨侵犯人權的問題¹⁹⁰。1959年10月2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353條決議強調：「一、按照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等相關人權與自由原則，西藏人民應同世界所有其他人民一樣，享有基本人權與自由，包括全體人民所應享有的公民及宗教自由權利。二、尊重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與宗教遺產」。決議案由45票贊成，9票（社會主義國家）反對，26票棄權¹⁹¹。

中共當局看到那麼多藏人逃到印度，於是召開會議討論對策，決定動員召開人民大會，宣傳印度、尼泊爾等鄰國可怕的故事，說那裡氣候極其炎熱、瘴疾肆虐，還有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等等，試圖嚇阻西藏人民逃亡¹⁹²。此外，還討論未來如何解放其他的鄰國。但是，中共的嚇阻並未奏效。許多佛教徒和苯教徒紛紛逃亡到外國。一年後，世代居住於西藏的穆斯林，受不了中共控制下的恐怖氣氛，也想要離開西藏，返回母國¹⁹³。中共當局准許他們移居到任何穆斯林國家，但是，條件是他們必須放棄在西藏所有的財產。如果有人要求保留自己的財產，中共就會下令禁止任何人販賣食物給他，作為處罰。結果是，有些穆斯林的小孩和年長者死於飢餓。那些西藏穆斯林可以去印度或克什米爾，一些也可以去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尼泊爾。然而，一些逃不出去的西藏人，有人舉槍自盡，有人跳河自殺。

不過，也有一些人仍不放棄，西藏護教軍游擊隊仍佔據安多一些地區和西藏西部，長達一年。1960年大約四千名義勇軍集中在西藏和印度及尼泊爾

190 Klinov, 2000

191 <http://daccess-dds-ny.un.org>

192 Norbu, 1999, p.156 - 157

193 Butt, 1994, p.8 - 9

邊境¹⁹⁴。1961 - 1962年由100 - 200人編組一隊的西藏義勇軍游擊隊，分批陸續偷偷滲進西藏(深入長達一百公里)，攻擊中共佔領軍，並奪取他們的武器。

1960年3月，中華民國在台灣政權的蔣介石總統送了一封密函給西藏義勇軍游擊隊¹⁹⁵：「共產匪徒偽政府毛澤東和朱德，用鎮壓及恐怖的暴力手段，企圖威嚇你們反共和反暴政的神聖革命行動。我相信，雖然共產匪徒殘暴的武力，一度可以破壞你們的寺院，佔領你們的城鎮，但是永遠無法摧毀你們革命的決心和虔誠的信仰」。

根據1960年底中共的文獻資料，大批的叛亂份子，大抵已被消滅，1962年3月宣布結束平叛。70%的叛亂份子已被捕或投降，一些負傷或被殺。解放軍折損人數，為1,551人死亡，1,987人受傷¹⁹⁶。

可想而知，西藏方面的折損，是非常巨大。西藏爆發逃亡潮，舉家逃亡的藏人們擁有的武器數量過少，又落伍，還被隨行的家族和牛羊畜群等隊伍拖慢了前往印度的遷移行動。對比，中共解放軍的軍力和武器壓倒性地強大。這些被中共解放軍圍殺的西藏各地逃亡藏人們只能隨機抵抗，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裡。正如十世班禪喇嘛在《十萬言書》中講的¹⁹⁷：「一、藏族地區的叛亂，大部分起初只不過是在各自的部落或家鄉搞起騷動，並沒有向解放軍的大基地進攻。二、尤其那些叛亂份子，如一盤散沙沒有軍事概念，沒有統一的指揮者和組織，裝備又極差，彼此之間也沒有援助和配合，內部矛盾多且分散…他們在戰略上是空的」。

護教軍游擊隊從美國CIA得到的支援很少。事實上，美國和英國一樣，並不是要幫助西藏，他們只是利用西藏游擊隊，意圖向中共政府施加壓力。

194 Andrugtsang, 1973, p. 110

195 Ling, 1964, p. 449 - 450

196 Wang et al., 1997, p. 249

197 Panchen Lama, 1997, p. 100

因此，CIA 先是在太平洋的塞班島訓練西藏的游擊隊員，後來移到美國落磯山脈科羅拉多州的訓練營¹⁹⁸。大約有三千名接受游擊隊的破壞訓練。完成訓練課程的藏人會被美方用飛機空投回西藏。被空投回去的他們身穿傳統藏服邱巴 (chuba)，配戴步槍、迫擊砲、手提式無線電發送機和氰化鉀膠囊 (被捕時自殺用)。只是，西藏地域廣大，要與地方的抗暴人士聯絡上，是有極大的困難。而且，成功降落又倖存者，為數並不多。

1960 年羌塘東北的索 (Sog)、巴青 (Bacheng) 和其他地區的遊牧區，在部落首領諾布慈仁 (Pon Norbu Tsering) 的領導下組織了一支五千至七千人的義勇軍游擊隊¹⁹⁹。為了殲滅他們，中共軍方特別派遣了二支步兵師團和一支重型裝備騎兵團、裝甲車、坦克車以及當雄 (Damshung 拉薩北部) 基地的戰鬥機，為了幫助中共口中的叛亂份子，CIA 空降 8 名傘兵突擊隊，之後再空降一些武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CIA 空降了四組在美國訓練結束的西藏游擊隊員。這些前游擊隊員們回憶說²⁰⁰，每一組都配備一座無線電報機及隨身武器，另外每個人身上都攜帶一顆氰化鉀膠囊，以備被逮捕時自殺用。1959 年 9 月，第一組的人員被美軍載至拉薩北方的納木措湖 (Namtso Lake)。但是，當他們被降落到西藏後，才得知他們要加入的游擊隊軍團，早已被中共擊敗。於是，他們只好經由尼泊爾去到印度。大約在同一時間，又有一組十八人的游擊隊成員被降落在拉薩東北方的邊壩 (Chagra Pembar) 地區，該處已聚集大批抗暴自由鬥士 (freedom fighters) 的部落集團和一路驅策而來的牲畜群。隨即，美國 CIA 用降落傘丟下一批武器。這批武器和以前的不同，是美製武器，大部分是 M-1 步槍、迫擊彈、輕式砲彈、機關槍和手榴彈。按照計畫，五位在美

198 French, 2004

199 Norbu, 2006

200 Sonam, 2007

國接受游擊隊訓練的藏人，往北去加入尼惹措額 (Nira Tsongo) 地區的抗暴自由鬥士團體。這群鬥士集團都是部落團體，他們攜家帶眷還帶上全部牲畜。他們的駐紮營帳，宛如中世紀的營地，一點也不像是游擊隊的陣營。游擊隊員透過身上攜帶的無線電報機求援。所以，CIA 再空投三組人員（總共 16 名）到尼惹措額 (Nira Tsongo) 和邊壩 (Chagra Pembar)，同時也空投了少許武器。這些游擊隊團體因為不斷加入的難民家族及牧群，以至於移動逐漸緩慢。於是，CIA 指示空降的游擊隊員去說服各支隊領導，將隊伍重組成數小隊，分開行動，才不會暴露行蹤。不過，卻來不及執行。

一位邊壩 (Chagra Pembar) 的戰士形容當時的情景²⁰¹：「我們被解放軍包圍，一天早晨中共軍機盤旋天上，空投下大量傳單。傳單上要求我們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並警告我們不可相信美帝的謊言，相信他們不會有好事的。那天後，每天都飛來 15 台中共戰機。每次五機一組，分別在早上、中午和下午 3 或 4 點。每台戰機裝載十五到二十顆炸彈。我們身在寬闊的草原上，周圍沒有任何遮蔽物可以躲藏。五架一組的戰機環繞天空向地面掃射，不管是人或牲畜都一一射殺，我們死傷慘重。空襲和隨後的砲擊殺死了數千上萬邊壩 (Chagra Pembar) 和尼惹措額 (Nira Tsongo) 的男女和小孩。那些跳傘進入西藏的藏族游擊隊員，只有五人逃到印度。

1960 年 1 月，另一批傘兵降落在芒康 (Markham) 地區²⁰²。他們和中共強大的解放軍作戰對峙數天，直到一天早晨，發現自己被中共包圍，但是，抗暴戰士們決意拼死戰鬥到最後一刻。這些事件的唯一倖存者回憶說：「中共解放軍從山腰蜂擁而至，我們和他們大戰了九次。那天，我們遭到重大傷亡。在戰鬥中，解放軍一直對我們喊話「投降吧！投降吧！」，而我們都會回他們「吃屎啦！」。我們馬上回喊：「吃屎啦！你們侵略我們的國家，憑什麼

201 Sonam, 2007

202 Sonam, 2007

要我們投降」。那是真槍實彈的激烈戰鬥，如今想來就像是一場夢，一切似乎並不真實。大約 10 點左右，我環顧一下左右，看到我們隊裡，有兩個人吞下了氰化鉀死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將氰化鉀膠囊放在嘴裡，怕有個萬一，來不及吞下」。但是，他還來不及咬破吞下，就被炸彈炸昏，等到醒後，已經被俘虜了，後來被中共關了二十年。

1960 年代，CIA 改變了策略。美國開始在尼泊爾山區中的古王國木斯塘 (Mustang) 地區訓練西藏游擊隊²⁰³。他們計畫組織裝備迫擊彈、卡賓槍和步槍的游擊隊。數百位西藏難民加入這個游擊隊陣營。1960 年代蘇聯擊落一架美國偵查機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即下令禁止這項秘密軍事訓練活動。CIA 的援助驟然停止。二千名以上的西藏游擊隊員在訓練營裡，開始挨餓，有的甚至死亡。一年後，他們再度得到補給。游擊隊再度潛入西藏，截獲解放軍的電報情資，數年中解密了不少中共的軍事電報。1961 年他們解讀了中共的秘密情資，內容包含中國內部發生的飢荒和與蘇聯關係的惡化等。

1958 到 1962 年，CIA 在安多和康區空投了四十次左右，總共大約 250 - 363 噸的武器及彈藥²⁰⁴。其中包含英式武器、美式 M - 1、M - 2 步槍、小口徑槍枝、輕型機關槍、火箭筒和手榴彈。比較美國 CIA 提供給西藏游擊隊及蘇聯提供給中共解放軍的武器種類和數量 (參見第七章)，可以明顯知道美國方面的計畫並不是要支持西藏獲得獨立。而西藏游擊隊方面則是，有援助總比沒援助好，他們一心只想要收復西藏故土，重獲自由，而不是為美國對中共政府施加壓力而拼命戰鬥。

最後一次，美國 CIA 於 1965 年 5 月在西藏降落傘兵，但是，指令是禁止武裝攻擊，只能收集情資。然而，西藏游擊隊無視美國 CIA 指令，持續襲擊

203 French, 1984

204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中共解放軍。直至 1960 年代末期²⁰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三萬至四萬的西藏游擊隊在雅魯藏布江和尼泊爾邊境與解放軍作戰²⁰⁶。

拉薩和西藏其他都市都有西藏地下組織。1962 - 1976 年間中共秘密文件記錄，破獲九件地下組織及 44 件公開叛亂²⁰⁷。不過，也有一些藏族義士滲進解放軍，有些人甚至獲得中共軍方獎賞²⁰⁸。根據中共官方公開資訊：「各區西藏人民積極地幫助中共解放軍和領導，在各地組織自衛隊，保護公社牲畜等，一切都是藏族人民自動自發的行為。他們幫助修築道路、運送物資、遞送郵件、擔任嚮導及為解放軍搬運水，為他們獻上酥油茶，分擔邊哨守衛以及照料傷兵」²⁰⁹。所有此類的宣傳都是在掩飾中共的侵略行為，同時也反映出戰勝者對落敗者的勝利宣示。諷刺的是，這項區域性差役，正是 1954 年中共官方已經宣布廢除的西藏傳統「烏拉 (ula)」制度。

儘管，印度政府承認中共政府為新中國代表，同意支持中共成為聯合國代表與統一台灣的主張，於 1954 年 4 月 29 日簽訂印中通商和交通協議，此外 1954 年夏天，還與周恩來在印度，共同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聲明。但是，由於藏印邊界的督導不力，加上印度接納西藏難民的態度，讓印度和中共之間生出嫌隙，導致 1959 年印中武裝衝突。只有印度駐華大使潘尼卡爾 (S. Panikkar) 早在 1948 年就敦促印度政府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²¹⁰。他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上台執政，征服了西藏後，勢必會導致印中之間的武力衝突。

事實也正如他所預見。1959、1961 和 1962 年中共指責印度在邊界挑起武力衝突，越過麥克馬洪線 (McMahon Line) 佔領東部地區九萬多公里土地，以

205 Sonam, 2007

206 Bogoslovsky et al., 1975

207 Van Walt, 1987

208 Wang et al., 1997

209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210 Shakya, 1999, p. 23 - 24

及邊界中心二千公里²¹¹。中共派軍進行反攻，殺死印度邊防守衛軍，並佔領部分有爭議的領土。最後中共提出雙方依據現況，進行和平談判。中共告訴印度政府，這些地方的地名都是西藏的名字，在過去都是屬於「中國的西藏地方政府」領土。而其他二區，阿克賽欽(Aksai Chin)和阿里(Ali)則一直都是屬於「中國新疆」的領土。（譯注：基於「分而治之」原則，阿里（包括阿克賽欽）被中共劃入新疆管轄，1970年才回歸西藏自治區）

就在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N.S. Khrushchev)即將訪美前幾天，1959年8月25日，邊界東段朗久地方爆發第一次印中武裝衝突。毛澤東一向都依靠蘇聯無條件的支援，所以，這位蘇聯的領導人告訴印中雙方政府要尋找出一個和平共處的方案。195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CPC Central Committee)送一封密函給蘇聯中央(CPSU Central Committee)，控訴蘇聯領導層對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做出無原則的妥協和讓步，並指出蘇聯塔斯社(TASS)的聲明，就是向全世界表明中蘇兩國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分歧，結果只會令印度資產階級和英美帝國主義者高興而已²¹²。

1959年9月，隨著赫魯雪夫訪問美國，蘇中關係更加惡化。訪美後的赫魯雪夫，隨即訪問中國並參加中國國慶，並於10月2日和毛澤東進行會談。赫魯雪夫表示，在西藏完全轉換成自治區前，中共領導層不應該輕舉妄動，還讓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白白浪費前四年準備的歲月，也不應該動用武裝部隊解決與印度的問題。他說，塔斯社(TASS)的聲明是必要的，要讓世界清楚，這是中國和印度的問題，並不是共產聯盟「統一戰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毛澤東回答：「我們唯一的錯誤就是沒有馬上廢除達賴喇嘛。但是，當時我們也沒有接觸過西藏的人民」。赫魯雪夫答道：「但是，即使是現在，

211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1962

212 Zubok, 2001(1), p.106 - 107

你也沒有接觸西藏人民」²¹³。此外，雙方在印中武力衝突問題上，也無法找到一個共同點，最後不歡而散，赫魯雪夫提前離開中國。當時陪伴赫魯雪夫前往北京的蘇聯共產黨頭號思想家蘇斯洛夫 (M.A. Suslov) 於 1959 年 12 月 18 日向蘇聯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報告，批評中共中央 (CPC) 的不當政治策略，導致西藏抗暴起義²¹⁴。

於是，蘇聯採取了中立的立場，不支援中共政府。英國和美國則提供武器給印度。中共不得不放棄掠奪到的大部分印度邊界領土。1965 年印中又出現一個新衝突，起因於，中共入侵錫金 (Sikkim) 和卓拉 (Chola)，最後被印度軍擊退。而今，阿克賽欽 (Aksai) 高原依舊被中共佔據和開發，甚至建築了一條高速道路。

中共不只對印度提出索回領土要求，也向其他國家提出要求，甚至是蘇聯。1950 年代蘇中的關係開始不斷惡化。毛澤東非常不高興，蘇聯拒絕了無條件支持他的政策、批評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以及赫魯雪夫和布里茲涅夫 (L.I. Brezhnev) 主導的改善美蘇關係政策。但是，也是要感謝當年蘇聯的暗中支援，中共才得以奪取並穩固中國的政權，還有平穩地發展經濟和工業等產業。在蘇聯的產業經濟重建援助下，196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生產量為：「鋼鐵生產量 30%，其他黑色金屬材料產量超過 50%，卡車 80%，拖曳機 90%，發電 25% 等」²¹⁵。這些都是源自於蘇聯的幫助。從蘇聯得到的人才和科技等援助，如果換算市場價，估計在 108.25 億美元 (中國僅付 1 億 2500 萬)，其中除了軍事援助外，還有各種非軍事用品²¹⁶。但是在 1960 年 7 月 16 日蘇聯突然照會中共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所有在中國援助的蘇聯專家，以至於所有的工程被擱置，物資流量及生產下降。

213 Zubok, 2001(2), p. 99

214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215 Filatov, 1980, p. 48

216 Filatov, 1980, p. 121

利用武力鎮壓西藏人民抗暴，中共運作三種政治手段：「軍事威脅、強迫政治認同和動員群眾」。從 1959 年 3 月 29 日開始，中共工作組在日喀則 (Shigatse)、拉薩 (Lhasa)、亞東 (Yatung)、乃東 (Netong)、江孜 (Gyantse)、那曲 (Nagchu) 和丁青 (Dinchin) 等地運作，強迫西藏人民參加「譴責叛亂份子」鬥爭大會²¹⁷。4 月 15 日一個巨大的串連運動集會，聚集在拉薩「要求徹底平息叛亂」²¹⁸。中共對西藏人民威脅說，不參加鬥爭集會者，將被視為反動派份子，後果自負。然而，這些動員卻被中共宣傳部，宣傳成西藏人民希求民主改革。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針對西藏工作²¹⁹：「在西藏有無數的工人階層要求要進行民主改革，進步的上層階級也擁護改革，中間階級也深信改革可以為他們帶來利益，這些人總共加起來，超過 110 萬人」。其中，中共總理周恩來又提到西藏自治區的人口總人數有 120 萬人。可以看出 1953 年中共在西藏所進行的人口普查，正是為了這些聲明而準備。如果人口普查不是被不正當地利用（詳見第 9 章），又如何能計算出這麼多的民眾，都一致支持民主改革呢？很明顯地，他們是利用人口普查，恣意地將民眾區分階級，再以階級來算出，未來必須要同意改革的人口數字。

1959 年 3 月 29 日，班禪喇嘛向北京中共中央發送了一封擁護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電報。3 月 30 日他出席了日喀則的一個會議，表示支持中共國務院的決定²²⁰。4 月他在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和其他的代表，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表示十七條和平協議並不是在脅迫下簽訂，總的來說，中藏雙方都滿意協議內容，而且中國也不反對宗教²²¹。明顯地，西藏代表們希

21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218 Shakya, 1999, p. 244 - 245

219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67

22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22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望緩解被鎮壓的西藏困境。

中共雖然破壞了這條協議，但是在最初還聲明此協議的現代化和公正性。1959年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則社論²²²：「所有的叛亂戰犯都不會被殺或虐待，嚴厲的懲罰只會施加在頑固份子，堅決不悔改者身上。駐藏人民解放軍會持續堅持尊重宗教信仰、風俗和地方民情的一貫政策。保護喇嘛寺院和古代文化古蹟…西藏賣國集團武裝叛亂失敗，無疑已經證明了，西藏需要進行民主改革。對此，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上層愛國領導人、中間人士及各行各業的西藏人民，會一起針對實施民主改革的方法和時間，進行廣泛協商」。毛澤東再次指示²²³：「因為西藏人口少，我們應該採取不殺或是只殺一小部分人」。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開始進行民主改革。1959年6月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將民主改革分兩個階段進行²²⁴。第一個階段是進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隸」。烏拉是指搬運徭役，而中共所稱謂的西藏「奴隸」，實際上是西藏的家庭幫傭。最後中國共產黨決定以「西藏人民」的名義，進行民主改革。第二個階段是「二減」：減租、減息，之後再實行土地重新分配。這裡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幹部將「二減」作為第二階段，另一些幹部又主張應該是列為第一階段。

1959年夏天，西藏舉行了無數次不同名義的鬥爭集會：「控訴大會、自白大會、鬥反動派份子大會、鬥支持帝國主義份子大會和痛苦的記憶大會」等等²²⁵。例如，「痛苦的記憶」鬥爭大會中，一定有農奴上台控訴地主壓迫下的苦楚歲月。這時，台下的群眾必需都得哭泣。在這些的不同名目的群眾

222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24 - 25

223 Panchen Lama, 1997, p. 37

224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388 - 389

225 Palden Gyatso, 1997, p. 63 - 64

大會中，最後中共都要「動員群眾」支持「民主改革」。大會現場的群眾都被命令要鼓掌，擁護中央實施民主改革等運動。「群眾動員和重新制定階級」兩者才是真正的重心。「群眾動員」時，中共開始先將西藏人民劃分成支持叛亂份子和非支持叛亂份子，這是西藏的每個人民第一次被貼上標籤²²⁶。隨後，又被加貼上階級和政治標籤。首先，西藏的上層菁英被分為參加反對中共入侵西藏運動者，及未參加者兩種。

中共中央領導總算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他們成功地分裂了西藏社會，從無知的階層中，培育出一小群鄉野無賴的活躍份子。中共執意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彭德懷指出，毛澤東太過重視地痞流氓，通常要讓他們充當革命先鋒²²⁷。那些被送往中國學習的西藏年輕人，是中共計畫訓練成在西藏的基礎幹部。無論他們是否完成訓練，有需要時，他們馬上會被送返西藏就職。這些幹部並不是被訓練成為建設自治區的人才，他們只是充當西藏人民和中國官員間的溝通人物²²⁸。這些被送到中國的年輕幹部大多來自西藏的上層和中層階級，可是他們從中國接受到的教育訓練非常地貧乏，甚至於沒有。

關於中共宣布的減稅和取消義務制，對西藏人民而言，只是冠冕堂皇的口號，因為這些舊制度早在很久以前，就沒有了。取消農民的債務，只是利益了部分有債務者，而這些短期近利僅僅到 1958 年²²⁹。關於民主改革，或許有極少數的貧民歡迎，而農民們並不歡喜。事實上，所有的西藏人民對於中國異域來的解放軍部隊的存在，感到非常不安，也無從信任。他們一心希望這些外國軍隊可以馬上離開西藏。

1959 年夏季期間，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集體化：

226 Shakya, 1999, p. 245

227 Shevelev, V. N. Mao Zedong...

228 Shakya, 1999, p. 256

229 Shakya, 1999, p. 250 - 253

「建立互助小組」²³⁰。但是，被貼上反動派的人，會被革除在外，互助組會被分配到最肥沃的土地。一些存有私人資產思想的人，只能獲得最貧乏的土地。互助組主要從事灌溉、改良土壤和造林。互助組必須吸收所有的勞動力，盡所有的人力，創造資源，比起私人產業者可以更輕易地調動所有的建設工作人力²³¹。當時，西藏雖然仍有許多自耕農，但是，卻被以各種「自願稅」的名目下，沒收了收成，亦或是被以極賤價收買了穀物。

所有屬於西藏封建主和支持叛亂份子寺院的土地一律都被中共沒收。一些極小部分沒有參與起義（即所謂的愛國或安分人士）亦會被迫出賣他們祖先世代傳下的土地（約佔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中共向 1300 戶家族發放購買證書²³²。執行完土地徵收及再分配後，不識藏文的中共幹部聚集群眾，在眾目之下，將農奴證集體焚毀，連同藏族人的出生、死亡及結婚紀錄和一般家族記事錄等也一併火化²³³。結束後，他們公開宣布：「這是藏族農牧民第一次成為農地和牧場的主人」²³⁴。

如上所述，中共在安多區和康區進行民主改革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而且中共軍方認為已經完全掌控住情況，軍方佔領了最好的牧場，飼育他們的畜群²³⁵。中共解放軍為了在西藏開展殖民統治，為了養活解放軍和漢族移住者，中共政府將可憐的漢族農民，移居到西藏，並將牧場變成可耕地。漢人稱為「耕種」，結果讓土地變成沙漠化。當時的見證者說，1959 年安多的藏族被迫徹底摧毀了草原薄弱的表層土，進行漢式耕種。他們將種子播種在表層土下的石層上，結果當然是沒有收穫。

230 Smith, 1996, p. 472 - 473

231 Bogoslovsky, 1978

232 Bogoslovsky, 1978

233 Knuth, 2003, p. 220

234 Ovchinnikov, 2006, p. 97

23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1960年代早期，中共展開了「吐苦水」或稱「憶苦思甜」鬥爭大會²³⁶。目的是掩飾中共因推行人民公社集體化引起的飢荒，將人民的心思轉移到中共未解放西藏前，農奴制度時的苦難。這項新運動被認為對「少數民族很重要」，可以讓他們感謝「解放」的恩德，也可以恣意地將被壓抑的憤怒轉移至從前的「壓榨」階級。

與此同時，中共因為意圖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遇到了許多的困難，加上「偉大的舵手」深陷於放縱及享受帝王般的生活。他居住在奢華的官邸，擁有私人泳池，全國各地特別送達的食材珍饈以及眾多服侍在旁的後宮佳麗等等²³⁷。

另外一項運動稱為「除四害」：老鼠、蒼蠅、麻雀及蚊子。但是，對於篤信佛教的西藏人民而言，最重要的信念是，不可以殺害生命。除四害運動同時也消滅狗和小型野生動物。1960年1月，中共強迫乞丐們在寺院前，殺害流浪狗，剝狗皮並當場焚燒狗屍²³⁸。

1960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再度開啟一連串會議，並積極地舉辦活動。有時，舉辦的活動，甚至有武裝士兵站在四周大樓屋頂，在其監視下進行²³⁹。1960年3月4日西藏日報報導了下列的例子。當中共工委知道，如果有哪個村莊沒有提出控訴封建主，工委部門即刻就會召開批鬥大會，並表演了很多典型鬥爭封建主的劇情，讓村莊的人民可以「真正認識到舊社會的邪惡」。

中共宣傳部利用這些批鬥大會，作為西藏人民支持中共政策的標誌。事實上，西藏人民甚是恐懼害怕，只能憑著記憶照本宣科，說出被要求的標準答案。

236 Smith, 1996, p. 477 - 478

237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38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33

239 Shakya, 1999, p. 248, 257

1960年夏天阿沛 (Ngabo) 報告，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管理下的一半寺院，已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民主改革²⁴⁰，接下來會進行第二階段。在幾個月內，廢除了西藏傳統上寺院的權力和土地使用權。得到牲畜和土地的西藏貧民們，雖然最初喜出望外，但是心中一直存有疑慮：「中共有什麼權力分配西藏的土地，特別是屬於寺院的土地」。

1960年末，除了邊境地區外，西藏自治區已完全地重新分配土地。幾乎所有適合的土地都劃分給「農奴」。不過，也必須給沒有土地，或只有少許土地的農民，以及許多「被釋放的奴隸（前封建主的傭人）」還有成千上萬被逐出寺院的僧人。但是，已經沒有剩餘的免費土地²⁴¹。此外，不管是奴隸還是僧侶都沒有耕種的知識。有些牲畜還以低於市場價的價錢賣給農民²⁴²。然而，農牧業的生產需求增加，因為現在也要為中共解放軍提供糧食。從前西藏的傳統是，寺院會幫助農民，讓他們可以工作，還有付租金²⁴³。但是，寺院的衰落，剝奪了對農民的這種支持。

這些問題都必須快速解決。但是，去哪裡找人？所以，和中國一樣，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就是答案。農民很快地和傭人合作，驅逐了僧眾。西藏人民間傳誦著：「人民公社，一人有三件，一身衣服、一件被褥和一雙碗筷」²⁴⁴。中共的政策是要讓整個藏區變成可耕種的農田，他們對西藏的特殊環境，完全是無知的狀態。中共官員口中吶喊著，增產愛國的口號，但是在一個非肥沃的土地，要增產增量地，增加生產量，是不可能的事實²⁴⁵。現實上，對西藏人民而言，糧食不是繳納給西藏封建主，而是給異邦的中國。1960年

240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396

241 Bogoslovsky, 1978

242 Goldstein et al., 2009, p. 74

243 Klinov, 2000, p. 327

244 Panchen Lama, 1997, p. 110

245 Bogoslovsky, 1978

末，各種合作形式的人民公社佔據了 90% 的農田²⁴⁶。稅收逐漸增加到收穫的 75%。所有的糧食全部上繳，農民只能得到每月配發的糧票。

中國於 1959 - 1961 年間因為收成不佳，導致全國性飢荒的情況更加惡化。以至於 1959 - 1961 年不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約 3,300 萬），中國因飢餓導致不正常的死亡人口估計在 2,000 萬人之間（此為 1988 年中共官方公布之數據）²⁴⁷。此次飢荒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大饑荒，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饑荒。1959 年西藏地區是個大豐收年，但是，1961 - 1964 年中國的饑荒也蔓延整個藏區。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並不因他們的政治失當，而有任何罪惡感。他們告訴藏族人民，蘇聯不但停止援助，還要求馬上償還貸款，所以穀物必須出口還債，這是大家必須緊勒褲帶的原因。雖然，類似這類的謊言直至近日才被外界知曉，可是當時的西藏人民心中非常明白，事實並非如此²⁴⁸。西藏的農產品並非出口到蘇聯，而是送到鄰省，發生大飢荒的四川和甘肅²⁴⁹。從西藏運送過來的物資，中共對中國人民的說法則是：「這是西藏人民為了「報答祖國」的「解放」，改善了西藏的經濟、衛生醫療和建築道路，所送過來的愛國公糧」。所以，有人認為，當時，西藏沒有足夠的道路和汽油，所以食糧無法送到中國境內的說法，是不正確的²⁵⁰。

十世班禪喇嘛指出了飢荒的真正原因²⁵¹：「在我們西藏，由於黨給予輕稅的照顧，愛國公糧是不重的。但是，在大生產競賽運動中，因浮誇風而形成了，不符合實際的虛報增產。有一些為了掩蓋自己的謊言，把虛報的產量

246 Bogoslovsky et al., 1975

247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248 Palden Gyatso, 1997, p. 84, 94

249 Smith, 1996, p. 488

250 Sautman, 2008, p. 239

251 Panchen Lama, 1997, p. 26 - 27, 30, 112 - 113

指標作為根據，愛國公糧徵收後，除群眾留了一些種子、口糧、飼料外，其餘糧食大部分被收購了，甚至將過去的存糧也都搜刮了。由於食糧都被送走了，導致食糧緊張，以至於我們西藏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從 1959 至 1960 年，傳統西藏人農牧業間的交易被中斷後，儘管口糧是由政府提供給牧區人民公社，可是給予的配給口糧並不足夠...牧區公社糧食嚴重短缺，以致於牧區的藏人必需屠宰許多牲畜，也因此影響了畜牧業的生產..。造成，畜牧業的藏人穀糧極其匱乏，而農民公社則是缺乏肉、酥油及鹽，由於彼此已不再進行以物易物交易，導致西藏農區和牧區的生活產生困難...。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期間，不但禁止以物易物，連人民的移動也受到限制。所以，一直以來由鄉村提供給城市所需要的物資之途徑，幾乎都被切斷了。各鄉鎮剩餘的大量餘糧也被官方搜刮走。可是，搜刮得異常厲害，不只是穀物、糌粑，連裝東西的布袋也被拿走。雖然也有一些農戶冒著生命危險偷藏了幾升穀物和糌粑。但是大多數民居的儲糧都被洗劫一空，家家戶戶每年儲藏過冬用的穀物、乾肉和酥油等都被拿走...。餘下的糧食數量，無法達到人類最低充飢的要求，人們因飢餓充滿痛苦的火焰，每日都陷入飢餓中，處於死亡的邊緣，連一點細碎的脂肪渣、稻殼等都不放過。甚至於，以前藏族人民用來飼養馬、驢、羊和犛牛的飼料，也成為難以入手的美味食物。人民公社的食堂負責人，為了讓所有的人得以果腹，採集了許多青草，不管是能吃或是不能吃，也不管是樹皮、葉片或是樹根亦或是種子等，都一併與一些少許的食材煮成一大鍋稀薄，類似餵豬的粥，讓公社成員食用。即使如此，也無法填滿公社人民的胃。西藏人民在歷史上，從未遭遇過饑荒，也從未想過自己會遭受如此的境遇，日復一日飽受飢餓的折磨，每況愈下。以至於，一些體弱的人，只要有輕微的感冒或感染，就會輕易地導致死亡。許多地區的人民，因為缺乏食物，飢餓而死。還有更多的家庭，因為飢餓，全家餓死。西藏境內死亡率非常嚴重...。例如，今青海省循化縣的文都寺 (Wendu Monastery)，我召集了 300

多名藏、漢及撒拉族等基層幹部和民眾代表開座談會。會談中，民眾代表和幹部們紛紛說，從1959年到1961年上半，循化地區人民的生活，異常的困苦，艱難到簡直無法形容。每個村莊都有人不幸地餓死。說到這裡，他們每人都淚水盈眶，但是還是強調說：「當時，我們雖然是豐收，但是，我們的生活還是沒改善。我們只求能夠苟且度日。在這麼艱辛的情況，我們已經沒有力氣進行生產勞動，如果可以讓我們填飽肚子，我們應該可以爭取到好的收成」。

雖說，被「解放」的農民，更歡迎社會主義的民主改革，但是，青海的飢荒在中國排名第三，僅次於甘肅和安徽²⁵²。在這三年間（平叛後緊接的飢荒）青海死了十五萬人。這是1957年青海藏族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只鄉村的人們深陷飢荒，各城市也是一樣。在拉薩，人們甚至被嚴重警告不可討論飢餓的問題²⁵³。驗屍者常會在餓死者胃中檢驗出雜草和馬糞。

1950年之前，西藏一直與外國進行商業貿易。而今，南方邊界被關閉²⁵⁴，一直以來與印度和尼泊爾的貿易活動被破壞，許多貿易業者都逃離到國外。結果，造成了市場投機者蓬勃發展，價格無限上漲²⁵⁵。除了石、木及鐵製品外，民族工藝品價格直直下落。在土地改革開始之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尚存在時，西藏人民被告知必須在七至十天內將西藏貨幣兌換成中國貨幣，但是匯率是抗暴起義前的一半²⁵⁶。但是，如果逾期則所有的西藏紙幣和銀幣都成為廢紙。拉薩的居民被命令拿出所有家中貴重物品，包含宗教器皿。然而，許多拉薩居民將家中的貴重之物，丟入拉薩河(Kyichu River)。

1961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723號決議案：「對於中國在西藏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持續壓迫他們傳統的獨特文化和宗教的行為表示

252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143

253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56

254 Tibet, 2007

255 Panchen Lama, 1997

256 Smith, 1996, p. 472 - 473

強烈的遺憾」²⁵⁷。決議中表示：「(1) 再次鄭重地重申在維護法律秩序的基礎上，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必須要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的原則。(2) 再次鄭重呼籲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所具有的包括民族自決權在內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3) 希望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為達成本決議內容而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

1965年12月18日聯合國再次確認以前對西藏問題的決議並通過：(1) 對繼續違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自由的行為，予以譴責。(2) 再次重申在維護法律秩序的基礎上，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必須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的原則。(3) 相信並重申在西藏發生的侵犯人權與基本自由，以及暴力對待藏人獨特文化與宗教的行為，是國際局勢日益緊張，人民間的關係日益惡化的根源。(4) 再次呼籲立即停止所有剝奪西藏人民恆常享有之人權與基本自由的行為。(5) 懇求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為達成本決議內容，而各盡所能地採取行動²⁵⁸。但是，最終，各成員國並沒有盡力。

與此同時，一個重要的文件檔案，是關於1959-1961年間，整個西藏地區發生動盪真相的報告被保存了下來，這就是十世班禪的後來被通稱的《七萬言書》。本書在前面也引用了其中一部分。這份文件的記載日期為1962年5月18日，文件的正式名稱為「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內容是班禪喇嘛在1960和1961年在西藏視察後目睹到的民主改革的效果和結論。1961年1月他和毛澤東會面時，也告訴毛這些情況和自己的意見。於是，毛澤東主席發布了「糾正左派錯誤的指示」。

1962年4月底，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民族工作會議」。會議中有許多西藏的大喇嘛站起來發言，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是大學者格西喜饒嘉措

257 <http://daccess-dds-ny.un.org>

258 <http://daccess-dds-ny.un.org>

(Geshe Sherab Gyatso)的發言。他表示中共在青海的工作都是用恐嚇的手段，比國民黨還要壞²⁵⁹。此時，班禪喇嘛意識到他並非單獨作戰。回去之後，他開始準備文稿，五月的時候他就已經完稿。喜饒嘉措和班禪喇嘛的經師恩久仁波切 (Ngulchu Rinpoche) 幫他潤稿和編輯，加上阿沛·阿旺晉美的建議，插入一則對中共戰勝「分裂份子」的讚美序言。

雖然，恩久仁波切曾勸告班禪喇嘛不要上書這份文件，但是，這位象徵西藏月亮的高僧，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不過，也從初稿文中刪掉了五月一日中共解放軍強迫藏人在集中營裡，受刑人的亂葬崗草原上跳舞的描述。還有中共同樣犯下的…他們指責國民黨時代或西藏封建時代時的成串罪行，也被拿掉。從1962年4月到6月，有三組翻譯人員，在北京將藏文翻成中文，為了確保翻譯無誤，又將中文翻譯成藏文。如此反覆地確認，直到班禪喇嘛認可。五月時，班禪喇嘛向周恩來總理概略說了內容，六月時，中共中央接到了中、藏文的正式文件。這個秘密文件，直到1992年才被偷渡出國，翻譯成英文出版。1987年班禪喇嘛再度發表了更多的事實，一些是他親眼目睹的，一些是聽到當事人的控訴²⁶⁰。

文件中，描述衛藏地區、安多地區和康區的真實情況，雖然也加上了一半對中共紅色政權的虛偽讚揚。針對如何改善情況，文件中也提出了，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議。這樣的風格，或許是唯一可以得到中共青睞的方式。沒有了虛偽的歌頌讚揚，請願書只會被丟棄在一旁，連看都不會被看一眼。提案內容包括，終止大規模的鎮壓、拒絕公社化、結束對宗教的迫害以及恢復和封建領主與神職人員的關係。

這兩份建議書，都描述了中共在西藏建設社會主義的真實狀況。首先，在西藏進行了大屠殺，將藏人送進勞改營或監獄。「一些幹部和少數軍官無

259 Barnett, 1997, p. xvii

260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法正確地明白黨的政策」他們口中幾乎都如此批評：「藏族人，就是一個迷信宗教、頑固不化又自以為是的民族」，這些歧視的字眼，很明顯地違反了國家的規定²⁶¹。而且，這類的民族歧視即使在勞改營和監獄也是很顯目²⁶²。相較於藏人，漢人會被分配輕鬆的工作，而且極少受到責罰。漢族警衛和囚犯一般都會強調，西藏人非常「落後」。

根據班禪喇嘛的描述，地方當局並沒有仔細區分藏人的罪責，恣意地往無辜人民的身上，貼「標籤」。這個標籤甚至可以延伸至，當事者是抗暴起義地區的人，或是當時碰巧人在抗暴起義地。於是現場就會有人跳出來，指責他們是「支持叛亂份子」。甚至振振有詞地說，他們在1957和1958年抗暴起義前，就與「叛亂份子」有接觸²⁶³。那些無辜遭受指控的人們，財產被沒收，人被囚禁。

例如，一名被中共關入勞改營長達33年的僧人巴登嘉措(Palden Gyatso)說，中共發現一張他的老師站在一群印度獨立運動領導們的旁邊後，他和他的上師就被中共逮捕了²⁶⁴。那張照片是1946年西藏政府派遣使節團前去印度參加，悼念第二次大戰盟軍勝利時的紀念合照。中共幹部命令他指證他的老師是印度間諜。在佛教的戒律上，誣陷自己的根本上師，是極大的重罪。因為他的拒絕，他被中共吊起來，嚴刑拷打了好幾天。後來，他又被拷問是否參與了拉薩叛亂(藏人稱為抗暴起義)。審判官特別在意的是，是誰主導這場叛亂。很明顯地，中共領導們想要「捏造」這場叛亂是由西藏政府所主導，所以用屈打成招，製造「人證」。

以至於，西藏的囚犯越來越多，遠遠超過西藏的歷史紀錄。如何安置這

261 Panchen Lama, 1997, p. 64

262 Tenpa Soepa, 2008, p. 90 - 92; Khetsun, 2008

263 Panchen Lama, 1997, p13

264 Palden Gyatso, 1997, p. 66 - 71

些囚犯，讓中共傷了腦筋，西藏沒有足夠的監獄，可以將這些囚犯關在他們的母國藏地，此外，也很危險。於是，就將大批人數的藏囚送到中國本土的監獄和勞改營。數年後，西藏已經建造許多監獄，才把一些藏囚移監回西藏獄所。獄監不只是漢族，現在也有藏族了。當然，在昌都 (Chamdo) 被捕的五千名犯人，要關進芒康 (Markham) 和嘎托 (Gartok)。另三千名犯人送到改成監獄的昌都寺院，還有八千人送往察邦達 (Tsa Pomda)。最終，大量囚犯死於過勞、虐待和飢餓。來自康區 (揚子江以東) 的藏人，被送到打箭爐 (Dartsedo) 東部的鉛礦礦場勞改，又或發配到打箭爐西部的木雅勞改營 (Minyak)。成千上萬的藏人和漢民被送往那裡，後來，大多數人皆死於非命，最終只有少數人存活下來。來自安多的藏人被安置在西寧、蘭州的監獄或是新疆、青海 (Qinghai) 的勞改營。如同蘇聯的史達林時代一樣，建造勞改營作為免費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一些在西藏的重大建設，如果沒有這些監獄及勞改營的免費勞工，是絕對無法完成的²⁶⁵。

這位前政治犯告訴我，絕大部分被關進監獄及勞改營的藏人，都是尋常老百姓。比如，拉薩的扎基監獄分成六區，六區裡面犯人的的人數都不相同。貴族階級的犯人，只有一區。其他五區的貧民階層都被命令，要通過揭發「階級敵人」來幫助社會主義革命。

十世班禪喇嘛也寫道²⁶⁶：「在關押犯中，除去在西藏軍區關押的一部分上層和一般監獄內有少數管理人員能按照黨和國家的法律執行外，其餘大部分監獄中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管理這類問題的負責人或管理人員並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對關押犯殘酷無情的惡言恫嚇、恣意毒打，並故意的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方、北方和高原、平地的關押犯，相互地遷來轉去，導致他們嚴重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其居

265 Shakya, 1999

266 Panchen Lama, 1997, p. 37

住的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的淒慘狀況。還要被迫從早到晚不斷勞動，承擔最重最苦的工作。因此，眾多關押犯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叢生，加上休息不足，醫療不完善，導致大量犯人發生非正常死亡。還有，對年紀五、六十歲體弱且接近死亡的年老關押犯，也強迫他們做苦力勞動」。

一位前囚犯達瓦慈仁 (Dawa Tsering) 回想 1960 年代初期，大饑荒爆發後，他們的狀況愈加惡劣²⁶⁷。每天監獄供應兩餐，每餐不是一碗稀薄的玉米粥，就是大麥稀粥，有時甚至是一粒小蕪菁。人們餓得虛弱無力，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躺著，有人長躺不起，就死了。飢餓讓有的人，把自己的皮鞋切成片，整日在嘴裡咀嚼，試圖消除飢餓感。但是，飢荒的狀態，日益嚴重，於是，獄卒守衛讓犯人們，走出勞改營，捉昆蟲、蛆蛆、採漿果等，所有可以下肚的東西。但是，很多人再也沒回來。後來，有地方混混回報監獄，他們發現了許多或躺或坐，或靠在石頭上的人類骷髏。1962 年札基監獄執行監獄登記後，中國警衛發現囚犯人數驟減，但是，在報告上，有一些是無法記載的死亡原因，比如，「餓死」，然而，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共產國家中，怎麼可能有人餓死？²⁶⁸

被捕下獄的囚犯，他們所遭受的酷刑，其多樣性和規模之大，遠遠超過所有的封建舊社會時代。1943 年毛澤東公開談到動刑²⁶⁹：「不可以過早住手，但是也不可以太晚，否則會擴大損傷（如果造成受害者的話）…主要的規則是仔細觀察和盡其所能」。現在，被捕的藏人成為中共各種酷刑的對象。例如，將藏族男人從頭到腳，徹底、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打到血肉模糊、讓他們赤身裸體地站在大雪紛飛的雪地、幾天幾夜都不許犯人睡覺、讓他們跪在一堆碎骨頭上、伸長雙手罰站很長時間、悶住鼻子讓他們幾近窒息、拿針刺穿

267 French, 2004

268 Palden Gyatso, 1997, p. 84

269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 225

他們全身肌膚、用手指插入雙鼻孔穿過雙頰深入喉嚨再撞擊地面、在酷寒雪地中，讓他們全身赤裸騎野驢等等²⁷⁰。

此外，還有其他的刑求，例如，雙手反綁雙腿倒吊半空中、將犯人下半身掩埋到肚臍處、用濕的動物皮從頭覆蓋身體，四面再用石頭壓在地面上，讓民兵在一旁看管、讓犯人坐在鋪地坐墊上，不斷地強灌他稀釋的赤黑色茶水（甚至會導致腎衰竭）、讓犯人坐在馬背上，再瘋狂地追逐或是將犯人綁在野犛牛上，再解開韁繩，然後敲鑼打鼓地驚嚇野犛牛，讓野犛牛四處奔跑，震落犯人，拖曳而奔。

巴登嘉措 (Palden Gyatso) 又回憶起，有一些剛服刑的犯人，整個冬天被用來當犛牛，他們各自背著犁具，後面各站著一名年輕漢人士兵，吆喝著他們往前犁地²⁷¹。那些從「封建時代」中解放出來的勞動工人，被命令將牧場變成農田。沈重堅硬的金屬鐐銬，一直在西藏的土地喀喀作響。他說有一名囚犯身著腳銬長達四年，一年四季，不分冷熱，連在工作期間，一時一刻也未曾被卸下。

另一位前政治犯丹增丘達 (Tenzin Choedrak) 談起他在 1959 年被捕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²⁷²。在監獄裡，他被銬上半腿長的腳鏈，後來也遭受到人民的「批鬥」。批鬥大會時，囚犯的脖子會被套上繩索，交叉於胸前，向下環繞雙臂，雙腕綁緊往後，拉至頭頂上，然後將繩兩端在雙腋下打結，再穿過胸前的環索，突然往下拉，立即肩膀脫臼，此時犯人身體可怕地扭曲，這比被絞殺更加痛苦。可怕極端的刑求，讓人身體的腸和膀胱失去控制。其目的是要逼迫囚犯醜化及毀謗達賴喇嘛。當受刑人恢復意識後，又再度刑求，如此，不斷地重複。每隔約一個月，就會進行數個每次四小時的批鬥刑求，即使犯

270 Samsara, a Tibetan human rights archive...

271 Palden Gyatso, 1997, p. 78 - 79

272 Victim of Chinese torture...

人眼傷牙斷，也無法讓批鬥酷刑停止。在沒有批鬥的期間，他們會被關進一間 4x8 英尺大的牢房。當醫師不再保證犯人可以在批鬥大會的酷刑中，保住性命，犯人才可以躲避得了，下一次的批鬥大會。

1959 年 10 月丘達和 79 名囚犯從西藏的監獄被送到中國獄所。每 38 名搭乘一台卡車，他們被迫必須站立在卡車上，整個路程歷時十天。他們抵達青海湖(Kokonor)，然後乘上列車，被帶到戈壁邊界的監獄。在那裡，囚犯們的居住處所，非常狹小，每日必須去田野工作。日常勞動結束後，他們還必須去「政治學習」，直到晚間十點。1960 年 10 月開始每月口糧從 16.5 英鎊降下到 8.5 英鎊。而且，中共政府供應的穀物中還參雜了樹皮和草根。七月時，囚犯們都餓得像個具骷髏，加上日日勞動，很多囚犯都倒下不起，死了。丘達所處的勞改營，很多人餓死，人們連皮鞋的皮革都吃了，很多人捕捉蛙類、昆蟲和蛆蛆等。不過，中共警衛丟棄的垃圾，是最多食物的來源。囚犯們會聚集在路邊被丟棄的骨頭或果皮周圍。到 1962 年 10 月，79 名囚犯中，只有 21 名囚犯存活。這些人，又再被送返他們的故鄉，移到札基監獄。所有的囚犯，在勞動後的剩餘時間，會被安排接受「再教育」及「承認錯誤」還有監控室友。丘達被關了幾近 13 年，才獲得了審判，儘管審判中，沒有對他提出指控，但是，他還是被認為是與前西藏政府有關係的上層知識份子，於是被判了 17 年的刑罰。後來情況好轉，他又被移轉到惡名昭彰的拉薩市桑伊(Sangyip)監獄，分配到最重勞動的採石場工作。他每天必須要從附近山坡上，轟炸出來的岩石，鑿九十個 20 x 8 英尺大的石頭。1976 年他服刑期滿後，即使走出了桑伊監獄，依然被認為是人民的敵人。後來他在醫院工作，直至 1980 年達賴喇嘛的代表使節團訪問西藏後，他才離開西藏去到印度。

被中共關進勞改營長達 20 年的丹巴索巴(Tenpa Soepa)說，藏族囚犯從黎明直到太陽下山都被強迫從事農事作業²⁷³。中共把這樣的奴隸制度，美名為

273 Tenpa Soepa, 2008, p. 68 - 80

「勞動改造」。生病的時候，有時也不送醫院治療，造成有些人在工作中死亡。那些無法達到每日勞動目標的人，隨時會被看守人員打罵，晚上回到監獄還會召開大會，進行批鬥，再次遭到毆打。每天做完勞動的工作後，接下來的工作是「再教育」課程。將犯人分發每 15 - 20 人為一組，每個人都要先自行批判自己之後，再互相批鬥。每天晚上都固定會有兩、三名囚犯遭到批鬥，有時也會把所有犯人聚集起來進行批鬥。一些被認為頑固不化，沒有受到糾正的人，會在總結冬訓期間，被判加重罪行，延長勞動改造時間。依照規定，囚犯一個月可以休息一天，可是，看守的人總藉口，我們沒有達成大躍進的工作目標等等的理由，要我們照常工作。所以，每年除了春節、五一勞動節和國慶日各有一天的休假外，一天也不讓我們有喘息的機會。

北部羌塘草原的擦拉卡 (Jang Tsalakha，鹽池的意思) 有五座勞改營，一萬人以上的勞改犯，每天被迫採礦和搬運礮砂²⁷⁴。一位前囚犯說，當時每天大約有 10 至 30 人死亡，不是被打死、過勞死就是餓死。一年內有超過八千人死亡。在拉薩附近的納金 (Ngachen) 水力發電廠 (中共宣稱是解放軍建造) 的建築工地上，每天都有三、四具藏人屍體被焚化或丟入河流。

一位 1959 年被關在打箭爐 (Dartsedo) 的女性藏族前囚犯說，他們每天三餐都是一碗幾乎都是水的薄粥，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²⁷⁵。1960 年她被移到嘎托 (Goltok) 的鉛礦場勞動。那裡不但是重苦力，因為飢荒，食物非常的惡劣不足。男人們會將昆蟲加入薄粥裡，可是女人很難這麼做。一位前勞改營的營長統計，從 1960 到 1963 年自己的營區裡，共有 12,019 人死亡。還有甘肅省的酒泉 (Chiu - chou) 監獄裡的 76 名藏人，在 1959 到 1962 年間有 53 人餓死、過勞死還有被處死²⁷⁶。餘下的倖存者，又被轉移到拉薩的扎基 (Drapchi)

274 Tibet: the Truth, 1993

275 Behind bars...

276 Tenpa Soepa, 2008, p. 93 - 96

監獄。1979年最後一位藏人被釋放時，當時一同被關的76名藏人囚犯中，總共只有七位存活走出監獄。工布(Kongpo)監獄有三分之二的囚犯死亡²⁷⁷。冬天時一些監獄牆外，屍體堆積成山，甚至有一些囚犯吃著死屍存活下來。

十世班禪喇嘛也控訴，幾近一半的藏族男性被關進監獄或是勞改營，他們幾乎都死亡於飢餓或缺乏醫療等。1962年時他表示有5%的西藏人被囚禁。但是，被關了18年的班禪喇嘛，於1987年說²⁷⁸：「根據我當時的資料，被關的人數是總人口的10%至15%之間，但是當時我沒有勇氣說出如此高的數字。因為如果說出真實的數目，應該會死於批鬥(thamzing)」。

踏憎(thamzing)，在藏語的意思是批鬥大會。被選中的被批鬥者(在暴力和脅迫下)，通常會在大會上「懺悔錯誤」。被指責同情反動派和反革命份子，是批鬥大會中必備的劇情橋段。通常，「批鬥大會」一定要有群眾上前毆打的場面，而且要一次又一次地重複，才會顯得激動、真實。而站在一旁監控的中共幹部，要表演成只是一個觀察員的態度，觀察「群眾的憤怒」。一位在場的康巴人告訴我說，最初中共幹部會指導他們如何進行批鬥，例如，如何痛毆被批鬥者，但是不會讓他們死亡等等，直到被批鬥者表現出承認所有的指責和懺悔罪過。通常，這些被批鬥者必須要低頭彎背地站在台上，默默地等著批鬥劇情上場，有時，他們會「不幸地」被打死，有時「批鬥大會」只是讓他們受點皮肉酷刑就會結束。

這種「批鬥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時代的獨特政治手法。專門利用集會，宣傳效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並剷除異己，藉此恐嚇、威脅及洗腦人民，讓人民不敢反抗共產黨的統治。從古至今，沒有一個政權會如此地恫嚇自己的人民。人們都非常害怕批鬥大會，一些勇敢的人，會拒絕去批鬥別人，

277 Khetsun, 2008

278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但是，最後卻讓自己淪為被「批鬥」的人²⁷⁹。那些勇敢拒絕的人，一般會被指責為沒有一張「歡喜的臉」。除非，他們在下一場的批鬥大會中，上台拉扯反動份子的頭髮，並且毆打他們等等，否則，拒絕參與的下場將會是被逮捕審判。

讓我們回到 1927 年，回應農民「革命鬥爭的指責和攻擊」。毛澤東稱讚以下處理「敵人」的方法，比如，針對宗教和風俗習慣²⁸⁰：「每個村莊都需要進行短暫的恐怖威脅（如同馴獸）…要讓佃農們一起闖進地主的住屋，並審訊地主，此時不要太嚴酷。只要，讓地主寫「自白書」…。之後，才讓他們戴高帽，舉大字報，寫上土豪劣紳，像畜生一樣用繩索牽引他們，後面跟著一群握拳憤怒討伐的民眾…。每個縣城，必須要殺雞儆猴，才能達到嚇阻反叛，任何人都不得同情地主…。要讓當地農、工民一起，繳獲寺院的財產…。要效法醴陵市禁止迷信、破壞神像…如同學生和農民一起焚燒東福寺 (Dunfu Temple) 的三十多座木頭佛像一樣…要鼓動農民打破佛像，推倒逼迫寡婦追隨亡夫死亡的貞節牌坊…」。1927 年中國有 3 億 3 千 6 百萬的鄉村農民，其中 45% 有自己的農田，32% 是富農和地主²⁸¹。所以，有 3840 萬人遭到批鬥大會的恐怖批鬥。

從 1959 年中期起，一個人的罪，決定於他所被判定的階級。例如，十世班禪喇嘛的父親，並沒有做過任何壞事，只因為他被認定為「農奴主」²⁸²。所以，當地的中共工作組，就發動對他的「批鬥」，和其他地主一樣，他必須站在日喀則「群眾的面前，承認他的錯誤」，並在群眾面前，遭受激進份子的毆打。另一位貴族，因為給一位囚犯香菸，就被控訴賄賂工人階級²⁸³。

279 Shakya, 2002

280 Mao, 1952, c. 44 - 59, 70, 72

28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282 Panchen Lama, 1997

283 Palden Gyatso, 1997, p. 121

吐苦水大會是另一種批鬥²⁸⁴。為了挖出「農奴」的苦難，人民被要求「掀開傷口」描述自己在「壓抑的農奴制度」時，必須要大聲哭泣和吶喊控訴。

當外國記者來訪時，這類吐苦水大會的激烈場面，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例如，蘇聯官方代表的真理報、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以及中國的工人日報等左派報紙的記者造訪時，中共官方會提前精心安排，絕妙精湛的政治表演。記者們會在中共幹部如影隨行的陪伴下，進行必要的採訪。當然，他們的採訪期間，「批鬥大會」上，不會也不容許有被批鬥者被毆打、折磨致死的事件發生。這些被安排的戲碼橋段，不幸地，直至今日，在爭論西藏問題時，還一直被當成「證據」²⁸⁵。

例如，1959年一群外國記者來西藏訪問，就是一場騙局的好案例。一位前囚犯回想起他們如何在事前得知，有外國人來拉薩訪問的消息²⁸⁶。突然間，中共把宗教物品放回寺院，而且點燃油燈，監獄的囚犯忽然改善了飲食，並且和記者們合照。另一位在場者也說，在捷克、蘇聯及英國的記者團訪問期間，僧眾才被許可進行日常的誦經修法。平日，他們都被強迫收集牛糞、搬運泥土和磚塊、種樹或下田工作。

一位訪問團中的蘇聯記者寫下了許多訪問藏人的報導。那些藏人都是中共事前安排好的受訪問者。大昭寺展覽的「封建主義時代的惡夢」，當然，駭人的刑具和人骨製品都被陳列出來。例如，其中陳列鑲有銀製鼻子和人工假眼的頭顱²⁸⁷，然而，從來沒有人提出謀殺的控訴。現在中共宣傳部門，對這個問題持續保持沈默。而今，仿造這個的紀念物品，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人們都可以在西藏輕易地買到。其他，偽造的陳列物，也被撤走，例如，西

284 Norbu, 1999, p.186 - 187

285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28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56, 88

287 Domogatskikh, 1962, p.41 - 43

藏法官藉由投擲骰子判刑的故事。

蘇聯的新聞記者詳細地描述，三位來自哲蚌寺重要高僧被群眾「踏僧(批鬥)」的情節²⁸⁸。首先，三位中最年輕的僧人描述一小段他們的「殘酷統治」。然後，他們三人被帶到院子，在眾人前呈 90 度彎腰站立。其中一位胸前被掛上「佛像前的朵瑪」的字板。中共宣傳部人員向外國記者群解釋，在西藏的節日，通常會在佛像前擺飾彩繪的朵瑪(糌粑粉和酥油捏製的供品)，這些外表鮮艷的朵瑪，事實上內部全都是腐爛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接著有一位僧人坐在桌前，開始旁述口白：「人民的敵人、邪惡的寺院領主，為了拿到人骨製作的宗教法器，殺害他們關在監獄的農奴，還有那些上層喇嘛各個都吃的胖胖的，其他的人因為飢餓而全部瘦骨如柴，寺院領主還從事貿易行為斂財、欺詐人民做了各種壞事」等等。「批鬥大會」結束後，中共幹部帶領參訪的記者們一同吃晚餐。警衛押送僧侶們坐上巴士。我們的新聞報導員，穿梭在狹窄的巷弄小徑，回想起當年他親眼目睹的場景：「成堆的金條、大殿的煙燻臭味以及小僧侶們口中唱誦的革命青年歌」。

記者群被帶往前昌都總管拉魯(T. D. Lhalu)的莊園，觀看那裏安排的「批鬥大會」。我們記者對這次批鬥大會實況報導²⁸⁹：「數百人坐在院子裡，齊聲吶喊並揮舞著拳頭。一旁鋪著塑膠布的桌子，執行批判三反份子的小組人員，坐在桌前。拉魯半彎著腰站著，坦白招出，自己是 1959 年拉薩叛亂的領導。接著一位年輕人，站出來指責他毒殺了自己的叔父，安多的格西喇嘛，他對大眾傾訴，拉魯是如何毒殺他的格西喇嘛叔父，細節說得讓大家宛如歷歷在目。或許，他親眼目睹？而後，有一位農奴跨著大步走出來，一手用力指向莊園內的監獄。他說他被關是因為沒有錢付罰金。記者團被帶進去監獄內，匆匆觀看，他們看到一面牆上有木樁，及其它刑具。中共宣傳部人員說，

288 Domogatskikh, 1962, p. 50 - 53

289 Domogatskikh, 1962, p. 55 - 64



前昌都總管拉魯在文革被鬥爭，左後方有一位外國記者 (Domogatskikh, 1962)

這些是用來吊網受害人，將人折磨致死的道具。裡面還有一個裝著蠍子的盒子。地上散落著一副人骨，他們告訴記者，這個恐怖的地下室監獄有很飢餓的老鼠，只消一天，罪犯的身體就會被吃光光，剩下一副骨頭。參訪團人員走出監獄，批鬥大會還繼續上演。一位年輕人跳出來，身旁走上一個老奶奶。他們聲淚俱下地指控封建領主，拆散了他們的家庭，讓他們骨肉分離，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接著，參訪團被帶

到封建主的豪邸，豪邸內的裝飾盡入眼前：有酒瓶、傢俱、餐具、黃金、珍珠、珊瑚、糖、米、麵粉、酥油 …天啊，真恐怖！一支德國手槍。不只是德國啤酒，那支德國手槍還是來自德國總理艾德諾 (Adenauer)。參訪團隊又被帶回院子。只見，有一個人打開箱子，拿出一張張賣身契，用高亢的哀嚎聲，唱出賣身契的內容和數字，之後再慎重地將全部賣身契投入火中，忽然歡樂的呼喊從四面八方傳來：「解放農奴」。最後的重要儀式是，將土地交給人民公社」。

最後拉魯的際遇：他被關進拉薩的札基監獄，直到 1965 年被釋放成為一位農民。1977 年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摘除叛亂份子的帽子。1983 年起連續當選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他的平反，正可證明毒殺事件和蠍子、老鼠及散亂的骨骸等的私人酷刑，皆是不實的指控。

其他國家的記者，例如美國的記者斯特朗 (A.L. Strong) 也報導了她的訪問印象。後來她的書籍都在中國發行，同時，她也參加了紅衛兵。她當時非常熱衷民主改革，採訪了許多人，觀看「批鬥」大會和展覽等²⁹⁰。我們再來比較，當時的參訪團成員之一，蘇聯的多莫加茨基赫 (Domogatskikh) 和她的評論。首先，他們都一樣讚頌中國共產黨為不同群眾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宣導。例如，斯特朗強烈指出一些對喇嘛的指控（殺人、拷問、性騷擾等），都是沒有明確的證據。

1963 年中共推出史詩般的中國電影「農奴」，在拉薩播映很長的一段時間，其中內容極度扭曲事實。這個電影的目的，是為了要挑起人們對「剝削者」的仇恨。觀看的群眾，要在現場哭泣，以免被指責為同情封建領主。所以，很多藏人特意在眼睛周圍塗抹「萬金油」，讓眼淚如雨般下滑。

十世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²⁹¹：「1959 年 5 月，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總理您，給我們所做的英明指示中，有關宗教問題方面，中央不僅繼續給予僧俗群眾以宗教信仰自由，並且保護守法的寺廟和教徒，可以照舊進行『講辯著』」。

事實上，此事會發生的原因可歸列如下。在整個西藏改革之前，西藏的出家眾數目應該是高達總人口數的 10% 以上。根據阿沛在 1959 年的報告，西藏境內有 2,467 座寺院，11 萬男僧眾和女尼眾²⁹²。根據中國官方內部資料，西藏的佛學院和寺院數目，從 1958 年的 2,711 座，降低到 1960 年的 370 座²⁹³。但是，西藏自治區的資料顯示：衛藏中央地區有 6,259 座寺院和其他的宗教中心²⁹⁴。根據中共官方資料，1958 年青海有 722 座藏傳佛教寺院，57,647

290 Strong, 1959

291 Panchen Lama, 1997, p. 40

292 Ling, 1964

293 Smith, 1996, p. 474

294 Briefing paper...

名男僧眾、2,500 位尼師和 1,240 位轉世祖古 (Tulkus)²⁹⁵。西藏民主改革後，只有 11 座寺院得以保存。同資料來源顯示，1958 年甘肅省有 369 座寺院，後來只有八座准許運作，總數 16,900 的僧眾，只有 571 人離開。四川省有 922 座寺院，雲南省有 24 座。依據上述概略的數字，可以推算出西藏三區的寺院數應該是 4,748 座，其中有出入的差異，應該只是人們對於小廟的分開計算，或是化為主寺的一部分的看法不同罷了。

根據美國記者斯特朗 (A.L. Strong) 的報導，衛藏有 2,136 座寺院支持西藏的抗暴起義²⁹⁶。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嚴重地破壞寺院，驅逐及屠殺僧侶。以至於，衛藏地區僧侶的數量從 1958 年的 114,100 人到 1960 年急速降至 18,104 人²⁹⁷。即使是大主寺，僧侶的數量也大幅下降。例如，哲蚌寺 (Drepung) 從 8,000 名僧侶只剩 700 名，塔爾寺 (Kumbum) 從 1200 人只剩 400 人，扎什倫布 (Tashilhunpo) 的僧人數目減少了一半，降到 1,980 人 (2001 年降到 800 人)²⁹⁸。儘管班禪喇嘛支持中共中央²⁹⁹，但是，許多寺院還是被改為監獄、軍營、倉庫和牲口棚等使用。

班禪喇嘛上書給中共中央領導，關於民主改革後的寺院情況³⁰⁰：「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院 2,500 多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有 70 多座，減少了 97%。由於大部分寺院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佛殿、僧舍無人管理，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全西藏過去僧尼二眾約有 11 萬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 1 萬，剩餘約 10 萬人，民改結束後，大約只剩 7,000 名，減少了 93%。寺院僧尼二眾的學養方面，除

295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 46

296 Strong, 1959

297 Smith, 1996, p. 474

298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299 Palden Gyatso, 1997, p. 72 - 75; Puntshok, 1998, p. 24

300 Panchen Lama, 1997, p. 52

了扎什倫布寺稍好外，其餘各寺的僧尼的學養一般很低…。事實上，寺院的性質已失去了作為宗教組織的作用和意義」。

中共逼迫僧人還俗，美其名為，實現憲法規定的人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詭異的是，中共政府假設了所有的僧眾，都不想要宗教³⁰¹。所以，僧人們被迫必須重複地對外國訪客說明，他們是自願離開寺院，要去當農夫。西藏人民「一心認為依靠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未來才會更美好，而不是佛菩薩」³⁰²。現代左翼也重複了這一點³⁰³：「這些僧人從小就被送去出家，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現在他們得到自由，可以離開寺院，數千名僧人還俗了，尤其是年輕人。那些沒有還俗的和尚，政府會給他們適當的津貼，他們還可以做法會、主持婚禮和喪禮得到額外的收入」。但是，事實上，數萬名被驅逐出寺院的僧人，根本找不到職業，更多人淪為貧民或乞丐。

中共減少出家眾的方法是³⁰⁴：「通過許多手段讓僧眾和尼眾可以回歸世俗的生活。首先是在各個寺院，讓他們「學習」和「批鬥」。將僧眾和尼眾聚集在大殿或是大房間，嚴格管控他們學習，然後發動他們從早到晚相互批鬥，而且，一定要激起激烈的鬥爭高潮。如果有人敢公開維護他們的信仰，就會被貼上標籤，例如，「迷信」、「反對革命」。然後，就會遭受到所有不堪、匪夷所思的鬥爭和攻擊。此外，如果有僧人被問到是否想還俗，而他希望依舊出家的話，中共幹部就會說：「你還需要學習，你還沒有丟掉迷信思想」，然後對他進行暴力性鬥爭。眾多不願意還俗的出家眾遭受到嚴重管制或關押。

在這種嚴酷的情況下，除非是鐵打的人，根本沒有人可以堅持不還俗。

301 Bogoslovsky, 1976, p. 272

302 Domogatskikh, 1962, p. 14

30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304 Panchen Lama, 1997, p. 49 - 50

即使是已經 60、70 歲的老僧，中共也強迫他們還俗回老家。這些老僧根本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新家庭，更無法從事生產。他們的大半生，都在寺院度過，不願意離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回家。換句話說，沒有僧人可以再住在寺院了。

還有一些寺院，中共工作隊乾脆列出一份僧眾名單，驅逐他們還俗回家。更有甚者，則是把僧眾集合站在一邊，另一邊站著尼姑和俗女，強迫他們互相挑選，配對結婚。這種情況是完全無法說明及交代的。諷刺的是，男性和女性公民擇偶結婚的權利早已經受到中共憲法保護，這是公民的權利，憲法也是明訂任何人沒有權利包辦他人的婚姻。

西藏佛教的閉關小寺和禪修洞，傳統上都是在深山岩洞。這些深山小古寺或禪修洞都有很多的僧人或尼師，依據各自教派的嚴格規定，盡其一生在那裡禪定修行。虔誠的西藏佛教修行者一般都認為，世俗社會都是深受貪、嗔、痴、慢、疑五種不良負面心緒所控制，眾生在這種無知的心緒中，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所以不圓滿又虛幻。中共的革命事業也是屬於世俗的世界，所以，這群修行人之中極少人會對世俗的革命事業，表示歡迎和熱衷。但是，不明白佛法教義及精神的無神論中共幹部，卻認為那些離世修行的佛教徒出家僧和瑜伽士們，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頑固份子，不是監控他們，就是將他們關起來。並對這些嚴守佛教教誨的修行人進行最嚴厲的攻擊。

中共幹部大舉「破除迷信」的口號，將西藏傳統固有的宗教節日，都廢除了。他們逼迫和尚跟尼師背叛佛教戒律與教義和他們一起「破除迷信」。強迫他們加入共產黨所進行的，違背佛教慈悲教義的壞事，參與者可以得到共產黨封贈的「進步」、「積極」份子的光榮稱號，以及特別的禮遇和利益。讓原本累積功德的寺院，淪落為造作惡業之地³⁰⁵。正如班禪喇嘛所指出的，

305 Panchen Lama, 1997, p. 54 - 55

不但嚴重違反中國憲法，也違反中共中央宣布對西藏政策的規定。

1960年3月，中共突擊了尼瓊地區(nichungri area)路邊的寺院。他們擊碎所有泥、石牆，敲破屋頂，奪取支撐屋頂的珍貴原木木頭樑柱³⁰⁶。將所有的泥製佛像砸碎製成泥磚，建造廁所。拉薩著名的賈崩崗寺(Gyapun Thang Temple)也完全被毀，被拉出搗毀的泥塑佛像碎片散落在道路周圍。同年，西藏境內最大的佛塔(大約37公尺高)也被摧毀殆盡。這座佛塔，位於扎囊山谷(Dranang Valley)下方，始建於1401年，1472落成，內有九層千尊未來佛像(Jampaling Kumbum 中譯彌勒佛)。塔內每一層樓都是獨立寺院。第一層樓的寺院裡有一座巨大的未來佛像。強巴林寺(Jampaling Temple)內的建築物也都遭到全毀。

中共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西藏人民自己去搗毀自己心目中神聖的對象。人民對於這類無止盡的宣傳性動員，有的人已經麻木或被操控的殭屍，有的人心中依舊惶恐不安。中共幹部將「前農奴」們聚集在寺院前，召開大會，然後要他們進去拆除所有可以用於建房舍、修道路的建築材料³⁰⁷，有一些木料被當材燒。沒有參與拆毀行動的人，會遭受到群眾「批鬥」並貼上「迷信份子」或「反革命份子」等等的標籤。除了公開搗毀、私下竊取和「拆除回收」外，共產黨員和一些被洗腦的人們，故意將佛教聖物當成污衊的對象。例如，切下佛像上的頭，下面鋪著佛像唐卡，讓被鬥爭的藏人背在背上遊行³⁰⁸。掛在寺院牆上大型的布製佛教唐卡，被惡意剪成碎片，散發給窮人(但是大多數藏人依舊將碎片視為聖物)³⁰⁹。佛教經書的厚板封頁，被西藏的漢籍幹部拿去充當鞋墊。印刷佛經的木刻經版被作成椅子或鋪成地板，佛教紋飾布匹被分發到中共的「文工隊」。

30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56

307 Ely, M. The true story...

308 Puntshok, 1998, p. 22 - 26

309 Smith, 2008

對此，班禪喇嘛也寫道³¹⁰：「在消滅佛像、佛經、佛塔方面，從基本上說，除了四大寺等被保護的極少數寺院外，西藏的其他寺院及廣大的農牧區的城、鎮或村莊中，都是漢族幹部下命令，讓藏族幹部去動員，特意讓積極份子中，不明事理的人，充當執行者，假借群眾的名義或偽裝成群眾，率先衝出去，掀起了搗毀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或拋入江河、扔在地上、拆毀或熔化。對寺院、經堂、瑪尼牆及佛塔等恣意進行瘋狂的破壞，還順手盜走了許多佛像上貴重的飾品和佛像神塔內的珍貴物品。由於政府的各收購機關在收購有色金屬時，沒有考慮仔細區分，收購了用有色金屬製作的佛像、佛塔、供器等。進而表現出鼓勵消滅那些物品的態度，導致，那些寺院村莊的狀況，不僅不像是「有心」之人所為，更像是被「無心」的砲彈摧毀，宛如戰爭剛結束的場景一般，慘不忍睹。此外，還公然無所顧忌地污辱佛教，像是把「大藏經」用做堆肥的原料，把布畫佛像和經書封頁用於製鞋原料等，這類即使是瘋子也做不出來的恣意妄然的行為。使得各階層的人民遭到異常的驚嚇，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淚流滿面，直直哀嚎嘆氣說：「我們的地方被搞成黑地方（指沒有佛法之地）了」。把西藏的佛像、佛經、佛塔損壞到讓人難以想像，無法形容的地步。竟然還有人指說是「廣大勞動人民因為覺醒，積極消滅的」。這是完全不了解西藏實際情況的胡說八道……」。

摧毀佛教寺院建築物的過程如下³¹¹。中國礦物專家組一個特別參訪團前來勘查。他們專門要來鑑識及搬運珍貴的礦石。然後冶金專家團隊也是持同樣的目的來訪。於是，所有礦產、金屬等有價物品，都被中共解放軍軍隊的卡車一車車地載走。他們用炸彈炸牆，取走所有的原木木梁和木柱。所有的黏土雕塑佛像都被打碎，因為要取走裡面的珍貴寶石。其餘的木料和石塊也

310 Panchen Lama, 1997, p. 50 - 51

311 Tibet: the Truth, 1993

都被載走。數百噸高價的佛教雕像、唐卡、金銀製品及其他貴重物品都被運出西藏，送去中國。有許多報導，揭露解放軍卡車車隊從西藏的寺院載走金銀等貴重物品，送到中國³¹²。起初，軍用卡車車隊只運送小型金、銀製佛像等物品，後來，將巨大佛像等貴重物品鋸成數段載走，這些都是注定要被熔化。這類的豪取強奪從民主改革期間的口號：「財富重新分配」，到文革期間直至 1970 年代，都一直在進行著。

毛澤東被當成了「神」，他的思想變成一個新的「宗教思想」。1960 年代早期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相片與佛像唐卡並列，高掛在倖存的寺院牆面上³¹³。

傳統西藏的宗教生活幾乎被消滅，對此，十世班禪喇嘛也提到³¹⁴：「從實際情況來說，那些有僧眾的寺院，在民主改革後，大多數固定的日常共修集會、定期法會及特定宗教節慶等，基本上都被中斷了。不但沒有了法會和辯經，甚至「顯密理論的講辯」、「教經讀經」、「傳釋教誡」、「編著經論」、「灌頂隨持」、「悟靜禪修」、「畫線設壇」、「獻供火祭」、「初十禮佛」、「二十五香會」、「還願供神」、「跳神練音」、「送鬼驅魔」等的一般佛教活動，基本上都沒有了」。

為了徹底摧毀西藏的宗教，無神論的中共黨徒還將魔手伸進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習俗。班禪喇嘛也提到人民害怕到：「把房頂的祈禱用的風馬旗拔掉，身上不配戴護身符和金剛結線。家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也要藏起來。不敢公開唸經積善、不敢燒香拜佛、不敢去聖地朝拜、轉經輪、及做供僧、濟貧等積德行善之事。造成人們病不能唸經祈福消障，死後無法超渡等³¹⁵。」

312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80; Smith, 2008, p. 116

313 Bogoslovsky, 1978

314 Panchen Lama, 1997, p. 56 - 57

315 漢人稱為超渡，藏人稱中陰身解脫輪迴

按照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渡（中陰解脫），就會被看成對亡者的不敬、殘酷無情且惡劣之至。所以，有一段時期藏人們常說：「我們死得太遲了，如果早死一點，還能得到超渡，現在死，就像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丟到門外」³¹⁶。

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很努力地針對西藏幹部，進行共產主義的再教育、學習和訓練。中共動員的各式各樣大會中，最後人們總是會被問到：「有沒有人，還有意見」時，群眾們都會一致地高喊「沒有」。這是中共對外展示西藏人民支持他們的證據。但是，事實上，陷入恐懼中的人民知道，有意見是危險的，所以每個人都會一致地高喊支持黨的領導、跟隨毛澤東等。如果有人被告知，他需要「學習」時，那人一定會恐懼到顫抖不已³¹⁷。

關於民族，班禪喇嘛也提到：「把必須受到尊重的藏族語文、服飾、好的風俗習慣等主要的民族特點，也列在所謂的革命工作中，搞大破壞、大暴露、大建設的「三大」之下，認為一切舊的都是落伍、骯髒和無用的…忽視藏文，嘲笑藏裝…對西藏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讓他們無法繼續穿戴和保留髮辮。對屋牆外的粉刷、屋頂的祈禱旗杆、婚喪送禮、廟會敬神、節日娛樂和民間傳統體育運動等，也認為是無益多餘，致使大部分都停頓了…從古至今，藏族人都是穿著藏服。例如，有一個西藏老人說：「我穿了漢服，都覺得背很冷，但是，現在也沒得選擇，就只能穿漢服」。一般的西藏人都稱他們是「假漢人」³¹⁸。

西藏傳統上，非出家的民眾是不能穿「像出家眾」的栗色及藏紅色衣服³¹⁹。一般傳統西藏色彩繽紛的服飾和奇特髮型，因出身地域、職業等，男、

316 Panchen Lama, 1997, p. 57 - 58

317 Panchen Lama, 1997

318 Panchen Lama, 1997, p. 65 - 66

319 Puntshok, 1998

女、小孩皆各有差異。如此，具有民族特色風格的服飾，被禁止穿戴。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不論男女或小孩，都一樣是如制服般的短髮及「毛裝」。單一剪裁，灰暗色彩的上衣和帽子，總令人聯想中共軍方和監獄的風格。



康巴牧民（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左〕穿著傳統服飾。〔右〕穿著毛裝。

中共通過了一項最終廢除西藏語言的政策³²⁰。刻意將藏語文，在西藏當地的傑出重點學校中，成為了一項學科。而今，西藏漢化非常的嚴重：中文的外來語彙和成語取代了西藏的宗教語彙和「反動的傳統封建」藏語³²¹。例如，中共頒發了一個藏語禁令，禁止講「禮節用語」，這是藏語使用在對長者，特別是貴族的用語³²²。傳統上，藏語在稱呼一個人的名字之後，為了禮貌會加上一個「拉」字（相當於先生、小姐），但是，也被禁止了。取而代之的新外來成語是：「偉大的領導」、「偉大、光榮、絕對正確的共產黨」，以及後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三面紅旗」、「蘇聯修正主義叛國集團」、「紙

320 Tibet: the Truth, 1993

321 內蒙古也是同樣情形

322 Puntshok, 1998, p. 24

老虎」、「叛徒、挑釁者、罷工者」等等。這些字眼持續被中共宣傳部使用中。

鑒於西藏語言問題，班禪喇嘛也提出³²³：「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學校、機關和編譯機構中，對我們藏文自以為是地任意作好壞之分析，以藏文新詞彙不足為藉口，歪曲地說藏文低級，傳意表達能力差，對藏文進行侮辱…近年來，在對其要進行「文化革命」和「文字口語化」之下，那些藏文水準低，又驕傲如高山且阿諛奉承之徒，對我們藏族祖師所創的，藏文根基「三十頌」和「字性添置（文法）」以及歷史上學者所撰正字學、通用的書面語，狂言亂語地說：「不對」、「不完善」，隨心所欲、自以為是地改革文字，致使通俗精湛的傳意表達能力喪失。而且，中央還把拉薩市的方言，作為藏語標準語，把不合乎正字學的口音隨意拼寫成文字。因此，這些文檔，除了懂拉薩市方言的人以外，其他人無法完全理解。同樣，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藏文教師和秘書們，由於把各自的方言當作通用的口語，拼寫文字，以至於，除了講當地方言地區的人，其他地區的人，不能完全地理解其文意，如此地下來，藏文的統一性也就喪失了」。

西藏自古以來，並沒有如歐洲一樣的學校。但是，數千座寺院承擔了教育的重責，從小學到大學乃至博士，滿足了民眾的教育需求³²⁴。中共官方的調查資料顯示，西藏學齡孩童的就學率不到 2%，有 95% 的青、壯年是文盲³²⁵。但是，這個調查資料是不正確的。所有的僧侶是識字的，而且主要都是「青、壯年」。在 1959 年以前，青、壯年的僧侶大約幾近六十萬人，因為西藏的風俗是每個家庭至少會有一個小孩出家。當然，這不是總人口數。假設，藏族地區有 400 萬人口，加上中共口中的西藏自治區大約有 120 萬人（參第九章），那麼青、壯年的識字率絕對超過 5%。而且，這還沒有加上一般世

323 Panchen Lama, 1997, p. 69 - 70

324 Tibet: the Truth, 1993

325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俗人民和官員及商人等，那些需要具備寫、算能力的職業。

中共主要鎮壓的對象是寺院、貴族和官家(西藏政府、部落酋長等)領主，而這些都是西藏的菁英。那些被消滅的寺院學校，很快地被當地居民資助的低教育程度「公立學校」取代³²⁶，不過這些學校，沒多久就關閉了。

班禪喇嘛上呈的七萬言書得到了採納。周恩來私下對張國華和張經武說，要他們承認錯誤³²⁷。1962年7月，在班禪喇嘛多方的努力下，終於拿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簽署的四份文件，第一份是改進西藏傳統領袖與中共幹部之間的關係。第二份則承諾執行共產黨對宗教自由的既定計畫。第三份是處理1959年被誣陷指控涉入叛亂的藏族長老。第四份則是提出培養及招收幹部的新計畫。

當班禪喇嘛拿著四份中共中央簽署的同意文件回到拉薩時，張國華和張經武一直在北京積極活動，遊說中央領導群接受他們的見解和主張。支持班禪喇嘛的李維漢從統一戰線的領導人位置上被除名。毛澤東指責他是「軟弱的修正主義者」。

同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會議。毛澤東指示，共產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激化階級鬥爭。畢竟，對他而言，國家問題就是階級問題。其中，毛主席還指責班禪喇嘛，企圖恢復他的封建統治者的階級地位，並把七萬言書稱為「反動的封建霸主對中國共產黨射出的毒箭」。

在其他時候，毛澤東說，共產黨不害怕被批評³²⁸。此外還說³²⁹：「我們不能採取行政措施消滅宗教，也不能強迫人民不信教…意識型態的所有問題，一個國家裡面所有的問題，只能透過民主的方式來改革解決。可以討論、批

326 Bogoslovsky, 1978

327 Barnett, 1997, p. xix - xx

328 Mao, 1966, p. 269

329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評，用說服和教育的方法。不能用壓制和脅迫的方法解決…至於，明顯的反革命份子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因素，這些問題很容易解決。他們只是失去說話的權利，這和在人民群眾中傳播錯誤的觀點是不一樣的」。總之，所有的批評，只有在不違反毛澤東的思想範圍底下，才可能有發言的機會。否則，所有的意見和批評都會受到箝制。

同年9月，毛澤東批評了班禪喇嘛和喜饒嘉措 (Sherab Gyatso)，並停止了之前中共中央簽署通過的四份文件的命令。班禪喇嘛被解除了所有的職務，但是，他的上書請願並沒有白費。很多被「錯抓」入獄的人，已經釋放出來，連同一些在抗暴起義裡不足為道的小人物及已經悔過的人，也被赦免出來了。1959年鎮壓戰爭中，拉薩、日喀則和江孜地區，遭到損毀的大寺院，現在也修復了³³⁰。不過，修復工程組並沒有修復被毀的日喀則宗(城堡)。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被准許恢復少許的宗教活動。有證據顯示，從1962-1966年，青海省有137座、甘肅省有107座寺院重新開放。這兩省的僧眾人數高達四千人以上³³¹。一些無法工作的僧侶開始領取小額的補助金，以及分配一小塊田地給可以工作的僧眾。1960年代，許多民主管理委員會在沒受到摧毀的寺院內成立，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同樣設立在寺院的民族委員會，監督寺院成為民族委員會代表的責任³³²。

在未來的五年，暫時停止成立人民公社。成立互助隊小組，將一些資產重新分配給農民。1964年停止所有的人民公社。一些地方的管理幹部被調離。1963年春季期間，50%-70%的西藏自治籌備縣舉辦了選舉。但是後來被廢³³³，很顯然地，中共軍方在西藏進行的民主改革，引起西藏眾多民眾的不滿。

330 Bogoslovsky, 1978

331 Kolas and Thowsen, 2005, p. 47

332 Bogoslovsky, 1996, p. 275

333 Bogoslovsky, 1978

開始導入新式教育，1964年已經有1,682座小學共6萬名學生。即使是首都拉薩之外的學校也有一半的學齡兒童出席。

1964年中共在西藏自治計劃區的政治動員活動，越來越激烈。中共掌握了整個西藏，已經不需要再和殘餘的西藏統治菁英妥協³³⁴。他們開始對西藏社會的每個人進行詳細的階級劃分。在農業地區，沒有土地的家庭和個人，被其他農民雇用的工人，以及為莊園主工作的僕役都被劃為「貧農」階級。這個階級的人，是中共吸收的對象，讓他們成為新加入的共產黨員。即使，有「貧農」曾參加叛變，也會判定他是一時「誤入歧途」，不是反黨的惡徒，已經被黨原諒。有土地的農夫，但是沒有僱傭幫忙的人，被劃為「中農」階級。這都是以「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作為劃分界線。後來，「中農」，再細劃分成三種「上中農」、「中農」、「下中農」。劃分點取決於使用勞工的頻率，類似的劃分，也應用在牧區。類同於地主階級的人，被劃為「牧主」階級。一個人的階級，是由他所擁有的牲畜數目，及是否僱傭來決定。還有，得到超過50%剩餘產量的人，被標示為「地主」。擁有剩餘產量超過25%的為「中農」。雖然共產黨認為出家人是「寄生蟲」，但是也用他們在宗教上的位階來斷定每位僧侶的階級。

沒有人可以免去被貼上階級標籤。階級不再是一個社會名詞，變成了真實的政治標籤，人們的階級都被記入在糧卡和戶口冊上。村子裡，誰是階級敵人，一目了然。中國幹部佔據每個村莊的重要職位，他們煽動並強迫可憐的西藏人民對已劃定的階級敵人進行踏僧(thamzing 批鬥)。

1964年初，張國華要班禪喇嘛在拉薩，中共主導的祈願大法會(Monlam Festival)上對群眾演講，並指示必須批判達賴喇嘛。出人意外地，十世班禪喇嘛在萬餘人參與的法會中，講述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

334 Shakya, 1999, p. 294 - 296

真正的領導人，並於演講結尾時，高喊「達賴喇嘛長久駐世」³³⁵。

1964年4月，張國華和其他工作部門幹部抵達北京。他和他的隨行在會見毛澤東後，宣布西藏已經準備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班禪喇嘛擋住了路³³⁶。這位宗教領袖的家宅遭到搜索，其中被搜出的許多文件內容，都被扭曲解讀為反革命³³⁷。後來中共在拉薩和日喀則舉辦了一個班禪喇嘛分裂祖國的證物展，其中展示了一輛吉普車的照片，內容說明，這是班禪喇嘛為了日後，反祖國叛亂失敗後，逃亡印度的工具。從9月中旬開始到11月期間，中共動員群眾批鬥班禪喇嘛，譴責他是反革命份子，有17天，他站在一大群民眾前，受到踏憎(thamzing 批鬥)。期間他被施以肢體暴力，被數人拳打腳踢，有人拉扯他的頭髮，吐他口水。即使如此，班禪喇嘛還是拒絕「承認罪行」。一度他失去耐性，拍了桌子，撕毀文件。這後來成為他「行為頑劣」、「抗拒群眾批評」的罪名。雖說批鬥班禪喇嘛是張國華和張經武所主導策劃，但是，批鬥班禪喇嘛一定是北京中共中央下的指令。

12月中共宣布革除班禪喇嘛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與副主席的職位，還有，撤銷達賴喇嘛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主席、全國人大副主任主委的職位。班禪喇嘛的財產被沒收，3名親信也被打入為「班禪集團」。中共正式宣布達賴喇嘛為「分裂祖國份子」，班禪喇嘛被送到北京隔離。

從1959年起的5年內中共已經設立一個全新的行政機構，殘餘的西藏舊政體，也已完全摧毀。1965年夏天，中共開始籌備村鄉鎮層級代表選舉³³⁸，大約一個多月，7月時，中共當局宣布村鄉鎮級代表的選舉已經完成，過沒幾天，縣市級人民代表也選出完成。因為中共早就選定了當選人，所有的選

335 Dalai Lama, 1992, p. 234

336 Norbu, 1999

337 Shakya, 1999, p. 298 - 299

338 Bogoslovsky, 1978

舉動作只是一場掩人耳目的表演秀。8月中共國務院宣布，同意西藏自治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9月1日召開。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中共北京當局在宣傳裡強調，西藏自治區的建立，表示了權力已經從貴族轉移到舊社會的「農奴」和「奴隸」，所有的西藏人民都可以平等地參與國家管理事務³³⁹。但是，中共人大會議送給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祝詞卻是：「標誌著，西藏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發展的新階段，是廢除農奴制度和民主改革的又一次偉大勝利」³⁴⁰。

實務問題和後勤補給問題，一直是中共無法將西藏變成自治區的理由，但是將西藏所有的反對派消滅後，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³⁴¹。中共殘暴地處理班禪喇嘛是最後的了結。正如阿沛·阿旺晉美所發表的演講：「暴露「班禪集團的叛亂活動」已經為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這種無實權的傀儡自治區政府是中共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所設立出來的對外門面³⁴²。1965年9月1日，將1951年12月19日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改名為，「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簡稱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其組成人員，全都是中國人。這個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自治區的領導機關，由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代表的決議，領導西藏自治區的工作，定期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13-15萬駐藏的強大解放軍軍隊上面³⁴³。事實上，1959年中共中央單方面將17條和平協議廢除後，西藏已經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特別行政區」³⁴⁴。

339 The question of Tibet...

340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512

341 Shakya, 1999, p. 300

342 Bogoslovsky, 1978

34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44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493, 518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成立後，張國華坐上了張經武的位置，成為第一書記，而張經武也升官調回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藏人抗暴起義後，中共特意在每個鄉村招收西藏年輕的窮人加入共產黨。事實上有許多人加入共產黨或相關組織。因為成了黨員，就會有工作，還可以得到特權。根據共產黨的宣傳，在西藏自治區成立的前夕，村鄉層級的藏人幹部有2萬人，另外有16,000名幹部位於更高的行政層級³⁴⁵。他們都是西藏舊社會的「農奴或奴隸」。許多被挑選出來的「農奴和奴隸」，都是藏文和中文的文盲³⁴⁶。迫使中共不得不設立一套支援系統，任命漢族幹部為指導者、助理和翻譯官，以便處理日常事務。中共一向對外解釋說，這些幹部的作用，是幫助喚醒西藏大眾的「階級意識」，把革命帶到西藏的催化劑。黨的工作組會向民眾說明，積極鬥爭不是私人間的恩怨情仇，而是「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之間的鬥爭。

藏族的雪巴 (Sherpa 中國譯為夏爾巴)、門巴 (Monpa) 和珞巴 (Lhopa) 這些居住在喜馬拉雅山麓的藏族部落人民，受到中共捏造，分封為不同的單一民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之一³⁴⁷。雖然，中共試圖證明，這三族並非是藏族，而是單獨存在的民族，但是科學上的基因證據，已經駁斥了他們的謊言³⁴⁸。

這是，中共中央為了要使藏族人民永久誠服，故意分裂西藏民族的作為。如同十四世達賴喇嘛所說：「自從西藏被中共佔領後，西藏佛教徒失去了宗教也失去了國土家園。中共不僅侵犯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權利，也危及了西藏和中亞地區豐富的精神文化傳統的保存。尤其是，將西藏割分成許多單獨的行政單位，而且還將其中大部分併入中國其他各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345 Tibet:1950 - 1967, 1968, p. 493, 518

346 Shakya, 1999, p. 304

347 Tibet: the Truth, 1993

348 Namkhai Norbu, 2008, p. 200 - 208

這些藏族地區對西藏共同精神文化遺產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是作為中國省內的少數民族而言，未來則很難保持其佛教文化和民族認同。中共所劃定的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居住地安多區和康區，才是大部分的藏人居住地，人口約 600 萬的 4 分之 3。如果要保持西藏的文化，一定要將所有的藏區重新整合在一起，才是根本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³⁴⁹。

時間已經證明達賴喇嘛所說的方法是正確的。民主改革已經完全推行在大西藏地區（西藏三區），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將大西藏永久性地四分五裂³⁵⁰。所以，我們只能得出的結論是，中共的目的是要，消滅西藏文化，並以新的文化取代之。

達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為逃出國外的藏人難民安排居住場所，恢復傳



1960 年代流亡印度的西藏難民（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統宗教生活及設立合法的流亡政府。1960 年 2 月第一座西藏流亡藏人屯墾區設立在印度南部卡納塔卡邦的拜拉古比 (Bylakuppe, KS)。同年 5 月，西藏流亡政府從臨時設立地的穆蘇瑞 (Mussoorie) 遷移至達蘭薩拉 (Dharamsala)。5 月，

第一座難民學校已設立在穆蘇瑞，一間幼兒園開始在達蘭薩拉營運。1970 年印度已經有 38 座西藏難民社區，收納 7 萬藏人。十年後，變成 45 座³⁵¹。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難民，剛開始時，是異常的艱辛。首先，他們要面對的是生

349 The Dalai Lama, 1995, p. 24

350 Bogoslovsky, 1978

351 Van Walt, 1987

理上的不適應，從高海拔的高原地區，一下子要生活在低海拔的熱帶印度，大家都不知道如何生活，還有熱帶的疫病，瘧疾、傷寒等致命的疾病，導致許多西藏人死在臨時難民營。

一位西藏難民回憶說³⁵²：「在密薩馬利 (Missamari) 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氣候異常的炎熱，雖然蚊子只吸取了我們一點的血，我們就死於瘧疾，不乾淨的水源讓我們死於傷寒。當時，雖然有一些翻譯人員，幫助我們適應印度的生活，可是每天有太多的死亡和疫病，這種恐怖的場景，讓他們也逃跑了」。

於是，達賴喇嘛要求印度政府提供比較冷的山區土地，給西藏難民居住。印度政府馬上答應，於是，許多流亡藏人到喜馬拉雅山區修道路。修築道路的工作只是暫時的工作。西藏難民為了謀生，必須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處所。即使如此，他們依舊無法適應印度酷熱的氣候，畢竟他們來自寒冷乾燥的高原。尤其是印度的雨季，讓他們的帳篷進水，裡面的東西都泡在水裡。

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勤勉的藏人，加上領導菁英的努力，西藏流亡政府的機構：西藏噶廈政府和由人民選舉的議會在印度流亡地達蘭薩拉開始正式運作。西藏流亡政府部門，有內政部、外交部、宗教文化部、教育部、經濟部和安全部。1960年9月2日，稱為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的西藏人民議會正式成立³⁵³。1961年達賴喇嘛開始諮詢各方西藏人民的意見，制定西藏未來的憲法。1963年召開西藏各派宗教會議，包含苯教，討論宗教問題和未來政策的發展³⁵⁴。同年，發表詳細的憲法草案。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組織了非暴力反抗中共政府非法佔領西藏運動。

352 Taklha, 2001, p. 92

353 Van Walt, 1987

354 Dalai Lama, 1992, p. 182

第八章 結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成立之前，西藏歷史上，所謂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沒有顯著的階級對立，也沒有來自人民的改革要求³⁵⁵，這在封建社會是罕見的現象。中共一直無法將共產革命思想移植到西藏，所以最後他們自己只好在鄰國西藏強行植入共產教義。導致西藏人民站起來反對「和平解放」西藏，並於1959年起義反抗中國的侵略行為。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由「最底層的人民」自動組織起來的人民武裝抗議，並選出自己的代表，向西藏及中共政府提出要求。所有的一切過程都符合共產主義的教條：「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正如，十世班禪喇嘛所指出的³⁵⁶，不符合這個教條的唯一理由，是因為人民的起義，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強行推動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的反彈，所以才被中共判定為是反革命。

西藏人民紛紛站出來捍衛他們的國土和傳統制度。關於支持西藏游擊隊，美國政府採取了兩面手法，一方面想要削弱中共的力量，一方面又不希望西藏獨立。西藏游擊隊接受美國政府的援助，並不是他們支持外國的帝國主義，只是，他們得不到任何的支援。西藏從外國得到的援助，都是合乎情理及國際正義，如同其他的國家一樣，西藏人民有保護自己國家的權利，包括護教軍游擊隊活動和爭取外國世界及社會的支援。

從1950至1960年代，中共大量製造的宣傳文章或紀錄相片等，不實、偽造的指控，直至今日，還廣泛地被引用和轉述。例如：「一群武裝份子，盲目追隨西藏貴族，他們都是怕失去特權，所以才反中…西藏在經濟、教育、醫療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不能再無限期地，繼續成為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³⁵⁷、「在中共中央偉大的領導下，西藏籌備委員會和西藏人民，很快地平

355 Bogoslovsky, 1976, 1978

356 Panchen Lama, 1997, p. 98

357 Kya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278

息叛亂，人人雀躍地進行民主改革」³⁵⁸、「西藏叛亂完全是由外國勢力所策劃和指揮，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³⁵⁹、「這場叛亂是西藏政府和貴族陰謀策劃，只有不到 5% 的人有叛亂之心，大多數的藏人都是被騙或遭到脅迫，不得已才參與。西藏人民支持解放軍和政府，並積極參加批鬥大會和遊行支持政府政策」³⁶⁰、「1959 年西藏上層階級反動集團，為了永遠保存封建農奴制度，單方面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導致北京對於回應，西藏人民要求改革的聲浪更顯艱難」。³⁶¹「西藏神權政權的穩固存在並非完全建立在狂熱的信仰上，還加上中世紀的恐怖統治」³⁶² 等等。

上面的引用和轉述，都是中共刻意製造出來的偽歷史與偽證據，完全是不正確的。如果不是中共解放軍佔領了西藏，他也不會成為中國的落後地區，也不需要進行中共共產式民主改革。西藏神權政治是西藏民族自主的選擇，他們憑自己的生命經驗清楚知道，中共所謂的「封建落後社會」的好與壞（事實上，西藏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和諧穩定）。一向和諧的傳統西藏佛教社會結構，被鄰國來的中共政權消滅殆盡，有相當比例來自西藏三區的藏人奮身反抗，立志奪回西藏的獨立自主權。他們並非「盲從」於西藏上層人士。大部分的抗暴起義人士，都是西藏工人階級的勞動人民。³⁶³ 中共官方的資料中紀錄，參與反叛的人數不只 2 萬名。而後，起義的範圍和人數日益擴大。連日後的紅衛兵美國女記者也報導說：「整個西藏軍隊（四千名）叛變，並得到了十萬名以上「武裝匪徒」的支持」。³⁶⁴ 前抗暴起義藏人告訴我，他們那些武裝兄弟絕大多數都是一般老百姓，他們都是自願站出來反抗中共政權的壓迫。

35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59 Ran, 1991

360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361 Ovchinnikov, 2004, 2007

362 Ovchinnikov, 2006, p. 95

363 Ovchinnikov, 2006, p. 95

364 Bogoslovsky, 1978, p. 82

沒有人可以在西藏說出這是「公平的改革」。中共的這種高壓統治，甚至比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還要恐怖嚴重。事實上，違反十七條和平協議的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而不是西藏政府。這項事實報導在蘇聯可是人人皆知：「…如眾多事實所示，毛澤東和他的手下，事實上根本沒有遵循 1951 年簽署的十七條和平協議的任何一條，而且他們也無意執行，所以才會強行要進行民主改革。³⁶⁵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在西藏剛開始叛亂時說，這正好給了我們戰爭的好藉口…鬧得越大越好³⁶⁶」。中共領導人單方面終結十七條和平協議，卻將責任推給了，沒有支持西藏人民抗暴起義的西藏政府。

拉薩的抗暴起義被壓制後沒多久，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來在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表示³⁶⁷：「…無論如何，改革將在充分照顧西藏特殊的條件下逐步進行，在改革過程中將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尊重和發揚藏族的優秀文化…」。

但是，事實上與中共官方對外發表的政策相反，絕大部分對西藏進行的破壞及迫害都是在 1955 - 1961 年間，而不是只有在 1966 -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1987 年 7 月 17 日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普瓊 (Bhuchung) 在新聞發布會中發言³⁶⁸：「大規模的鎮壓行動，自然造成巨大的破壞」，證實了當年的真實情況。

一些有心人士，試圖為毛澤東逃脫對西藏所犯下的上述罪行。他們說毛主席想要漸進式地改變，可是因為駐西藏的指揮官和地方幹部的急進，導致了過度的行徑。不過這種說法是無法成立的。執政黨和其領導人，無論內部矛盾如何，都必須要負起責任。毛澤東制定了思想，無庸置疑地，他是真正的領導人和理論家。「漸進式逐步改革西藏」只是一時的權宜之策的搪塞說詞。後來的西藏自治區就像康區一樣，如火如荼地被中共推入民主改革的漩渦。

365 Rakhimov, 1968, p. 72

366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 481

367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p. 67

368 Tibet: the Truth, 1993



中共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西藏「焚書坑僧」。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說：「盜用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地滔天浪潮。」事實上，西藏所有的文獻書籍幾乎都被掠奪或毀滅。

第九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毛時代的終結

1966年毛澤東一手發動並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並添上燃料」。⁰¹ 在他晚年，他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的主要功績之一。他推動文革藉由打破舊社會來固守自己的權力，整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幹部，徹底破壞四舊以及讓世代間發生衝突。為此，熟知辯證法和舊中國王朝興衰軌跡的毛澤東下了指示：⁰²「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破壞就是批判，就是革命…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破壞，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但是，他心中並沒有清楚的藍圖，要建設什麼？以及如何做？只是一而再地，指示去破壞所有舊傳統的一切。195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五一六通知」，內容是毛澤東起草指導的「文化大革命」綱領文件，正式開啟了十年文革的序幕。這項「智慧的政策」由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領導，讓全中國人民的十年日子，都圍繞著文革運動而轉。其中有四位文革的主要推動者，後來被稱為「四人幫」。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旗幟口號是塑造新社會主義的個人。1966年毛澤東宣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將會比其他地方的民族統一，更早又更完

01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p.55

02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108

整」。⁰³ 他認為民族問題就是階級問題，並且表示要將戰線指向各民族的舊傳統。事實上就是將各民族同化成一個意識型態，中國的漢族也一樣受到嚴重的衝擊。

當時，通俗層次的說法，就是換一個「新腦袋」。那些抱著傳統文化與價值，食古不化的人，被稱為壞的「綠腦袋」，而進步人士是正常的「白腦袋」⁰⁴。新的腦袋將會裝滿毛主席的教導，如同食物提供身體營養，毛主席的思想也會帶來意識型態的改變。如果不學習「毛語錄」的話，頭腦會變成空的。在中國，這些問題被簡化成舊和新、傳統和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的二分法來斷定好壞。然而在西藏多了一個二分法：西藏和中國。對絕大多數的西藏人民而言，「新事物」就是中國事物。

在西藏，人們幾乎都不是無產階級，只有少許地方幹部推進文革運動，其他一般行政人員一點都沒意欲。中共黨組織幾乎都是漢族，西藏地方幹部一向都不滿中國人蠻橫的強權作風。所以，在西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絕對的權力，把西藏的社會經濟結構完全改成中國共產黨模式，還有把毛澤東思想移植為人民和宗教信仰的對象。⁰⁵ 中共解放軍負責確保紅衛兵的破壞行動成功，一批從中國來的造反派也抵達西藏支援。⁰⁶ 民主改革早已經準備好粉碎壞思想的平台。

雖然，中共官方 1966 年 5 月才宣布正式啟動文化大革命，但是，早在同年 2 月，中共當局就禁止拉薩舉行默朗木祈願大法會，這是西藏新年重要的節慶之一，於西元 1409 年由格魯派宗師宗喀巴創辦後延續至今。⁰⁷ 西藏新年期間，中共動員群眾開會，批鬥默朗木祈願大法會是封建殘餘傳統，浪費人力財力。

0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04 Shakya, 1999, p. 316

05 Bogoslovsky, 1978

0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07 Shakya, 1999, p. 317

1966年5月，中共從北京帶上來500名大學生（大部分是漢族），來指揮拉薩進行文革。⁰⁸ 這批學生都是來自北京大學和北京航空學院及北京地質學院，分別屬於中國九個地方的紅衛兵組織，其中一些人是前「農奴」和「奴僕」。他們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胸前別著毛澤東肖像的徽章、腰間束武裝帶、左臂配紅袖章，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本毛語錄。拉薩的遊行隊伍中，各團體前面，一條條高舉的紅色布條上印著毛澤東帶著軍帽的肖像，中文和藏文書寫著西藏紅軍總部、或是XX紅衛兵等等。⁰⁹ 1966年5月底，西藏自治區的黨委在拉薩設立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由1951年以來駐留西藏的王其梅主持。他也是在昌都負責與阿沛·阿旺晉美談判的主要幹部。

1966年6月21日，中國的最大報紙《人民日報》登載一個標題為「毛語錄鼓舞了藏人，從封建迷信中自力解放」的報導，¹⁰ 內容中呼籲群眾與壓迫的封建神權戰鬥，破四舊，讓文化大革命遍地開花。文革中的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以及舊習慣。1966年8月，90位首批新中國教育出來的新式教師從拉薩畢業，他們都是翻身農奴的子弟。他們被宣傳為改變了階級，有了美好前程，決定積極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積極先進教師。同月，西藏地方青年組織串連一萬人支持紅衛兵。同時，工人日報刊載西藏拉薩誓死積極破四舊。

紅衛兵到處破壞古蹟名勝及珍貴文物典籍，讓總理周恩來緊急下達保護一些中國重要歷史古蹟，其中也包含布達拉宮。¹¹ 後來，他的名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被當為保護文化遺產的象徵。即使如此，絕大部分的古蹟還是被摧毀殆盡。「破四舊」雖然是文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誰也不知道，什麼是特別要被消滅的。

08 Bogoslovsky, 1978

09 Woenser, 2006, p.196

10 Gorbunova, 2008, p.145

11 Ho, 2006, p.67

1966年8月18日，可以說是紅衛兵正式在中國誕生之日。毛澤東和他的心腹們，特地天安門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接見紅衛兵大會。這一天，是繼韓戰16年之後，毛澤東再次站上天安門城樓，為了彰顯此誓師大會的重要性，以及對軍隊的支持，他特意穿上綠軍裝配戴紅色袖章，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



文化大革命宣傳海報，1966：
「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http://www.oldposters.ru>)

串連的中國各地紅衛兵團體。陳伯達、林彪和周恩來也在他們的演說中強調，毛澤東主席支持中國各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毛澤東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和統帥。林彪也支持陳伯達之前發布呼籲的「破四舊」運動。同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8次接見了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和學校師生。這8次接見的總人數高達一千一百萬至一千三百萬人。毛澤東技巧地運用他年輕時醉心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8月23日，毛澤東批評紅衛兵說他們「太文明了」。¹²他表示：「關於紅衛兵引起的地方騷亂，要如何處理，我的意見是，就再亂幾個月吧」。¹³毛澤東的這項決定，在歷史上也是僅有的，他讓自己的國家變成無政府狀態。蘇聯學者認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是一群類似德國納粹衝鋒隊的突擊兵是不正確的¹⁴。

學生都加入紅衛兵的行動，加上毛澤東說：¹⁵「書讀越多越蠢」，學校

1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13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202

14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15 Maoist library...

自然就關門了。取而代之的是，9月拉薩各文化教室、青年會館和夜校開始設置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¹⁶ 拉薩一半以上的人口皆定期參加這些政治學習。

因為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及鼓舞，1966年8月25日，紅衛兵肆無忌憚地進行大破壞運動，開始搗毀大昭寺、小昭寺(Ramoche 建造於西元640年)等西藏的主要寺院。¹⁷ 日布祖古(Ribhur Tulku)目擊這些事件經過，他描述說：¹⁸ 「大約在半夜時分，來了幾輛車，應該是中國文物局的車，停在寺院旁邊。下來了很多官兵，還有一些官員。在黎明前，他們將寺院內的金、銀製品，甚至佛像上的，所有有價值的物品，全部丟進車內載走。他們那次的掠奪，收穫應該非常豐盛」。十世班禪喇嘛也被中共命令，將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佛像和供奉器物等都堆放到大昭寺。然後西藏黨委們和拉薩其他組織，動員他們的部屬去搗毀寺院。後來，卻說命令規定只准藏族人參加破壞工作，漢族不許去。

一位當時參加搗毀大昭寺行動的中學女學生回憶說，¹⁹ 那天早上，兩名紅衛兵及一位漢族老師帶領學校學生整隊，從他們的中學出發。學生手拿著學校的旗幟和標語牌，以及毛語錄。一路敲鑼打鼓，高喊：「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穿街走巷地遊行示威。在路上，他們遇見數百名學生和年輕的紅衛兵們。中午時分，一行人抵達寺院的辯經廣場上，開始表演嘲諷傳統舊西藏的歌舞劇：「紅衛兵們走向藏族群眾，剪下他們的辮子，扯下女生身上的傳統圍裙，另一個男人身上穿著英國軍裝，裝扮帝國主義份子。一場法庭戲，控訴封建宗教利用群眾的無知，藉由法會祭祀活動，伺機向民眾進行剝削。法官告誡受害民眾要接受新教育、新思想。最後，一位學生走向觀眾，面對他那傳統西藏母親，恫嚇她一定要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

16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606

17 Smith, 2008, p. 123 - 125

18 Smith, 2008, p. 125 - 131

19 French, 2004, p. 273 - 285

此時，許多被動員強迫觀看的民眾已經聚集在一起。紅衛兵從大昭寺拖出幾座佛像，當著民眾的面，猛砸，導致一些藏族老人異常激動。另有一些紅衛兵陸續爬上拉薩八廓街上民居的樓頂、寺院的屋頂，扯下掛在屋頂飄揚的祈禱風馬旗，還將佛像從窗戶丟出去。寺院四邊的四個門都有紅衛兵站崗守住出入口。解放軍在附近監視民眾，防止民眾反抗紅衛兵的行動。後來，一天下午，在寺院的一個門口，爆發了一場打鬥。解放軍早已收到命令不可插手，只站在一旁觀看。一群來自拉薩近邊郊區的強盜衝了進去，許多學生加入他們的集團，一間經堂接一間經堂，一座舍利塔接一座舍利塔地流竄走望，看到寺院已遭到有系統的毀壞，那些強盜進來搜尋有沒有遺漏的黃金和寶石。經堂地板上灑滿一地的酥油、朵瑪（糌粑粉混酥油作成的供品）、散落的佛經、唐卡和佛像碎塊。有些人忙著偷東西，有些人則偷偷藏匿保護佛像等聖物。許多在安置著釋迦覺沃佛像和吉祥天母 (Palden Lhamo) 像的神聖大昭寺周圍修行生活的僧人都嚴重負傷。

根據我自己的查訪，當時紅衛兵用盡方法要破壞覺沃佛的雙足。一位當年的參與者回憶說，瘋狂的紅衛兵穿過已被拆開的大昭寺屋頂，躍上巨大的吉祥天母（大乘佛教和拉薩的守護神）神像上，隨即用擴音機對著大眾說：「我們已經戰勝落後，得到勝利了」，並讚揚大眾破壞四舊的偉大行動。到了黃昏，這些學生們，才被指示回學校。紅衛兵的領導大大稱讚了，參與破壞行動的學生。

那一天，古老的昆盧遮那佛像、菩薩像、護法神像以及西藏轉輪聖王像，還有其他的聖物都遭到破壞毀損。²⁰ 這些佛像中，有二座佛像是具有歷史代表意義的佛像。他們是七世紀，西藏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松贊干布時代留傳下來的。根據傳說，尼泊爾送給松贊干布一尊天然木頭形成的觀音像。後來被裝進巨型黏土制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的心臟處，供奉於大昭寺。松贊

20 Smith, 2008, p. 131



砸大昭寺（唯色，2006）：〔上左〕大昭寺外燒毀佛經。〔上右〕紅衛兵搗毀大昭寺的佛像和法器。〔下左〕耙下屋頂的佛寺裝飾物。〔下右〕這一群動手破壞大昭寺的紅衛兵，大多數是拉薩中學的學生。他們將毛澤東的照片放在法座的高台上，上面高舉著一條橫幅「徹底砸爛舊世界！我們要做新世界的主人！」

干布死後化光融入千手千眼觀音的心臟，自然形成的木頭觀音像內。當紅衛兵砸碎黏土製千手觀音像時，才發現裡面的木頭觀音像。一位西藏人，偷偷保護住了這尊自然形成的木頭觀音像，並將它帶去印度獻給十四世達

賴喇嘛。²¹

中共新華社拍攝了整個紅衛兵破壞大昭寺的照片。²² 這類政治性鏡頭，西藏地方當局顯然並不適任，因為太缺乏意識型態的政治計算。來自中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深夜再度來到現場觀視，摧毀了其餘的佛像。數百間大昭寺的經堂，皆被摧毀，最後只剩下 2 室。隔天，西藏當局來到學校，譴責這個事件，並說紅衛兵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狀態。後來，當紅衛兵奪得權力後，這些西藏當局官員被控訴為走資派，並遭到清算鬥爭。後來從中國來的紅衛兵連同西藏的學生，成立的「拉薩革命造反總部」設立在大昭寺。

大昭寺被大毀壞的那天，護法神殿也遭到摧毀。西藏最尊貴的 2 座釋迦牟尼等身尊，小昭寺(Ramoche Temple 上密院)內的覺沃佛也遭到毀損。這尊釋迦牟尼等身佛像是七世紀時，尼泊爾赤尊公主嫁給松贊干布王時的陪嫁物。紅衛兵無法摧毀這尊佛像，於是強迫鐵匠用鐵鑿和鐵斧將佛像砍成二半，之後就送往熔鑄廠。後來，1980 年代這尊佛像被復原了。它的下半部在地方廢金屬場裡被發現，上半部則在北京找到。²³

小昭寺(西藏政府送給上密院的寺院)數百年累積的數千個聖像和聖物，全部遭受破壞。主牆壁上的壁畫，全部被刮掉，最後連寺院也被拉薩北區委接收。根據日布祖古(Ribhur Tulku)的證言，那些日子裡，在中共領導的命令下，拉薩城內重要寺院裡的經書都被燒毀了(除了一些來得及藏起來的)。²⁴ 瀰漫的黑煙，連續好幾天，佈滿了整座拉薩城的天空。一座 8 世紀，象徵吐蕃王國和唐朝友好盟約的「唐蕃會盟碑」，這座歷史性紀念碑也被毀損了。這塊碑內的盟約內容，一直都被中共當成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證據，作為宣傳。

21 Laird, 2006, p. 40 - 41

22 French, 2004, p. 283

23 Wren, 1983; Ribhur Tulku, 1988

24 Smith, 2008, p. 129 - 132

上述的參與者痛苦地回憶過往的這些事件。她說對當時自己的行為，感覺宛如是經歷了一場夢。洗劫破壞寺院的行動結束後，每個西藏人對自己曾經歷了什麼，都不敢相信。許多被中共逼迫參加洗劫破壞行動的藏人們，都抱著悔恨和罪惡感度過一生。²⁵

自從中共宣布「破四舊」後，紅衛兵起草了 20 條對封建傳統的鬥爭。值得一提的是，1966 年 8 月 27 日西藏自治區師範學校的紅衛兵在拉薩所散發要求消滅封建傳統的傳單和大字報的內容。他們主張：²⁶

- 1) 鞠躬和伸舌頭表達尊敬的行為，都應該禁止，因為這是對無產階級的封建壓迫。
- 2) 所有宗教的節日都應該廢除。
- 3) 所有街道與公園的封建名字都必須更改（例如，羅布林卡夏宮應改名為，人民公園）。
- 4) 所有的大小佛塔都應該拆除。
- 5) 所有讚揚唯心論和封建主義的書籍都必須禁止。
- 6) 所有的瑪尼石堆、祈禱經旗及香爐都必須銷毀。
- 7) 所有的人都不准念經、繞塔、轉經輪、行大禮拜及求神問卜。
- 8) 必須銷毀達賴與班禪的所有照片。
- 9) 所有讚美唯心論、封建主義和反革命的圖像都應該燒毀。
- 10) 除了中央政府下令保護的寺院外，其他的寺院廟宇皆改成一般公共設施。
- 11) 西藏日報和拉薩廣播一定要使用無產階級的語言，消滅所有的貴族語

25 Laird, 2006, p. 346

26 Laird, 2006, p. 346

言。所以，藏文文法也必須改革。

- 12) 所有的穆斯林應該信奉新社會，破壞舊傳統。
- 13) 舊名羅布林卡的人民公園，應該開放給民眾娛樂。
- 14) 僧人和尼姑應該學習更多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他們應該在沒有寺方的壓迫下，獲准放棄宗教責任和戒律。
- 15) 僧人和尼姑應該獲准還俗，而且必須從事生產勞動。
- 16) 剝削階級應該進行勞動教育，並對他們要密切地監視。
- 17) 舉行宴會、互贈禮物和哈達等封建習俗應該停止。
- 18) 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父子共妻、姐妹共夫、兄弟共妻等封建習俗都應該廢除。
- 19) 對民眾推廣科學教育，播放科學教育影片。
- 20) 消滅所有拉薩的流浪狗，人民不可在家中飼養貓狗。

值得注意的是，傳單上並沒有提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也沒有提到當地的區黨委。茨仁夏加 (Ts. Shakya) 正確地注意到，這表示地方紅衛兵的行動是在地方區黨委的煽動下，刻意將紅衛兵的注意力轉到破封建四舊的主題上，以免紅衛兵對地方區黨委進行鬥爭。最終，他們連僅存的一點西藏文化也要毀滅殆盡。不過，大字報的意見，也導致了好笑的矛盾。²⁷ 例如，紅色哈達取代了白色哈達，他們將紅色哈達掛在中國媒體天天讚揚歌頌的毛澤東的畫像上。

1966年10月15日，周恩來（他的印象依舊停留在拉薩大破壞中）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幹部培訓班的西藏學生時，告訴學生：「破四舊是一個非常好

27 Shakya, 1999, p. 512

的運動，有充足的理由去攻擊寺院和經堂，根絕喇嘛的封建權力。雖然宗教的影響力只能逐漸變弱，不過最好是將寺院與佛學院改成學校或倉庫。一些佛像可以摧毀，不過也可以保留少許重要寺院，才不會過度刺激一些老人家」。²⁸ 正如我們看到的一樣，像這樣輕描淡寫地，要求保留一些寺院之完整的模糊說法，遠遠不如明確地粉碎「四舊」的革命指令。

我們可以用毛澤東的語錄文章來判斷，他本人對於保護文化遺產一點也不關心。他只關心自己的權勢，只想操縱他發動的文革，進行黨內鬥爭，暴露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等等。

不出所料，大破壞行動並沒有停止。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不得不發布「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其中第四條對文物、圖書加強保護。²⁹ 5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下達的命令中表示，保留一些封建時代的建築物和宗教雕塑等，用來揭示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者的犯罪實證，以利教育未來的民眾。那些「有毒書籍」也不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焚毀，一些也必須保留作為物證。

當時的情勢，其他的理由，是行不通的。但是，那些指令都曖昧不明，含糊其詞，並沒有確切的指示。在那個令人迷惘、困惑的文革時代，人們只能自我聯想保護文物指令的內涵。此外，破四舊的直接命令持續積極地進行，破壞古蹟行動也繼續進行著，但是與1966年下半年相比，速度相對緩慢了。

「鬥黑幫的工作組」受到禁止。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小組下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指令：「不得以任何藉口，任何方式煽動或組織工人、農民或城市居民與學生鬥爭…不得與學生發生衝突」。³⁰ 關於紅衛兵的文革行動，他表示：

28 Ho, 2006, p. 68

29 Ho, 2006, p. 69 - 71

30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 203 - 204

「你們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³¹ 也指示說：「我們必須讓年輕人犯錯，只要他們的目標是正確的。讓他們犯點小錯，知道改正就好」。³²

毛主席的言論似乎互相矛盾。畢竟他曾說：「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只能用討論、批評、說服及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壓制的方法去解決」。³³ 事實上，如果人們記得毛澤東如何區分「人民」和「敵人」，那麼就沒有矛盾。

在西藏，紅衛兵剪掉男人和女人的辮子，並闖入民宅，四處破壞屋內所有代表西藏傳統封建物品。這個搜索和破壞是經過詳細規劃設計的。如果他們找到封建主的衣飾、珍貴珠寶及西藏軍服等，屋主就會被揪出家門，穿上西藏貴族封建服飾，遊街示眾。紅衛兵搜索和破壞民眾家中的佛教物品，貴重物會被裝箱查封，但是如果是佛經，則會立刻燒毀。³⁴ 日復一日，紅衛兵滿街滿城地威脅西藏人民，一定要毀掉家裡的宗教物品。所有的金、銀物品都必須交到中國國家銀行。西藏人民別無選擇，只能默默地交出傳家的珠寶飾物。一些西藏人民也偷藏或焚毀小型佛像，砸碎大型佛像，並將碎片丟入拉薩河 (Kyichu River)。³⁵ 中共政府在沖賽康市場 (Tromtsikang Market) 展覽了一個佛教文物與飾品的違禁品展，巨大的海報貼在人們眼前。³⁶ 海報中展示出哪些物品是屬於違禁品，擁有這類物品，都是違法行為，必須立刻上繳給政府。

西藏地區的每戶人家，都必須掛上毛澤東的肖像和中共國旗。³⁷ 牆上還

31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 30 - 31

32 Maoist library...

33 Mao, 1966, p. 54

34 Smith, 2008, p. 129 - 130

35 French, 2004

36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178

37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顯然這一群孩子只是小學生，他們揮舞著毛語錄（紅寶書），配戴紅衛兵袖章，表明他們已經加入了紅衛兵（唯色，2006）。

要貼上幾行毛澤東語錄。1966年中共將毛澤東的「紅寶書(Little Red Book)」正式改名為「毛主席語錄」發行了3.5億本，隨後，還翻譯成世界各國語言，總發行量增加至大約十億。拉薩所有的

的居民被迫必須要學習「毛語錄」。學習毛語錄的烈火越演越烈，中國少年



共產黨的集會和遊行（唯色，2006）

要求他們背誦一小段毛語錄的內容，背完之後還要解釋其中的意思。如果有人背誦不出來，就會遭到紅衛兵嚴重的譴責和一頓打罵。不過，有時候連紅衛兵也無法解釋及說明毛主席語錄教條內容的含義。

傳統節慶和傳統工藝製造也遭到禁止。例如，西藏山南的扎囊縣 (Janang county) 自古以來以製造氍毹、籃子及陶器等著名於世，但是，他們的製作工具都被沒收，以至於整個扎囊縣陷入貧窮的苦境，³⁸ 直至 1980 年代中共才歸還他們傳統賴以為生的生產道具。

連在傳統的節慶時，必備的酥油炸果子卡賽 (Khabse)，也被列為封建遺物，不可以製作和食用。後來紅衛兵下令民眾殺害狗群和蒼蠅。藏族人民非常喜愛狗，狗通常是家族的一份子。但是，他們必須在毛派擁護者的監視下，扔石頭將狗打死，以達到毛黨設定的目標：「清潔街道」和「打破佛教的不殺生」。

西藏的人名、街道名以及建築物名字都被更改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用語。例如，丹增 (Tenzin) 改名為「毛思想」、客曲·汪嫫 (Khechog Wangmo) 被改為「戴躍進」³⁹、大昭寺 (The Tsuglakang Temple) 改成「第五招待所」、羅布林卡改名為「人民公園」、拉薩的帕廓街變成「立新大街」(除舊立新之意)。中共的革命慶祝節日取代了西藏傳統節慶日。

鬥爭大會 (踏憎) 徹底地在西藏各鄉村城鎮等地火熱地進行。被批鬥的



批鬥十世班禪喇嘛

民眾在公眾及自己的親人面前遭到毆打及羞辱。十世班禪喇嘛也說，民眾被打到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都流出了血。很多人被打到斷骨、昏厥，最後不是殘廢就是死亡。一些幸運存活又沒殘廢的人說他們連續幾年，最少每個月都要遭到一次的批鬥羞辱及毆打，他們的身體到處都是瘀青，頭髮也因遭

38 Bogoslovsky, 1996

39 Norbu, 1999, p. 275;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607

到強烈拉扯，一撮撮被扯掉，而禿成了一塊塊。⁴⁰ 此外還有，命令被批鬥的人戴上腳銬、用火燒頭和身體、或強迫吃人畜糞便等等不人道的虐待。

一般個人被批鬥後，終究都會結束，只有高僧大德和封建貴族才是中共批鬥的主要標的。十世班禪喇嘛表示他的家族所有人員都被捲入在內，都遭



拉薩，毛澤東照片和大字報（唯色，2006）

到批鬥。⁴¹ 然而，遠在文革前，他就被「批鬥」過（參第 8 章）。1966 年他被軟禁在北京時，一群紅衛兵衝去他的住處，綁住他的雙手，將他押到北京民族學院。在那裡他又再次受到「批鬥」、毆打、判罪及遊街示眾。一路上紅衛兵還用大型喇叭對街上的民眾大肆宣傳他的身份是：「最顯赫的反動封建主，最大的寄生蟲、吸血鬼和剝削者」，⁴² 後來周恩來下令將他送回西藏繼續軟禁。1968 年夏天，他再度遭到逮捕，這次是中共解放軍。⁴³ 他被押至一間小屋獨居監禁長達十年，期間他所遭受的折磨虐待，甚至令他嘗試自殺。

實際上，一個人會遭受到「批鬥」並不只是因為他的社會階級。不經意

40 French, 2004

41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42 Garri, 2009

43 Thinley, 1996, p. 21 - 24



批鬥女活佛（祖古）多吉帕母和她的父母（唯色，2006）

說的一句話或者不小心在宣傳毛主席思想的旗幟上沾上一滴墨汁等，都會招受到極為嚴厲的批鬥。例如，一位拉薩貴族，被命令寫「毛主席萬歲」大字報時，不小心一滴墨汁滴在毛字上，⁴⁴ 隨即就被解釋為故意公開詛咒毛主席，因為根據中國的傳統，犯人要被處死前，名字會先被刪掉，於是她就成為被批鬥的主要對象。首先，她被強壓跪在寫壞的大字報前面，頭上戴著，標註「反革命份子」的高帽子，接受民眾的批鬥和判決。結果大學將她撤職，改派清掃茅廁，領取飢不飽腹的配給。她的一條辮子被剪斷，紅衛兵讓她留著另一條，以便批鬥大會時，可以拉扯她上台。批鬥台上，她飽受毒打和污衊，一個星期會被押上台幾次，一再重複同樣的批鬥。其中有一次批鬥大會，解放軍拿著槍逼著她認罪，最後，她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

然而，這並不是很重的刑罰。丹巴索巴告訴我，他在監獄時目睹一位西藏女孩，因為將毛語錄丟到茅坑，結果就被處死。

一位前紅衛兵回想說，當時那些中國來的人，打人打的很兇殘，都把人打成重傷。⁴⁵ 相較之下，雖然西藏人表現的很積極、前進，不過比起中國人

44 French, 2004

45 French, 2004



紅衛兵抓著帶著高帽的仁布仁波切在拉薩街頭遊街示眾（唯色，2006），高帽上寫著打倒牛鬼蛇神阿旺嘉措。

來得更有憐憫心，如果罪犯表示懺悔或流血了，就會馬上放人，也經常試圖減輕受害人的痛苦。丹巴索巴告訴我，一位前西藏高級官員在「批鬥大會」被鬥的情況，那位可憐的前高官被命令向大眾百姓鞠躬彎腰罰站3個小時，這是一個非常艱苦難耐的姿勢。藏人老百姓，非常同情他，可是他們在中共的監視下，什麼也不能做。一位藏族人跳出來說：「你老是打我們，你看！這就是你打我們的棍子」於是，順勢將棍子拿給他做拐杖支撐。又有一位藏人說：「你逼迫我們拿出糌粑，這就是你逼迫的糌粑」就將糌粑塞進

他的懷裡。於是，這位前西藏官員被押回監獄後，就有食物可吃了。

踏憎（鬥爭）也經常在監獄裡舉行，而且不怕找不到批鬥對象。⁴⁶ 例如，某人在討論黨報文章時沒有發表意見（或講錯意見）、懷疑某人私下修行佛法等。不過，被劃分為「剝削階級」的人，才是最常被批鬥的對象。毆打是最普遍及必備的行為，通常會重複數十次。例如，很多人連續13天，每天傍晚受到批鬥，有的人被打死了，有的人受不了自殺了。一位大寺院住持兼前西藏政府高級僧官，他和其他上層階級人士被關押在拉薩附近扎基監獄（Drapchi Prison）的第五區房，⁴⁷ 他們很多人都是從生活條件持續惡劣的勞改營轉送過來的。1966年之前，第五區囚犯的待遇，比其他區的犯人好一些。但是，

46 Palden Gyatso, 1997, p.135 - 137; Tenpa Soepa, 2008, p.117 - 120

47 Tenpa Soepa, 2008, p.112 - 116



拉薩的鬥爭大會，中間是貴族霍康家族第十代傳人霍康·索朗邊巴，左邊是他的妻子，右邊是他的岳父。紅衛兵在霍康家中抄出皮帽和皮裘，這是噶廈政府四品以上的官服。紅衛兵指責說：「夢想復辟封建農奴制度」，遂勒令霍康穿上，在炎熱的夏天讓他戴上狐毛帽穿上毛裘。另外抄出一套霍康的西藏軍裝，就強迫霍康的岳父穿上。西藏軍服的設計據說是仿造英國軍裝。

1966年以後，情勢轉變，他們的伙食比其他的犯人更差，還必須從事勞動工作，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十點。如果有人提出抗議，就會成為被踏憎（批鬥）的對象。雖然准許家屬帶食物探監，可是探監的家屬還會被貼上「幫助反革命」的標籤。

監獄的受刑人也無法躲過「破四舊」運動。他們身上的僧服、佛經以及其他與西藏文化有關的物品，都會被公開燒毀。⁴⁸ 其他物品也是同樣命運，例如，皮鞋是「印度擴張主義」製造，裝東西或食物的袋子是「封建餘毒」，傳統木碗也是同樣的理由等。所有的東西只要是藏紅色或是黃色（藏傳佛教的顏色）都必須銷毀，或是改刷成鮮紅色或藏青色（中共解放軍的顏色）。

總之，如同林彪在1969年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⁴⁹「毛主席的思想已經進入廣泛的革命群眾裡。在這樣一個擁有7億人口的大國中，毛澤東思想的廣泛分佈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最大成就。在這個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數以億計的人「毛澤東語錄」從不離身，他們深入研究並精心運用於實踐的道路上」。

48 Palden Gyatso, 1997, p.127 - 128

49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40



被鬥的桑頗·才旺仁增，來自西藏貴族等級中最尊貴的達賴喇嘛家族「堯西家族」，曾任西藏噶倫和噶廈政府成員。被中共視為「愛國上層人士」的他，被提拔為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平叛」時，在中共頒發的許多公告中都簽下大名。1966年8月，他和他的妻子受到次批鬥，財產也全被沒收了。

結果，破四舊的運動已經在中國各地廣泛進行。1966年僅存的少許西藏和蒙古文明，也在文革數年期間，幾乎完全被消滅了。1970年初期，幾乎所有殘存的寺院、廟宇都遭受摧毀。結果整個西藏地方當時僅存的6,259座寺院和其他宗教神堂，都受到破壞，最後只剩下8間殘存⁵⁰（其他文獻記錄為7間或13間），⁵¹還有不到一千名的僧人。許多的寺院完全被破壞殆盡，消失得沒有一點蹤跡可尋。被改為學校、監獄、倉庫、馬廄、軍營和民房等的寺院建築物，才得以殘存。即使是現在，一些寺院的牆壁還留有讚揚毛澤東，大大的紅色中文字體。從1951年到1979年總共有592,558名僧人、尼師、祖古（轉世者）和瑜伽士（Ngagpas）。其中大約有11萬人在西藏遭受折磨和殺害，25萬人被解散和驅逐。⁵²

世界文化遺產中被摧毀的重要寺院和紀念碑有：西藏第一座佛寺桑耶寺（建立於776年）、格魯派的主要寺院甘丹寺（建立於1409年）、薩迦派主寺

50 Smith, 1996, p. 561

51 Tsering, 1985, p. 14 - 15

52 Tibet: the Truth, 1993



被批鬥的崔科·頓珠次仁，其貴族身份來自他入贅貴族崔科（唯色，2006）。他的高帽上寫著「徹底打倒牛鬼蛇神，壞人崔科·頓珠次仁」。在1959年平叛時，崔科因不「參叛」被中共視為「愛國上層份子」，被提拔為拉薩市長。然而，在文革期間，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份子。1979年獲得平反，中共表示他是「西藏著名愛國進步人士，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重要貢獻」。此時，他已於前一年病故。

薩迦寺（建立於1073年）、噶舉派主寺祖普寺（建立於1155年）、寧瑪派的敏珠林寺（建立於1676年，大約有3分之1被毀）以及苯教母寺曼日寺（Menri 建立於1405年）。

甘丹寺於1969年受到紅衛兵和解放軍的砍、砸和炸彈的摧毀而完全被夷為平地。⁵³ 因為甘丹寺是西藏政教合一政權的議事宮殿，所以受到中共敵視，必須毀壞消滅。加上，裡面堆積了四個世紀以上，裝飾貴重寶石，黃金、白銀打造的佛塔聖物和器皿。特別是，安置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塔頂端上刷金的銀製舍利塔，以及84位寺院大院長的銅製、銀製及金製舍利塔等。⁵⁴ 裡面的舍利遺骸都遭到銷毀。格魯派的高僧波米仁波切（Bomi Rinpoche）設法保存宗喀巴的頭骨和遺骸。紅衛兵摧毀宗喀巴舍利塔時，他們命令波米仁波

53 Butterfield, 1979

54 Tsybikov, 1981, p.166



楚布寺廢墟，毛澤東時代被毀，1993(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切將宗喀巴的舍利遺骸背在肩上，丟入火堆中。但是，波米仁波切偷偷地埋藏保護宗喀巴的頭骨和遺骸。日後，他將宗喀巴的舍利歸還甘丹寺，甘丹寺將宗喀巴的舍利遺骸納入新的舍利塔，現在供奉在甘丹寺內。

薩迦地區擁有 108 座佛學院和寺院。1968 年只剩一座薩迦拉康欽莫 (Sakya Lhakhang Chenmo) 大殿，其餘的都被拆毀夷平。⁵⁵ 其全部經過是，紅衛兵抵達薩迦後，馬上和中共官員及當地積極份子進行開會。然後，對外宣布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但是，除了當地積極份子外，只有極少數人響應。於是，從鄰村調來一大群人，加上當地一些年輕人，開始在薩迦地區四處破壞。薩迦的寺院都是木造結構，在西藏高原上，木頭是極為稀少且珍貴，所以是趁機牟利的極大機會。如同往常一樣，中共巧妙地操控人性的弱點，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過，在此之前，如同其他地方一樣，中共文物局事先已經將薩迦地方所有寺院的金、銀等貴重金屬和寶石搜刮一空。

拉薩夏宮羅布林卡 (建立於 1755 年) 也遭受到嚴重破壞。日喀則地區的古藏王墓園也被引爆炸空，破壞殆盡。⁵⁶ 西藏第一座皇宮雍布拉宮 (Yumbulakhang 建立於西元前 2 世紀) 也遭受破壞。扎什倫布寺 (Tashilhunpo Monastery) 的三分之一建築物，還有神聖的舍利塔及巨型佛像 (塑造於 15 世紀) 也受到破壞。⁵⁷ 十世班禪喇嘛更早之前就被「定罪」了，他的前五世 (第

55 Norbu, 1999

56 Levin, G.G. Runic inscriptions...

57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1995, p.14



批鬥反動份子：〔左〕被鬥爭的人，穿著傳統藏服，臉上被畫成大花臉。頭上的高帽上寫著「牛鬼蛇神」，中間的老人脖子上懸掛的紙鈔，象徵以金錢為目的剝削人民。〔右〕高帽和標語：上面藏文寫著「徹底打倒反動農奴主丹增嘉措」。

五世至第九世)的舍利塔也被摧毀，裡面的舍利遺骸全被拖出燒毀。1989年1月十世班禪喇嘛在他最後的演說中提到，有幾位忠誠的信徒，甘冒生命的危險保護住一些舍利塔內的碎片。⁵⁸

江孜宗 (Gyantse Dzong) 這座曾經抵禦英軍大砲攻擊的著名古堡，也被紅衛兵鑿毀了。江孜白居寺的十萬見聞解脫大塔 (簡稱白塔，建於1418年) 塔高九層，77間佛殿，逃過被搗毀的命運，而白居寺因為被鎖定，所以沒那麼幸運。從前，這裡是江孜附近的一大片寺院村，裡面有西藏佛教各個教派的寺院。但是，自從中共併吞西藏後，全都被毀了，只剩下一座主殿和白塔。

布達拉宮在周恩來的命令下，由軍方保護。軍方在高處用望遠鏡監視拉薩的一舉一動，一有暴動衝突，就可以即時出動軍隊制壓。布達拉宮的高頂上懸掛著紅色五星旗。金黃色的金頂上高懸著兩條巨幅，上面寫著「共產黨

58 Panchen Lama X.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萬歲」及「毛主席萬歲」，遠至數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⁵⁹

西藏最大的幾座寺院也遭受部分摧毀：拉薩的哲蚌寺（建立於 1416 年）、色拉寺（建立於 1418 年）、直貢寺（建立於 1179 年）、熱振寺（建立於 1057 年）、西藏護法的乃瓊寺（建立於 12 世紀）、安多地區的拉卜楞寺（建立於 1709 年）、塔爾寺（建立於 1477 年）和隆務寺（建立於 1300 年）等。還有彭措林寺（建立於 1614 年），這是由西藏著名的高僧多羅那他（Taranatha）在雅魯藏布江南岸山谷創建的覺囊派主要寺院。昌都的強巴林寺在 1912 年首次遭受川軍統領彭日升燒毀，於 1917 年重建，但是又再次遭到極大破壞。絨布寺（Rongbuk Monastery）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寺院（海拔 5100 公尺），也逃不過文革的破壞。安多東北方的東科寺（建立於 1648 年）和喬典堂寺（Choeten Thang 天堂寺）於 1958 年開始就遭受到破壞，完全被剷平。安多的苯教寺院朗依寺（Nangshig 建立於 1754 年）也完全被夷平。拉薩地區的閉關洞和在洞穴建寺的扎葉巴寺（Drag Yerpa）也遭受到蹂躪。有一些還曾是松贊干布、蓮花生大師和阿底峽尊者的修行閉關處。佛教和印度教的聖山，崗底斯山峰轉山路徑上的大小寺院也一樣遭到破壞剷平。從 1959 年至 1980 年中共關閉崗底斯山峰，禁止「外人」進入（包括印度朝聖者）。

阿里地區（西藏西部）的 13 座寺院，有 10 座被夷平。10 世紀時，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的曾孫子在此地建立古格王國，統治阿里地區直至 1635 年被拉達克軍隊滅國。50 年後整個阿里地區回歸西藏佛國達賴喇嘛的統治，於是建造了那些寺院。其中最大的寺院位於扎布讓（Tsaparang 古格王朝古都）和托林（Tholing）。數世紀來寺中累積了非常豐富及珍貴的佛教藝術珍品。

紅衛兵並沒有花多少時間在古格王宮的廢墟上。很顯然地，這個已滅亡的王國，比起宗教勢力，比較無害。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扎布讓和托林的

59 Tibet: 1950 - 1967. 1968, p. 609

寺院裡，將寺院內的許多古佛像肢解或毀壞。扎布讓只有三座主寺倖存，其餘皆被剷平。即使是倖存的寺院，院內的佛像也是遭到肢解。幸運的是，因為位於乾旱不毛之地，寺院殘簷斷壁上的壁畫，基本上保存了下來。⁶⁰ 一些1948年所拍攝的扎布讓寺院的佛像照片也保存下來了。⁶¹ 透過這些照片，我們可以得知有多少佛教藝術珍品傑作遭到銷毀。

一位見證人告訴我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康區南部邊壩(Charabambar)每天上演批鬥大會，中共命令每戶家庭最少派一個人參加。批鬥大會結束時，民眾一定會被呼喚去砸寺院，他們被迫將寺院內的所有東西砸碎，後來，寺院的屋子變成了倉庫。這位康巴人告訴我，當舍利塔被砸開時，中共不但將裡面的舍利遺骸丟出去，並且試圖要銷毀它。有幾位虔誠的人，半夜將舍利遺骸偷偷運出，但是後來被發現，於是他們成為被踏憎(批鬥)的對象。中共將舍利遺骸放在一位「被認罪」人的脖子上，命令他啃食。那些被聚集觀看的民眾，也被命令輪流毆打他。這場批鬥連續了一星期。如果有中共的監視員在場，那麼動手的民眾就不敢輕輕地拍打被鬥者，因為到時候他們反而會成為被鬥的對象。在批鬥的期間，被批者們不但被關押，還得不到食物，導致很多人餓死。

文革期間，所有的藏文書籍和書寫用具都受到大規模銷毀。加上古書籍和木板經刷及印刷機都全部遭到銷毀。中國人將經典硬書夾拿來當鞋底，經文紙當廁紙。所有的書物不是被燒，就是和肥料混合。另有見證人報告說，⁶² 有大批佛經被堆置在監獄，受刑人必須將紙撕碎，加入水和黏土，放入一個特別的鐵桶內，以便做房屋的泥土牆。

從「和平解放」到文革結束期間，光是衛藏地區，就有60%的哲學、歷

60 The lost kingdom of Guge...

61 Govinda, 2002, p. 153 - 183

62 Knuth, 2003, p. 219

史和傳記書籍，以及 85% 的文書和文獻被燒毀。⁶³ 一些藏經閣中收藏的一千多年前從印度抄寫的手抄稿佛經，也皆被焚毀。古老的藥王山利眾醫學院 (Bedroya Drophan Tana Ngoetsar Rigjeling) 以及所有的珍貴文獻也都被毀。中共將這裡改為軍方監獄及設立一個無線電發射台。布達拉宮山下的一間古老印刷房也被毀了。康區佐欽寺和寺院的印經房、木刻經版還有藏經閣也被破壞殆盡，都古寺 (Dugu Monastery) 內的龐大古文經書典籍和藝術珍品也沒逃過浩劫，其中還包含很多十世紀前的珍貴文物。夏魯寺 (Shalu Manastery) 內的 227 卷丹珠爾手抄經典，和夏魯派創始人，亦是著名的佛學大師及歷史學家布敦·仁欽珠 (Buton Rinchedub 1209 - 1364) 的書寫鐵筆和親筆手稿都被丟入火場，蕩然無存。色拉寺 95% 的佛像、經書和五百年的古壁畫都遭受摧毀，倖存的建築物被改為倉庫、馬廄和監獄。1980 年一位僧人告訴一位記者說，被毀的房屋都是老建物，但是他認為最可惜的是，以金汁銀液手寫的經書。當時，中共逼他們搬出經書堆積一處，準備要燒毀那些金、銀書寫成的經書時，許多僧眾都哀求他們不要燒。可是，他們卻說：「宗教垃圾是資產階級的毒藥」，便將經書澆上汽油，一把火給燒了。

西藏傳統上，山上隘口處都會堆置瑪尼堆 (以經文石刻堆成的石堆)，但是，也被拆除。岩石上刻的經咒及佛像等，都被改成文革的口號。祈福的風馬經文旗也被換上中共五星紅旗。打碎路旁經文石刻，刮掉石頭上的經文，或將經文石拿去鋪路或是蓋廁所。⁶⁴

從 1950 年代開始持續至文革時代，中共一路搜刮奪取西藏歷史珍貴文物。開始時，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安多和康區，後來也蔓延到衛藏地區。

不像德國納粹，他們深知所奪取的藝術品的價值。而中共並不知道藝術品的價值，持續地摧毀殆盡。有報告認為中共批准保留一些掠奪品，其中包

63 Knuth, 2003, p. 220

64 Smith, 2008, p. 126

含畫作、佛像和地毯。⁶⁵ 其中指出中共將大批金銀等貴金屬製成的佛教物品交給蘇聯，用以還債。⁶⁶ 然而，這不大可能，因為蘇聯不需要這些宗教藝術品，儘管貴金屬本身是有價值的。一些最有價值的物品，被收納在中國的博物館，送往國際拍賣市場出售，或是被中共官員私吞。這些被掠奪的物品，今日不時地出現在國際拍賣會上，不但被外國買家買走，也被中共新資產階級收購。中共官方也發給外國人出口許可⁶⁷。

報告中亦指出中共將佛像製成檯燈⁶⁸。我曾在莫斯科看過一盞被拍賣的佛像檯燈。那是一尊 40 公分高銅製阿彌陀佛頭像，一根金屬管內裝著一條電線插進佛像頭部上接一個燈泡碗，下連一個燈座台。依照這座台燈的製造風格，可以判定這個「紀念品」來自中國。

大多數被運往中國的西藏佛教珍貴佛像及器皿，都被銷毀。感謝在十世班禪喇嘛的奔走努力之下，1982 - 1983 年日布祖古 (Ribhur Tulku) 被准許帶領一團藏族人負責收集和修復流落在中國的西藏佛教藝術珍寶⁶⁹。一行人抵達北京後，他們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的一間展覽室內找到數百座西藏佛像和其他西藏佛教藝術物品。博物館的人員告訴他們，那些佛像是 1972 年從鑄造場運過來的。那些中國管理員也很高興這些西藏佛教藝術品總算可以回去西藏。這些來自西藏的佛教藝術文物，打包後，總共有 26 噸 463 盒木箱。這些物品中包含小昭寺 (Ramoche) 裡著名的佛陀等身像的上半身。

北京孔子廟的地下室也發現西藏佛像和其他西藏佛教金屬祭器用品，總共有 6 噸 100 箱左右。一位老中共官員告訴日布祖古 (Ribhur Tulku) 運到中國的西藏文物藝術品，大多數都在文革時代被銷毀或破壞了。所有純金和純銀

65 Smith, 2008

66 Smith, 2008

67 The U.S. Congress...

68 Smith, 2008, p.114, 545

69 Ribhur Tulku, 1988, p.1 - 12

的佛像和祭器製品都不見了，剩餘的都是鍍金銅、紅銅、黃銅等，都是從衛藏地區運送到酒泉市的柳園站(Liuyang 甘肅省西北方)。當時那裏已經有火車貨運站，從那裡把物品賣給上海、四川、太原和北京等城市的金屬鑄造工廠⁷⁰。

位於北京東邊 5 公里處的一座貴金屬鑄造廠採購了 600 噸西藏的貴金屬工藝品。一個老人告訴日布祖古說⁷¹，1973 年李先念（前國務院副總理）以及烏蘭夫（前全國人大常委副主席、前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在得知許多西藏的佛教藝術品在中國的各鑄造廠熔化，被造成鑄錠後，就馬上下令，立即停止。同年 7 月，一個 12 人的監督委員會成立，專門來管理及監視那些從西藏運出的佛教藝術品。那位老人也是當時其中一位成員，他們一行委員抵達上述的鑄造廠時，查到當時鑄造場買進的 600 噸西藏金屬藝術品已陸續被熔解，只剩 50 噸。那些等著被熔解的金屬藝術品，積滿了廠內空地，任由日曬雨淋，周圍只有簡單的鐵絲網圍著。他們只搶救了 20 噸左右，其餘的都是，已經損壞到無法修復。後來，那家鑄造廠又進了一批 30 噸，但是大多數的金屬工藝品都受到嚴重毀損，他們只能搶救下 6 噸。由於此緣故，1983 年春天，日布祖古得以經由成都將大約 600 箱 13,537 座佛像送回西藏。

在成都時，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局的平措雲丹(Phuntsok Yonten)告訴日布祖古說，大約有 100 噸的西藏宗教藝術品被送到太原（山西省），但是只有 1 噸得以搶救回來，其餘的都被熔解鑄錠了。他們在成都收到一封電報說在四川馬鞍山發現從昌都運來，倖存的 2 噸西藏佛像和器皿。在成都的鑄造廠倉庫找到了 5 噸西藏佛教器皿。起初，鑄造廠聲稱那些物品是付錢跟國家買斷的，並拒絕交出來。幸好，最後這批佛教文物也被救回。這些物品中，並沒有具有歷史性的重要象徵。於是，將這些物品交給成都宗教協會，請他們依據清單把這些物品分發給西藏各寺院。其中一個最大的佛像分發給理塘寺

70 Smith, 2008, p.116 - 117

71 Ribhur Tulku, 1988

(Lithang Manastery)。

日布祖古回去之後，另一組由噶塔祖古 (Gatar Tulku) 帶領的西藏團隊前去青海，發現更多的西藏佛教文物⁷²。他們發現在湟源有幾座倉庫中，有的堆滿了西藏佛像，其他的也有證據顯示，早期曾堆滿了大量金屬物品。例如，其中一間空倉庫中，地上散落著西藏的硬幣。後來，整理幾噸佛像送回了西藏。噶塔祖古說他有一份從西藏運至中國，裝滿準備熔化的西藏金屬物的完整中國倉庫資料。但是，這份資料被中共官員沒收，也不許他留下副本。後來，他與日布祖古在成都碰面，一起去了一間尼師寺，發現了一百籠已包裝好，每籠裝滿數十個高價的西藏小佛像，準備運往他處。但是，他們無法搶救到這一批，因為已經轉賣給其他買家了。在甘肅找到了大約 3000 尊佛像⁷³。1986 年首次允許外國觀光團到西藏，在觀光的寺院屋內，看見被當作倉庫使用的、塞滿了文革時被敲壞毀損的西藏銅製佛像⁷⁴。

史密斯 (M.M. Smith) 總結說：「中共政府徵收西藏的藝術品和金屬溶解工作，是有計畫及組織性的」⁷⁵。

很顯然地，從衛藏及安多搜刮的西藏佛教金屬藝術品都被安置在柳園和湟源的倉庫，而康區的文化遺產則被放置在成都和四川省各地。根據上述的數據，中共從西藏的寺院大約強奪了十萬座金屬佛像。數千座純金、純銀製佛像，全部都消失了。成千上萬的唐卡、書籍、黏土佛像和其他佛教器皿都遭受到破壞。虔誠的信者根本無法保護住那些佛教聖物。例如，蘇俄來的觀光客目睹一位老藏人一心不亂地將在文革中被毀壞的小型泥塑宗喀巴像碎片，一點一滴地黏合復原⁷⁶。這些佛像被好好地藏在袋子裡，直至千禧年。

72 Smith, 2008, p. 116 - 117

73 Wren, 1983

74 Laird, 2006

75 Smith, 2008, p. 116

76 Tibet through the Russian eyes...

不過，這是一個特殊個案。因為，今日西藏的工藝師已經很稀少。

1969年紅衛兵在拉薩穆斯林區要搞大破壞時，出現了尷尬的困境。因為那裡沒有任何畫像、雕像或聖物可被破壞或熔化。那些「造反小兵」的紅衛兵在鄉下的清真寺焚燒伊斯蘭古老經典（包含可蘭經的手抄本）、文獻和伊斯蘭宗教帽飾⁷⁷。西藏的清真寺裡的特殊地區文獻，有的還可以溯及至12世紀的珍貴文物也遭受焚毀。文獻中描述西藏穆斯林如何遷移到西藏，展開他們的傳統宗教生活及達賴喇嘛賜予他們的土地和特權等的歷史紀錄，也都被燃燒殆盡。「造反小兵」將回教祭司阿訇戴上「高帽」遊街示眾，告訴民眾他是一個「剝削者」，還一路鞭打他，最後竟把他給打死了。清真寺變成了電影院。拉薩內穆斯林村的穆斯林全部都走了，只剩幾位土生土長的穆斯林，他們的情況很糟糕，因為村內的人都是外來的移民。同樣的，拉薩唯一一間教堂也被關閉了。

馬克思主義者的最終目標就是消滅宗教，不許世間有宗教的存在。文化大革命，讓那些為共產黨浴血奮戰的老幹部都無法忘懷，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國慶日說：「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表示要繼續打擊當局一小撮走資派份子⁷⁸。拉薩紅衛兵開始在街上貼大字報，「批評」西藏地方黨部。1966年10月他們召開群眾大會批鬥阿沛·阿旺晉美，他當場立即認罪不諱⁷⁹。但是，第二天紅衛兵再度去拉他批鬥時，他已逃到了北京。12月19日的批鬥大會上，張國華也「認罪」了。

1966年12月22日，35個紅衛兵組織的造反團體，超過一千人（大部分是從北京進藏的中國人），集合一起成立了「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簡稱「造總」

77 French, 2004

78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1970, p. 245

79 Goldstein et al., 2009

或「造反」⁸⁰。他們組成了 51 個「戰鬥小隊」。他們的思想訴求很簡單：「我們堅決進行革命和造反。一定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紅色新世界，造反、造反、一造到底」⁸¹。12 月 26 日，他們發表了一項宣言，指責西藏自治區黨委支持反動資產階級路線，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雖然西藏當權派都是遵循 1966 年 8 月 12 日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指示，但是造總（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激進派紅衛兵宣布當權派的過錯⁸²：「我們不怕造反，要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要造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派的反！造牛鬼蛇神的反！造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反！我們要除掉阻礙革命進行的黑手，拿走群眾運動的絆腳石」。區黨委（西藏自治區黨委）沒有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沒有權力阻止紅衛兵的造反運動。在造總成立後沒幾天 1966 年 12 月 28 日，害怕被漢地來的「造總」紅衛兵批鬥的西藏區黨委暗中指導，合併其他地方「區黨委支持的紅衛兵小團體」，成立了一支「新的紅衛兵」造反團體「捍衛毛澤東思想拉薩戰鬥總部」與之對抗⁸³。

一群大多來自中國內地「響應打倒當權派，砲打司令部，火燒區黨委領導班子」，被西藏人稱為坎諾（Gyenlog 推翻之意）的「造總」紅衛兵組織，積極地在主要據點的拉薩進行造反運動，瘋狂地奪權。1967 年初，他們佔領了廣播電台、中共中央的新華社西藏分社，印刷他們的新報紙「紅色造反報」，以及許多拉薩的公家機構，包含公安局⁸⁴。同時，他們還捉拿、逮捕、毆打及審判對手陣營的人。2 月 19 日紅色造反報登載了一篇聲伐張國華和區黨委的文章，控訴張國華是土皇帝，走修正主義路線，企圖恢復農奴社會和反動喇嘛的權力，並指責他們在 1961 - 62 年間進行「修正主義」。

80 Goldstein et al., 2009

81 Founding of Tibet's "Revolutionary Rebels" Red Guards, Dec. 1966

82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 149 - 150

83 Bogoslovsky, 1978

84 Bogoslovsky, 1978; Goldstein et al., 2009

當權派的區黨委們用他們一貫的對應措施進行反擊。1967年2月「捍衛毛澤東思想拉薩戰鬥總部」跟西藏自治區各地其他的紅衛兵相關組織團體聯盟，成立了「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⁸⁵。藏人稱他們為良澤(Nyamdrel 聯盟之意)中文簡稱為「大聯指」。

事實上，「造總」和「大聯指」彼此之間的意識形態幾乎是一致的，他們都遵循毛語錄的教條，進行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他們兩派代表社會不同的階級團體。「大聯指」背後的操控者是區黨委高層和過去配合共產黨政策獲得利益的人，他們死命地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造總」主要的支持來源是進藏的北京中國紅衛兵和一些不滿區黨委高層的人。尤其是在文革一開始時，就被高層幹部當作代罪羔羊，推出去遭受群眾批鬥的低階和中階幹部對造總的支持最為強烈。這兩派皆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和貧農的真正代表。同時，他們兩派共同迫害、鬥爭及虐待的對象，都是被中共界定為「出身不好」的剝削者階級貴族和地主。

1967年1-2月間，兩個派系紛紛在西藏各個鄉村和工作組出現，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大聯指」是為了鞏固權力，奪權派的「造總」是為了奪取西藏控制權⁸⁶。他們彼此爭奪對方的地盤，也有一些地區是不相上下，只能二分天下。1967-68年間，中共解放軍駐守拉薩布達拉宮長達4-5個月，經常在拉薩城中，阻止這兩派的武力衝突，有時也會遭遇雙方互擲的木棍和石頭的無妄之災。當時這些解放軍人受命不得攜帶任何武器，只能身懷毛語錄當差。1967年初，坎諾(Gyenlog 推翻)得到一些解放軍的支持，試圖佔領中共拉薩解放軍司令部。於是，2月21日中共北京中央發布命令，命令解放軍司令部掌控西藏所有權力，進行軍事管控。

西藏區軍委接到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後，保皇派的「大聯指」也立

85 Shakya, 1999, p. 328

86 Goldstein et al., 2009

即恢復秩序。那些支持「造總」，意圖在解放軍團中擴大文化大革命運動並奪權的解放軍士，馬上遭受軍隊逮捕。西藏區軍委命令解放軍進駐拉薩所有政府機關，3月就掌控了整座城市⁸⁷。軍方指控「造總」是「反革命」與地主和「右派」勾結，逮捕了13名造總領袖，對他們的鎮壓迅速且毫不手軟，順利拿下了拉薩的黨委辦公室。一位前「造總」紅衛兵說一切都很和平的解決。因為不久前，青海日報才報導，解放軍開槍，殺了一千多名包圍群眾的慘劇，「造總」不會讓此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些來自北京的中國紅衛兵，被趕出了西藏。軍方宣布說張國華雖然犯過錯誤，依然是「好同志」。所有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必須和軍方合作⁸⁸。軍方逐漸在西藏自治區實施軍事管控，控制了整個自治區。從1966年12月至1967年4月「造總」從一萬五千人縮小為三千人⁸⁹，而「大聯指」的人數增加，共三萬八千名。

1967年初，毛澤東看到許多老幹部恢復他們的地位，軍方的力量越來越強大⁹⁰。他決定推動第二波文革，將殘餘的政敵一舉消滅。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了命令，不准地方黨領導和軍隊：「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4月6日中央軍委發布十條命令，命令不許對群眾開槍，不准隨意捕人、大批捕人，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對於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這條命令鼓舞了去年冬天失利的「造總」紅衛兵。造總想要爭取軍方的支持，於是在傳單上，強調他們的奪權，將是「三合一的結合」，與軍方的關係將會是「如魚離不開水一樣」。造總的努力，得到了部分軍方支持，軍隊不再中立，軍方的派系對立逐漸白熱化。5月底時，一些「造

87 Bogoslovsky, 1978

88 Bogoslovsky, 1978

89 Goldstein et al., 2009

90 Shakya, 1999, p. 336 - 337

總」的紅衛兵從北京重返西藏，指導並監視完成第二波的文化大革命。從5月到9月之間兩派的武裝衝突越來越嚴重，比起文革初期，更加暴力與殘酷。5月29日在西藏重要的戰略地昌都，「大聯指」對「造總」的總部進行武裝攻擊，7月時，兩派更在拉薩進行了一連串的戰鬥。

1967年下半年，這兩派紅衛兵組織武鬥愈來愈激烈。大部分的情況，都是漢族的領導在進行協調，兩派的陣營中，漢族紅衛兵佔了相當部分，同時他們也是領導中心。1968年初，武鬥情況更加惡化，在拉薩的武鬥持續長達十天，還擴散到日喀則和其他城市⁹¹。機關槍和手榴彈等都出現在兩派的武鬥中。很顯然地，武器是由各自支持的軍方所提供，結果造成數百人的死亡。

1967年9月，毛澤東指示年底西藏要結束文化大革命運動⁹²。但是，1968年初，一個月內拉薩就有上千人被殺。西藏到處都發生武鬥，只有邊界地方，被中共列為嚴格的禁區，由解放軍進行軍事管控，紅衛兵組織也被命令不可以在邊界進行文革運動。

「造總」的人數增加，是因為軍隊主要駐紮在拉薩，軍方也同意，他們去鄉下招收人員加入組織⁹³。他們告訴村民說，他們每年必須得到165公斤的糧食，而不是140公斤⁹⁴。

6月6日，北京指示中共駐藏解放軍不可以支持任何特定組織，但是隔天軍隊就違背了命令。一支解放軍分隊突擊了「造總」據點的拉薩祖拉康(Jokhang 大昭寺)和財經大院。因為造總在這兩座建築物的屋頂上設置廣播器，每天每夜地播放宣傳講話。軍隊無法攻下財經大院，但是馬上攻下了祖拉康(Jokhang)。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勝利，因為對「造總」而言，在祖拉康

91 Bogoslovsky, 1978

92 Shakya, 1999, p. 341

93 Goldstein et al., 2009

94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 123

的廣播站是非常重要的。根據一位服務於解放軍單位的藏人口述，解放軍使用小型武器射出大約 1000 顆子彈和 9 枚手榴彈⁹⁵。大約有 60 名左右「造反」者傷亡，而解放軍方面只有 6 人傷亡。但是，「造總」的人員則表示，當時有 20 名夥伴被殺，數人受傷。

西藏的主要寺院祖拉康（大昭寺）已經被軍方接收。這些外域來的中共解放軍新住民在寺院牆壁上撒尿，在寺殿中圈養豬群，庭院中屠宰牛、羊等家畜。

1968 年 8 月，西藏的武鬥越演越烈，規模也越來越大，周恩來清楚那是軍方派系鬥爭，無異於小型內戰。1968 年 8 月 11 日毛澤東與西藏解放軍的領導幹部會談⁹⁶。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一支特別調查委員會前去阻止武鬥和重建秩序。1968 年 8 月，中共政府還安排了中共當局和中央文革小組與「造總」代表和「大聯指」代表們的會談。

為了安撫「造總」，西藏軍區黨常委會還特別編寫了一份很長的文件，其中還包含自我批評⁹⁷。除此之外，還指出了以下的錯誤：「我們錯認了革命的群眾組織「造總」是「一小撮反革命份子」掌控的壞組織」。我們數次攻擊和鎮壓，逮捕及拘留這個革命群眾組織的領導、成員、年輕武裝份子還有幹部，其中一些人還被指為「反革命份子」。我們嚴重地傷害了他們的革命熱誠」。

當然，文件中說明這些「錯誤」都是因為學習毛語錄的不足所致。遠赴北京的「造總」代表們同意停止武鬥，並參與創立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9 月 5 日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此時西藏文革的主要階段已經完成，所有的權力移交給軍方。擔任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的曾雍雅，

95 Goldstein et al., 2009

96 Bogoslovsky, 1978

97 Goldstein et al., 2009, p. 52 - 57

同時也升官成為西藏軍區司令員，之前他是張國華的代理司令員。張國華被中共中央升官調職，擔任成都軍區的第一政委兼西南軍區第一書記，成功躲掉了「造總」的報仇⁹⁸。革命委員會共有 27 位委員，12 位是群眾組織的領袖代表，10 位是軍方代表，五位是黨員幹部代表，只有 4 位是藏族，其他成員皆是漢族。地方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被延遲到 1969 年，因為反對派不僅來自「造總」，還有來自當地居民對持續不安的動盪不滿。

1968 - 1970 年期間，革命委員會派系武裝鬥爭，導致數千人參與武裝事件。1969 年 10 月 2 日日喀則革命委員會遭到攻擊，會內許多僱員遭到殺害⁹⁹。不過在這之前的 1969 年 8 月 3 日拉薩發生更大的武鬥事件。革命委員會召集三千名最大的群眾組織，命令他們交出武器。拒絕卸下武器的群眾隨即遭到解放軍逮捕。後來，這個群眾組織其他西藏分部的同志，得知此事件後，一萬人從四面八方聚集到拉薩。他們破壞了拉薩周圍的道路和橋樑，直入拉薩市中心，要求釋放他們的同志，雙方爆發了武裝戰鬥。

同年，12 月拉薩廣播站呼籲人民全力保護革命委員會。很顯然地，它處於對立的階級敵人、叛徒、間諜和其他反動份子的危險之中。

「造總」和「大聯指」之間的仇恨衝突並未消失。許多地區的權力轉移到「造總」派，他們啟動「鬥爭大會」毆打及殺害了「大聯指」派的人¹⁰⁰。為了奪取「大聯指」的權力，他們利用農民的恐懼和飢餓，指責對手錯誤的經濟政策¹⁰¹。在一些地方，「造總」奪取到權力後，甚至許可私人念經修行（但並不是恢復寺院和寺院生活）。「造總」在拉薩的領導人默許此事，因為他們要利用宗教「激發西藏群眾接踵而至的攻擊動力」。後來，這件事讓這

98 Van Walt, 1987

99 Bogoslovsky, 1978

100 Goldstein et al., 2009, p. 90 - 91

101 Goldstein et al., 2009, p. 64, 172 - 181

個派系的許多成員受到懲罰，被打成「反動份子」。

另一方面，人民對地方當局的鬥爭，採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為了反對中共的統治，西藏人用毛澤東的政治語言，鬥爭中共地方官僚¹⁰²。1968年西藏自治區51縣中有20縣的人民起義反抗，甚至擴散到安多和康區一些地區。民族解放一直都是支持「造總」派對抗「大聯指」派的遊行口號。例如，1969年帕拉(Pala, 西藏西部)牧區的牧民得知帕拉地區也將成立人民公社後，隨即公布他們是「造總」的成員，攻擊帕拉的政府機關，殺害並逮捕支持「大聯指」的幹部，宣布恢復宗教和經濟自由¹⁰³。他們希望回復到1959年之前的傳統生活。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奢望，沒多久，保皇派的「大聯指」帶領中共解放軍抵達，徹底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直到1981年人民公社依舊存在。一些牧民由於當地政府徵用了他們的畜群，他們變成一貧如洗，無法加入公社。

不只西藏，連中國內地，中共解放軍開始清除紅衛兵和「造反派」，直到毛澤東死亡為止。中國的一些城市，還遭到解放軍猛烈攻擊。例如，中國的梧州市被汽油彈炸毀，桂林市進駐了三萬名解放軍，所有的紅衛兵都遭到殺害¹⁰⁴。毛澤東主席摧毀了他親自打造的紅衛兵軍團。這些「暴風軍團」紅衛兵組織，就如同希特勒發動「血洗衝鋒隊(night of long knives)」對付納粹黨內的其他領導人一般，降低了很多流血衝突。

藉由解放軍擊敗並解散所有的紅衛兵後，中國共產黨終於要開始建設，他們永恆的夢想：農業集體化。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的1965年，人民公社就開始在西藏自治區設立了。但是，大規模的設置是在1968-1969年之間¹⁰⁵。中共政府隨後宣布，西藏已根絕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完成了從農奴

102 Smith, 1994, p. 68

103 Goldstein, 1994, p. 94 - 95

104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105 Bogoslovsky, 1978

制度封建主義走向進步的社會主義¹⁰⁶。如同蘇聯控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

中共宣傳部門宣稱，勞動人民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啟發，主動要求成立人民公社。一些在「土地改革」時分配到土地的西藏農民說：「我寧願停住在這裡，也不要一路走向社會主義」。人民公社沒收農民所有的物品和財產，即便是一只茶壺，都是屬於公社所有。現在勞動農民都要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飯，一起勞動¹⁰⁷。一年的生產所得，公社扣除上繳的稅金及費用後，餘額根據個人勞動力的等級，提交必須達成的任務，以計分制（工分），一年給一次少許現金。和在中國內地的人民公社一樣，西藏的人民公社也發給勞動社員糧票、肉票、布票等兌換生活物資的票券。但是，如果社員生病或無法工作，就會減少他的配給。如果有人想要留在家中，不去勞動，必須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許可¹⁰⁸。但是，最好是不要這麼做。家裡有小孩和老人的勞動農民，只能用自己微薄的配給養活他們。為了吃飽飯，勞動農民從小孩八歲大就會送他們去公社工作。人民公社裡的領導，都是漢籍幹部。勞動農民抱怨說，那些幹部的薪資是根據社員們的計分點數高低計算，還加上政府給予的薪水。1968年開始人民公社增加了更多的藏籍幹部。那些年輕的藏籍幹部都被送到偏遠地區，他們都認為那是一種懲罰性公差。

從1968 - 1973年，農村的農業集體化是造成另一波新飢荒的原因¹⁰⁹。一位康區的見證者說，會出現飢荒是因為公社絕大部分的糧食收成，都上繳給中共政府。農民的勞動所得只有一點點，根本無法養活家中老小。大家都得到野外尋找食物，很多人都餓死了。一位山南的前農奴說，紅旗示範人民公社的農作物收成有增加，但是一半的穀物，都要賣到中國本土¹¹⁰。以至於，

106 Shakya, 1999, p. 308 - 310

10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108 Tenpa Soepa, 2008, p. 132 - 133

109 Tibet: the Truth, 1993

110 Shakya, 1999, p. 311

大部分的社員得到的糧食配給很少，必須向公社借貸。後來，勞動的熱情提不起來，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

回到 1959 年，一批外國記者參觀衛藏地區的實驗農場，中共官員告訴他們，許多農作物（小麥、玉米、大豆、亞麻子、甜菜根等）在這四千公尺高的地方，生長的比平原更好¹¹¹。其中種植的烏克蘭小麥，每公頃產量可以達到 5.5 噸，和原產地的烏克蘭收成一樣。所以，西藏的農民被迫放棄種植傳統主食農作物青稞，改種外來品種烏克蘭小麥。但是，事實上高原氣候並無法讓外來品種的小麥豐收，又加上中共幹部命令不懂農耕的牧民們去種植農作物。

1968 年日喀則地區 45% 的農場被併入人民公社，有一些縣甚至高達 86%¹¹²。1970 年 6 月西藏自治區已經設立了 666 座人民公社，其中加入的縣有 43%。1974 年已經有高達 93% 的縣設置人民公社。這些都引起了西藏人民的不滿，甚至組成民兵抵抗¹¹³。後來逃出中共掌控的西藏難民講述，當時他們在人民公社的許多西藏人都已經忘了糖、酥油、茶和青稞粉的味道，為了活下去，甚至賣血換錢¹¹⁴。

中共成立的人民公社，也必須要維修所有的學校、醫護所、地方企業體和地方工程等。當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需求提高時，也會讓幾所人民公社組織起來，共同完成任務。人民公社的人員，會被派去修築民間和軍事建設，提供及支援漢族定居藏地的一切需要，接受軍事訓練擔任自願民兵（幾乎所有的男女都必須積極申請）。民兵其中的一項任務就是：注意是否有人想要逃到國外，亦或有人從外國進來。

111 Domogatskikh, 1962, p. 168 - 170

112 Bogoslovsky, 1978

113 The PRC in 1974, 1977

114 Bogoslovsky, 1996; Tenpa Soepa, 2008, p. 133 - 134

不過，人民公社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糧食和服務給中共解放軍駐地軍營。可是在中共的宣傳式新聞報導上，變成這些都是西藏人民對解放軍的支持與熱愛¹¹⁵。「熱愛」的表現，就是西藏人民自動自發為解放軍耕種、收割解放軍的田地、贈送解放軍青稞粉、燒材、運送水還有讓出自己的房屋及提供駝獸等。在需要的時刻，這些被中共解放軍從「封建農奴制度解放出來」的人民，還會興奮地從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在農民收割期間，解放軍提供的「幫助」，是將收割的穀物沒收載走，農民被迫只好摘採高原本來就稀少的野食充飢，例如，野生植物的根莖。沒收農民辛苦收穫的農產品往往會導致突發的騷亂¹¹⁶。例如，1969年定日縣中共漢籍幹部將本就歉收的農作物全部拿走，激怒了當地西藏農民，將他們毒打一頓後，逃往山上。後來，當地政府承諾不追究，但是他們回來後，還是有60人遭受拘押判刑。

作為比對，讓我們回顧一下，現今中共對西藏神權政治體系的抹黑宣傳¹¹⁷：「為了有土地可以耕種，農奴必須要為地方官府、喇嘛、行商馬幫、軍隊、西藏政府的馬隊提供人力和駝獸。免費提供住宿、食物和飼料，充當烏拉差役，繳納地方政府的稅金。還要為寺院和佛學院搭屋蓋房，在地方政府的命令下提供免費勞動，例如收割農作物、製作酥油、撿雞蛋、製作藏幣、藏銀圓等。總之，舊西藏的地方政府官員有絕對的權力，強壓人民勞役」。

事實上，中共所謂的舊神權體制的西藏歷史中，從未發生過飢荒。但是，因為中共大量種植非西藏傳統農作物的外來品種冬小麥（不適合西藏氣候），加上為駐藏解放軍強徵西藏食糧，還有強迫牧民放棄傳統遊牧，集體定居等

115 Bogoslovsky, 1978

116 Bogoslovsky, 1978

117 The essence of feudal serf system...

的種種不良施政，才導致西藏出現飢荒¹¹⁸。

此時，解放軍依舊被遣送各地，如火如荼地推動毛澤東思想，即使當時中共政府必須準備戰爭、面對饑荒和自然災害。「蘇維埃叛徒修正主義集團依舊和中國人民為敵…不管你們有多少人，不管你們還有多少同黨，我們一定會堅定地、徹底地、完全地殲滅你們…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日日夜夜，這類的口號和宣傳籠罩著西藏人民的生活¹¹⁹。

1960年代，中共在中蘇邊界故意挑起了數百起衝突事件。其中最為有名的是1969年的珍寶島(Damansky Island)事件，導致蘇聯60名官兵被殺，100多人負傷¹²⁰。1991年中蘇雙方簽署協議，珍寶島正式歸屬於中國，為了彰顯解放軍的功績，中共軍方還特意在島上蓋了一座「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紀念館」。

中共領導層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決定發動「反修正主義」保衛戰。所有搬運貨物的車輛，都被軍方徵收，以備作戰使用，導致西藏的日常消費供應鏈無法運作¹²¹。中共官方向民眾宣稱這是為人民「備戰、備荒」。於是1970年代西藏的大部分民眾都被動員加入「挖深洞、廣積糧」運動。許多的工作隊投入修建隧道和防空洞，中共還在拉薩強徵數百民眾到附近山丘挖地洞，在鄉村地區徵召及訓練民兵備戰¹²²。為了備戰，中共當局下令西藏人民公社增產穀物，儲備戰爭食糧¹²³。

1976年中共完成了西藏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任榮在中共西藏自治

11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119 Down with the new kings

120 Mar, 1969; Losses in Soviet military…

121 Tibet under Chinese, 1976, p.124

122 Shakya, 1999, p.376

123 Bogoslovsky et al., 1975

區 1977 年度第一次會議上報告¹²⁴：「西藏自治區…全區已經實現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生產集體化，農牧民私有土地變更為公有制的集體土地。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闢了西藏革命的勝利之路，帶領西藏人民沿著革命正確的道路走向新的勝利」。

中共為了確實掌控西藏，1971 年 8 月 7 - 12 日在拉薩舉行第一屆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¹²⁵。會中選舉出，56 名黨委和 16 名常委。第一書記當然是漢籍幹部，西藏軍區第一政委任榮當選為第一書記。書記共有六名漢籍幹部和三名藏籍幹部。整個中國被劃入不同軍區，西藏隸屬四川軍區，中國共產黨黨委會是地方政府當局，第一書記任榮代表的是西藏最高權力機構領導。1972 年 6 月共產黨黨委會議分別在拉薩、日喀則、昌都和那曲舉行¹²⁶。隨即，在西藏各地展開鼓勵藏族申請加入共產黨運動。為此，中共新華社還特別報導從 1972 年 6 月到 1974 年 6 月間，西藏自治區已有超過一萬一千名民眾加入共產黨（絕大部分是藏族）。

1970 年代初，中共開始重啟教育體系，到 1975 年西藏自治區有 4,300 座小學，30 所中學及 2 間大專院校。1971 - 1975 年間共有 1,200 名藏族學生被送往中國內地就讀大學。中共政權對藏族的教育方針，著重在深植意識型態，洗腦年輕藏族，效忠中國共產黨。試圖徹底減弱年輕藏族的藏語文能力，年輕藏族的語言變成「半漢半藏形式」，最終讓藏語文變成死語¹²⁷。同時，戲院和軍方的文工隊也重新開始在西藏各地放映和表演，藏醫學校也開始招生¹²⁸。重新開啟商業活動，各行各業再度出現各地。開始建設機場、工廠等，

124 Bogoslovsky, 1996, p. 8

12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27 Smith, 2008

128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227 - 228

特別著重在修築道路，到 1975 年所築道路長達 16,000 公里。強迫被「解放」的民眾們，在運送和修築的工作隊進行勞動¹²⁹。例如，中共動員了一萬名藏族牧民到林芝 (Linji) 蓋建工業區。

千年來，西藏人民一般視拉薩城為佛教「聖地」或「淨土」。不過，中共總是對外宣傳：「拉薩是剝削人民的舊西藏政府、貴族和寺院三大領主的天堂，是勞動人民的地獄」。於是，中共將拉薩進行一番改造，建造水力發電廠、羊毛廠、水泥廠、汽車維修廠、體育場、戲院、劇場等，把拉薩的北方和東方郊區建設成工業區。最後，拉薩變成了平庸的社會主義小鎮。

中共調派大批漢族勞工到西藏工地和礦場工作，1970 年代初總人數達到十萬人。同時，中共亦鼓勵漢族移居到西藏。其中二例是，中共發起一項鼓勵退伍士兵移居到少數民族地區的運動，以及鼓勵大學畢業生為了「解放農奴」拋頭顱、灑熱血，移住西藏「貢獻一生」¹³⁰。漢化政策持續在少數民族地區運作，其中一項是，結婚申請受到控管。根據西藏難民口述，在西藏，漢族男人可以娶藏族婦女，但是，藏族男性不可以娶漢族女性。在政府機關任職的藏族男性可以娶藏族婦女為妻，但是，任公職的藏族女性不可以嫁給非公職的藏族男人。甚至，還有很多的藏族婦女，被迫嫁給漢族¹³¹。

1970 年，文革小組成員之一，被選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中，與毛澤東生出嫌隙後，雙方就此分道揚鑣。1971 年他搭機逃離中國，不幸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墜機。1973 年 8 月，中共在北京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宣布林彪是資產階級野心家，一個陰謀家、叛徒、反革命份子等，將文革過激行為的罪責推給他。隨後，中共發起一項新政治運動「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子。毛澤東批判孔子的「上下尊卑」、「三綱

129 Bogoslovsky et al., 1975; Bogoslovsky, 1978

130 The PRC in 1975, 1978

131 Rakhimov and Bogoslovsky, 1972, p. 142 - 148

五常」、「君君臣臣」等的批儒思想，都被信仰毛澤東的群眾組織尊奉及引用¹³²。1973年過後，幾乎是同時，與中國的前統治者尊崇孔孟思想的國民黨不同，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開始讚揚「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帝¹³³。許多讚美毛澤東如同秦始皇般的文章絡繹不絕地出現在報章雜誌。毛澤東非常自滿自己的集權統治、用槍桿子奪取中國政權、用鬥爭暴力治理中國內政，以及以武力侵略、恫嚇鄰國等的政治手段。那些年間中共媒體特別讚頌中國古代戰將討伐蒙古族的祖先匈奴的英勇故事¹³⁴。反之，嚴重批評儒家主義者與遊牧外族的互不侵犯和平聯盟，因為那是「分裂主義份子的政治聯盟」。他們強調自古以來，匈奴族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這個新運動被文革小組的御用學者拿來與敵人對弈。在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特別強調漢族與非漢族的「一致團結」，積極進行階級鬥爭，文化革命是讓邊疆地區現代化的救星¹³⁵。在西藏地區，此項新政治運動口號是：「孔子、林彪和達賴喇嘛都是同一個寺院出來的喇嘛」¹³⁶。並強調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的黨羽都是「外部危險份子」，而十世班禪喇嘛和他的支持者都是「內部的危險份子」。儘管，當時班禪喇嘛已經被囚禁了五年。

當時，西藏游擊隊持續在運作活動，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游擊隊都是由美國CIA組織培訓及贊助。有數千名的游擊隊員是各個西藏地區自行組成的獨立部隊。他們攻擊中共士兵、政府官員、破壞軍事通訊系統及設施等。超過上千名的中共兵士及幹部被殺或負傷。例如，1966年末到1967年初，西藏自治區爆發一場七千多名藏人對抗地方政府機關的抗暴事件¹³⁷。1968年6月

132 Yurkov, 1981, p. 4

133 Wang Ming, 1975

134 Tikhvinsky, 1979, p. 196 - 198

135 The PRC in 1974, 1977

136 Shakya, 1999

137 Bogoslovsky, 1978

初超過三千名民眾在 Sophu、Chumai、Jiangba 和其他藏區示威抗爭，有二百多名中共幹部被殺。在 Geji 和 Tsalamo 有超過千名民眾攻擊中共解放軍還殺死了三百名兵士。8 月駐紮在西藏南部的解放軍遭到攻擊，250 名兵士被殺，9 輛軍車被燒毀。10 月，飢餓的群眾強奪日喀則的穀倉，導致 100 名兵士及許多藏人死亡。10 月初，有七個縣數十名興建人民公社的工人被殺。1968 年底，Jage 和 Wangring 地方的二千名牧民攻擊了軍隊和縣政府機關，導致一百名兵士和幹部傷亡。

1969 年尼木 (Nyemo) 縣一位名叫赤列曲珍 (Trinley Chodron) 的尼師向人宣稱，一隻從達賴喇嘛處所飛來的神鳥，告訴她要趕走中國人。她號召了一



群農民，各自拿著刀和茅等武器，攻擊縣政府機關。起義行動瞬間蔓延了 18 個縣市，一些人宣稱自己是格薩爾 (Gesar) 的一位女神轉世。抗暴民眾殺死了中共官員、幹部以及與中共合作的藏族幹部。後來，抗暴的群眾一些被處死，一些被斬斷手，這些證據照片都被展示在尼木烈士陵园陳列室。坎諾 (Gyenlog 造總) 利用農民起義抗爭，意圖消滅良澤 (Nyamdrel 大聯指) 的幹部，建立自己的

政府。農民抗暴起義不久就被解放軍鎮壓住，赤列曲珍和她的 15 名支持者被綁至拉薩公開處決¹³⁸。如今，這個事件是有據可查。可以說，這是一起農民的民族與宗教自決解放抗爭。正如茨仁夏加 (T. Shakya) 指出，文化大革命意圖消滅藏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思想價值，才引起的一連串農民抗暴。

1970 年 5 月 1 日，麻江宗 (Majiangdzong) 一支 200 匹馬隊分隊和汽車倉庫遭到破壞，拉薩到日喀則的電信線路被剪斷¹³⁹。游擊隊掌控了麻江宗 (Majiangdzong) 和尼木宗 (Emodzong) 地方數天。當地的農民搶光糧食局和所有的農具。1970 年 5 月，八百名藏人包圍並攻擊拉薩西郊的大軍事駐防地，殺死了 150 名士兵。從 1962 - 1970 年間一個由 12 人組成的游擊隊不定期地襲擊印度、不丹和尼泊爾與中國的邊境地區。他們被捕後，四名游擊隊員被處死，其餘則被判 6 至 20 年的有期徒刑。1970 年夏天，西藏西南部發生抗暴起義，約一千名中共解放軍被殺¹⁴⁰。抗暴起義遭到鎮壓後，中共處死了 124 名藏人。同年間，東藏的藏人反抗人民公社的設立。對抗的民眾攻擊守備微弱的軍輸局和崗哨。

1969 年底到 1970 年初，解放軍在西藏各地進行大規模逮捕、審判和處決¹⁴¹。坎諾 (Gyenlog 造總) 被軍方保守派壓制，同時民族自決運動和藏人的反抗運動也一併受到中共鎮壓。1970 年 1 月拉薩群眾大會上，9 名地下組織的西藏青年男女高喊「為西藏獨立戰鬥」後，隨即遭到軍方槍殺。同年夏天期間，日喀則有 25 名藏族也被槍殺死亡，另有多人被判 20 到 30 年有期徒刑¹⁴²。同年 2 月，拉薩民眾集會上，有 13 人被槍殺，而其他地方被殺的藏人，

138 Goldstein et al., 2009; Shakya, 1999

13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0 Bogoslovsky, 1978

141 Bogoslovsky, 1978

142 Bogoslovsky et al., 1975

都不低於 20 人¹⁴³。1970 年 10 月，有 20 名年輕藏族在拉薩遭到公開處死，家屬被命令在一旁觀視，還被迫要向政府當局道謝。

各處民房的牆壁上，貼著政府的政令，傳單上圖文並茂地寫著罪犯的刑罰和「罪行」：破壞企業組織、阻礙公社運作、幫助難民等¹⁴⁴。為了破壞西藏游擊隊運動，中共禁止藏人活動及居住在印度、尼泊爾邊境一百英里內。同時，中共從中國增派軍隊，1970 年初人數增加至 40 萬人¹⁴⁵。

毛澤東的權力是來自戰爭，同時也是因為有共產蘇聯的扶植和援助。毛澤東依樣畫葫蘆將毛式社會主義革命輸出到印度、緬甸、尼泊爾、不丹、秘魯、菲律賓和其他許多國家。毛澤東說¹⁴⁶：「中國不但要成為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也要成為支持世界革命軍事和技術的援助中心，中國必須提供他們武器，現在，我們可以光明正大的給他們武器…中國必須要成為世界革命的軍械庫」。之後，造成外國數十萬無辜民眾受到毛派武裝革命地下組織的茶毒。中共提供印度那伽 (Naga) 和米佐 (Mizo) 部族武器，幫助他們在印度進行武裝分裂運動。1970 年至 1980 年代，他們的領導人在北京的共產黨黨校學習，他們的武裝兵士在中國受訓¹⁴⁷。受到外國的啟發，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一致譴責西藏的反抗運動是受到外國的煽動。

雖然，國際法上，對抗外來的侵略者、殖民者和侵占領土者的游擊武裝運動是合法的行為。根據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內瓦公約附件第 43 條一項：「衝突一方的武裝部隊人員是戰鬥員，任何被敵方俘虜的戰鬥員皆是戰俘。此類武裝部隊需是有組織，由一個為其部下的行為向該方負責的司令部統率，並受其內部紀律制度約束，該制度應強制遵守適用於武裝衝突的國際法規

143 Khetsun, 2008

144 Bogoslovsky et al., 1975

145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46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p. 218

147 Shakya, 1999, p. 516

則」¹⁴⁸。然而，那些起來革命的民眾，並不屬於這項原則，因為他們是與統治自己的政府作戰，而不是外國人。

美國與中共締結經濟關係協議後，就停止對西藏游擊隊的一切援助項目。毛澤東曾譴責蘇聯和美國改善關係，而今，他卻與西方帝國主義龍頭關係緊密，還開始和日本、西德建立友好關係。1971年7月，為了安排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國務卿季辛吉經由巴基斯坦秘密訪問北京。1972年7月8日，周恩來和美國國會議員伯格（H. Boggs）和福特（G. Ford）會面後，共同聲明：「現今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很重要，因為它是和平與穩定的保障」¹⁴⁹。

和中共建立關係後，美國背棄了西藏，如同英國之前做的那樣。根據美國的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幫助西藏的主要目的是在外交戰略上給中國施壓，並沒有要幫助西藏獨立，所以也沒有給予實質上的幫助¹⁵⁰。最終，美國停止給西藏游擊隊任何支援，以至於失去了木斯塘王國（Kingdom of Mustang）內的游擊隊總部。1974年7月，達賴喇嘛錄製20分鐘的錄音帶，呼籲西藏游擊隊放下武器¹⁵¹，尋求和平的方式，爭取自由。對許多游擊隊員而言，人生如同戲劇般地轉變，也有少數幾人選擇自殺。西藏武裝游擊隊從此解體。

文化革命開始以來，1970年代，首次允許經過篩選的外國記者訪問西藏¹⁵²。從那時起，西方媒體再次充斥了西藏相關出版物，其資料源頭皆來自中共官方¹⁵³。所有在西藏旅行的外國記者，都必須依照中共安排的行程旅遊和緊隨的「導遊」，訪問各處已排練好台詞劇本的藏族人士¹⁵⁴。於是，「農奴」、「被封建領主凌虐的奴隸」、許多「西藏悲慘世界」故事，還有「共

148 Additional 1st Protocol...

149 Koloskov, 1977, p. 210

150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51 Strokan, S. "Most living Buddha..."

152 Smith, 1996

153 French, 2004, p. 373

154 Iliin, 1978

產主義下幸福的西藏」等，這些被中共刻意捏造的西藏偽歷史、文化和事實，再次被傳播到西方世界。1950年代開始，共產黨御用記者（例如，A. L. Styong, V. V. Ovchinnikov, A. T. Grunfeld, M. Parenti 等）和媒體，就開始替中共傳播不實的報導。雖然這類「學術墮落」在1980年代幾乎已經消失。但是，他們又再度開始行動。他們小心翼翼地西藏民間故事、神話、民俗、特殊風俗和習慣中，找到任何一絲有關舊西藏的壞事，拼成大雜燴，加油添醋地對外宣傳¹⁵⁵。最近，這類宣傳也重新出現在前蘇聯。

近幾十年來，西藏的人道主義援助都是由私人和非政府組織(NGO)提供，例如，社會和資源開發基金、西藏研究所等。1959年到1992年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和國際贊助人已經投入15億印度盧比以上，在西藏難民教育上¹⁵⁶。西藏流亡政府將預算的65%支付在西藏兒童教育，不包括培育僧侶的高額費用。西藏流亡政府的財政來源，主要是西藏難民的捐款，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成功的商人。中共和他的共產盟友一直仔細地在偵查，西藏流亡政府的錢從哪裡來，又用在何處¹⁵⁷。然而，西藏流亡政府是合法政府，自然可以接受自己人民和外國的捐獻和贊助。

許多西藏學校設立在印度和尼泊爾。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設置了藏醫曆算學院、西藏文獻圖書館、西藏表演藝術學院以及西藏文化保護中心。印度其他城市也紛紛設立西藏文化中心。年輕的西藏難民開始接受現代高等教育包括大學，也舉辦會議、研討會和其他活動。197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開始針對境內西藏人民進行無線電廣播，向他們揭露中共大量的謊言和暴行，以及他們統治西藏的非正當性，還有鼓勵西藏人民爭取自己的民族權益等等¹⁵⁸。

155 Schrei, J.M. A lie repeated...

156 Tibet: the Truth, 1993

157 Baker, M. 2007

158 Champion of peace...

中共當局如今還是刻意隱瞞在西藏進行的文革和西藏人民的武力抗爭行動。後來連毛澤東也承認西藏的文革有缺失，他說：「七分好，三分有錯」。有趣的是，1949年他對西藏工作下的指示是：「多少成果才算是達到成功的目標呢？三成還是七成？不可以過少，也不要過多」¹⁵⁹。1956和1957年毛澤東評論史達林的革命運動是七分好，三分錯¹⁶⁰。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向赫魯雪夫(Khrushchev)分享他的見解：「如同史達林的十根手指，爛掉了三根」¹⁶¹。1973年12月15日他發現七分好，三分差也適用於鄧小平。毛澤東死後，而今中共也評論他是七分功，三分過¹⁶²。這些相同的說法，又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或許在數字學上，這是最「明智」的自我評估。

同時，也有其他的數字值得關注。西藏流亡政府內部資料顯示，從1949年到1979年有120多萬藏人因政治壓迫、包括在獄中死於酷刑和飢餓等的非正常死亡，而這個數字並不包含因酷熱和熱帶病菌，大量死於印度難民營的西藏難民。不過這個數字也有其他學者提出批判¹⁶³。

中共官方對外聲稱西藏人口在「和平解放」時，只有一百萬。現今，已經超過230萬，所以不可能有120萬的死亡數字¹⁶⁴。不過，這是不正確的。中共官方的人口數字只限於中共圈定的西藏自治區(衛藏區)，而120萬的藏人死亡是指自古西藏傳統領土，即西藏三區的藏人死亡數字。

西藏流亡政府參照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算出整個西藏總人數，再計算出被殺害的總人數。1959年11月中共圈定的西藏自治區總人口數是1,273,969人。不過，大多數的藏族人口居住在中國鄰近省份併吞的康區和

159 Mao, 1966, p.121

160 Rakhmanin, 2005, p.118 - 119

161 Zubok, 2001(1), p.118

162 Mao Zedong. On Deng Xiaoping...

163 Sautman, B. How repressive...

164 The one who expresses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安多區。康區之前被劃分成前西康省時的藏族人口有 3,381,064 人。被劃入青海省、甘肅省的安多區藏族人口有 1,675,534 人。由此，總計出藏族的總人口數為 6,330,567 人¹⁶⁵。1959 年的人口數據來自於 1953 年中共官方的人口普查（再下次的人口普查是 1964 年）。然而，他們對西藏的解釋，有以下不準確之處。

這是中共官方 1954 年出版的 1953 年人口普查¹⁶⁶。中共這份表格內的少數民族人數，藏族總人口是 2,775,622 人。各省人口分布表中的「西藏和昌都（衛藏區）」（後來的中共西藏自治區）的總人口數是 1,273,969 人，西康省 3,381,064 人¹⁶⁷。青海省 1,676,534 人¹⁶⁸。這三地總計和為 6,331,567 人¹⁶⁹。但是，這裡面的人口數，並不是只有藏族，還有其他的少數民族。所以，中共說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資料中，藏族的人口數，被誇大了。

中共提出的數字，通常都是很低的，要如何才能讓人們很容易就同意呢？有可能是，依據這些省份少數民族的分佈，而進行的推斷。他們應該不是採用 1953 年的數據，而採用最近的數據。雖然，人口變遷超過 47 年，加上人口普查依不同普查方式和不同時間是更會提高誤差。但是，這些誤差不可能高於其他可用的推斷。

依據中共 2000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藏族佔據西藏自治區人口的 92.8%，但是 1959 年之前，除了藏族幾乎沒有其他的民族居住在衛藏地區。所以，1953 年中共在「西藏和昌都（衛藏地區）」的普查人口數 1,273,969 人，應該都是藏族的人口數。此外，青海省的藏族人數比例是 22.5%，前西康省的四川西藏地區藏族人口比例是 65.22%。如果依照這個比例，來計算 1953 年青海

165 Tibet: the Truth, 1993

16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167 In 1955 included into Sichuan as several as several Tibetan autonomous units

168 The quoted source states 1,676,534, and not 1,675,534

169 But not 6,330,567

和西康的總人口數，那麼藏族人口數分別應該是 2,205,130 人和 377,220 人。

20 世紀初，安多地區的藏族人數估計有 50 萬人¹⁷⁰。1993 年的「青海省年鑑」中報告 1957 年青海省內的藏族人口是 513,415 人，但是 1996 的年鑑中記載 1957 年的數字卻是 486,269 人¹⁷¹。明顯地，上面計算青海省的數字，有些低估。由於大量漢人移民來青海，導致到 2000 年時，藏族在青海省的總人口數百分比下降。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前西康省，其總人口數比例也被拉低¹⁷²。如果我們用這個低估，加上中共的西藏自治區人口數的 1,273,969 人，可以得出 3,479,099 人。所以，藏族的人口數，不是中共在 1953 年人口普查後，宣稱的 2,775,622 人，而是更多。此外，事實上，我還未算上甘肅和雲南省(2000 年那裡有超過 50 萬藏族人口)。所以，我們可以得出，1953 年藏族的總人數應該是 3,479,099 人以上。

如同前面所述(參第六章)，根據貝爾(C. Bell)¹⁷³和柯茲洛夫(P.K. Kozlov)¹⁷⁴的估計，20 世紀的前幾十年，藏族的總人口數大約在四、五百萬。這個數字應該很接近。加拿大國防部一份 1950 年 10 月 6 日的機密文件中也報告了相近的藏族人數。裡面的報告指出西藏自治區成立前的藏族人數大約在 1.5 至 2 百萬，西康和青海省有 2 百萬藏族¹⁷⁵。總計約 3.5 到 4 百萬。這些數字和我所計算的，大約是一致。加上，他們不認為 20 世紀初西藏人口有減少¹⁷⁶，但是，人口普查時低估了人口數字。1953 年整個西藏藏族居住地區並沒有發生重大事件可以將人口減少近兩倍。與此相反，從 20 世紀初到 1950 年，人口數應該會呈現自然成長。所以，1953 年藏人的總人數估計應該是

170 Kozlov, 1923, p. 413

171 Sautman, 2008, p. 240

172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173 Bell, 1992

174 Kozlov, 2004, p. 35

175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176 Quoted in Yan Hao, 2000, p. 14

四百萬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前三次(1953年、1964年、1982年)的藏族人口普查數字並不準確。因為，調查是依據戶籍紀錄本和勘查結果¹⁷⁷。中方的文獻記載：「人口普查不是直接在西藏和昌都地區進行調查，而是當時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做出的粗略估計，傳達給中央政府的人口數字」¹⁷⁸。此外，中共的一個部門，在不同時間，造作不同數字。如同我上面所提的青海省年鑑中不同的數據一樣。前西藏自治區(衛藏區)1953年的人口普查數字是127.4萬人，1959年減少到118萬人¹⁷⁹，1991年更減少到105萬人¹⁸⁰。他們刻意「減少」數字，難道不是為了掩飾自1959年來被大屠殺的藏人人口數字？

西藏流亡政府數據資料：1949-1979年，中共佔領西藏期間受害的藏族人數圖表¹⁸¹。

死亡原因	衛藏地區	康區	安多區	合計人數
獄中刑罰	93,560	64,877	14,784	173,221
處死	28,267	32,266	96,225	156,758
戰爭	143,253	240,410	49,042	432,705
饑荒	131,072	89,916	121,982	342,970
自殺	3,375	3,952	1,675	9,002
毆打	27,951	48,840	15,940	92,731
合計人數	427,478	480,261	299,648	1,207,387

上表的數字是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官方資料提供的文件和資料分析得出。西藏流亡政府特別委員會對難民進行全面查詢。主要的證據來源是，那些生活在西藏地區目睹悲劇，逃亡成功的倖存者。

但是，也有人口統計學家，不認為這項調查數據是準確的。依據他們的說法是，問卷調查得出的結果，不能算是正確，特別是因為西藏流亡者出於

177 Yan Hao, 2000

178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5...

179 Shakya, 1999, p. 504

180 Sautman, 2008, p. 240

181 Tibet: the Truth, 1993

政治原因，報告了誇大數字¹⁸²。然而，也可以說，由於對中共的恐懼，逃亡出來的西藏難民，反而提供了最小的數字。所以，難道就可以無視所有西藏難民的證詞。這種策略通常用於被否認及掩蓋的大屠殺事件，因為無法取得下屠殺令的完整文件，加上很多相互矛盾的證詞，所以無法精確地確定傷亡數目。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和德國的傷亡數目，仍舊存在爭議，還有許多國家的死傷人數，也無法準確估計。

其中，法蘭奇 (P. French) 在他的著作中提及，他查閱了達蘭薩拉提供的檔案文件後，並不支持 120 萬的死亡數目¹⁸³。因為一些檔案有重複，一些檔案無法找到。有些同一事件，因不同人的證詞，人數上有些出入，而且女性的死亡數目過低。但是，作者從未公布過參考數據和計算的完整修訂版，似乎，他提供的信息不允許旁人估算出錯誤的順序。法蘭奇認為主要的缺點是，統計數據顯然包括隨機數字，而且有些數據重複出現，此外，西藏北部和東部一些人口稀少地區的死亡數字高得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這些是問題點，似乎並不重要。因為事件發生的地點在中共掌控的西藏內陸，消息被封鎖，外界無法得知，只能藉由屠殺事件中，逃出的難民口中知道大約數目。如果懷疑為什麼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會有那麼多人死亡？雖然逃亡的原因各有不同，許多逃出的難民也提到，為了躲避解放軍，他們只能由人煙稀少的路徑逃亡。此外，1982 年西藏東部和東北部地區，男性人口比例的增加，異常高過於其他西藏地方和中國內地¹⁸⁴。其原因是，大屠殺事件經過 20 年後，明顯地顯示出抗暴起義（男性）死亡慘重的結果。也可以清楚解釋，法蘭奇認為難以置信的問題點。法蘭奇認為，藏族死亡人數只有五十萬（不過，他的計算方式，也不合乎統計學）。雖然，他採用了中共的藏

182 Sautman, 2008, p. 238

183 French, 2004, p. 408 - 414; French, 2008

184 Norbu, 2003, p. 612

族總人口數字(約 250 萬)，不過，反而證明了，中共屠殺了 20% 的藏族。

其他也有些專業或非專業著作估計，藏族的死亡人數，範圍從六十萬人到十萬二千人¹⁸⁵。以蘇聯為例，他們依據中共提出的數據，分析推論出藏族的死亡人數在總人口數的 10% 以上¹⁸⁶。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不同的計算程式，竟然得出令人玩味的結果¹⁸⁷。主張藏族死亡人數遠低於 120 萬的學者，不論其計算方式出來的結果有多不同，不論其中包含多少臆測，他們都體認到，他們的計算方式不可能成為，1953 年到 1964 年間藏族死亡人數的計算方式，因為那是超乎常理，超乎人類的所能想像的悲慘壯烈及殘酷和可怕。

嚴浩(Yan Hao)在他的研究學科領域及年度(1953 - 1990 年)，他根據中共的數據資料，計算出 1953 - 1964 年藏族的人口增加率是負 9.87%¹⁸⁸。這是表示，西藏的總人口數從 277 萬 5 千下降到 250 萬 1 千，減少了 27 萬 4 千人。但是，在 1982 年藏族總人口數卻上升到 384 萬 8 千人(正常成長 53.86%)。嚴浩認為主要的死亡原因是因為戰爭和飢荒，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認為的民族自尊抗爭。很遺憾地，他並未提及藏族在饑荒時期、民主鬥爭時期和民族自尊抗爭時期的死亡率。

可是，西藏饑荒並不只有發生在 1964 年前，也發生在 1968 - 1973 年間。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1964 至 1982 年間的 18 年，人口不可能會有超過 1.5 倍這麼驚人的成長。更不可能在大饑荒之後，1973 到 1982 年的 9 年間，有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長。所以，問題在於，中共發表的西藏總人口數過低(直到 1982 年)，還有解放軍入侵西藏後藏族的大量死亡，這二項被隱滿的事實，

185 Source list...

186 Iliin, 1978

187 Yan Hao, 2000

188 Yan Hao, 2000

造成後來藏族總人口成長數字計算出來的結果，總是不合乎邏輯和非自然。所以，嚴浩的藏族人口計算結果，也無法反駁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數據。

還有，如果我們把 1953 年藏族的總人口數，設定在四百萬人，那麼依據不同的計算方式，非自然死亡人數差距大約在 3 - 30% 之間。不過，有趣的是，那些認為藏族只有「小小的」傷亡（人數從一百到幾十萬）的學者們，也承認 1953 年西藏總人口數為 280 萬的數字評估，是過於低。

讓我們來探討一下，中共發表的數據，1959 年青海藏族總人口數為 477,994 人，到了 1963 年人數為 408,132 人，下降了 14.6%¹⁸⁹。這個下降不只是餓死、戰死和坐牢死，還有遷移。二萬名安多人遷移了。針對此事，沙伯力 (B. Sautman) 的總結報告說，安多有二萬名藏族餓死。而這數目比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數字（參前面圖表）還少了五倍多。沙伯力的說法是，西藏人比起非西藏人的飢餓情況更不明顯，主要原因是，他們居住在人口稀少的村鎮，而經濟可以快速發展（指大躍進）的地區，通常是人口密集地。他們之所以會受到這麼嚴重的影響是因為，他們以物易物的傳統所致。此外，還有一些安多人移居到甘肅省。他認為死亡人數應該是從 1953 年算起，而不是 1959 年。事實上，饑荒也發生在 1963 年之後。還有，衛藏地區沒有饑荒是不正確的，雖然他說他是依據中共 1958、1959、1962 和 1969 年的人口統計得出的結論。不過，中共 1953 年的藏族人口普查後，再下一次的藏族人口普查卻只有 1964 年。

另有一個研究調查顯示，青海（安多區）餓死的藏族有九十萬人。四川省（包含康區）有九百萬人死於饑荒，尤其藏區特別嚴重¹⁹⁰。與中共當局友好的十世班禪喇嘛十分清楚藏族的情況，他上書說，西藏 10 - 15% 的人口，遭

189 Sautman, 2008, p. 241 - 242

190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89

到逮捕¹⁹¹，其中一半以上已經死亡（參第八章）。光是在西藏自治區（衛藏地區），從1959年到1962年就有6萬4千到9萬6千人死於獄中。班禪喇嘛所說的死亡人數與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數據非常相近。凡是，班禪喇嘛呈上的文件資料等，事先都是經過中共統戰部門檢查通過的。1961年1月他上呈一份報告文書給中共中央委員會，被收下了¹⁹²。所以，根本沒有理由懷疑其正當性。

雖然，也有一些懷疑論者說，沒有壓倒性證據，特別是發生在西藏。伯倫蒂(M. Parenti)則認為駐西藏中共解放軍太少，根本不可能¹⁹³。或許，他不知道可以將敵人一點一點地消滅，分批地，將一小撮人，送往勞改營，死了一批，再送一批，既可瞞天過海，也可滅盡敵人。另外，沙伯力(B. Sautman)也提出一些論述，說明為什麼不接受，有17萬5千人死於看守所¹⁹⁴。不過他的說法也是令人無法信服。他的說法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藏族比非藏族，被囚禁的比例更多，以及在獄中受到更不人道的折磨及刑罰（為什麼不是呢？西藏遭到解放軍全面鎮壓，而不是中國境內，西藏僧侶數的比率最高，所以可以推斷被囚禁的比率會高出尋常。還有難民們的證詞中，一致都表示在獄中受到嚴重歧視和凌辱）。從1950年到1979年，每年至少有11萬6千名藏族被囚禁，這是總人口數的3%到4%。假設，那些年間，被囚禁的藏族有50%以上，死於死刑、嚴刑拷打、自殺等，就可得知被關入監獄的人數約有54萬人，佔總人口數的10%（中共對西藏進行大鎮壓行動，摧毀了許多藏族家庭，這就不是不可能了）。中共中央主導的政治活動造成的牢獄和死亡，在西藏造成的影響比起中國內地更輕（這也不是真實的，「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地席捲全藏）。假若，藏族在獄中的死亡率和中國內地一樣，則藏族的

191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192 Panchen Lama, 1997, p. xv - xvi

193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194 Sautman, 2008, p. 245 - 246



被毀於毛澤東時代的色拉寺周圍的寺殿
(Jose Ignacio Cabezon 許可)。

死亡人數將會在 7 萬 5 千和 10 萬之間
(但是，如果死亡率更高的話呢？)。

很多學術報告都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導致藏族巨大的死亡。正確的資料數據，都在中國，只不過那些資料數據不可能讓獨立的學術研究者翻閱。其他地方等級的資料又太籠統，而且只有西藏流亡政府將他們印刷出來。雖然那些資料並不非常準確，但是這



些依據事實的數據比起外面的推測更為正確。不論是 1953 年或是 1959 年，相對於大西藏三區的總人口數，西藏方面提出的數據似乎過高，而中共官方所提出的數字又是過低。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席捲的不只是整個西藏三區，還有整個中國。一個世界偉大的漢族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眾多偉大的文物、多少的文化遺產、不朽的藝術和建築傑作等人類偉大的遺產受到巨大的摧毀。眾多傑出的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中國傳統技術製作家，還有各宗教信徒等，都受到迫害、毆打和辱罵，許多人受虐死亡。

文革期間，6,843 座北京的歷史城樓古蹟被破壞了 4,922 座¹⁹⁵。2 百 35 萬 7 千件的珍貴典籍，還有 18 萬 5 千軸的傳世畫作及書法都遭到燒毀，此外，1 千多座的歷史石碑被搗碎等¹⁹⁶。中國五千年來的貴重歷史文物遺產和儒、道、佛家的品德文化教育等都被中國共產黨摧毀殆盡。以往的溫文儒雅變成了咆哮謾罵，敦親睦鄰變成了打家劫舍，大家閨秀變成了潑婦…活活地將一個文化古國變成了貪婪蠻橫之邦。明朝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 1563 - 1620 年）的定陵被中共挖掘後，紅衛兵將萬曆皇帝和他兩位皇后的屍骨抬到陵墓前的廣場，漫天烽火地批鬥後，把屍體和陵墓內眾多的珍貴文物一起焚毀。文革的混亂中，許多歷史文物被偷或被毀。北京頤和園全長 728 公尺的長廊，其樑柱和天花板全部用「蘇式彩畫」裝飾，總計有 1 萬 4 千多幅彩畫，也遭到紅衛兵在畫上上漆塗毀。部分的萬里長城也受到破壞¹⁹⁷。

許多中國寺院都在 1966 年 8 月被迫關門¹⁹⁸，寺院的建築物被紅衛兵佔據充當領導中心、宣傳部門和住宿地。與此同時，中央美術學院的師生們也點

195 Jung Chang and Halliady, 2007

196 Usov, 2006, p. 65

197 Usov, 2006, p. 57

198 Kuznetsov, 2006

燃了破壞舊雕塑的「革命火炬」，將古老的佛菩薩雕像一尊尊地用斧頭和棍棒劈毀搗壞。9月紅衛兵前去廣西省的「封建寺廟」將寺院的佛像和佛教文物、器具等一併焚毀，取而代之的是，在佛殿上高掛毛澤東的相片，佛桌上擺置毛語錄。進駐清華大學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們供奉毛主席贈送的巴基斯坦芒果，捨不得吃，不久芒果開始呈現腐爛，他們就把芒果上蠟。後來又有人想出，複製蠟芒果，將複製的蠟製芒果送給全國各地組織展覽。於是展覽蠟製芒果的熱潮席卷全中國，各單位紛紛將蠟製芒果恭敬地請入玻璃鏡框內，高高地供奉起來¹⁹⁹。

紅衛兵破壞河南洛陽白馬寺，這是中國第一座佛教寺廟古剎，建造於公元68年。紅衛兵將寺內一千年以上歷史的十八羅漢陶製雕像搗毀，還燒毀了保存二千多年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及其他珍貴的佛像和經典。建於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天台寺（山西省代縣）北魏太延年間的珍貴佛塑像和壁畫完全被摧毀殆盡，自此，消失於世。雲南瑞麗傣族的喊薩奘寺，這座富有傣族異國風味的寺院也遭到損毀。中共「革命小將」將五台山所有寺院的僧侶批鬥一番後，將他們趕回原籍，還燒毀眾多的手抄稿，並摧毀了六十座寺院及寺院內的所有塑像和佛經古籍²⁰⁰。西安的唐代石碑也遭受毀滅性破壞²⁰¹。一位四川女士描述1975年她乘坐汽船旅行，航行揚子江時：「沿岸都是殘垣斷壁的寺院、到處都可看到堆積在外的佛像碎塊，還有各處被破壞成滿目瘡痍的古代聖地」。

孔廟、孔府、孔墓都遭到毀滅性破壞。陝西省周至縣的樓觀台是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寫下道德經的地方，此處為道教聖地是中國最古老的道教宮觀，其方圓十里內共有五十多處道教宮廟，包括唐太宗修建的宗聖宮等

199 Usov, 2006, p.150

200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201 Gorbunova, 2008, p.148

古蹟都被紅衛兵破壞，許多道士都被送往人民公社從事勞動。如同西藏一樣，這些被毀的寺院、道觀等，被毀之前會有國家專業鑑定師等，將有價值的物品運走，其餘的不是拿去熔化，就是用來鋪路填牆等²⁰²。

新疆維吾爾族的古可蘭經遭到焚毀，紅衛兵又在毛拉 (Mullah 宗教師) 和烏力瑪 (Ulama 神學士) 頸上掛豬頭，遊街示眾。他們佔據清真寺做養豬場，命令穆斯林吃豬肉。搗毀許多清真寺，並查禁許多伊斯蘭典籍。

西方教堂也被關閉和破壞。尤其是，所有的東正教會都被關閉，牧師遭到迫害，其中有許多人被殺。1966 年哈爾濱著名的東正教聖尼古拉天主教堂遭到拆毀。兩處俄國人墓地的墓碑被挖出來鋪置堤防道路 (1959 年其中一部分墳墓早被搬遷到別處)，一些刻著俄文字體的墓碑，還朝上鋪在堤防道上。

文革時代紅衛兵在中國進行全面「抄家」，書畫、古董、珠寶和宗教物品等都被搜刮和破壞²⁰³。光在北京一個月內就沒收了 5,155 公斤黃金、17,260 公斤白銀、5500 多萬人民幣、613,600 件古玩玉器珠寶等。中共中央宣稱那些都是「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從 1966 至 1976 年有 52 萬間民房住屋被徵收。1966 年 10 月有 397,400 名都市居民被貼上「牛鬼蛇神」的標籤，並被流放到偏遠的農村。

中國各地，文革的刑罰、虐待的手法，總共大約有 50 到 100 種，有皮開肉綻、斬首示眾、澆熱油、刺指甲肉、碎十指、挖心臟生食以及小兒撕兩半等惡魔般殘忍酷刑²⁰⁴。例如，廣西省發生過的刑罰是，將人綁在樹上，在胸前割一小刀，將肝臟慢慢擠壓出來切片，讓眾人將肝臟涮煮吃食，再用金屬管插入死者腦內吸食其腦髓，然後，切下其肉燒烤食用²⁰⁵。還有，甘肅省曾

20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03 Usov, 2006

204 Usov, p. 60 - 64; The Nine Commentaries, 2005, p. 32

205 French, 2005

發生，將 50 個人綁在貨車上，用刺刀亂刺，直到血肉模糊的事件。中國各省文革中使用的非人道酷刑約有從 50 - 100 種不等。

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族人民遭受的迫害比其他民族更加慘烈²⁰⁶。成千上萬的蒙古族因為支持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而遭到屠殺，只因為中共懷疑該黨試圖與外蒙古合併，統一蒙古國²⁰⁷。根據中共官方資料，此事件有 346,000 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迫害，16,000 多人遇害死亡²⁰⁸。內蒙古自治區在此次民族肅清運動中，蒙古族死亡人數高達人口的 10%²⁰⁹。但是，實際上的數字遠高於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數字。大屠殺過後，中共將內蒙土地充公再分配，並移進大量漢族人口，於是蒙古族變成了內蒙古自治區內名符其實的「少數民族」。21 世紀初時，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人口只佔 18%。

和西藏一樣，紅衛兵也在蒙古族的土地上進行一連串的破壞、搗毀。污衊踐踏蒙古族的傳統習俗、文化古蹟、宗教寺院、書籍等，更強迫蒙古族人民學中文、背誦中共的政治洗腦手冊「毛語錄」。1966 年鄂爾多斯市 (Ordos) 內的蒙古重要國寶，蒙古族世代供奉近 700 年的成吉思汗陵及重要文物在紅衛兵的打砸搶燒中被銷毀一空，只有 3 個成吉思汗乘坐過的馬鞍被蒙古牧民偷偷搶救出來²¹⁰。後來，這裡被改成儲鹽倉庫。

根據各類統計，毛澤東統治期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的總死亡人數，大約有三千萬至八千萬人²¹¹。其中，有二千七百萬人以上死在監獄或勞改營²¹²，約有五千萬人被送到勞改營²¹³。根據中共官方資料，文革時期約有

20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73

207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208 Usov, 2006, p.147

209 The Eight White Ordon...

210 The Eight White Ordon...

211 Pirman, K. Ignorance...

212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213 Courtois, S. et al., The Black Book...

一億人受到影響，其中許多人發瘋或是生病。但是，中共提出的數字，並沒有真實的科學統計數據證明，真實的數字，事實上是遭到掩蓋²¹⁴。毛澤東統治期間人民的死亡人數是中國、西藏和蒙古歷史上的最高紀錄。那個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學習到的教育都是暴力和憎恨。事實上，我們必須欽佩中國人民，毛澤東的中共集團並未能完全徹底拔除中國的文化思想。

第九章 結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文化大革命也隨之落幕。此時的西藏，就像被原子彈轟炸後的廣島一樣，淒涼殘破，死傷累累²¹⁵。西藏幾近每家每戶都遭到迫害及傷亡。毛澤東死後達賴喇嘛的代表團抵達西藏故土視察。他們發現：「沒有看到一個快樂的人，也沒有聽到任何中共統治下的幸福故事，聽到的都是遭受迫害及苦難的悲慘情境²¹⁶」。

毛澤東集團操縱人民的手法和希特勒集團類似。「在文革的火焰下，將個人特質和身份認同都焚毀殆盡。藉由集體生活，將人民訓練成一個新的統一人格，他們唯一能崇拜的是活的神靈毛澤東主席和他所代表的偉大的祖國」²¹⁷。這位主席夢想將他的臣民心中的悠久文化歷史傳統，完全抹淨²¹⁸。

中共佔領者表面宣稱和西藏人民團結一致。事實上，使用暴力和謊言「動員群眾」，對西藏人民進行嚴刑拷打、謀殺、摧毀宗教和文化。中共在西藏建造中國式的產業、基礎建設、農業、教育和醫療，中共宣傳這是偉大的成就。事實上，西藏從一個擁有獨特文明的國家，轉變成中國的落後邊緣地區。

214 Usov, 2003

215 Lukin, A. World view...

216 Norbu, 1999, p. 280

217 Norbu, 1999, p. 189

218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雖然西藏沒有正式處於戰爭狀態，但是從 1951 - 1976 年的「和平時代」，卻是中共恣意消滅藏族靈性文明的主要時期。中共利用「再教育」和逼迫藏人漢化來滅絕藏族文明，最終導致各藏區死亡人口比率從 3 - 30% 不等。這是中共政府有組織的計畫性屠殺。其中只有極少部分是紅衛兵的自主行動，但是，絕大部分的迫害行動，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進行²¹⁹。而毛澤東掌控所有的鬥爭行動。

1948 年 12 月 9 日「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成為聯合國大會第 260 號的決議內容，並於 1951 年 1 月 12 日正式生效。其中第二條危害種族的定義：「本公約內所稱危害種族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犯有下列行為之一者：(a) 殺害該團體之份子 (b) 致使該團體之份子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 (c) 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之生命 (d) 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之生育 (e) 強迫轉移該團體之兒童至另一團體」²²⁰。

聯合國的諮詢機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後，成立一個「法律調查委員會」去印度對西藏難民進行調查。他們的調查報告中指出²²¹：「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犯下種族滅絕行為，企圖摧毀西藏宗教及民族特有的傳統生活習慣等。調查委員會也提出下列證據證明：a) 中共政府禁止藏人進寺院禮佛或進行任何宗教儀式。b) 有計畫地在西藏根除宗教信仰。c) 為了進行這項計畫，中共解放軍屠殺高僧大德，因為他們的存在對藏族而言，是一種信心和榜樣。d) 中共政府強行將大量西藏兒童，送到中國境內唯物主義的環境中，讓兒童完全脫離西藏家庭的傳統宗教生活。

219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 576 etc.

22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221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1960, p. 3, 13 - 14

由於共產黨集團國家也對其他民族國家做出類似的行為，故而無法反駁。總之，中共在西藏的行為被視為種族滅絕，因此，無論上述哪種人口折損估計都是可信的。

中共一方面強烈指責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所犯的罪行，另一方面卻極力隱藏自己所犯的罪責，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之一。這種從上層指導及產生的混亂，激活了人類本能的最大黑暗面，形成真正的新社會主義者，其大腦內充滿了毛澤東思想。

這是西藏及蒙古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面。從 1966 年開始，數世紀遺留下來的歷史遺產，幾乎都被摧毀殆盡。這是毛澤東和其政黨所犯的罪責。如同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我們可以向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問罪，但是不能指責德國，同理，也不能指責中國人民和中國。

第十章

重建與現代化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⁰¹：「50年來西藏取得的驕人成就歸功於，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明同志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集權領導人，分別在建設西藏的不同歷史期間，所作出的最明智的決策和正確的領導」。現在已經清楚毛澤東時代治理的西藏。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西藏命運。

「偉大的舵手」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為主的「改革開放小組」奪下了中共政權。鄧小平曾任西南軍區政委，也是侵略西藏的戰略決策者之一。中共的經濟政策會議中，他說了一句中國古老諺語：「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在文革期間竟成為了被鬥爭批判的把柄。1978年他發起了要讓中國擺脫政經深度危機的改革：「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下，以中國的現實結合科學，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了這項改革發展，我們不得不放棄以前的某些觀點，因為不同時代、不同的國情，在馬克思的理論下，中國的國情，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⁰²。事實上，毛澤東早就預見了⁰³：「再不久…整個國家必將被反革命份子掌控，那些死恢復燃的修正主義黨徒，必將中國共產黨導向修正主義，那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將再

01 Hu Jintao Full Text of Speech…

02 13th National Congress, 1988, p. 63

03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70, p. 20

度抬頭了」⁰⁴。

此時，中國的民眾都歡迎這項新改革開放政策。從此之後，全世界都很欽佩漢族所經營的大型私人企業。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開始出現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許多共產黨員都是很成功的企業家。直到毛澤東死亡前，還如火如荼地對人民進行的共產主義特訓教育營，如同泡沫般消失，走入了歷史。

鄧小平改革開放成功，主要是因為中國吸引了西方國家來投資，然後融入全球化⁰⁵。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同年7月簽訂中美貿易關係協定，規定雙方互享最惠國待遇。從此之後，雙方的關係發展良好，到20世紀末，美國已經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在日本之後），而中國是美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投資來源。2005年中國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已達50%。

這些外貿關係國，發揮了很大的助益，讓中共能夠再次在中國鞏固政權與建立權威。當初，如果沒有共產蘇聯的幫助，就沒有今天中共政權的存在。現在，沒有西方國家的貿易互惠協定，也不會有中國經濟奇蹟的出現。由此看來，中共一再指責美國試圖分裂中國，根本是毫無根據。

1981年中共第十一屆中委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論：「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⁰⁶。以及定調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共產黨和

04 Mao Zedong. Speeches and articles...

05 On trade balance...

06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1981, p.34, 58 - 59

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

中共中央對毛澤東作出這種評價，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在共產黨信仰者的觀念裡，革命只能是好的，反革命就是代表壞的。他們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項革命，而是由毛澤東錯誤發動，被以林彪和江青為首的極左派「反革命集團」利用，造成的大浩劫。儘管江青招白自供說⁰⁷：「我只是毛主席身邊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許多人相信中共已經不再信奉毛澤東思想，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中共從未否決過毛澤東思想。現在中國共產黨對外發表的重要思想是執政「三個代表」⁰⁸。這三個代表的思想如下：一、中國共產黨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中華文化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⁰⁹。二、毛澤東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運用和發展的產物，代表了正確的理論原理，在中國革命的實踐和概括中得到了證明，這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精髓。三、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堅定地捍衛社會主義方式，人民民主專政，領導能力是我們國家的基石¹⁰。

2001年1月10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中，中共主席江澤民針對「三個代表」表示¹¹：「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斷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和教育全國民，這是保證全黨緊密團結和帶領人民共同奮鬥的根本思想基礎，也是保持我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根本思想基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始終做到兩點，一是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絕不允許搞思想的多

07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2007, p. 631

08 The CPC charter...

09 Modern China...

10 The CPC charter...

11 Jian Zemin, 2004, p. 567

元化。二是必須緊密結合形勢的變化和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宣傳思想戰線更要加緊做好統一思想，幫助廣大群眾認清情勢，把個人奮鬥融入到為實現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鬥之中」。中共政府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巧妙地將敵對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包裝上共產主義的外衣，並且，美其名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自從毛澤東死後，西藏的狀況也得到改善。1977年底一些人被放出監獄，其中有一部分人士也重歸原本的高階職位，他們之中有90%原本都是前西藏政府官員，個個都是高級知識份子，後來都被中共分配去當牧民或農民¹²。現在，中共中央對這些出獄，原本是高官厚爵的舊世代西藏官員，給予金錢賠償和有名無實的高官虛職¹³。

1979年，中共政府和達賴喇嘛的代表團隊開始展開對話。1978年十世班禪喇嘛獲釋出獄後，再度重回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1979年2月他確認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¹⁴。1980年3月14、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十世班禪喇嘛也受邀參與。會中他依舊堅持七萬言書中所表達的內容是正確的，多年來監獄中遭受的種種苦難，也未曾令他屈服。沒有得到平反的平措汪杰(Phuntsok Wangyal)也贊同他的觀點。座談會中得出結論，中共治理西藏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過於傾向左翼。結果，西藏自治區的第一書記被調離。但是，最終證明要找到適當的替代者是困難的，因為黨內的積極份子，都是左翼。

1980年5月22-31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及隨同一行人，參訪西藏。他被西藏的貧窮狀況震驚住，驚訝中央每年撥款的數百萬元都白白的被浪費掉，還有駐藏漢族幹部對西藏人民的高傲態度，讓藏中關係更加緊張。一次內部

12 Tenpa Soepa, 2008, p.127

13 Garri, 2009

14 Dalai Lama, 2000: Shakya, 1999, p.382

會議中，他表示漢族在西藏的人口數比率之高，令人錯覺西藏是中國的殖民地（就經濟而言）¹⁵。

回到北京後，胡耀邦要求對西藏進行根本性改革：「一、對藏族農牧民實行免稅、廢除三年的免徵購，讓農業、土地、畜牧私有化。二、加強西藏文化地位。三、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還給藏人，行政部門中漢人不可多於2-3名，高階職位不可多於30%¹⁶。四、漢族幹部必須減少85%，留下者必須學習藏語（後來此命令被取消）。五、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撥款，用於活化經濟、復興西藏文化和修復西藏寺院。六、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利益」。

許多關於在鄧小平的指示下，克服左傾錯誤，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西藏工作的相關書籍、雜誌等刊物陸續出版。內容不外乎是，批判四人幫主導的「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左傾錯誤理論，以及在社會主義的保護傘下，各民族平等之類的思想指導等¹⁷。這些出版刊物內容都與毛澤東思想相反。西藏自治區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民錯誤的通知」：「1970年以來，在農牧業社會主義改造中，被劃為富農、富牧階級成分，還有由富裕農奴被劃為領主、牧主、代理人成分的人，一律給予糾正平反。其家庭財產或個人財產被徵收、沒收的，給予適當經濟補助」。由此可知，舊西藏並沒有那麼多的農民。一些被歸類為資本家的工商業者也在下一梯次得到平反，恢復原來階級。這一來就可以得知，事實上，舊西藏社會並沒有資本主義者。

西藏人民被准許穿他們的傳統民族服飾、舉行宗教儀式以及恢復他們的傳統生活。在西藏婚姻法案頒布之前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家庭，在家庭成

15 Smith, 1996, p. 568

16 Smith, 1996, p. 569

17 Bogoslovsky, 1996

員沒有要求改變的情況下，西藏地方法律變更給予合法化¹⁸。西藏傳統的天葬（屍體餵養禿鷹）和水葬（屍體投入河流），也再度得到許可。

中共中央撥給西藏的援助金，由於高級幹部的貪污和基層不識字之下，絕大多數的補助金和補貼都流入中共高幹的私人口袋。被調離的漢族幹部，臨走前都想方設法在西藏撈一筆，尤其是黃金、珍貴古董、木製傢俱等。其中木製傢俱，當時在中國是極度短缺的貴重物品¹⁹。當西藏地方大多數的漢族幹部離開後，西藏人民就開始著手修復佛塔、轉經輪牆等。第一次，藏族父母親可以讓小孩向出家僧學習讀寫藏文。也是第一次，藏族的年輕世代有機會學習到真正的西藏文化和歷史。境外西藏難民返鄉探親的限制，得到了部分緩解。

1980年代，中共開始清理文革時代犯罪的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但是，



西藏學校，約1980年

中共在西藏並沒有清理這三種人，因為裡面有很多藏族，雖然沒文化又不識字，不過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中共不但沒清理，還提拔了他們。一些極左派漢族幹部表面

支持中共中央的新思維政策，可是依舊陽奉陰違，遲遲不肯做任何改變。他們仍然認為必須壓制宗教，不讓宗教再次復甦，以免造成任何影響，也持續認為西藏文化落後，藏人野蠻等。1983 - 1984年中國許多左傾份子再度抬頭。

1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19 Smith, 1996, p. 582 - 583

中共中央傾向忽視過去的錯誤，希望一切都能通過新政策解決。1984年胡耀邦表示受西藏舊教育的菁英份子，以及在中國內地上學，回來被下放的知識份子，也應該為改革開放政策服務²⁰。於是將他們安置在各部門裡，取代離開的漢族幹部職位。但是，西藏自治區中的統治高層依然是積極的極左派份子，讓藏族人民印象非常不好。正如班禪喇嘛曾抱怨說：「那些左派分子並沒丟掉他們的偏見，儘管他們在文革時，犯下極大的過錯，黨卻給他們新的重要職位」。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藏中關係會變成如此緊繃的原因之一。

1985 - 1988年伍精華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政治委員兼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這位彝族的第一書記，第一次對外演講時，穿著藏族傳統服飾，參加宗教活動，贏得了藏人的心，人人都叫他「喇嘛書記」²¹。在他的命令下，西藏撤除了毛時代的海報和標語，西藏的宗教及傳統等其他狀況也得到了改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保守派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犯下「嚴重錯誤」，被迫辭職。聽到這個信息，西藏自治區極左派集團為此還大大慶祝一番²²。1987年3月28日班禪喇嘛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時大大稱讚胡耀邦對西藏的政策和作為，並說，他是唯一重視西藏的最高領導人。班禪喇嘛此番的講話至關重要，具有建設性，表現出對中國的忠誠²³。他鉅細靡遺地描述1959年抗暴期間滅絕西藏的情況，並說：「共產黨的治理，帶來了不好的結果。如果堅持一貫的態度，就會激怒和壓抑少數民族的情感，那麼將來一定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現在發生的事情，證明了他當初所憂慮的情況。

20 Shakya, 2002

21 Karmel S.M. Ethnic tension...

22 Shakya, 1999

23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s Warning to China...

1988 年底，胡錦濤被中共中央調遣到西藏擔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接替伍精華的位置。在這之前，他有過在甘肅少數民族區域工作的經驗。他的屬下透露說，他大多的時間都藉故滯留在北京，而不是西藏²⁴。他的努力終於得到結果，1992 年他被調離西藏，進入中共中央負責組織工作。胡錦濤極力提拔極左派集團裡藏族的熱地，當時他擔任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²⁵。熱地是文革時代竄起的積極份子，他極力配合，聽從黨地方指示，總是帶頭批鬥西藏領主、富農們，手段凶狠有名，於是受到上層的賞識，一路提拔上來，成為地方革命委員會裡重要成員。從中共官方檔案記載²⁶，出生於 1938 年的熱地，在解放軍和工作組的動員下，1959 - 1961 在北京中央政法幹校學習。196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 - 1966 年擔任那曲地區公安室偵查員，1966 - 1968 年在那曲地區軍管會服務，1968 - 1979 年成為那曲地區革委會人保組幹事、副組長。從 1982 年開始被黨中央提拔為中央黨委會的一員，強化他在藏族領導群內的地位。1993 年又高陞為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2003 年當選為第十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移居北京，直至 2008 年卸任退休。其他在文革時代的領導層，也被授與了重要的官職。

無疑地，中共的西藏政策更趨向嚴格管控，文革時代的手段和術語又開始被使用。這並非完全是地方幹部所造成。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與宗教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所導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經濟自由化，導致民間大量資金以捐贈的形式流入寺院，這情況並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期待²⁷。加上，胡耀邦的政策廣泛被認為是，會威脅到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權力。

198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西藏政策決定，將加速西藏經濟一體化並納入中國的腳步，加強安全機制，任命更多的共產黨幹部，消除達賴喇嘛

24 Tibet, 2002

25 Tibet, 2002

26 China Vitae: Raidi...

27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回到西藏的可能性²⁸。1994年7月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中決定二大戰略路線：一、吸引大量投資和勞動，加速西藏經濟發展。二、打擊達賴在內的分裂主義，挫敗國際反華勢力，以及加強藏傳寺院內的管理和愛國教育²⁹。2002年胡錦濤成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當上中共中央主席。對西藏的統治政策，依舊是採取強硬路線。諷刺的是，自始至終，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員的中共政府完全無視，聯合國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民族小組委員會於1991年8月23日通過的西藏局勢第1991/10號決議：「…對連續不斷有報導反映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行為威脅到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性的情況感到關切。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取代聯合國創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登上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位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然地違反聯合國公約，連最基本的人權也不尊重，讓世人不禁懷疑，中共政府是否有資格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的成員。

接下來，我們來看境外西藏人民與達賴喇嘛對爭取西藏基本人權及宗教自由的努力。

1977年阿沛·阿旺晉美 (Ngabo Ngawang Jigme) 公開宣布：「中國歡迎達賴喇嘛以及逃亡到境外的西藏人民回來」³⁰。1979年，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 (Gyalo Dhondup) 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邀請，抵達北京訪問。鄧小平承諾他，除了西藏獨立外，什麼都可以談³¹。鄧小平死後及歷經藏中會談數次失敗後，2008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 (Zhu Weiqun) 宣稱，鄧小平從未說過這句話，全都是西藏人編出的謊言。

2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 Andreev, 2006a, p. 398

30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1 Gyelo Thondup reconfirms Deng Xiaoping's offer...

1979年8月2日，達賴喇嘛經過深思熟慮後挑選的五人代表團，從德里出發經由北京到西藏³²。中共中央當局接受達賴喇嘛再派三支代表團的要求。成千上萬西藏及安多地方人民，從四面八方湧出歡迎代表團的狂熱景況，讓中共中央受到驚嚇。後來，當代表團抵達日喀則、薩迦和江孜地區時，當地的人民已經被派去農村勞動³³。代表團其中一位使節，不意間聽到一位官員說：「過去20多年努力的思想改造，一夜之間就化為泡影了」³⁴。西藏人民貧窮的情況和絕望的心境讓達賴喇嘛代表團各個成員感到非常震驚與悲傷。從1979-1980年間，達賴喇嘛派出的三組代表團參訪了中共統治後的西藏，第四組代表團也正在準備出發³⁵。但是，1980年8月6日中共中央突然宣布，不再接受達賴喇嘛的代表團訪問。經過雙方多次交涉後，在1985年只被准許訪問西藏東北部。從那之後，再也沒有代表團被允許訪問該地區。2002年7月，嘉樂頓珠 (Gyalo Dhondup) 曾再度訪問北京和拉薩，但是並非以官方代表的身份。

1982年達賴喇嘛代表團與中共當局再次舉行會談時，代表團提出一個新提案，重新定義西藏在中國的地位，首先是，將西藏人居住地，藏人稱為衛藏、康區、安多三區 (Cholka - sum) 的地方，成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和行政體。第二是，讓西藏和香港一樣³⁶，可以是一國兩制。但是，卻遭到中共拒絕。他們拒絕的理由是，藏中關係早就有十七條和平協議。可笑的是，由中共政府強力主導及壓迫下，簽訂的十七條和平協議，早就由中共單方自行毀約了 (參第七、十一章)。1984年會談時，中共政府只同意討論達賴喇嘛回去後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拒絕解釋及討論當初簽訂的藏中十七條和平協議。

32 Dalai Lama, 1992, p. 230 - 231

33 Smith, 1996, p. 567

34 Dalai Lama, 1992, p. 230 - 231

35 Tibet: the Truth, 1993; Tibet, 2002

3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新華社刊出中共政府拒絕的原因³⁷：「達賴集團說想要一國兩制，這是個天大的謊言。舊西藏是一個黑暗的農奴制社會。1959年民主改革期間，這個政權就被推翻了。難道西藏還要恢復農奴制度嗎？達賴強調他會兌現「民主」和「自由」的承諾，還說要在西藏推動「民主」和「自由」。這種荒謬的說法，更加駭人聽聞。達賴本身就是舊西藏封建奴隸主，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的大頭目，對西藏人民進行野蠻、殘酷的統治。這種人怎麼讓「民主」和「自由」存在。今天，他就是一個如假包換，披著支持「民主」和「自由」外衣的狼，暗中要進行邪惡的復辟」。

這是中共的故意扭曲，真正的理由事實上很簡單：香港是一個漢族居住地，在基本定義上，會對漢族統治的北京政權忠誠。而西藏是藏族居住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邏輯上大多數藏族都應該是「分裂份子」。

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前，就已經開始改革了西藏的「封建」制度（參第六章）³⁸。後來，他在印度的西藏難民社區也進行了民主改革，並提出了西藏的民主化計畫（參下面）。至於哪個政權在西藏的統治更加野蠻和黑暗？是貪婪的領主還是中國共產黨？我們可以從前面的章節，得知什麼才是做賊的喊捉賊，誰才是睜眼說瞎話。如同一位中國學者所說³⁹：「中共不要兩制，藏人不要一國」。

1980年代，在達賴喇嘛和他的人民的努力下，實現了讓西藏問題國際化。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支持西藏獨立運動已經全球化，他們的成員成功地引起人們的注意，讓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更了解西藏的境遇，並組織了對西藏難民的援助等。許多國家紛紛成立了非政府組織支援西藏⁴⁰。光是在俄羅斯

37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38 一些共產黨團體組織對封建和奴隸及封建奴隸制度，並不很清楚，只是按照黨指示喊口號

39 Song, 2007, p. 42

40 Worldwide Tibet Movement...

聯邦的西藏之友會就分佈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卡爾梅克 (Kalmykia)、布里亞特 (Buryatia) 和圖瓦 (Tuva)。西藏流亡政府也可以在華盛頓、紐約、倫敦、東京、蘇黎世和莫斯科設立辦公室。許多的西藏文化中心和西藏佛學中心紛紛在全球成立。特別是在傳統上有一部分或全部人民都修行藏傳佛教的國家，例如，俄羅斯聯邦、外蒙古、不丹、尼泊爾、印度、以及香港和台灣等。

儘管中共持續「鎮壓」西藏，但是，達賴喇嘛辦公室代表處依舊和中共當局持續接觸。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應華府美國國會人權高峰會議的邀請，在國會山莊演講時提出「五項和平計畫」⁴¹：一、把整個西藏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地區。二、中共政府停止危及藏人生存的移民政策。三、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四、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共政府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五、對西藏未來的身份地位以及中國人民和藏族人民關係的問題進行真正會談。

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史特拉斯堡會議中，針對五點和平計畫作出詳細說明⁴²：「…眾所周知，西藏，就是指西藏三區：衛藏、安多和康區，這個西藏民族自古以來的居住地，本就應該成為一個自立的民主政治實體。這個民主政權應該建立在以西藏人民為主的福祉及環境保護的法律基礎及原則上，加入中國聯邦政府。中國政府應負責西藏外交，西藏政府應透過其外事單位，在宗教、商業、教育、文化、觀光、科學、體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務上與外界發展並維持關係。西藏應加入與這些方面有關的國際組織。」

西藏政府應建立於基本憲法之上。這個基本憲法應該授權西藏的民主體制政府來確保經濟平等、社會公平，並且保護環境。這表示西藏政府有權決定所有有關西藏人民和西藏事務的事。

41 Dalai Lama, 1992, p. 248

42 Dalai Lama, The Strasbourg Proposal...

由於個人自由是社會的根源和發展的胚芽，西藏政府必須要依循「國際人權宣言」規定的言論、集會、宗教自由，來保障人民的自由。因為宗教是西藏民族的根本特質，心靈修行是西藏燦爛文化的菁華，西藏政府有義務保護及發展宗教事業。政府將會由全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首長，及一個兩院制的立法國會和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所組成。政府所在地將設在拉薩。

西藏政府將頒訂嚴格的法令保護野生動植物。天然資源的開採將受到嚴格管控。全面禁止核子及武器製造、試驗和貯存，以及使用核子能源及其他會產生污染和危險的技術。西藏政府將負責把西藏三區建設成全球最大的自然保護區。

希望通過一個區域性的和平會議，讓西藏成為永久中立，真正的和平避風港。在此類會議之前，還有西藏非軍事化和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少數的防衛性軍事設施。

為了藏中雙方能培養出互信關係，中共政府必須要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權，並且放棄對西藏的移民政策……」。

即使達賴喇嘛放棄尋求西藏獨立，他所提出的一切，都是符合西藏人民自治自決的意志和原則，而且這些都與中共官方對外宣傳的民族自決相吻合。

此外，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和平主張也得到全球的尊敬和認可。這些年來，各國學術界、宗教界和社會組織紛紛頒發獎牌和榮譽學位給他，感謝他對世界和平的努力與貢獻。1989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發給達賴喇嘛一個「世界和平獎」，表彰他「為西藏自由和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以及保護西藏歷史文化遺產作出的努力和奮鬥」。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中，達賴喇嘛詳細地解說「五點和平計畫」，提議將西藏三區建立成和平與非暴力的世界和平區域 (Zone of Ahimsa)⁴³：「這個和平的整個西藏高原將成

43 Dalai Lama, 1991

為一個非軍事區，禁止生產、試驗或存放核子武器及其他任何武器。西藏高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園，以嚴格的法律保護野生動植物，嚴格監督資源的開發，以免破壞生態環境。人口稠密地區將採取可持續永久發展的政策。禁止製造或使用核能及其他會產生任何危險性廢料的科技。國家資源和政策以推動和平與保護環境為目標。凡致力推廣和平及保護各種生命的團體組織，都會在西藏得到友善支援。西藏將鼓勵建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際性與區域性組織」。

但是，中共政府拒絕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畫，也迴避進行藏中談判。1991年10月達賴喇嘛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闡述他的新提案⁴⁴。他希望在中國領導人的陪同下訪問西藏，以便就現場的情況提出評價。1991年12月，中共總理李鵬訪問印度期間，達賴喇嘛嘗試與他會面，但未能成功。1993年，達賴喇嘛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帶著他的私信給鄧小平和江澤民，表示他願意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進行談判，也重申願意妥協。但是，他的提議也被回絕了。

根據新華社報導：「1992和1993年，中央有關部門會見了兩位達賴的代表。這些代表承諾不會向其他國家透露這些會談或與中央政府談判的內容。然而，在這些會談之後，他們一再違反承諾，不僅對外透露了會談的事實，而且還罔顧後果，歪曲了會談的內容，企圖扭曲事實」⁴⁵。事實上，一切都是相反的。一些支持西藏團體也曾試圖從達蘭薩拉，探查關於會談的任何信息，但是卻都無功而返。達蘭薩拉一直都保持沈默，直到2006年末，在中共媒體多次報導，有關這些會議的內容後，擔任達賴喇嘛特使，出席這些會議的洛卓嘉日(Lodi Lode Gyari)才公開談論這個問題，因為他被迫回應歪曲談判內容的指控，他說這些都是中共在媒體上編造的談判內容。

44 The 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45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ies...

與此同時，旅居印度西藏難民社會積極地對權力結構和未來西藏憲法進行了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也制定了從當前西藏和流亡政府的權力結構轉移權力的程序。1992年1月，達賴喇嘛在發表「西藏未來政治道路和憲法核心精神」中公開發明⁴⁶：「未來我將不擔任任何職務，我會將傳統上賦予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力全部交給西藏政府」。此外，也提及關於未來西藏政治體系：「…各州人民選出州議會議員，再由各州議會選出全藏議員代表。立法權由全藏人民直選的人民議會和全藏議會負責。法案必須經過總統同意才生效。其中人民議會才是最高立法機構。總統和副總統由人民議會議員、全藏議會議員和州議會議員選出。總統可以任命幾位全藏議員及各州州長…」。在中國撤軍和憲法生效前的一段時間，國家行政部門的責任，由現在在西藏工作的西藏工作人員承擔。在政權轉移期間，將任命一位臨時總統，達賴喇嘛會把他的政治權力和責任轉移給臨時總統。屆時，西藏流亡政府將被解散。

2002年，達賴喇嘛辭退西藏政治領導人的職位。賴東仁波切成為首任民選西藏流亡政府內閣首席（總理）。現在在達蘭薩拉有三個西藏中央部院，分別是西藏人民議會（國會）、噶廈政府（內閣）和西藏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機構）三權獨立的中央部門。稱為「流亡西藏憲章」的西藏憲法開始生效。議會共有46位議員，其中43位為民選，另外3位由達賴喇嘛任命。噶廈政府包含下列重要部門：宗教文化部、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安全部、外交新聞部、衛生部。

2011年5月29日，達賴喇嘛批准修改西藏憲章，將以前他與西藏中央政府共同擁有的權利和責任全部授與，由西藏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和服務西藏人民⁴⁷。

流亡期間，西藏流亡難民，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之下，恢復了他們的宗教

46 Dalai Lama. Guidelines…

4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atifies Amendment…

修行生活，保留了西藏文化傳統等，那些在西藏祖國已經被中共刻意消滅的西藏歷史文化傳統。他們在印度重建了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等的西藏傳統大小寺院。宗教教育完全恢復了，藏傳佛教顯宗和密宗再度興盛，重現西藏護法神諭，以及尋找轉世喇嘛（祖古）。身為西藏各教派領袖的達賴喇嘛不僅護持自己的格魯教派傳統，同時，也維護西藏其他所有宗教教派的傳統。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資料，2007年西藏難民人數有145,000人。分別居住在不同國家，其中絕大多數居住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的西藏流亡社區。流亡的西藏人民已經建立了二百多座寺院和女尼寺，駐寺喇嘛和女尼大約有二萬名⁴⁸。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有84所以上的西藏小學、初高級中學，很多的西藏學生中學畢業後，都進入專科學院再繼續求學。西藏境外流亡的專科學院學生比例是7.5%，而西藏境內在中共管轄下的比例只有0.85%。進入大學研讀的比率是境外4.3%，境內0.7%⁴⁹。境外出版的期刊有40多種，其中包含10多種報紙。比起被中共控制的西藏境內同胞，他們有更高的機會得到學校教育，也可以搜取更多的全球資訊。

境外的西藏流亡組織及團體，持續在增加，但是他們並不是全都支持達賴喇嘛折中妥協的「中間道路」方法。1991年成立的西藏前政治犯組織「九、十、三運動」，是專門幫助和援助西藏境內政治犯的團體。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西藏復國。境外西藏最大的非政府流亡組織在1970年設立「西藏青年會」已經擁有三萬名成員，他們宣誓：即使犧牲他們的性命，也要為西藏獨立而戰⁵⁰。西藏境內的人民也高喊「西藏要獨立」、「達賴喇嘛要回西藏」、「中共要撤離西藏」、「西藏不是中國的」等口號…。西藏人民對中共積壓多年的不滿，才逼得藏族老百姓大規模地一波又一波，在藏地各處吶喊、抗議及

48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49 Decision of History, 2008, p.3

50 Tibetan Youth Congress…

遊行。但是這些都不是因為「達賴集團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與鄧小平的「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不相左，雙方可以在互利的基礎上，來共同解決問題。「中間道路」的要點是⁵¹：1) 西藏流亡政府將不尋求獨立，而是將西藏三區的所有藏族都置於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中。2) 這一政治實體必須具有名符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自主的地位。3) 這種區域自治應該是根據民主程序，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和政府所主導。4) 在中國政府接受上述內容的同時，西藏將不尋求分離並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存在。5) 在西藏未成為世界和平基地之前，為了防衛的需求，中國政府可以在西藏佈署有限的軍隊。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西藏的政治外交與國防。而與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和生態環境等有關的事務則完全由藏族人民自己主導負責。7) 中國政府停止對西藏人權的踐踏，停止對西藏進行人口遷移。8) 為了解決西藏問題，由達賴喇嘛負責與中國政府進行真誠的和談與和解工作。

不顧中共政府強烈反對，2007年美國國會最高平民獎的「國會金質勳章」由美國總統布希親自頒發給達賴喇嘛。依據往例，中共發布一貫標準的抗議口號「干涉內政」。境內西藏人民也無視中共的警告，藏區各地自主性地大肆慶祝。

儘管毛澤東死後，西藏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中共對西藏人民的政治迫害還是一直沒有停止過。1982年5月，115名西藏政治活動家被捕，中共對外宣稱他們是「罪犯」和「黑市商人」⁵²。隨後，中共又進行一連串的搜索逮捕和處決。1983年11月底，光是在拉薩就有750名參與政治活動者被中共逮捕。從1986年開始，西藏三區幾乎每年都有反對中共統治的示威活動出現。

51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

52 Tibet: the Truth, 1993

自從達賴喇嘛發表「五點和平計畫」後，中共對藏人敬仰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展開了一連串大肆抹黑、污衊、指責的宣傳活動。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侶們，再也無法沈默，成群出來示威抗議，呼喊西藏獨立⁵³。中共武警攻入寺院大肆射擊屠殺，導致數十人被殺及重傷，至少有2500人遭到逮捕⁵⁴。1988年中共當局命令藏族僧侶在拉薩舉行一年一度的默朗木祈願大法會(Monlam Festival)慶祝西藏新年⁵⁵。但是，僧侶們拒絕在舞台上舉行慶典活動，因為他們的許多同袍和同胞都被中共逮捕入獄。3月5日，中共武警衝入大昭寺屠殺西藏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報導，因而曝光。1988年12月10日，在大昭寺附近出現另一個示威遊行。一位在場的西方記者作證，他聽到不只一位中共官員向武警士兵下令：「殺死那些藏人」。結果造成15人死亡，150人重傷，2500人被逮捕⁵⁶。

1989年3月5日開始連續三天，拉薩出現新一波逮捕潮。根據一位當時駐拉薩的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報導，拉薩居民有數百名死亡，數千人受傷，三千人遭受逮捕⁵⁷。不過，中共官方宣稱的數字卻是：「死傷約百人以上左右，暴徒破壞九百家商店，燒毀24個政府機關、企業和教育機構及20輛車」⁵⁸。不久前胡錦濤才上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7日中共國務院下令拉薩地區全面實行戒嚴和宵禁。解放軍進駐接管所有的佛學院和寺廟，禁止所有的宗教活動和訪問旅客進入。西藏全面禁止吊掛及擁有達賴喇嘛的肖像。拉薩戒嚴令從1989年3月7日起，直到1990年5月1日才被解除。

1991年4月10日，在中共舉行西藏和平解放四十週年紀念日的5月23

53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54 Tibet: the Truth, 1993

55 The New Times, 2008

56 Tibet: the Truth, 1993; Smith, 1996, p. 617

57 Events in Lhasa March 2nd - 10th 1989

58 A champion of peace or an inspiration for disorder...

日之前，中共逮捕了 146 名藏族「罪犯」，並發布了更多逮捕抗議者的公告⁵⁹。紀念日當天，拉薩地區被宣布宵禁。1992 年 2 月全面進行搜查和逮捕。十人一組的武警闖入每戶藏人的家宅，搜查任何藏有煽動「叛亂」的可疑物件。例如，達賴喇嘛的照片、錄音帶、書籍包含他的演說和佛學開示等。一共逮捕了二百多人。

西藏流亡組織資料顯示，從 1987 年 9 月到 1995 年中期，西藏自治區發生二百多次抗議遊行。從 1993 - 1998 年比起 1987 - 1992 年底，抗議遊行的次數增加了 1.5 倍。西藏自治區外，其他藏族地區增加了 130%。拉薩地區被逮捕的人數增加了 15%，西藏自治區內其他區域增加了 250%⁶⁰。另外，根據非政府組織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 (TCHRD) 的報告指出，從 1987 至 2007 年有超過五千名藏族因政治抗爭遭到逮捕。被逮捕的人中，有一千多位遭到不同程度的判刑，以及 88 名藏人在獄中因酷刑和虐待導致死亡事件的紀錄。

1990 - 1991 年和 1998 年拉薩北郊扎基監獄前發生大批藏人民眾抗議⁶¹。為了防止藏人會在 1959 年發生的西藏抗暴日第 40 週年紀念日時，舉行抗議遊行。中共當局派遣大批武警強行入駐拉薩，全天候巡邏大街小巷，嚴格控制整座城市，做到滴水不漏。當天有幾個人，走上街頭大呼抗議口號，馬上就被四面蜂擁而至的武警逮捕。街道巷弄的擴音機喇叭聲轟天震地警告人民，不許成群結黨上街亂晃亂喊，否則後果自負⁶²。2000 - 2007 年中共對西藏的鎮壓行動持續在進行，會受到懲罰的罪行包含：「高喊禁止的口號、揮舞西藏國旗、傳播反中共的小冊子、散播海報和傳單、唱獨立歌曲，特別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相片、錄音及錄影帶還有書籍，以及要求自由的訴求」。

59 Tibet: the Truth, 1993

6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61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62 Atmosphere of martial law...

即使知道會惹禍上身，導致嚴重的後果，西藏的愛國者，還是上街遊行抗議。例如，2007年8月1日一名農夫榮傑阿札 (Rongyal Adrak) 在理塘遭到



榮傑阿札為西藏自由吶喊 (TCHRD)

逮捕⁶³。原因是，他在地方的慶典中跳上講台，當著出席的官員和廣大民眾面前，高呼：我們要西藏民族的太陽達賴喇嘛回西藏！釋放班禪喇嘛⁶⁴！我們西藏要自由！還呼籲自己的同胞要團結，不要再為了土地和水源起衝突。又譴責一名僧人無視佛法，積極參加「愛國教育」的可恥行為。儘管，藏人同胞支持他，為他的無罪釋放進行抗議遊行，最終，他還是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他的周遭鄰居和外甥，則被套上「分裂主義聯絡人」、「參與分裂活動」以及「洩漏國家機密」給外國媒體，各被判了5-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⁶⁵。依照中共當局的說法是，支持分裂主義者的示威遊行，一律判處3-10年的人監刑責。

2008年西藏發生了一場自195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⁶⁶。導致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西藏地區被中共強制封鎖。成千上萬的藏人加入抗議的隊伍。示威行動從3月開始籌備，他們計畫在1959年抗暴日49週年紀念日當天，舉辦一場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相媲美的抗議遊行。但是，身在西藏境外的達賴喇嘛卻被中共指控試圖擾亂北京奧運。即使，達賴喇嘛從始至終，支持北京奧運活動，也反對外界抵制中國製產品的呼聲。

所有的事，都是由3月10日開始，大約有300名哲蚌寺的僧侶在拉薩帕

63 A Tibetan arrested in Lithang...

64 see below for more on this problem

65 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7

66 Uprising in Tibet 2008...



四～五月西藏抗議活動地點—2008年5月製 (Ts. Shakya)

廓街進行和平抗議遊行。但是，他們遊行不久就遭到中共武警制止，返回寺院的道路被中共當局封鎖，很明顯地，有一些人遭到逮捕。同日，大約 15 名的色拉寺僧人集結，試圖到帕廓街抗議遊行，但是在半路就被武警逮捕。次日，接近 600 名僧侶在拉薩警察局外聚集，要求釋放前日和平抗議中被逮捕的僧眾，但是，遭到武警以催淚彈驅逐。隨後，哲蚌寺和色拉寺遭到中共武警部隊封鎖及搜查。西藏三區各地持續不斷出現抗議遊行。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調查資料，甘孜地區有 3 名藏人死亡，10 人負傷。甘丹寺於 3 月 12 日遭到封鎖，同時，其他的佛學院和寺院也一樣（包含大昭寺和上密院）被武警部隊團團圍住禁止出入。3 月 13 日藏族學生的抗議活動也遭到限制，尤其是大學附近受到嚴格管控，期間有 5 人被逮捕入獄。

3 月 14 日拉薩市內發生更大的抗議遊行，其中也包含控訴中共的大屠殺。

這項抗議也引起了西藏穆斯林的回應。西藏穆斯林青年會發布了一份備忘錄，指責中共政府的鎮壓行動，並支持達賴喇嘛的和平運動⁶⁷。中共報導，暴動事件中有 19 人死亡，623 人受傷⁶⁸。120 棟民房被焚毀，84 輛車子遭到破壞，波及了上千名漢族人民、國營企業、商家、銀行和公安局等。這是藏族人民



〔左〕拉薩寺院屋頂的監視器。〔右〕中共解放軍在拉薩街頭（照片：AFP）

對中共將西藏漢化的憤怒。根據人民日報報導，中資企業及商店在這次的打、砸、搶、燒暴亂中，損失大約 2 億人民幣。絕大多數的漢族紛紛逃離藏族聚居處，躲到拉薩另一端新開墾的中國漢人區。還有另一個尚未證實的傳言是，中共的情報人員假扮成藏族，混入抗議人群中，藉機大肆破壞，讓中共武警有藉口可以大開殺戒，動手抓人，以便在奧運舉辦前，將所有不滿中共政權份子關起來⁶⁹。同時，西方媒體的報導中，出現中共解放軍正在換穿喇嘛紅色僧袍的影片⁷⁰。後來證實，那是一部舊電影拍攝時，請解放軍臨演喇嘛的紀錄影片。

整個西藏三區、北京和蘭州瀰漫著藏人抗議的風潮，有 60 多處地區在進行抗議遊行。但是，幾乎所有的抗議遊行不管是暴動的或是和平的，都因遭到中共武警強力圍剿逮捕而終止。根據中共官方報導，3 月 10 - 25 日期間，

67 Memorandum from the Tibetan Muslim...

68 Skanavi, A. Sharp corner...

69 Chinese regime...

70 Tibet riots orchestrated...

西藏自治區、四川、青海及甘肅的藏族聚居地，發生了 150 多件打、砸、搶、燒暴動事件，數千房屋被焚，很多人受到牽連⁷¹。

許多示威者遭到驅散或逮捕，有時人群也會遭到武警開槍射擊。一些報告中指出，死亡人群中甚至出現女人和未成年者。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資料則顯示，中共官方收繳藏族警察的武器，因為他們是藏族所以不被信任⁷²。中共武警襲擊寺院，進行大規模逮捕，毆打僧侶並搜索「顛覆政府」的證據，導致一些僧人自殺。同時也大肆搜查拉薩市中所有的藏族民宅。一位拉薩的民眾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們每天都是穿外出服睡覺，因為武警隨時會衝進來搜查，連給他們穿褲子的時間都沒有⁷³。然而，也有中共軍警闖入民房搜查後，滅門的事件⁷⁴。

與漢族相反，藏族長期以來都被剝奪了宗教和行動自由。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及公安廳發出第一號通告「犯罪份子停止一切犯罪，在 3 月 17 日前投案自首者，可獲得輕刑」⁷⁵。中共警告如有人協助犯罪份子，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懲處，並獎勵人民舉發。一位當地人民表示⁷⁶，當時電視宣傳的通報舉發獎金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監獄已經人滿為患，許多被拘留的人，都遭到嚴重的毆打及殘酷的虐待。

不僅拉薩，中共恫嚇人民，穩定局勢的方法大約都差不多，例如，阿壩藏區的格爾登寺，有 572 名僧人和幾十位信徒遭到逮捕⁷⁷，其中有 8 人被殺，還有 2 名僧侶自殺。將一些逮捕的人裝上卡車，故意環繞藏族居住地四周街道，恫嚇居民不可恣意妄動。這些被逮捕的人會受到什麼待遇，例如，一位

71 Behind the scenes...

72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73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74 Uprising in Tibet 2008, p.103

75 China's midnight deadline...

76 Letter from Lhasa...

77 China arrest over 572 monks...; Nikolsky, V. Chinese authorities...

38 歲有四個孩子的婦女只因為，在示威行動進行時，她是第一個拉下鎮公所辦公室大門，就遭到逮捕⁷⁸。更慘的是她的丈夫也被中共追緝中，9 天後，她被釋放回家時，全身已傷痕累累，瘀血烏青，無法說話也無法吞嚥，不斷地嘔吐，甚至呼吸困難，又被醫院拒絕治療，22 天後就死了。此外，中共當局還公然禁止僧眾為她舉行超渡，就是生不放過她，死也不讓她往生淨土。

藏人在拉卜楞寺的和平抗議也被逮捕，因為藏人聽不懂中共武警的中文命令，就遭到警棍亂毆，並被辱罵是「畜生、混蛋」⁷⁹。中共當局對所有進入寺院的信徒及訪客也進行訊問：「寺院裡誰是你的家人或親戚？為什麼來這座寺院？你覺得佛教是什麼？你收聽外國的廣播嗎？你去過哪個國家？等等」⁸⁰。2008 年 6 月甘孜人民政府發出第二號通告：「所有沒有參加抗議的和尚和尼姑，如果沒有明確表白自己的立場，站在黨的這一邊，愛國愛黨，與分裂份子劃清界線，就必須在公開大會上，接受嚴格的批判和再教育」⁸¹。

4 月 3 日中國公安部公布：「西藏自治區、四川、青海和甘肅的執法機關，針對當地的僧侶及寺院進行嚴密搜查，共繳獲了 185 支槍械、2,139 把刀劍、14,367 發子彈及 3,862 公斤炸藥⁸²。沒收了許多分裂主義旗幟、海報和出版刊物，並逮捕了 2,200 名罪犯，其中包含 500 多位僧人」⁸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這些槍械（如果分裂份子真的擁有武器）為什麼沒有在中共所謂的暴動事件中使用。芒康地區 (Markham) 紀錄發生了 8 起小爆炸，無人受傷⁸⁴。結果有數十名僧人遭到逮捕，其中 4 人被判 4 - 8 年不等刑期。事實的情況是，這些炸

7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The Tibet woman dies after 9 days of continous torture...

7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 21 - 30

80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1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2 According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hina...

83 In a number of monasteries...

84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are arrested...

藥是通過合法購買，用於寺院的建築工程。



〔上左〕中共公安局公安在拉薩布達拉宮下進行演習。

〔上右〕中共公安在拉薩街頭，2008年。

〔下左〕拆除沒收藏人的衛星天線，切斷他們獲得外國信息的渠道，安多拉卜楞寺。

2009年5月20日 (Nikolsky, V., Novaya tsenzurnaya initsiativa...)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資料，在藏人與中共武警衝突中，有120人被槍殺，6,500人遭到逮捕，失蹤1,000人⁸⁵。後來，有1,157人被釋放⁸⁶。中共假借上個月才發生四川汶川地震，硬是將拉薩舉行的奧運火炬傳送儀式，從3個小時改為2個小時內結束。北京奧運結束後，中共才放出一些參與抗議的藏人。2008年秋天數十名僧侶遭到一審判決，分別被判了1-20年不同刑期⁸⁷。10月27日又有5名藏人，遭判8年到終生無期徒刑。他們的罪名不是

85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86 More than a thousand rioters were released...

87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殺人罪，也不是恐怖份子罪，而是「散發含有分裂思想的光碟 (CD)」、「呼籲反抗中共政府的傳單」、「在拉薩地區散佈非法抗議行動訊息」等行為。兩家商店的縱火犯被判處死刑 (其中一位最後被緩刑)⁸⁸。依據中共官方報導資料，2009 年 2 月西藏自治區逮捕 953 名暴力分子。但是，根據非政府組織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 (TCHRD) 的調查報告，2009 年 3 月確認有 70 人死亡，6,500 人被捕，5,000 人遭到拘留。

中共當局在藏傳佛教寺內如火如荼地進行「愛國教育」(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除了「洗腦」外，也包含測試僧侶，決定是否允許他們繼續留在寺院。2008 年 4 月在阿壩 (Ngawo county) 愛國教育運動還延伸到了一般藏人。中共當局以逮捕入獄，要脅人民公開表態以下聲明：「我反對達賴，家裡不會放置達賴的照片，不受達賴思想的影響。我拒絕分裂，以及陰謀分裂民族感情。我熱愛共產黨，堅決跟隨黨的指示，感謝黨的照顧」⁸⁹。中共同時，也針對西藏自治區的藏族幹部進行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加強他們對共產黨的效忠。一些不願意公開表明反對達賴喇嘛的藏族幹部，被拔掉了職位。所有的藏族共產黨員，被禁止信教，家裡不可擺設任何宗教相關物品或經典⁹⁰。連他們在印度求學的小孩，都被下令帶回來⁹¹。

中共封鎖了西藏的信息，在世界各地發起大中國漢族至上主義，並展開了對達賴喇嘛的抹黑運動。因為擔心會引發全球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中共所操作的民族主義是經過仔細計算及衡量。2008 年 9 月 4 日胡錦濤主席和總理溫家寶的粉絲網，公開發布在中國共產黨經營的「人民網」網站上⁹²，4 天內就有 4 萬人註冊加入。5 個月後，溫家寶在網站上，分享了佔領伊拉克的

88 Blamed for arson...

8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 92

90 Gabuev, 2008; Tibetan communists...

91 Nikolsky, V. Government officials...

92 Fan, portal...

發起人美國總統約翰布希被丟鞋的尷尬下場。2009年2月2日溫家寶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被一位德籍男病理學研究生馬丁·陽克丟鞋抗議，2009年6月2日英國法庭判他無罪⁹³。

中共官方出版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出版物開始陸續出現，例如，《真正的西藏》和《解放西藏史》。《解放西藏史》是一本中共試圖將自己侵略西藏惡行正當化的看圖說故事的偽造歷史史篇，內容是非常典型的共產黨自捧豐功偉業的宣傳手法。

200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中共在北京舉辦一場「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大型展覽會。裡面主要展出，藏人在舊西藏封建奴隸制度的悲慘狀態，以及現在快樂的生活在社會主義的幸福模樣⁹⁴。類似的展覽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參第八章），1991年北京也曾展覽過一次。裡面的許多宣傳照片和以前一樣，都是有明顯的指標性和可疑性，其證物、照片來源和影片的時間地點都不明。一位西藏人告訴我，其中有一位盲人的照片，每次都出現在類似的展覽會，那個盲人以前是中共的間諜。1959年共產蘇聯的記者多莫加茨基(M. Domogatskikh)描述他在大昭寺的西藏展裡，也曾看過那位盲人的照片。那是同一個人嗎？記者表示，有人偷偷告訴他，那位盲者是在東藏起義抗暴期間，眼睛才瞎的⁹⁵。熟悉西藏和中國內部情況的藏族名作家唯色(Tsering Woenser)斥責中共妖魔化西藏歷史⁹⁶。或許有人會說，中共偽造證據的事，也不止一件。例如，一些偽造的照片，被用來套用在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證據⁹⁷。

大量的「獨立」人士及組織開始用各國語言在網站上肯定中共在西藏的地位及建設的偉業。標準的「農奴回憶」悲慘的封建日子，再度重新出現江

93 Nikolsky, V. The court acquitted...

94 The gala exhibition...

95 Domogatskikh, 1962, p. 44

96 Tibetan writer...

97 China: 20th Century...

湖⁹⁸。中共網軍大量製造謊言，編造假歷史等，意圖讓人對達賴喇嘛生起質疑。例如，納粹份子哈勒(H. Harrer 參第四章)是達賴喇嘛的啟蒙恩師，而奧姆真理教的「信仰理論和宗教」都是師從達賴喇嘛⁹⁹。這些抹黑的文章都是源自於中共經營的「人民網」站。讓人不禁想起 1990 年代早期的廣播電台，俄羅斯的燈塔廣播電台(Mayak Radio)，專門捏造事實，抹黑敵人。而現在因科技進步，更上一層樓罷了。

含帶病毒郵件，大量入侵親西藏網站，主要目的是破壞網站和獲取「網內敵人」的網址¹⁰⁰。外國的聊天室和論壇，湧入大量的匿名中共網軍。2008 年 5 月 127 名中共官員參加了網路宣傳專業課程¹⁰¹。北京當局還另外招聘廣告公關經理，提高網上的點閱率。

不過，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相信中國共產黨宣傳的文章和影片。即使在中國國內，所有的資訊都是經過中共審查過濾後，才發布的。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只是支持藏族的抗爭，也開始公然批評中共領導人。這些勇敢的人中，有一些人遭到軟禁，其餘的人被送進監獄，還受到刑求。也有一些國家的不同種族的公民，受到中共網路宣傳的影響，也當了中共網路宣傳戰的代理人。

俄羅斯大多數記者媒體，一致表達了明確的信息：「中國極力對抗在美國的達賴喇嘛分裂主義團體和組織」。引人爭議的是，他們報導的論點都與中共宣傳中所使用的論點相同。但是西方媒體則會通過訪談，查出更多資訊，所以可以報導出更多的真相。然而，他們和往常一樣，主題都圍繞在「破壞人權」，但是我認為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此，而是在於對藏族和蒙古族文明的致命威脅。一些人犯的錯誤與蘇聯時代相似。中共的宣傳成功地運用了科技

98 Tibetan woman, a formet serf...

99 In the light of truth: friendly relations...

100 Nichols, S. Malware writers target...; Cyber attacks target...

101 Chinese agents...

和顛倒事實的伎倆。一個「反 CNN 美國有線新聞網」的「獨立」網站出現了，小心翼翼地指責 CNN 報導不實，並再三再四地重複轉貼中共的宣傳文宣和影像。有時，自由派的西方媒體會報導中共的立場和說法，例如自由電台 (Radio Liberty)¹⁰²。

雖然西方國家也給中共相當的壓力，但是其強度還不至於破壞雙方之間的關係。俄羅斯外交部完全支持中共的抹黑行動。4 月 10 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如果中共當局不恢復和達賴喇嘛就西藏情勢會談的話，促請歐盟各國領導人考慮不參加 2008 年 8 月 8 日的北京奧運開幕典禮。中共認為情況非常嚴重，聲名受到影響。許多國家裡支持西藏的團體或個人都紛紛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西藏政策。因為北京奧運的經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 2009 年春季，取消了全球奧運火炬傳遞¹⁰³。

2008 年 7 月在達賴喇嘛的提議下，中共和達賴喇嘛的代表舉行了兩輪會談。可惜的是，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中共只是利用他們，舒緩國際壓力，爭取外國對北京奧運的支持。中共對於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依舊充耳不聞，堅持以前的態度¹⁰⁴：「1) 要求達賴放棄西藏獨立。2) 停止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3) 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切割的一部分。4)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5)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權。」中共提出的這五點要求，就是要徹底「根除西藏恢復獨立」的可能性，逼迫西藏代表團完全接受西藏的現況，包含中共陰謀地將西藏三區分割併入幾個中國省份，並要求承認中共所篡改的歷史，承認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代表方面，認為中共提出的五點，不能做為談判的基礎，雙方為此爭論不休¹⁰⁵。事實上，中共並沒有想要解決西藏問題，因為西藏早已被納入囊中，

102 Ah, "Liberty" ...

103 IOC canceled...

104 The question of Tibet...

105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漢化是遲早的問題，失去了語言、文字，藏族文明就只能變成一個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文明。

中共新華社對此報導：「達賴集團和他的黨羽，持續在西藏地區進行煽動、意圖分裂祖國。他們在拉薩刻意引起騷動、製造爆炸事件以及其他暴力恐怖行為…」¹⁰⁶。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達賴喇嘛自始至終一生都在倡導非暴力。2008年3月西藏各地紛起的抗暴行動結束了，只因達賴喇嘛說：「如果局勢失控，暴力繼續下去，他就會選擇完全辭職」。不管是和平抗爭、公民投票的議題。一般而言，達賴喇嘛的任何活動，都是要引起人們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但是，卻被中共故意扭曲為「分裂祖國」活動，以及企圖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的野心家」。事實上，中共領導人並不想簽任何協議書，與達賴喇嘛代表團進行會談只是要維護中共表面的國際形象。中共方面一直試圖改變會談內容，只針對達賴喇嘛回歸問題進行談判，完全不談論西藏自治和藏族未來。

在這個情況下，2008年7月西藏代表團被迫放棄，這種形式的會談。西藏特使格桑堅贊聲明：「我們看不到繼續會談會得到任何結果，因為中共領導層根本沒有意願，認真討論西藏問題」。雖然，2008年10月藏中再度進行會談，但是，最終還是沒有談出結果。最後，西藏流亡議會和西藏流亡政府於2008年11月17-22日在印度達蘭薩拉流亡政府駐錫地，舉行首次全球藏人特別大會，有來自14個國家559位代表參加。大部分的代表支持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同時，也強硬要求真正的西藏自治。最後，就會議期間做出的決定，西藏流亡政府宣布和中共的會談，無果而終¹⁰⁷。

2009年西藏三區，再度出現自發性小規模抗議行動。抗議人群高呼支持西藏獨立、達賴喇嘛長久住世以及分發傳單等。這些抗議人群都遭到中共武

106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107 Nikolsky, V. Tibetan Government...

警逮捕和毆打¹⁰⁸。抗議活動持續到西藏羅薩 (Losar, 西曆 2 月 25 日) 新年, 當年的 3 月 10 日是西藏抗暴 50 週年紀念日。拉薩市內的藏族居住區牆上貼滿手寫大字報¹⁰⁹: 「上千人遭到逮捕, 數千人被消失, 到現在一點蹤跡也沒有。善良的藏族同胞們, 請好好保護自己, 記住不要做兩件事: 不要歌唱舞蹈和放煙火玩樂。拜託只做兩件事: 哀悼亡者以及為生者祈福」。

中共當局採取了史無前例的緊急措施, 為了全面防止出現示威活動, 他們調派上萬名軍警和武警進駐西藏三區的藏人聚居地¹¹⁰, 封鎖藏區長達數月之久, 並在拉薩地方進行多次突擊和拘捕行動。大昭寺四周 24 小時有荷槍實彈的武警巡邏, 高樓處都設有狙擊崗哨, 日夜警備。拉薩城外的藏人, 被禁止進入他們的首都。在西藏羅薩 (Losar) 新年期間, 中共特意舉行官方的慶賀西藏新年活動, 並在電視全程轉播。絕大部分藏族聚居地的電話和網路都被切斷, 讓外界無法聯繫。報告案例顯示, 有一個藏人將西藏境內的情況, 以短訊傳給外國的友人, 而受到中共當局嚴重的懲罰。進一步, 中共在一些藏族地區開始強行拆除民宅衛星電視, 更換上有線電纜, 阻絕藏人收看到外國的新聞及影片。

一位俄籍目擊者表示, 在西藏被封鎖前, 即使他有「路經」西藏的通行許可證, 但是卻被迫不斷換飯店 (所有飯店接到中共當局命令, 不可留宿他), 他為了躲過中共監視, 甚至刻意走山路避開檢查哨¹¹¹。這次的旅程, 讓他看到果洛地區和康區的抗暴起義 50 週年紀念日的遊行抗議, 雖然, 中共當局已經實施戒嚴令, 但是中國的電視, 一點也未曾提及或報導。

為了詆毀西藏抗暴紀念日, 在西藏抗暴五十週年的 2009 年, 中共中央特

108 Nikolsky, V. In Kardze...

109 Nikolsky, V. In Lhasa...

110 Nikolsky, V. Beijing... Nikolsky, V. SCMP...

111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

意偽造了一個新「節日」：「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日期決定在3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指令後，迅速地，西藏自治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2009年1月19日馬上通過，訂立每年3月28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紀念中共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週年（參第八章）。這個偽「節日」震怒了藏族人民¹¹²。中共當局為這個偽造的紀念日，舉辦了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多場歌頌改革的歌舞表演，招待中共御用的外國西藏學家旅遊，還有在各類媒體上大肆進行宣傳。此外，高唱雪山上升起紅太陽的中共自頌歌曲，還鑄造了西藏雪山上，中共五星旗飄揚的紅色紀念徽章。其中，最有趣的是，中共當局設立了一個西藏內部「人權問題」的新網站¹¹³，內容介紹，這個「紀念日」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挑釁下，造成地區不穩定，才特別設立的¹¹⁴。

達賴喇嘛在西藏抗暴的50週年紀念日中表示：「自從去年3月以來，一些中共極左派領導人，刻意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工作，目的是讓中國人和西藏人分裂，並在他們之間製造敵意」¹¹⁵。

立即地，在「農奴紀念日」前後，西藏自治區電視台報導一系列冗長的共產黨人聚在拉薩的西藏回憶談¹¹⁶。5、6個中國人和西藏黨代表還有3位將軍輪流上台，侃侃誇耀他們獲得的西藏戰績和成就。西藏歌舞表演團在他們的面前表演，做為報導的開幕高潮。表演大廳內坐滿了人民解放軍和穿著藏族服裝的藏族要人。報導中間的休息時間，穿插著一系列中共的宣傳紀錄片，和虛構的二十世紀中葉西藏生活，大約5-7個短紀錄片，不斷地重複播出。這個冗長的宣傳報導節目，也在青海省電視台及其他的電視台播放。宣傳的目的都是一樣，不斷地告訴西藏人民，解放之前的日子，都是慘的、餓的、

112 Kitaev, S. March 28...

113 The first Chinese website has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114 Nikolsky, V. Behind the facade...

115 Dalai Lama.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116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

窮的，被共產黨解放後，現在的西藏人民生活，都是幸福的、快樂的。不只藏族，全國人民都要感謝中國共產黨的大恩大德。播出的影片都是經過仔細挑選：快樂的西藏人民鼓掌熱烈歡迎解放軍軍隊進入西藏，一位老年西藏婦女向毛主席的肖像獻上哈達，解放軍幫助西藏農民收割莊稼，舂米和蓋房。但是，只有少數的舊影帶合乎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所以，每7-8分鐘就得重複相同的鏡頭。

中共當局的做為似乎不合乎邏輯，他們不但沒有消弭對立，竟然還人為地讓情況無可挽回。這又是為什麼？土生土長的西藏著名女作家唯色，認為那些政策唯一可利益到的是，在文革期間拿到權力的藏族積極份子。在一次訪談中，她列出一些參加「大聯指」造反派紅衛兵，後來任職西藏自治區高職的藏族官員名單¹¹⁷：

熱地 (Ragdi)：文革時代，那曲地區大聯指造反派文盲頭頭。1975 - 2003 年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列確 (Legqoq)：日喀則地區大聯指造反派頭頭，2008 - 2010 年西藏自治區第九屆人大常委會主席。巴桑 (Pasang)：山南 (Lhoka) 地區「小紅衛兵」和「大聯指」頭頭。從 1971 年 8 月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後，一直高升。2003 年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洛桑頓珠 (Lobsang Dondrubg)：西藏民族學院教師，西藏民族學院紅衛兵組織「農奴戟」司令部司令員，隸屬「大聯指」派，2008 年已經是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副主席。拉巴平措 (Lhagba Phuntsog)：文革時代「風雷激戰報」藏文版主編，隸屬「大聯指」派。2008 年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向巴平措 (Jampa Phuntsog)：昌都地區「農奴戟」紅衛兵司令員，2008 年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江措 (Jangtso)：札木機械廠「大聯指」的頭頭，2008 年任西藏自治區人大副主席。德吉措姆 (Dekyi Tsomo)：西藏民族學院「農奴戟」負責人，2008 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布窮 (Bhuchong)：

117 Woesser, 2008

山南地區瓊結 (Chonggye) 縣「大聯指」頭頭，2008 年時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巴桑頓珠 (Pasang Dondrub)：從 1969 年 11 月至 1970 年 12 月隨中共解放軍 409 部隊參加平暴，擔任翻譯。2008 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協副主席、黨委統戰部部長。益西單增 (Yeshe Tenzin)：從「造總」倒戈到「大聯指」，2008 年時任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唯色表示上面那些人長年來，都是參與攻擊達賴喇嘛活動，宣傳大中國主義的人。唯色認為是藏區統治階層的人，從中破壞中共政府與達賴喇嘛代表團的會談。她說：「事實上，這些西藏地區漢、藏高官的權力都是在西藏文革時代得到的，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政治權力圈，所以都是同一口徑出聲」。如果真的想要解決西藏問題的話，唯色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拿掉這些「絆腳石」。但是，中共會嗎？很明顯地，中共尚未找到比達賴喇嘛更能得到西藏人民支持的人。

這些造反派的前紅衛兵們，至今還在使用文革時代陳腔濫調的口號和語言。而今，北京的宣傳部門如何讓全世界的國家接受他們的說辭。中共的手法，基本上是不變的：將事實移花接木，扭曲，穿插口號，造假還有謊言連篇。我之前已經提到過，一般人是很難辨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最終大都會受到蒙蔽而以為是真的。這個就是中共要達到的目的。偽造歷史、以假亂真、矇騙世人中共一貫的手法，從始至終，始終如一¹¹⁸。如果我們將毛澤東時期傳播的宣傳風格和現在的版本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和以往不斷讚揚主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手法是一樣，換湯不換藥，只是，改成不斷讚揚民主改革、繁榮、經濟等，符合「國際社會」觀點的名詞。宣傳內容基本一樣：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永遠是正確的、人民選擇社會主義、西藏騷亂都是達賴喇嘛外國勢力，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中共極左派份子創造出許多教條式宣傳：例如，不斷地杜撰「黑

118 Kitaev, S. Conflict in Tibet...

暗落後的封建農奴制」悲慘世界。也套用許多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舊教條：例如「國家的主人」、「統一戰線」、「帝國主義份子」、「落後的封建制度」、「民主改革」、「揭露叛國活動」等¹¹⁹。

現在，中共網際網路宣傳和駭客活動已經全球化。中共的安全部門和陸軍已針對全球部署攻防戰俱佳的網軍部隊¹²⁰。他們將中共老式宣傳戰略，利用現代科技和傳播手法，不斷滲入全球的網際網路世界。2009年中共的網頁已經超過二百萬大關，其中有數十萬頁不同語言的網頁。這是對全球世界公開聲明，中共合法性治理西藏的宣傳戰。正如，戈培爾(J. Goebbels)所說的一樣「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地重複混雜了部分真相的謊言，這比直接說謊更有效，謊言說久了，自然就會變成真理」。

德國學者霍爾茲(K.A. Holtz)認為中共企圖對全世界造成影響，並不僅只使用宣傳戰。在他看來，所謂的，「中外學者聯合研究」，只能在中共可以接受的範圍內進行，尤其，一些中國學者在中國有親屬，也有一些人在中國擁有房產，更有許多所謂的中國專家教授，在中共巨額投資下，確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¹²¹。霍爾茲強調與中共建立關係，是有利可圖的，前提是如果你可被利用的話。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唯一的手段就是，不要刺激中共當局。所以他們在多方面，必須進行自我審查。西方出版物和教學使用共產黨的術語，黨的宣傳用語在不知不覺中，滲入外國的思維方式。一些與中共合作的經濟學者，甚至公開接受中共的資助。

封建主義復辟的威脅和西藏舊酷刑依舊是中共宣傳戰中重要的一環。第六章已描述封建西藏社會的酷刑和死刑。但是毛澤東時代的酷刑規模更大更殘暴(參第七至九章)，現在讓我們討論現在的狀況。

119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52

120 Goetz and Rosenbach, 2009

121 Holz, K.A. Have all the experts...

為了追查煽動，中共設立了各種監視手段。拉薩的主要道路，包含環繞大昭寺的帕廓街，各處都安置了監視器，城內各處都佈滿線民和便衣警察。他們的眼線跟隨著外國人士，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抓到和外國人說話的藏人¹²²。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隨便和藏人談話，以免讓他們失去自由。

中共法律明文規定，禁止酷刑以及提供囚犯正常的生活條件和待遇。以下是中共官方網站的聲明¹²³：「…罪犯的合法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少數民族和信仰宗教的罪犯不受歧視，在生活習慣方面得到照顧。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的吃、穿、住、用等物資條件由政府予以保障。監獄按罪犯民族生活、飲食習慣設有專灶，每月供應糌粑、酥油茶、甜茶等。西藏監獄均有醫療衛生機構，罪犯擁有醫師數高於全國監獄平均水平。罪犯享受國家統一規定的休息日、節假期和民族傳統節日。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依法每月會見自己親人，可以依法獲得減刑或假釋和各種獎勵」。

中共司法，審前拘留有三種型態：1)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可持續長達三年)。2) 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民事)。3) 可能判處徒刑以上的罪罰(刑事)。其中，如果發現新證據，被捕之人，會被拘押長達七個月，等待判刑或者更久。這些被逮捕的人，或許會在幾天、幾個月或幾年後，才會被告知遭逮捕的原因，這種司法制度的缺點是，證人的證詞很難用於辯護¹²⁴。還有，在審判前的拘留期間，中共官方不會通知家屬，因為被逮捕者，還沒有正式被捕，原因是沒有明確證據證明他的犯罪事實。此外，很多被拘押者，並沒有接到逮捕令，就莫名地被拘押¹²⁵。

不過，從古至今不變的是，封建制度內的監獄嚴刑拷打還是一樣地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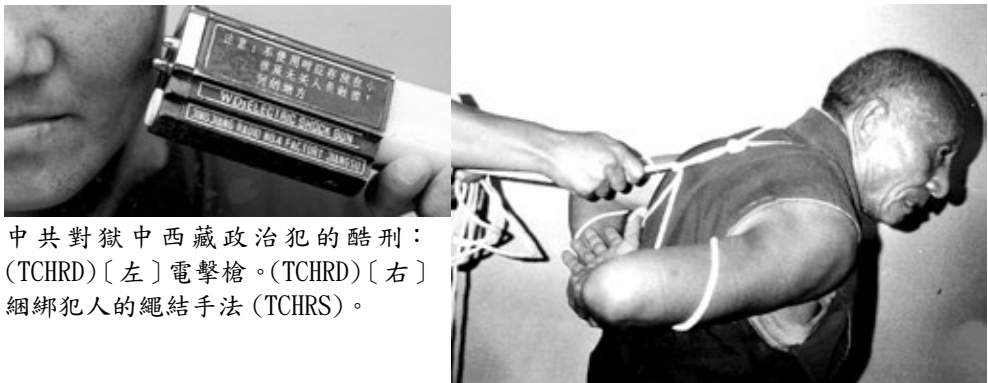
122 French, 2004

123 New progres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1998

124 Prisoners of Tiber, 2006

125 Torture in Tibet, 2000

當然中共當局並不會承認這種事實，我們主要的信息來源是西藏前政治犯，他們來自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遭受刑罰。這類的監獄酷刑，或許對現代文明社會的人們而言，不可置信或不敢相信。但是在極權國家，這是很普遍，很一般的情形，因為人民就是畜牲，畜牲不打不聽話。我們從這些受刑人口中，可以推論出，中共政府的口號是真實不假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¹²⁶。一位安多地區獄警承認百分之百的拘留者會遭到刑求。另一位西寧法官則透露，送到法院判刑的拘留者，都受過武警和獄警的虐刑，如果是西藏政治犯的話，會遭到更殘酷的毆打和虐待¹²⁷。其中，藏族公職幹部也會參與毆打和逮捕的行列。



中共對獄中西藏政治犯的酷刑：
(TCHRD) [左] 電擊槍。(TCHRD) [右]
網綁犯人的繩結手法 (TCHRS)。

一位從東藏投奔自由曾任中共安全部門官員，坦承他任內，監獄裡一般的刑罰就有 33 種¹²⁸，此外，還有不斷更新的虐囚方式出現。依據前監獄犯的口述，他們在獄中曾遭到槍柄、鐵棒、指結銅環等的刑具毆打，還有菸燙火燒等酷刑，甚至，有時雙手被懸吊，遭受羞辱、恫嚇。還有被迫觀看其他罪犯的刑求，眼看著他們被電刑、菸燙（有時會加上噴辣椒水）、被狗咬、長時間在太陽下曝曬等。男性獄警甚至會將電棒，插入裸體的西藏婦女的陰

126 Behind bars...This is Mao Zedong's aphorism

127 Torture in Tibet, 2000

128 Tibet: the Truth, 1993

道和肛門，導致她們的身體嚴重被摧毀。婦女和少女通常都會遭到獄警的性侵¹²⁹。一些藏族拘留犯的嘴巴被插入水管灌尿，或者竹片插入指甲縫，又或被皮條綁緊，遭狼牙棒痛毆。也有人的腳踝受到鐵鎚敲擊。臉被濃煙燻痛雙眼，頭部被滾水淋燙或被灌下辣燙食物。

一般最常用的刑罰是電棒毆打（佔 85%），長時間罰站（86%），炎日曝曬（69%）或強迫捐血（50%）¹³⁰。另一種刑罰是，外表無傷但內藏嚴重出血的毆打。在一些家屬要求下，驗屍結果，發現死者都是內臟破碎，大量內出血，多處骨折等原因而造成死亡。不同重量的手銬和腳鐐也被廣泛使用。一些囚犯在勞動時也需銬上腳鐐，長達 12 天或戴上手銬 22 天以上¹³¹，還有被銬上帶釘刺的手銬。遭到逮捕者會被關進 1x2 米大空間的單獨牢房，待上很長時間。審判入獄後，除了從事重勞動外，還要參加「再教育」思想。除此之外還會遭遇到被迫捐血、不給食物或水、或是給髒水，還有給超過負荷的工作量等¹³²。禁止從事任何宗教性活動，例如，讀經、頌咒等。在獄中如同在軍中重度演練，不同的是，監獄裡的飯食少又差，又常遭到毆打。比如，無法做到站立四個小時不動，或者無法準時完成工作時，就會遭到毆打等的處罰¹³³。

女出家法師尼瑪口述，她在拉薩市中心遊行抗議被捕的原因是，武警說她高喊「分裂」口號¹³⁴。她在拘留所遭到拳打腳踢、皮帶鞭打、椅敲、滾水潑淋、香菸燙灼還有木棍插喉。有時還會被命令長時間曝曬在炎日下站立不動。通常警衛會拿一碗水放在她頭上，把報紙夾在雙腿和手臂間，確認她是否有移動。如果水、碗、報紙任何一物掉下地，就會遭到一頓毆打。這位尼

129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130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131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32 Tibet: the Truth, 1993

133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34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師因為拒絕依照武警指示，說出「自我認錯」和「努力改變思想」等的中共標準口號回答，於是，被處「踢足球」的刑罰。她必須走向廣場四周的每位武警前，讓他們將她當球踢進場內。有時，她也和其他的女性收押人，被罰裸足站在冰地上。忍受數小時的疼痛後，她們的身體就完全的凍到麻木。這段時間不時會有穿高跟鞋的女警，一一踩踏每位女囚犯光裸的腳趾。下午時分，她們被命令離開冰地時，腳底的皮已被冰塊黏著，導致皮裂血流，血水橫流滿地。

僧人洛桑達傑 (Lobsang Dhargya) 受審判前，被關在果洛 (Golok) 監獄長達一年¹³⁵。整個關押期間，他被上手銬腳鐐，以及不時被拳打腳踢。僧人蔣貝徹令 (Jampel Tsering) 口述，曾遭到懸吊在火上。這個刑法常被前監獄犯們提到。他們說，有時，獄警會將辣椒丟入火中，產生濃煙，增加燃燒力。繩索常用在審訊期間，將犯人高吊或網綁，進行刑求。

藏地各監獄或拘留所，還有一項共通處是，經過一系列的酷刑後，犯人不是死亡，就是被送進醫院¹³⁶。死亡的犯人，通常會被歸咎於自殺或是病死。從 1987 - 2001 年，1900 名左右的西藏政治犯中，有 41 名 (約 2%) 因重大虐待死亡。根據非政府組織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 (TCHRD) 調查，從 1987 - 2007 年已確認有 88 名西藏政治犯因不當刑求導致死亡 (如同 2009 年 3 月)。同組織表示，仍有許多個案尚未得到查證。雖然中國法律已明言禁止刑罰 (參上文)，但是中共在西藏對藏人進行刑求行為，是很普遍，也就是說，西藏是個光有法律之名，不進行法治之實的地帶。中共當局對西藏進行的非法行為，和毛澤東時代一樣，沒有改變。

另外，還有其他證據指出，中共武警不只逮捕和刑罰西藏人，還有數名外國人，其中一位俄籍人士是因為被發現曾與印度達蘭薩拉有過聯絡¹³⁷。一

135 Tales on terror, 1999

136 Torture in Tibet, 2000; Tibet, 2002

137 Commentary on 25.03.2008...

位當時被世界銀行扶貧移民計畫小組派去實際調查西藏地區漢、回農民開墾殖民問題的美籍人士¹³⁸，在警局審問期間，跌出窗外（抑或被推下窗外）。結果，造成脊椎受傷，腳跟骨折和肝臟破裂。還有，數位英美籍人士，2008 奧運前，在北京加入遊行隊伍抗議中共鎮壓西藏問題時，也遭到中共警方逮捕。他們表示，在拘押受審期間，他們被綁在椅子上，強迫連續進行數十小時的口供自白，不讓他們有休息和睡覺的時間¹³⁹。

在中共口中的封建西藏時期，拉薩只有兩座監獄。然而，2001 年拉薩地區關押西藏政治犯的監獄有¹⁴⁰：

1) 拉薩市東北郊的扎基 (Drapchi) 監獄，中共改稱西藏自治區監獄，是西藏自治區最大的監獄。主要關押重刑犯、女刑犯和政治犯，獄內有九棟樓房，其中兩棟專門關押政治犯（中共稱為：危害國家安全犯）。2) 拉薩監獄 (1995 年改名) 位於拉薩北郊。3) 古堂 (Gutan) 監獄，在拉薩東郊 3 公里處，鄰近拉薩河 (Kyichu River)。4) 再教育勞動營 (Trisam Prison) 拉薩西郊 10 公里處，鄰近堆隆 (Toelung) 橋。5) 波扎木 (Powo Tramo) 監獄位於拉薩東郊 500 公里處的扎木 (Tramo)。6) 西藏軍區拘留所，拉薩東郊 11 公里處 (Tsalgunthang)。7) 改革勞動營，昌都東郊 10 公里處的澤當 (Tsethang)。8) 茂汶 (Maowan) 監獄，位於四川省阿壩州 (Ngawo) 茂汶羌族 (Maowan Qiang) 自治縣。此外在四川、甘肅和雲南各州、縣及鄉鎮西藏自治區都設有政治教育中心或勞改教育營等不同名稱的監獄，關押西藏政治犯。

根據 2001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¹⁴¹，中共劃分的西藏自治區內共有 12 所監獄和 13 所勞改教育營。青海有 32 所，四川有 6 所。但是，在西藏三區確切

138 French, 2004

139 Nikolsky, V. activists from Britain and the U.S...

140 Annual Report 2001

141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Behind bars...

有多少勞改教育營或教育轉化中心等不同名稱的監獄，尚無正確的資料。一半以上的西藏政治犯都是僧侶。幾乎所有的藏族人心中，政教是相關連的，如果無法得到宗教自由，他們只能透過政治抗議爭取。



西藏的一些監獄關押政治犯 (TCHRD)：
 〔上左〕扎基監獄。
 〔上右〕再教育勞動營
 〔下左〕拉薩桑伊監獄。

更多藏人想移居外國，追求宗教自由，然而，中共軍方嚴格控管西藏南部邊界，不許進出。加上，在藏區一些地方，即使是很短期的停留，藏人也都要特別申請通行證，才可以通行。不管是否發生抗議遊行，外來者都被強行趕出拉薩，逐回自己的故鄉¹⁴²。

沒有人可以到西藏邊境觀光或停留。根據中共「西藏自治區邊境管理條例」規定：凡 16 歲以上居住邊境地區者，必須要持有中國公民身份證和邊境居民身份證。其他自治區居民，進入邊界，必須持有身份證和通行證。16 歲以下中國公民，必須有相關證明資料。其他，「居住海外中國公民」必須

142 Tibet: the Truth, 1993

要持有邊防證和身份證¹⁴³。舉凡製圖、探勘、考古調查、攝影、拍戲、科學調查等，未經特別許可，一律禁止。藏人必須要通過層層複雜的申請程序，才能拿到邊境地區通行證，才能前往崗底斯山 (Mount Kailash) 或瑪旁雍錯湖 (Manasarovar Lake) 等地朝聖。

但是，藏人要出國，更加困難。即使，一些藏人準備了出國旅遊和申請護照的文件資料。他們都必須去拉薩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護照。手續不但複雜，而且曠日費時¹⁴⁴。尤其赴印度旅遊朝聖幾乎是不可能。不過，如



中共邊防軍營，目的在控制西藏和尼泊爾交界囊巴拉山口的通行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果有尼泊爾邀請函，就比較容易拿到護照去旅遊朝聖。此外，為了拿到簽證，就必須先申請到省、州、縣的證明文件，一般賄絡是不可免的，可以更快速拿到文件證明。這些合法取得的旅遊證件，不只可以去尼泊爾，也可以前往其他國家，包括蘇俄和歐洲國家。流

亡藏人也到西藏自治區旅遊，其中有一小部分人留下來。根據，新華社 (2002 年 2 月 1 日) 報導，近幾年，約有超過 2000 名海外藏族人士，回鄉探親或回歸祖國定居¹⁴⁵。2002 年中共當局在海外呼籲藏族同胞，回國探訪親友、朝拜寺院以及觀光旅遊。那些當年被稱為「進行分裂活動」的海外藏族人士也受到邀請，只是一一都被冠上「支持祖國」的標誌。

很多藏族人民想要離開藏區，尋求宗教自由的人群日益增多，中共當局

143 Tibet 2002

144 Annual Report 2001

145 Tibet 2002

拼命地阻礙藏人出國，以免貽笑國際。中共所謂的落後舊西藏時代，上千年來，一般的藏族人民不需要護照，就可以自由地去尼泊爾或印度朝聖，反之，印度教的印度籍或尼泊爾籍人士，也可以到崗底斯山聖峰朝聖。但是，自從中共侵略佔領西藏後，藏、印、尼的信徒就無法自由地來去各地朝聖。但是現在，藏族人民如果要離開西藏，尋求宗教自由，必須得繞高山行險峻，忍受極度缺氧及危險才可以抵達自由之地。從 1991 - 2002 年，每年平均有 2500 名藏人離開西藏¹⁴⁶。他們通常主要路徑是由西藏到達尼泊爾，因為其他的高山峻嶺幾乎是人類無法越過，而且，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徒本來就有傳



翻越高山峻嶺到達尼泊爾後，西藏難民被凍傷的腳趾。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統的朝聖路徑，只是現在因為無宗教信仰的中共阻擾及破壞，讓藏人追逐精神自由更加困難。即使是，比較容易抵達的尼泊爾山區路徑，因為沒有通行證，加上中共邊防軍隊封鎖邊界，那些從西藏逃到尼泊爾的難民，必須要歷經 4 個月寒冬的山區旅途。因為，只有寒冷的月份，才是中共邊界防備較鬆散的時期。很多藏人認為冬季能見度高，雪地行走容易，有益於逃跑，即使沒有通行證也可以順利通過¹⁴⁷。但是，也有其他的風險，比如說，遇到中共巡邏隊，沒有水喝、沒有燃料燒煮食物及飲水、飢餓、脫水還有體力不支等的意外事件。還有，遇到暴風雪時，溫度隨時會降到零下 40 度。此外，迷路、凍傷及雪盲症都有可能發生。最終可以抵達尼泊爾的難民，早已筋疲力盡並遭受凍傷。

很多人還來不及逃離到外國，在西藏境內就遭到中共逮捕，其中有些人

146 Dangerous Crossing, 2003

147 Annual Report 2001

死於意外或者被中共解放軍射殺死亡。例如，2001年的六個月內，中共公安就圍捕了2500名試圖逃出西藏的藏人¹⁴⁸。2006年9月30日，中共邊防駐軍向正穿越藏尼邊界上的囊巴拉(Nangpa, 5700公尺)山口，75名前往尼



一群西藏孩童試圖從西藏邊境逃到尼泊爾不成，被中共武警攔截在囊巴拉山口(Dangerous Crossing, 2006/照片：Pavle Kozjet)

到中共邊防武警逮捕。意外錄下的射殺現場，後來被放上網站，震驚了全世界。後來，澳大利亞導演古爾德為此，拍了「雪山上的謀殺」紀錄片，用影片來控訴中共對藏族人民的暴虐行為。

泊爾的藏人開槍射擊，這個槍殺現場碰巧被一位登山客羅馬尼亞籍攝影師錄下¹⁴⁹。同時，數團正在登山的外國登山隊員也目睹了這個屠殺現場，並告訴媒體。那些被槍擊的75名藏族人，大多是未成年的孩童。他們被中共邊境駐軍發現後，大約有3-5名的武警朝他們射擊。一名17歲的尼師當場死亡，一位23歲青年受傷，沒多久就死了。最終36人抵達尼泊爾，其他的人遭

2003年日喀則地區，建立了一座取名為「雪山新接待中心」的特別監獄。專門監禁準備經由邊境，返回尼泊爾的西藏流亡難民。根據當事者的口述，大部分被逮捕的流亡藏人，會被判處3-5個月的徒刑¹⁵⁰。在其他地方則是，在警局拘留10天左右，被關入監獄1-3個月¹⁵¹。這些被監禁的人，通常會遭到獄警的拳打腳踢或電棒毆打，還得擔負勞力工作，挑石挖土鋪設當地道

148 Annual Report 2001

149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China's massacre in Tibet...

150 Dangerous Crossing, 2004

151 Annual Report 2001

路，晚上及假日還得上「共產主義下的勞動教育」洗腦課程。獄中的食物，永遠是惡劣的。很多人付了約 1700 元到 5000 元人民幣的罰款，還要簽署保證書（親屬為連帶保證人），保證不會逃跑。如果中共逮到了西藏嚮導，那他不但會被判重刑，而且還會遭到獄警嚴重虐待。獄中女受刑人的待遇比男受刑人好一些。獄警會用皮帶鞭打女刑犯，而男刑犯會遭到電擊棒或電擊刺棍毆打¹⁵²。2001 年中共對藏人發出警告，如果有人敢逃到外國，就會徵收他們家的土地和判他們的家人入獄¹⁵³。

尼泊爾的警察會逮捕從西藏逃出的難民，沒收他們身上的財產。然而，最可怕的是，被遣返給中共邊防部隊。例如，2001 年有 15 名西藏難民遭到遣返的紀錄，但是，實際上的數字應該更高。

尼泊爾政府受到中共北京的壓力，加強邊境管制，並禁止流亡藏人聚集加德滿都抗議遊行，迫使西藏流亡政府關閉駐尼泊爾辦公室。中共逼促尼泊爾政府將逃出的西藏人民都判定為「經濟移民」或是「罪犯」¹⁵⁴。他們達不到難民的資格，就會被尼泊爾政府遣返。事實上，幾乎冒險逃出來的西藏難民，都不是為了經濟問題。例如，2006 年的西藏難民中有 45% 僧侶，30% 孩童和學生，20% 農夫，5% 牧民和無職者，他們都是想要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學校和佛學院接受教育¹⁵⁵。西藏的父母送小孩去西藏流亡政府學校接受正統的西藏教育，因為中共政府已經逐漸將西藏語言、文化、風俗、宗教等漢化的關係。

20 世紀末，尼泊爾陷入毛派共產黨武裝游擊隊的解放內戰。尼共以毛澤東思想為基本教義，運用「村莊包圍城市」戰略，在 1996 年 2 月 13 日發動「人民戰爭」，將自己的武裝游擊隊稱為「人民解放軍」。宣稱要「推翻王室政權，

152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153 *Annual Report 2001*

154 *Dangerous Crossing*, 2005

155 *Dangerous Crossing*, 2006

打破種族差別，實現男女平等」，反對「尼泊爾封建專制、印度和美國的擴張主義、俄國社會帝國主義、中共修正主義及一切形式的反動主義」等¹⁵⁶。屠殺地方官員，闖入村莊，姦污婦女，擄走9-15歲孩童，訓練成殺人武器的「童子軍」¹⁵⁷。強迫居民納稅（美其名為：革命稅），如果有不滿或不服從的人，一律殺掉。封鎖道路，燒毀或炸毀車輛，向外國遊客徵收「登山許可通行費」。甚至有時也會強劫遊覽車上旅客的錢財，或強行徵收過路費，林林總總不同的說詞，總之，就是要收割錢財¹⁵⁸。毛派尼共在偏遠的山區建立人民政府，對大城市進行軍事封鎖，弱化尼泊爾政府，此外尼泊爾的王室槍殺事件和新國王與國會各黨派間的矛盾，提供了尼共崛起的時間和空間。尼共領導人普拉昌達公開表示，西藏自治區武警逮捕的是一群「分裂主義」暴力份子¹⁵⁹，而他們的背後是美國政府。

尼泊爾的主要政黨結成「七黨聯盟」與尼共聯手，發起反國王運動，終結了尼泊爾的王權政治，恢復議會制度。2008年首屆制憲會議選舉普拉昌達為尼泊爾共和國的首任總理。6月尼泊爾外交部長慕克尼訪中，強調他的黨「支持中國西藏政策，和中共是最好的朋友」¹⁶⁰。在尼泊爾反王室政權革命成功後，美國依然沒有將毛派游擊隊從「恐怖組織」名單中剔除，只是宣稱它將是「促進穩定民主與和平」的盟友之一¹⁶¹。在制憲議會選舉中，毛派尼共得到最多票。這並不令人驚訝，民眾用選票換取和平：「挾持人質，換取權力」。尼共向聯合國觀察團上繳武器，無法再進行游擊戰。於是，尼共游擊隊也不再是「恐怖組織」。後來，尼泊爾政府將毛派武裝游擊隊重新整編，打散編入政府軍，從事後勤保安，治安執勤等的「非戰鬥性」任務，也可選

156 E. G. Roy, 2008; <http://www.cpnm.org>

157 Maoists in Neoal...

158 Tourists and the Maoists...

159 Prachanda defends Chinese crackdown...

160 China and Nepal...

161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djustment...

擇自願退伍或接受職業培訓，重新安置¹⁶²。

但是，尼泊爾政府壓迫西藏難民的力道越來越強。負責拘留難民的責任竟然交給毛派的青年聯盟¹⁶³。2009年8月15日，尼泊爾安全局部門的領導們聚集在拉薩，針對中共要求的「鎮壓在尼泊爾的反中遊行抗議」，舉行一場會議¹⁶⁴。2009年10月尼泊爾內政部長聲明：「禁止西藏難民針對尼泊爾的「友好關係國家」中國進行示威遊行。尼中兩國關係友好，共同維護邊界安全，防止犯罪份子侵入」。為此，尼泊爾內閣部長批准調動一萬五千名的警力，其中包含七千武警及七千其他警備單位¹⁶⁵。就這樣，中共中央不但徹底阻斷了西藏人民逃亡，連西藏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被完全遮蔽。

中共為了增加在尼泊爾的影響力，試圖幫助尼泊爾的「舊」毛派武裝士兵和「新」毛派武裝軍隊。然而，尼泊爾的毛派勢力，還是依靠自己的山地部落，依然必須遵循地方傳統，甚至參加佛教活動。中共的軍事援助和訪問中國的尼泊爾安全部隊等，尼中的合作關係，提高了中共在尼泊爾的地位和影響力。但是，卻迫害了尼國境內印度人和西藏人的生存空間¹⁶⁶。

無視中共政府的鎮壓，西藏人民還是持續抗議。其緊張程度遠高於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中共在西藏的鎮壓規模越來越大越廣。上列的資料數據明白指出，在中共實行社會主義期間，發生的大規模逮捕、刑求和處決的人數，遠遠高於西藏數世紀政教合一的所有封建社會的總和。毛澤東直言¹⁶⁷：「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到勝利，這是人民的邏輯」。

162 Nepalese newspaper "The Himalayan" on April 2009

163 Nikolsky, V. People of Maoist Komsomol...

164 Nikolsky, V. In Kathmandu...

165 Nikolsky, V.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of Nepal...

166 Struggling for influence in Nepal...

167 Mao, 1966, c. 72

宗教復甦

毛澤東死後，藏人馬上恢復宗教生活。1979年大昭寺和哲蚌寺再度開啟¹⁶⁸。大昭寺周圍的鐵絲網被移走了，朝聖者再度走進寺院禮佛。很多都是因為十世班禪喇嘛的努力奔走，爭取到的。地方藏人開始重建甘丹寺，然而，寺院的重建工程卻在1983年整個停滯。許多幫忙建造的人民，遭到中共逮捕。中共限制寺院出家眾的人數，並且規定18歲以下的學童，有義務接受社會主義教育。1982年中共中央撥款九十萬人民幣修復被摧毀的扎什倫布寺。

1980年代，文革期間被沒收的寺院資財中，有一小部分倖存的佛像等宗教物品，被送回了藏地寺院（詳情見第九章）。1983年一座大佛像的上半部，從北京運回拉薩大昭寺。那是原來就供奉在大昭寺，著名的釋迦牟尼佛密宗像12歲等身像（覺沃佛），為七世紀尼泊爾公主嫁給藏王松贊干布時，送至西藏的嫁妝之一。以日布祖古（Ribhur Tulku）為首的一組西藏文物搜尋隊，用飛機將佛像運至成都¹⁶⁹。在成都佛像被安置進一座寺院，由藏族和漢族的僧侶一同舉行開光等相關的佛教儀式。當佛像抵達拉薩時，與預期相反，並沒有隆重的儀式，也沒有任何中共官員觀禮。數千名藏人聚集在大昭寺，歡欣鼓舞地迎接覺沃佛回歸大昭寺。總算是物歸原主。

中共中央撥款30萬人民幣、黃金、白銀和其他金屬及物資，整修布達拉宮、大昭寺和其他寺院¹⁷⁰。1989年中共翻修布達拉宮，2001年再撥款33萬人民幣進行再次整修。同樣，也對夏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進行修復。2008年4月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的扎什倫布寺，成為西藏「十一五」22項重點文物保護維修工程的第一個維修寺院，其中有15項被列為國家特殊保護¹⁷¹。總共

168 Butterfield, 1979

169 Ribhur Tulku, 1988

170 The question of Tibet...

171 In Tibet in 2008...

有 5.7 億人民幣投入這項維修工程，數目之大可為西藏自治區歷史最高。除了上述的寺院外，還有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也得到維修及保護。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達賴喇嘛的家鄉塔澤村 (Taktser) 內，也重蓋了一座忠誠於達賴喇嘛的寺院¹⁷²。這項消息是達賴喇嘛 63 歲的堂外甥公保扎西 (Gonpo Tashi) 所發布。他曾任小學校長，還是青海省的政協委員。重建資金的來源，是中共政府的文化保護款項。

通常，在藏地歸還或重建寺院，都一定要事先得到中共宗教事務局的許可。在中共一貫的官僚作風下，為了得到許可證，藏人必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申請，並聆聽無數次的訓斥，內容無非是關於在「熱愛主義」下，宗教的負面影響等等。例如，1992 年 10 月 1 日青海省開始施行「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其中明文規定：「…第三條，開放或新建宗教活動場所，須向所在地（鄉）人民政府申請，經審查後，報縣（區、市）以上民族宗教事務部門審核，由州、市人民政府或行署批准。未經批准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隨意開放，新建宗教活動場所。不得在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內修建宗教活動場所¹⁷³。…第六條，宗教活動場所的民主管理機構組成人員由宗教教職人員或信教公民民主推選，其成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愛國守法，維護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第十條…不得恢復已被廢除的宗教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

寺院的重建及歸還（包含國家分配資金的那些）都要歸功於一般藏人無私的捐助與努力¹⁷⁴。國家財政支援只是提供極小部分，絕大部分的寺院並沒有拿到政府的財政支援，完全都是依賴信眾的奉獻。中共當局也在一些寺院裡收取門票。中共安全局公安有時會沒收朝聖者的供養物。這些寺院必須自

172 Nikolsky, V. In the homeland of the 14th Dalai Lama

173 a Sea of Bitterness, 1999, p. 41 - 45

174 Tibet: the Truth, 1993

給自足，因為寺院內民主管理委員會控制寺院的財政。

根據中共 2000 年資料顯示，西藏自治區內有 1,700 座大小寺院。中國西藏研究中心資料統計，西藏自治區外的西藏行政區有 1,535 座大小寺院，顯示著宗教的極大復甦¹⁷⁵。文革剛結束時，藏地只剩 7 座或 13 座寺院（參第九章）。然而，在中共入侵西藏前的西藏三區有 6,259 座寺院和一些其他宗教禮拜堂。雖然，目前為止，大約只有半數被修復。不過，僧眾和尼眾人數明顯大幅增加。西元 2000 年出家人數已高達 12 萬人，其中有 4 萬 6 千人在西藏自治區內¹⁷⁶。西藏歷史學家茨仁夏加 (Ts. Shakya) 指出，包涵沒有官方登記，真實的出家人數，應該有 18 萬左右。

除了佛教，西藏也有 88 座苯教寺廟及 3 千名修道僧。拉薩有一座清真寺，擁有 2 千名信徒，還有一座天主教堂，及其 7 百位天主教徒¹⁷⁷。另有資料顯示，1990 年代西藏自治區內，有 3 千名藏族及 2 萬名漢族的回教徒¹⁷⁸。2006 年，西藏自治區裡有 4 座清真寺，4 至 5 千名信徒，而天主教堂有 560 位教友¹⁷⁹。1967 年後禁止的回教慶典，也於 1986 年 2 月首次在拉薩再度開啟。

1984 年開始中共當局再度嚴格控制宗教。1987 年 3 月 10 日達賴喇嘛聲明¹⁸⁰：「今天西藏所謂的宗教自由，相當於允許我們的人民，以一種儀式化和奉獻的方式，來崇拜和實踐宗教。可是，對佛教哲學的教學和研究都有直接和間接的限制。藉此，佛教將被淪為盲目信仰，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宗教的看法和定義」。中共建立了幾項立法措施，成立了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的西藏佛教指導委員會。其主要目標是實施中共中央政策，

175 China, Tibet...

176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177 Briefly on Tibet: religion and belief...

178 Butt, 1994

179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195

180 Dalai Lama Statement...

「教育僧尼愛黨愛國」並監督寺院的「一切言論和思想及管理」。1988年9月28日十世班禪喇嘛呼嚕中共當局結束對宗教的行政干涉，讓西藏人自己管理其宗教事務中的活動。

1990年江澤民指出，要消弭宗教，並不需要採取行政措施，而是提高教育、福利，增長經濟和宣傳水平¹⁸¹。因為物質是最重要的，高於精神。1991年他邀請各宗教團體領導人到中南海會談，會中要求他們要堅定不移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政治上團結合作，在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1993年江澤民在全國統戰會議上指示，「關於宗教工作三句話」：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要求宗教在政治上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條。利用宗教教義、教規和道德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同時更要支持無神主義教育。

1994年7月，中共在北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其中為了讓西藏佛教和文化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須制定新戰略政策¹⁸²。會中決議，結束修建寺院，減少出家人數，破壞達賴的權威並管理喇嘛轉世。在西藏各地展開批鬥達賴運動，反分裂鬥爭教育和四觀兩論教育，全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

這些新戰略政策，踐踏到西藏民族的自尊底線，導致各地藏人抗議騷動，自1996年，中共鎮壓越演越烈。中共所設計各類宣傳活動「愛國教育」、「精神文明」和「嚴打」等，主要是用來打擊罪犯，尤其是要嚴重打擊「西藏分離份子」和「達賴集團」。「愛國教育」宣傳活動是由西藏工作領導小組所推動策劃，他們進駐幾乎所有的寺院，監視所有的出家眾。工作小組進駐寺院的人數取決於寺院的規模，在寺院中開設愛黨愛國教育課程和檢討大會。僧人會被分發到20至30人的小組團體，偶而也會將數組合併成

181 Moskalev, 2004, p.274 - 283

182 Modern politics, 2000, p.12; Andreev, 2006a, p.398

一小隊，甚至將所有的人結成一大隊。工作小組主要的目標是削減僧人的人數。「愛國教育」最終的結果是導致一部分僧人死亡，一部分僧人自殺或被自殺。凡是抗拒接受愛國教育的僧人，不是被驅逐出寺院，就是遭受逮捕入獄。1996 - 1997 年共有 2,827 名僧侶被中共逐出寺院，165 人遭到逮捕入獄，9 人殞命。1998 年已知的逮捕和驅逐案件人數，分別為 327 人和 7,156 人。1999 年被捕 42 人，1432 人遭到驅逐¹⁸³。中共工作小組威脅被逐僧人，如果對外透露他們是遭工作組驅逐出院的話，就會逮捕他們¹⁸⁴。寺院出家僧的人數，受到嚴格的限制。導致一些寺院的僧侶人數非常少，有的寺院甚至沒有僧人¹⁸⁵。根據中共 2000 至 2008 年官方資料，西藏自治區內寺院和僧侶的數字，每年都停滯在 1,700 座和 4 萬 6 千人¹⁸⁶。

中共工作小組強迫僧侶們學習和熟記，中共扭曲偽造的歷史和惡意抹黑的佛教文化。例如，1997 - 98 年青海的西藏寺院，被迫學習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¹⁸⁷，有不同主題的八個課程以及地方法律。其中內容有一部分和中共的宣傳一樣，例如，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由於帝國主義干涉，20 世紀西藏出現一短時期的獨立。此外還包含明顯錯誤的例子：「西藏成為大元帝國的領地後，西藏地方從此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不僅西藏人民的心朝向中央，而且他們一開始就認識到與祖國的血脈相連…他們認為西南地方（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人也是中國人，西藏和祖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漢族和藏族合為一體，團結一心」、「宗教活動和宗教組織必須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和管理。黨和政府與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員之間的關係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經理人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藏傳佛教

183 Tibet: the Truth, 1993

184 Religious persecution...

185 Annual Report 2001

18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p. 301

187 A Sea of Bitterness

社會必須…不斷限制宗教的消極因素，克服不合適的現象，努力促進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廣大的西藏佛教徒應該舉起愛國主義的旗幟，在思想中消除達賴的影響…」。

此外，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愛國教育出版的¹⁸⁸寺院愛國主義教育宣傳手冊2「反分裂教育指導」第二部的摘錄：「西藏獨立是新舊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三部：「支持達賴集團境外反華組織背後的目的」等。

「愛國教育」授課流程如下：¹⁸⁹課堂從早上 9:00 – 13:00，下午 15:00 – 18:30，每堂課中間休息 5 分鐘。愛國教育五個基本原則是：1) 要求漢藏團結，對抗分裂主義。2) 支持中國共產黨政府認證的 11 世班禪喇嘛。3) 承認西藏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4) 熱愛中國社會主義社會。5) 連署簽名抗議「達賴破壞祖國團結」。如果僧侶在白天的課堂上，無法正確回答各類問卷，駐紮寺院內的工作小組就會特別到他的僧房，仔細搜索一番並問訊數個小時。

另外還有更加風聲鶴唳的「愛國教育」¹⁹⁰。2000 年 5 月 1 日，一行 30 名來自昌都宗教局的官員進入左貢縣的田妥寺 (Tenthok Monastery)，命令僧眾交出所有達賴喇嘛的肖像，引發抗議。有 3 名僧人遭到嚴重毆打，其中一人肋骨斷裂。所有的達賴喇嘛相片遭到沒收。有一位未交出相片的僧人，被工作小組強行拉到他 3 樓的僧房搜索。不久後，那位僧人就從 3 樓摔下死亡。隔天，街上出現抗議的海報，中共公安隨即逮捕了 5 名僧人。其餘的人被公安威脅說，如果再造謠僧人被官員加工自殺，就等著坐長監吧！中共當局害怕衝突加劇，佈下更嚴重的控管，又再逮捕 20 名寺院信徒。

武警和軍隊進駐各個寺院，協助院內工作小組控管所有的僧侶，其中並安插線民。更將公安局設立在重要寺院內，其他公安大隊也加入控管寺院。

18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 95

189 Religious persecution…

190 “Patriotic Re-education…”

其職責就像是只聽令中共中央的國安法外機構。後來，專司鎮壓法輪功的「610 辦公室」也接管西藏、維吾爾以及台灣。他們宣稱這些反中共政權的維吾爾人、西藏人、法輪功、民運人士和台獨份子為「五毒」¹⁹¹。

寺院僧侶每日生活在不同官方機構的監控下：統戰局、宗教局、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和政治教育、政治研究及政治安全各類工作小組等。例如，1997 年 7 月 20 日拉薩城關區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頒布了「拉薩城關區各寺院僧尼守則」¹⁹²：1) 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主義。2) 必須服膺黨和政府領導人的指示，遵循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該地區官員制定的政策和規則。3) 不可聆聽或宣傳任何涉及破壞國家統一和安全的反動言論。4) 必須接受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制定的規則，為社會福利和寺院工作，積極參與生產和勞動。5) 必須聽從寺院上座和黨領導的建議，不管老少皆同。6) 必須表現對佛的真誠信仰，研究佛教所有教理，為佛教蓬勃發展而奮鬥。7) 所有僧尼必須嚴格遵守誓言和戒律，保持謙虛和良好品格，除非特殊情況，否則平時應著僧服。8) 任何人都不可宗教名義或理由，反對政府、執法人員和愛國教育。9) 必須保護文化古蹟和文物、寺院和公共財產。10) 必須注意環境整潔和身體整潔，各僧尼要維護寺院形象，努力做個熱愛宗教、民族，守法重律愛國愛黨的好僧尼。

此外，中共更嚴厲規定出家的條件和資格。早期孩童時代就可以入寺出家，現在則規定 16 歲才能出家，後來又提高到 18 歲。並規定，申請出家者必須是一位愛國者，熱愛中國共產黨，了解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不相容性。還要得到父母和各級地方當局、民主管理委員會、公安局的許可。此外，父母雙方皆政治正確，出家地必須是當地居民等…。¹⁹³1983 年中國佛教協會西

191 Trojan Horse from China...

192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us Bureau...

193 Tibet: the Truth, 1993.

藏分會，創立了西藏佛教學院，並在一些寺院開辦佛學班和學經班。2006年學生數目已達三千人¹⁹⁴。1987年北京成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其目的在培養政治上熱愛祖國，宗教上有較高佛學造詣的知識份子。然而，曾經是佛學院基本單位的各分寺，再也無法運行。

西藏傳統習俗，百姓通常會定居在寺院四周。但是，中共摧毀了寺院，並強迫居民遷移¹⁹⁵。手法和毛澤東時代一樣，只不過規模小一些。1998年中共工作小組關掉覺囊寺 (Jonang Kumbum Monastery)¹⁹⁶，寺內著名的七層樓高曲朗塔為14世紀覺囊派高僧住持篤浦巴 (Dolpopa Sherab Gyaltzen) 所修建。塔內聖物及所有物品在文革時代被破壞殆盡，文革後重新裝修整建，也恢復宗教活動。不過，後來中共強迫進行「愛國教育」，導致一些僧侶被捕下獄，一些則遭到驅逐出寺。1990年代後期，中共封閉一些寺院：澤塘桑珠林寺 (Samdupling, Tsethang)、山南頌然林寺 (Sungrabling, Lhoka)、工卡的直貢佛學院 (Drikung Shetra, Gongkar)、日喀則的釋公謙寺 (Shkongchen, Shigatse)、達澤的扎葉巴寺隱修地 (Drag Yerpa, Tsktser)，另有一些寺院被摧毀¹⁹⁷。2007年邦薩寺 (Pangsa Monastery) 也遭查封關閉¹⁹⁸。2006年甘孜州中共當局網站聲明嚴格加強寺院區域控管，登記僧眾名冊。禁止僧尼二眾非法進出。並宣稱已拆除「非法」閉關房，從亞青寺 (Yachen Monastery) 驅趕1100名僧尼二眾。如有，未經過許可離開或進入寺院者，須向寺院管委會登記¹⁹⁹。

2001年，中共強拆康區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僧房，驅逐大量僧尼二眾²⁰⁰。色達喇榮是1980年由晉美彭措堪布創辦的寧瑪派佛學院。佛學院教授

194 China:Tibet - facts and figures 2006...

195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196 Kumbum's Song, 1998, p.1

197 Modern politics, 2000

198 Chinese authorities closes down Pangsa...

199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195

200 Destruction of Serthar Institute...

的顯宗課程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觀、般若五大類，還有密宗教學。教授的語言有藏、中、英三種，並結合現代電腦科技教學。在佛學院學習的僧尼約數千人，有藏族、蒙古族等，其中還包含一千名漢族。1990年代初，晉美彭措堪布前往印度及其他幾個國家，拜見達賴喇嘛。因此，1994年中共開始迫害他。統戰部門和宗教事務局插手寺院教學，著手進行「愛國教育」和「紅色宣傳」，並在寺院周圍各個路口設立崗哨。1998年中共當局命令晉美堪布將8千名僧尼減至150名，經過一連串交涉爭取，最後中共同意僧尼定額為1400名。

1999年3-4月，中共當局下達公文，依照江澤民主席指示，嚴格控管寺院，監視寺院傳法內容，不容許有任何「分裂活動和思想」，全面開展「愛國教育」，禁止未滿16歲者出家。此項禁令也延伸到中國本土，許多寺院僧侶，被命令回家。2001年各單位的工作小組一起抵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他們命令出家人必須在期限內離開寺院，其他被批准可以留下者，必須要公開譴責達賴喇嘛，才可以繼續留在寺內。2000名中共公安和解放軍配合工作小組的指示，驅逐出家眾和學法的居士。中共用棍棒將人們驅逐出寺，並威脅不聽話就報復晉美堪布、出家眾和他們的家人。4月，大約有一千人被遣送回鄉。11月又有約三千人被驅離。為了維持生計，一些人成為了農民，年老或患重病者只能行乞維生。

6-7月，寺院周圍許多木造僧房和閉關房遭到推毀。官方公布拆除了1875座違章紅木屋，當地藏人宣稱被摧毀了2000間僧房和閉關房。中共的工作小組調動40-50台推土機，主導拆除行動。獎勵工人推毀一間房屋，可得到130-350元人民幣的獎金。中共工作組為了順利推毀一座閉關房，不惜用暴力拖走屋內的老僧或行動不便者。有時，工作組的人員還會順手牽羊屋內的貴重物品或錢財。一輛輛大型卡車載走拆毀的木材瓦礫碎片。後來，工作小組命令寺院出具一張授權拆除違建民房的公文，但是遭到寺方拒絕。中共

當局做了一些措施，防止真相外洩：現場禁止攝影、封鎖道路和進駐公安。但是，藏人還是偷偷地照相、攝影及轉傳。晉美彭措堪布被送到軍方醫院，後來被軟禁在成都長達一年。之後雖然返回了喇榮五明佛學院，然而，卻在2004年1月6日於成都的醫院圓寂²⁰¹。根據另一份資料報告，有9名尼師自殺，另有許多人死在醫院，但是這些都無法在中國得到證實。2002年一些人遭到拘留，原因是他們試圖重建閉關房。

這些例子明顯曝露出，中共真實的西藏政策：1) 宗教只能在無神論的中共控制下發展。2) 如果宣導和威脅無效，就馬上展開鎮壓。3) 受壓制的都是「宗教人士」、「信徒」等。4) 所有的鎮壓行動都以合法名義掩飾。5) 任何與達賴集團接觸的藏人，都會引發危險的後果。6) 嚴格監管控制藏區的一切人、事、物。6) 鼓勵漢族移居西藏。7) 漢族人民必須遵循共產黨思想，自動隔離其他思想哲學。令人驚訝的是，光是喇榮五明佛學院內，竟然就有一千名修習藏傳佛教的漢僧，這說明漢人對藏傳佛教的景仰及學習意願日益增長。

2007年前往西藏旅行的觀光客得知，座落於桑耶 (Samye) 和塔欽 (Darchen) 的兩座巨型蓮花生大士的塑像已遭到摧毀²⁰²。桑耶寺區內的蓮師塑像是由中國廣東省廣東市的佛教信眾慷慨捐獻鑄造。為了防止蓮師塑像被摧毀的訊息散播，中共當局禁止朝聖者和觀光客朝拜寺院，並下令當地公安局封鎖道路禁止外人進入。稍後，寺院的總管回覆外界的詢問，表示拆卸塑像是因為當局未許可豎立塑像²⁰³。塔欽寺區內的塑像，因為是通往崗底斯山聖峰 (Mount Kailash) 的道路，當局宣布對外關閉三天，準備進行拆卸，也預計有不少藏人會來抗議。

中共不僅拆毀寺院及雕像，也將西藏的佛教藝術品等運送到中國。1988

201 Khenpo Jigme Phuntsok...

202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203 In Tibet, the statue of Guru Padmasambhava was destroyed...

年阿沛·阿旺晉美 (Ngabo Ngawang Jigme) 表示非常震驚，巨量的布達拉宮文物，被中共當局送往中國，特別是，前西藏政府的古老金庫遭到破壞，裡面財物都被搬往內地。2001 年有報告指出，布達拉宮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保護) 的七世達賴喇嘛靈塔殿內的彌勒佛鎏金青銅像被移到北京²⁰⁴。2000 年代雍布拉康宮殿內的佛教藝術品相繼消失。後來在中國境內的展覽會場上，發現它們的蹤跡，以及其他西藏寺院的古老藝術品及罕見佛像。珍品被發現遺失後，中共官員不但矢口否認，還以複製品取代真品，歸放原處²⁰⁵。

文化大革命之後，藏文書籍的情況大大改善。一些重要的歷史和宗教碑文得以出版²⁰⁶。「布達拉宮典籍目錄」和「雪域文庫」得到整理及出版。從 1990 年起，開始編輯並印刷一些重要的西藏經典。一些寺院的專用書籍 (記載佛教傳統禮儀，寺內高僧的傳記及著作等) 也以單本印刷出版。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出版「西藏佛教雜誌」，其部門包括「綜合研究室」的專司佛法教義闡釋及「西藏佛教雜誌室」負責出版雜誌，其他也出版西藏大藏經和其他經典。1971 年 12 月成立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書籍，大多數為藏文書，其中包含大眾科學、舊典籍、藏文文集、佛經、西藏醫典、藏曆、西藏歷史、傳記、民間故事和西藏藝術等²⁰⁷。還出版多卷歷史和文化古蹟文獻。西藏的商店出售藏文和中文的佛教經典和書籍，以及與佛教相關的紀念品。

文革結束後，藏人開始被許可進入寺院祈福，可以朝拜聖山和聖湖以及舉行民間佛教儀式，例如懸掛五色風馬旗、持咒繞行雕刻經文的瑪尼石堆等²⁰⁸。拉薩每年有超過一百萬名藏人前來朝聖，一路上可以看到藏人朝聖時虔誠的神情和態度。幾乎每戶藏族屋內都有設置佛龕。

204 Potala palace desecrated, p. 6

205 Mass transportation, 2003, p. 24

20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07 Fifty years in Tibet...

208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不過也有其他地方還下達宗教禁令。根據 1999 年初尼木縣 (Nyemo) 的報告資料顯示，中共地方當局禁止藏族屋內設置佛龕，所有的農牧民都不可進行繞塔、點燈等佛教儀式和行為²⁰⁹。政府機關任職的醫生、教師和領取養老金退休者，屋內的佛龕都被當局拆走。當局還行文命令拆除所有的五色風馬旗，改插中共的五星旗。此外，還檢查各家民房，並警告居民不可持有達賴喇嘛的肖像。藏人被迫在屋頂和其他地方插上五星旗，宛如重回毛澤東時代的生活。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16 世噶瑪巴和 10 世班禪喇嘛，這兩位西藏宗教領袖的圓寂。噶瑪巴是噶瑪噶舉教派的法王，也是西藏四大教派之一，噶舉派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支。16 世噶瑪巴 (1924 - 1981) 在流亡地圓寂後他的轉世，誕生於 1985 年 7 月 17 日的鄔金欽列多傑 (Urgyen Trinley Dorje) 在西藏東部被尋獲。最初，他單純地被認證為一位高僧的轉世。後來，噶瑪噶舉派的攝政之一泰錫度仁波切拿出 16 世噶瑪巴的信件，認證他為第 17 世噶瑪巴，這項認證後來也得到達賴喇嘛的確認。1992 年 9 月祖普寺為 17 世噶瑪巴舉行陞座大典。

在中共嚴控的西藏，噶瑪巴的自由受到極度的限制。他也經常受到中共的高壓，逼迫他背棄達賴喇嘛，並對外宣布中國是「宗教自由的堡壘」²¹⁰。在中共監視及控制下，身為噶瑪噶舉派的宗教領袖必須要具備的佛學及靈修訓練時間和機會也受到極端壓縮。於是乎，1999 年 12 月底噶瑪巴逃離西藏，路經尼泊爾抵達印度。逃亡前，他告訴監視他的安全警衛，他要進行長期閉關，讓警衛鬆懈了警覺心。但是，這位年輕的噶瑪巴抵達印度後，卻引起印度高層的高度懷疑，因為他們不相信，沒有中共的暗中支持，他可以大膽且成功地逃脫。直到 2008 年噶瑪巴才第一次被印度當局許可，飛往他國傳法。這一位 17 世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是唯一同時得到達賴喇嘛和中共當局承認的

209 Severe religious restrictions...

210 The 17th Karmapa escaped from Tibet, 2000, p. 50 - 57

教派領袖²¹¹。

「和平解放」後，10世班禪喇嘛(1938 - 1989)一直留在西藏和中國。他一直是支持與中共中央進行建設性對話的支持者。中共官方描述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是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



十世班禪喇嘛

的國務活動家…始終如一反對任何分裂活動。他為維護祖國統一，漢藏民族團結，提供不朽的貢獻。他經常一再地說，這一生中，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是，祖國統一，促進西藏內部團結和經濟繁榮，佛教興盛以及建立和平世界」²¹²。雖然10世班禪喇嘛的名稱，是繼承前一世。但是此生他自己取得的名稱是「濁世救怙主(藏語:snyigs dus mgon po)」，所謂的「濁世」是指中國佔領西藏的時期。

1989年1月13日，10世班禪喇嘛從拉薩抵達日喀則，前往扎什倫布寺主持第5世至第9世班禪喇嘛合葬靈塔「班禪東陵扎什南捷」開光典禮。1月22日他為靈塔舉行開光典禮，以及開示演說，之後參加了數場祈福法會²¹³。1月24日主持宗教會議，聽取來自西藏自治區、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藏區各寺院執事和高僧代表，對藏傳佛教發展的意見。會中他表示²¹⁴：「…在最後查驗階段，挑選其中三名候選人，對他們進行更進一步的審核…我認為最後應該在釋迦牟尼佛像前，搖食團做出決定」。中共當局決定將他的這句話，作為班禪的遺囑，對外發表。但是，卻絲毫沒有提及，當天班禪喇嘛幾乎都在強烈批評

211 A part of followers of the Karma Kagyu considers another person, …

212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213 Panchen Lama X.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214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中共對藏區不當的統治和政策。班禪喇嘛冀望達賴喇嘛與他合作制定西藏政策，並補充說，中共解放後，西藏是有了發展，但是付出的慘痛代價卻遠遠高於得到的利益。

1989年1月28日，10世班禪喇嘛突然圓寂，中共當局公布他死於心肌梗塞²¹⁵，並說明當他們接到班禪喇嘛突然病倒，中共中央隨即派遣一名專員及一組醫師前往日喀則，協助班禪喇嘛的醫師，但是最終搶救無效。

圓寂三天後，中共國務院頒佈，一份由中共總理李鵬簽署的「關於第10世班禪喇嘛治喪和轉世問題的決定」。決定中說：「根據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和僧眾的請求，並參照歷史慣例，國務院特就治喪和轉世問題決定如下：1) 在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修建第10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法體靈塔和祀殿，供後人瞻仰朝拜，緬懷他愛國愛教的業績。修建靈塔和祀殿事宜，責成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共同辦理。經費由國家撥專款。2) 由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舉行宗教悼念活動，辦理遺體保存等事宜，經費由國家撥專款。3) 由扎什倫布寺民主管理委員會負責，並視必要請中國佛教協會、佛協西藏分會協助，辦理第10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等事宜，報國務院批准」。

中共國務院撥款6百萬人民幣用於尋找10世班禪的轉世靈童²¹⁶。將10世班禪的遺體根據佛教儀式進行防腐處理後，安置到耗資6,406萬人民幣修建的裏金靈塔祀殿（釋頌南捷）。

雖然中共官方強調嚴格遵守傳統，尋訪靈童。但是，其中卻有很大的不同：「雖說是由第10世班禪喇嘛的經師和扎什倫布寺民管會部分成員，所組成的尋訪靈童隊伍。但是，這個隊伍其實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藏區高

215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216 Six years of searches...

僧，另一部分是中共政治部，由藏族居住地幾個省份的第一把和第二把省黨書記組成。此外，還有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副會長帕巴拉·格列朗傑 (Phagpala Gelek Namgyal) 帶領的顧問小組，一同展開尋訪工作，與傳統不同的還有，其尋獲的靈童候選人最後要得到無神論的中共國務院批准²¹⁷。傳統上尋找靈童工作，例如：「念經、持咒、觀察聖湖、占卜、暗訪合適年齡兒童家庭、讓選出的靈童候選人指認 10 世班禪生前的隨身物品等」。

西藏傳統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代表西藏的太陽和月亮，他們之間有不可摧毀的精神聯繫，世代互為師徒關係。14 世達賴喇嘛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尋訪班禪靈童問題上，可以幫忙，但是卻遭中共拒絕。在印度達賴喇嘛方面舉行了必要的傳統尋訪靈童修法儀式，達賴喇嘛的代表私下也與西藏境內高僧取得聯繫，其中包括扎什倫布寺的高僧。

於 1989 年 4 月 25 日誕生在西藏嘉黎縣 (Lhari) 的靈童候選人更登確吉尼瑪，被認定為 11 世班禪喇嘛²¹⁸。在他尚小，還不大能說話時，他就說：「我是班禪，我的寺院是扎什倫布，我坐在法座」。擔任尋訪靈童工作委員會主席的恰扎仁波切 (Chadrel Rinpoche)，當時任扎什倫布寺住持、該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席及西藏政協委員，私下派人暗中與達賴喇嘛辦公室聯絡，請求達賴喇嘛修法禪定，從他尋訪到的數位靈童候選人中，認證真正的班禪喇嘛轉世。於是，達賴喇嘛於 1995 年 5 月 14 日發表他認證的靈童是更登確吉尼瑪，並賜法名丹增更登耶謝赤列彭措佩桑波 (Tenzin Gedun Yeshe Trinle Phuntsok Pelsangpo)。但是，這位被達賴喇嘛認證的靈童，於 5 月 17 日連同他的父母，消失得無影無蹤。兩年後，中共中央發布一則新聞，表示在男童父母的哀求下，為了不讓他被反分裂份子綁架，政府將他們保護起來。從那之後，他們一家就與外界完全斷絕了接觸，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的消息。除了西藏自治

217 Six years of searches...

218 Panchen Lama 11th, 1999

區黨委副書記熱地 (Ragdi) 於 2002 年 11 月 12 日對外公佈，那位男孩在學校學習得很好，和父母快樂的生活在一起²¹⁹。直至今日，11 世班禪喇嘛更登確吉尼瑪的照片，只有幼年時代當上靈童候選人時，拍下的唯一一張。在西藏，他的照片被禁止出現，幾乎沒有任何西藏人曾再見過他們一家。

1997 年 5 月 17 或 18 日，恰扎仁波切遭到監禁，因為中共懷疑他，在尋訪新靈童問題上，一直與達賴喇嘛保持聯繫²²⁰。4 月 22 日他因叛國和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判 6 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3 年。中共將他關押在四川大竹縣川東第三監獄的一個特別秘密牢房。5 月 17 日尋訪靈童小組的秘書及一名商人也因洩漏國家秘密罪被捕，各判 4 年和 2 年有期徒刑。

隨即，中共政府對外宣布，達賴喇嘛認證的 11 世班禪喇嘛是無效且非法的。他們提出許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尋訪的靈童候選人，必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金瓶掣籤」一定要在中共政府代表的監視下進行，此外，選出的班禪轉世靈童還要通過中共政府批准，最後的陞座儀式，也必須由中共中央政府的代表主持陞座大典。

但是，傳統上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並非都經由「金瓶掣籤」。19 世紀初，14 世噶瑪巴最後是經由「金瓶掣籤」選出。20 世紀初的 17 世噶瑪巴轉世靈童認證，中共並沒有使用「金瓶掣籤」²²¹。但是，班禪喇嘛轉世靈童選出時，無神論政黨的中共中央集團卻堅持遵循大清帝國時代的「金瓶掣籤」選出轉世靈童。與中共不同的是，清朝的皇帝信仰佛教，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從不干涉靈童的擇選過程。

西藏的歷史傳統，班禪轉世靈童認證，就是互為師徒的達賴喇嘛的職責，再怎麼說，也比無宗教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共集團，更加來得合法合理。一

219 Tibet 2002...

220 Panchen Lama 11th, 1999

221 Sperling, 2004

位來自扎什倫布寺的達賴喇嘛代表「未經授權」修法冥想觀察聖湖的宗教行為，比起中共控制下的組織團體，更加的傳統和宗教性。選出新轉世靈童前，應該要再進行一項神前擇選，於是達賴喇嘛採取搖食團 (go baldheaded，糌粑揉製的丸子，內裝靈童名字)，選出 10 世班禪靈童。難道無神論的中共能比達賴喇嘛更能舉行這項擇選？如果他們進行公平抽籤，那麼為什麼不將更登確吉尼瑪候選人列入名單。結論是，中共當局認為他已經被達賴喇嘛認證，所以絕對不可以接受他也進入金瓶掣籤。由達賴喇嘛代表執行的食團抽選，被中共宣布為非法，他們的藉口是，因為尋訪隊的成員並未在場參與。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從第 9 世班禪喇嘛開始，他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師徒關係，實際上已經停止，因為班禪喇嘛和他的隨從，「受到達賴喇嘛和他的手下騷擾」。中共指出，第 13 世達賴喇嘛和第 9 世班禪喇嘛之間發生分歧，導致班禪喇嘛在中國居住很長一段時期 (參前)。事實上，這兩位高僧已圓寂久遠，也沒需要去探討他們之間的關係。繼任的 10 世班禪喇嘛和 14 世達賴喇嘛的關係一直很正常。班禪喇嘛因「犯罪」遭到中共政府逮捕，其中一項罪名就是，支持達賴喇嘛 (參前)，從這點可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有，1959 年他在接受奧夫欽尼科夫 (V.V. Ovchinnikov) 記者訪問時，他就說過他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分歧已經消失²²²。後來，1985 年 10 世班禪喇嘛在拉薩主持默朗木祈願大法會 (Monlam Festival) 時表明他與達賴喇嘛是必然的靈性友誼關係，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嫌隙。而達賴喇嘛提及收到班禪喇嘛的私信時，也談到他們之間的友誼，證實了他們之間的友好。

進一步，中共火急爭辯更登確吉尼瑪在 10 世班禪喇嘛圓寂前 3 個月出生²²³。但是，根據尋訪小組傳遞的原始資料，他出生於班禪喇嘛圓寂後 3 個月。這看起來似乎違反世俗常識：「轉世，根據佛教教義，轉世從受孕那一

222 Ovchinnikov, 2006, p. 80

223 Candidate from the Dalai side...

刻算起，所以一個轉世，應該在班禪喇嘛圓寂後，不少於9個月出生」。然而，很顯然地，這並非意外：「班禪喇嘛在他圓寂前2、3天說過，事實並非全然如此，他引用7世達賴喇嘛的例子，他在6世達賴喇嘛圓寂前一年誕生。因為一個已證悟的聖者，能夠以多種形式及分身等同時存在」。

中共拒絕接受被14世達賴喇嘛認證的轉世靈童更登確吉尼瑪。中共在德里的大使也不轉送14世達賴喇嘛的認證聲明稿給中共中央。1995年5月16日，中共外交部譴責達賴喇嘛：「為政治目的使用宗教儀式」。隔天，中國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對外宣布，達賴喇嘛的認證是違法的。中共當局的不滿，可以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李瑞環的報告中看出²²⁴：「在我們國家，任何人，任何團體，包括任何宗教，都應當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這是最基本的原則」。但是，對宗教人士而言，這些標準與宗教無關。

1995年11月8-11日的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李瑞環聲言：『尋訪新轉世靈童的工作是依據「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但是達賴集團竟然試圖破壞』。在他的報告中，強調清朝政府的歷史定制，主要有以下幾條²²⁵：1) 成立以扎什倫布寺活佛、高僧為主的尋訪班子。2) 按照宗教儀軌和程序進行轉世靈童的尋訪。3) 把參加掣籤的候選兒童報請中央政府批准。4) 由中央派員主持金瓶掣籤。5) 把掣籤認定的靈童報請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繼位。6) 由中央政府派員主持舉行轉世靈童陞座典禮。在這幾條中，金瓶掣籤特別重要，既堅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權，在宗教上又體現了釋迦牟尼的「法統」…所以，我們必須抓住時機，加緊腳步，把候選兒童盡快確定下來。

被召集的高僧們，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拒絕達賴喇嘛認證的班禪轉世

224 The speech of Li Zhuihuang…

225 Six years of searches…

靈童。另提 3 位靈童候選人名單，準備金瓶掣籤使用。中共的這項決策，引起全體藏人的憤怒，儘管中共當局在西藏進行宵禁，但是自發性的示威活動相繼在拉薩、日喀則和安多等地進行，抗議中共政府嚴重污辱西藏人民的宗教情感。

中共中央派代表於 1995 年 11 月 29 日半夜，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主持認定第 10 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金瓶掣籤儀式²²⁶。金瓶掣籤選出的是，來自忠貞共產黨員家族的男童堅贊諾布 (Gyaltzen Norbu)²²⁷。10 天後的 1995 年 12 月 8 日馬上就舉行陞座典禮，國務委員李鐵映，同時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家體改委主任，代表中共國務院宣讀冊文：「授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金冊。國務院特准經金瓶掣籤認定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轉世靈童堅贊諾布繼任為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蓋歷世班禪額爾德尼，皆傾心內向，捍衛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潛修內典，明心見性，為佛門眾望之所歸，為世人之所崇敬。今班禪轉世業已法定，特依歷史定制，為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舉行陞座典禮，並授漢藏兩體文金印金冊，用示榮褒，以期繼續發揚愛國愛教之歷史傳統，廣結善緣，以利西藏發展進步，人民富裕幸福，國家繁榮昌盛。公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隨後將藏漢兩體文的金冊和金印交給堅贊諾布²²⁸。數位高僧被迫參加陞座典禮，其中一位是波米仁波切，他在文革時代搶救了宗喀巴大師的一部分骨骸。西藏人說他在槍口下，只能配合，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僅期望盡一己之力伺機保護西藏佛法，也未曾指責達賴喇嘛是分裂份子等污蔑的話語²²⁹。

與此同時，中共展開整肅尋訪靈童小組內拒絕服從當局命令的人員。八

226 The draw of the Golden Urn...

227 "Buddhism of Russia", nos. 24 - 25, 1995 - 1996

228 Enthronement of the 11th Panchen...

229 Tibet 2002...

名成員中的四位遭到驅逐或逮捕。1999年80名以上牽涉到11世班禪喇嘛問題的人士被中共逮捕下獄²³⁰。不但尋訪小組的主席支持達賴喇嘛認證的班禪轉世靈童，其他一半的成員也贊同。此外，10世班禪喇嘛的老侍從也因無法接受中共指定的11世班禪而死於心臟衰竭。被10世班禪喇嘛認證的塔爾寺最大轉世活佛阿嘉仁波切，因為無法承認中共政府指定的轉世靈童，也拒絕擔任他的經師，毅然而然流亡美國。應該已經服滿刑期出獄的恰扎仁波切，依然下落不明，失去蹤跡。

中共在違反宗教傳統的同時，又利用宗教儀式，這正是對宗教本身的一種褻瀆。中共當局表面對宗教儀式表現尊重，也僅是因為可以帶來政治利益。中共授予11世班禪喇嘛封號的堅贊諾布，並非是10世班禪喇嘛的真正轉世。他長年在北京居住及接受教育，偶而會被安排訪問西藏，向藏人強調他支持中共中央領導的意志。中共當局規定日喀則區域，在10世班禪喇嘛法照的旁邊擺放堅贊諾布的照片，還命令藏人要尊崇並排隊歡迎這位長期滯留北京的年輕漢班禪（指漢人欽定的班禪）。如果有藏族人在日喀則往前仔細注視這位來訪貴客，就代表並不敬仰他²³¹。中共當局還強迫僧侶們購買漢班禪的相片²³²。此外，1996年1月，有9位僧侶因焚燒漢班禪堅贊諾布的相片而遭到逮捕。6月，江孜一位小學老師因印刷及散發達賴喇嘛認證的11世班禪喇嘛更登確吉尼瑪的照片和長壽祈請文，而被捕下獄²³³。

這位被達賴喇嘛認證的轉世靈童更登確吉尼瑪，在達蘭薩拉的一次四大教派會議上，也得到四大教派的高僧認證為10世班禪的轉世²³⁴。然而，他已被中共政府隔離隱藏起來。

230 The 9th Panchen Lama...

231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232 Re-education in Kan Lho, 1996, p. 2

233 1996: The year in Tibet...

234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1995, p. 10

現在，中共已經立法將中共政府操控的尋訪轉世靈童的過程合法化。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決定自 2007 年 9 月 1 日開始施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²³⁵。中共這項命令不僅違反佛教經典，同時也干涉宗教自由。例如第二條文：「活佛轉世應當遵循維護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原則。活佛轉世尊重藏傳佛教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但不得恢復已被廢除的封建特權。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接下來，當局再一步規定活佛的條件。特別是，第四條文：「申請轉世活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轉世：1) 藏傳佛教教義規定不得轉世的。2) 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明令不得轉世的」。這是一個有趣的措辭，意味中共的一紙命令就可以控制輪迴轉世。

第五條文：「活佛轉世應當履行申請報批手續。申請報批程序是：由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廟管理組織或者所在地佛教協會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轉世申請，由縣級人民政府提出意見後，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逐級上報，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較大影響的，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響的，報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國務院批准。審核批准活佛轉世申請，應當徵求相應的佛教協會的意見」。

第七條文：「活佛轉世申請獲得批准後，根據活佛影響大小，由相應的佛教協會成立轉世指導小組，由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廟管理組織或者相應的佛教協會組建轉世靈童尋訪小組，在指導小組的指導下實施尋訪事宜。轉世靈童由省、自治區佛教協會或者中國佛教協會根據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認定。任何團體或者個人不得擅自開展有關活佛轉世靈童的尋訪及認定活動」。第八條文：「歷史上經金瓶掣籤認定的活佛，其轉世靈童認定實行金瓶掣籤。請求免予金瓶掣籤的，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報國家宗教事務

235 Order no. 5...

局批准，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國務院批准」。第九條文：「活佛轉世靈童認定後，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批准。在佛教界有較大影響的，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響的，報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國務院批准」。

第十一條文：「違反本辦法，擅自辦理活佛轉世事宜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照『宗教事務條例』的規定，對責任人和責任單位予以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十二條文：「轉世活佛繼位後，其僧籍所在寺廟管理組織須制定培養計畫，推薦經師人選，經所在地佛教協會審核，逐級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第十三條文：「涉及轉世活佛事宜的省、自治區可以依照本辦法制定實施細則，報國家宗教事務局備案」。

中國共產黨制訂以上違反藏傳佛教傳統的法律條文，目的是為了未來可以掌控並欽定達賴喇嘛和其他教派法王的轉世靈童。14世達賴喇嘛早已宣明，如果沒有宗教自由，他不會在中國和西藏轉世。

2007年9月2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和藏傳佛教各大教派領袖聯合發布聲明，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的所謂「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²³⁶。活佛轉世制度在西藏已有數百年歷史。數百年來，所有的轉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信眾或所在寺院基於信仰和誓言而尋訪認定，從來都不需要經過國家或政府組織的批准。而且，活佛轉世的認定並不是上級任命官吏，也不是根據民意選舉產生，更不是授與位階或職位，而是對已經圓寂的高僧將會轉生於何處的尋訪和認定。不僅需要驗證轉世靈童對前世的記憶，還要經過有預知能力的高僧和護法神的預示，或是通過其他的宗教性認證方式來確認。除此之外，任何組織或政府都絕對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

236 Joint Statement to Repudiate...

式尋訪及確認，這點無論從宗教或世俗角度上來看都是一樣。2008年5月3日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領袖舉行一場特別會議，會中決議，不承認中共頒布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的正當性，並且還宣布，未來的轉世高僧或祖古 (Trulku)，如果沒有各自教派法王或最高代表的最終批准，都不予承認。

沒想到，中共鎮壓西藏宗教多年後，竟然出現令人意外的結果。藉由流亡藏人和逃亡出來的各大教派法王和高僧，讓西藏佛教和苯教教法在全世界開枝散葉。流亡藏人在境外組成不同規模大小的西藏社區，並成功地適應流亡地的生活。這應該是與其民族特性有關：從一個雲遊僧或遊牧民轉變成雲遊全球大都市的上師、商人、餐館老闆或藝術家，這對過慣遊牧遷移生活的西藏難民而言，並不那麼困難²³⁷。

在過去，主要是東方人了解西方的佛教狀況。但是，隨著西方人對東方佛教的興趣與日俱增，從1960年代末開始，許多西藏上師受邀到歐洲、美國和亞洲傳法。他們教導西方人學習難以了解的佛教哲學和修行方式，於是藏傳佛教中心、閉關房和西藏社區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在全世界。許多歐洲人、美國人和俄國人皈依佛教，甚至也有一些人剃度出家。大多數的藏傳佛教上師，都以傳統的教學方式在西方傳播佛陀的教法，但是為了隨順西方的社會、經濟和思維方式，有些上師會採用新的教授方式，不過有時會因為太過於配合西方大眾的期望和品味，而流於表面，停留在現世的追求，無法深入探究佛法的精華內容²³⁸。現在，西藏境外已經有超過一千個以上的藏傳佛教社區和中心，其中也包含苯教。例如，在美國的佛教徒佔總人數的4%以上，而歐洲大陸只有1-2%（包含從亞洲的移民）。甚至前蘇聯地區的，波羅的海共和國、烏克蘭，以及俄羅斯的非佛教地區（莫斯科、聖彼得堡、

23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38 Ayusheeva, 1986

葉卡捷琳堡等)、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都有藏傳佛教社區和中心。

令人讚嘆的是 14 世達賴喇嘛，他的著作已超過 60 本，且持續在增加中。他的書籍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在全球出版。從他的著作中，讀者可以了解西藏的宗教、傳統文化和歷史，以及以慈心和悲心為基準的道德指示。其中特別值得提及的一本書『新千禧年的心靈革命』，在物質主義當道的世界，達賴喇嘛強調無關宗教的全球倫理道德的重要性的方法²³⁹。還有許多與達賴喇嘛和其周圍世界有關的書籍在全世界出版。例如，哈勒(H. Harrer)的著作『西藏七年』及改編成電影的『火線大逃亡』，還有電影『達賴喇嘛的一生(Kundun)』，以及俄羅斯導演製作的紀錄片『達賴喇嘛的一天(Sunrise/Sunset)』等。

14 世達賴喇嘛不斷地和世界宗教領袖們會面，包含猶太教。他與教宗保祿 6 世在 1973 年會面，和教宗若望·保祿 2 世分別於 1980、1982、1990、1996 和 1999 年見面。與英格蘭坎特伯里大主教羅伯特·倫西在 1981 年相會。還有其他英國聖公會教堂的長老們。達賴喇嘛在世界宗教會議上發表談話，呼籲關注地球暖化，和宗教間對話。與東正教教會建立交流，並與大牧首阿列克謝會面。2008 年達賴喇嘛會見伊斯蘭教的重要長老，強調將這個古老宗教等同於恐怖主義是「絕對的錯誤」。

達賴喇嘛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有益的，每個宗教都帶有真理，並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和修行方式。人類需要不同的宗教，是因為眾生各有不同的接受度和選擇。達賴喇嘛反對宣教士鼓吹人們改變宗教信仰(包含佛教)，他認為人們應當信仰自己的傳統宗教，反對基督教、天主教和不同派別宣教士的宗教擴張主義，例如，外蒙古在過去十年，已經有很多人改信別的宗教。達賴

239 Dalai Lama, 2001

喇嘛認為除非人們是自覺有改變的必要性，否則改變信仰是不可取的。

他已成為最多「周遊」世界演說、講道的宗教領袖。他造訪了幾近 50 個國家，會見許多世界領袖，包括美國總統布希、柯林頓、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密特朗、席哈克、印度總理尼赫魯等。1979、1982、1986、1991、1992、1994、1996 和 2004 年他多次受邀到俄羅斯，還在俄羅斯國會殿堂演講。但是，他每到一個國家，中共的抗議聲明就如影隨形地在該國怒吼，企圖讓他孤立於世界。然而，他們的作法卻導致相反的效應：「中共官員的過度反應，引起世界各國人士特別關注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

當達賴喇嘛開始受邀到俄羅斯期間，俄中關係再度發生變化。俄羅斯不帶批判的支持態度，取代了對抗中共。俄羅斯當局答應中共，歸還一些中共「失去」的領土，雙方的經濟合作開始改善，中國製品開始流入俄羅斯。俄羅斯成為中共解放軍的主要武器供應國，並開始進行能源開發等合作項目。當時，俄羅斯和中共領導人，彼此在反對美國啟發的「天鵝絨革命」中，找到了共同點²⁴⁰。2001 年俄中雙方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其中第四條：「…俄方支持中方在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的政策」²⁴¹。簽約後，俄方隨即聲明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俄中關係又恢復友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佛教也是俄羅斯公認的宗教之一，俄羅斯的佛教團體邀請達賴喇嘛進入俄羅斯的簽證，遭到俄羅斯官方拒絕，其理由非常牽強詭異。我們很難不相信其中沒有中共的惡意阻擋。中共對達賴喇嘛的壓迫，和蠻橫的阻止他前往各國講經說法的政治手段，完全是干涉了全球佛教徒的宗教自由²⁴²。此外，警告全球各國不可承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的地位，不可與之為友，不可邀請他們，不可接受他們，

240 Kachins, 2007, p. 61 - 71

241 The Treaty of Good - Neighbourliness...

242 Kuznetsov, 2006, p. 303

也是中共恣意霸凌全世界國家和人民自主權的粗暴行為。

然而，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1982)第2章第36條中的明文規定是一致的：「…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這樣的規定，是特意的允許中國共產黨干涉所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表示所有的宗教領袖都不能住在外國，包括西藏佛教的法王和高僧。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少數幾個宗教信仰人數增長，會引起執政黨關注的國家之一。事實上，愈來愈多的漢人在修學佛法，中國的寺院內也可以看到許多年輕人在禮佛。數百萬的中國遊客前往西藏，中國市場出現對西藏產品的需求。中國人寫的西藏遊記越來越受到歡迎，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商人和藝術家對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²⁴³。受到藏傳佛教吸引的漢人日益增多。中國內地甚至出現研讀達賴喇嘛佛法書籍的地下讀書會²⁴⁴。經由在中國內地許多城市傳法的西藏上師，漢人佛教徒對西藏寺院的護持(包含財物)越來越多²⁴⁵。一些中國商人捐助數十萬美元，整修和建設寺院建築物²⁴⁶。甚至有一些漢人不是因為商業和現代化原因遷往西藏，而是想要生活在西藏文化圈。這波生活文化浪潮甚至上達到中共上層階級。

與此同時，因為毛澤東無法成功地「領導」共產黨消滅宗教，中共領導層另外採取更聰明的行動，不把宗教「消滅」。領導層決定將宗教玩弄在內部政治目的上，像玩偶戲般操縱。對外，展現出宗教自由欣欣向榮的假象，但是，對內則任意改變宗教教義和宗教人事物。中共當局暗地欽定轉世靈童

243 We went to Buryatia…

244 Odeli, 2005, p. 264 - 265

245 Fang, 2009

246 We went to Buryatia…

人選、防堵「外國勢力」、干涉西藏寺院事物、進行「愛國愛黨教育」、限制僧人和寺院數目等，想方設法將宗教掌握在手中，當作政治上的一顆棋子操作。此外，運用中國佛教協會等團體，與外國佛教團體進行定期國際交流，藉此提高中共自身在國際佛教界的影響力²⁴⁷。

儘管違背西藏人民的希望和意願，為了滴水不漏地掌控西藏和藏族人民，中共中央依舊不准許讓西藏佛教恢復以往的傳統制度。尤其最近幾年，中共的西藏政策已經極致壓迫到，讓西藏人民稱作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²⁴⁸。

在這種境況下，達賴喇嘛於 2006 年訪問外蒙古期間提出的呼籲，更顯得特別重要。他強調，外蒙古、俄羅斯及印度喜馬拉雅地區的佛教界，此時，必須更進一步擔負起維護與發展佛教的責任。目前，相對於西藏地區，這些宗教自由的地區有更多的機會保持佛教傳承和傳統²⁴⁹。

自治和人口

中共的西藏自治區大外宣：「…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由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行使管理本地方、本民族內部事務的自治權…1965 年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來，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及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充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治權利，投身西藏的現代化建設，實現了西藏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深刻地改變了西藏…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必然結果…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權早已

247 Kuznetsov, 2006

248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p. 84

249 Zhironkina, Yu. The Dalai Lama…

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權所代替…西藏人民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受任何歧視地享有與全國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權利，而且依法享有受國家特殊扶持和保護的權利。可以說，西藏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全面體現了聯合國『在民族或種族、宗教和語言上屬於少數群體人的權利宣言』以及其他有關少數民族權利保護國際文書所規定的平等、非歧視和特殊保護的原則，而且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優越性…」²⁵⁰。

實際上，1970年代，藏人在自治區政府中任職的人數居多，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也都是由西藏人擔任。但是由蘇聯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蘇聯政府只是個裝飾門面，事實上，國家的所有決定，都是由蘇聯共產黨部下達命令。這個情況，在中國也是一樣。西藏自治區第一書記的關鍵位置一直由漢人擔任。未經漢族『下屬』的同意，最高職位的藏族官員不能做出任何決定²⁵¹。2000年代期間，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中佔87.5%，在自治區人大委員會委員中佔69.23%，在自治區主席、副主席中佔57%，在自治區政協常委和委員中分別佔90.42%和89.4%。在自治區、州(市)、縣三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中佔78%。三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幹部總數中，分別佔70%和82.3%²⁵²。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19名代表中有12名藏族。中國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先後有14世達賴喇嘛、10世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晉美、帕巴拉·格列朗傑、熱地等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藏族的中階管理層，甚至最高階長官都在中共黨部官員的操控及指示下，下達行政命令。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西藏自治區居民不能加入拉薩的選舉機構。

從1965年至1990年末，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訂

250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51 Tibet: the Truth, 1993

252 Autonomy in political aspect…

220 件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對外國人來藏登山管理條例』、『西藏自治區信訪條例』、『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決定』、『關於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分裂活動的決議』、『關於嚴厲打擊賠命金，違反犯罪行為的決定』等²⁵³。

依據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如有不適合西藏自治區實際情況的，可以報經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西藏自治區政府一再使用這項權利，所以現在西藏的地方法規和中國內地法規有所不同，不過也僅限於旁枝末節，這與中國共產黨的總體路線並不矛盾。儘管西藏是自治區政府，選擇了社會主義，當地居民也期待公民投票，但是，中共政府還是拒絕了達賴喇嘛就未來進行公民投票的建議。

1990 年代，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特別關注民族問題，並將他的思想編輯成一書『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²⁵⁴。針對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和宗教意識高漲問題，書中指出：「民族、宗教無小事。全黨都要充分認識民族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他斷然拒絕聯邦制，宣布民族自治制度才是最佳選擇，而且一切都要在馬克斯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管理和統治。書中同時也拒絕了達賴喇嘛的西藏真正自治的提議。他強調：「更加完善民族區域的自治制度，並且完全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²⁵⁵。中共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在其中選任一批優秀中、青年幹部，提攜為地方領袖人物，以保證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中共黨中央手裡。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違反民族傳統文化、大量漢人殖民、反對漢化等的抗議行動發生。

253 Autonomy in political aspect...

254 Moskalev, 2004

255 Moskalev, 2004, p. 278

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以發展經濟為由，將大量漢族技術工人和大批管理幹部送往西藏，同時也訂立政策鼓勵漢族移民。江澤民講述他的政策²⁵⁶：「四十多年來，全國成千上萬的漢族幹部、工人、知識份子、解放軍士兵、軍官，聽從黨的號召，到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和生活，和少數民族成為一體，變成無限親密的朋友。他們付出青春和技術給少數民族弟兄，促進民族地區發展，為國家工作做出巨大貢獻」。最近，中共還鼓勵商人移民到西藏做生意。

從 1983 年，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一直在快速成長。1984 年 5 月 14 日北京廣播報導：「6 萬名建築工人和職工幹部陸續抵達西藏自治區」。1985 年夏天期間，另一批 6 萬名漢人職工從四川到達西藏自治區²⁵⁷。1987 年鄧小平重申²⁵⁸：「西藏無法獨立發展…我們必須派遣大量漢族進入西藏，傳授他們科技知識和管理方式，幫助藏族幹部提升科學知識和專業水平，以及加速經濟發展」。1991 年中共聲稱派遣眾多專業技術人員入藏支援各項建設工程，此外還有 30 萬工人已陸續加入工作。1993 年 5 月的一次秘密會議中，中共決定鼓勵並援助漢族移民西藏政策²⁵⁹。

2000 年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普查如下²⁶⁰：藏族總人數為 5,416,021 人。西藏自治區有 2,427,168 人，四川省有 1,269,120 人，青海省 1,086,592 人，甘肅省 443,228 人，雲南省 128,432 人，其他地區有 61,481 人。在四川(康區)藏族佔人口的 1.5%，漢族佔 95%。青海(安多區)藏族 22.5%，漢族 54%。甘肅(安多區)藏族 1.8% 漢族 91.2%。雲南(康區)藏族 0.3%，漢族 66.6%。西藏自治區藏族 92.8%，漢族 6.1%。其中漢族人口密度極高的地區被分割納入四川省、

256 Jian Zemin, 2004, c. 212

257 China's Population, 1988

258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c. 27

259 Strangers, 1997

260 Tibet 2002

甘肅省和雲南省的西藏康區和安多區領土。中共也鼓勵漢族移居到青海。此外，根據 2003 年的藏族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的人口從 1951 年的 1,140,900 人增加到 2,701,700 人。其中，藏族人口從 1964 年的 1,208,700 人，增加到 2003 年的 2,507,200 人。藏族佔西藏自治區總人口數的 92%²⁶¹。多年來，西藏的出生率和人口成長率，皆高於中國的平均值。中共當局強調這種成長主要緣由於藏族。

然而，很大一部分的漢族是季節工人、遊客和駐紮的解放軍，這些人口並未被中共納入統計數據²⁶²，也沒有任何經濟移民的數據或資訊。縱使，每天有二列火車和數架飛機抵達拉薩，拉薩的貢嘎機場每年搭載 40 萬以上的人入藏。依據中共報導，入藏的旅客人數每年成長 20%²⁶³。2006 年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進入拉薩的漢族顯著地增加。從 1981 年到 1987 年，入藏的旅客由每年的 1500 人成長到 43,000 人²⁶⁴。再由 1998 年的 95,600 人成長到 2000 年的 500,000 人²⁶⁵。2007 年入藏人數升高到 4,030,000 人，其中漢族佔大多數。

2008 年 9 月 2 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張裔炯終於承認：「從內地到西藏工作的漢族農民工流動人口的掌握和管理上，出現很多問題，尤其是青藏鐵路開通後」²⁶⁶。藉由鐵路入藏的漢族流動人口，無法準確估計。根據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ICT) 的調查資料顯示，大約有 150 萬人在青藏鐵路開通第一年入藏，其中有 90 萬並非藏族，他們是商人、工人和各類商家等，都是要留在西藏發展事業或賺錢²⁶⁷。另外，依據中共發表的統計資料，從 2006 年 7 月 1 日到 2007 年 5 月 31 日有 65 萬 9 千人搭乘鐵路入藏，其中只有 64 萬 2 千人

261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262 Strangers, 1997

263 Tibet 2002

264 Dalai Lama, 1992

265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66 Chinese migrants...

267 China's Train, 2009, p. 60 - 61

離開²⁶⁸。因此，在 10 個月間，西藏的人口增加了 1 萬 7 千人，雖然，遠遠小於西藏人口的年增長率，但是，入藏旅客依舊保持穩定成長。青藏鐵路開通後的最初兩年，拉薩火車站的旅客流量已超過 280 萬人次，相當於西藏自治區的總人口數²⁶⁹。

移居西藏的漢人，享有優遇的住屋政策、補給品、教育、待遇和社會保險。同時，也有特別補助金，彌補漢人在西藏的惡劣環境中工作。中共的資料顯示，10% 的漢族移民患有慢性高山症。為了鼓勵及保障漢族的移住，中共嚴格管控西藏人在西藏內遷居或移動。為了確保都市工商業發展，必須讓農村地區為漢族移民提供食物。因此，1960 年代初，西藏開始實施戶口制，目的是為了將西藏農民綁在農村勞動。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中共這項制度涉及民族歧視²⁷⁰。漢人在西藏可以無條件取得臨時戶口或是永久戶口，可以居住在城市，有住屋優惠，有工作，也有退休金。但是，如果是藏族，他們必須要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才可以得到一個臨時戶口。事實上，藏族在都市找工作是非常困難，他們大多數都不懂漢文，也沒有現代專業技術。

2001 年 1 月 1 日中共國務院發布「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的引進內地專業人才，給予優惠待遇中的一項是「戶口不遷，身份保留，來去自如」。根據中共資料顯示，西藏自治區內藏族商家數少於 20%，而漢族擁有拉薩市內商店的 75%。中共宣布要「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和工作」，特別是，2003 年在各個城市創造出 1 萬個職缺。但是，這些職缺大部分都被外來的漢族佔據。

西藏流亡組織資料顯示，藏地的漢族導遊人數持續上昇，而藏族導遊處

268 Passenger turnover...

269 During 2 years...

27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處受到中共的壓制。例如，有 60 位畢業於印度西藏學校的藏族，他們的導遊證被中共政府取消²⁷¹。2003 年西藏自治區政府承諾每年招募一百名漢族導遊²⁷²。1980 年代，自治區居民會說英文的人非常稀少，但是現在有很多藏族導遊精通英文。雖然，有些漢族導遊會說其他語言，不過，對於西藏歷史和文化，所知甚少，因為他們的工作並不是真正的導遊，而是監視。一些藏族地區也有專門表演藏族歌舞的劇團，但是表演者都不是西藏人，這情形在內蒙古也是一樣。有些漢族商人也會穿上藏服，在商店或街上兜售中國製的西藏紀念品。

在西藏，人們沒有群聚定居的習慣，相反地，有大型寺院才會形成城鎮。而今，中共政府要開始建造新城鎮。在青海（安多地區）人口的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不到 3 人。他們被肥沃的土地茂密的草原和豐富的礦場所圍繞²⁷³。在「勤奮的勞動人民，點燃火焰走向快樂的新生活」的口號下，西藏聚集了許多來自湖南、浙江、廣東和江蘇的青年男女。剛開始，聚集了數千名，之後將會有數百萬漢族遷入。他們那群人把一大片未開發的青海沙漠地區建造成蓬勃發展的區域，隨著微風搖擺的玉米海，處處燈火閃爍，工廠煙囪冒出巨大黑煙直衝天際²⁷⁴。此時，共產黨員的夢想已經成真：「在這一刻，安多地區的藏族人數是漢族的一半。例如，安多東部的沙漠地格爾木（Golmud），這塊藏族部落的遊牧地，已經變成人口 20 萬的城市，當地藏族被稀釋成，不到 2% 的少數人口。朝向拉薩的青藏鐵路沿線，也建造了許多小城鎮²⁷⁵。1996 至 2000 年期間，西藏的城鎮從 112 座增加到 140 座。拉薩到安多、康區和尼泊爾的高速公路沿線建造了 100 座小城鎮。中共預期這些新城鎮的人口在 2010

271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72 Interpreting Tibet...

27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74 Domogatskikh, 1962, p. 11

27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年時，會從 44 萬增加到 78 萬。

中共 1988 年發表的資料中顯示，西藏自治區內 72,000 人漢族居民，有 52.5% 居住在拉薩和其近郊²⁷⁶。也有許多漢族定居在日喀則、澤當、昌都和其他大都市。此外，還有逃亡藏人指控，藏族自治區的中甸 (Gyeltang 香格里拉) 和澤當，也有一批漢族在進行大開發，他們的腐敗和貪婪及種族主義，嚴重破壞了當地的文化和傳統²⁷⁷。拉薩的藏族人口比例，現在已經寡不敵眾，新移民的漢族人數已經是藏族的 2 倍²⁷⁸。現在的拉薩首都，看起來是由二座



拉薩的新開發區
(照片：S. L. Kuzmin)

城市組成：一個西藏城和一個中國城，可是由於中國城快速發展，已逐漸侵入西藏人住區²⁷⁹。當年西藏國首都拉薩還是西藏的宗教聖地時，其大小約有 3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3 萬人。2000 年時，拉薩城被擴大到 53 萬平方公里，2005 年又擴展成 70 萬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 257,400 人。中共當局計畫，2015 年將再擴寬到 272 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 30 萬人以上²⁸⁰。在中共西部開發大量招商下，中資和外資湧入各個城市，促進地方基礎

建設迅速發展。

藏族和漢族的居住處分隔二地²⁸¹。新移民漢族主要居住在新開發區，可以自由選擇落戶或是臨時居民。這座新開發的中國城快速向四周擴展，當初在設計城市時，就沒有考慮西藏因素，完全的中國現代建築。拉薩市從 1993

276 Ma Rong, 1993, p. 268 - 277

277 Jarrah, 2002, p. 13 - 17

278 Tibetan blasts...

279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28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81 Ma Rong, 1993, p. 268 - 277

年到 1998 年每年平均拆掉 35 間西藏傳統古建築物²⁸²。至 1996 年底，因為都市開發，拉薩首都老城西的 600 座古代紀念碑被摧毀了 350 座²⁸³。老藏式院落建築物被中國式的混凝土公寓取代。1998 年在藏族人士多方奔走下，拆除拉薩市中心的古建築物工程被宣布暫停，其中 76 座將被進行翻修。但是，2002 年拉薩一座古老的清真寺終究難逃被拆除的命運，而今，原址上矗立一座融合西藏、中國和中亞風格的混凝土大樓²⁸⁴。

拉薩布達拉宮前面廣場，豎立一座詭異的灰白色石碑，面對著達賴喇嘛居住的宮殿，碑上雕刻「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這對藏族而言，其政治性



拉薩新區路標，2008(照片：S. L. Kuzmin)

動機強烈、刺眼，不言而喻²⁸⁵。

2002 年自治區公安局總部遷入，大昭寺後面，位於市中央位置，一棟可環繞全拉薩市的新建 13 層高大樓²⁸⁶。還有兩座巨大的「黃金犛牛」高原之寶雕塑，是中共作為代表「新西藏」誕生的象徵。但是，幽默的藏族以不同方式去解讀：「一隻犛牛仰望布達拉宮(冬宮)，另一隻犛牛仰

望羅布林卡(夏宮)」。這兩個宮殿都是達賴喇嘛的住居。

最近，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好消息，2009 年至 2020 期間，拉薩城內中心區域的歷史建築物和古蹟將得到修復。這個範圍內(6.47 平方公里)的新建築物高度

282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222

283 Modern politics, 2000, p. 16

284 Tibet 2002

285 Interpreting Tibet...

286 Tibet 2002

都不可超過 15 公尺²⁸⁷。此外，與西藏傳統建築相衝突的建築物將會遭到拆除。

因為漢族人口密度過高，為了有計畫控制人口增長，於是中共國務院開始制定計畫生育政策，不過，節育計畫也在人口密度低的少數民族中推行。1978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下達「提倡一對夫婦生育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對於違法生育者給予經濟和行政的嚴厲處罰」的指示。1984 年此項法令也推廣到西藏自治區的幹部和城鎮居民²⁸⁸。在人口 80% 的農牧民間，宣傳節育的好處，鼓勵少生，並提供避孕藥和結紮手術。但是這項政策並沒有在邊境農牧區實行，只推廣優生優育科學知識宣傳教育。此外，西藏自治區醫療衛生部門必須提供，農牧民進行計畫生育的服務。根據中共資料，西藏自治區農牧區每戶家庭平均有 4 - 5 個小孩，甚至 7 - 8 個也很普遍。但是，四川、青海等地的藏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法令不同，其他的藏族自治區域的生育法令更加嚴格²⁸⁹。

1980 年代，數千名農牧區藏族婦女遭到計畫生育部門的流動醫療隊強制結紮，以及數百起的引產、墮胎手術²⁹⁰。強迫結紮或引產、墮胎件數，取決於生育計畫官員的心情，如果上面壓力大，或急於表現積極態度等，情況就會趨於嚴峻。其中安多和康區藏地受到了更粗暴的對待。例如，1987 年天祝 (Pari) 縣有 2,415 名婦女被結紮，其中有 82% 是藏族。1987 年四川省藏族甘孜自治州有 764 名婦女被結紮，其中有 660 位是藏族。1996 年青海省開始大量實施裝設避孕器，結果將避孕環裝入 2,958 名藏族婦女後，生育率馬上就從 86.13% 降到 85.73%²⁹¹。根據西藏流亡政府資料²⁹²，1996 年拉薩地區在 22 天

287 Administration of Lhasa...

288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

289 Yan Hao, 2000

290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1 Birth control, 1996, p.2

292 Strangers, 1997

內，有 308 名藏族婦女被強行結紮（他們已經有 3 個小孩），其中一位手術 3 天後在醫院死亡。1997 年西藏自治區內紀錄有 883 名藏族婦女被強制結紮和墮胎。1984 年中共政府宣稱西藏自治區只有 12% 人口（都市居民）受到生育計畫。事實上，如果生第 3 個小孩，會被罰 1500 - 3000 人民幣²⁹³。「超生」的孩子沒有任何配給或社會福利，工資減半，扣除 3 - 6 個月薪資。

一些被強迫結紮的西藏婦女的情形陸陸續續傳到外界²⁹⁴。一些地方的已婚婦女，90% 被迫結紮²⁹⁵。有些家庭為了躲避罰款和其他制裁，將「違法」生出的孩子藏起來。這些黑戶小孩沒有戶口，也無法上學，更無法得到任何社會資源和國家保護。有些家庭的年收入根本無法支付罰款，有時罰金甚至會高達 5000 元人民幣。2001 年 10 月逃出西藏的難民控訴，那曲地區的婦女即使已經懷孕 7 - 8 個月也被強制做墮胎手術²⁹⁶。昌都的察雅 (Drayab) 縣為了達到中共政府的指定出生率，每天都有 50 - 60 名婦女被強制結紮，如果有拒絕者就要被罰 1600 元人民幣。青海地區也傳出類似的情況，果洛州的一個縣因為年度計算，仍缺 5 個結紮名額才能達到政府規定的數字，就在已婚未結紮婦女名單中進行抽籤，名單中包含從未懷過孕的婦女 (20 歲以上)。有些藏族婦女甚至被逼自付結紮手術費和術後醫療費²⁹⁷。

另外，還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訊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從不同地區、不同時間和不同人傳遞出來。主要都是關於中共大規模對婦女進行絕育手術。很明顯地，中共的絕育手術和處罰手段確實達到成效。有數據證明，十年來藏區的出生率和人口成長率下降了一半左右（參下圖表）²⁹⁸。其中包含藏區內

293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2001

294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295 The status of Tibetan women...

296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297 Chinese birth control...

298 Tibe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Tibet: the gap...

漢族數量的迅速增長。

年度	出生人數	出生率 %	人口增加數	人口增加率
1991	51,700	2.35	35,400	1.61
1993	48,800	2.13	32,000	1.4
1995	48,200	2.06	30,500	1.3
1997	44,300	1.84	26,200	1.09
1999	36,000	1.45	19,900	0.8
2001	3,600	1.42	19,300	0.76

然而，並沒有西藏地區非藏族人的到達和離開的確切統計數據，毫無疑慮地，中共當局的政策有助於增加西藏境內的漢族人口。這種移民政策很危險，因為它導致藏族人的邊緣化，而快速成長的經濟部門和市場都被漢族佔據。

語言、教育和文化

中共對外宣傳：「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後的幾十年間，中國依據憲法，運用經濟和行政手段，在保護、拯救和傳播西藏文化和傳統上，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資援助…」²⁹⁹。這裡，請大家不要忘記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西藏的語言和文化。因為文革時期，禁止藏語教學，導致後來，自治區計畫使用「西藏民族 1965 - 1985 年文獻」時，才赫然發現「藏語教師和翻譯成藏文的人才非常稀少」，以至於，教授藏語以及將官方文書翻譯成藏、漢兩語文的工作變得非常艱難。絕大部分的藏族幹部無法正確讀、寫他們的母語，所以無法將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清楚明白地傳達給西藏人民³⁰⁰。

自從毛澤東死後，藏文甚至沒有出現在拉薩的公告和廣告。一位從 1960 年就在拉薩工作的漢族官員，甚至無法告訴一位外國人，藏語的「請」和「謝謝」怎麼說，他只會說「出去」、「行動」、「快點」³⁰¹。

299 Commentary: Statement of the Dalai Lama...

300 Tibet: the Truth, 1993

301 Iliin, 1978

1988年10世班禪喇嘛在「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第一次會議中談到³⁰²：「一千三百餘年使用藏語文的地區，解放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藏文竟然完全沒有了。不管錯誤也好，落後也好，我們都是使用藏語生活在西藏高原的民族，不管是宗教理論、科學、工業、氣象、曆算學、政治學、史學或哲學等，我們除了使用藏文外，沒有其他的語言了…西藏的語言和文化，究竟是要讓它生存，還是讓它滅亡，我是非常擔憂的」。西藏自治區外的藏族地區的藏語文水平低下情況更為嚴峻。例如，甘孜(Kardze)藏族自治州內的6044名藏族共產黨幹部，只有991人可讀、寫藏文³⁰³。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在10世班禪喇嘛的建議下，1987和1988年西藏自治區陸續頒布『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及其『實施細則』³⁰⁴。章程中規定：「西藏各級人民政府及所屬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和發布的公告都使用漢藏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程序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也使用藏文。各單位的公章、證件、表格、信封、信箋、稿紙、標示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場、商店、飯店、餐館、劇場、旅遊景點、體育場、圖書館等的招牌和街道、交通路標等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

根據新華社報導³⁰⁵，愈來愈多的西藏圖像、辦公室軟件、瀏覽器出現在西藏的手機和電腦上，也有了藏、漢、英的線上詞典。中國資訊部開發的藏文編輯系統、激光照排系統、電子出版系統已經被廣泛運用。

不過，真實的西藏是不同景象。解放軍部隊和大量的商人都是漢族，許多機構的訊息並不使用藏語文，電視和廣播電台的節目大部分還是使用中

302 Tibet: the Truth, 1993

303 Modern politics, 2000, p. 20

304 China: Tibet—facts and figures 2006…

305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anguage…

文³⁰⁶。藏語電視節目比新的中國頻道受到更嚴格的審查³⁰⁷。藏文報紙和雜誌的內容審查也一樣嚴峻。

拉薩一家擁有眾多藏族員工的現代化啤酒廠，他們的所有標誌、廣告和說明都只有中文，根據酒廠的公關說法是，不需要藏文³⁰⁸。網咖的軟件也只有中、英文。還有消息指出，一些機關要求藏人提出中文版的重要文件。此



拉薩的時髦商店，2008年（照片：S.L. Kuzmin）

外，藏語中出現許多漢語新用詞，這些都有助於將藏語文漢化³⁰⁹。一位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學者，學習藏、中文的對譯內容時，赫然發現拉薩居民使用的藏語中穿插30-40%的漢語詞彙³¹⁰。而今，只有少數接受過高級藏語文教育的藏人，才能說出一口標準的藏語。

自治區政府規定學校教授雙語。1985年中共開始在北京、上海、廣東等21個省市的普通中學、中等職業學校開設130多個內地西藏班和內地中職班。大約有一萬個中學和大專名額，提供給藏族學生³¹¹。2003年西藏自治區內有1011所各級各類技術學校和2020所普通學校。這些學校共有453,400名學生，小學的入學率有91.8%，全區文盲率下降至30%以下。不過，根據2005年聯合國調查藏族有55%的文盲，中國內地漢族的文盲率只有20%³¹²。

306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 language...

307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08 Merinov, 2003

309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

310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11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12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2008年西藏自治區用雙語教書的教師人數是15,523人，有10,927名教師專門教授藏語文。從小學到中學多達181本教課書、122本手冊還有16個學科的培訓課程，都翻譯成藏文³¹³。然而，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如果西藏的教育如此美好，為什麼藏族的父母寧願非法將孩子送去印度的西藏學校求學呢？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看中共官方數據就可以明白。

中共的五星旗高掛飄揚在西藏的每一所校園。根據一位俄羅斯記者的查訪，即使全班學生都是少數民族，學校的所有科目都是用中文教學³¹⁴。學生必須支付他們的桌椅、教科書，以及在學校不小心弄壞東西的所有費用。他們被教導佛教修行是一種「落後行為」，還有藏族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宣布推行「民族團結教育」³¹⁵，教育學生維護中國統一、民族團結、反對分裂、認識馬克思主義四觀（祖國觀、民族觀、宗教觀、文化觀）以及兩論（唯物論、無神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初著名的俄羅斯旅行家阿爾謝尼耶夫(V.K. Arseniev)指出，中國移民在俄羅斯遠東海洋地區，蓋學校並教授原住民漢文、中國倫理和歷史等，這意味著他們有計畫要將當地少數民族漢化³¹⁶。

從西藏逃離出來的難民兒童指控中共當局經常命令他們清理灌溉渠道、洗衣服、打掃工廠³¹⁷。在學校被處罰的小學學生(6-12歲)常遭到塑膠警棍、鞭子、皮帶、電纜、椅子、棍棒等的毆打，很多人都不喜歡學校的過激處罰行為。

為了將來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和機會，許多父母更傾向讓孩子到中國內地

313 The White Book: in the Tibetan education system...

314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

315 Chinese children are taught...

316 Arseniev, 2004

317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接受教育³¹⁸。例如，大約有三千名高校畢業生進入中國上大學。還有，專門招募西藏學童，被稱為「內地西藏班」的中國各個省市內各級學校裡特別設立的「西藏班」。與此同時，2008年有2500人進入拉薩市的西藏大學，從該校畢業的大學學士總共已達150萬³¹⁹。同年底，西藏大學被中共選進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外國人也進入西藏自治區學習藏語和藏族文化，還有人藉此寫了論文。當時，藏語還沒有完全消失。

同時，中共當局也採取措施保護藏族民間藝術、敘事詩、戲劇等。1996年7月西藏圖書館落成，還有160座以上的劇團和藝術中心紛紛成立。西藏最偉大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得到特別的關注，1979年西藏自治區各地先後設立搶救「格薩爾王史詩」的專門機構，重用並尋找和培養格薩爾王的說唱藝人³²⁰。出版一系列的西藏人文百科全書。1980年代，西藏恢復了40多個傳統宗教節日³²¹，其中也包括了中國的傳統紀念日及全球性重要節日。

啟動體育活動的發展，保括西藏傳統運動和現代的運動。還有許多展覽館和博物館，例如拉薩和日喀則經常性的展出「解放西藏XX年展覽會」，



日喀則一家商店販賣馬列共產主義的領袖照片（照片：S.L. Kuzmin）

用誇張不實的展覽品和照片控訴舊西藏的「殘酷封建農奴制度」。此外，江孜宗山設立的一座巨大「江孜宗山英雄紀念碑」將藏人抗英當作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百年國恥的一部分（當時駐藏清兵並沒有參戰），這也是中共在西藏設立的四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1999年一位參觀過當地博物館

318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319 2.5 thousand students...

320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21 The White Book: China legally...

的外國學者嘲笑裡面的介紹不僅不真實，還有造假的欺詐行為³²²。

與此同時，大眾媒體對西藏人產生了強烈影響。中國版的西方大眾文化，包含廣告、精美雜誌、電影、電視和廣播、錄影帶、唱片、歌舞劇團、迪斯科舞廳 (Disco)、酒吧等現代大眾產物，不但充斥在各大都市，也滲透到農村。藏族越來越多人觀看中國的電視、電影等傳播節目，傳統文化在都市中逐漸消失。酗酒、犯罪、離婚率、家庭暴力和賣淫逐漸增加。根據中共官方統計，2000 年拉薩的離婚率是 20%，高於中國內地其他地方³²³。其主要原因是，丈夫的酗酒和外遇。隨著經濟發展色情產業蓬勃，卡拉 OK、酒店、舞廳等風月場所激增。1990 年拉薩的主要 18 條街道上，有 658 間色情場所，澤當有 60 間，1990 年代中葉，昌都有 15 間，而卓木 (Dromo) 有 4 間³²⁴。其主要原因是，大量漢族勞工和解放軍湧入，許多中國內地的妓女也隨後跟進入藏賺錢。漢族主要集中在政府機構、醫院、學校和商場，大多數的企業和商家也都是漢人所擁有。一些漢族還將風月場所設立在佛教聖地，例如拉薩的帕廓街 (Bharkhor)³²⁵。農牧區藏族婦女的賣淫開始增多。他們大多是因為家裡太窮，才選擇這種生活。中共當局取締賣淫的方法，也只不過是，象徵性地關閉幾家色情場所，逮捕幾名負責人而已。

中共宣傳：「在中國，西藏民族的特殊性和傳統文化得到極大的尊重，政府對此採取了保護、宣傳以及發展的措施。隨著現代化步伐的加快，他們注入了更新、更豐富的內容，並融入了時代的精神」³²⁶。但是，這個所謂的時代的精神，又是指什麼呢？是否是簡單地將傳統生活方式，轉變為吸引觀光客和對外改善中共國家形象？以物質主義為主的共產黨，改善物質條件當

322 Power, 2004, p. 93

32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24 Political veteran, 1998, p. 2

325 Prostitution, 1995, p. 19, 21

326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然是優先考慮，要促進經濟和物質發展，需要幹部推動，裡面當然包括藏族幹部。這是近年來西藏漢語教育水平提高的原因嗎？此處依舊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國家統一、穩定和安全，需要同化和單一語言。但是承認多民族國家則要正式認可其他民族文化和語言」³²⁷。

自然環境條件

西藏自治區政府宣布實施和諧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制定環保措施³²⁸。在環境保護、控制污染以及環保建設問題上制定長期戰略計畫。西藏自治區內已有 18 處國立和州立自然保護區。高原脆弱的生態平衡，以及城市和村莊周圍的自然環境大多保存完好。西藏的生態系統保護程度，不但在中國是最高的，也是全世界至高之一。最近幾年，制定自治區內，一系列關於保護森林、野生動植物、可持續農業、保護重要歷史和旅遊景點、地質遺址和景觀的環保條例法規及監督機構³²⁹。西藏自治區政府決定建立 7 處自然保護區，並在 1993 年再設立 6 處，總面積為 32 萬 5 千平方公里的自然保護區。

西藏自治區有許多動物變成了罕見動物。人們再也無法遇到巨大的野生犛牛群、野驢和其他的野生動物群隊移動，它們被保護在自然保護區內。藏族人民本著佛教徒的不殺生戒律，無私地幫助政府保護他們的自然家園。當地居民自動組織巡邏隊，進入自然保護區，驅逐盜獵者，即使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護藏羚羊³³⁰。一些藏人在巡邏期間，遭到外來盜獵者射殺死亡。當地有一座紀念碑就是為那些英勇死亡的巡邏員而立。

在中共統治時期，西藏遭到嚴重的環境破壞。1949 年西藏的原始森林面

32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28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29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33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西藏政府頒布的在一定期限內禁止砍伐森林或打獵的禁制令石碑。
西藏傳統向來會以這類方式有效地保護或重建西藏的生態環境。

積有 221,800 平方公里，但是到 1985 年只剩下 134,000 平方公里³³¹。木材是用卡車或木馬道將木材從山上取下，然後藉由河流運送到中國。中共進行大量砍伐森林，又不重新植林³³²，導致大量森林消失、水土流失和河流淤積。1987 年，10 世班禪喇嘛在康區目睹這種情形，他說³³³：「去年，我訪問康區時，看到大規模，不分青紅皂白的森林砍伐後，產生的大破壞」。大量砍伐森林的結果，造成 1998 年的四川大洪水，那次災害後，中共當局才開始關注



滿載西藏木材的中國卡車

環保問題。於是，伐木受到嚴格管制，也啟動了復林計畫工程。現在，每年要在山坡上植木 140 公頃，造林率超過伐木率³³⁴。但是，這是消極性的森林挽救。政府當局規定，農、牧民必須種植可以快速成長的樹木，不曾考慮長期對環境影

響如何³³⁵。每年的伐木額度限制在 150,000 立方米³³⁶。中共政府鼓勵用其他的能源代替柴火，例如太陽能爐具。西藏自治區廣泛使用這類廉價的太陽能加熱器，同時也撥出大量資金進行防止沙漠化及綠化工程。對企業則要求加強設備，減少水污染。

西藏聖山崗底斯山 (Kailash) 現在是一個受歡迎的景點。山腳下建造了道路、飯店和餐館³³⁷。過去的朝聖者會將山裡的垃圾帶走，而今，堆積了許多

331 Tibet: the Truth, 1993

332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Report on Tibet 1997

333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334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33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36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37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垃圾。2008 年中共當局限制了每年從西藏攀登聖母峰 (珠穆朗瑪峰 Everest) 的人數，因為，2007 年登山者在山上留下了 120 噸垃圾³³⁸。旅遊業的好處之一是，因為經濟利益的理由，可以保護到未被國家列入保護的地區。

西藏絕大部分土地是草原生態系統 (佔 68.1%)，適於放牧或耕作。為了供應西藏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食物，中共恣意地將草原變成耕地³³⁹，西藏草原的土層非常淺，淺淺的土下，一般是砂石或礫石，一旦受到破壞，很難恢復，導致再也無法畜牧或耕種，讓安多地區的廣闊草原變成了沙漠。而今，西藏荒漠化正以每年 6 萬 7 千公頃的速度擴大³⁴⁰。根據北京大學鄒教授 (S. Zou) 於 1996 年的研究報告，西藏自治區已有 2047 萬公頃土地荒漠化，此外，還有 136 萬公頃的土地正受到威脅。除了人為因素外，氣候變化 (特別是地球暖化) 也是導致生態系統退化的元兇。

中共當局實施土地復墾、水源保護、輪耕、開發牧場、蟲害控制、並設立居住點，讓他們放棄傳統的遊牧生活³⁴¹。然而，牲畜繁殖常用的方法和土地復墾、害蟲控制還有強制牧民定居，只能帶來短暫的改善。隨著傳統遊牧生態的消失和擴大農業開墾導致西藏生態系統加速惡化。最近幾年，中共實施草原復育計畫，收回農民和牧民的土地，給予一些賠償金後，將他們遷移到中共建造的定居點。然而，就生態學而言，保持傳統遊牧方式使用草原資源更能保護自然生態，而不是大量「生態移民」。

事實上，工業和軍事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更加強大。安多地區 (青海省) 的挖礦、開採石油和天然氣，還有密集農業，極大地加速了生態環境的惡化³⁴²。由於過度灌溉，導致青海湖縮小，大約 85% 的河流在流入青海湖

338 Radio of Russia, 23.06.2008

339 Tibet: the Truth, 1993

34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1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42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前，就已經乾涸³⁴³。此外還加上，大量挖取乾涸湖泊表面上的硼砂和鹽岩，以及開挖金礦。

根據 2007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調查，世界有十大河流面臨空前危機，其中有四條的上游都在西藏，那就是，金沙江 (Driчу)、薩爾溫江 (Gyalmo Ngulchu)、瀾滄江 (Tsachu)、獅泉河 (Senge Khabab)³⁴⁴。其主要威脅來自於，建造水壩、工業污染、過度捕撈、氣候變化。中國境內的水流量和雨量及供水量正在減少。另一個加速危機的主要威脅是，中共嚴重破壞西藏的原始森林。而現在，中共政府又為了解決他們的供水問題，以犧牲西藏作為代價。

為農村和都市居民提供日常生活飲水是很重要。西藏是世界屋脊，也是亞洲大部分重要河流源頭，著名的長江、黃河、怒江、湄公河、印度河、雅魯藏布江、雅礮江等均發源於西藏。西藏掌控著亞洲的水源命脈。然而，因為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內，建設多座水利發電廠，導致發生經常性洪水氾濫，下游流域嚴重淹水成災，以致於河水混濁無法進行供水。此時，中共計畫進行「大西線調水方案」，目標是從長江上游引水入黃河，以解決中國西北地區和華北部分地區乾旱缺水問題³⁴⁵。如果實施的話，不但會對環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還需要大規模的遷移藏族，西藏的各處聖地也會遭到洪水衝擊破壞。這項計畫不只引起中國境內的反對，也遭到各國的極力抗議。

中共在西藏境內配置了許多核子彈頭，高原被未知數量的放射性廢棄物污染³⁴⁶。青海附近的戈壁 (Neibei) 已經有一座巨大型廢棄物儲存庫。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縣 (Thevo)，因當地政府機關不當開採鈾礦，未經處理便將核廢料排入長江主要支流，導致許多藏族人民和他們的牲畜死於不明疾病，以及生出許多畸形兒。柴達木盆地 (Tsaidam Basin)、羊卓雍錯湖 (Yamdruk Tso

343 Tibet 2002

34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46 Tibet: the Truth, 1993

Lake) 和當雄縣 (Damshung) 地方也有鈾礦。但是由於那些地方被解放軍管控，所以無法得到進一步的資訊。關於西藏發現的稀土礦產的採礦和開發計畫討論案中，也將當地藏族人口排除在外。

西藏流亡政府對外公布中共破壞西藏生態環境的事實，卻被中共反咬指責：「他們是假借保護西藏生態的名義，實際是要阻礙西藏社會進步和現代化，以便恢復西藏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和分裂中華民族的政治目的，而製造的輿論」³⁴⁷。西藏自然環境欣欣向榮的主要原因，根植於西藏傳統農業和畜牧業的運用系統。許多世紀以來，西藏人一直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這些傳統也一直被西藏歷代政府遵循及支持。毫無疑問地，就生態保護而言，主張利益一切眾生的西藏傳統佛教體系的政府，比社會主義體系或資本主義體系更加實用及有效。

若要維護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態平衡，就必須建立在人口稀少和最低限度的土地利用這兩個條件上。長久以來傳統西藏政府的自然生態保護措施及方法，更符合西方制訂的，對應高原嚴重的經濟和環境危機。無論西藏最終是否進入中國聯邦，抑或是獨立，讓西藏可以長久發展的唯一途徑，是讓藏族人民有機會實施，更符合他們傳統和需求的發展模式。特別是，讓牧民可以依照更合乎自然生態發展的傳統遊牧方式生活，而不是將他們移居到城鎮過著不熟悉的都市人生活。讓居住高原的藏人回到祖地，在歷代祖先相傳的草原牧場上，過回逐水草而居，與自然生態協調的傳統生活³⁴⁸。所以，接受達賴喇嘛所提出的將西藏劃為和平地區 (Ahimsa) 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西藏經濟

西藏，大約有 80% 的藏人居住在鄉間，農牧業是西藏經濟的命脈。中共

347 Ecological improvement...

348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啟動的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的農牧民及產業造成極大的傷害和遺毒。當時儘管文革結束了，中國內地改變了，可是西藏依然不能變。1977年，西藏配額是一人一年90-120斤糧食，因為糧食不足，還必須進口3萬噸穀物³⁴⁹。正如中共媒體所報導的，藏人的無償勞動和牲畜無償轉移持續在進行，一些縣城仍禁止製作工藝品，以及嚴禁私人農場等。後來，雖然中共中央頒布法規並進行檢查，改善糧食不足狀況。但是，這些措施只能產生部分影響。最後，中共中央決定大規模地將牧場改變成農場，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總之，西藏的任何決策，都要由中共中央決定，是屬於國家政策的一部分。於是，西藏自治區半數以上的勞動力被動員去鑿井、開渠道和建造灌溉設施等。所有一切都依照中央的指示方針：「在沒有水的地方，進行灌溉。在沒有耕地的地方，開墾耕地」³⁵⁰。

1979年中共中央放棄了這項「積極生產糧食」政策，並發起援助貧困公社運動。為了執行中共中央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布的命令(1978年12月)，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於1979年3月召開會議，主要的議題是「基於西藏現實的四個現代化」³⁵¹，重點是農業多樣化，但並非忽視畜牧業，以及減免食品稅。1980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承認有30%的公社人民生活情況比1960年代中期更糟糕更惡劣，另外還有30%的公社人民的收入依舊停留在196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內有15萬人口生活在極貧困的赤貧狀態。根據其他中方數據顯示，那些年裡大約有30-35萬赤貧的藏人家庭。事實上，中共所謂的廢除封建制度，統治藏地20年後，西藏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一直生活在赤貧當中，這些是指，沒有政府援助就無法生存的人，實際上，沒有任何援助，生活僅夠糊口的窮人更多。

349 Bogoslovsky, 1996

350 Bogoslovsky, 1996, p. 8

351 Bogoslovsky, 1996

西藏的農業政策經常被改變：中共控制西藏後，到 1979 年之前，西藏的農業政策是以大量開墾耕地為重點。而後，變成視情況決定農耕或畜牧（1979 - 1987）。1984 年的農業政策變更成，農牧業兩者可以並存，但以畜牧業為主。1984 年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宣布幾項農牧業自營的措施：「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 … 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對農牧民免徵一切稅收直至 1990 年，延長土地使用期限（30 - 50 年），禁止強迫農牧民加入無償農業勞動或無償建設勞工³⁵²。事實上，農牧業並沒有完全私有化，除了生產所得外，被中共沒收的所有土地仍然屬於「社會」亦即國家所有。

將牧場分配給各個家庭，嚴重地降低牲畜的逐水草而食，造成草原的牧草無法輪休成長。西藏由於海拔高，氣候惡劣，草原品質低，牲畜承載力也低。草原大多 5 月底 6 月初才冒出稚嫩草綠，9 月就開始黃萎，生產期只有短短 3 個多月³⁵³。而今，牧民家庭被限制在固定的牧場住，失去往昔逐水草牧牛羊的遊牧性，讓牛羊只固定在一處覓食，導至牧場過度放牧，造成草場退化。

1984 年 8 月抵達西藏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和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表示重點應放在發展私有農牧業和市場經濟。西藏的畜牧業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日益商業化³⁵⁴。一些牧民分到有水的牧場，因為屬於私產，外人不准進入。私有化過程中牧場和圍欄的劃分，導致 1997 - 1999 年至少有 27 名藏人在甘肅和青海遭到殺害。傳統上，這些牧場屬於部落，部落族人共享資源，一起逐水草而居，從來不會有爭奪資源的衝突。而今，在中共官方的命令下，大多數牧民區的牧民家庭，只能依以下方式之一使用牧場。一是加

352 Bogoslovsky, 1996

353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4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入「行政村」的合作社，二是加入政府組織的「自然村」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團體擁有自主權，各自有各自的合作社規定。其中包括集體放牧和巡邏牧區。最近，還在制定個體戶和合作社使用牧場的不同規定。

近年來，中共實施「退牧還草」停止草原放牧，恢復草原成長。補償農民幾年的金錢或糧食，讓他們有幾年的時間找到工作³⁵⁵。許多家庭被安排遷移到鄉鎮建立的小型定居點，有些拿到金錢資助的牧民，也被准許在都市居住幾年找工作。他們都要等到牧場草原復育後，才能回去³⁵⁶。這類的「生態移民」普遍存在於青海和四川。

儘管中共的共產制度已經取代了封建制度，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爭鬥和敵對。有糾紛時，西藏農牧民依然會尋求當地高僧出面調停³⁵⁷。例如，果洛牧區內有極少數漢族(9千名漢族和12萬6千名藏族)³⁵⁸，藏族的社會政治結構依然是以「日闊」(Rukor，大約35戶家庭為一個日闊)來計算。如果有一戶家庭沒有足夠人手放牧他們自己的牲畜，而另一戶有多餘的人手，這兩戶人家就會一起合作。果洛部族的民族特性是對部族的忠誠和對外族的蔑視。但是，他們現在的社會結構受到威脅。1970-1980年間，中共在乾旱的果洛縣鼓勵增加牲畜生產，結果因為牧場過度放牧，造成草場嚴重退化³⁵⁹。後來，又鼓勵減少牲畜放牧數量及到處設立圍欄。而今，被「退牧還草」的果洛州(安多地區)和阿壩自治州(四川)的藏人們，被遷居到定居處，鎮日無所事事地生活在統一建造的水泥屋內³⁶⁰。果洛和玉樹內40%的牧場被禁止使用，餘下的38%的草原，牲畜規模被命令減少兩倍。數世紀來，藏族的草原管理

355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6 Pirie, F. Segmentation...

357 Pirie, F. Segmentation...

358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59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36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系統，現在被一個毫無效用的現代對應物所取代。中共的新法律讓果洛部族陷入貧困的狀態，因為當局否決了果洛部提出的畜牧業決策。

1990年代，中共在雅魯藏布江(Tsangpo River)中游和其支流吉曲河(拉薩河 Nagchu River)和年楚河的中部流域開始推動「一江兩河」工程，計畫灌溉農地 59 萬 3 千公頃，這裡是西藏自治區(衛藏地區)大部分人口居住地，也是主要的農業區³⁶¹。西藏的穀物產量從 1959 年的 182.9 噸升高到 2007 年的 938.6 噸。一畝(15 畝 = 1 公頃)土地平均可收穫 355 公斤穀物³⁶²。西藏自治區(衛藏地區)在糧食上幾乎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儘管要克服許多困難，但是從集體農業向私營農業的轉變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西藏人不再日日陷入飢餓狀態，生活水平也逐漸改善。2006 年私營部門的農業稅收收入，首次超過西藏自治區公營和集體農場³⁶³。牲畜再度可以成為家庭私產，更多的藏人家庭將自家的耕地租給移民來的漢人，讓他們栽種中國青菜，供給藏地大都市內日益增長的漢族人口。此時，已經有許多藏族農民的祖傳農地遭到中共官方技術性地轉移給中資企業。

最近，中共每年援藏金額已突破 12 億人民幣³⁶⁴。2000 年代中期，260 多家中共國家企業的僱員多達 5 萬 1 千人³⁶⁵。而私人企業(大部分是中資企業)依舊雇用更多人。採礦業、土木業、輕工業、建築業和食品業都在發展當中。根據西藏自治區統計局數據，2007 年新開發礦場的生產總價高達 342.2 億人民幣，而 1959 年的總值只有 1.74 億人民幣³⁶⁶。中共當局計畫將西藏自治區推向現代化，將其變成旅遊區、自然保護區、藏藥生產區以及中國西南部稀有

36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362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63 The GDP growth...

364 Tibetan issue...

365 For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366 Tibet: in the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貴重金屬生產和加工最大基地。

中共快速建造西藏自治区的能源、通訊和運輸的基礎建設。2008 年中共蓋了 500 座以上的水力發電廠。電氣化人口總數高達 185 萬人，佔西藏自治区總人口的 66%³⁶⁷。發電廠的建造，完全沒有諮詢過當地人民，更沒有得到人民同意。例如，中共宣稱在羊卓雍錯湖 (Yamdrok Tso Lake) 建造的水電廠會為藏族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此時，藏族人民和他們的領袖 10 世班禪喇嘛以及阿沛·阿旺晉美認為該建設不光對環境造成破壞，也傷害了藏族人民的宗教情感，因此，多年來一直抵抗和設法推遲建造工程。可是，中共的建造工程還是繼續進行。1990 年代，1500 名中共解放軍守衛建築工地，禁止任何人靠近，當地居民被迫遷居他地。2007 年新華社報導，甘孜自治州八美鎮藏族村民抗議中共在當地佛教聖山開採鉛鋅礦³⁶⁸。

1995 年 8 月至 1996 年 11 月，中共在拉薩附近的貢嘎 (Gonkar) 建造一座機場。1994 年 9 月昌都出現邦達 (Pomda) 機場。2006 年 7 月在印度和緬甸邊境蓋了林芝 (Nyingtri) 機場³⁶⁹，還計畫蓋更多的建築物。現在西藏有 10 班到中國內地航線，以及一班國際航線 (往加德滿都) 在運行。

中共佔領西藏後，從剛開始付費請藏工，到後來的強制免費勞動，不斷地在西藏鋪造道路及高速公路。1980 年代中期，根據從衛藏地區和康區逃出的難民敘述，他們全村都被中共動員，整日忙於建築道路。他們沒有得到半點工資，連三餐都要自備。如果拒絕做「解放」工作，就會被逮捕入獄。1997 年，察雅縣 (Drayab County) 當地政府提出「勞動建設，脫貧致富」口號，作為強迫藏人勞動的藉口³⁷⁰。地方上年紀從 18 - 60 歲的藏人都必須參與公共

367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68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p. 184

369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370 Compulsory unpaid labour...

勞動，而 12 - 16 歲的孩童必須充當父母的助手，並由公安局負責監督整個勞動工作。這些艱苦的勞動包括修築道路、蓋屋、伐木等。一天工作時間從 8 個小時到 18 個小時（甚至更多），午餐休息時間只有 15 分鐘。最初 6 個月，藏人還收到極微薄的薪資，但是後來連一分錢也沒有了。農夫從農場被調來，已過 6 個月，他們隨時都必須聽候差遣，上級也沒有給任何時間表。如果不參加勞動，就要付每月 3 百元人民幣的罰金。這項罰款對當地藏人而言，是非常巨大。最後，還是得參加公共勞動，或是變賣家產，從裝飾品到食物等，換取現金付罰款。一些人逃到拉薩當乞丐，但是，又被公安捉回去。藏人認為這些建設都是要滿足中共的需求和利益。

2000 年西藏的道路長度超過 22,000 公里，2008 年已達 48,600 公里。現在的公路是鋪上瀝青的高品質。道路貫穿西藏地區的大部分村莊，但是公共交通系統卻是很差。地方的藏人還是使用馬、騾、犛牛、驢子還有羊。卡車和小型拖拉車也開始普遍。

中共對西藏的首要計畫是，以鐵路將中部地區連接到拉薩的直達西藏鐵路。2006 年 7 月直達西藏首都拉薩的青藏鐵路開通。鐵道蓋在冰川和永久凍土區上，是中國工程的一項偉大成就。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條鐵路，全長 960 公里，海拔平均在 4000 公尺，最高是 5,072 公尺，超過 550 公里的鐵道軌道蓋在永久凍土地上。如果沒有美國公司通用電氣的內燃機車，這條鐵路是無法通車的³⁷¹。車廂內有氧氣罩和防紫外線輻射的雙層玻璃。而今，也有從北京直達拉薩的列車。西寧到拉薩每天有 8 班次客運列車及 9 班次貨運列車。2007 年 9 月 28 日那曲開始動工建設西藏第一個鐵路、公路貨運樞紐型的物流基地³⁷²。

2002 年新華社報導，西藏自治區收聽廣播電台人口達 81.7%，觀看電視

371 China's Train, 2009, p.12

372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stics centre...

機人口 80.1%。現在，應該已經將近 100% 了。2002 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西藏建立網際網路，並加速網路通訊，加強對西藏訊息掌控³⁷³。中國互聯網網站數量持續增加，光纖網路已經在拉薩、日喀則、林芝、昌都等地鋪設。2002 年中國內地的廣播及電視節目在西藏播出的時間已經從每日 9 小時增加到 17 個小時。

如今，西藏位置的偏遠和孤立，已經不再是中共控制和開發西藏的障礙。私人企業在西藏的投資蓬勃發展，外來投資不斷增加。控制大部分西藏經濟的是中資企業，因為他們更熟悉中國市場。中共過去 20 多年的經濟政策，主要目的是將西藏的經濟融入中國。

軍國主義化

西藏被中共佔領後，解放軍的大部隊立即進入西藏。一些地區的人口



甘孜州新的特設軍事基地 (2009 TibetInfoNet)

甚至完全被解放軍取代³⁷⁴。直到 1986 年前，中國有 11 個大軍區，西藏由其中的 3 大軍區派遣解放軍控管³⁷⁵。1986 年，中共大裁軍後，將大軍區縮減成 7 大軍區，西藏由其中 2 大軍

區掌控，一個是總部設在成都的成都軍區，另一個是總部設在蘭州的蘭州軍區。成都軍區負責駐軍西藏自治區、甘孜 (Kardze)、阿壩 (Ngaba)、迪欽 (Dechen) 和木里 (Mili)。蘭州軍區負責駐軍青海、甘南 (Kanlho) 和天祝 (Pari)。西藏流亡

373 Tibet 2002

374 Rakhimov, 1968

375 Tibet: the Truth, 1993

政府估計 1990 年代西藏有五十萬解放軍駐軍（最保守的估計是二十五萬人）。中共官方宣稱西藏自治區僅有 40,294 名解放軍。1990 年代，西藏自治區有六個軍事分區，二個師步兵團，六個邊防團，五個獨立邊防營，三個炮兵團，三個兵工團，一個主要信號站，二個信號團，三個運輸團，三個獨立運輸營，四座空軍基地，兩個雷達團，二個師和一支準軍事部隊，一支獨立師團，六個獨立武警團，十二個被稱為「第二炮兵師」的單位，以及許多新空軍基地。

安多地區的大型軍事分區設置在西寧 (Xining)、共和 (Chabcha) 縣和格爾木 (Karmu)，這三個分區都有獨自的空軍基地³⁷⁶。此外，還有康區和阿壩地區的軍分區。康區軍方嚴格控管監視理塘 (Lithang)、甘孜 (Karze)、道孚 (Tawu)、打箭爐 (Dartsedo 康定) 等地。阿壩軍方嚴控馬爾康 (Barkham)。康區的各個戰略位置都有雷達站和戰備飛機跑道。

中共的核武器研製基地設置在安多地區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達雪 (Dhashu 海晏) 和丹噶爾 (Tongkhor 湟源)。1960 年代，中共中央秘密派遣一批人員在達雪 (Dhashu 海晏) 進行核子彈、氫彈研發製造，對外偽裝為國營 221 廠 (青海省綜合機械廠)³⁷⁷。總部設在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所提出的『西藏核子製造』報告中指出，中共的核彈秘密基地設置在青海湖附近，被稱為西北核武器研究設計院，又稱第九學院，1970 年代中期，負責設計中國核彈。導彈基地位於青海省南部和那曲卡 (Nagchuka) 西北部。此報告還指出，1971 年中共將第一批核子武器安置在西藏高原的柴達木盆地。今天，中共將一些核彈頭設置在西藏。

2007 年中共宣布將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誕生地原子城³⁷⁸ 開放觀光。這座基地成為國家重要旅遊景點之一，同時也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的示範基地。

376 Tibet: the Truth, 1993

377 Tibet: the Truth, 1993

378 China opens a base...

1986年中共解放軍在印度阿魯那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 的東北部建造了戰鬥直升機停機坪，中共強調當地是屬於中國領土的藏南地方。對此，印度當局迅速出兵對應，經過一星期的對峙後，雙方同意退出這塊尚有爭議的土地，退到互相認可的邊界。2006年印度總理視察該邦，中共外交部公開表示不滿³⁷⁹。事實上，中共解放軍之前已經駐防在該州的部分地區，他們採用的「論述」是，只要當地沒有印度人，領土就屬於中國，而不是屬於印度³⁸⁰。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當地居民就意識到中共覬覦他們的土地統治權，紛紛表示希望在印度的統治下生活，而非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中共的刻意挑釁並不只限於阿魯納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中共的邊境部隊會不定時地，侵犯印度北部邊境的北方 (拉達克)、中間區域 (北阿坎德邦、喜馬偕爾邦) 和東邊 (錫金)³⁸¹。中共北京政府不僅試圖「收復」邦土，還對印度新德里政府施加壓力，以防止印度改變其對西藏的政策。中共北京中央領導將中國與尼泊爾、不丹和印度之間的邊界地帶變成軍事化和軍事區。其目標是對其邊界進行共產黨的「和平解放」。任何訪問過西藏自治區的人，都可以看到各地駐紮的無數解放軍軍營。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藏位於中亞和南亞邊界重要戰略位置，所以中共只是要「奪回」那些原本屬於西藏的邊界領土，因為中共主張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生活水準和醫療保健

與毛澤東時代相較，西藏人的平均壽命提高了。中共政府為孤獨老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糧食、衣服、帳篷和工具等的救濟物資。超過 2300 名因假冤錯案被定罪的人，獲得平反並得到金錢賠償³⁸²。人民的衣、食問題在很大

379 India rejects all Chinese claims...

380 Krishantray, 2005, p.155

381 Another Chinese "incursion..."

382 Shakya, 1999

程度上得到了解決。1978年城鎮人民的平均收入到達565元人民幣。1986年超過1000元。2007年高達1131元。在過去的五年間，西藏自治區的農牧民收入年增長率平均保持在19.25%³⁸³。儲蓄人口量增加，儲蓄存款達到160.2億元。

如果不計入物價、通貨膨脹、收入結構、支出等其他元素，光是這些數字，是很難評論。例如，依據西藏統計局數據，西藏自治區農村地方的生活基本費用在1992-2001年增加了97%，但是人均收入僅增加69%³⁸⁴，因此，實際購買力下降。即使在饑荒時期，中共也曾提出改善生活水平的聲明。1980年代中共中央給西藏自治區的補助撥款，主要是當「應急資金」，用來補助及維護居住在藏區城市內的漢人³⁸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平均補貼是128元，農村只有4.5元。補貼主要是針對漢人的傳統消費產品。2007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宣布補助收入低於800元人民幣的農牧戶，共有23萬人可獲得援助，同時自治區城市和農村戶全部享有健康保險³⁸⁶。儘管如此，西藏還是無法脫離貧困，城市依舊有許多乞丐，甚至孩童行乞。雖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好手好腳的人，靠行乞過活，不過更多的是老人和殘疾人士，他們認為這是唯一能夠存活的方法。

從2006年開始，西藏自治區提出「農牧民安居工程」，讓大家買得起房子。自此，共有57萬戶的農牧民家庭必須搬進新住屋。這個安居工程計畫在2010年底前，將西藏自治區內80%的農牧民全部遷往定居點³⁸⁷。這項措施，將導致西藏所有遊牧民家庭變成定居者。四川和青海的藏族自治區也對遊牧民家庭進行重新安置。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2007年報告中提到，為了搬遷到政府統一建設的定居處磚房，牧民不得不賣掉所有牛羊，並且找一

383 Changes in the welfare...

384 384 Tibet 2002

385 Tibet: the Truth, 1993

386 Chinese Tibetologist...

387 Tibet to provide housing...

份不熟悉的工作，以償還長期房貸³⁸⁸。中共政府建議牧民種菜謀生，但是與經驗豐富的漢族農民不一樣，他們是毫無經驗和競爭力，此外，接受職業訓練找新工作也是很困難。1987年時，10世班禪喇嘛就曾指出，中國人比大多數的藏族人都有一個優勢（就找一個新工作而言），就是他們的中文非常好³⁸⁹。強迫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陷入定居的生活方式，不但會讓他們失去民族認同感，更可能導致貧困加劇。西藏牧民試圖挑戰或反對中共命令，但是卻遭到武警逮捕、定罪入獄、毆打和罰款³⁹⁰。

文革期間西藏傳統醫藥雖然遭到嚴重破壞，文革後，又開始重建。2006年西藏自治區製造藏藥企業的總產量為6.23億元，製藥業成為該地區的強大產業之一³⁹¹。2008年西藏自治區內有10所縣級藏醫院和18個藏藥企業，工作人員達1400人³⁹²。共有360種藏藥出廠，只是在歐洲地區依然被視為保健食品。現今，西藏自治區已經有1300所醫療機構，超過6700張病床，還有超過一萬人的醫療人員³⁹³。

中共一直在宣傳，舊西藏時代藏人的平均壽命是35.5歲，中共統治後，2000年藏族的平均壽命達到67歲³⁹⁴。新生兒和嬰兒的死亡率從1959年以前的43%下降到3.1%³⁹⁵。然而，中共的所謂西藏解放前的壽命統計數據，其正確性令人懷疑。我們也可以反駁說，如果沒有中共的入侵屠殺，藏人的平均壽命就會增加³⁹⁶。不過，直至現在，與舊西藏封建制度時代做對比，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慣常的，自我正當化的宣傳手法。

388 26. Jun. 08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389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390 "Jingji Ribao": the rapid development...

391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392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393 The question of Tibet...

394 The watershed between the old...

395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396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106

當時，西藏自治區的醫療體系出現缺失³⁹⁷。西藏流亡政府指出，藏醫的主要工作者是醫師，他們通常無法取得資格或未通過資格考試，因此無法在中國找工作。後來，中共當局才出現啟動升級藏醫資格計畫。即使是現在，也有報告顯示，尤其是被捕入獄的反共示威者口述，西藏醫療質量低劣，甚至否認西藏有合格的醫療設施³⁹⁸。

中共官方對外宣傳西藏自治區全民健康保險免費，但是，事實上，不是免費的，一定要先交保證金，否則醫院不提供住院治療³⁹⁹。另一方面，一些藏醫院，尤其是寺院系統，費用是隨喜支付，患者也可以不付費。傳統上，所有西藏地區的高僧大德都會運用他們的號召力，聚集群眾建寺、蓋醫院和其他利益人民的設施等具有深刻歷史淵源的慈善事業⁴⁰⁰。

儘管西藏醫療有進步，但是依然有結核病、大骨節病、癩瘋病和肝病。一些地方的結核病發病率高達 20%，甚至還出現鼠疫病例⁴⁰¹。2006 年西藏自治區出現 40 名感染 HIV 病毒患者，包含 5 位愛滋病患，其中 2 名已死亡。這裡，必須要關注的是西藏醫療保健的整體改善⁴⁰²。

第十章 結論

北京的官方網站發表西藏自治區的發展成果⁴⁰³：「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近 40 年來，從一個遠遠落後於時代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跨入了現代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從封建專制

397 Tibet: the Truth, 1993

398 E.g. Dispay of Tibetan flag…

399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400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01 In Tibet, cases of bubonic plague…

402 In Tibet, the control over the spread…

403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的中世紀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發展，是人類社會從愚昧落後走向文明進步的必然發展規律……」。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這種邏輯，那麼殖民主義是有益的，畢竟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已經成為中國最先進的地區。

如果藏族人民是快樂的，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抗議者？事實上，西藏在過去 40 年的進步中，面對的是種族滅絕、文化大革命、宗教和文化破壞。雖然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情況有所改善，物質、經濟有所改善，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壓制手段和宣傳手法依舊在藏區運作。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漢化以及現代化都不是藏族人民想要的，藏人想要的只有自由。這是藏族的價值觀，在宗教和民族傳統中，大多數藏人將自由理解為獨立，即使是喜歡閱讀批評佛教書籍的年輕藏族，也反對中共的統治⁴⁰⁴。

中共最初就將「落後和愚昧」的西藏當作殖民地剝削，沒有投資，也沒有公平交易，不但將西藏變成軍事灘頭陣地，還是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來源。中共政權藉由人民無償勞動力和鎮壓，教導西藏變成「文明和進步」。過去的 20 年中共不再將西藏當作殖民地經營，轉而積極發展基礎建設，並熱衷鼓勵外資投資西藏，現在也不再公然評論所有少數民族的文化是落伍、無知。然而，國際中國觀察家正確指出中共的真正意圖，他們說，通常宗主國不投資建設殖民地，但是，中共近年來卻在西藏投入大量資金。然而，這一切都是一個「配套」，包含獎勵大量中國人移住西藏、漢化少數民族、還有稀釋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口比例。這就是中國的古代戰略「拋磚引玉」⁴⁰⁵。現在西藏應該被中共視為自己開發出來的領土，不僅只是自然資源的來源，還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空間。

404 The Dalai Lama: “Comrade—it was hypocrisy” …

405 Thirty - six Strategies…



1953年9月，西藏外交部（中文橫幅上貶稱為「外交局」）併入中國外交部的儀式。此前，中國政府否認西藏在被中國佔領之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否認西藏政府部門中設有外交部。

第十一章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這個問題只能以歷史事實和法律來回答。我們首先就國際法和西藏的情況來探討（雖然有點枯燥）。

國際法和中國傳統中的獨立國家

國際法權威范普拉赫 (M.C. van Walt van Praag) 依據國際法的獨立國家定義，對西藏的地位，進行了詳細分析。以下是主要政治實體法則（為了簡潔起見，我省略引用來源，引用文獻可見於其著作）⁰¹。

國家的地位攸關政治實體的法律地位。國際法中對國家的概念，表現了國際公認的國格。國家不僅是指一種有組織的共同體，而且應具備某些保持國際關係所必要的條件。因此，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具有國家地位，攸關這個政治實體的法律地位，一個政治實體的法律地位可能是完全獨立的，也可能缺乏某些國際公認的國格。一個國家在國際法規範下的存在條件是必須擁有範圍明確的領土、人民、一個不依賴其他政治實體而自由地對領土和人民享有統治權的政府，以及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資格或能力。國家的存在不依

01 Van Walt, 1987, p. 93 - 110

賴於領土的大小，由於邊界會發生變化，因此具體的邊界不是必要條件（也有些由公約簽下的具體邊界）。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一個有效政府，其職權範圍包括對本國領土和人民行使管轄權、徵稅、頒布法令、維持秩序、執行法律以及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

國家主權被解釋為國家在其領土內的至高無上權力行使者，還有對外，國際關係中的唯一聯繫者，而其主權力量只限於在其領土內行使。問題是，不管任何形式的國家，都不存在絕對意義的獨立，而一般國際法卻強加了這種限制。舉例來說，各國加入國際組織、聯盟、經濟體，抑或遭到國際仲裁，和他國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等方式，都適度限制了一個國家的獨立性。雖然，各國的獨立性程度各自相異，有時一個政治實體會因其獨立性不足，以至於不被視為一個國家。可是，也有國家即使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另一個國家控制，依然被承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即使與其他國家簽訂任何不平等條約，也不會影響他是一個獨立國家的事實。例如，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在簽訂的『投降條約』中給予諸殖民帝國（英、美、日等）的各種領土特權時，也沒有喪失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與形式上的獨立不同，實際的獨立是一種狀態，一個有效的政府是，獨立於外國勢力，其合法性並非來自外國政府。

如果一個政治實體通過革命手段或違反國際法基本規則而存在時，其相當程度的實質獨立就成為取得國家地位的必要條件。任何國家即使被外國侵佔，也不會危及其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在對爭議問題未獲得最終解決之前，軍事佔領也不能否定這個國家繼續存在的事實，即使（戰敗的）政府喪失了對所有領土的主權而無法行使有效的管理職能，被迫流亡，甚或被迫保持沈默，也是如此。相反地，由於分離戰爭或以前的統治者放棄權利、以及人民自發性起義等原因而成立的新國家，且有效行使政府權力是其獲得國家地位的主要依據。1917 - 1918 年的芬蘭就是一個例子。還有，伊朗在 1941 - 1946

年之間被同盟國佔領，正是國家地位可以和只具有極少量政府權力而並存的極佳例證。

一個特定國家的存在時間可能很短，但這並不能否認這個國家存在時，所具有的國家地位。另一方面，一個政治實體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地獨立運作，也是取得國家地位的重要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取得其他國家承認，就變得很重要。

承認一個國家的方式，分為明示承認，和默示承認。明示承認是一種正式的儀式，透過公開文件或聲明來表達。默示承認，則是通過一些具體行動，承認對方是一個國家。締結雙邊條約就是間接承認的最重要形式。因為締約行為是，雙方互相承認主權獨立的至高無上表達方式。邁向正式承認的第一步，也包含派遣貿易訪問團或是設置代表辦事處等形式。國際法並不採用事實上 (de facto) 國家和法律上 (de jure) 國家及獨立等的區分。事實上國家或法律上國家等術語，只有在無法解決一些領土主權的糾紛時，才會被套用來確認。

除了承認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國家間聯繫，可列為重要證據。尤其是，這種聯繫涉及各個領域時，就有利於該政治實體爭取國際承認其國家地位。這同樣適用於官方雙邊關係，特別是官方政府互派特使、簽訂協議、調解、擴大軍事援助、或其他官方正式援助以及相關貿易活動等。此外，還有人民的意願和信任也可列為證據考量。

否定一個國家的獨立地位，否定者必須要提出確鑿有力的證據，並從嚴解釋，如果缺少這種證據，其國家獨立地位依舊存在。同樣，一個聲稱對另一個國家，擁有其主權的國家，必須出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這種主權轉移是經雙方同意而實現的，或者是在一定時期內，無爭議地有效行使統治權，證明主權已經轉移。

但是，當一個國家違反國際法的一般原則，控制或統治另一個國家時，

被統治的國家，其國家地位依然存在。因此，包含武裝入侵與侵佔在內的非法行為，並不能從根本上，造成一個國家地位的滅亡。如果是在 20 世紀初以前，傳統上認為，一個國家受到他國軍事佔領和非法干預時，被佔領地區可以透過解放或兼併等方式，獲得解決，然而，現代法律沒有這項規定。

19 世紀前，歐洲通行的國際關係經典概念是，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必然是平等的。「不平等聯盟」指的就是弱國依附強國的關係。亞洲國家也有類似的系統，當國與國進入交涉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很少是平等的。歐洲在 18 世紀中葉，就採納各國平等的概念，而亞洲晚一個世紀多才接受。

關於西藏的地位，首先必須詳細分析「保護國」、「宗主權」和「朝貢國」三個術語。但是，我們並無法明確界定，這些政治術語，尤其是它們的意義，往往因政治因素，遭到任意解讀或改變。就從「保護國」一詞開始。事實上，每個保護國之間都存在很多不同，就像是個可以讓他們任意改造的工具。國際法院提出的構成保護國關係的共通特徵如下：1) 保護國是兩個國際法主體（國家），經由雙方同意後，所建立的關係，一個（或多個）國家在法律上有義務保護另一個國家，不受到外來的威脅，並負責被保護國的外交關係。由於締結保護國協議是一種主權的行使，大部分國際法專家都特別強調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各都享有其主權地位。2) 被保護國雖然會將一些管轄權委託給保護國，被保護國仍然保有其國家地位和國際資格，政權的委託並不等於放棄權力，只是授予代行的名義，雙方的政府機構依舊各自獨自運行，分別存在。此外，保護國關係消失會在二種情況下發生：一是將被保護國合併入保護國（當被保護國的政府權力被架空轉移到保護國時）。二是被保護國完全恢復行使主權，以及雙方之間發生戰爭。這類的國家關係，不只出現在歐洲，中亞同時也存在過。

「宗主權」起源於封建法的概念，規範了宗主和附庸，或君臣之間的關係。這個用詞，在英國入侵西藏時，開始使用在西藏關係。西藏、蒙古、滿

洲和其他亞洲君主國家之間，也有類似的關係。宗主權只運用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被賦予法律和政治主權的是統治者，而非人民，兩國或多國統治者，彼此互相忠誠。例如，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 (Westphalia) 條約，讓歐洲諸國成為具有主權的國家，而羅馬帝國擁有他們的宗主權。

宗主關係的結構非常複雜，統治者可能兼具宗主和附庸的身份。在歐洲，宗主關係和保護關係，有共通處，所以很難區分。國家關係中，依舊保有封建關係的特點。宗主統治者以莊嚴的授權儀式，授與附庸國的統治者享有自治權力，而後者則宣示效忠宗主統治者。宗主有義務保護其附庸國，附庸國也必須在發生戰爭時，對宗主國提供軍事援助。此外，附庸國每年都必須向宗主進貢，其統治者為了取得宗主的授權統治，而親自前往宗主國宣示效忠。然而，有時這些只是因循傳統，象徵性地對外表現對宗主權的尊敬，尤其是在中原領土的帝國，歷代中原王朝都保持進貢的傳統。

宗主權並不一定是彼此有簽訂協議，還有宗主國行使的職權，也不可視為，其擁有附庸國的委託或同意。只是名義上有宗主國，擁有完全自治的附庸國，雖然被視為具備國際資格的國家，但是，因其依舊有宗主關係中，所以不被視為，擁有完全獨立的地位。19世紀，這個詞彙再度被用來描述崩解的鄂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蘇丹政權在其附庸國的殘存權威等狀況。不同形式的宗主權之間共同性，甚至比保護國的共同性要少。在歐洲，宗主國通常也是附庸國的國際關係代表國。這個詞彙不僅被用來表示純粹的象徵或名義上的關係，也用來形容現在式的保護國關係，以及殖民關係。

「宗主權」一詞本身的含意，並不代表附庸國就擁有或無法擁有國際國家地位的資格。如果雙方有真實的宗主關係，宗主國確實是可以負責附庸國的外交關係。但是，如果只是名義上的宗主國，就無法充當其附庸國的國際外交代表。

「勢力範圍」的概念，在過去主要被用來形容，帝國主義國家對亞洲、非洲、加勒比海和中美洲部分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他們透過條約、片面聲明或實質滲透，在這些地區享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影響力或權勢。建立勢力範圍的典型做法是，禁止勢力範圍的國家，將其領域內任何部分分割給其他強權國家，以及對其外交關係享有監督權力。但是，這也不代表，被強權國家凌駕的小國，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原的王朝，以及與中原王朝有交往的國家。首先，必須從中原古代朝貢體系的背景，來理解大明帝國和大清帝國的國際關係。在儒家世界傳統秩序中，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末。但是，自從 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結束，大清相繼與西方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後，才逐漸改變這種制度。

朝貢制度從中原地區的周王朝開始。周朝王室分封的各國諸侯共奉周王為「天子」⁰²，諸侯為王室朝廷承擔鎮守疆土、繳納貢賦、朝聘述職、隨王祭祀等義務。其中繳納貢賦是一項重要的項目，諸侯的貢品除了當地特產外，還要進人、獻俘為王室築城及宮室等。「天子」的字意是，代表上天統治地上的子民。天子的子民，當然不只中原地方的周國人，也包含四周的「蠻夷」。中原傳統上，但凡非中原王朝的人民，一律都稱為蠻夷，非中原地區的國家，一律都稱為蠻夷之邦。中原人自認比外邦蠻夷「優越」，是立基在禮樂制度、孔孟思想，以及象形文字等「中原文化」上，而不是民族或政治力的強大。被標上「蠻夷」的標誌，不是因為種族不同的問題，而是因為否認中原的禮教生活。因此，為了從中原文明中受益，試圖改變的「蠻夷」們，不得不承認中原的皇帝為天子，並奉天朝為「中土之邦」（今稱中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語道出，中原文化的

0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3

思想，中原的「天子」是皇天和后土的兒子，唯一能夠上奏天庭，人間的統治者。這是「蠻夷」文化所沒有的。依據中原的正統意識形態，他們的天子下達的聖旨中，開頭都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彰顯了其君主權力受命於天的淵源，只有天子才能擔當天界與人界之間的傳達者⁰³。周朝時強調天子必須要具備「善德」，藉由天子，人世間得到最有利益的力量稱為「德」。除了身為上天的兒子外，天子的「聖德」才是最高權力的象徵和力量。「必有天子聖德，然後天公始假手也…以代其教民化民之任也」具備聖德的天子，上天才會託付他，代替上天教化萬民的責任。例如，歷代天子每年春分，都會親自耕地，舉行籍田禮，為天下百姓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因為中原天子擁有連結人間與天界，至高無上德行和地位，於是接受中原文化的「四方蠻夷」也自然依循「天上律法」承認中原天子的地位和權力⁰⁴。

貝斯普羅凡尼 (E.L. Besprozvannykh) 在他的書中對此系統進行簡要分析 (省略引用)⁰⁵：「設定中原天子概念的關鍵點是：1) 中原天子的力量是獨一無二。2) 此力量是廣蓋人間。3) 就天子而言，人間沒有所謂的「內部與外部」之分。周王朝的「德」的理論，如水圈中的水般，向外傳播 (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觀)。首先，影響了近處，即周朝人民，之後擴散到遠方的「蠻夷」。傳播此有益的「德」理論，讓四方「蠻夷」內心產生深刻變革。周朝發展成一個新的國家必須轉型：他們必須改變，否則無法正名…周朝統治者將「蠻夷」的到來，解釋為朝天朝朝拜的行為：象徵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從政治角度來看，也證明了周王朝對周邊國家的有效控制…外國使節抵達皇宮時的神聖化和儀式化的隆重繁文禮節，其目的是展現世界的政治勢力，都誠服在天子之下。從實際的角度來看，「蠻夷」前往皇宮具有非常的意義，他們朝拜天子，代表臣服於天朝。這也說明了，因德而「轉變的蠻夷」朝拜的必

03 Goncharov, 2006, p.100 - 110

04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2

05 Besprozvannykh, 2001, p. 38 - 40

要性：天子之德，澤被四方，蠻夷各邦，敬慕朝拜，蓋天子之德，天命所託。如果出於某種原因，「德」的力量對蠻夷沒有足夠的影響，就必須採取其他手段：不惜用威脅或（武器）逼迫的手段，將外國使節召喚到皇宮朝拜天子。歷代的中原王朝都採用此朝貢制度和手段」。

應該補充的是，但凡「蠻夷」不臣服中原帝國，甚至沒有表現「敬意」，不僅會被視為傲慢，還會被視為無視倫理道統，違抗天意⁰⁶。

傳統上，中原王朝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存在二種模式：1) 以中原為中心。2) 以條約為基礎。前者適用於羸弱的國家，後者適用更強大的國家和特殊狀況⁰⁷。第二種模式，會依據不同情況，進行交涉。至少在秦漢時期（西元前206 – 西元220）前，是確實存在。那些無法有效控制，又會構成外在威脅的國家和部落，只能在「不中斷關係又保持互不干涉」的原則下，進行接觸⁰⁸。對他們的外交重點不是設法建立統治地位或控制權，而是如何迎接對方的大使，並巧妙地將他們的拜訪，矯飾成對天子的朝拜。此外，運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對付強大且具有威脅性的對手。

如果，中原王朝的軍隊被「蠻夷」國打敗，皇室才會將此「蠻夷」國，列入聯姻的行列。將公主嫁予蠻夷國王，「蠻夷」君王便成為皇帝的女婿，他的孩子就是皇帝的孫子。中原王朝打的算盤是，依據倫理地位，女婿和孫子的地位較低，一般不會忤逆老丈人和外祖父，更遑論犯上作亂。但是，這方法很少奏效。因為皇帝通常不捨自己的女兒遠嫁蠻夷之邦，常常另選他人頂替公主和親。一般來說，這種婚姻是不可取的，加上彼此，並不是真正的姻親關係。這種與外族聯姻的和親方法，在某些朝代非常受歡迎，中原皇帝也無法避免或拒絕。

0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63

07 Namsaraeva, 2003

08 Goncharov, 2006, p.120 - 121

傳統中原外交政策的理論，建立在以中原為世界中央的中心主義基礎上。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模式是中原王朝 19 世紀以前，唯一的模式⁰⁹：「害怕可能遭到中原帝國的報復，外圍蠻夷順從了中原王朝制訂的世界秩序規則和制度。他們接受主一僕或師一徒的規則後，得到了一些珍貴的贈禮，以順從換取和平和餽贈等。實際上，中原統治者讓蠻夷以卑微式的言辭（自稱臣下）和羞辱的儀式（跪拜）為代價獲取和平，成功地從內部和外部攻擊中獲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直到 19 世紀，中原王朝除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朝貢制度外，從未與其他國家建立不同的外交制度」。

因此，與中原王朝當局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都只能當其屬國或是朝貢國。舉例來說，166 年，羅馬商團經商至遙遠的大漢帝國後，突發奇想自稱是代表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里略 (Marcus Aurelius) 派出的使節團。古代，天高皇帝遠，他們的欺騙行為得到完美的成功。這段歷史被記載在後漢書西域傳內，「大秦王安敦遣使獻貢」¹⁰。於是，大羅馬帝國變成大漢帝國的朝貢國，馬可·奧里略皇帝成為了中原天子的「臣子」。

中原王朝的外交政策主義，涉及兩個類別的對比，中土和邊陲蠻夷¹¹。「中原（中土）」是天下的中心，可以與上天聯繫，與四夷相鄰。「中原」抑或「中土、中國」一詞，在其 2500 年歷史中，代表不同大小領域的中原王朝。這個名詞代表的是，大漢民族傳統華夏文化的統治範圍。

自秦漢帝國以來，世界大同的概念是各代王朝內外發展的基礎¹²。邊陲蠻夷包含：附庸部落小國的人民、居住在北京的異族以及來華交涉的外邦人士。後來，邊陲蠻夷又添上了蒙古、西藏、安多（青海湖）、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等。

09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10 Hennig, 1961, v. 1, p. 434 - 435

11 Namsaraeva, 2003

1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119

孔子曾說¹³：「善教化的君王，會統一道德和禮法規範，和順安定民心，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億萬百姓都會來歸順」。在孔子的時代，還沒有漢化「蠻夷」的問題。相對地，中華民族這個辭意，各方仍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事實上，每個中原王朝都認為自己是「正統的」中原人士，除了他們之外，其他人都被歸類於「蠻夷」。用華夏文明吸引「蠻夷」是為了使他們順從，以便將他們納入中原王朝的影響範圍。也許人們認為「蠻夷」的後代，永遠無法與中原人士競爭，但是華夏文明已經非常積極地侵入其他非中原地區的蠻族部落。最有可能的是，在這些時期，漢化政策非常罕見，當然，這並無法阻止一些人被文明同化。

正如，范沃爾特 (Van Walt) 所指出的一般，採用中原文化的生活方式，代表自動接受中原帝王是「奉天承運」統治天下的思想。正如禮記所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上沒有二個太陽，一國不能同時有二個君王。曾經同時出現數位皇帝 (或王朝)，然而，因為中原地區，真正「奉天承運」的真龍天子，正統的中原王朝只能有一個，所以各自稱聲自己才是正統的中原王朝。

中原帝國沒有具體的領土邊界，國內關係一樣適用於外部事務。蠻夷外族的朝拜儀式等，都被視為臣服於中原天子的統治¹⁴。「屬國」的來訪，其目的各自不同，有來尋求保護，有重申其歸順地位，送禮物和建立通商關係等。不過，所有來訪的使節團，一律都被視為仰望天朝，前來歸順的「屬國臣下」。他們所攜帶的特產禮物，有時會被當做「貢品」，然後雙方才簽署有效的條約。范沃爾特 (Van Walt) 認為，這相當於歐洲中世紀，宗主國和附庸國之間的關係。馬汀諾夫 (A.S. Martynov) 的見解也是合情合理，他認為貢品支付制度，解決了不同的問題 (有邊界、外交政策和行政管理等)，這個制度很靈活，也沒有導致領土擴張。

13 Confucius. Lukyanov, 2005

14 Martynov, 1978

因此，朝貢體系是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蠻夷」在中原王朝一統天下的政治和道德主義佈局中，被分配了生存空間。中原天子通常會支付費用，讓蠻夷擔負「屬國」名義，年年踴躍來京城朝拜，並給予他們豐厚的禮物，作為報酬。中原天子所贈的禮物價格當然會，遠遠高於屬國所獻貢的貢品。與此同時，原則上「獻貢」並不代表，中原天子會擔負，任何保護獻貢「屬國」的責任或干涉其內政事務。也有一些「屬國」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宗主國和附庸國」的關係。僅在 19 世紀，大清帝國在 1899 和 1907 年參加海牙和平會議時，簽署了多項多邊公約，一同參與國際法的發展。

貝斯普羅凡尼 (E.L. Besprozvannykh) 認為¹⁵：「名義上的宣示，幾乎沒有也無法影響附庸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因為中原王朝的信函和所賦予的「王」的稱號，都被附庸國的統治者，當做是外交禮儀。他們的使臣帶到中原王朝的「貢品」，等同是國家間的以物易物，因為皇帝也回禮了。攜帶禮物去拜訪他國領袖，而對方回贈禮物，不過是，一般的國際外交禮儀。還有，即使對方贈與你「榮譽市民」的獎項，也不代表你就是他們的市民或國民。因此，中原王朝大量賜封王號給附庸國或屬國，只不過是中原王朝為了向國內百姓顯示國威，所設計的宣傳手段罷了。至於實際的屬國，中原王朝會控制其屬國的外交政策和干涉某些內政。這種情況下，屬國政府的力量和穩定性，直接取決於，對中原帝國王朝的忠誠度。瓦西里耶夫 (V.P. Vasilyev) 則認為，中文的「藩屬」真正的意思是藩籬，意即邊界、屏障的意思等等。藩屬可作為外來侵略者的一道屏障。如果外來侵略者的實力強大，首先他們就必須先通過藩屬國這一個屏障。因此，附庸地佔據的空間愈大，中原王朝本身的焦慮就越少。米亞斯尼科夫 (V.S. Myasnikov) 和謝佩列娃 (N.V. Shepeleva) 二人將這些外部領域稱為「保護國的副國度」，充分反映了他們對北京的依賴程度」。

我們可以部分同意這一點，然而，雖然藩屬關係一定包含保護國，但

15 Besprozvannykh, 2001, p. 41

也不一定是保護國的外部領土(貝斯普羅凡尼稱之為緩衝地區),附庸國依舊擁有國際關係實體的國家地位,其國土也不是保護國的一部分,只是在小部分主權上有所依賴保護國。原則上,這一切都可以與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和拜占庭(Byzantium)的關係相比較(世界只能有一個大帝國的概念上,所有其他的統治者只能是附庸與順從)。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表示「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以及,實現這一日標的重要前提是遵循國際法。此外還強調,中華民國的法律,處處皆應合乎國際法則,不管是國家高等法院、司法機構、國際法專家等都對中華民國堅持實施傳統國際法的堅定立場,不容置疑¹⁶。1945年中原新王朝,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之一。中華民國支持殖民地獨立權,加入國際組織等。

1971年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所成立的新中原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聯合國同意,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擁有的中國席位和代表權。1984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倪征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雖然,中國共產黨政治家和法學家批評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具體法律理論和規範,但是他們從未拒絕所有的國際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主權、自決、真正平等和和平共處是現代國際法的主要原則。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學說制定,國家的出現及其成為國際法的主體應該由其人民的意志決定,絕對不可由他國決定。而其他國家的承認,僅僅只是表明確認,新國家存在的事實。還有,1933年底簽訂的國際『蒙特維多公約』禁止通過武力獲取主權。根據這一點,締約國各方的確切義務是不承認以訴諸武力,或是威脅外交代表或以其他任何有效的強制措施所獲得的領土。

16 Van Walt, 1987, p.113

正如，范沃爾特 (Van Walt) 所指出，一個國家治理其領土的權利，是主權獨立的具體表現，其中包含，國家地位平等和拒絕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家平等的理解，超出了普遍接受的合法平等概念，中共主張：「國家間關係，不僅可以基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可以基於實質的平等」。也就是說，弱國的主權權利受到保護，不會受到強國的指揮或控制。馬列主義認為，國際條約分二，平等與不平等條約，而不平等條約是違反國際法，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中原帝國大清王朝從 1840 年代到 1940 年間，與西方列強簽訂多條不平等條約，當時，王朝的國家地位與西方國家相比是不平等的。為此，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領導人針對這些不平等條約，提出有必要修改這些協議，然而，奪到中原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指責那些完全是違反國際法。宗主權、保護國或勢力範圍等關係，皆被中共指責為封建階級時代和帝國主義的行徑，現代中國主義是無法容忍其存在。中共的法律學者一致認為，宗主權是指封建主義時期，而在更現代的現在，這種關係只是，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因此，在現代這個時代，不能再使用「宗主權」一詞。

中共的法律學者們以下列的理論為基礎，指責帝國主義的擴張行為：「通過割讓而使自己喪失領土的所有國家都是遭到外力的迫害，這些國家不是弱國、小國就是戰敗國。而獲得割讓土地的國家，都是從事領土擴張的帝國主義國家…因此，可以說割讓土地是帝國主義國家，通過軍隊或軍事威脅，劫奪弱國、小國或戰敗國領土的一個方法。割讓土地的特點是通過不平等條約，得到領土主權的轉移」¹⁷。所以，任何向一個強大國家放棄自己主權的小國或弱國，必然是因為遭到武力、壓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根據這一觀點，通過征服或長期佔領、吞併領土，不能使侵略國獲得該領土的合法所有權。同時，也否決了一個國家掠奪其他國家領土和主權的正當性。

17 Van Walt, 1987, p.117

范沃爾特歸結：「因此，除非其政府的有效性，無可爭議地從該國，轉移到其他國家政府，否則不會因此喪失其國家主權獨立的地位。同樣，除非獨立國家的有效政府權力完全消失，並由控制國的政府政權取代，否則也不會喪失，其獨立的國家主權地位」¹⁸。

通過征服，獲得國家領土的合法性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不過，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侵略或武力威脅的領土吞併手段，會遭到國際法的譴責，並否認其正當性¹⁹。依據傳統舊法理論，領土遭到侵略併吞，而導致戰敗國喪失其控制權和主權，其征服者的統治才可擁有合法性。然而，1945年後，國際法不再接受，這類有違道德和法律的征服行動。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兼併的合法性，在特定國家的長期控制關係中，「事實上」得到承認。因此，如果現前情況的利益，超過恢復原狀所帶來的利益，那麼其非法吞併，就會得到承認。這種情形，在國際慣例中很普遍。與此同時，第三方（其他國家）對現狀的承認，並不是合法的行為，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政治行為。單單承認既不能創造新的狀態，也不能消除舊的狀況。同樣，不承認（合法或非法吞併領土）只不過是，反對一些特定國家。例如，在最近的歷史中，也有一些國家並不承認蘇聯「併吞」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或者以色列吞併耶路撒冷的正當性。

雖然，大多數的國家拒絕承認，以非法的手段，威脅及武力得到的領土的合法性，因為這違反了現代國際法。但是，自聯合國憲章通過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已經證明，無法通過條款，裁決入侵領土的所有權²⁰。中共已經成功地展示了與澳門的關係（澳門是割讓給葡萄牙而不是租借）。

雖然中共的法律，拒絕承認經由征服、併吞及條約來奪取領土的合法性，

18 Van Walt, p.177

19 指對國家或其代表簽署人員的脅迫

20 Van Walt, 1987, p.183

但是中共的領導層從未承認，他們奪取西藏領土，正是藉由這種手段。相反地，他們聲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非常重視歷史的問題，在前面的章節，也舉了一些例子。

一個支那 (China) 和「中原王朝」

無疑地，只要是英語國家的人，都知道支那 (China) 一詞指的是哪裡。但是，現代的中國人不會使用這個詞句，他們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位於世界中央的國家。俄語傳統上稱呼中原地區為「契丹 (Kitai)」而非中原或中州。這個語詞是源於 Khitan(或 Kidan)，這個名字指的大約是，古時住在蒙古北部和滿洲的民族。也有許多人因為他們的語言，而認為他們是蒙古人。10世紀時，契丹人 (Khitan) 建立了大遼帝國，其最盛時期的疆域東到日本海，西至阿爾泰山，北到額爾古納河、大興安嶺，南到河北白溝河。大遼帝國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滅亡前，一些契丹族往西征戰，建立西遼帝國，直轄疆域幅員以首都的虎思斡耳朵為中心，北到伊犁河，南至錫爾河上游，西到怛羅斯，東達巴爾思罕。這個時期，透過與西遼帝國喀喇契丹 (Tarakitai) 族的接觸，不僅蒙古族，甚至穆斯林也認為契丹人 (Khitan) 就是支那 (China)，而支那也是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突厥語族稱中原人為拓拔氏 (Tabgach)，這個傳統稱呼起源於中原北方北魏王朝 (386 - 564 年) 的拓拔氏王族。這個喀喇汗王朝可汗被稱為「來自東方大國的王」²¹。此外，俄語的「Kitai」源於蒙古語的「Khyatad」，當時的西歐，由於馬可波羅的遊記中稱在遙遠的東方契丹 (Cathay 是拉丁語 Catai 契丹英語化的單字)，已經由蒙古人統治，而在契丹的南部，有著另一個不服於蒙古統治的國家南宋 (音譯為蠻子) 所統治。所以，在西歐人的印象中，遠東地區 (中原地方)，分別存在南北兩個國家。

21 Pikov, 2007, p. 111 - 123

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曾提到日本，他描述日本位於南宋（蠻子 Mnazi）或秦（Chin）的遠東地區²²。印度、日本和馬來語系地方稱呼中原地方的語源，也始於大秦帝國著名的秦始皇（西元前 221 - 206 年）。然而，還有其他語言的變體，例如，梵語的「東方」，指的是中原漢朝時代所謂的西南夷中的一個國家，僂僂族（彝族）的夜郎國（今貴州），後為大漢王朝的邊防軍事區域²³。傳統中認為，拉丁語的「Sina」一詞，來源於「秦國」。事實上，歐洲對於中原地區的情況，是模糊與無知²⁴。西方古代學者，斯特拉博（Strabo）、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等相信，中原應該是稱 Serica（絲綢國），其國民是應該稱為 Seres（絲綢人），國土位置應該是在西方的某處。

在討論「Sina」這個詞的時候，不得不提到，阿拉伯語的「Sin」就是指中原王朝，其語源來處尚不確定，不過也有可能來自「Qin」或「Sina」。中世紀的一些穆斯林（伊朗人、突厥人等）稱呼「Chin」表示疆域從滿洲到中原北方的中原王朝，使用「Machin」稱呼從中原南方到中南半島的中原王朝。前俄羅斯蒙古沿襲古代俄國用語「Khin 和 Khinove」來稱呼東部的遊牧民族。一些學者認為，這個詞彙的語源來自居住於蒙古草原的匈奴（Hunnu）的匈奴語。也有人認為，這是指中原王朝的大金（Jin）王朝²⁵。這個女真人創建的王朝，滅了中原北宋王朝，將中原部分領土納入版圖，而後又被蒙古所滅。

最後，可以說現代歐洲國家稱呼「中國」一詞的來源，來自不同的語源，例如，「Qin」來自於「Chin」和「Machin」或者「Qing」等來自大清王朝，如同「Cathay」一樣。但是，不論是中南半島（Indochina）的僂僂族（Lolo）、契丹族（Khitan）、女真民族（Jurchens）、滿族（Manchus）和蒙古族（Mongols）對中國人（漢族）而言，都是「蠻夷」。

22 Marco Polo, 1955, p. 173

23 Pelliot, 1912; Wade, 1999

24 Hennig, 1961 - 1963

25 Guzev, V.G. and Tvorogov, O.V., Hin...

因此，不管是契丹 (Kitai)，中國 (China) 等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不僅是亞洲人，還有 19 世紀歐洲和俄羅斯的探險家才將中原王朝和其附屬國分開²⁶。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北京為首都的國家，並以這個概念，區分出被北京統治或依賴北京的國家。這種理解與儒家的理解很接近，因為中原王朝一直是獨立的，只是被不同朝代所統治。然而，根據舊帝國文件，「中國」一詞，從未包含西藏和其他非漢族的土地²⁷。正如中共的歷史學家葛劍雄在上海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想了解古代中國的領土範圍，我們只能說，一個特定王朝在特定時期，控制的實際領土有多大」²⁸。

這些王朝是什麼？然而，這似乎是一個修辭問題。以韋伯斯特 1913 年的字典為例：「一個民族的王國，其國王由同一家族血脈繼承，直至滅亡」。這個語源來自希臘語的 *Dynasteia* (權力、統治)。例如，俄羅斯的羅馬諾夫王朝 (Romanovs)、歐洲的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s)、法國的瓦盧瓦王朝 (Valois) 和波旁王朝 (Bourbon) 等。因此，王朝這個名詞，意味著一個政治統治家族或集團。很早以前，歐洲和中亞及遠東地區就運用了這一種統治方式。如同，羅馬諾夫王朝統治俄羅斯，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元王朝和愛新覺羅家族的大清王朝統治中原。同樣的情況下，為什麼說，羅馬諾夫帝國這個名詞沒有被使用？

這個疑問幾乎沒人問過。互聯網東部門戶網站上的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討論非常有趣²⁹。從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與歐洲王朝概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朝」的象形文字，具有許多截然不同的含義。「朝」在中文的辭典中解釋為：當政者政權的意思，而王朝是由一個家族，透過不同方式和形式統治的政權。除了剛開始建立國家名稱外，中原王朝的每位繼任皇帝，都有其統治時期的年號。因此，人們可以談論哪個朝代哪個皇帝的政績，

26 例如：Stonton, 1805; Timkovsky, 1824

2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28 Vembu, 2007

29 Chronology of China 3...

例如，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年號洪武。不僅僅是漢族皇帝有年號，大清王朝的每位皇帝也有年號，通常中原人民會用年號來稱呼皇帝。例如，年號康熙的皇帝，中原人民就稱呼他，「康熙皇帝」。

中原的王朝名稱，並非是取自帝王的姓氏。相反地，它是以一個獲得權力的君主的部族(民族)名字為其王朝的代表。也有一些皇帝選擇的王朝名字，是因應其時代，但是，也並不一定是開國君主命名王朝的名字。例如，大元和大清並不是由其開國皇帝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所命名。事實上，王朝的名稱，在他們死後才出現，而這兩位君主被(追溯)宣布為開國皇帝。此外，王朝的國名，也會被其中一位繼任者更改(例如，後金的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

中文的「朝」字的意思是，時代或是王朝，而不是國家的國。根據儒家的思想，王朝只能有一個，而且是唯一居中間的中央王朝(中州或是天朝)。所以它不能成為其他王朝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它被外族侵佔(由於被外族征服，而成為其附屬國)，依據中原傳統思維，這個事實會被反過來解釋：中原統治者現在也控制著一些外國的土地。在中原分裂時期，只有一個朝代可以代表中原王朝，但是其他則代表，蠻夷國的佔領，但是基於儒家的政治概念，因為蠻夷的漢化，此時連同被佔領的領土，蠻夷國的領土也成為了中原領土的一部分。但是，以歐洲的角度來看，這只代表文明的統一，而不是領土的自動轉移。與歐洲概念不同，中原的國家概念與文明概念相融合。所有這些王朝或領域都被稱為朝代(在自稱為皇帝或君王的時代)。例如，大清王朝對外國的正式官方稱號是大清帝國，而不是中國。但是，這個稱號只用於對外國國際文書上使用。然而，不是所有的漢人，特別是他們的學者，都承認這一事實。³⁰ 在這個意義上，情況類似於鄂圖曼帝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鄂圖曼的昇華狀態。這個帝國從未稱自己是「土耳其」(一般來說，任何種族議題都是禁忌)，因為它是一個多國聯邦制的帝國，隸屬於鄂圖曼皇室的蘇丹。

30 Gang Zhao, 2006; Esherick, 2006, p. 232, 254

因此，「中原朝代」和「歐洲王國」不同，後者由統治家族的名字來命名其王朝。中國人（漢族）把國家的名字作為王朝的名字，從而也將周邊其他主權國家與他們的中國王朝歷史聯繫起來。這些都是中國御用歷史研究者的操作³¹。在歐洲，王朝的概念與國家的概念和名稱是分開的。而在中國是互相聯繫的，可是在討論個別統治者時，又可以是分開的。有時人們會認為，非中國人使用中文名稱、術語、王朝和君主名號制度，用儒家思想管理，就意味著，那些國家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些特徵與建國無關。例如，俄羅斯帝國的彼得大帝在全面西歐化革新中，廢除儒略曆（羅馬曆）採用格里曆（西曆）、改革行政制度、頭銜、服裝和風俗，還有招攬德國、法國等歐洲專業人士參與軍事、武器、行政、法律、經濟、學校等全面改革項目，並創建海軍，打敗北方強敵瑞典，奪取了芬蘭大公國和波羅的海的出海口等。然而，這並沒有將俄羅斯變成西歐人，俄羅斯也沒有成為德國，乃至整個西歐的一部分。俄羅斯帝國的彼得大帝一世是屬於羅馬諾夫家族王朝(Romanov)的皇室繼承人，但是，羅馬諾夫的拉丁文是「Romanus - Roman」，而這個字是拉丁文，不是俄語。但是，這個王朝是俄國王朝，不是義大利王朝，也不是義大利的一部分。

不需要分析所有的「中國王朝」，讓我們只考慮與西藏有關的重要事項。例如，在大唐王朝(李氏)618 - 907年時期，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就中國人而言，唐朝皇帝不僅是中國，也是天下唯一合法的統治」³²。事實上，在那個時候，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相反的，泰國王朝才是唐朝的附屬。但是泰國現在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唐朝和元朝時代，西藏與中原地方僅有微弱的外交關係(參第二章)。

讓我們稍微談談中原的元朝。中共外交部官網宣稱：「1271年，忽必烈

31 Levkin, G.G. Typical mistakes

32 Laird, 2006, p. 45

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改國號為大元。1279年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統一了全國…自從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成為元朝的領土後，中國歷代中央政府都治理西藏」³³。事實上，一切都相反，當時，中國的領土（元朝）被納入蒙古人的大蒙古國（蒙古語 Ikh Mongol Uls）內，連同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利汗國一樣，這些成吉思汗的後代所統治的汗國，都是大蒙古國的一部分。這個大蒙古國的幅員從太平洋延伸到中歐。跨越歐亞大陸的是大蒙古國，而非元朝。成吉思汗並不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頭銜，成吉思是「大海」（蒙古語 Tengis），汗是皇帝的意思。後來的文件中，偉大的汗的名稱，改成達賴喇嘛（蒙古語中，Dalai 意思是如大海般偉大）。而「喇嘛（上師）」是達賴喇嘛的頭銜。鐵木真（Temuchin）是成吉思汗的名字，他來自於孛兒只斤氏（Bordjigin），蒙古人稱為黃金家族。後來，在蒙古的佛教史學中，記載這個金色家族起源於印度佛教史中的摩訶薩魔迪·合罕（Mahasamadhi Khagan 大三末多王）的後裔，其王子從印度到西藏當西藏的國王，然後其血脈傳到蒙古，成為黃金家族的血脈，代代血脈相承，蒙古鐵木真王子是金剛手菩薩的化身，忽必烈皇帝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們的血脈都不是來自中國，也不是中國人³⁴。

所有汗國的可汗都是成吉思汗的血脈，他們都是兄弟。忽必烈在中原地方建立元朝，一番努力後，得到其他汗國的承認，成為大可汗，於是，大元汗國加入了大蒙古國，成為其中的一員。黃金家族的可汗們所成立的大蒙古國疆域，涵蓋現代的中亞、俄羅斯、伊朗、伊拉克、整個高加索及大部分的西伯利亞地區。但是，大蒙古國逐漸地成為只是名義上的聯盟，各大汗國實際上，幾乎是各自獨立的國家。只是，在蒙古的傳統中，對大可汗的尊重，也是不可廢除，各汗國的可汗，對大可汗也是儘量給予最大的尊敬。但是，

33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34 Lubsan Danzan, 1973, p. 49 - 53

直到烏哈噶圖汗（元惠宗）失掉中原土地和首都大都（北京）後，也就失去大可汗的地位³⁵。

大元汗國（蒙古語：Ikh Yuan Uls）是大蒙古國的汗國之一。中國人稱為「大元王朝」³⁶。這個大汗國是忽必烈及其後代的王國。他們都不是中原民族，也不是漢族。大元汗國的領土涵蓋蒙古高原、中原本土。高麗國、緬甸、安南和占城為他的附屬國。因此，相反地，中國才是蒙古的一部分。大可汗成吉思汗建都哈拉和林（Kharkhorum，源自於突厥語 Karakorum 黑色岩石）³⁷，1264 年大可汗忽必烈定都汗八里（蒙古語 Khanbalyk），漢人稱大都（北京）。因為，忽必烈得到其他大汗國的承認，共推為大蒙古國的共主，成為大可汗，所以汗八里（大都）不但是大元汗國的首都，也成為大蒙古國的首都。此時，南宋王朝與大元汗國政權並存，直至 1279 年才被大元汗國滅亡。

忽必烈的威望並非一蹴而成。1236 年大可汗窩闊台分封忽必烈一塊萬戶人口的封地，地點是邢州（河北省）。1251 年繼任的大可汗蒙哥汗（Monke Khan）派他統領漠南漢地軍政事務。1258 年他奉召前往中原南方進行軍事圍攻，但是在他抵達之前，得知其兄蒙哥汗去世的消息。1260 年 4 月忽必烈的胞弟阿里不哥（Ariq Boke）在駐守的首都哈拉和林的庫力台大會（Khuraldai）上，依據傳統，被蒙古眾部落首領及王室成員共同推舉為大可汗。1260 年 5 月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商都）自己的指揮總部，聚集一些支持自己的部落首領，另外舉行一場庫力台大會，自立為大可汗。根據中原的傳統，儘管漢人的中原帝國南宋政權依然存在，但是忽必烈也獲得了「皇帝」的頭銜。阿里不哥（Ariq Boke）是傳統蒙古人價值觀的擁護者，他希望嚴格遵守成吉思汗制定的規則。然而，忽必烈傾向於改革主義，並試圖依據中原各地使用的制度，來

35 Mogultai...

36 蒙古認為是蒙古汗國聯邦的一個大可汗的國家，而非中國的某個朝代

37 Dmitriev, 2009

建立一個帝國。從蒙古王位繼承的傳統角度來看，由忽必烈召集的庫力台大會是非法的，因為大蒙古國已經在首都哈拉和林開過庫力台大會，並推舉阿里不哥為蒙古大可汗³⁸。此外，忽必烈還廣泛賄賂王室諸王子。阿里不哥派遣一位大使者去告知他：「根據大蒙古國的律法，大可汗必須經由庫力台大會推舉，但是你卻無視蒙古傳統律令，自立為大可汗，坐擁中原地區，奉行中原律法」³⁹。但是，忽必烈卻對外宣布，阿里不哥為非法篡位者，並依循中原慣例，建年號「中統」。1261 - 1264 年間他與弟弟阿里不哥交戰，爭奪大可汗位置，1264 年阿里不哥戰敗歸降，忽必烈完全控制住大蒙古帝國東部大可汗的直轄領地，成為唯一的大可汗。最終，大蒙古國的可汗們都要服從忽必烈大可汗。

1264 年忽必烈在原金國首都中都（今北京）的東北方建立新都，命名大都（蒙古語 *khanbalyk* 大可汗的都市），成為大蒙古國的首都。1271 年忽必烈改年號，將中統 5 年改成至元元年。在他的法令中，用出現不好兆頭（彗星、在不對的時間下雨等）解釋改年號的原因。為了順應天道，令萬物滋生，依據「易經」的「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將年號改為「至元」。而後，同年年底，改國號為「大元」，也是依據易經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⁴⁰。「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天德之大始，天子之大德。然而，自從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汗國後，除了元朝本土外，其他的大汗國，只是名義上聽命於元朝皇帝，但是實際上各自為政。

忽必烈早年在藩王時代潛邸的時候，就招攬各地著名的文人儒士講經論道，形成一個人文智囊團，史稱「金蓮川幕府」⁴¹。他的漢族儒士幕僚，建議他實行中原王朝制度及律令。其中一位名儒郝經，深得忽必烈賞識，建議

38 Dalai, 1977, p. 325

39 Ganbold et al., 2006

40 Ganbold et al., 2006, p. 20 - 21

41 Dalai, 1977, p. 324

他爭奪大可汗王位。雖然，忽必烈信任他的幕僚群，也會說漢語，但是卻不學書寫漢文。最終，大元汗國的管理階層，選擇採用中原的國家觀念、管理體制和歷史。在忽必烈統治期間，依照中原文化，追廟號成吉思汗為太祖（王朝創始人的標準廟號稱呼），諡號「法天啟運聖武皇帝」⁴²。鐵木真的蒙古語名字，成為不可褻瀆的禁語。其他，忽必烈之前的歷任大可汗，也得到大元王朝的追廟號和諡號。儘管如此，所有的元朝皇帝都有自己的蒙古名字。1279年忽必烈征服了整個中原地區。為了統治廣大的中原地區和眾多漢族，忽必烈重用有治理城市經驗的漢人和色目人。但是，他推廣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做為大元王朝的國家法定官方語言。整個大元王朝都使用新蒙古文，並在北京大都建立蒙古國子學，以新蒙文教習。忽必烈重儒，行漢法是出於治理漢地的政治考量，最終還是選擇以蒙古為中心主義，所以蒙古人的漢化程度很低。又以歸附征服的先後，劃分等級，其尊卑排列，分別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等四類。所受的待遇，也因等級有所差別。國務處理原則上是由蒙古人掌控，西藏人掌宗教，色目人管財政，漢人輔佐行政。此處的漢人是指，金朝統治的漢人、漢化的契丹和女真人。南人指的是，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元史稱之為「蠻子」。也有一些國家，在元朝時候，被納入元朝版圖，例如，1271年忽必烈將高麗西京、雙城總管府（今朝鮮咸鏡南道金野郡）和濟州島等地劃歸遼陽行中書省東寧府，成為元朝的直轄地。元朝的國家行政機構的整個體系，沒有一個監督機構⁴³。政府管理是採取蒙古制和漢制的混合體，皇室的繼承者依舊是蒙古族。一般來說，總體上依循偉大的成吉思汗法典，大札撒 (Great Yasa)⁴⁴。為了捍衛自己的文明，防止漢化，蒙古人不論在行政，還是社會上，總是和漢人保持距離⁴⁵。他們堅定使用自己

42 Khrapachevsky, 2004

43 Farquhar, 1981

44 Langlois, 1981, p.137 - 185

45 Vernadsky, 2000

的語言。甚至，最初用維吾爾人的畏兀字（回鶻字母）書寫蒙語，新蒙文委託藏人國師八思巴制定，而不委任漢人開發。自從李璿叛變後，忽必烈就開始拔除軍中位居要職的漢族，並將大部分的軍中要職交予粟特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斯拉夫人、黨項人、波斯人等的色目人擔任。稅徵和財政部門，交由回回人管理⁴⁶。

元朝在末期時，為了和漢族地方上層勢力進行整合，才又開始涉及中原文化，實施一系列改革，史稱「脫脫更化」，恢復科舉制度、實行儒制、親郊祭天、行親耕等。1343 - 1345 年依循中原傳統方式，編修遼、宋、金三史⁴⁷。然而，事實上，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宋朝是漢族、遼國是契丹族，而金國是女真人。他們的歷史雖然在忽必烈時代就開始編撰，但是一再拖延，最終在元惠宗（妥懽帖睦爾）時代，依照儒家規則編輯完成。因此，作為佔據一部分中原地方的王朝，像遼國和金國這樣的異文化國家，也是循儒家的思想進行紀錄。這項工作在進行中，出現了一個矛盾，這個矛盾與蒙古族可汗在中原官方歷史上的合法性有關。一番辯論後，最終決定這三國各有其自己的歷史，而蒙古人成為他們的統治者。但是這個問題最終，變成了純粹的學術問題，因為蒙古人被逐出北京。直到元朝撤回蒙古前，蒙古人認為中原是蒙古的一部分，他們的大可汗是大蒙古國神聖偉大的領袖，而漢族也是他的子民之一⁴⁸。為什麼忽必烈要引用中原制度，並建其國號為大元呢？

他想讓自己永遠留在後代的記憶中，在統治中原歷代王朝中，也是被漢族承認和接受的蒙古族王朝，此外，蒙古的可汗在全世界都是聖名遠播。在逐鹿中原成功後，他們獲得了一個，精心設計和可用的思想力量。畢竟，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的主要國家，也是掌控中原的大國，其他國家只能誠服為大

4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684 - 685

47 Chan, 1981, p. 56 - 106

48 Lubsan Danzan, 1973, p. 243 - 246

元王朝的屬國。但是蒙古族並沒有連結到漢族的人文思想觀念，他們低估了種族層面，造成了深遠影響。根據儒家觀點，只要獲取到中原政權，就是合法的中原王朝，但是，大元王朝的成吉思汗蒙古領土，對漢族而言，始終是外圍蠻族。

中原脫離了大元王朝的統治，對於蒙古人來說，這是一場災難，來自大汗國的蒙古軍隊，超過 50 個圖們 (Tumens 萬戶)，其中 40 個圖們 (Tumens，即 40 萬士兵，不包括他們的家人等)，仍駐紮在中原，長城的南邊⁴⁹。只有 6 個圖們隨同妥懽帖睦爾 (Togon Temur 元惠宗) 返回蒙古。其他在中原各地的大部分兵士都被殲滅了。此外，長期被遺棄的蒙古領地本身，幾乎無法支持數十萬人的撤退。與此同時，中原新王朝，明朝政府正盡一切力量，破壞蒙古人留下的文化、習俗等影響，包括被蒙古人的同化。大明律法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剩下在中土內的蒙古人只允許和漢族結婚，違者處以鞭刑，情節嚴重者更會被處斬⁵⁰。

根據中原古老傳統，王朝統治時期的事件和政策等的記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方的儒學史學家所編輯的官方「正史」。這通常是繼任的新王朝，為了宣示前王朝已經滅亡，也為了宣告自己是正統的繼任者，就必須為前王朝編寫正史，公告其正式終結，走入歷史。此外，其最終的正史版本，還需要得到新王朝皇帝的批准⁵¹。因此，從 1368 - 1370 年大明王朝官方編制了「元史」編年史，而且是由中原歷史學家完全依照儒家標準完成的。然而，漢人對蒙古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和事件知之甚少。毫不奇怪，元史在漢人儒家思維的解釋下，成為具有中原特色的歷史。

事實上，這個大元王朝還是同時和大明王朝繼續存在，並沒有亡國，也

49 Mogultai...

50 The Law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2002, Art.122

51 Lankov, A. "Mandate of Heaven" ...

沒有結束其政權。中原歷史學家將撤離北京的大元王朝，擅自稱為「北元」。但是，事實上，大元王朝並沒有變更國名，1370 - 1377 年是元昭宗愛猶識理答臘的「宣光」年度，1378 - 1388 年是繼任皇帝脫古思帖睦爾的「天元」年度⁵²。和以前一樣，每位蒙古皇帝，都有蒙古名字。1388 年大明王朝發動第六次北伐，大敗元軍，同年脫古思帖睦爾被阿里不哥的後裔也速迭爾 (Enkh Zorig) 殺害。至此，蒙古不再使用中原的年號、帝號，大元國號也被廢棄，不再使用。一方面是因為，明朝為了自己的正統性，不會允許元朝政權的持續存在，另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政權已離開中原，再也沒有必要使用漢族的統治政策⁵³。

一些蒙古貴族相信一個關於朱棣 (年號永樂 1403 - 1424) 的傳說，據說這位明朝第三位皇帝是妥懽帖睦爾元惠宗的兒子⁵⁴。他們相信朱棣是妥懽帖睦爾的一位嬪妃所生，當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攻下元朝首都大都後，她被帶到朱元璋的後宮。根據這個傳說，元朝不僅保存在蒙古，而且保存在中原。根據蒙古國編撰的蒙古族編年史之一的「水晶寶珠蔓 (Bolor Erikhe)」中，記載從成吉思汗到林丹汗 (Ligden Khan 1592 - 1634) 血脈相傳的大可汗王朝。從成吉思汗到妥懽帖睦爾 (Togon Temur 元惠宗)，所統御的疆土是大蒙古汗國的南部地方的大元汗國 (蒙古語：Urd Yuan Uls 大元也克蒙古兀魯思，也可以翻譯為「前元」)。從元惠宗的兒子必里克圖可汗 (Biliktu Khan) 愛猶識理答臘 (Ayushiridara) 開始到林丹汗 (Ligden) 統治的領土是大蒙古汗國的北部地方，蒙古稱其為「後元」 (蒙古語：Khoit Yuan Uls)。因此，可以清楚明白，在蒙古的歷史中，即使「後元」已經不再擁有中原的統治權，但是依舊認為中原是蒙古領土的一部分。

52 Levkin, G. G. Typical mistakes...

53 Mogultai...

54 Puchkovsky, 1963

至此，大蒙古汗國分裂，諸汗國解體，包含大元汗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沒有任何理由要求繼承大元汗國的領土。如果依照中共的領土繼承邏輯，那麼從前屬於大元汗國的俄羅斯，也應該被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⁵⁵。但是，如此一來，現代的蒙古共和國，不也可以將匈牙利到太平洋（當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強調是自古以來就是蒙古領土的一部分嗎？

大元汗國政權離開中原後，中原被另一個新王朝政權所統治。1421年大明王朝將首都從南方的應天府（今南京）搬遷到北方的順天府（今北京）。他們害怕蒙古人，希望更接近北方防線。現在是漢族的朱皇帝所統治的大明王朝。大明王朝的邊境和北宋時代一樣，這是，蒙古未征服中原前，就存在的國界⁵⁶。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在中原地區推行，並不難。漢族明代思想家強調蒙古族在中原造成的文化羞辱，並力圖全面恢復中原的傳統價值觀⁵⁷。

漢族認為蒙古人是非法奪取政權的異族外國人士。第一位明朝皇帝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年號洪武），便派遣使臣帶著皇帝詔諭前往西藏，表明新政權的建立。信中指出：「野蠻胡虜（蒙古人），悄然佔領華夏並統治了100多年餘，壞我華夏文化，我率領軍隊，驅逐韃虜，被推戴為天子，今已建立大明王朝，年號洪武…因為吐蕃王國，邦居遙遠西土，我現今已經統一中原，所以遣使來通告境外貴邦」⁵⁸。

但是，依蒙古的觀點，大明王朝的詔告天下，不論在事實上，或官方上，都沒有意義。對蒙古人而言，他們歷代大可汗的地位，一向是蒙古的黃金家族的血脈，他們才是蒙古各汗國所共推的共主，而不是明朝皇帝在中原的政權⁵⁹。明朝試圖在西藏建立自己的威望，但是這並沒有用，因為蒙古的文明

55 Terentyev, A. "Allow to retort" ...

56 Kolmas, 1967

57 Goncharov, 2006, p.136 - 137

58 Martynov, 1978, p. 48

59 Mogultai...

比較接近西藏。西藏人和蒙古人都清楚，中原的大明王朝是新外國政權，沒有權力繼承蒙古的外交勢力等遺產。這一切都代表大元汗國和大明王朝並不是一脈相傳的王國，更沒有所謂的繼承前朝的任何外國事務或領土界線等權利。除了藏族部落和寺院外，大明王朝詔告天下，包括 121 個屬國，也是它的領土，其中甚至還包含不與其共享邊界的國家，例如，婆羅洲 (Borneo)、錫蘭 (Ceylon)、菲律賓 (Philippines)、亞丁 (Aden)、赫拉特 (Herat)、撒馬爾罕 (Samarkand)、麥地那 (Medinal) 和伊斯法罕 (Isfahart)⁶⁰。很明顯地，所有的城市和國家都被當做會派遣，遣使團和商團等到中原朝貢國的屬國。1404 年明朝皇帝對中原沿海地區發布海禁命令，防止日本海盜滋擾。如「明書·戎馬志」記載：「永樂二年，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 (足利義滿)，源道義乃執其渠魁以獻」⁶¹。大明皇帝要求日本國王 (在日本歷史中，足利義滿一直是大將軍)，幫助捉拿日本海盜。之後，因為足利義滿捉獲 20 餘名海寇，獻給大明，獲得了日本國王的冊封，但是，最重要的是得到「勘合貿易」的合議條約。這一切都合乎，中原傳統的顏面主義，只是「名義上」的宣揚。大明王朝是現實主義者，並沒有試圖獲得整個世界的實際控制權。中原傳統上的自我膨脹，主要是針對國內宣傳，以便有效控制人民⁶²。而中原傳統外交政策是，統治者基本上，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華夏思想認為，只要獲得中原政權，則全天下就歸屬於宇宙中間位置的中原 (中州、中國) 所有，這種一廂情願思維。

清朝的「滿族王國」是下一個中原王朝。這是什麼樣的王朝，長期居住在阿穆爾地區的 (Amur Region) 通古斯語族 (Tungus Peoples, 女真人的後裔) 部族王國，位於明朝領土的北部。他們並沒有被列入中原王朝的版圖。他們的君王獲得了中原王朝的贈與、頭銜、經濟和政治的利益，此種政治手段，

60 List of tributaries...

61 Sladkovsky, 1979, p. 166

62 Goncharov, 2006, p. 136 - 137

在經常發生衝突的時期，非常有用⁶³。如同西藏王國和中原王朝互贈禮物時，卻被中原官僚明顯解釋為對中原皇帝的進貢和朝拜。中原帝國成功地拉攏各部落王國，進行「以夷制夷」。

女真族的一支氏族佟佳氏，從長白山遷移到滿洲南部。這個氏族佔據這塊土地，在這土地上形成了滿族。努爾哈赤(1559 – 1626)是這個氏族的首領，他透過戰爭降伏了鄰近的女真族各部落，俘獲了許多俘虜，從而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1589年他自封為貝勒，1596年宣布建立女真國並自任為王⁶⁴。在軍隊的編制上，努爾哈赤設立了「八旗制度」，其麾下的所有女真人、蒙古人和漢人都被編入各旗，服從統一管理。八旗集行政、軍事、社會、生產等職能於一身，對清朝的崛起影響深遠。八旗將士「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遇到戰爭時期，由各旗抽調兵士，作戰完畢即回歸，以耕養戰。因為，努爾哈赤早已接受大明皇帝的封官，也受到朝廷倚重，所以大明王朝最初將女真國視為其屬國⁶⁵。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大金」，自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年號「天命」。努爾哈赤宣稱其家族係出前「大金」王朝皇帝後裔，自然繼承「大金」的國號。後來，努爾哈赤建立的「大金」被中原的歷史學家稱為「後金」。努爾哈赤與不同部落串連，暗中遊說共同對抗中原王朝。1635年大金征伐察哈爾的黃金家族林可汗戰勝，獲得元代的國璽，其文為漢篆「制誥之寶」，大金特別向蒙古各部族，聲稱擁有繼承大元大可汗地位的印璽。1636年繼位的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自此，「大金」走向歷史，完全被遺忘。

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列舉大明朝廷對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狀，並向明朝宣戰。其中所有不滿的基礎是，大明王朝違背了真理與正義，

63 Tikhvinsky, 1979, p. 206

64 Nepomnin, 2005, p. 32

65 Martynov, 1978

並屢屢強行進入，違反邊界的界定⁶⁶。1622年大金數度打敗大明軍隊，奪取了遼東。努爾哈赤對外宣布，上天已選擇他治理天下，遺棄明朝天子。

1623年努爾哈赤告大明天子書中，列舉19件歷史上明朝對臨近國家的侵犯事件，昭顯上天支持大金，懲罰大明的事例。論及進攻明朝時言：「興此兵端，非我昏蒙，因明逼我無奈，遂有此舉。若向來有意與大國皇帝結怨，天必鑑之。天何以我為是耶？豈天私我而薄明乎？乃天非非是是，秉公裁斷，故天佑我而責明國也」⁶⁷。由此可見，這張滿清的宣戰檄文邏輯是十分的儒家思維。

1625年大金王國從赫圖阿拉遷都瀋陽，改名盛京，開始建造皇宮。努爾哈赤於1626年去世，他的兒子皇太極繼位，此時，大金依舊被視為明朝的屬國⁶⁸。在他第一次向大明皇帝發出的信函中，承認大金是一個屬國。然而，他持續奉行征服政策，其主要目標不是擴張帝國，而是征服鄰近部落，以補充其部隊的兵力⁶⁹。1636年皇太極被漠南蒙古部落奉為「天聰汗」，同年改女真族為滿洲，在盛京稱帝，建國號「大清」。自此，脫離中原的「大明」王朝。

大明晚期各地爆發民變，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皇帝朱由檢（年號崇禎）自縊煤山，李自成自立為帝，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前一年，大清皇帝皇太極去世。其子福臨繼位，年號順治。大明將軍吳三桂沒有足夠力量鎮壓叛變，歸降大清，引清兵入山海關內，擊敗李自成，攻佔北京。同年攝政王多爾袞和兒皇帝順治率領清軍進入北京。大明王朝滅亡⁷⁰。自此中原的領土，變成大清王朝領土的一部分。

遷都北京的大清王朝，其後的數十年間陸續消滅華北殘餘的大明勢力、

66 Levkin, G.G. Historical fabrications...

67 Pan, 2007, p.20

68 Martynov, 1978

69 Nepomnin, 2005, p.35

70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李自成的大順軍、張獻忠的大西國、南明、明鄭、吳三桂的大周(1678 - 1683 首都杭州，參第三章)等勢力。當時台灣是個獨立的各部族領土，明鄭只治理南台灣的一部分，直到 1683 年，明鄭降清後，才被大清王朝納入版圖。

漢人稱呼滿洲人為「關外人」，關內表示中原地方，關外是非中原地區，表示他們來自中原以外的地區，亦即是外邦人的意思⁷¹。滿洲人祖先的土地確實位於那裡，1688 年頒布禁令，禁止中原人在那裡定居。經過一場毀滅性的農民起義戰爭後，中原地區的人口大量減少，大清帝國將中原各地區逐一納入疆土。1623 - 1660 年間，超過一千萬的人民被殺，數百萬人死於疫病、飢餓和貧困，還有許多人成為奴隸⁷²。漢人並沒有停止抵抗大清帝國的統治。在大清入關中原後的最初 18 年間，中原發生 100 多起「反清」的地方起義⁷³。

1851 年中原東部一場起義得到成功，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攻克廣西永安(今蒙山)，建國號「太平天國」，定都永安，自稱天王，進行一系列政權建設，制定官制、禮制、軍制，推行自創的太平天曆等，史稱「永安建制」，之後定都天京(今南京)，與大清帝國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爭。以宗教立國的太平天國，將舊約改成『舊遺詔聖書』，新約改成『新遺詔聖書』作為教條，拜上帝教，實行「政教合一」。摧毀佛教和道教書籍，對儒家書籍進行審查，並做一些編輯性修改⁷⁴。供奉天父耶和華之幼子洪秀全為太平天國的天王。號召人民信仰「皇上帝」耶和華，擊滅「閻羅妖」滿洲皇帝，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標榜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平等，無人不保暖的理想社會。但是，理想與現實相違，只得又恢復土地私有制。此後，太平天國又逐漸演變，回到傳統的中原帝國制度。1852 年太平天國對大清王國的討檄文：「…中國是頭，胡虜是腳，中

71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72 Nepomnin, 2005, p. 77 - 78

73 Patrusheva, 1981

74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國被稱為神州，胡虜被稱為妖人…誰料腳反而放在頭上…」⁷⁵。當時，太平天國是唯一的中原國家，與鄰國的大清帝國接壤。1864年西方國家幫助大清帝國，擊敗太平天國。

大清滿洲人並不認為自己是漢人(中國人)。大清皇帝和他們最親的親戚，前6個階級的貴族，都是滿洲人和蒙古人⁷⁶。滿洲貴族經常與蒙古公主聯姻。語言在大清帝國的排列，首先是滿洲語，其次是蒙古語，然後才是漢語。遠在1599年努爾哈赤就命令制定滿文，他的兩位蒙古語翻譯，額爾德尼(Erdene Bagsh)和噶蓋(Gagai Zarguch)用仿照維吾爾文的蒙古語字母，制定了無圈點字的滿文字母。大清皇帝為了鞏固在中原的權力，遵循中原的傳統，編撰前朝史和大清史，當然內容都經過漢官的審查和修改。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清代歷史資料，特別是明史和清史，都非常不可靠⁷⁷。

清朝為了安置滿洲諸王、勳臣、解決「八旗」官兵生計，豢養旗人，下旨讓他們在中原圈地。他們除了佔有明代的皇莊及無主土地外，還大量圈佔人民田地和房產，並驅逐前業主，得到大量的土地。因為連年的征戰，滿洲北方和中部的人口大量減少。為了在眾多漢族中生存，大清帝國採取了一系列歧視性措施⁷⁸。從1662-1792年，大清帝國的軍機處只有滿人參與，之後的滿、蒙、漢的比例是5:2:1。大清初期，所有重要的國家和軍事事務都是由皇帝和貝勒王公貴族開會決議，他們都是滿洲人。1720年代，也有一些漢族被允許加入，但是拍板決定的人都是滿洲人。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滿洲人還牢牢佔據了大清帝國所有重要的職位⁷⁹。為了確保大清少數滿洲人可以掌控絕大多數的中原漢族，他們設定許

75 Tikhvinsky, 1966, p. 29

76 Nepomnin, 2005

77 Tikhvinsky, 1966, p. 5 - 75

78 Tikhvinsky, 1966

79 Nepomnin, 2005, p. 58 - 59, 102 - 104

多限制。包括禁止漢族官員在其家鄉的省份任職。以及滿漢不同律，八旗子弟犯罪，不得交由地方州縣官員審判，必需交給他所在的旗會處理。即使監獄也是有專門的八旗監獄。與中原漢族相比，類似的罪行，八旗子弟的刑罰會更輕。此外，禁止滿漢通婚。還有滿洲人是負責保衛大清疆域的基礎軍士群族，所以禁止他們進行商業和工業活動。19世紀中葉，道光皇帝(旻寧)表示，滿洲人必須牢記祖宗的「國語騎射」說滿語、著滿服，訓練騎馬射擊等，切記，勿忘滿洲人的文化、習俗。然而，對滿洲官員而言，在中原漢族和漢族文化重重包圍中，學習漢語言和熏習漢文化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大清為了有效統治中原，最初只鼓勵中原人民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大清政府為了區別中原人民誰是服從者和反抗者，下了剃髮和易衣冠的法令。最初許多漢族都拒絕這項法令，與剃髮結辮的「蠻族」不同，在頭上紮個髮髻，插上髮簪，才能象徵漢族的優越感。故而，許多人因為抗令而被處死。幸好，滿洲和蒙古婦女不必像漢族婦女一樣纏足，可以騎馬，可以健步草原。大清滅亡前，還企望藉由廢除滿漢不同律等的歧視性措施，冀望保住搖搖欲墜的政權。

在滿洲人接受的中原文化思想中，「天下中心之國」，和「奉天承運的天子」，最為受到信奉。這是，他們對佔領中原土地的正當性辯護，以及對外掌控中原的宣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重演大元王朝的歷史，他們沒有另一種統治中原的模式。

滿洲採用傳統中原思想「天下中心帝國」的概念，運用「宗藩」制度。根據清廷的說法，承擔宗主國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安全。想要和中原帝國建立關係，就必須成為它的藩屬國。從「大清歷朝實錄」中紀錄的藩屬國名冊，就可以清楚知道這個制度的荒謬性。除了大清帝國的鄰國：西藏、吐魯番、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和蒙古，為它的藩屬外，還包括老撾、葡萄牙、梵蒂岡、俄羅斯、爪哇、英國和荷蘭⁸⁰。在17世紀，朝鮮承認大清是它的宗主

80 Van Walt, 1987

國，還有 18 世紀的緬甸、越南和尼泊爾。後來，大清宣布不丹王國也是它的藩屬國。在 1662 - 1875 年之間，大清帝國的藩屬國名冊上有 18 個國家⁸¹。除此之外，還有琉球、蘇祿、吉爾吉斯和浩罕國等，但他們真的都是中原大清帝國的屬國嗎？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荷蘭也被列為藩屬國。據說，為了取得貿易許可，1653 年荷蘭特別奏請向大清朝貢，並向順治帝行三跪九拜之禮。最終才獲得，順治帝批覆⁸²：「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此外，還有一說，荷蘭幫助大清，擊退台灣的反清復明份子和海盜。事實上，荷蘭人只是粉飾自己的海盜交易。

對於俄羅斯和英國，大清也是實行類似的朝貢互市關係。但是在清朝和俄羅斯訂立尼布楚和布連斯奇條約後才被視為真正地位平等的外交國，正如乾隆帝稱「俄羅斯乃我朝與國」。1721 年（康熙 60 年），設置庫倫欽差辦事大臣，負責對俄的邊事和監督陸路商貿事宜。欽差辦事大臣直接奏報皇帝，由軍機處直轄，皇帝欽定，皆由滿人擔任，並設副職幫辦大臣一人，由蒙古王公、台吉擔任，不准許中國人參與⁸³。處理與俄羅斯關係的機關和蒙古一樣，設在理藩院。其思維是，大清接掌了大蒙古汗國大可汗大元王朝的國璽，而當時的俄羅斯也是大蒙古汗國的土地，所以俄羅斯自然也是歸屬大清王朝的屬國之一。然而，俄羅斯人對於自己自動被歸類於大清屬國一事，毫不知情。

俄羅斯與大清簽署的條約文件現在依舊被保存完好。大清寫給沙皇的信函⁸⁴：「諭誥外藩，大清天子（康熙）為天下之統治者，視天下為其子民…和好已定，永敦睦宜」。康熙皇帝給達賴喇嘛和蒙古可汗寫的信中，也說他是

81 List of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82 Some Manchu Documents, 1912

83 Esherick, 2006, p. 232

84 Some Manchu Documents, 1912

天下的統治者⁸⁵。大清官員明顯知道，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 (Russian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給清朝皇帝的信函上，首先列出的是沙皇的所有頭銜，還有寫出收件人，大清皇帝的頭銜：「天下之主，中土國王」⁸⁶。

與英國的關係從之前的公行制度，只可以和清朝開放港口的進口商進行貿易，兩國無任何邦交，與其他西洋國家一樣，僅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朝貢國，在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才成為大清正式的與國，依循條約展開外交關係。1793年英國喬治國王派遣一支龐大使節團前往中原，計畫和大清建立外交關係。但是臨港的使節團的大船，被中原地方官員強迫掛上「大英國朝貢船」的旗幟。英國使節團回國之前，乾隆皇帝弘曆下給大使一份諭令，命他帶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⁸⁷：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批閱表文，詞意盹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其實天朝德威無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結語寫，同封信中附一份恩賜清單：「另有清單，王其祇受，悉朕眷懷。特此敕諭」。表示，皇恩浩蕩，那是天子我對你們的關懷。

中文的「天下」一詞，顯然是表示所有的國家的意思，也就是說，大清天子是天下，所有國家的統治者。

收到歐洲使節的信函時，大清的官員通常會檢查信函的表文，是否有表

85 Martynov, 1978, p.146

86 Ivanovsky, 1888

87 History of China, 1974, p.188 - 189

示祝賀等的「表」字，而不是代表建議或陳情的「書」字⁸⁸。包括大使在內的使節成員，都要被要求在大清皇帝前進行三跪九叩的晉見禮儀及告退禮儀。有幾個國家使節大臣拒絕參加這種羞辱性晉見儀式。好吧…這些「蠻夷」仍未「開化」，他們需要時間學習中原文明。例如，1795年乾隆皇帝認定西藏是外藩，屬於大清疆域外的邊界地區國家⁸⁹。同時，他說，不應該將西藏與俄羅斯等同對待，因為俄羅斯依舊是野蠻的國度和文化，應該被教化⁹⁰。

後來，大清政府將西方國家，不斷升級的壓力和侵略行為，還是以傳統的朝貢關係看待。道光皇帝旻寧(1821-1850)，鴉片戰爭期間，他的大臣一直跟他稟奏⁹¹：「英吉利國蠻夷多次要求對天朝朝貢，他們的使節團官員精通漢語，不斷透由各處通商港商行，想要朝拜天朝皇帝」。

大清政府一直以「朝貢」的思維，看待其他國家，甚至，也以此思維來解釋，19世紀下半葉被西方各列強國家強加的不平等條約⁹²。這個最昌盛的大國，對絡繹不絕向天朝「朝貢」的蠻夷之邦「一視同仁」，這也是中國大清天子心懷「眾生平等的慈悲」，「安撫蠻邦」之德政。大清認為與西方蠻夷國家簽下不平等條約，代表蠻夷國邦的「歸順」，也是將他們「圈住」一處的機緣，還能獲得蠻邦諸國的「感恩戴德」。大清政府的觀點是，這樣的「懷柔政策」可以阻止西方蠻夷的擴張。英國和法國的侵略也被視為「歸順蠻邦」的「叛亂」。1860年以降，大清政府依舊不將各國大使當作其國家代表，而是將他們當作「朝貢國」的代表，並記入大清文獻中。

因此，所有這些都可以作為「文件證據」，「證明」這些西方國家都是中國的屬國。

88 Lu, 1828

89 Blondeau and Buffetrille, 2008, p. 29

90 Besprozvannykh, 2001, p. 277

91 Malyavin, 2000, p. 604

9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166 - 167

大清雖然是一個滿族國家，但是他們採用了漢族的大帝國意識形態，即使，滿族和漢族是不同民族，擁有不同文化和歷史。大清帝國並不是中國，在清滅中原大明王朝前，就在中原的土地之外(關外)建立了國家。正確來說，是大清將中原地方納入大清帝國的疆域版圖。併吞大明王朝後，滿洲採用了大明的國家制度。針對蒙古，大清強調他們繼承了大可汗的大元帝國，成為眾蒙古部落可汗推舉的共主。根據滿洲貴族的說法，認真遵守中原天子是天下之主的外交政策，能鞏固和增強大清政權及統治天下之中心，中原的正當性⁹³。加上，在漢族的土地上，使用中原官方行政模式，更加穩固了大清政權，同時也提供漢族地主得到許多特權和利益。總體而言，運用中原式外交策略，主要是穩定對中原的統治，然而，大清帝國也將中原的意識形態，發揮得淋漓盡致⁹⁴。

歐洲術語的「王朝 - Dynasty」，主要指的是以家族姓氏為名的王朝。繼承者的姓氏不同的話，王朝名字也隨之更改，王朝更替都是因國王無男嗣或絕嗣而變更，但是君王之間的繼承必須有血緣關係。而「中原王朝」是一個採用中原天子主權概念的一個家族統治時期的國家名號。其國土的大小，可以只是統治一部分的中原土地，例如南宋。也可以包含整個中原地方，例如大明王朝。或者只是毗鄰中原的統治者，建立一個國家，自稱是天子，並聲稱擁有中原主權，例如大清王朝。在歐洲，可能會有不同的朝代，各國可能消失，與其他國家合併，崩離等。相比之下，中國(中原)總是存在，因為它超越了朝代，統治中原的皇帝，其使命是統治天下(全世界)。在朝代更替下，中國可能會分裂，但是，最終肯定又會統一。即使，中國被併吞，但依舊無法成為他國的一部分，因為任何統治中國的國家，最終會依照中原的史學傳統紀錄歷史。也可以說，任何統治過中原的王朝，無論是漢族或異族外

93 Namsaraeva, 2003

94 Goncharov, 2006, p. 137

國，最終在中原的歷史學家筆下，一一變成中國王朝，一一都變成了中國人。

無論誰統治中國，即使只是統治一部分中國領土，在更替的不同朝代中，一一都採用中國古老行政系統，作為「建設國家」的基礎。

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中華民族原本就是由無數的部落支族混合而成，起初不過小小幾個部落，座落在山東、河南等處。幾千年來，慢慢地成長、成長、再成長為一支龐大民族，期間也建立了一個個偉大的王朝。其成長的方法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將境內和境外固有之複雜諸族，冶為一爐，與我漢族同化。第二是年年向邊境移植漢民，擴張領土。經五千年之歲月，冶煉成中華民族。即使歷經「異族外蠻」統治過的朝代，但最後終究會被漢族再度奪回政權和領土。早在 20 世紀，親西方思想家梁啟超就如此明確定義了中華民族。同時，也倡導中國民主和世界主義⁹⁵。

梁啟超指出，自古以來，漢族的生活型態是聚居型的家族主義和村落思想⁹⁶。漢族一般尊重混居處的非漢族人的習俗和文化⁹⁷。這種態度成功地化解了文化間的對抗，並輕易形成漢化。然而，漢族的缺點是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以及對國家獨立的問題缺乏堅定性。過去歷史裡征服中國的外族國家，最終都給自己帶來了嚴重的傷害。他們始終不明白，佔領一個人口超過自己數百倍的國土，遲早會被他們同化。

20 世紀初期，漢人成功地克服了他們的弱點，如前所述（參考第 4 章），辛亥革命是在大漢民族主義的口號下進行的。「中國的國父」孫中山是一位鼓吹大漢民族主義者，這個主張並沒有阻礙他在外國開始的革命事業。在他

95 Zui Jin Zhi wushi nian (The Last Fifty Years), Shanghai, 1923, 1-2

96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19

97 Moskalev, 2005

看來，「滿族人暴躁無禮，不懂如何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韃虜始終是蠻夷，根本無法治理文明的漢族，更無法統治中國，我們漢人是炎黃子孫，與韃虜滿族誓不兩立，最終要分出上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⁹⁸。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1905年8月的宣言中，宣布了革命的目標和國家未來的治理：「…惟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⁹⁹。1906年孫中山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我們漢人有四百兆，佔了四分之一，算得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¹⁰⁰。

由此看來「中國人」一詞，同義於「漢人」一詞。其主要目標是驅逐韃虜滿族的帝國，恢復漢民族的中國政權。從本質上來講，孫中山思想中，唯一新的思想是，由西方借來的共和主義思想。直到20世紀，大清的滿族依舊被漢族視為外來的入侵者，滿族設立了八旗軍事制度，控制整個中原地方，並享有特殊權力。儘管部分滿族文化受到漢化，但是他們並沒有成為中國人。事實上，直到大清結束帝制，滿族和漢族之間的關係，依然深刻分歧和緊張¹⁰¹。

因此，革命黨對滿族的責難，並不僅僅是宣傳，而是順應當時的民意：「滿族的大清帝國，不是中國」。而且，這也成為革命成功後，歧視滿族的

98 Xinhai Revolution, 1968, p. 38, 53

99 Sun Yat - sen, 1961, p. 113 - 117

100 Sun Yat - sen, 1985, p. 110

101 Rhoads, 2001, p. 68 - 119

基礎。他們是唯一沒有區域自治權的大型「少數民族」。據我所知，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或班級，如果有任何研究滿文的企圖或計畫，立刻就會被扼殺在「反革命」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大清帝國，宣布建立中華民國。一些革命者甚至將其稱為「民族革命」，將其它社會問題置之不理。所有省級政府都將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大漢民族共和國作為主要目標¹⁰²。上述引用文，反映了孫中山早期的民族觀點。

1911年10月26日孫中山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時，他在法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示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受到歐美民族主義影響的孫中山在宣言書上提出「五族共和」論。

中華民國的領土問題浮出檯面。其領土領域，不再限於傳統中原歷史上的以萬里長城為邊界，而是擴展到外族蠻夷之地，滿洲的領土。雖然，這些蠻夷異邦之地，要由當地民族自決，但是現在變成，所有的少數民族，應該像熔爐般，融合一起，與漢族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國家¹⁰³。也許他注意到，大清帝國解體後，當初推舉大清皇帝為大可汗的西藏、蒙古、回疆各自獨立，而不尋求與新的中原國家，連合成一個新共和國。令他更加意識到將鄰國外邦漢化的中原傳統政策，才是解決疆域問題的最佳答案。孫中山周遊歐美，學習到的不僅是美國的各種族同化的民族主義，還有20世紀初的古典民族主義，當時人們認為共和國家的建構必須包含少數民族。法國是由巴黎人(Parisians)、布列塔尼人(Bretons)及法蘭西人(Languedoc)所組合的共和國。土耳其民族來自奧斯曼帝國(Ottomans)、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和希臘人(Greeks)。因此，在融合過程中，漢化少數民族的文化及語言等，是不可避免的手段。

102 Nepomnin, 2005

103 Moskalev, 2005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臨時總統就職典禮頒布的宣言書中，表示中國需要「民族團結」¹⁰⁴：「…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912年3月中國同盟會在南京召開全體大會，孫中山被選為總理，並通過新總章，其中第二項政綱是「實行種族同化」¹⁰⁵。3月12日中國的17個省份代表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中第一章第三條訂立：「中華民國領土為22行省及內外蒙古、西藏、青海」。雖然臨時約法中的第一章第一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民國人民組織之」。但是，他們無視蒙古國及西藏王國的反對，逕自將蒙、藏的土地納入中國的疆域版圖。1912年9月1日孫中山在北京出席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上表示，加入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生活將會更富裕，與君主制相比，他們作為中國公民的政治權利會受到尊重及保障¹⁰⁶。

有足夠軍力擊敗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清朝大臣袁世凱，並沒有這麼做，相反，他壓制清廷主戰派，逼迫清廷讓幼帝溥儀退位。1912年2月12日大清皇太后隆裕代替幼帝溥儀簽署一項法令，頒降懿旨，宣告終止清朝統治，接受優待清室條件，幼帝退位，將政權交給袁世凱，讓他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當時，大多數傳統的漢族認為，首先這是消滅滿族王朝的勝利，他們相信，如同中原王朝更替一樣，接下來是恢復屬於漢人主政的漢族王朝。雖然冀望反清復明，然而，之前的大明王朝皇帝的後裔都被滿族殺害殆盡，所以無法再重建大明王朝了¹⁰⁷。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共和國」。那些從未接觸過西方的傳統漢人希望漢族的袁世凱可以成為新的皇帝，畢竟沒有皇帝何以為國。在他們的理解中，這只是一個王朝的更迭，上天拋棄了愛新覺羅氏，選擇新的天子。但是，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共和國」（希臘語：

104 Sun Yatsen, 1985, p.121 - 122

105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22

106 Moskalev, 2005

107 Nepomnin, 2005

民主 Democracy) 取代了君王制度。

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 6 個星期後，辭去他的職位，轉而支持袁世凱。1912 年 2 月 15 日他的辭任儀式，是在祭拜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前舉行的¹⁰⁸。儀式中他宣讀「謁明太祖陵文」，文中表示：「昔日太祖歷十二年，將元朝驅逐狄夷元蒙，光復中華，但是大明後世子孫不肖，讓遼東的韃虜滿清侵占漢地，踐踏中華山川大河。如今各地起義，最終國家政權歸還給漢人，皇漢民族，應該永遠享有國運…大業已成。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冊在後，告慰大明太祖高皇帝，告慰後世子孫」¹⁰⁹。

從這個祭文中，可以認知到中國官方並不承認大明王朝繼承了蒙古族的大元王朝，也不認為中華民國是繼承大清的國統，他們認為是將異族逐出中原，漢族再度收復中土。文中向明太祖稟告，持續二百多年的反清復明最終成功了，政權再度回歸大明漢族，文中並沒有提及西藏、蒙古和新疆。因為，當時反清的口號是驅逐韃虜蠻夷，建立漢族的國家，而西藏、蒙古和新疆回族都是蠻夷異族，並非大明漢族，都是要被驅逐出中原的。

由漢族所成立的中華民國在最初幾個月中，針對「五族」議題，以及大中國主義和漢族中原本土的差異等，進行一連串辯論¹¹⁰。1912 年初，一篇文章報導了他們的總結。第一項決議是建立以漢族文化為主的五族共和（排除其他四族的文化）。第二項決議是贊成邊界民族獨立，確保中華民國的外部邊界安全。但是，只有少數支持第二項決議。大多數支持第一項決議，將蒙、藏、回納入中華民國，阻止他們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免受到外國勢力利用。

這就是「中華民族」概念的演變過程。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和漢族人對華夏祖先及其範圍的理解的影響下，20 世紀初才創造出的新名詞。

108 Sidikhmenov, 1985, p. 288 - 289

109 Sun Yatsen, 1985, p. 112

110 Esherick, 2006, p. 244

1920年代，孫中山的觀念從「一個國家」轉變成「以漢族為主的國家」，而「蠻夷」因為是少數的民族，遭到輕視。他表示西藏被大英帝國影響，蒙古的背後是蘇聯，滿洲受到日本帝國控制，所以，「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只有漢人才有能力抵抗侵略¹¹¹。

當然，他並不認為漢族對那些「蠻夷」諸邦的掠奪和殖民化是一種侵略。他從西方帶來的是革命和民主的思想，而不是解散帝國的思想。到1920年初，梁啟超所創造出的「中華民族」一詞，已普遍被統治層所接受及青睞，並被作為新國家的命名基礎，即「中華民國」¹¹²。梁啟超解釋，這個中華民族的形成，已歷經4-5千年的巨大融合，現在它必須扮演「世界不可少的核心」為未來的「中華民族大團結」奠定基礎。

對於已經宣布獨立並實質獨立的國家，1924年孫中山依舊認為這些國家仍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建議中華民國政府幫助他們發展「大中華民族」自決和自治的能力¹¹³。好像西藏和蒙古幾個世紀都沒有治理自己國家的歷史…在他去世後，他創辦的國民黨開始以多民族的方式來詮釋「大中華民族」是「中國民族」的概念。

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已經從承認「民族自決權」轉變成實際的否認權。1922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中依據「民族自決」綱領，宣布實行自由聯邦制和建立中國聯邦共和國，以及「三個自治國家」的目標：蒙古族、藏族和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¹¹⁴。依據此項民族自決綱領，這些自治邦有權加入或退出未來的中國聯邦。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方案中，首次承認「民族自決」並提出西藏、蒙古、青海和新疆等地的民族自決。當

111 Moskalev, 2005, p. 81

112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21

113 Sun Yatsen, 1985, p. 637

114 Moskalev, 2005, p. 94

時，中國共產黨仍然遵循共產國際和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建議：「民族自決，自願聯邦」。

1931年中共主持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制定中國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¹¹⁵，內容第十四條宣布：「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並承認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等七人共產黨員，被國民黨聘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在1940年代，中國共產黨利用「民族自決」口號，分裂國民黨的力量，吸收其他少數民族的支持¹¹⁶。國民黨堅決拒絕支持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民族自決權」宣言。1938年毛澤東寫下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中，第一次宣言，中華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組成。同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上，提出國家政策三個主要原則「平等、自治和統一」，不再提及民族自決權。

1930年，國共雙方在國家政策問題上變得相似。在此之前不久，「少數民族」一詞在中國歷史上，才首次出現，於1924年國民黨會議上開始使用，1926年在中國共產黨會議上首次使用¹¹⁷。這就是為什麼西藏人、內蒙古人和新疆人，如何成為漢族的「少數民族」，進而被宣布為「多民族的中國」的緣由。自此，中國的國家政策就在這個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宣布，絕對不允許出現，大漢民族主義和其他的地方民族主義(主要是壓制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只有漢族和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因此，漢族、蒙古族、藏族和其他民族都是「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

國共兩黨將歷史上，所有統治過漢族的異民族王朝和其領土，都自動

115 Shakya, 1999, p. 123

116 Moskalev, 2005, p. 97

117 Jin, 1987

歸納為中國人和中國領土，即使，沒有經過其他民族的同意。毛澤東認為，民族團結宣言對人數眾多的漢族特別有利¹¹⁸：「我國少數民族人口超過三千萬，儘管他們只佔中國總人口數的 6%，但他們的土地面積廣闊，佔全國的 50 - 61%。因此，有必要改善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與此同時，重要的是要克服少數民族的地方民族主義」。

在這種情形下，承認少數民族自決權，與中共的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政策相違，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民族政策來替代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共和國的構想。195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家民族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制定了一項新少數民族政策，提交中央¹¹⁹：「佔中國人口 94% 的中國人和僅佔 6% 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如何建立分離的聯邦共和國…佔領全國 60% 領土的少數民族共和國彼此之間的邊界線又如何界定？…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各種少數民族絕對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少數民族如何能夠在短短八年時間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得到普遍認可的顯著增長？…因此，在平等的基礎上逐步融合各民族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法則」。同年，周恩來說：「意圖摧毀對方的民族時，同化是反動的，但是，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來，走向繁榮，那就是進步的」。

按照新少數民族政策，1960 年中國著名馬克思學者，中國科學院史學家翦伯贊論述民族同化規律¹²⁰：「較先進的文明與較落後的文明交鋒時，最後總是較先進的文明取得勝利，今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包括 56 個基本民族，由為數眾多的古代民族發展而來，民族融合現象從未間斷。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過程中，軍事力強的遊牧民族，往往從政治上的統治者，變成文化上的被同化者」。這個理論與梁啟超的「諸夏一體」觀點是一致的。然而，中

118 Mao Zedong. On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119 Smith, 1996, p. 433 - 434

120 Buldakova, V.G.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RC…

國古代傳統並不包含中國文化或其他文化的概念，也有可能中國文化，更或者根本沒有文化¹²¹。例如，中國漢族認為遊牧生活是「野蠻」的象徵。為了提高野蠻人的文化，他們被迫進入定點居住的生活方式，並越來越依賴中國，這正是中共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此時，中共並沒有提及同化，而是強調團結¹²²：「我們國家的所有民族之間，有三個主要聯繫，將他們團結在一個單一的大家庭中，並將這些關係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首先，他是國家的長期統一，其次，這是經濟和文化的聯繫，是民族相互支持和共存的結果，第三是所有的共同利益關係開始發展。民族參與和抵制外部侵略，還有聯合長期革命鬥爭」。這些「團結」在上文詳細討論過。

中共在推翻聯邦制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一直宣稱尊重「少數民族」的獨特性和自治性。但是，現實中的情況又是什麼？可以說，中國是一個單一的國家，因為「在中國，漢族的文化和價值觀，反映在所有領域和生活層面，而非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¹²³。所謂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只是一個「虛名」，北京已經全面掌控了一切。毛澤東親自指示監督，有目的地破壞少數民族文化，獎勵漢族移民和進行同化，還有重新劃定少數民族的土地，將其切割納入中國各省份。移殖大量漢族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定居，讓其他各民族在他們的土地上，變成真正的少數，削弱其優勢地位。中共在談到少數民族發展時，甚至避免使用諸如「保護少數民族」，這樣的術語，採取措施保護他們的母語和傳統文化，僅僅是對外展示的裝飾門面而已¹²⁴。少數民族地區因為中共的政策，越來越依賴其他省份，加上大量漢人不斷地移居湧入，讓他們感受到被漢化的威脅。

121 Smith, 1996, p. 22 - 23, 438, 439

122 Jiang Zemin, 2004, p. 205

123 Klinov, 2000, p. 31

124 Buldakova, V.G. National policy of the PRC...

再一次，我們要記住，近代中國對中原歷代王朝的主要觀念是：「中國不能成為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即使是被統治的時代」。現在，讓我們看看1969年10月8日中共外交部的聲明文件，是如何對外宣言¹²⁵：「…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個民族是統治民族，中國始終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存在於世界。在歷史上，中國的邊界曾經有過很多變遷，但從來也沒有局限於漢族居住的地區，在19世紀中期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之前，中國的邊界是明確的…」。

現在，中共最近的一篇聲明¹²⁶：「中國的邊界在歷史上經歷了許多變化，但這些邊界從未侷限於漢人居住的地區。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帝國主義大國入侵中國以前，中國的邊境已經明確界定」。

最近的一篇文宣中：「…其他民族地區的統治者，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少數民族傑出代表」，他們在中國北方建立自己的國家…例如，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的蒙古族，成吉思汗是中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¹²⁷。

其中，中共甚至沒有談及自決問題。他們認為，不管蒙古人和西藏人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都不是問題，不管他們是否居住在中國或是海外，他們都是中國人，蒙古和西藏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中共外來政府，自行發明並制定了這項定義。奇怪的是，在中華民國時期(20世紀初)，歷史學家柯劭忞借鑑了新的資料來補充和修正中世紀制定的「元史」。他的新編年史「新元史」獲得總統徐世昌明令列入正史。但是，書中所引用的新資料，都沒有註明出處¹²⁸。

中華民國宣布建國後，1916年 - 1932年間，相繼出現一些主張，「收

125 Myasnikov, 1979, p. 238

126 The border policy of the PRC...

127 E. g. Guangming Ribao, 10. 09. 1979; Yurkov, 1981, p. 13

128 Khrapachevsky, 2004

復中國失去的領土」為宗旨的書籍，其中包括從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 到新加坡、不丹、阿富汗和印度一部分國土等¹²⁹。1939年毛澤東宣稱¹³⁰：「…中國戰爭失敗後，帝國主義國家便搶去了中國的許多屬國和一部分領土。日本佔領了朝鮮、台灣、琉球、澎湖群島與旅順。英國佔領了緬甸、不丹、尼泊爾和香港。法國佔領了安南，而蕞爾小國如葡萄牙也佔領了我們的澳門」。1965年毛澤東開始進行「輸出革命」，實踐收復屬國領土的主張¹³¹：「我們必須重新獲得東南亞，包括越南南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東南亞有非常豐富的礦產，在未來，對中國工業的發展非常有用。因此，我們能夠完全彌補損失。一旦我們擁有東南亞，我們就可以增加這方面的力量，最終將有足夠的力量對抗蘇維埃的東歐集團」。

在那些年裡，毛澤東籌劃了光復中華，建立共產的全球戰略藍圖¹³²：「我們必須征服全球…在我看來，我們的全球是最重要的，我們將在這裡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的「失地」名單有：「緬甸、老撾、越南、尼泊爾、不丹、印度北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琉球群島、中國南方300個島嶼、中國南部和黃海、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巴達赫尚省、蒙古和俄羅斯遠東以南一直到鄂霍次克市」¹³³。「失去的領土」超過一千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目前的面積(960萬平方公里)還要多。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從未提出過這樣的主張¹³⁴。由此可知，毛澤東自認向全世界輸出馬列主義革命思想是「天降大任」。

雖然，中共沒有正式宣布世界革命，也沒有向這些國家宣言。但是，類

129 Myasnikov, 1979, p. 234 - 235

130 Mao, 1948

131 Sladkovsky, 1979, p. 165 - 166

132 Mao Zedong sisyang wansui, 1967; Yurkov, 1981, p3

133 Rozhintsev, A. The four sides of the world

134 Yurkov, 1981, p. 10

似這種方式在歷史上一直被採用。例如，『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¹³⁵，描繪出的大唐帝國(618 - 907年)邊界:西至鹹海(Aral Sea)和巴爾喀什湖(Balkhash Lake)北岸(地圖 32 - 33 頁)，東到西伯利亞的安加拉河(Angara River)和現在的鄂霍次克(Okhotsk, 地圖 50 - 51 頁)。由於空間不足，北部的遠東邊界地區，並未完全描繪出來。唐朝在中亞地區(地圖 63 - 64 頁)，甚至標示出軍事行政單位，儘管僅存於紙上，行政單位仍命名為安西都護府。很明顯地，這些廣闊的領土，大多數從未被中原王朝統治過，但是，『地圖集』的繪製者，卻將它們納入唐朝的領土，這完全是基於，這些部落王國曾經一次，或部落中有人曾經攜帶「貢品」拜訪朝廷。將這些附庸部落王國納入疆域地圖，是很詭異，因為他們的附庸只是名義上，實際上，並不是中原帝國王朝的一部分，也不受其統治(這些地區和中央省份之間的填充色一樣)。

但是在地圖 82 - 83 頁「五代十國(943 年)」中繪製的疆域地圖上，也包括當時非中原的領土。例如，西藏(基於邊界和填充色)顯示得過於龐大，向北延伸至貝加爾湖(Baikal Lake)，越過阿穆爾河(Amur)和薩哈林島(Sakhalin)。第八冊，專門介紹大清帝國，尤其 1820 年的地圖 3 - 4 頁，其領土包括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地區、猶太(Evreiskaya)自治州地區、阿穆爾州、薩哈林島和圖瓦(Tyva)自治共和國。還有哈薩克(Kazakhstan)共和國的七河地區(Semirechie)和巴爾克什湖(Balkhash)。現代的吉爾吉斯共和國(Kyrgyzstan)以及塔吉克(Tajikistan)共和國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共和國的部分地區。拉達克(Ladakh)被繪製在西藏部分，西藏本身被呈現為一個省份，與大清帝國其他省份相同。中共政府現今宣稱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為中國人所有，並冠名為中沙、東沙、南沙。

因此，可以合理證明，這個學術性書籍，是在中共官方授意下，有特定政治目的出版的政治性出版物。這裡還要提到 1978 - 1980 年中共出版的

135 中國歷史地圖集，1996

四卷五冊『俄國沙皇侵略中國史』。書中內容，令外界引發爭議的是：「中原的漢朝和唐朝軍隊曾經遠征到的異邦土地，少數民族建立的遼、金、元、清，滿族軍隊入侵俄羅斯阿穆爾河地區和佔領的蒙古土地，這些都屬於中國內政問題，當時起來反抗的當地人民，都是叛國份子，或是意圖分裂祖國份子」¹³⁶。

1990年代以來，中共政權已將「愛黨愛國」思想教育，取代了馬列主義思想，對外強調這是屬於「中國特殊國情」¹³⁷。榮耀的中國不再是共產黨，而是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意圖透過「愛黨愛國」和「中國特殊國情」來合理化中共政權的正當性。

經濟的成功令中國成為世界的大經濟體之一，並擁有影響力。為了對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中共當局開始運用及關注，已被破壞殆盡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交叉或同時運用「儒家和中國民族主義」對外邦各國進行外交「軟實力」政治影響。運用儒家思想是因為，儒家的教義是屬於社會性道德，而不是宗教性的。與其他宗教相比，儒家與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教條之間的矛盾更少。此外，儒家思想和中國民族主義在國際上，也比較容易得到支持。1980年代後期，中共政府決定在全球建立一百所孔子學院，其中四十所已開始運轉(2005年資料)。截至2015年10月，全球有358所孔子學院，分佈在105個國家和地區。同時，中共也進行內部整合，並在其周圍國家創建儒家文化區域¹³⁸。這難道不是前面提到的中國傳統的「教化蠻夷」的外交政策。但是，由於中共政權的思想基礎是馬列主義，所以這個「變形」的孔子學院，是技巧地將儒家與共產思想相結合，對外輸出，進行統戰，繼而影響當地輿論或操控及改變外國的意識型態。

136 Yurkov, 1981, p. 12

137 Zhao Sui sheng, 2004, p. 215 - 240

138 Lukyanov, 2005

儘管，中共制定的中國憲法第四條上，明文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個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各民族都有使用及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但是，中共一直以來採取的政策都是給予佔絕大多數人口的漢族，更多的優勢和利益。由「56個中華民族」組成的「中國民族」，實際上是漢族在漢化「少數民族」過程中的民族。這就是梁啟超最後得出的中華民族的結論，也是本節在開頭時所引用。

西藏的地位：歷史回顧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的政治口號，20世紀首次初現。最初，中華民國政府僅指出西藏是中原各帝國時期的附屬國¹³⁹。大量的中國資料顯示，現代的中國史學（中國和台灣）觀點，都是延續晚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台灣的現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國民黨的「中華民族」原則下，來解釋歷史¹⁴⁰。同時，如果說中國的研究受到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台灣則是受到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影響（例如，台灣出版的現代地圖上，標明蒙古和圖瓦（Tuva）在中華民國領土的範圍內）。不過，近年來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有一種背離這個觀點的趨勢。

將西藏置於中國境內的舊地圖，仍然是重要的論據。並非所有人都知道還有其他的地圖。例如，有一幅明朝的古地圖上，根本沒有標記西藏（見第608頁上的地圖）。此外，在歐洲的地圖上，顯示西藏為獨立的國家。例如，凡德爾（P. van der Aa 1680年），德利斯勒（G. de L'Isle 1970年），格思里（W. Guthrie 1785年），芬利（A. Finley 1827年），小米契爾（S.A. Mitchell Jr. 1860年美國）的地圖。1908年英國倫敦出版的地圖集，標示了「中國的18個省和四個

139 Sperling, 2004

140 Namsaraeva, 2003

附屬國」，西藏被標記為附屬國。1942年美國出版的地圖中標明中國、滿洲國、蒙古和西藏為四個獨立國家。2008年這些地圖以月曆形態被再度出版¹⁴¹。

中共的簡要西藏歷史文中：「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即使在二千年前，居住在西藏的人們已經與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漢人有聯繫…儘管中國長期處於衰落之中，受到許多王朝統治，其中央政府一再交替，但是西藏一直都處於中央政府的統治下」¹⁴²。

事實上，藏族發源於青康藏高原，自視為猿猴（觀世音菩薩）與羅刹女的後代，地勢高險，幅員廣大，空氣稀薄，自成一個獨立於世的國家。在鮮卑族主政的大唐王朝，鄰國的西藏正處於國勢強大的巔峰。當時藏軍一度佔領了大唐首都長安。從七至九世紀的兩朝關係史上，自然是鮮卑族主政的大唐帝國必須要向戰勝國吐蕃王國獻上貢品。然而，中原傳統的史書記載上，依舊是記載著吐蕃王國向大唐天子獻上貢品（禮物），而大唐天子也下賜禮物（回禮）¹⁴³。這意味著，西藏吐蕃王朝「並非在中原王朝的統治下」。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時代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被中國現代的歷史學家所承認¹⁴⁴。

一些中共學者主張中國的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干布（於646年），是西藏歷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西藏融入中華文化，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證據。關於821-822年間制定的條約，中共藉口因為其雙方關係，大唐皇帝是母舅，西藏國王為外甥。這些解釋都是不正確的。文成公主是松贊干布的第二個后妃，他的第一個皇后是尼泊爾尺尊（Bhrikuti）公主。如果依照中共的邏輯，那麼我們也應該討論西藏與尼泊爾之間的親屬關係¹⁴⁵。事實上，松贊干布有五位后妃。所以，821年蕃唐二國簽訂的條約（參第二章）是對等國與國締結的和平

141 Maps of Tibet, 2008

142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143 Besprozvannykh, 2001, p.47

144 Vembu, 2007

145 Ngabo, 1988

條約，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這個觀點。

此外，這類型的和平條約在亞洲，以及歐洲已經很久了。歐洲皇室之間通婚關係久遠¹⁴⁶，其中一個會被稱為「叔父」、「大哥」等名稱，另一方會被稱呼為「侄子」、「小弟」等。這並未意味著一個君主從屬於另一個君主，或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主權。亞洲和歐洲都有獨立的國家，其君主擁有不同的頭銜名稱，例如國王、天皇、皇帝等。此外，根據國家的國勢，不只是與國力相當的國家建交，也可以和比自己國力強大或弱小的國家建交¹⁴⁷。但是，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中原皇帝，將國與國的建交解釋為成為中國的屬國。在這種文化下，中原文獻絕對不會出現唐朝誠服吐蕃國的任何文字紀錄（參第二章）。

此外，當時西藏的國勢比唐朝強大。這個情況和古俄國大公弗拉基米爾與拜占庭聯姻的故事非常類似。988年弗拉基米爾佔領了拜占庭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赫爾內斯市 (Byzantine) 後，要求與羅勒 (Basil) 和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皇帝的妹妹安娜結婚¹⁴⁸。婚後，弗拉基米爾獲得了拜占庭的一個頭銜，並幫助拜占庭帝國平定叛亂。也就是說，從君士坦丁堡的角度來看，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王朝變成了其附屬國。但是，事實上，基輔羅斯 (Kievan Rus)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俄羅斯聯邦或烏克蘭從來也不曾是「希臘」的一部分。

末代吐蕃王朗達瑪掌政期間，造成吐蕃分裂，西藏外交重點從中原國家轉移至尼泊爾和印度¹⁴⁹。歷經三百年的分裂，西藏精神領袖在蒙古可汗的支持下，統一了西藏。13世紀，依據「檀越關係」的佛教原則，奠定了西藏的神權統治者和蒙古帝國可汗以及後來的滿族皇帝之間的關係。這與諸如「附

146 從西元前二世紀中原諸域各國王室就廣泛互相通婚

147 E. g. Yuzefovich, 2007

148 Karamzin, 1989

149 Van Walt, 1987

屬國」或「一個國家」之類眾所周知的關係不同。我們可以從中世紀歐洲的「兩把劍」理論中看到類比：「教皇擁有屬靈的劍，將世俗的劍交予國王或皇帝」。

協議不是由西藏和蒙古簽訂而成，而是闊端可汗和薩迦班智達之間達成的協議。忽必烈可汗時期，依照「檀越關係」原則，正式確定了蒙古可汗和薩迦班智達之間，最高等級的私人關係。從正式的角度來看，蒙古可汗向薩迦班智達獻上，班智達可以代表西藏的世俗權力。此外，可汗本人也因為薩迦班智達賜予他的宗教頭銜「轉輪聖王」，而得到統治「人世間」權力的合法性。現代的國際法中，無法定義及類別，西藏與元代蒙古之間的關係¹⁵⁰。

官方的中原朝代史學試圖清晰地指出國界（問題是他們呈現多少真實的情況）。但是，西藏並沒有出現在元朝的省份名單中¹⁵¹。蒙古不向西藏徵稅，藏人也不用為蒙古服役，不用進行義務勞動，還有元朝與西藏的官方文件中，僅提及蒙古與西藏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關於中原地方或漢族的問題¹⁵²。帝師八思巴與忽必烈可汗建立「檀越關係」後，1254年就統治整個西藏，遠在中原被蒙古佔據，建立元朝（1279年）之前。

蒙古與西藏的關係，比蒙古與中原的漢族或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這些關係是獨立於蒙古對中原的統治而建立的。因此，元朝的蒙藏關係和蒙中關係是分開的。後來，在明朝將元朝驅逐出中原地方之前，西藏和元朝的檀越關係就結束了。正如，範·沃爾特（M.C. van Walt）所指出，西藏一直擁有真正的獨立統治權。西藏和中國並沒有因為蒙古征服中原，而聯繫在一起。

而後，元朝帝國失去中原地區，回到大蒙古帝國首都，此後被中國歷史

150 Van Walt, 1987

151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The Mongols and Tibet, 2009

152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書上稱呼北元，蒙古歷史稱其為前元。直到明朝時期才是，自唐朝以來，西藏與中原王朝的雙邊關係再度出現（大蒙古帝國可以說是相當於現代的歐盟聯邦，只是大元王朝被推為盟邦的共主，所以藏蒙關係並非藏中關係。直到元朝退出中原，漢人統治的明朝開始才再有藏中關係）。然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過是西藏喇嘛上師與中原統治者之間私人的「供施關係」亦即「檀越關係」，寺院與功德主的關係。這和西藏與大蒙古聯邦各國可汗的關係是一樣的。這些關係並沒有影響到西藏的獨立統治主權，在此期間，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高原國家（參第二章）。隨著時間流逝，世代交遞，這些紐帶也自然結束了。因此，中共所謂「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管理方面，繼承了元朝」的說法，無法成立，也令人匪夷所思¹⁵³。

中共指出，互相交換禮物，以及給予西藏貴族和喇嘛頭銜、圖章和獻上供品及贈禮，就代表從屬國¹⁵⁴。我們要清楚的是，中原宮廷的觀點一向是自居為世界之中心，天下之王朝。他們認為如果其他邦國獻上「貢品」，並獲得下賜的「印璽」就是中國封賜的「官員」。中共以此為證據，向外宣傳這就是大明王朝賜予西藏官職的證據，但是他們從未採納他方的抗議或意見，也從不尊重歷史事實。大明帝國與西藏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是相同的。例如，大明官員王泮在 1594 年題跋的明朝詳細地圖就證明了這一點¹⁵⁵。地圖隨附註釋指出，該圖為大明所有領土。但是，其中沒有西藏地區，甚至沒有安多東部。

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西藏甘丹頗章政權，由其歷代轉世和噶廈教廷政府統治西藏。也就是說，西藏的政治權力始於西藏內部，而非外國統治¹⁵⁶。當時，愛新覺羅氏（即滿族）統治大清帝國，其中包括中原地區（中國）。在這

153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154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155 The Mongols and Tibet, 2009, p. 34 and map

156 Van Walt, 1987

個帝國中，從中國人（漢人）的角度來看，滿人、蒙古人和藏人都是外國人（異族蠻邦）。此時，藏中關係，因為明朝滅亡而關係中斷，中原地區（中國）再次成為其他國家（大清帝國）的一部分。

蒙古部落聯盟將大清視為大元帝國的接班人。清朝皇帝也努力支持這一觀點。在最後一位成吉思汗家族大可汗林丹汗去世後，滿族可汗（Abahai）皇太極宣告，他已得到蒙古大可汗的印章（元朝國璽），為此，強調了自己成為蒙古大可汗的合法性，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大元帝國大可汗的地位。1636年原來由大可汗林丹汗領導的16個部落聯盟，在清朝的盛京召開大會，共推皇太極為大可汗（Bogdy Khan），其頭銜與「皇帝」相當。藏蒙之間，因時代變遷，王朝更迭已不存在緊密關係。藏清關係，和蒙古相比，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更是相距甚遠。但是，蒙清關係仍比蒙中關係更為牢固與明顯。

達賴喇嘛的頭銜並非由大清帝國贈與。而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獻上的尊崇頭銜。後來，剛建國的大清帝國皇帝急欲得到鄰國西藏承認其國家正當性，積極交涉並與達賴喇嘛互贈頭銜。一些中共資料認為和碩特部固始汗是中國的下屬，而固始汗又是五世達賴喇嘛的靠山，所以西藏就是屬於中國的管轄¹⁵⁷。這個是不正確的牽強說法：固始汗當時建立了一個獨立國家「和碩特汗國」，他也不是中國人。他與五世達賴喇嘛的關係，基本上建立在佛教的「檀越關係」。固始汗停駐在西藏時期一直都保持這種關係，也沒有變成西藏王。

令人很難相信，中共的說法：西藏法王和清朝皇帝之間的關係，各有不同的觀點和論述。西藏以「檀越關係」為原則，大清以「宗藩」為基礎，一開始他們意圖「忽略」這些矛盾，而西藏高層也自欺欺人，以便「保持顏面」¹⁵⁸。中共的論述中，列出的引用出處與「檀越關係」並不矛盾的原因如下。

157 Shakabpa, 1988

158 Besprozvannykh, 2001, p. 116, 299 etc

中共史學家明確地將 1653 年（詳情參第三章）還有之後的順治帝與五世達賴喇嘛之間的互贈金冊和金印，解釋為西藏接受成為中國附屬國的證明：例如，冊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但喇達賴喇嘛」，還有賜贈金冊和金印以及西藏回贈的禮物被當成上獻的貢品。俄國歷史學家合理地認為，這種說法和認定是帶有偏見，無法反映真實歷史。國家（西藏）的地位是來自於其人民的認定，還有當時的五世達賴喇嘛尚未執政，無法代表西藏¹⁵⁹。此外，將當時上流社會的謙順禮貌用語當成承認其為附屬國的證明，是極其不當的。例如，十三世達賴喇嘛寫給俄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內容如下：「偉大的皇帝，正如您先前允諾我們的憐憫和保護那樣，未來請不要忘記順從的西藏…」¹⁶⁰。如果按照中共的邏輯，這句話應理解為西藏從屬於俄羅斯帝國。

十四世達賴喇嘛認為西藏與大清帝國的關係，一向是與滿人交流，可以說是藏滿關係與中國人沒有任何關聯¹⁶¹。大清的皇帝甚至在征服中原以前，就敦請了五世達賴喇嘛宣揚佛法。大清拿下北京不久，順治帝特別派遣使節團至拉薩敦請達賴喇嘛至北京。順治帝迎請五世達賴喇嘛並不是如中共所說的以外臣看待，而是因為達賴喇嘛在蒙古各部落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和聲望。順治帝對待達賴喇嘛就像是一個外國領袖。中共出版的五世達賴喇嘛傳中描述，在順治帝的招待宴中，達賴喇嘛坐在略低的寶座上。但是，這也並不意味他是受到封贈的外臣。這只不過是，清帝統治了一個更強大的國家。當時大清的國家地位尚未穩定，各地明朝漢族的反抗尚存，又要安撫其他聯邦的蒙古部落，所以一定得借助五世達賴喇嘛的力量向蒙古地方進行調停。

基於繼任的康熙皇帝從未與七世達賴喇嘛和二世班禪喇嘛會面，也沒有

159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0 Belov, 2005, p. 82

161 Laird, 2006, p. 170

得過他們的教法的這一事實，一些中共學者認為，即使，正式地，康熙也不能被視為西藏教廷的功德主¹⁶²。然而，「檀越關係」並不一定需要法師與施主之間有真正的師徒關係。此外，在布達拉宮前的「御製平定西藏碑」上，篆刻著康熙帝稱讚自己和他的軍隊驅逐了準噶爾部軍隊，保護住教法之告文：「…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眾興教云爾」¹⁶³。該告文採取儒家文章形式，宣告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如此，與「供施關係」一點都不矛盾。康熙皇帝打敗入侵西藏的準噶爾軍隊，保護住達賴喇嘛的格魯派教廷，對皇帝而言，他等於就是代表保護佛教的「轉輪聖王」。

滿族皇帝對不同的民族，採用不同的用語：在他們看來，儒家和佛教的觀念互相並不矛盾。1718年末至1719年初，清朝使節團訪問了西藏。針對蒙、藏民族，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聖旨：「…蒙古、西藏、青海、喀地等所有人等一致認定塔爾寺之靈童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靈童），朕鑒所有施主心願，俯允所請，認定新呼畢勒罕為達賴喇嘛，派遣大軍護送前來」。針對滿漢民族，康熙諭：「新的達賴喇嘛靈童，賜予金冊和金印」。此外：「明年四月牧草轉綠時分，令四位御史和皇子大將軍胤禔帶一支大軍，護送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至衛藏的布達拉宮陸座」¹⁶⁴。很明顯地，這些文獻使用不同的術語，一種是針對漢族（中原），運用與「蠻夷」進行交流的用語，另一種是針對藏、蒙民族，運用佛教的用語。針對漢族，大清皇帝是天命之天子。針對藏、蒙民族，大清皇帝轉變為佛教的轉輪聖王和功德主。

這並不足為奇，在中國華夏思想下，天子的帝國，絕對不允許與任何國家平起平坐。在這個邏輯上，與西藏的關係只能是「附屬國」¹⁶⁵。即使是俄

162 Besprozvannykh, 2001, p. 171

163 Besprozvannykh, 2001, p. 171

164 Besprozvannykh, 2001, p. 167

165 Besprozvannykh, 2005, p. 114 - 116

羅斯、大英帝國和荷蘭等，也是被如此看待。西藏教廷並沒有執行任何一個作為「附屬國」的義務，而是持續維持雙方的「檀越關係」，這點，大清皇帝並未否認。甚至，大清皇帝試圖捍衛西藏教廷免受內亂和外患的威脅。那是清軍進入西藏，清軍影響力增強的時期。

大清皇帝接受了西藏教廷的任命，履行其護教「轉輪聖王」的職責，並頒布一些法令。然而，西藏教廷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採用。西藏沒有大清的省級行政機構，沒有大清派遣的地方官府衙門，達賴喇嘛不僅是西藏、蒙古及大清帝國的佛教教廷法王，也擁有統治西藏的實權¹⁶⁶。達賴喇嘛的權力和影響力，遍佈所有的藏族各區域，即使是被一時佔領的地區。雍正帝給七世達賴喇嘛的信中提到：「現今，西藏與我國西部四川、雲南兩省部分地方的邊界互相交錯，每年不斷有人往來…」。中共將這份文件，解釋為西藏屬於中國的證據，其實是不正確的：「相反地，此文件證明，直到 18 世紀中葉，大清與西藏西部依舊是有藏清邊界，從信中也根本看不出西藏主權隸屬滿清的想法」¹⁶⁷。

任命安班 (Amban 拉薩駐藏大臣)，並不意味西藏被納入大清的國土。只是，西藏確實成為了大清的附屬國。大清與西藏的關係，就像是一個保護國。安班 (駐藏大臣) 並不干涉西藏內政，只是充當大清皇帝與西藏之間的調停人及觀察員。1793 年之後，大清的影響力增強，但是也並未在西藏建立主權。從那時起，國際外交關係以西藏教廷或安班 (駐藏大臣) 之名義行使。然而，他們的影響範圍從實質到幾乎為零，這取決於安班 (駐藏大臣) 的個性和實際狀況。西藏噶倫 (Kalon 大臣) 的任命，禮儀上會與安班 (駐藏大臣) 討論，但是西藏政府主要都是在考慮政治平衡和參考人民意見後，才任命適任的噶倫 (西藏大臣)。

166 Kychanov and Melnichenko, 2005

167 A 60-point Commentary, 2008

如果如克林諾夫 (A.S. Klinov) 所寫，1793 年由於拉薩接受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譯注：對 1792 年滿清皇帝在不同時期前後，提出的有關西藏改革的建議內容之總稱。後來中國政府將這些內容匯集後冠以『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名稱，中國共產黨佔領西藏後，宣稱發現有藏文版譯本，但拿出的都是抄件，無人見過正式文本。因此，一般認為歷史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名稱的章程。)從而界定了拉薩當局與北京的關係，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¹⁶⁸。他認為這一事件令「檀越關係」原則，更加精確：「成為中國人民的法王，地位比皇帝還低。因此，西藏成為附庸國。乾隆帝要求達賴喇嘛接受或拒絕，這份章程，他接受了，這意味著他也接受了中國的宗主權。因此，該章程確定了，西藏成為中國附庸的地位。由於是更具體的規範性法令，因此，比「檀越關係」更具有優先權。而解決法律衝突的方法，則基於特定的法律，而不是一般性規則。因為西藏政府同意該章程(即被納入中國)，等於承認中國法律可以控制及左右西藏。「檀越關係」的影響範圍在地理上，比中國法律的範圍還要小，後者涵蓋了東部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

克林諾夫的論述，令人很難接受。中國並不同於大清帝國。該章程也沒有凌駕於「檀越關係」之上。這些規範甚至無法在現代國際規範式中，進行比較。此外，該章程也沒有規定西藏被納入大清帝國，也沒有明定其作為大清之附屬國。事實上，西藏政府只接受一些法則。他們接受了一些外交和軍隊的援助，但是，並沒有成為大清帝國的一部分，也無法放棄及違反「檀越關係」原則。畢竟西藏政府是政教合一的佛教教廷政府。有些學者認為，西藏服從大清的重要證據是，依據金瓶掣籤最終決定轉世靈童。但是，金瓶極少使用，安班(駐藏大臣)也無法親自主持儀式，只能以觀察員或賓客身份參加。一般都認同基於多種來源分析得出的結論¹⁶⁹：「代表大清帝國的安

168 Klinov, 2008, p. 41 - 46

169 Namsaraeva, 2003, p. 125

班，藉由金瓶掣籤擔任了仲裁者的角色」。大清皇帝授予達賴喇嘛的金印，對西藏人而言，完全沒有約束力及影響力¹⁷⁰。

中共針對廓爾喀事件後，大清頒布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認定是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歷史文獻證明¹⁷¹。這類似於，在某些國家中高調囂張的駐外使臣，實際上，僅顯示了對西藏事務的援助，而沒有執行政府行政的職能。例如，社會主義集團國家，都是蘇聯的衛星國，對他們的政策，政府選舉，立法制定以及國內外政策都有很大的影響。蘇聯大使對這些國家的影響，要比清朝的安班（駐藏大使）造成的影響更大。但這並不意味，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是蘇聯的一部分。例如，蘇聯莫斯科指導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及駐紮的俄軍比西藏的清軍，更多得無法比。我記得 1980 年代初，幾乎每天都有滿載著士兵和軍事裝備的火車，從蘇聯運往蒙古。但是，也沒有人認為蒙古是蘇聯的一部分。

如以上所述，中國的史學傳統，不應該將所有歷史上的外國使節團，都一律視為其「附屬國」使節。另一方面，如果西藏和蒙古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如中國和滿洲），那麼就不會有像宗主權一樣的「朝貢」關係。北京的「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不包含中國和滿洲，是一個專門負責外國事務的機關，其中包含：西藏、蒙古、俄羅斯和土耳其等。1906 年理藩院改成理藩部。總體而言，理藩院負責的事務，在清朝末期，因為歐美各國大使對「藩」字代表「蠻族」之意，不願意與理藩部交涉，以致於大清再特別設定一個「總理衙門」¹⁷²。

因為，滿族皇帝和達賴喇嘛的關係是「檀越關係」，所以西藏可以獲得大清軍事援助，同時，也是證明了身為「轉輪聖王」的大清皇帝展現了對佛

170 A 60 - point commentary...

171 A 60 - point commentary...

172 Namsaraeva, 2003

教教法的保護¹⁷³。

英國對藏清關係的干預，破壞了平衡。儘管雙方都認為，西藏是不同於大清帝國的政治實體，當時的西藏事實上是獨立的國家，但是，英國在國際外交上，卻承認大清對西藏的宗主權¹⁷⁴。當時英國為什麼會這樣做，那是因為英國首先關心的是英屬印度的殖民地。英國在印度北部，意圖維持一個緩衝區，不受大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影響¹⁷⁵。但是，英國想要在不支持西藏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情況下，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沒有試圖像錫金和不丹一樣將西藏作為保護國併入印度。為了避免引發國際問題，英國提出，西藏在大清帝國的主權下，獨立自治。也就是說，象徵性服從北京情況下的，事實上獨立。

顯然地，除了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外，歐洲中心主義在這裡也發揮了作用，然而，佛教的「檀越關係」完全不適合它。根據英國外交官貝爾 (Charles Bell) 的說法，十三世達賴喇嘛認為西藏與大清帝國的關係，不過是他 (法王·福田) 與大清皇帝 (信徒·施主) 的私人關係¹⁷⁶。貝爾是極少數了解佛教「檀越關係」的人，但是，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歐洲文化中，這種佛教文化是很難被理解的。印度總督寇松侯爵 (Lord G.N. Curzon) 在 1903 年曾強調，達賴喇嘛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代表西藏的國家主權。1903 年他對英國政府的報告書上：「所謂的大清對西藏擁有宗主權的說法，只是一種憲法上的虛構、政治上的偽裝」¹⁷⁷。同時並指出，駐西藏安班 (駐藏大臣) 在西藏並沒有「總督」的地位或實權，就僅是一個普通的駐外大使。認為「所謂的西藏獨立僅在 19 世紀

173 Van Walt, 1987

174 Van Walt, 1987

175 Goldstein, 2003, p. 536

176 Bell, 1992, p. 215

177 Van Walt, 1987, p. 32

下半葉，發生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期間」¹⁷⁸ 是錯誤的。恰恰相反，這一侵略的產物是，英國後來為了擴大中國市場，討好中國，將政策改為承認中國擁有西藏的宗主權。然而，後來這成為了國際上承認西藏的障礙。

1904年，藏英雙方簽定的「藏英條約」，首先就否認了，大清政府具有代表西藏簽定條約的權力。「藏英條約」中一條：「在未照會英國前，西藏不與任何外國國家建立聯繫…」。¹⁷⁹外國國家當然也包括大清帝國。¹⁷⁹「藏英條約」的重要性在於，英國政府承認西藏政府有充分的權力獨立於大清帝國，達成協議簽定條約。然而，1906年在多方壓力和利益權衡下，英國與大清簽署了另一項協議，其中一條是，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大清帝國（比英國在更大程度上）變成對西藏的領土更有權力負責。後來，中共當局恣意將其解釋為廢除自治。

最後導致，19世紀至20世紀初，任何國際協議上，西藏不再被國際承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際只承認大清皇帝代表西藏簽署國際事務的權力。即使那樣也不代表西藏應該被剝奪其利益。如果大清帝國沒有站在西藏利益的一邊，那麼對西藏而言，大清代表西藏所簽署的國際條約和協議，就應被視為無效。這意味整個大清帝國簽署的協議，並不適用於西藏¹⁸⁰。冉(C. Ran)主張¹⁸¹，俄羅斯和英國關於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1907年俄英公約是不合法的，尤其是關於西藏部分，保持西藏領土完整，俄英雙方不能併吞西藏。他表示，因為該公約，是在中國不知情下簽署的。中國是西藏的宗主國，任何關於西藏的事物，都必須通過中國政府來解決。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該公約為「第一個正式國際文件，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¹⁸²。相反地，我們可從俄英公

178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

179 Van Walt, 1987

180 Van Walt, 1987

181 Ran, 1991

182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約上真實看到，雙方認為大清是西藏的宗主國，只是名義上，並非真實情況。在大清帝國，權力的概念是不同的，無論如何，這個帝國都不是中國。

然而，真正的當事者，西藏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宗主權，清政府也沒有代表西藏簽署任何協議的權力。其他國家對宗主權的承認，也僅是名義上而已。不僅不能限制西藏在國際上的獨立性，也不妨礙西藏納入英國的勢力範圍¹⁸³。這引起滿族皇帝試圖嘗試將西藏納入大清帝國。如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不平等條約」的立場，那麼 1856 年西藏與尼泊爾簽定的『藏尼條約』以及 1904 年與英國簽定的『藏英條約』，這些條約都是無效的。但是西藏本身並沒有拋棄 1856 和 1904 年的條約，只是強烈要求修改某些條款。

20 世紀初，大清不但沒有協助西藏抵抗外國入侵，甚至派遣軍隊攻擊西藏寺院，還宣布「罷黜」達賴喇嘛（雖然他們沒有權力），完全破壞藏清雙方友好關係。因此，結束了雙方兩百多年的「檀越關係」。必須強調的是，滿清的這些入侵行動和終結「檀越關係」是真正的掌權者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時期所為，並不是無實權的大清皇帝。

1911 年中原辛亥革命成功，導致大清帝國滅亡，廢除帝制，走向民國。中華民國宣稱「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團結了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中央政府像元、明、清時期一樣，繼續統治西藏」¹⁸⁴，但這是不正確的說法。西藏和蒙古的統治者和愛新覺羅的滿族王朝有二百多年的政治關係，但是與漢族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並沒有任何關聯。大清滅亡後，所有與中原的關係就完全中斷了。

革命和皇帝的退位，代表世襲權力已消失殆盡。大清攝政王在脅迫下簽署了退位協定，並將權力移交給袁世凱組織的臨時共和政府，但是，這也並

183 Van Walt, 1987

184 Briefly on Tibet...

不代表，同時可以合法化地將從屬國移交給政權尚未穩定的新國家。新權力不僅未受到各方勢力的支持，而且也未受到許多漢族支持。這可以從，中原隨後的分裂，各處軍閥的鬥爭，及張勳扶植退位清帝溥儀復辟等看出。因此，繼承大清帝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溥儀在大日本帝國的扶植下，1934年於女真祖地東北三省建立了大滿洲帝國¹⁸⁵。儘管日本控制了大滿洲帝國的主權，但是，大滿洲帝國還是與23個國家建交。當時蘇聯也是邦交國之一，不過之後，蘇聯將大滿洲國於1945年併入中國，並將皇帝溥儀關進了監獄。此時，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既沒有宣告繼承大清帝國，北京的共和政府也沒有。此外，不管是中華民國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罷，都是另一種體制的人民國家，並不是帝制的國家。所以真正持續大清帝國大統的國家，就應該是大滿洲帝國。

當時，中國的漢族人士認為，必須要創造一個「多民族中國」的概念，類似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的概念。大漢民族主義者，利用此一觀念，意圖「收復」周邊諸蠻邦異族土地。1912年4月22日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發布一份命令：「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自不能如帝制時代再有藩屬名稱…蒙、藏、回疆與內地各省平等…」。隨後，因為中國的軍事力量相對於其鄰國強大，歐洲在習慣上沿襲對待大清帝國的政治態度，以及俄英勢力持續在亞洲大陸的「大博弈」，讓中國可以趁勢加入競爭。

如上所述，由革命形成的國家合法性，取決於其實際的獨立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大帝國整個都瓦解了，毫無疑問，其附庸國自然有獨立的權利。例如，知道這一點的蘇聯，沒有征服前俄羅斯帝國的土地，而是向那裡進行了革命，令獨立的附屬國當局加入蘇聯共和國。蘇聯並非將其他獨立國家變成自己國家的國土，而是納入自己的共產主義同盟國。

185 Levkin, G.G. The answers to the guest book visitors...

拿鄂圖曼帝國與大清帝國比較，是相對合適的案例。當然，在不同帝國體系中，其共同模式，不可能有絕對相似，只能說是類比。如同大清帝國佔領明朝一樣，鄂圖曼帝國（突厥人 / 土耳其人）征服了拜占庭（希臘人）。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把被佔領國的首都，作為自己的首都（北京和君士坦丁堡）。滿清的勢力擴展到蒙古、準噶爾（Dzungaria）和東突厥斯坦，也影響到西藏及其他地區。土耳其人吞併了巴爾幹諸國，埃及、伊拉克等，其影響力涵蓋阿爾及利亞、阿拉伯、摩爾達維亞等國家。這兩個帝國都有附屬國和加盟邦國。二者也都因人民革命而滅亡。由於民族解放運動、戰敗和帝國滅亡解體，而成立的新國家中國和希臘都奪回自己的首都北京和雅典。希臘重新獲得了，原始希臘領土（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但並沒有聲稱，鄂圖曼帝國的其餘部分國土，應該由原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繼承。也沒有對外宣稱，葉門（Yemen）、摩爾多瓦（Moldova）是希臘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和希臘類似情形的中國，卻對國際聲稱蒙古、西藏等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另外，以美國為例，沒有人否定 1776 年 7 月 4 日「獨立宣言」的合法性，即使未經大英帝國的許可，也被國際社會接受。美國獨立宣言，甚至比西藏的解釋更簡單¹⁸⁶：「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自然之造物主的意旨，接受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於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難道是，辛亥革命後，西藏和中國變成國內關係嗎？當時，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和西藏的達賴喇嘛之間沒有任何從屬關係。西藏一直抗議中國的領土主張。即使在當時中國政府的聲明中，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批准」

186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西藏，接受加入了中華民國」¹⁸⁷。

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西藏後，宣布恢復西藏政府，並發表獨立宣言，聲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佛教國家。在後來的近40年間，西藏噶廈政府開始步入了無外力介入，穩定的有效統治。因此，中華民國在1913年5月將「來自西藏的代表」列入「國會議員」的作法，是非法行為。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命西藏康區首長，因為康區不屬於中國。西藏中央與地方當局一同，擁有地方行政權力，實質行使西藏外交，具備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擁有西藏軍隊、法律、稅收、電報局、郵政、貨幣及完全自治。西藏鑄造自己的硬幣，並印製發行西藏紙幣和郵票。1947年西藏政府派出由夏格巴(W.D. Shakabpa)帶領的西藏代表團手持西藏護照，應印度政府邀請，首站前往印度參加「泛亞洲會議」，會場上佈置的雪山獅子旗與世界各國的國旗一同飄揚。西藏代表團之後隨即前往英、美、法、義等國進行外交及經濟訪問。西藏擁有自己的國旗，雪山獅子旗至今仍在西藏流亡政府、藏人社區及捍衛西藏自由人士中使用。

中共宣傳部針對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作如是說¹⁸⁸：「1947年，在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新德里舉行的泛亞洲會議。為了參加這次會議，他們將匆促繪製的雪獅軍旗，宣稱其為『西藏國旗』。西藏草率地製造自己的旗幟，但是，中國(中共)國旗是五星紅旗，紅色旗面象徵革命，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四顆小五角星代表中國人民，五星互相輝映，象徵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團結」。

根據經濟指標，西藏的現代邊界與一個獨立國家的特徵相吻合。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邊界，與單一經濟機制的領土邊界相疊¹⁸⁹。數千年來的經驗，

187 Van Walt, 1987

188 The aid of the U.S. special services...

189 Klinov, 2000, p. 31

讓西藏擁有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滿足西藏人民的所有需要（參第六章）。

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會議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其中規定西藏具有自治權。藏族代表也參加了會議。這被解釋為，西藏是中國的從屬國。但是，那些藏族代表只是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參第四章）。他們沒有承認也沒有簽署「憲法」，更不具有任何西藏官方資格。因此，其關於西藏的條款沒有比，例如『俄羅斯聯邦現代憲法』上的有關芬蘭或波蘭（以前屬於俄羅斯帝國）的自治條款，更具合法性。中國國民政府再次使用了，中國帝制時代的伎倆：「外國使節團自動來中原臣服，並要求成為從屬國，正式招待會則是諸外國成為從屬國的儀式」。

學者經常指出一個「弱點」，即國際社會明顯缺乏對西藏的認識。一般的論據如下：根據國際公法的一般原則規定，一個獨立國家應具有法人資格的三個主要因素：1) 自主參與政治性質國際條約的權利。2) 自立參加國際組織。3) 在外交基礎上與國際法主體建立國際關係¹⁹⁰。從1911 - 1951年，西藏沒有上述任何一項因素。儘管1913年，外蒙古正式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但是，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因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無效。而與西藏一向維持友好邦交的不丹和尼泊爾本身就是英國大不列顛的附屬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結論是非強制性的專家意見，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與國際公約（本例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相比，是一種幫助。『西姆拉公約』並不是承認西藏獨立，後來也被其他條約所取代。聯合國決議是建議性的，並非強制性。因此，在回答有關西藏地位的問題時，應優先考慮國際文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區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和關係的協定』自1954年4月29日起在聯合國生效¹⁹¹。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決議和結論。該協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因此，根

190 Klinov, 2008, p. 41 - 46

191 Klinov, 2000, p. 450

據國際文件的優先順序，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這樣的推論，很難令人接受。

這種情況下，這就是為什麼，西藏和外蒙之間的條約，就是決定性的條約¹⁹²。『藏蒙條約』於1913年1月11日於外蒙古首都庫倫(Nisilel Kzhuree 今烏蘭巴托)簽署。其中聲明：「因大清帝國滅亡，與蒙古、西藏的結盟，就此終止。今蒙古與西藏互相承認其為獨立國家，並且建交」。此條約雖然尚未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但出於以下原因，雙方國家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應是合法行為。在此之前的1912年11月3日簽署的『俄蒙條約』(俄語版為協定)中，聲明蒙古有權與中國或其他外國簽署外交關係(第三條)。這件文件的內容，通過俄蒙雙方談判(避開北京)的方式，承認外蒙恢復其原始(獨立)，並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國。俄文版本使用的是蒙古，而不是外蒙古，而蒙文使用的是蒙古烏爾斯(Mongol Uls, 蒙古國)。蒙古語的系統在俄語版本中，標記為「自治」或「原始」，但在蒙古語中，相對的術語翻譯為「自立」和「獨立」。俄蒙文二種版本都具有相等的法律效力。結果，俄羅斯比中國更早承認蒙古共和國為一個傳統獨立國家。該文件的簽署，承認「蒙古」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從那天起，蒙古國成為國際法上具有法律能力的主體。當時，『蒙藏條約』簽署時，不需要其他國家的承認。而且西藏本身就是屬於傳統民族區域的民族國家。因此，蒙古國承認西藏為一個獨立國家，也使西藏國具有國際法律人格。1915年，俄羅斯、中華民國和蒙古簽署了三方的『雅加達協議』後，外蒙古又被在名義上，承認為中國的自治區(隨後又重新獨立)。

1949年，西藏在申請加入聯合國時，得到尼泊爾的承認¹⁹³。具體來說，西藏與六個國家有實質上外交關係。尼泊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其他國

192 Batsaikhan and Kuzmin, 2008, p. 68 - 86

193 Van Walt, 1987

家或殖民地的一部分，因邊界相連，自古以來，一直與西藏保持外交關係。不管國際社會承不承認，也不影響這些國家的存在。因此，這些行為僅僅是補充表明，支持西藏是一個主體的國家地位。因此，1950年中共侵略西藏之前，西藏實際上是符合法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此期間，西藏具有真實獨立國家地位，這段期間也發生過重大外國干涉及交涉事物¹⁹⁴。根據國際法，則西藏國的連續性從未受到破壞。否則，柬埔寨、捷克、東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也不能被視為獨立國家。1950年，西藏和中國的聯繫，比荷蘭與西班牙或法國的聯繫還要少，而中原的新國家統治者宣稱在過去的幾世紀中，一直統治著西藏。

中國加入1928年簽訂的『巴黎非戰公約(The Paris Pact)』，公約規定：「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¹⁹⁵。根據聯合國國際法，這種戰爭已構成戰爭罪。中國政府對外也一貫譴責，侵略戰爭和武力威脅。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二條第四款中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¹⁹⁶。遠在中國中共入侵西藏之前，該憲章早於1945年10月24日生效。中共的這種入侵，已經違反了國際法，違反了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不干預和禁止武力威脅的原則。中國正式簽署加入的這些『國際聯盟凡爾賽公約(Versailles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巴黎和平條約(Paris Peace Pact)』、『聯合國憲章』等和平協定，但是中國中共卻違反其規約之精神和文字之規定¹⁹⁷。此外，根據1933年『侵略定義公約』第二條第二款，對西藏的入侵是侵略行為，也是紐倫堡歐洲國

194 Van Walt, 1987

195 Van Walt, 1987

196 United Nations Charter...

197 Van Walt, 1987, p. 154

際軍事法庭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 6a 和 5 條所指的危害和平罪¹⁹⁸。而中國還是創建東京法庭的 11 個盟友國之一。

1951 年 5 月 23 日藏中簽署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措施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議。1954 年 9 月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及其他藏人，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達賴喇嘛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班禪喇嘛當選委員。上述的兩種情況，藏人都是在中共的壓力下被迫參與。此外，1951 年當時的西藏代表團並沒有西藏政府的授權，根本沒有資格簽署協議，而協議上蓋上的藏人代表印章，也是北京官方提供的（參第七章）。

如果一項協議是在，一個國家佔領另一個「受害國家」之下，受到脅迫所簽訂，則該協議不具有法律效用¹⁹⁹。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 52 條²⁰⁰：「以威脅或使用武力對一國施行強迫條約，係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含國際法原則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者無效」。又，根據國際法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針對第 52 條下一個定論：「由非法威脅或使用武力導致的條約無效，是當今國際法的一項原則」²⁰¹。

中共從佔領西藏開始，就持續以武力威脅西藏，並脅迫簽署十七條協議。這符合本協議的要點，特別是涉及其「國土內部」地位和軍事佔領的要點。如中國中共將完全控制西藏的聲明中，如果不接受中國的條件，就會立即攻擊拉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達賴喇嘛及其政府從未批准該項協議。

這裡有三個要點。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該協議不是屬於國際協

198 Van Walt, 1987, p.153 - 155

199 Van Walt, 1987

200 U.N. Doc. A/CONF.39/27(1969), 8. I. L. M. (1969)

201 Van Walt, 1987, p.153

議，而是國內協議，而 1969 年的『維也納公約』只禁止對另一國家的侵略或威脅。不過上述事實，這也不能讓西藏硬生生成為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與清朝時代相反，西藏並沒有向外國請求軍事援助。因此，不可以將滿族皇帝和中國共產黨向西藏派兵，視為等同一樣。第二，這是達賴喇嘛及其官員，同意加入中共成立的新中國政府。第三，廣泛反對中共進駐西藏，及『十七條協議』。後面二點，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對西藏進行的脅迫²⁰²。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試圖避免不必要的武力暴力，至少可以使西藏享有自治的地位，而如果他抵抗的話，情況會更加嚴峻。

如果一項條約，是在武力脅迫下簽署的，那麼「受害國家」就永遠不會失去，宣布其條約無效的權利。這也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官員流亡後，對國際社會公開表達其立場時，所做的事情。達賴喇嘛流亡後，立即宣布十七條協議無效²⁰³。早在 1952 年塔澤仁波切 (Taktser Rinpoche) 就將達賴喇嘛的信，轉交給美國政府，信中聲明，中共脅迫西藏代表團簽署協議²⁰⁴。

因此，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十七條協議』自簽署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將來也不會被視為合法。1950 年西藏代表團在北京採取的其他行動也是如此，他們根本沒有決定權，因為中共已經佔領了他們的國家。一些法學者對此表示疑慮²⁰⁵，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西藏與尼泊爾 (1856 年) 和英國 (1904 年) 在戰時簽訂的協議，也應視為非法。然而，這些疑慮似乎沒有充分根據。因為，依據聯合國憲章此國際法原則自 1945 年起生效 (見上文)，不適用於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的協議。此外，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簽署的『十七條協議』，中共中央還是不斷違反他們自己制定的協議。

202 Van Walt, 1987

203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204 Smith, 1996, p. 320

205 Song, 2007, p. 39 - 40

為了比較起見，讓我們舉例，納粹德國的奧地利，20世紀上半葉，一個被佔領的國家，被迫批准他國佔領的例子。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總理被傳喚到希特勒的住所，在希特勒的脅迫下，簽署了一份奧地利完全聽命於德國的協議書。1938年2月22日英國首相張伯倫表示，奧地利不能指望國際聯盟提供保護。3月11日奧地利總理辭職，12日德國納粹軍隊進入奧地利，奧地利軍隊投降。3月13日德國政府頒布「奧地利與德意志帝國合併統一」的法令。而後，德國與奧地利舉行「德奧合併統一」的公民投票（西藏從未發生）。絕大多數的奧地利人投贊成票。

另一個例子是，1940年佔領丹麥。希特勒在準備佔領行動的指示中寫道²⁰⁶：「原則上，我們應該努力使這一行動，成為和平抓捕行動之一，目的是為北歐國家的中立，提供武裝防禦。在開始營運的同時，將向這些國家的政府提出相關要求。如果有必要，為了提供必要的壓力，將進行巡邏和航空的威嚇行動。如果抵抗仍繼續，就必須使用所有可用的軍事手段來打破抵抗」。1940年4月9日德國駐哥本哈根大使向丹麥政府遞交最後通牒，要求丹麥政府立即接受「德國的保護」。等待英國的援助是沒有意義的。丹麥國王說，他和他的政府將竭盡全力維護該國的和平與秩序，並消除丹麥人與德國之間的任何摩擦。他極力避免丹麥人民遭到納粹屠殺。

德國納粹軍隊入侵，丹麥人和奧地利人並沒有任何反抗。相較於藏族和中國漢族，與德國同屬日耳曼民族的丹麥和奧地利，在種族和文化上，更為相近。在神聖的羅馬帝國時代，德國和奧地利曾是一個國家。然而，國際法將奧地利和丹麥這兩個案例，都視為武力佔領。奧地利與德國的合併曾經被英國和美國承認，而這正是，國際社會上承認西藏的障礙。然而，現在國際社會承認奧地利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206 Shirer, 1959

此後，瓦解的其他國家（包括殖民帝國）的完整性，在某些時候，也得到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聲明中，承認西藏歸屬於中國。歷史證明，這種聲明不能保證，可以永久擁有佔領的領土。

首先，請嘗試採納，那些認為十七條協議是合法的人的觀點。由於 1959 年西藏抗暴起義，實際上，已不再遵守十七條協議。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國國務院的命令，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後續政治行動，廢除了十七條協議（詳情請參第八章）。起義行動本身，是在沒有西藏政府參與的情況下，由西藏人民策劃的。因此，西藏政府方面不承擔，抗暴起義及違反十七條協議的責任。中共政府對此應負重大責任。因為，從理論上而言，中共可以在鎮壓起義後，繼續實施十七條協議，但是中共卻立即廢除了現今的法律框架。因此，如果我們假設中共是藉由十七條協議，合法化對西藏的統一。那麼，自 1959 年以後，這種合法化已經由中共自己終止。

20 世紀中國獨立和納入西藏的歷史與蒙古相似。外蒙古人對西藏的依賴程度，比對滿族還大。滿清皇帝行使宗主權，賜予蒙古王公土地、官位、解決繼承問題，公國分割等。大清帝國衰敗後，西藏和蒙古決定與其分道揚鑣，各簽署了一份邊界條約。俄羅斯帝國得到了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的簽署聲明文件。大英帝國承認清朝的宗主權和西藏的事實獨立。蒙古和西藏都在進行民族解放運動。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外蒙古擺脫了中國佔領的威脅，但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蒙古的宗教和文化被蘇聯紅軍消滅殆盡。當時西藏依舊保持獨立的主權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由史達林、羅斯福和邱吉爾在蘇聯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中悄然決定。英國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維持西藏的獨立。但是，就蒙古人民共和國 (MPR) 而言，蘇聯的行動就有所不同。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中，將外蒙古維持現狀的問題納入會議記錄中，而後讓外蒙古舉行決定獨立的全民投票。最終結果是，中國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獨立，而西藏遭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佔領。

『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文件宣布了人民的自決權。這與非殖民地情況不完全一致²⁰⁷。但是，特別針對西藏人民的權利，在1961年12月20日的聯合國大會第1723(XVI)號決議中確定。但是，關於西藏問題的這項決議均未獲通過，因為它們本質上是諮詢性的，大國遵守這些協議是無利可圖的。

在1990年代，人權和國際法專家舉行了兩次會議，討論藏族人民自決權的問題²⁰⁸。1992年11月在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舉行會議的常設財團法庭得出的結論是，西藏人普遍符合享有自決權的人民標準，因此，他們必須能夠行使這一權利。此外，法庭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將中國政府在西藏領土上的存在視為，對西藏人民的外國統治」，並且，「從1950年起，西藏人民就一直被剝奪了自決權」²⁰⁹。

幾週後在倫敦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來自歐洲、非洲、亞洲、北美和南美洲30名知名國際律師，其中包括人民自決權的領導當局，對所有文件和資料(包含中文資料)進行廣泛審查。會後發表書面聲明²¹⁰：1) 根據國際法，藏族人民享有自決權，這項權利屬於藏族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或任何其他民族或國家，都不可以否認西藏人的人民自決權的權利。2) 自1949-1950年的軍事行動以來，西藏一直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來佔領和統治之下，且具有壓迫性殖民行政的特徵。3) 在西藏的特殊情況下，考慮到西藏長期以來的獨立存在，西藏人民對包括獨立在內的自決主張，符合國家統一和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因為軍事入侵或隨後採取有效控制措施，

207 Van Walt, 1987

208 Tibet: the Truth, 1993

209 Session on Tibet: Verdict

210 International Lawyer's Statement on Tibet. London, 1993, 10 Jan., p. 6-8

就可以獲得對西藏的合法主權。達賴喇嘛擁有絕大多數藏人的持續支持，積極抵抗中共統治西藏。西藏流亡政治的成功發展，以及流亡政府的運作，都是促成藏族國家持續發展的因素。另一方面，自從中共入侵西藏，進駐強大的解放軍隊控制西藏人民，並聲稱已合法得到西藏領土。可是不管時間多久，鑑於中共入侵西藏的非法行為和無效的『十七條協議』以及根據公認的國際法規範，並沒有任何理由和證據，可以證明西藏國已經完全滅亡，並合法地合併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其一部分。西藏國依舊存在…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有一個合法政府，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代表西藏國。因此，西藏政府和人民有權在不受其他國家的干涉下，恢復行使其領土主權」²¹¹。

中共指控前西藏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與外國勢力連結，簽訂條約和尋求其他國家協助等的行為，都是「叛國」。中共所有的這些指控都是沒有根據及無意義的，因為任何國家的合法政府，都有權利與其他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建立，也是在其他國家的協助下，以及承認下成立的（參照四、七、十章）。

第十一章 結論

古代和中世紀國家的關係和現今的世界國際關係不同。現代的國際法對古代國家並不適用。同樣古代的舊法律也不適用於現代。將一個國家的模式，移入到另一個國家，是不會被接受的。同樣，一個文明地區的世界觀，也不應該強加到另一個文明地域。古代的亞述 (Assyrian) 帝國、巴比倫 (Babylonian) 帝國、拜占庭 (Byzantine) 帝國、中國、蒙古、滿清等諸帝王都宣稱要統治全世界。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中共政權融合了古老和現代的國家地位觀念。但是，事實證明，中共征服中國人不是建立中國，而是建立外國的「中

211 Van Walt, 1987, p. 188

華帝國」。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種邏輯。據此，如果 A 國佔領了 B 國，這並不意味 B 國已成為 A 國的一部分，同理 A 國也不會變成 B 國。如果一個國家承認自己是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則必須得到雙方的同意。一個國家不可能將另一個國家視為自己的一部分，特別是，那個被納入為一部分的國家，是一個擁有數世紀歷史之久的獨立國家。

唐、宋、元、明、清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各個朝代，而是由不同帝國統治的不同朝代。沒有文獻紀錄西藏是上述任何帝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意出版許多舊文獻，目的是要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屬國，但是，結果證明卻恰得其反²¹²。西藏僅依附大元帝國和大清帝國，而從未失去其獨立的國家地位。

眾所週知，在儒家君主制時代，官方史官系統是一個比較特殊且自成一格的職官系統。史官的紀錄不僅受到官方政府的控制，也意味政府積極參與了史學研究，讓歷史服務政府體系²¹³。因此，令人無法接受，以這種史學論述，來主張和證明一些獨立王國，已被納入中華帝國的版圖。傳統上，華夏王國以「朝貢」、「贈官位、封號」，單方面創造「行政管理郡」等，來自自我顯示帝國天子的權威。這些官方的紀錄，無非是古老的以華夏地區為天下之中心王國的傳統思想下的產物，並非是真正成為屬國的紀錄。

西藏王國的統治者並不認為自己的國家，附屬於他國，他們統治著自己的領土和人民。傳統上，高層喇嘛一向與皇帝和可汗建立私人的「檀越關係」。這一個佛法上的雙方關係概念，很難被其他宗教地域的人們所理解，也很難用現代國家權力來描述，甚至，在不同時期，還以不同方式被理解。北京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主張，還是基於古代儒家的中國天子為天下之王的概

212 A 60 - point Commentary, 2008

213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2009, p. 36

念²¹⁴。然而，這是不合乎現代國際法律。

為了證明自己佔領西藏，中國政府使用現代民族國家，來重新解釋中世紀的關係。然而，這是不合法的。「中華民族」的思想，雖說植根於古代天下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上，但是，很大程度上是，20世紀上半葉創造出來的想像上的「名詞」產物。與蒙古諸王國聯盟的大清帝國崩潰後，中國這個漢族國家在建立時期，創造出的「中華民族」一詞，其想法來自於西方國家的啟發。

一個國家不可以宣稱另一個國家，為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對外宣稱擁有蒙古和滿洲的主權，是沒有根據與道理的。這不僅違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同時，也違背了馬列主義的民族自決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 (Engels) 主張，有爭議地區的人民，應該決定自己的命運²¹⁵。

列寧在其民族自決問題著作中，寫道：「所謂的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合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²¹⁶，「從歷史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綱領的「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國家獨立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外，沒有其他價值」，「指責擁護自決自由即分離自由的人，是在鼓勵分離主義，正像指責擁護離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勵破壞家庭關係一樣愚蠢，一樣虛偽」，「否認民族自決即民族分離自由，只能意味著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和警察的治國方式，而損害民主的治國方式」。列寧強調²¹⁷：「不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自決，將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此外，中國共產黨根據『黨章』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堅決堅持，要求黨員學習²¹⁸。

不論是 1959 年前在拉薩的西藏政府及現在的西藏流亡政府，還有西藏境

214 Van Walt, 1987

215 Engels, 1965, p. 317

216 Lenin, 1961, p. 255 - 320

217 Lenin, 1962, p. 18 - 22

218 The CPC Charter...

內外人民，都不接受中共外來政權的統治。藏族人民像過去一樣，景仰並尊敬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在大多數藏人眼中，達賴喇嘛一直都是世俗和宗教的領導人，現今的西藏流亡政府並不是在外國創建的新組織結構，而是延續西藏拉薩政府，流亡遷移在印度。因為，西藏王國被中共以武力非法佔領。因此，西藏問題並不是中國的內部問題。西藏尋求自由，並不是如中共政府向外宣傳的分裂主義，因為，西藏本就是一個古老的王國，自古以來不屬於中國，何來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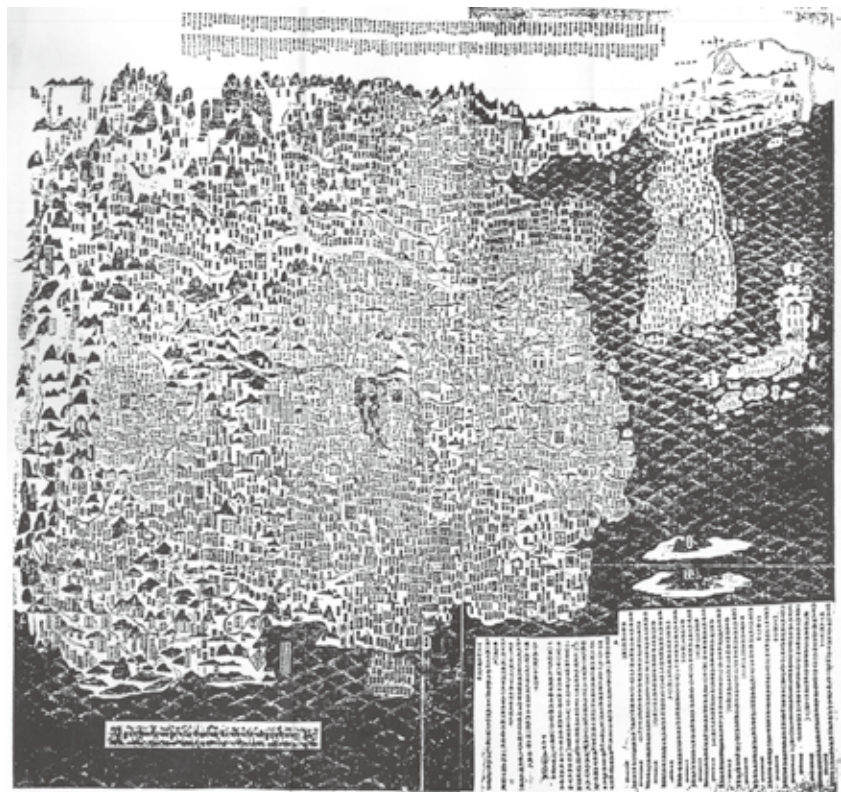
不過，以這種方式解釋邊界是一項不費力的任務。迄今為止，在國際慣例中，有兩個相互排斥的原則：自決和國家領土完整。這是根據政治效用來應用的，25年前，聯合國已經重申了西藏人的自決權²¹⁹。但是，如果蘇聯是合法，並得到國際承認，那麼為什麼有些國家不承認波羅的海三國 (Baltic Republics) 也是蘇聯的一部分，而且，20世紀前，其中兩個尚未建國。同樣的國際社會，為什麼會承認已獨立長達數世紀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又為什麼歐洲東、西方 (西班牙、英國、葡萄牙、法國、奧斯曼帝國等) 出現的獨立國家是合法的，而大清帝國崩潰後卻不是這樣？為什麼奧匈帝國 (Austro-Hungarian Empire) 或蘇聯的革命崩潰分離後，其他王國獨立是合法的，而大清帝國崩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可以持續非法地佔領其他邊界國邦？為什麼可以承認科索沃 (Kosovo) 或南奧塞梯 (South Ossetia)，但不能承認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可以持續一系列的反問，但是答案只有一個：「因為數世紀以來，國際關係中，壓倒一切的權利，是強者的權力。國際標準僅用在平衡權力利益。如果弱小國家沒有強大的支持者，就無法永遠獨立於鄰國。在過去的時代，天然的地形屏障雖然有用，但是在現代，不能保證可以得到保護。西藏的命運就是一個例子」。

219 John, C.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mistake...



1947年3月，在新德里舉行的「泛亞洲會議」，西藏政府應邀派出代表團出席。圖為開幕儀式上，前排右二位為西藏代表席位，桌上擺放著“TIBET”立牌。還有，西藏代表座位前方圓形的西藏國旗清晰可辨。此外，會議懸掛的亞洲地圖中，西藏也置於中國領土之外。



一五九四年，一位叫王泮的中國的法律工作者畫的地圖裡也不僅沒有包括西藏，還說明本地圖囊括所有中國地區。

第十二章

藏蒙民族文明會消失嗎？

有觀點認為，世界歷史的變遷過程，必然會涉及整個人類。自從西方擁有最先進的科技，讓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分布得最為廣泛。而其變體也是多種多樣，例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等。世界其他文明國家，對這些西方思想，感到非常陌生及排斥。20世紀，為了讓「落後」國家，依照「進步的」資產階級或共產主義的步驟，變成民主化，國際共產輸出革命、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主義。最後導致「落後」國家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制度，發生劇烈變化和破壞，從而提高了共產「文明進步」標準。如果人們堅持自己的方式生活，就避免不了面對民族解放運動、反革命、內戰或非暴力抵抗運動。無疑地，人民如果抵抗外來共產「文明進步」擴張的力量，就會被掛上反動派的罪名（例如，西藏反動勢力叛亂）。

「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毛澤東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⁰¹。現實的世界，存在著不同的價值體系。無法劃分或決定「落後」和「進步」的標準。它們只是不同，而且無法比較。一些看似落後的事物，也可以是非常「先進」的。共產主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己的制度比資本主義更進步，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落後。

01 Mao, 1966, p. 62

從 20 - 21 世紀，大多數的革命是從外國攝取靈感，藉由訓練當地幹部或直接介入的方法，植入不同的進步變體意識型態。這些不同的變體意識形態，例如，中國的辛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俄羅斯的二月和十月革命 (1917 年)、外蒙古的人民革命 (1921 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尼泊爾革命以及前蘇聯、東歐、格魯吉亞 (Georgia) 的「天鵝絨革命」等。

西藏一直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具有革命的先決條件。西藏人並沒有放棄進步帶來的好處，但是歷史證明，傳統文化和佛教教義對他們來說具有更大的價值。從 1951 年來的西藏事件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西藏人民的反抗運動不是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制度，而是要對抗鄰邦中國的軍事佔領，以及擺脫中共強行灌輸的外來共產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許多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區西藏王國的西藏人民，從未認為自己是中原國家的人民。西藏人說：「當中共官員來到西藏，宣布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我們都異常的驚訝。我們有我們西藏自己的歷史，我們的歷史裡，清朝人、蒙古人、中國人等都是居住在西藏領土以外的外國人。當然，中國共產黨人試圖將我們的西藏史詩當作童話故事般抹去，但是那是我們民族歷史生命的一部分」⁰²。藏族人民的集體意識，不僅表明西藏過去及未來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還表明了西藏真實的歷史及法律的正當性 (合法性)。此外，西藏從來不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

還有一些簡單又明顯的生命證據，可以證明西藏和中國，不但是不同國度，也是不同古文明區域⁰³。例如，西藏人認為自己是觀世音菩薩化身的猿猴與羅煞女的後代，而中國人自認為是黃帝軒轅氏的子孫。中國人的發源地是中原地區，而西藏人的發源地是雪域西藏。此外，中國的宗教是儒家、中國佛教和道教，而西藏的宗教是藏傳佛教和苯教。中國的文字是表意的象形

02 Palden Gyatso, 1997, p. 13

03 Norbu, 1998, p. 24 - 26

文字、雙音節和單音節，而藏文為字母和雙音節。中原地區的統治者是皇帝，藏族的統治者是達賴喇嘛。中原地區的政治體系是官僚和極權，而西藏是神權政治體系。中原地區的傳統食物是大米，藏族是糌粑。中原地區的藝術和文學描述的都是俗世世界，而西藏的藝術和文學都是宗教性的，等等的極大不同。

西藏人和蒙古人各自發展了自己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圈。蒙古文明的形成，與許多民族文化的徹底融合有關，特別是在成吉思汗和其繼任者不斷的征戰之後。儘管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紀時期，也有一小部分，無藏人居住的藏地，遭到蒙古及中國軍事佔領。篤信藏傳佛教的蒙古可汗一再幫助西藏以單一神權體制治理西藏。他們的保護與支持，扶持了西藏的神權政治，幫助了薩迦派、格魯派的崛起，並進一步促進藏蒙文明的發展。

西藏人認為，只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化身的達賴喇嘛，才能夠領導西藏走向高貴的精神文明⁰⁴。他們也常常說，追求精神上的高度文明和神聖的靈性成長，比起俗世過眼雲煙的繁華和權勢，對西藏更有益處。一般世俗的國王統治，常常會因內戰導致國家的瓦解分裂（大約和蒙古一樣）。然而，由於西藏的法王與蒙古可汗，以及滿清皇帝一直有私人的「檀越關係」或「師徒關係」，不但保護了西藏佛國聖土，還避免被併吞成一省。這種關係的概念，很難用現代的國家權力來定義，但是，也沒有理由反駁。

與歐洲和大清帝國不同，在中共政府進行民主改革之前，西藏並沒有階級對抗。神權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適合西藏人民。中共所謂的西藏「農奴」，事實上是一般農民，而中共口中的「奴隸」是家庭的僱傭。在神權制度下，實踐慈悲、佈施、放生等幫助眾生的行為，是人民生活的準則，因此，即使是中共口中的封建神權制度，西藏人民也沒有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土般，過著悲慘不堪的日子。

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西藏和蒙古的文明圈，從準噶爾 (Dzungaria，北疆) 到貝加爾湖 (Lake Baikal) 一直延伸到喜馬拉雅山的南坡，成為大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勢力影響範圍。儘管如此，西藏人和蒙古人依舊過著傳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保存著自己的宗教、社會結構、傳統經濟、習俗等。俄清兩大帝國設置特別外交部門，捍衛其獨特性。此外，當時的藏蒙文明正在整體發展中，幫助並維護了，從喜馬拉雅山脈到青海湖 (Kokonor)，再到蒙古北部和西部，幾個世紀以來累積的聯繫和路線。與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不同，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從未煽動階級仇恨、破壞宗教、消滅傳統文化和全面夷平城鎮。

俄羅斯帝國革命和大清帝國革命，對藏蒙文明圈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其新建立的共和國國家，並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國的思想體系。其思想基礎是，消滅封建社會、封閉邊界、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統一。革命後建立的新國家，中華民國是資本主義，蘇聯則是社會主義。外蒙古通過蘇聯的幫助，成為一個被承認的獨立國家，但是卻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導致了種族和文明圈的人為分裂，破壞了俄羅斯和蒙古的傳統文化。

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都未曾要鞏固與西藏的關係，或承認西藏獨立。他們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比歷史真相和國際法更為重要。身為弱小國家的西藏和蒙古都沒有足夠的力量捍衛自己的獨立主權。過去的幾十年，沒有任何一項的改革，足以使他們的國家變得強大，單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阻擋中國的干預，而中共政府在史達林的幫助下，成為了最強的干預大國。西藏的命運就是如此地，被外界決定。

史達林去世後，中共就不再受到其共產同盟夥伴的指導。毛澤東指責蘇聯為修正主義國家，並提出自己的毛派共產主張。諷刺的是，原來，史達林特意經營的長期戰略，卻在無意中，反而威脅到自己的國家。

毛派共產並沒有將革命思想從中國輸出到西藏，而是自己私下處理了。漢族至少在革命中得到了一些好處。推翻外蠻（滿族）統治，廢除西方國家施加的不平等條約，並建立了一個，以漢族為主的統一的國家，此外還將大清國的前屬地和附庸國納入其所有權。在國際社會看來，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宗教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漢化、和大量的漢族殖民化。中共漢族當局決意將少數民族漢化和現代化，讓他們快速融入漢族文明圈。藏蒙古文明幾百年的歷史幾乎被共產黨完全摧毀了。

西藏被中國併吞後的結果，可以從人道主義和文明，這兩方面來看。根據人道主義的觀點，主要注重的是，是否提高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雖然，中共成功地，降低了嬰幼兒死亡率、改善健康狀況並推動扶貧計畫，但是，在他們改善這些情況前，在毛澤東時代，已經有相當多的西藏人民慘死於共產黨的迫害及政策下。儘管物質財富增加，但是直至今日西藏持續動盪不安，意味著藏人心中的反抗與日俱增。這證明了，人類並不是牲畜，「不是有飯吃就滿足」。理由在哪裡呢？這就要探討人類的「文明」了。

原因是藏族人民希望保有藏族自古以來的文明，而不是被強迫漢化成為漢人。然而，西藏被中國併吞後，中共就在西藏強行灌輸外來的、陌生的文明模式，並強迫西藏人民全盤接受。

中共在思想領域，強行推動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近幾十年來，對藏蒙文明圈的直接破壞，轉換成「軟性」的中國化（漢化）和西方化。中共政府希望中國所有的民族成為一個單一的文明圈，但是事實上，他們屬於不同的文明圈，其中包含中國（漢族）文明圈、藏族文明圈、蒙古文明圈和伊斯蘭文明圈。比起變成有錢的中國人，西藏人民更喜歡擁有貧窮和民族自決。「一旦一個民族的語言、服裝、習俗和其他重要的民族特色消失後，那麼該民族也就滅亡了，因為它已經變成另一個民族。…他們深信的信仰和深愛的宗教被大大削弱了，並且因為當局禁止他們的信仰，反而加深人民對宗教的熱愛

和虔誠」⁰⁵，十世班禪喇嘛在文化大革命前所說的這些話，成為了預言。這就是為什麼藏族的傳統文化、宗教和習俗難以被消滅的原因。然而，中共當今的「軟性」現代化方法，比從前的暴力手段更為危險，因為它改變了男性的動力和價值體系。

共產黨自認為是唯物主義救世主的意識形態，因此，中國迫害宗教的理由，一直是反覆無常。這與中共的實用主義並不矛盾。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合法化了一系列中國變成消費主義社會和全球化上的配置。畢竟，共產黨人認為宗教只不過是人類的虛幻小說。

和以往一樣，中共領導人相信宗教是一個必須被消滅的目標物，即使，有一些時期，必須為了政治目的來利用宗教。從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談話，就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消滅宗教的戰略方向：「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無神論，宣傳無神論。…在我國隨著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但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我們解決宗教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消除宗教賴以存在的根源。換句話說，需要進一步發展經濟，就科學世界觀和文化水平而言，有必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共產黨員必須堅定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不僅要成為無神論者，而且還必須提倡無神論，必須向人民群眾宣傳無神論、宣傳科學的世界觀」。此外，江澤民表示：「我們主要的方向是同時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簡而言之，精神文明的建設，是要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對一個有理想、道德、文化和紀律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教育。…經濟越發達，物質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和建設精神文明」。

共產主義者表面上不禁止宗教，但是，卻刻意讓宗教處於唯物主義的不

05 Panchen Lama, 1997, p. 69 - 70, 52

利地位。他們認為，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應該要隨意改變主要規定（為了褻瀆神）。這種方法是為了讓宗教變成「落後」的代表。對應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宗教的唯心主義在中共刻意製造的公開對抗中，理所當然地被擊敗和抹黑。

中共當局不了解傳統的藏族經濟是如何運作，因為，西藏本身是一個不同的文明體系。中共一直認為西藏是落後的，而且是必須破壞再重新改革（透過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又或者透由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現代化（當前戰略）的影響。中共深信，提高產業生產率和消費是西藏光明未來的關鍵。原來無法實現的馬克思主義平均分配，現在變成了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僅用物質上的舒適度來衡量。然而，破壞西藏傳統經濟，導致該地區無法再如祖先一樣，自給自足，在經濟上變成一定要依賴中國，加速了西藏獨特文明的消失。回顧來看，大清帝國滿族的措施，是真正保護了「少數群體民族」，使其免於受到「多數群體漢族」的同化。

西藏已經被中國併吞，然而，中共政府從來沒有問過西藏人民，是否希望西藏有民主政治、現代化以及改變其文化和社會結構。歷史的進程，雖然表明了藏族人民的反抗，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總是無視藏族人民的意願。中共完全統治並控制了西藏，面對西藏問題自然沒有半點妥協的想法。中共政府的「誠信」問題，不再受到挑戰。因為，「國際社會」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無視西藏現狀，甚至從未討論中共佔領西藏的合法性。

如今，藏蒙文明圈隨著其所屬國家的發展軌跡，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中國、俄羅斯和獨立的外蒙古正朝著後工業發展和全球化邁進。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主義和資產階級平等是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即使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此外，共產國家保留少數民族文化，大多數的目的只是為了宣傳另類文明旅遊賺觀光財。

藏蒙文化圈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只能依靠傳統主義和藏傳佛教的意識形態。在俄羅斯、中國和蒙古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是在喜馬拉雅山脈的藏族地區，依然可以保存古老藏族文明，例如最近納入印度的錫金、拉達克和阿魯納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不丹及尼泊爾。為了實現此一目標，需要這些社群的文化相互融合。他們可以成為，未來復興藏蒙文明的精神源泉。

第十三章

西藏 2010—2019 年

歲月並沒有停下腳步，《被隱藏的西藏》初版（俄文）至今匆匆已過了十年。2010 年之後，西藏又發生了一些無法令人視而不見的重大事件。此書的再版增訂，也將這些事件的始末，加入書中。然而，逝去的歲月中，中共的大外宣也從未停止在世界宣傳陳腔濫調的宣傳影片⁰¹，並在全球網路媒體上一再的大量複製，儘管這些都是捏造的事實，但是卻是一個有效的宣傳手段。這種偽造的歷史，與傳統的古老中國戰勝者寫的史書一樣，並不在乎事實真相，新王朝只為匡正自己的正當性，而恣意竄改史實。關於這個論述在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不再贅述。

中國的歷史神話論述基石是：中國是一個歷經多個王朝，擁有數千年文化的古國，其中還包括外族的統治。然而，本書中，我將簡要地反駁，打破這個中國歷史神話。這個中國神話，讓中國成為世界歷史的唯一特殊例外，其他的世界國家在其歷史的記載中，均經歷過分裂、合併、消失和恢復國家地位等。在前面我已經特別闡述「併吞中原的外國王朝」，例如蒙古聯邦的大元王國和大清帝國，事實上都是外邦帝國，中原土地當時是這些外邦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是屬於中原的大元王朝、大清王朝。根據新資料，

01 西藏民主改革白皮書，中國國務院，2019

我表明了西藏並不是大元王國和大清帝國的一部分，也不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最近已經出版的許多刊物書籍，其中一些以中國為中心來解釋中國、西藏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書籍，受到學者嚴格的分析⁰²。

由於中共的刻板大外宣，導致普遍認為，關於西藏議題應該以中國的資料為優先，其理由是，因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這並非是正確的，因為西藏被中共佔領之前，就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應該以研究其他國家歷史的相同方式來研究西藏歷史，即主要採用西藏本國歷史資料，而不是中國外來政權的資料。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於西藏難民被迫離開家園，所以他們對中國有偏見。然而，眾所週知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蓄意捍衛其對西藏的統治，因此屢屢偽造資訊發布假訊息。從中國共產黨的資料中研究西藏歷史，就如同從毛主席的教科書中研究俄羅斯的歷史一樣。因此，應該以西藏的資料為優先，即使其中有一些失真。再之，應該將這些數據，先與來自國際獨立組織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而非僅採用來自中共的資料。總的來說，如此比較之下，與中共的資料相比，西藏的資料對西藏真正的歷史及其地位的描述，更為真實。來自大清帝國（並非中國）的資料雖然也重要，然而，那些資料主要是由漢民族所編寫，其中也包含對西藏歷史和地位的扭曲。

下面我將討論過去 10 年發生與西藏問題相關的重要事件。

自治、人口統計、經濟、教育和文化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西藏自治區改革六十年白皮書：「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偉大門爭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轉折點，是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

02 中國和各國人民的自決原則，聖安東尼國際評論 6, no. 1, p79 - 102, 2010

起點」⁰³。

儘管如此，西藏的經濟發展仍舊落後於中國。中共政府推動大型開發計畫，進一步發展西藏經濟⁰⁴。這項計畫中，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在西藏自治區，連同其他的藏族地區⁰⁵，都一定要確保移民西藏的漢族（中國人）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因此，西藏的經濟增長，主要利益到漢人，而藏族在經濟上日益被邊緣化。

這種增長的代價是西藏長期依賴中國的補貼。中共中央援助發展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機場和通訊系統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中共北京政府對西藏的控制，並將西藏自然資源大量輸送到中國。然而，當地藏人並未獲得，中國資方採其礦場和水資源的任何補償。公路網擴建、礦產資源開發等大型開發項目⁰⁶，佔了中國投資的絕大部分。這類開發項目的例子，包括預計 2030 年開通的日喀則到吉隆（藏尼邊境）鐵路，將使尼泊爾與中國更加緊密連繫在一起。另一條由成都直達到拉薩的鐵路，也預定在 2030 年完成，將可縮短行車時間 30 個小時⁰⁷。

中共當局持續對藏人強加毛式共產主義價值觀，為了展示中國長期統治西藏，更撥出巨額資金，修復其統治部門如黨委辦公室大樓、毛共式軍事、行政機構等，大力「展秀」其宏偉的氣勢，還有，拍攝一連串的宣傳影片和共產式樣板電影，刻意歪曲西藏的歷史⁰⁸。

根據參訪當地者的描述，布達拉宮附近的博物館內的常年「恐怖舊封建

03 西藏和平解放 60 年，中國出版，俄文

04 西藏民主改革白皮書，中國國務院，2019

05 國民族融合與發展，Han E., Paik Ch, 世界發展 no. 93, p31 - 42, 2017

06 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間道路仍然是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案，CTA 對中共西藏白皮書的回應，2016，莫斯科，p51 - 53 俄文

07 西藏高原軍事化及其意義，Tsultrim T. 2017, p155 - 156

08 中國政府花費鉅資在西藏推廣紅色文化，Nikolskii V., 2011 俄文

社會農奴展」中展出的「恐怖感」，除了偽造的展品外，還添加上連續錄音的鞭打聲、拖行的鐵鍊聲和農奴痛苦的呻吟聲等的音效。其他各個地方，包含海報、戶外看板等，全方位地讚頌中共現代領導人「解放」西藏後，帶來的幸福和繁華景象。

拉薩西邊重要的聖地大昭寺南面有一座西藏僧人更敦群培 (Gendun Chopel) 紀念館。在紀念館中他被讚揚為：「西藏革命黨的積極成員，一位偉大的革命僧、反封建、反宗教、反帝國主義、熱愛中國…然而因為他參與了革命黨，受到拉薩貴族監禁及殘酷刑罰，最終導致死亡」。其鄰近有一個「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遺址的博物館：「象徵著中央政府和西藏一直都有很深的聯繫」⁰⁹。這裡有許多的「政治性重點觀光展示館」都是在宣傳偽造的西藏歷史。也是中共對西藏人實施「愛國教育」的其中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為了掩飾自己的侵略事實，偽造對自己有利的歷史，取代西藏真實的歷史。

誓必破壞西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中共西藏政策，已逐漸逐漸形成文化的種族滅絕。然而，這一指控，還未被世界接受。原因是中共用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大外宣自己，也在自己統治的領土內做政治宣傳。中國法律賦予少數民族的權利與現實中少數民族可得到的權利是相差極大。此外，沒有國家願意為了藏人與中共政府起衝突。經濟和政治利益比真理和「人權」重要，甚至為了那些利益，而準備在其他地區發動侵略戰爭的西方國家也是如此。毫不奇怪，中共當局的唯一手段是隱瞞真實情況，並阻止外國人進入，發生動亂的藏族地區。有資料顯示，在西藏自治區的一次非公開會議上，一些中共書記表示，西藏自治區應該被納入到中國鄰近的省份中，以便抹去「西藏」這個名稱。更有些人建議註銷所有少數民族的種族身份，「融入」漢族人口。實際上，這些都是針對身份上的種族滅絕提議。中共對外宣稱，西藏抗議活

09 <http://itibettravel.com> , barkhor - street

動並不是因為民族政策的失敗，而是來自海外分裂份子的煽動¹⁰。雖然，中共尚未進行身份種族滅絕，然而，文化種族滅絕依然持續進行。

聯合國的諮詢顧問，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調查報告指出，毛澤東時代在西藏進行了種族滅絕的罪行。這項調查結果報告至今尚未被推翻。此外，最近公布了許多見證人的陳述，證明在同一個時期，另一個少數民族蒙古族，也是中共種族滅絕的受害者¹¹。中共對蒙古族進行的種族滅絕並不為人所知，但是中共對蒙古族所採取的種族滅絕行徑，與對藏族的手段類似。

中共在西藏實行同化政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可能中共當局意識到西藏「沒有藏人，就沒有問題」。如果西藏人被同化，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麼祖國對西藏的佔領，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勝利。

這與一項有趣的研究相吻合。該研究的統計分析指出，2008 年以後藏族地區抗議活動的擴散和頻率與正式註冊的藏傳佛教寺院的數量，以及，某些藏傳佛教教派歷史統治地位有絕對的相互關係，並且與漢族人口百分比比例，成負的相互關係。研究發現，漢族人口存在的因素，似乎起著重要作用，但並不取決於居民總數和人口密度。換句話說，如果讓大量藏族生活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並且讓當地的漢族人口比例大於藏族，就不大可能發生藏人抗議活動。該研究的學者認為，中共政府的獎勵漢族的移民和定居政策，可能可以成功地降低「控制藏族」全人口的壓力，以及減少藏族抗議活動的因素。換句話說，無論該地區有多少藏民，只要漢族的勢力強大，藏族的政治性抗議活動自然顯得渺小及微弱。這意味著，漢族勢力強大的存在，代表國家安全機制規模更大，從而減少藏族運作政治動員的可能性。研究學者還指出，他們在藏族自治區的「邊境」中發現，高山上的藏族地區住民並非全都是藏

10 西藏的文化種族滅絕報告，達蘭薩拉，2017

11 內蒙文革期間蒙古族種族滅絕有關文獻，東京，風響社

族，還包括漢族、回族、羌族和其他族裔¹²。

除了西藏自治區外，其他的藏族自治區內，大多數的人口是漢族。來自中國的客運量不僅持續增長，前往西藏自治區的飛機和火車班次也在增加。隨著 2006 年通往拉薩的鐵路通車，那裡的漢族人口急遽成長。1981 年拉薩的觀光客只有 1,500 名，2007 年高達 403 萬人¹³。2011 年西藏自治區的中國觀光客有 843 萬人，外國觀光客有 27.08 萬人¹⁴。2012 年 1 - 5 月有 145 萬名觀光客訪問西藏自治區，此外，西藏自治區旅遊局估計 2012 年度的觀光客目標人數可達到 1,000 萬人次¹⁵。西藏自治區觀光人數不斷升高：2017 年 1 - 11 月到訪拉薩的中外觀光客達 1,596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 17%¹⁶。2018 年旅遊流量達到 3,368 萬人次¹⁷。2019 年 1 - 3 月旅客人數達 138.46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 30.1%。大多數的遊客來自中國。預計 2019 年到西藏自治區旅遊的人數將達 4 千萬人次¹⁸。

真正到拉薩旅遊的人數，應該少於「人次」，因為其中包含重複進入。如果這個人次僅是指拉薩（甚至整個西藏自治區），那麼就不包括其它藏族自治區的旅遊人數。這意味著整個西藏的觀光「人次」更為龐大。儘管「人次」的數字應該大於遊客總數，但是，很顯然地每年有數百萬人到西藏旅遊。然而，絕大部分的觀光客都是漢人，接待漢族的旅遊業已經成為西藏漢化的重

12 西藏政治抵抗的動態：宗教壓迫和人口變化的爭論，Han E., Paik Ch., 2014, 中國季刊 v. 217, p69 - 98

13 去年有 400 多萬遊客到西藏旅遊，<http://www.businessrest.ru>, 28. 07. 2008 俄文

14 2011 年西藏接待遊客約 870 萬人次，<http://russian.people.com.cn>, 09. 07. 2012 俄文

15 西藏遊客數量增加，<http://russian.people.com.cn>, 09. 07. 2012 俄文

16 今年 1 - 11 月西藏拉薩旅遊人數最多，<http://russian.news.cn>, 22. 12. 2017 俄文

17 西藏在春節期間的旅遊人數和旅遊收入增長了兩倍，<http://russian.news.cn>, 06. 07. 2019 俄文

18 西藏旅遊人數有所增加，<http://russian.people.com.cn>, 06. 07. 2019 俄文

要因素。移民西藏的中國人（漢人）可以得到住房、設備用品、教育、薪水、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優遇和補助。

藏人的情況不同，他們需要得到官方的許可，才能在自己的家鄉，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即使只是短暫的移動。人民武裝警察和地方公安局在主要道路和市郊的寺院，設立檢查站。在這些檢查站，藏人被徹底搜查任何可能被認為是非法或分裂主義的物品，例如達賴喇嘛、西藏國旗等的照片。拉薩火車站到達的藏族群眾必須遵守嚴格的入境要求。藏族乘客被送到警局，每個人都必須出示當地擔保人證明。然而，其他非藏族的民眾，不在此限，他們可以自由地從火車站前往各處。許多藏人報告說，在申請進入或離開西藏自治區許可證時，會遭遇許多困難和障礙¹⁹。

大多數的觀光客前往拉薩，這是西藏自治區內最大的漢族居住地。拉薩市內的漢人地區比藏人地區大得許多。在過去 20 年期間，拉薩市已拆除了數百座歷史悠久的藏式建築物，包括布達拉宮腳下的雪村。21 世紀初，佔拉薩面積不到 2% 的舊城區，已被現代中國建築所覆蓋。當局政府計畫在 2020 之前，將拉薩變成現代化的旅遊中心。2013 年拆除了拉薩舊城區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老建築物。來自不同國家的藏學者向中國政府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請願書：「對拉薩古城及其周圍地區許多傳統建築遺產的迅速破壞表示嚴重關切」²⁰。

中國城區正在西藏各地建設。顯然，仿製內蒙古，中國人城區和定居點正在增長和快速增加。2010 年 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制定西藏社會經濟戰略的主要目標是，到 2020 年讓西藏人民平均純收入「接近全國平均水平」。該戰略假設屆時西藏游牧民已過渡到定居生活方

19 西藏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中間道路是一個可解的方式，達蘭薩拉，2018，DIIR, p96 - 97

20 拉薩的毀滅在新的圖像中顯現出來，<http://www.savetibet.org>

式、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社會穩定和進步。一如以往，在西藏的漢族移民積極參與其中，中共政府給予最優遇的補貼和福利，鼓勵更多的中國人來西藏工作。最近，更有大量的中國商人湧入。為了增加漢族人口移居西藏，北京正在籌備密集的道路交通網和住房建設專案計畫。試圖賺取「快錢」的中國移民大量湧入，導致西藏的精神價值和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同時，藏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也促成了這一點。中共當局將游牧民從故鄉搬遷到定居點的政策依舊持續進行²¹。

2011年6月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移民政策並非只是單向，而是雙向。漢族移民到西藏，而藏民移居到中國的省會城市。其中推測，每年約有超過一百萬，來自西藏自治區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區的藏人前往城市²²。這種遷徙加速藏人的漢化。

西藏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有助於漢化。預計所有這些城市將在幾十年內，成為漢族人口比例多數的城市。為了促進城市發展，國有企業和外資公司大量收購農村土地。這些農地是藏族農民從歷代祖先繼承下來的祖產。現在，這些農民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必須找其他非技術性工作謀生，所以通常都只能當臨時工。如果中國當局按照當前城市化的需求，進行土地徵用的速度繼續下去，那麼西藏許多地方的土地，將成為中國移民、中資企業和國有企業的財產²³。

為了加快同化藏族的腳步，中共當局使用毛澤東時代的手段，「推動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2014年6月18日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主持召開民族通婚家庭座談會，計畫以民族通婚，促進「民族團結」²⁴。

21 文化種族滅絕，2017

22 漢藏人雙向遷徙的勘探證據，<http://russian.people.com.cn>, 09.07.2012 俄文

23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 p194 - 195

24 利用民族通婚來戰鬥分裂主義，唯色，<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

根據『華盛頓郵報』2014年8月16日報導(其他各國媒體亦廣泛報導),中共積極推動民族通婚,顯然是企圖同化藏族,並杜絕層出不窮的族群對立。統治西藏自治區的中共官員,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一系列有關民族通婚的文宣,宣傳異族通婚的美好。根據中共政府公開的報告,當局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推動這一項計畫。2014年8月發布的有關這項政策報告中,中共西藏自治區研究報告指出,過去5年來,通婚人數逐年增加,從2008年的666對增加到2013年的4,795對。報告中未說明成長原因的細節,但一般認為增長歸因於社會福利、生育權、休假、獎金以及通婚所生子女的就學、就業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等的優惠政策。藏族作家唯色指責推動藏漢通婚是一種惡劣的殖民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策要求民族通婚的夫婦,儘早決定其子女的種族,登記註冊。然而,多數人寧願選擇自己的子女為漢族,而不是藏族。因為他們認為,成為漢族可以帶來更多的利益和機會。此外,民族通婚家庭常常因為成為民族團結的楷模,而得到表彰²⁵。

同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喪失母語。雙語教育政策在「中國本土」的實施,不同於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的教育,主要目的是要他們接受「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這些「少數民族」學生可獲得的文獻資料來源,大部分是由中文翻譯而成,而這些資料大多涉及政治意識形態²⁶。

藏區的學校推行兩種教育模式。第一種模式是藏語學校,除了漢語外,所有的基本科目都是用藏語授課。四川省的藏族自治區引入藏語學校模式時,小學的入學率很高。然而,因為許多學生離開,藏語學校的中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第二種模式是漢語學校,除了藏語課外,所有主要科目均以漢語授課。市面上出版的藏文書籍和閱讀資料僅有5%,而95%都是中文書籍。西藏的藏族學生很難獲得高等教育,因為他們必須具備良好的漢語程度和學

25 中國在西藏推廣異族通婚,加強民族團結, Wan W. 華盛頓郵報, 16.08.2014

26 西藏雙語教育政策, Tenzin K. 莫斯科, 2019, p. 254 - 259

識。許多藏族學生畢業後，依舊找不到工作。因為西藏的就業考試，尤其是公務員考試，需要有良好的漢語專業知識。因此，非常諷刺地，藏人不懂中文²⁷，就無法在西藏找到工作。近年來，藏族青年畢業生多次抗議歧視性語言政策。結果，許多年輕人被指控犯下一系列嚴重的罪行，例如，分裂主義、破壞民族團結等。2009 - 2010 年中共逮捕了 50 多名藏族作家、歌手和詩人²⁸。

中共對藏族的教育漢語化日益明顯。即使寒假期間也禁止志願者免費教授藏族學童藏文和西藏文化。中文宣傳偉大的共產黨小本子中，經常將西藏貼上「落伍」的標籤²⁹。據估計，藏族官員的語彙中，中文佔 1/3 至 1/5。總體而言，在西藏，藏語日益被邊緣化，並脫離了行政和教育領域³⁰。

儘管交通不斷改善，由於西藏的票務、運輸系統和銀行業務均使用中文，結果造成，許多藏人即使在西藏移動，也困難重重³¹。那些會說流利藏語的藏民，因為不會說寫中文，出門處處不方便，而感到自卑。許多自稱為藏族的人，說中文會感到更自在舒坦³²。

漢化的方法之一是，讓藏族游牧民定居一處。大清帝國末年，曾宣布這項政策。現在中共政府就以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為藉口，進行此一政策。早在 1956 年，朱德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就談及將藏族游牧民定點居住的必要性。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早被中共宣傳為落伍的傳統。內蒙古的游牧生活已被中共消滅，對西藏，也已經進行到了最後階段³³。這裡不再重複已敘述過的內容(參考本書前章節)。作為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我會指出「落

27 Tenzin K. 2019, p254 - 259

28 歷史、記憶和阻力：對七萬言上書的歷史評價，Desal T.，莫斯科，2019, p107

29 西藏自治保留地，Eremina D., 2013

30 文化種族滅絕，2017, p. 70 - 83

31 Tenzin K. 莫斯科，2019, p. 155 - 156

32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 p. 122 - 127

33 文化種族滅絕，2017, p. 83 - 92

伍」這個名詞，並不適用於游牧生活，而是適用於致力於消滅游牧生活的中國共產黨人。很顯然地，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將共產主義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結合起來。

我們可以同意藏人的觀點：「中共政府從來不了解牧民的生產、經濟和生活方式。中共一直專注在可耕地上，而不是在歷史上最近收購的更大面積牧區土地。對中共而言，耕地仍然是主要模式和基準，而相對更適合於廣泛土地利用的旱地（草原），卻被認為是沒有生產性的。中共沒有制定涵蓋所有生產地貌的全面政策，而是繼續推動廣闊的牧場變得更像農田。許多牧場政策都有這個意圖，從粗放生產到集約化生產的過渡，是他們明確的目標。然而，他們繞開了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這些旱地（草原）是否實際上可以持續地支持集約化土地利用」³⁴。

中國企業在中共政府的支持下，開採西藏自然資源，然而，過度的開發破壞，常常引起藏民的抗議。這通常發生在游牧民地區，同時，這些地區的牧民正被中共政府強迫遷移至定居點。抗議活動受到中共嚴格鎮壓，罪名是違反政府政策。牧民遭到拘留，並被處以鉅額罰款³⁵。也有一些情況是，中共政府藉由成立自然保護區名目，將牧民趕出他們的土地，然後再頒發採礦許可證給中國企業在自然保護區內採礦。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長期以來的懷疑，就是將西藏游牧民逐出牧場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給中國礦業公司開路³⁶。

還有一個主要的潛在威脅是在西藏河流上修建大型水壩。這項建設的目的是，加快礦山開發速度、實現城市化和大規模漢族移民西藏以發展西藏部分地區。有些地方因為修建水壩，導致當地藏民被迫遷離他們的土地。儘管有科學家發出風險警告，然而，中共政府依然在地震易發區修築水壩。科學

34 浪費的生命：中共結束西藏牧區生活運動的批判性分析，2015，人權中心，p. 25

35 中共以邪惡罪，判處 21 名藏人入獄，E. G. [https://tibet.net.](https://tibet.net/)，2019

36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p. 143 - 145

家認為，這樣的大型水壩既可以引發地震，也是地震的受害者。地震破壞大型水壩會引發連鎖反應，從而擴大地震的力量和影響。一位中國的學者指出，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4年雲南魯甸地震，都是其附近的大型水壩引發的³⁷。

雖然西藏尚未發生環境危機，但是為了滿足中國的需求而被破壞的自然生態，加上自然因素（例如，冰川逐漸消失），不僅對西藏，而且對南亞諸國的未來自然生態環境都構成了威脅。如果不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而是，西藏人民有權力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那麼上述這些威脅和危險都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保護西藏自然生態，最好的方法，正是中共政府正在破壞的那些「落後」的西藏傳統生活。而達賴喇嘛對環境保護的考量與現代科學是一致的³⁸。

宗教

2018年4月3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其中的基本政策：「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正常宗教活動…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國家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內部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各宗教團體、宗教教職人員和信教公民自主辦理宗教事務…」³⁹。然而，中國共產黨對西藏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孤立和抹黑十四世達賴喇嘛。這項政策執行的粗魯程度，已達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例如，2013年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發表一篇文章，其中呼籲：「深入開展新舊西藏對比教育活動，教育引導全區各族群眾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教育引

37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 p.149 - 151

38 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西藏政策研究所，達蘭薩拉，2017

39 保護宗教信仰自由，China Daily, 04.04.2018

導各族幹部和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和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⁴⁰。儘管中共政府大力抹黑、詆毀十四世達賴喇嘛，藏人依然尊崇他們的精神領袖。例如，2015年儘管中共政府一再禁令和威脅，西藏各地仍有許多地方公開慶祝達賴喇嘛 80 歲生日誕辰⁴¹。

藏人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中共當局關注的重點。在這一個問題上，中共持續推動「反達賴喇嘛」和「反分裂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加強對宗教控制、管理、操縱和褻瀆的政策。中共在各地寺院設立監控機關（民主管理委員會、工作小組等），進行干預宗教活動：例如人為地限制僧侶人數、關閉一些寺院、摧毀一些宗教活動場所、寺院內安置武警和軍隊、嚴格限制條件進入寺院、不斷在寺院內對僧侶進行長時間的洗腦大會、接受政府補貼的藏人被迫動手取下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畫像，並將毛澤東和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照片放到佛壇上等管控、破壞、褻瀆藏傳佛教的行為⁴²。最近，更有人提議在拉薩豎立，過去被派往西藏的歷任清朝和中國官員的雕像。2019年，中共當局發起一場全國性運動：「全國反犯罪運動來譴責達賴喇嘛的同情者」，鼓勵人們譴責、批鬥社區內，如有絲毫同情達賴喇嘛集團的人⁴³。

200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宗教事務局『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第五號令生效開始實施。其目的是，可以合法地讓中共的權力深入藏傳佛教，控制其轉世祖古 (Tulku) 人選，破壞佛教教規，違反佛教教義。當中，主要的目標還是：任命一位親中共的人選，擔任下一任的達賴喇嘛，就如同中共現在認證的「假班禪喇嘛」一樣。中共官員一如既往地表示，轉世

40 中共西藏黨書記計畫將達賴喇嘛從藏傳佛教分開，Wangchuk Ts.，西藏公報，2013.，vol. 17, no. 6, p. 27

41 藏人不顧中共禁令，慶祝達賴喇嘛生日，西藏公報，2015.，vol. 19, no. 4, p. 19

42 藏人被迫放上習近平照片：西藏的宗教鎮壓加速，<https://tibet.net>, 2019

43 中國利用全國反犯罪運動來譴責達賴喇嘛的同情者，人權觀察，<http://tibet.net>, 2019

達賴喇嘛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和法規，只有中共中央才有權力任命達賴喇嘛的繼任者⁴⁴。

2011年9月24日在達蘭薩拉舉行的第11屆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領袖會議上，達賴喇嘛就轉世問題的佛教歷史和傳統發表聲明，批評中共當局操縱喇嘛轉世的企圖，包括他自己的轉世。會議通過了支持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該文件的連署人為27位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領導人，以及西藏流亡政府(CTA)宗教文化部部長貝瑪秋傑(Pema Chojor)和前總理額東仁波切(Samdong Rinpoche)⁴⁵。

此外，2011年9月24日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就他的下一個化身，發表了特別聲明。在聲明中詳細解釋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歷史和傳統，以及如何開始尋訪轉世靈童。他說：「事實上，早在1969年，我就明確表示，有關達賴喇嘛的轉世，今後是否應該繼續下去，應該由廣大信眾決定。然而，當信眾表達尋找達賴喇嘛轉世的強烈願望時，如果缺乏明確的指導方針，政治勢力或既得利益者，會濫用轉世制度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使用清朝的金瓶掣籤(中共當局強調必須採用)時。事實上，真正經過金瓶掣籤程序認證的只有一位達賴喇嘛和第8世及9世班禪喇嘛。

關於轉世，達賴喇嘛強調：「再次轉世，皆由轉世者本人的願力，或最終的業力、福報、以及發願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轉世何處、如何轉世、如何認證等，是轉世者自己的不共因緣，絕非由他人強制、壓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況下產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否認有「前生後世存在」的中國共產黨政府領導們，以權力干涉轉世認證，尤其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轉世，是極為不妥。這種與自己政治理論背道而馳的虛偽惡行，實屬厚顏無恥，世人皆會有目共睹。若發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國際藏傳佛教的信

44 中國將決定誰是達賴喇嘛的轉世，Beech H.，<https://time.com>

45 中共對轉世喇嘛的控制：與佛教僧侶的對應問題，Kuzmin S.L.，2017

眾團體，也堅決不會承認和接受…除了通過佛教教義合法方法承認的轉世外，任何人，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都不應承認或接受，因政治需要而選出的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切記！」⁴⁶。

2019年11月27-29日第十四屆西藏宗教領袖會議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包括藏傳佛教四大教派與苯教領袖、代表通過一項特別決議：「只有14世達賴喇嘛有權決定他自己轉世的認證方法，沒有任何政府有認證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權力」⁴⁷。

承認達賴喇嘛有權利，在沒有中共政府的干涉下，決定他自己的轉世。此一決議，受到中共政府及其海外代理人的指責。然而，格魯教派的信眾，並不贊同中共政府的觀點和作法。西藏其他教派也持相同認證轉世觀點。例如，噶瑪噶舉教派17世大寶法王烏金欽列多傑表示說：「達賴喇嘛是唯一可以決定其輪迴轉世問題的人」⁴⁸。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任命的「假班禪喇嘛」確吉杰布正在擴大的工作。中共十九大關於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確吉杰布在會議上表示，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也曾宣稱：「藏傳佛教就誕生在古老中國，是中國宗教，不是外來」⁴⁹。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荒謬的，眾所週知，藏傳佛教不是在中國古代誕生的，也不具有中國特色。

2015年3月7日第12屆全國政協第3次會議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上，確吉杰布表示：「在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照耀下，各族群眾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傳統文化得到充分保護，宗教活動得以正常進行。這些，可以說是功

46 達賴喇嘛的輪迴轉世, <https://www.dalailama.com>

47 達賴喇嘛為第十四屆西藏宗教領袖會議加持祈福, <https://tibet.net>, 2019

48 大寶法王說轉世問題由達賴喇嘛自己決定, <https://www.rfa.org>

49 Nikolskii V., <https://savetibet.ru>, 2017

德無量的。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和進步，是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導下取得的……」⁵⁰。這些話宛如是共產黨幹部的樣板式報告，而不是一個出家喇嘛會說的話。

在『西藏民族改革 60 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實』專訪確吉杰布中，他表示：「西藏民族改革 60 年來，中央政府依法維護了藏傳佛教的正常秩序，西藏在宗教事務上，充分遵守了，黨的基本原則，西藏地區充分執行了宗教自由政策。藏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力得到依法保障，宗教活動正常有序進行，藏族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有效滿足，藏傳佛教正沿著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針對自身的體會他說：「現在西藏廣大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寺廟僧尼緊密團結在愛國愛教的旗幟下，秉持教規戒律，潛心精進聞、思、修，自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努力造福信眾和社會」⁵¹。

2019 年 5 月 5 日在拜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時，確吉杰布保證：「一定不辜負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一定銘記中央領導的諄諄教誨，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宗教和諧做出貢獻」⁵²。

藏人被迫朝拜假班禪喇嘛確吉杰布。2019 年 5 月 21 日，40 名獲得拓然巴 (Geshe Doramba) 高級學銜的僧侶，被迫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內向確吉杰布獻上哈達進行朝拜儀式⁵³。2019 年 6 月 22 日確吉杰布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⁵⁴。

50 隨著真正的班禪喇嘛生日臨近，中共安排演講試圖合法化假班禪，<https://www.savetibet.org>

51 中國班禪：西藏民主改革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實，<http://eng.tibet.cn>

52 汪洋會見 11 世班禪喇嘛，<http://russian.news.cn> 俄文

53 四十名藏族僧侶獲得佛教最高等學位，<http://russian.news.cn>

54 中共任命 11 世班禪喇嘛擔任西藏分會會長，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中國共產黨不僅利用確吉杰布控制西藏佛教，還干涉了其他國家事務。2015 年三位熱衷於經濟活動的外蒙古住持在蒙古進行一項政治活動，以謀求中共政府的經濟支援和貿易優惠。他們其中一位住持，就真假班禪喇嘛的問題表示：「外國試圖分裂蒙古佛教界，我們必須要維護蒙古的獨立性，不受外國的影響」。不久後，這位住持就帶領人數僅 8 人的小團體，前往中國朝拜中共扶植的假班禪喇嘛確吉杰布⁵⁵。這位親共的外蒙古住持也發聲明表示反對 14 世達賴喇嘛訪問外蒙古。這個親共團體的其中一人，有一位親戚是外蒙古官員，他根據中共提供的資料，將與西藏流亡政府 (CTA) 有關的人，列入黑名單，拒絕他們申請簽證。這就是他們在蒙古的所謂「不受外國的影響」。

2019 年 5 月確吉杰布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首次出國，參加泰國衛賽節 (Vesak) 佛陀的誕生、成道、涅槃慶祝活動。中國共產黨扶植的「班禪」，受到隆重的接待。確吉杰布表示：「中泰兩國政府間積極來往合作，人民心意相通」⁵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媒體是在確吉杰布返回中國後，才開始廣泛報導他的這次訪泰活動。確吉杰布返回中國後，接受中媒訪問時表示，此次出訪更能深切感受到祖國的偉大。他提到：「我們很幸運趕上新中國發展崛起的時代，感恩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富強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他亦表示：「自己作為藏傳佛教的代表，更有責任和義務引導藏傳佛教更好更快地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最大限度地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為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團結作出應有貢獻」⁵⁷。實際上，這意味著他必須要歪曲佛教教義，以配合、支持中國共產黨，增強中共政府佔領西藏的控制權。

最近，俄羅斯翻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順水逆風』。作者阿嘉仁波切是

55 蒙古佛教面臨的新威脅, Aryaabat, <http://savetibet.ru> 俄文

56 中國佛教代表團參加衛賽節, <http://eng.tibet.cn>

57 中國班禪：在國外深深感受到祖國的偉大, <http://eng.tibet.cn>

一位被迫參加金瓶掣籤，認證「班禪」的高僧之一。這位高僧在書中講述，他流亡美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能承認中共政府指定的十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以及拒絕擔任中共政府指定的假班禪轉世靈童的老師，所以毅然離開中國」。書中他透露了，中共宗教局長葉小文親口承認他們在金瓶掣籤中動了手腳，他們事先在一根籤條下放一點棉花，讓它比其他的籤條長一點，以確保他們內定的靈童籤條，可以被抽出來⁵⁸。

然而，真正的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下落仍然不明。真正的 11 世班禪喇嘛曲吉尼瑪 (Gedun Chokyi Nyima) 被 14 世達賴喇嘛正式認證不久後，就被中共當局綁架了。而確吉杰布被中共任命頂替班禪的頭銜。

從那時起，有關 11 世班禪喇嘛曲吉尼瑪的信息，僅偶而出現，而且是中共官方發布的消息。根據中共最新發布：「像正常人一樣，接受教育，免費義務教育…上了大學…目前找到了工作」。中共並沒有提供任何更準確的資料，包括他的活動和家人的下落⁵⁹。正如『班禪喇嘛』一書的作者指出的一樣，失蹤的曲吉尼瑪已經錯過了，他本應接受的僧侶佛教教育和修行訓練⁶⁰。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共產黨讓其任命的「假班禪」繼承班禪喇嘛的轉世系統，則可能導致真正西藏的班禪喇嘛轉世系統中斷。

中共當局使用高科技來管理「轉世祖古」。2016 年 1 月 18 日藏傳佛教 870 位「活佛」第一批名單和資訊，正式在網上公布⁶¹。然而，根據中國白皮書，2013 年西藏自治區共有登記 358 名「活佛」⁶²。他們的人數在 3 年內，不可能翻到 2 倍以上。顯然，數字 870 表示大多數的「活佛」都生活在西藏

58 順水逆風，阿嘉仁波切，2018，p. 348 - 350 俄文版

59 中國仍未提供班禪喇嘛的訊息，<http://tibet.net>

60 不斷轉世之系統，p. 81

61 中共推出活佛資料庫，稱其他所有為假，<http://www.tibetanreview.net>

62 白皮書：西藏有登記 358 名活佛，<http://russian.dbw.cn>

自治區之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4 世達賴喇嘛並未被列在線上名單⁶³。

那些在中國得到中共當局承認的「活佛」，除了宗教外，一律都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教育。此外，他們還要學習使中國共產黨奪到政權的「人民解放戰爭」、參觀中國的革命紀念館、毛澤東的故鄉和故居等。他們在那裡對毛澤東的肖像和紀念碑獻上哈達。中共媒體引用他們的共同聲明：「我們會在引導藏傳佛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上，做出一番貢獻」⁶⁴。

另一個中國共產黨用來破壞藏傳佛教的工具是，存在於蒙古、西藏和其他國家的附佛兇天 (Shugden) 邪魔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西藏，這個邪魔的存在幾乎是難以覺察到。但是，近年來這個兇天邪魔的勢力突然強大起來，連西藏的主要寺院都有它的祭殿和唐卡畫像。例如，西藏自治區內四大寺的甘丹寺，另外，還有一座專門祭祀兇天 (Shugden) 的寺廟，有中共武警守護，以免受到憤怒藏人的襲擊。日喀則附近的剛堅寺 (Gangchen) 被認為是西藏西部兇天信徒的主要寺院。在康區，中共正在修建世界最大的兇天塑像。認為兇天是不祥邪魔的藏族人通常不願談論兇天，甚至避諱說出它的名字、避免接近它的畫像，當不巧從遠處瞥見時，也會刻意轉向不看它，以免自己沾到穢氣⁶⁵。

對兇天惡鬼的信仰並非佛教信仰，外國的兇天信徒們受到不正確的教導，而且是被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師所教導，中共班禪確吉杰布也參與此事⁶⁶。然而，事實證明，路透社的調查發現，這個組織抗議達賴喇嘛活動的兇天領導人，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金援，成為北京長久以來企圖詆毀達賴喇嘛

63 國資料庫活佛名單，達賴喇嘛被省略，Lewis C.，<https://www.buddhistdoor.net>

64 西藏的活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之旅，訪問毛澤東故鄉和其他愛國歷史遺跡，Jun Mai，<https://scmp.com>

65 中共屋頂下的鐵帽，布局西藏邪魔殿堂，Cherepko M.，<http://savetibet.ru>

66 新的威脅，Aryabat

的一個工具。中共是詆毀達賴喇嘛團體的幕後黑手的事實被揭露後，海外一群率領反對 14 世達賴喇嘛國際運動的兇天信徒團體，宣布自我解散⁶⁷。

總之，依照中共的指示，確吉杰布成為了，將藏傳佛教中國化的主要指揮者。顯然，中共當局也準備利用這位中共班禪確吉杰布，來認證未來的中共「達賴喇嘛」⁶⁸。

和以前一樣，中共歷任最高領導人，包含習近平在內，一脈相傳地都表示，中國的宗教不應該受到外國的影響⁶⁹。然而，矛盾的是，中國幾種主要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源自於外國。中共當局不時地在藏區各地寺院發起僧侶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並強迫他們在寺院上方懸掛中國國旗⁷⁰。現在，中國國旗不僅懸掛在學校和民房上，還懸掛在寺院上。

2015 年 3 月 7 日確吉杰布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當時西藏的寺院數目和僧尼人數：「西藏自治區有各類宗教活動場所 1,787 座，住持僧尼 4.6 餘萬人。四川省有 783 座寺院，僧尼 6.8 萬多人。青海省有 660 座寺院，有僧尼 4.45 萬人」⁷¹。這表明藏族仍然具有很高的宗教虔誠度。

很明顯地，無神論的中共當局，對藏族人民高度的宗教虔誠度相當不滿意，特意處處去限制及破壞。2017 年 9 月 7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其主要目的在孤立藏傳佛教寺院和社區，以及遏阻寺院傳統的僧尼修行方式。對於中國宗教界人士註冊的五大宗

67 路透社揭露中共支援真相後，抗議達賴喇嘛的團體解散了，Lague D., Nebehay S., <https://in.reuters.com>

68 中共班禪已成為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指揮者，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69 中國宗教應該沒有外國影響，習近平，<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70 中共檢驗西藏僧尼的愛國主義精神，<https://www.theguardian.com>

71 隨著真正的班禪喇嘛生日臨近，中共安排演講試圖合法化假班禪，<https://www.savetibet.org>

教，將之中國化是這則宗教法令的基礎。這五大宗教各個都有一個隸屬於中共政府的協會，並由「國家宗教事務局」和「中國共產黨統戰部」進行「指導和監督」。這意味著，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使宗教傳統符合中共的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思想。根據這則宗教法令，所有到印度尋求佛法教導和拜訪精神導師的藏人，一律都會遭到罰款和刑事起訴。甚至，在網路上討論宗教問題，也會受到懲罰。這則『宗教事務條例』自 2018 年 2 月 1 日開始施行。新華社的俄文報導，發布了已經完成第三階段「愛國主義」教師培訓的消息。中共採用，以不懈的鬥爭方式對抗「敵對外國勢力」的滲透，保護「守法」的僧侶。讓僧尼們每日的修行功課，改成對黨忠誠的宣誓和考驗⁷²。

在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在十九大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說：「藏傳佛教在長期的形成過程中，根據當地的實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義和儀軌，因此它本身就是中國化的典範」。同時，他要求，停止「利用宗教危害國家安全」，尋求「剷除極端主義」和「防止外部勢力滲透」。這次大會後，2017 年 10 月西藏自治區政府派遣二萬名共產黨員深入各地農村，七千名抵達各處寺院，向僧尼、學生和農民宣揚十九大的精神和習近平講話。2018 年 5 月 31 日 - 6 月 2 日中共當局選拔一批寺院青年積極份子，為他們舉辦『加強僧尼政治信念』培訓班，讓他們有能力回到⁷³自己的寺院和社群中開展政治宣傳。中共認為透過僧尼來為黨和政府進行政治宣傳，更有效。

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九大前不久，僧尼和居士求學人數高達四萬人的，藏傳佛教最大的佛學院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色達縣喇榮鄉）的情況進一步惡

72 北京渴望加速西藏寺院中國化的新規定，<http://savetibet.ru> 俄文

73 中共正在籌備訓練每天在寺院宣傳的內部代理人，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化，裡面的僧俗二眾學生遭到中共軍警驅逐，部分建築物也受破壞。但是，中共軍警離開後，學生們很快回去，收拾一番，又恢復原狀，大家繼續上課學習佛法。2016年中共當局再次拆除寺院建築物，並根據法規和「重建」計畫，驅逐寺院學生。2016年拆除了1,500座建築物。2017年春天，中共官方公布已經拆除3,225棟建築物，把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分割成，色達五明佛學院和喇榮寺，並派駐黨組織推行分而治之。派任藏族黨員幹部擔任院長，嚴格限制老百姓與寺院僧尼的接觸，引入一種「社會可管理性」模式，目的在加強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穩定上的影響力，消除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抗議事件」⁷⁴。

根據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TCHRD)的調查報告顯示，由於中共大規模拆除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建築物，讓約一萬名的學生宿舍社區，減少了4,828名僧尼學生，拆毀了4,725座僧房建物。為了限制寺院的宗教活動，2018年10月16日喇榮寺管理委員會、色達五明佛學院院務委員會、色達縣民族宗教局共同具名，發布一則公告，表示色達五明佛學院，專司佛學教育工作，不是承辦任何佛事活動的主體，不接待院、寺外的僧眾和信教群眾。從2016年開始，連續三年，中共用各種名義阻止，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區和安多地區藏人，前來參加每年藏曆9月18日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舉行的大法會「極樂法會」。2017年色達五明佛學院已經被中共政府接管，學院的黨委書記、院長，由甘孜州組織部任命原州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接任，另有3名共產黨黨政高幹任職佛學院黨委和寺方管理委員⁷⁵。

中共開始在其他藏傳佛教寺院，運用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的「改革」經驗模式。2019年同樣甘孜州有3,500名僧尼被逐出白玉縣的亞青寺(Yarchen

74 共黨官員被任命主持西藏寺院和佛學院, Nikolskii V., Laru Gar, <http://savetibet.ru>

75 著名寺院連續三年被中共禁止舉行大型極樂法會, Nikolskii V., Laru Gar, <http://savetibet.ru> 俄文

Gar)。該寺有約一萬名左右的僧尼、居士和瑜珈士，學習佛教經典和接受密續部灌頂教學。來自其他省份的求法學生大多被驅逐出去。中共當局派駐亞青寺的「駐寺工作人員」有 600 多人，嚴密監控僧尼學員的一舉一動，並嚴查所有訪寺信徒和旅客。截至 2019 年 6 月雖然中共當局尚未如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一樣拆毀寺院建築物，但是，其他省份的學員在亞青寺修建的修行小木屋都已遭到摧毀⁷⁶。

總體而言，中國當局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控制和恣意改變佛教傳統的政策，都是對宗教的褻瀆，其最終目的是摧毀藏傳佛教。雖然，未來存在著一種威脅，藏傳佛教依然會保存和繼續存在於西藏境外。而西藏境內，依照中共制定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所有的轉世，將被中共任命的冒牌貨或假活佛所取代，成為中共宗教典範的部分樣版人物。

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和西藏難民

中共當局繼續對西藏進行資訊封鎖，並開展反對 14 世達賴喇嘛的宣傳活動。所有的文宣刊物都持續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一貫的宣傳論調依舊沒有改變，中共宣傳部，在關於封建社會的「恐怖」和中共治理下的「繁榮」上，試圖用單調的宣傳來掩飾其扭曲事實和論點的心虛。

與這些屢次遭到境外反駁的單調宣傳相比，中共網軍在網上傳播的假訊息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欺詐偽造，更為多樣化。例如，2014 年推特 (Twitter)、臉書和 YouTube，發現數十個偽裝境外的假帳戶，這些假帳戶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非常瞭解西藏與中共政府之間的關係和情況，並常常描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情況等⁷⁷。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對外封

76 超過三千名僧尼被逐出甘孜亞青寺, 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77 YouTube 在調查後暫停了假西藏宣傳帳戶, Flor Cruz M., 西藏公報 v. 18, no. 5, p. 25

鎖了西藏所有的真實訊息。例如，1951年5月1日上午達賴喇嘛在天安門第一次與毛澤東相見的歷史事件，中共政府就封鎖了各種語言，看維基百科(Wikipedia)描述的這個史實⁷⁸。

在中國，不僅媒體和網路，連科學出版物都要受到審查。檔案資料和文獻也是都經過審擇發行的，因此，得出的結論才不會與中共的準則相抵觸。所以，自然地，一些只引用中國檔案資料的藏學家的主要論文得出的結論都是：毛澤東奉行漸進式逐步改革政策，而其後發生的過激行動，都是藏人自己叛亂所造成的過錯。

西藏的近代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的記憶。1980年以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西藏的文史資料刊物，這是現在被藏學家廣泛引用的文獻庫之一。其中，還添加了藏文版的『中國軍民回憶錄』，然而，書中內容的真實性，非常令人懷疑⁷⁹。2008年西藏人民發起一波波的抗議遊行後，中共政府更加嚴重審查西藏歷史著作和資料。

為了瞭解這些抗議遊行，中國進行了特殊的研究調查。例如，「公盟法律研究中心」這個在北京由中國律師組成的獨立公益團體，派數位北京大學研究生前往西藏調查藏族大規模抗議遊行的原因。後來他們提出了一份「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他們認為：「佛教不僅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藏族宗教文化與歷史發展邏輯相符的主要思想來源」。達賴喇嘛依然是藏人最尊敬的領袖，中共政權意識到這一點，認為他是共產黨掌控西藏權力的主要威脅者。中共當局脅迫僧尼們不斷重複地謾罵達賴喇嘛、讚頌中國共產黨。此外，各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必須向當地公安舉報僧尼的非法抗議遊行。被派到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委員會和「工作組」對各個僧尼一一進行書面審查，審問他們是否反對達賴喇嘛的「分裂

78 我們被鎖了, Bainazarov E., Zuevskii V., Izvestiya news, no122, p.2 俄文

79 Desal, 2019, p.102

主義」，還脅迫他們公開表達「熱愛祖國」。除了其它被要求學習的書籍外，僧尼還要學習中文版的西藏歷史⁸⁰。

我與許多中國學者接觸後，發現了一個特點。他們大多數人，都不同意「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他們堅定站在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不願意討論這個話題。如果確實進行了討論，即使他們無法反駁，他們也不會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永遠不會承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人民在現實上，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所偽造的歷史。例如，與中國共產黨持不同見解的中國作家王力雄，不久前他的俄文版翻譯書在俄羅斯出版（他本人被禁止訪問俄羅斯）。他解釋了，中國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從未佔領任何國家領土的觀點：「因為整個國家系統不懈地重寫歷史，對真實歷史的改寫，使中國人都堅信，中國人的土地被古代不同外族帝國主義佔領，而這些土地一直以來都是屬於中國。這種被刻意營造出來的氛圍，促使中共官僚們從「反分裂」中，採取「政治上正確的」立場，創建了局滯和笨拙的權力」⁸¹。

在這方面，王力雄的見解，是值得關注的。他正確地寫道：「中共政權曾經是一個帶有宗教性質的黨，集中了基本教義主義的極端性、狂熱性和排他性，勢必要對其他信仰全面否定」。然而，僅僅因為中共當局不能完全禁止宗教，才繼續容忍它。王力雄指出，西藏確實沒有階級對立，因為被壓迫者認為這是他們的業力，並沒有反抗⁸²。畢竟，西藏高原嚴酷的生活環境，造就藏族對宗教高度的尊崇。這種宗教性原因，一時讓中共當局擔心無法製造西藏社會的階級對立。後來，在中共一路的宣傳洗腦下全中國境內，毛澤

80 文化種族滅絕，2017，p. 65 - 69

81 關於西藏的思考，王力雄，2015，p. 172 俄文

82 被壓迫的人，如此看待他們的地位，Moscow: KMK, p. 167

東變成新教主，他的思想成為了新的教義：「人民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文化革命的瘋狂中，陷入宗教般狂熱和物質利益中」。因為，歷史上中國的皇帝一直被藏人視為文殊菩薩菩薩的化身，在神的等級上比達賴喇嘛代表的觀世音菩薩還高，所以中國的毛澤東也被藏人認為是文殊菩薩的化身⁸³。

人們可以同意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評價及其對宗教的態度，但是不能解釋西藏人對宗教信仰非常虔誠的原因。例如，在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柬埔寨的情況是如何？他們的民族特性、歷史和宗教都各自不同，然而，結果卻大致相同…。

在最近一次的國際科學會議上，一位主要的中國學者表示，西藏不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我們接受中國的領土是來自繼承大清（雖然，這是不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對西藏的主張，在歷史上是沒有正當性的。

中國有名作家、詩人、底層歷史記錄者廖亦武，因為受到中共當局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他對外指出有必要使中共垮台⁸⁴。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消息引起了俄羅斯互聯網的一連串抗議。這是俄羅斯媒體多年來的慣性陋習，他們一直認為中共政權是俄羅斯的主要朋友。

在台灣（中華民國）的藏人，比在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藏人的情況好很多，儘管中華民國曾經做過許多反對西藏獨立的政治性阻擾。最近一個已經走入歷史的「蒙藏委員會」，該委員會延續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後，於1912年成立的「內務部蒙藏事務院」的工作。蒙藏委員會，這個隸屬於行政院的中央二級行政機關的目的是，將西藏和蒙古，當作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來管理。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藏委員會實際上只能負責在台灣

83 王力雄，2015，p. 47 - 120

84 China zerschlagen. - [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news/detail/5721/\(02.07.2019\)](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news/detail/5721/(02.07.2019))

的藏族和蒙古族的難民事務。2017 年 8 月 14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內閣）宣布正式解散蒙藏委員會。9 月 15 日該委員會正式裁撤，其相關業務分別移交給文化部、外交部和大陸委員會⁸⁵。

中國以外世界各國的學術界和政治界，針對中共政府日益影響西方的教育和科學研究等問題，開始關注。以下是中共政府深入西方自由世界學府，所帶來的一些問題：⁸⁶ 孔子學院是中共政府創設，並於美國等，世界其他各國的校園內，設置的中國語言和文化中心。孔子學院利用自由世界開放的公共環境，影響當地輿論和操控意識形態。輸出「審查和控制」資訊的方法，對一些外國的科學研究員的學術發表要求自我審查，合乎中共官方的研究主題的科學家才可以繼續獲得中國簽證。中共對邀請達賴喇嘛演講的美國大學施加壓力，並要脅外國教師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的領土⁸⁷。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俄羅斯，中共駐俄大使館甚至阻止「不受中共歡迎」的學者與俄羅斯的科學和教育機構聯繫。

在最近幾起案件中，有國際學術出版商已經讓步，同意中共的要求，在中國屏蔽一些指定的期刊論文。美國劍橋大學最初同意其著名的劍橋『中國季刊』在中國屏蔽 300 多篇涉及天安門、西藏、台灣和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話題的文章。然而，在強烈的輿論壓力下，劍橋就取消這項決定。同樣是劍橋大學出版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和『亞洲研究期刊』也報告曾收到中共的要求，不要刊登某些敏感文章，但是他們拒絕了。科學刊物出版商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 已經遵照中共的審查要求。他們出版的兩份政治科學期刊網站，已撤下一千多篇文章。後來他們再度確認，有一小部分，不到 1% 的內容，在中國受到限制。然而他們表示，為了其他論文可以順利在中國發布，

85 蒙藏委員會已走入歷史，<https://www.taiwannews.com.tw>

86 在孔子學院的包裝下影響各國，俄文

87 中國的長臂，Redden E.，<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

就必須遵照當地的法規。⁸⁸ 雖然俄羅斯目前沒有發生這類事情，可是一些學術出版商也不敢接受無法在中國刊登的文章。

中共試圖要支配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學術界。這牽涉到中國學者和各國學者之間的交流。即使受到西藏和蒙古學相關的國際會議邀請，中國籍的藏族和蒙古族學者還是不被允許離開中國。這些學者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被拒絕，往往是毫無理由的，雖然，某些情況他們可以出國（要有中共官員陪同），但一般是不被批准的。例如，最近一次重要的國際藏學會議上，沒有一位來自中國的藏人介紹西藏作為獨立國家的歷史地位和現在藏人在中國的現狀等方面的演講。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偶爾會參加其中一場會議（可能其主題比較中性），不過，如果聽到出現敏感字眼的開場白後，他們會一同站起來，井井有條地步出會場，臉上佈滿困惑和恐懼。這也難怪，進入這樣的會議討論會場，會讓中共隨行的「監視人」惱怒，讓整團人員都陷入麻煩…。

申請出國護照時，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必須提交比其他中國公民更為詳細的文件。對於藏人來說，申請護照的過程可能花費數年，雖然也有人順利拿到，但是，通常會被拒絕⁸⁹。2012年成千上萬的藏民，在獲准出國旅遊後，前往印度參加達賴喇嘛主持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回國後，他們被押去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許多人遭到逮捕，護照被沒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藏族被禁止申請護照。中共政府派遣一批技術人員前往藏區，拆卸沒收寺院和民房的衛星天線和設備，讓藏民無法收看收聽境外電視和電台節目。並在各個寺院中強制安裝上中共的中文電視頻道接收器⁹⁰。

西藏自治區和其他省份的藏族居住地是擁有最多武警、便衣警察和監視錄影機遍佈的地方。藏區裝設監視錄影機越來越多且密集。2011年西藏啟動

88 中國的長臂，Redden E.

89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p. 97 - 98

90 藏族地區，Eremina D.，2013

了可以「即時」識別和監控的網格監視作業 (Grid System)。城鎮區分為小方格區域單位，各有安全網格員監視。2011 年中共政府派遣了約 2 萬 1 千名中國共產黨員幹部，在西藏自治區 5 千多個村莊中，成立了電子網格監視小組⁹¹。最近，中共政府進行的另一個項目是，收集西藏高原人民的基因數據⁹²。

中共網路間諜入侵全球 103 個國家共 1,295 部政府及私人電腦，其中包括達賴喇嘛辦公室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電腦，竊取了大批電子郵件和機密文件。其中涵蓋流亡藏人的資料及其在西藏親人的資料，以及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國外人士和機構資料，還有拜訪達蘭薩拉及達賴喇嘛來自藏地居民的資料等。主要目的是收集與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交流與往來友好關係的外國人士和機構，進一步阻止他們進入他國訪問，最重要的是獲得與達蘭薩拉有聯繫的境內藏人名單。中共還在其一些邊境掃描外國遊客手機，並在其手機上安裝監控軟體 App「蜂采」。

蜂采安裝到手機後，會收集已儲存的所有短訊、通話紀錄、聯繫人、行事曆和相片等。還會對手機上的文件進行審核。蜂采掃描手機後會生成一份報告，將所有的資料傳到中共官方的伺服器。不過，除非在第一次掃描後將其刪除，否則蜂采不會再次掃描。此外，該軟體還設定要檢測到的項目與詞彙超過七萬三千多，多半是涉及達賴喇嘛相關的圖文以及伊斯蘭地區相關的出版物等。尤其是穿越新疆邊界時，此軟體一定會被強制下載，已是眾所週知⁹³。

這些科技都是中共從西方民主國家獲得的高科技知識而發展出來的成功例子。西方自由世界雖然一向將「民主自由意識」和「保障人權自由」視為重中之重。但是為了與中共之間保持友好關係，常常會自動忽視自由和人權，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利益太大了。

91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p. 100 - 102

92 共在西藏大規模監測新基因工程，Tsultrim T.，<https://tibetpolicy.net>

93 中共裝間諜軟體，監控赴新疆遊客，<https://meduza.io> 俄文

中共鎮壓西藏的力道越發強大綿密及持久，所有的信息被封鎖得密不透風，以至於在 2010 - 2017 年間，有關抗議示威活動的數據少很多。極端絕望導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件：「藏人自焚」。從 2009 - 2019 年 3 月有 163 名藏人自焚，他們的職業分別是僧尼、牧民、農民、學生、家庭主婦等的一般平民⁹⁴。這些自焚的人，最後大部分都辭世了。然而，中共當局將這些自焚抗議的藏民，判定為犯罪行為。甚至，他們的家人、親屬、朋友和所屬寺院及村莊都要受到連帶處罰，類似中國傳統的罪誅九族。每次一發生藏人自焚事件，中共當局馬上採用更殘酷的鎮壓手段，壓制當地致哀的藏民。即使，基於慈悲心為不相識的自焚者誦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僧尼也會遭到中共武警逮捕入罪⁹⁵。

中共政府指責自焚者是受到達賴喇嘛及外國勢力的煽動，在中國進行暴力和分裂活動。然而，這是不正確的。海外的西藏人受到達賴喇嘛慈悲的教誨，以非暴力方式，為藏人爭取自由的權利。也就是說，藏人的抗爭方式，並不尋求暴力的行為⁹⁶。他們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除了遊行抗議外，製作和散發傳單、光碟、燒中國國旗、哀悼自焚者不過藏曆新年、抵制中國產品、不進入中國咖啡館、餐廳、酒吧、商店、舉行祈福、超渡法會等，約 200 多種方式的非暴力抗議活動在西藏境外舉行⁹⁷。

然而，西藏境內的藏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甚或控訴中共非法佔領西藏等的遊行抗爭活動，都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例如，甘孜 (Kardze) 的貝瑪汪千 (Pema Wangch3n) 只是公開唱西藏國歌，就被武警逮捕並遭到酷刑，儘管後來他被送醫治療，然而，三年後還是去世了⁹⁸。中共公安發賞金給群

94 西藏牧民在敏感政治紀念日前夕自焚死亡，<http://tchrd.org>

95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 p. 5 - 37

96 西藏非暴力抗爭：戰略與歷史分析，Tenzin Dorjee，ICNC，2015

97 中國特色法治專題報導，TCHRD，2015

98 藏族男子因唱西藏國歌而飽受酷刑致死，<https://tibet.net>

眾，讓他們演出一場政治秀，對「分裂份子」進行指責⁹⁹。中共主席習近平上台後，鎮壓藏人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非暴力抗議遊行隊伍中捧舉達賴喇嘛照片，手持支持達賴喇嘛、西藏要獨立自由等標語的藏民被中共武警包圍逮捕。私下傳遞自焚者消息給境外親友的藏民也遭到逮捕，甚至與印度親戚有聯繫的藏民也毫無根據地被指控洩漏國家機密、破壞穩定、分裂主義份子等的罪名。被逮捕出獄後的藏人平均壽命，比未入獄者的平均壽命短很多。一般而言，藏族政治犯在釋放後的三年內都會死亡。這取決於在監獄中受到刑罰的嚴重程度¹⁰⁰。近年來，西藏自治區的監獄不斷更新現代化監控設備和興建不同名義的新監獄¹⁰¹。

然而，遺憾的是，俄羅斯和西方媒體甚少報導西藏自焚事件，儘管這些事件引發廣大民眾的討論。當然，這些媒體的沈默是不願意激怒中共當局。

西藏境內接連發生的藏民自焚事件，是因為中共的西藏政策越發緊縮和嚴控的直接結果。藏人幾乎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對抗這個侵略者的恣意暴力對待。比起 2008 年以前的遊行抗議規模（高舉西藏國旗，高喊西藏獨立、達賴喇嘛永久住世等口號），人數變得更為零星，與此同時，發生了藏人自焚抗議。例如，2013 年秋天，中共政府在藏區發起「再教育」運動後，那曲比如縣(Driru)的藏族發生騷亂，中共關閉了拒絕「再教育工作組」入駐的寺院。然而，引起藏民騷亂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當地聖山的採礦作業。藏民抗議的形式多彩多樣，高喊達賴喇嘛長久住世、西藏獨立等口號、丟擲或焚燒中國國旗、學生示威和自焚。然而，所有的抗議行動，都遭到中共軍隊無情的鎮壓，採礦作業依然持續進行。其他各地，例如玉樹雜多縣(Zato)、昌都芒康縣(Markham)墨竹工卡縣甲瑪鄉(Gyama)的當地藏族人民也無法阻止中共

99 中共公安發賞金給群眾指責分裂份子，<https://www.rfa.org>

100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p. 81 - 89

101 西藏監獄系統的黑匣子，<https://savetibet.org>

政府在當地的挖礦作業¹⁰²。

中共的「再教育」是什麼情況？根據一位曾經接受「再教育」證人的描述，他被帶往一個名為教育中心的特殊機構中，要在這裡透過再教育進行改革。根據名稱，這裡應該被認為是一所學校，而不是監獄。學員都被告之，隨身物品只能帶衣服、毛巾、牙膏和牙刷。早餐後，每個人都要到教室集合，然後，大家要先自我批判一番，再對達賴喇嘛進行一番辱罵和譴責。工作組教導的中共法律和法規都是很表面化的。在「課堂」上，他們學習如何集會，如何在群眾中反對「落後的」佛教法會。晚課時，經常舉行類似文革時的「鬥爭」大會。此外，所有人（包含年邁的僧尼），都必須參加軍事訓練課程。那些不懂中文和身體虛弱的人，因為聽不懂命令或體力不足，經常遭到教官的拳打腳踢。所有被「再教育」的人都必須自費購買軍裝當制服，穿著軍服唱頌北京電視台上藏族女高音歌手演唱的愛國「紅歌」和中國國歌等。也有人因為犯一些小錯誤，就被警衛兵用電擊棍毆打到昏厥，被冷水潑醒後，又遭到塑膠管鞭打全身，然後再度用電擊棒毆打。食物很粗陋不潔，連上廁所都有規則限制。軍事訓練警報一響，大家都得馬上跳起來，在外面跑一兩個小時。中午時分，學員必須要站在烈日豔陽下，靜止不動，只要有一點動搖，就會遭到毆打。受完「再教育」訓練回家後，也必須定期向管區警局報到。在「再教育」訓練中心，學員必須要做清潔工作、洗衣、洗碗等勞動。僧尼學員們被警告不許換上僧袍進入寺院，也不允許他們到外地朝聖或旅遊。他們的身分證被公安局長期扣押。未犯罪的人，可以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送去「再教育」一年以上¹⁰³。

中共當局擴大與尼泊爾建立友好關係，增加其影響力，阻止藏人藉由藏

102 比如縣的抗議 2013 年，西藏公報 v.18, no1, p.11 - 14

103 一位僧侶的親身經歷揭露中共再教育制度的無法無天，<http://savetibet.ru> 俄文

尼邊界，逃往外國。此外，尼泊爾的流亡藏人處境正在惡化¹⁰⁴。中共領導人對尼泊爾提供財政援助，以換取尼方鎮壓藏人對中共的抗議活動。中共正式對尼泊爾表示感謝，感謝尼泊爾方面有效禁止了，在尼泊爾藏人的「反對中共鎮壓西藏」抗議遊行和活動¹⁰⁵。中共打算將鐵路線從中國延伸到西藏再到尼泊爾。2017年5月12日中尼兩國政府簽訂『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據新華社報導，中國在尼泊爾的直接投資正在增長：2015 - 2016年為5,700萬美元，2016 - 2017年為7,600萬美元，2017 - 2018為4.27億美元。一如既往，中共政府在外國的投資，也伴隨著中共對其內政的干預。現在，尼泊爾政府不但禁止藏人的遊行示威活動，也不允許升起西藏國旗。同時，尼泊爾當局還向媒體記者施壓，阻止他們發表批評中國的報導。尼泊爾部長官員甚至對該國國家通訊社(RSS)的記者開展調查，因為他們報導了達賴喇嘛從新德里出院的消息¹⁰⁶。此外，還有報導指出，尼泊爾警察逮捕了進入尼泊爾的西藏難民，並將他們遣送回中國¹⁰⁷。

總體而言，中共對尼泊爾的政策是將尼泊爾從印度分離出來，使他們成為中國的衛星國和印度周邊反印親中環帶的一部分。現在，中共也試圖干預印度的內政。中共2019年8月6日通過其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針對「印度宣布成立拉達克中央直轄區」導致拉達克邊界的改變，提出抗議。事實上是針對前一天8月5日，印度國會通過『查謨和克什米爾邦重組法』，宣布拉達克脫離查謨和克什米爾邦，改為中央直轄區(2019年10月31日正式開始)。拉達克未來將成為印度第一個佛教徒為主的行政區，以藏人為主的拉達克居民為此感到欣喜，從此脫離穆斯林為主的查謨。華春瑩表示，近日印度單方

104 中共陰影下，在尼泊爾虐待藏人，<https://www.hrw.org>

105 中共向尼泊爾提供財政援助，以交換鎮壓西藏抗議活動，<http://savetibet.ru> 俄文

106 尼泊爾政府施壓記者避免對中共的西藏問題進行批判性報導，<https://tibet.net>

107 尼泊爾將6名尋求庇護藏民遣送回中國，<https://www.rfa.org>

面修改國內法律的形式，繼續損害中國的領土主權，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會產生任何效力¹⁰⁸。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思維邏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要修改或變更國內法，還得因為中共政權自己單方面對外宣稱擁有那片異國領土的主權，就必須要獲得中共政府的許可。只要是中共官員或解放軍曾踏上的外國領土，不只西藏，連帶曾經是西藏屬國拉達克，這塊連中國人還沒有踏上的土地，都變成了中國的領土…。這和外國人被單方面宣稱是中國人的邏輯一樣，例如，滿族人、蒙古人、西藏人等，中共政府都將他們套上中國人的標誌，這全都是以前中國為中心的思維主義創造出來的歷史神話，以便進行中國擴張的一個例子。

流亡在印度的藏人比在尼泊爾的藏人好得多，印度藏人生活在更加自由的環境下。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定期出版有關西藏歷史和現狀的期刊雜誌等資訊物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達蘭薩拉的西藏檔案文獻圖書館 (CTWA)，館內定期出版期刊和其他書籍等。例如，不久前，出版的『西藏政治和軍事史』¹⁰⁹，是第一個詳細描述西藏軍事史的紀錄，這是一位退役西藏軍官根據許多歷史和傳記資料等書寫而成。西藏流亡政府的另一個部門「信息與國際關係」和其他西藏難民組織團體也定期出版西藏關係刊物和書籍及影像資訊等，並翻譯成各種語言，包含俄語。這些西藏相關的資訊，比起中共政府大外宣龐大的假訊息等，雖然規模小得太多¹¹⁰。然而，從這些真實的西藏關係資訊中，可以看到中共媒體對西藏訊息的封鎖和扭曲。

2012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提供世界各地藏學者智

108 中國反對印度改變拉達克的邊境地位決定，<https://tass.ru> 俄文

109 西藏政治和軍事史，Gyaltse Nangyal Wangdue，達蘭薩拉：LTWA，vol.1, 2012; vol.2, 2010

110 西藏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2018

庫研究報告的檔案庫，並提供一個國際公認平台，讓他們可以提出西藏問題的論點。這將有助於西藏政府在制訂政策及在國際上提出西藏問題，能夠更全面性，並且提供對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未來願景和問題上，可能的解決方案¹¹¹。這所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至今，已發展成一個嚴謹的學術機構，為藏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儘管遭到中共官方極力反對和阻擾，該研究中心仍然成功地，和許多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學術機構建立了國際關係。自 2014 年以來，出版《西藏政策雜誌》，此外還包括將學術研究翻譯成各種語言包括俄文，在各國出版¹¹²。

其他西藏組織與國際學術的連結，也在繼續擴大。最著名和成功發展的項目是「心智與生命研究所」從 1987 年開始發起的，直到 2018 年已舉行了 23 次會議。其中，14 世達賴喇嘛的佛教與俄羅斯科學家之間的對話，已經開始，並取得成功。第一次會議於 2017 年在德里舉行，第二次會議於 2018 年在達蘭薩拉舉行，其主題是關於人類的意識本質。來自印度七所佛學院的 8 名僧侶，參與此對話研究的一部分，到俄羅斯接受神經生理學與心理生理學的檢測和培訓。他們訪問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參加講座，並參加了由俄羅斯科學院人腦研究所、莫斯科國立大學、俄羅斯科學院高級神經活動和神經生理學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人員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學院內舉辦的研討會。他們在俄羅斯科學家在佛學院修建的實驗室中，參與禪定中的腦波測試，研究冥想過程中大腦的反應過程¹¹³。

2017 年印度政府決定將 1950 年 1 月 26 日至 1987 年 7 月 1 日之間在印度出生的藏族難民的所有子女視為印度公民，並積極考慮接受他們申請印度護照¹¹⁴。

111 西藏政策研究所，<https://tibetpolicy.net>

112 為什麼西藏在燃燒，2013 俄文

113 七所寺院的僧侶完成俄羅斯的神經生理學和心理生理學的學習，<http://savetibet.ru> 俄文

114 印度政府通過給印度出生藏人公民身份，Nikolskii V., <http://savetibet.ru> 俄文

針對未來西藏的權力結構和憲法的民主改革持續進行。2011年5月在達賴喇嘛的堅持下，對『西藏憲章』進行修訂¹¹⁵。依照修訂的憲法，他將政治權力完全移交給西藏流亡政府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後來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延續合法西藏王國的政府。

新版的『西藏憲章』序言中載明，自1642年以來，西藏在達賴喇嘛的政教合一領導下，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並強迫簽署了17條和平協議。在中共當局故意地破壞該協議，並對藏人發動大規模暴力鎮壓後，達賴喇嘛和其噶廈內閣不得不逃離西藏。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後，於1959年4月18日立即譴責了「17條和平協議」。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印度達蘭薩拉已成為噶廈政府的新所在地。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通過了『西藏憲章』的修正案。隔日，達賴喇嘛火速批准『西藏憲章』修訂案。在藏族人民的堅持下，他保留了「西藏最高宗教領袖頭銜」、「針對西藏問題，藏人和藏人機構的各項事業上給予指導、言教和鼓勵」、「代表西藏與國際領袖和重要人物進行會談」和「為解決西藏問題繼續有限期任命代表和特使」。

因此，中共對達賴喇嘛試圖「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的指控是不正確的¹¹⁶。他們對達賴喇嘛的退休問題表示：「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無論在達賴喇嘛的直接控制下，還是間接影響下，實際上都是神權主義」¹¹⁷。

在新的憲法下，藏人行政中央的噶倫赤巴 (Kalon Tripa 首相)，作為藏人的最高政治領袖，具有特殊意義。擁有哈佛博士學位的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將印度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並於2011年4月當選新的噶倫赤巴 (首相)。2011年8月8日藏人行政中央新領導人就職典禮在達蘭薩拉的主要寺

115 西藏憲章，<http://tibet.net>

116 談判桌上帶著面具的分裂主義份子，<http://ru.china-embassy.org> 俄文

117 中共聲稱西藏僧人為破壞社會和諧而自焚，<http://russian.people.com.cn> 俄文

院大昭寺 (Tsuglakhang) 舉行。洛桑森格在就職典禮上演說：「…我在精神上得福於達賴喇嘛尊者，在政治上被授權去繼續延展偉大的達賴喇嘛制度的歷史合法性。我站在這裡不是我個人的成就使然，而是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無數先輩長者辛勤工作和犧牲的結果。今天，我在此發願。去發揚光大我們先輩們留下的偉大遺產。我向你們，我的西藏同胞們，發出誓言，竭力去壯大我們的運動，持之以恆，直到西藏最終重建自由，尊者達賴喇嘛回到家園…」¹¹⁸。2012年9月21日西藏人民議會通過提案，將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噶倫赤巴的名稱改為司政 (Sikyong)，字面的意思是護持政務，執政之意。這是一個新創的名稱。現在，西藏官方文件中，翻成西方的語言是「總統 (President)」。

藏人行政中央 (CTA) 繼續遵守達賴喇嘛制定的「中間道路」政策¹¹⁹。這個妥協的提議，一開始就遭到中共當局的拒絕。中共宣稱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裂中國」，為此還提出論據：(1)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這種方法的目標是建立歷史上從未存在的大西藏。(3) 「高度自治」和西藏外交由藏人承擔 (即達賴喇嘛)，否定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現行社會制度的統治。(4) 否定中央駐藏軍隊進駐。(5) 否認青藏高原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地區¹²⁰。事實上，(1,2) 的論據代表否認歷史事實。(3,4,5) 的論據，則是無中生有的挑撥生事。

幾十年來，中共「白皮書」上這種「論據」一直沒有改變。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其管轄的範圍內，使用這種論證方式。中共的西藏白皮書內容，事實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維，加上造假扭曲的歷史，再與中國共產黨的口號相結合下，編撰而成。中共當局採取不妥協的態度是因為他們不

118 噶倫赤巴就職演說，<https://tibet.net>

119 中間道路政策，達賴喇嘛，達蘭薩拉：DIIR，2007 俄文版

120 中間道路的基本意圖是分裂中國，Jhang J.，<http://english.cntv.cn>

願改變對西藏人民的同化政策。希望繼續利用西藏，充當漢族的生存空間和資源，也是中共在亞洲擴張的工具。基於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國際社會」更傾向對中共的西藏政策視而不見。此外，中國共產黨需要不斷擴大，其在外國的影響力。因為根據中共本身對政治權力威脅感的敏感度，他們總認為外部威脅的風險比內部威脅還要大。其結果是，中共「黨國」技術性地在全世界擴張其威權主義¹²¹。

全球化有助於中共因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原因，而去干涉他國內政。首先，中共干涉了達賴喇嘛在全球的訪問之旅。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對世界各國語帶威脅說：「中國認為官員以官員身份參與的所有外交事務活動，都代表本國政府，我希望世界各國政府謹言慎行，要充分考慮與中國的友誼，對中國主權的尊重」¹²²。中共領導人宣稱，他們比全世界更了解達賴喇嘛是誰，並指導及規定其他國家應該思考什麼及如何表現。

蒙古國依然是藏傳佛教主要的國家，自2010年以來(2011年和2016年)兩次迎請了達賴喇嘛，每次都引起中共政府強烈抗議。上次訪問是2016年11月，其主要目的是認證十世哲布尊丹巴的轉世靈童。這時間與蒙古政府針對從印度獲得貸款的行動相吻合，而中共政府正試圖隔絕印度與蒙古的關係。

蒙古外交部在中共政府的壓力下，不得不對外宣布，蒙古國堅定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未來也會繼續這麼做，並指出，蒙古當局已經和中方官員舉行正式與非正式會談，以恢復雙邊關係。蒙古媒體報導說，蒙古外交部拒絕回答，駐印度蒙古大使館一位發簽證給達賴喇嘛的僱員被撤職一事，並解釋說這涉及國家機密¹²³。

121 中國共產黨的數據驅動權力擴張，Hoffman S.，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國際網路政策簡報 no. 21

122 中共說外國官員沒有任何藉口見達賴喇嘛，<https://www.reuters.com>

123 蒙古今後也將奉行一個中國政策，<https://regnum.ru> 俄文

這就是接受中國投資的價碼，在內政和外交政策上的讓步，意味著國家獨立主權必須受到中共政府的限制。然而，由於蒙古國堅持邀請達賴喇嘛後，已經表現出，蒙古比現代的俄羅斯更加主權獨立於中國。因為，俄羅斯不允許達賴喇嘛入境。

俄羅斯禁止達賴喇嘛入境（俄國官方否認），是為了外國共產黨（中共）的利益，但卻侵犯了俄國佛教徒的宗教權利，這是俄羅斯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結果。達賴喇嘛於 2004 年對俄羅斯的最後一次訪問時間非常簡短。從那時起，俄羅斯為了與中共保持永久關係，禁止簽發入境簽證給達賴喇嘛。儘管達賴喇嘛已經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而且已對中共政府表明只尋求西藏「真正自治」。

然而，中共一向很強勢，一如既往地那些願意屈服的國家，表達自己的意志。根據中共的慣性，他們常常會食髓知味，得寸進尺。現在俄羅斯的禁止入境令，不僅只是針對達賴喇嘛，還包括被中國駐俄大使館發現的支持達賴喇嘛的所有人士，中方大使館會立即通知俄羅斯外交部有關中國的「關切」。此後，達賴喇嘛的海外支持者與俄羅斯的科學界、文化界、公共和宗教組織間的交流和聯繫出現了障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通過駐各國大使館，介入他國的國家事務。例如，2015 - 2019 年中國駐愛沙尼亞 (Estonia) 大使館至少四次抗議愛沙尼亞政治家與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和台灣政治家的會晤。同時被施壓的拉脫維亞 (Latvian) 外交部在過去的 9 - 10 年中也「不建議」西藏和台灣代表與拉脫維亞高層交流。2013 年里加 (Riga) 國際機場刪除了一張海報，上面刊登了達賴喇嘛公開演講的廣告，該命令來自上層。2015 年達賴喇嘛的照片從塔林 (Tallinn) 機場消失¹²⁴。

124 中國軟實力的強硬手段，Roonemaa H.; Eesmaa M.; Berzhina S., <https://rus.postimees.ee> 俄文

在北京的西藏問題上，卑躬屈膝的國家名單持續在增加中，中共成為了這些國家的「老大哥」。眾所週知，俄羅斯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很難理解這與俄羅斯官方的立場一致，在其他區域，自決權相對得到公平的對待。前幾年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 (Dmitry Medvedev) 表示，俄羅斯承認阿布哈茲 (Abkhazia) 的獨立，是基於其自決權¹²⁵。普丁 (Vladimir Putin) 總統在 2014 年 3 月 4 日的採訪中說：「我普遍認為，只有在意願表達自由的條件下，在安全條件下生活在特定領土的公民，才能並應該決定自己的未來。如果允許在世界許多民族區域這樣做。例如，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據我所知，聯合國的有關檔案中，沒有取消民族的自決權」¹²⁶。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Sergey Lavrov) 在 2015 年 2 月 7 日說：「確實存在一些國際規則，有時它們的解釋是不同的，不同的行動得到相反的解釋。克里米亞 (Crimea) 發生的事情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自決。本文檔中有幾項原則，而民族自決權則佔有關鍵地位。請閱讀『憲章』！必須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宣言，解釋了國際法基本原則之間的關係。它確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不可侵犯的，自稱尊重主權的國家必須尊重生活在這些國家中的民族的權利，並且不允許使用暴力手段阻止自決權」¹²⁷。

然而，這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暴力手段，阻礙了藏人的自決權。但是，俄羅斯媒體和政界人士繼續歌頌中共。針對中國人大量移民到俄羅斯遠東地區，他們最喜歡的論調是，中國人對俄羅斯並不是威脅。據稱，這是一些對中俄友誼，認為不夠密切深交的人，發明的理論。確實，現在的大規模中國移民，並沒有構成直接威脅，但並不表示，將來不會導致被全面中國化後，友誼會「變質」的情況。值得記住的是，在 20 世紀初，清政府取消了漢

125 阿布哈茲總統的賀詞，<http://www.kremlin.ru> 俄文

126 普丁回答記者關於烏克蘭局勢，<http://www.kremlin.ru> 俄文

127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第 51 屆慕尼黑會議討論安全政策問題，<http://www.mid.ru> 俄文

人移民蒙古的禁令後，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漢人完全佔據了廣大的蒙古領土，在內蒙古，漢族的人數遠大於蒙古族。目前，中國正在俄羅斯和蒙古邊境，加緊建設基礎設施和公路網。俄羅斯東部、東西伯利亞和蒙古的人口，卻比鄰近的中國省份少很多，這些差距也繼續在擴大。中國對蒙古和俄羅斯豐富的資源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所有這一切，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支持的「失去的領土」概念，因此沒有必要否認中國的威脅，而要思考其潛在原因，何時以哪種情況實現。

在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日益惡化的背景下，俄屬自治國也不冀望與中國結盟。中共政府不承認依民族自決投票獨立的克里米亞 (Crimea)、阿布哈茲 (Abkhazia)、南奧塞梯 (South Ossetia)，這些屬於俄羅斯聯邦的自治共和國。因為，如此一來，就得面對西藏、新疆等的民族自決權。中共繼續利用上海合作組織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取代了前蘇聯作為中亞和哈薩克的「保護傘」。中國的投資並未進入俄羅斯的產業，然而，俄羅斯正在成為中國的原材料來源國。木材以及森林、海洋資源 (包含非法出口) 對中國出口的增長，已高達一個程度，以至於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對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大破壞。

儘管中共尚未正式支持，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已經出現問題。例如，中國的信貸機構拒絕為俄羅斯顧客提供信貸¹²⁸、中俄建立地緣政治聯盟計畫失敗。還有，中國正成為東南亞到中亞地區的霸主。這種老大式非平等伙伴關係是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目的。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正被新超級大國中國的壟斷所取代。因為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現在還結合大漢主義和毛思想)，中國內部支持「不平等條約」和「失去的中國領土」的意識形態。從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規模差距日益擴大，以及中國的軍事增長，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共正在成為對俄羅斯

128 中國對於支持制裁俄羅斯，<http://vestirossii.com> 俄文

和其他國家的主要戰略威脅。極權中共的全球主導地位，比起自由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對世界更加危險。

中共對外宣稱強調中國已經獨自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然而，它掩飾了，中國自推翻滿清帝國後，他的成就都應該歸功於西方國家、俄羅斯和蘇聯的外來援助。而且，這些國家的中心思想仍影響著中國。中國人的共和國思想，是從西方傳過來。在前大清帝國的邊疆領域內，建立以大漢民族為主的國家（但是，表面聲稱是建立五族融合的共和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俄羅斯帝國和西方列強認為，這個選擇在經濟和政治上對自己最有利¹²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被日本侵略，因蘇聯和美國戰勝日本，才得以延續政權¹³⁰。如果沒有史達林果斷的指導和極力幫助，中共也不會再度崛起，奪得中國政權，並有能力佔領內蒙、新疆和西藏。

此外，沒有西方的投資和西方國家發起的全球化，就不會發生隨後的「中國經濟奇蹟」。這種「奇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強國對中國的「開放」。全都開始於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毛澤東的聯合反蘇合作。這項合作是在中共挑釁中蘇邊境不久後，毛澤東害怕蘇聯開戰，而轉向與美國合作。國家安全顧問，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開展「乒乓球外交」，他認為西藏、新疆和內蒙古是毛澤東在內戰後，「收回收回古老中華帝國」的「失落領土」。季辛吉回憶說，早在 1960 年代後半，考慮到蘇聯的威脅，毛澤東試圖用傳統的中國古老戰略，以夷制夷和遠交近攻與遙遠的敵人美國合作，將中國帶出絕地。尼克森認為蘇聯比中國更危險，在應對中蘇戰爭方案中，採取了保持中立，但適度向中國傾斜。毛澤東非常害怕中蘇發生戰爭，這也為美中締結友好關係創造了條件¹³¹。

129 不讓任何其他帝國繼承其領土

130 考慮作為戰勝國

131 開啟中國，Kissinger H.，Moscow:AST, P.118 - 119, 226, 231, 241,243 俄文

美國和中國締結反蘇合作，故而，對中共佔領西藏、內蒙、新疆的合法性保持緘默。這與史達林批准中共的佔領一樣。這個反蘇聯盟拯救了中國，不是蘇聯的進攻（蘇聯沒有計畫），而是讓中國在毛澤東的文革後，免於崩潰。可以說，這個「美帝主義」是「中國經濟奇蹟」的核心，對俄羅斯造成了戰略威脅。中美建立友好關係後，中國獲益的不僅是經濟。美國還將遠東蘇維埃軍事設施的衛星圖像轉移給中共，幫助中共在新疆創建了對蘇聯核設施的電子追蹤中心，並提供中國軍民兩用技術和軍事輔助裝備。在蘇聯對阿富汗戰爭期間，中美還一起軍事合作對抗蘇聯¹³²。

如今，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相比，比與俄羅斯熱絡得多。但是，允許中國干涉其內政事務的不是西方，而是俄羅斯。我們很難將中俄兩國關係視為平等。俄羅斯拒絕達賴喇嘛的簽證，以及阻擾支持達賴喇嘛的他國人士與俄羅斯組織和人民接觸，來討好和縱容中共的「關切」政策似乎是錯誤的。

第十三章 結論

不但要消滅西藏傳統的游牧生活方式，中共政府還希望將藏傳佛教規範成適合它的政治政策，並要強迫西藏人接受，中共官方改造的西藏歷史，給予的教育、生活方式、語言和經濟模式，以達到將西藏中國化，漢化西藏人的目的。2008年藏人群起抗議後，中共更加緊這一項政策。在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下，與數百年來的漢化過程相吻合，導致更多漢族的形成，漢族不斷地擴大其分佈範圍。中共政府進一步實施現代化西藏政策的成功，將導致西藏文化遭到破壞、生態環境面臨危機，以及藏傳佛教被中共式共產思想取代。藏人本身有變成中國人（漢族）的風險，即使不是生物學上，而是精神、思

132 美國和中國如何成為共同對抗蘇聯的朋友，<http://kolokolrussia.ru> 俄文

想和社會上的。於是，西藏就會真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個漢族的國家。為了避免被同化滅族，藏人必須保持自己傳統的世界宇宙觀、宗教、文化、民族性，還有必須清楚認識自己不是中國人，西藏的歷史也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藏人不被漢族同化的唯一機會是實現他們與中國人的分離，並努力保持藏族的意識形態。藏族的精神基礎是西藏宗教（佛教和苯教）、文化和歷史，而其國家基礎是達賴喇嘛辦公室、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組織團體。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中共當局拒絕。因此，西藏問題仍未解決。這意味著西藏的地位沒有改變。所以，西藏依然是被佔領的狀態。雖然中共領導人認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瘋狂地壓迫其他國家承認這一點，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說服自己和要求他國發出聲明。在現代的情況下，其他國家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不論是這種逼迫承認，亦或自稱不是佔領西藏…，一切都在改變中。

参考書目

- 13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8.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1996: The year in Tibet.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6/hr19961230.html#year_in_tibet. 14.12.2008. (in Russian)
- 2.5 thousand students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Tibetan University. – <http://www.km.ru/news/view.asp?id=7A7F038CB0CE4FD4AF6AD1EFE1EC996B>. 06.10.2008. (in Russian)
- 26 – Jan – 08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nnounced the upcoming relocation of 52 thousand Tibetans in 2008. – <http://www.tibet.spb.ru/tibet-news/41/>. 28.07.2008. (in Russian)
- A 60 – point Commentary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ibet. 2008. Diir Publications. –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346&rmenuid=11>. 27.01.2009.
- A book is published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liberation of Tibet. – <http://newschina.ru/china/134>. 08.10.2008. (in Russian)
- A Sea of Bitterness. Patriotic Education in Qinhai Monasteries. 1999.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A Tibetan arrested in Lithang for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 <http://tchrd.org/press/2007/pr20070802.html>. 04.11.2008.
- A.S. A trip into the rebellious Tibet. – <http://pressa.irk.ru/number1/2009/16/029001.html>. 26.04.2009. (in Russian)
- Additional 1st Protoco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August 12, 1949,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June 8, 1977. – <http://www.icrc.org/Web/rus/siterus0.nsf/iwpList133/4A1B0FBA8B5AE3CEC3257107002A11CC>. 03.01.2008. (in Russian)
- Administration of Lhasa gets ready to apply a set of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downtown.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639590.html>. 17.04.2009. (in Russian)
- Ah, "Liberty "... (23.03.2008). – <http://www.buddhismofrussia.ru/news/164/>. 06.02.2009. (in Russian)

- Aldenderfer, M.S. 2003. Moving up in the world. – *American Scientist*, v. 91.
- Aleksandrov, M.V. 1995.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Stalin. Canberra: Austral. National Univ. – <http://grachev62.narod.ru/alexandrov/chapt02.htm>. 21.07.2009. (in Russian)
- Blamed for arson during riots in Tibet, ma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 <http://www.interfax.ru/society/news.asp?id=75953>. 23.04.2009.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6a. Tibet in Politics of Tsarist, Soviet, and Post – Soviet Russia.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Univ. – Nartang.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6b. Tibet and the modern myth (the myth of Nazi occultism). – *Buddhism of Russia*, no. 40. (in Russian)
- Andreev, A.I. 2008. Himalayan Brotherhood: Theosophical Myth and its Creators.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Univ. (in Russian)
- Androsov, V.P. 2006. Teachings of Nagarjuna on the Middle Path.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Andrugtsang, G.T. 1973. Four Rivers, Six Ranges. Reminiscences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ibet. Dharamsala: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H. the Dalai Lama.
- Another Chinese 'incursion' at Sikkim border. – www.phayul.com. 19.06.2008.
- Ardley, J. 2002. 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NY: Routledge.
- Arpi, C. 2007.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 In: Facts About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Arseniev, V.K. 2004. The Chinese in the Ussuri Region. Nansen, F. To the Country of the Future. Moscow: Kraft +. (in Russian)
- Atmosphere of martial law in Lhasa on 5 and 10 March 1999.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9/hr19990315.html#atmosphere. 14.12.2008.
- Autonomy in a political aspect. – 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6/content_8263222_2.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Ayusheeva, D.V. Adapt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to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 <http://www.sunhome.ru/journal/1986>. (in Russian)

- Bache. 50 years of turmoil in Inner Mongolia. – <http://www.hunmagyar.org/turan/mongol/50yrs.html>. 03.01.2009.
- Badarchi, O.S. and Dugarsuren, Sh.N. 2000. Bogdo Khan's Life and Its Chronology. Ulaanbaatar: Hadyn San. (in Mongolian)
- Baikov, N.A. 1997. Notes of a Trans – Amur dweller. – Russia in Asia, no. 4. (in Russian)
- Baker, M. 2007. "Democratic imperialism": Tibet, China,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Global Research, August 13. –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6530>. 25.01.2009.
- Balakirev, E.V. The myth of human sacrifice. – <http://board.buddhist.ru/showpost.php?p=151404&postcount=130>. 31.03.2007. (in Russian)
- Barnett, R. 1997. Preface. – In: [Panchen Lama X] 1997. A Poisoned Arrow. The Secret Report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 The Full Text of the Panchen Lama's 70,000 Character Petition of 1962, Together with a Selection of Suppor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 Batsaikhan, O. 2008. The Last Mongolian 8th Great Khan Jebtsundamba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11. Ulaanbaatar: Admon. (in Mongolian)
- Batsaikhan, O. and Kuzmin, S.L. 2008. Foundations of modern Mongolian statehood. – Olon Uls Sudlal, no. 2. (in Russian)
- Beall, C.M. 2006. Andean, Tibetan and Ethiopian patterns of adaptation to high – altitude hypoxia. – Integr. and Comp. Biol., v. 46, no. 1.
- Beall, C.M., Laskowski, D., Strohl, K.P., Soria, R., Villena, M., Vargas, E., Alarcon, A.M., Gonzales, C. and Erzurum, S.C. 2001. Pulmonary nitric oxide in mountain dwellers. – Nature, v. 414.
- Behind bars: prison conditions in Tibet. 1998.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behind_bars_-_prison_conditions_-_1998/. 07.11.2008.
-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Dalai clique's movement "Upris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87771.html>. 07.04.2008. (in Russian)
- Bell, Ch. [1924] 1992.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 Madras: Asian Education Services.

- Bell, Ch. [1928] 1991. *The People of Tibet*. New Delhi – Madras: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 Belov, E.A. (ed.) 2005. *Russia and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Belov, E.A. 1996. Notes by Colonel General Staff Khitrovo about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ctivities in 1906. – *Vostok (Oriens)*, no. 4. (in Russian)
- Belov, E.A. 1999. *Russia and Mongolia (1911 – 1919)*.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erzin, A. 2000. *Relating to a Spiritual Teacher: Building a Healthy Relationship*. Ithaca: Snow Lion. – http://www.berzinarchives.com/web/en/archives/e-books/published-books/spiritual_teacher/pt1/spiritual_teacher_02.html?query=Manchu+Manjushri. 06.02.2009.
- Besprozvannykh, E.L. 2001. *Leaders of Tibet and Their Role in the Tibetan – 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17th – 18th Centuries*. Volgograd: Volgograd State Univ. – http://window.edu.ru/window_catalog/files/r25629/volsu196.pdf. 13.06.2009. (in Russian)
- Besprozvannykh, E.L. 2005. *Tibetan – 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XVII – XVIII centuries*. Volgograd: Volgograd State Univ. – http://window.edu.ru/window_catalog/files/r25904/volsu488.pdf. 13.06.2009. (in Russian)
- Bichurin, I. 1833. *History of Tibet and Kukuror from 2282 BC to 1227 AD, Part 1*. St.Petersburg: Imperial Acad. Sci. (in Russian)
- Biello, D. 2007. How Tibetans enjoy the high life. – *Scientific American*, 29.10.2007.
-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Amdo. 1996. – *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2, no. 23.
- Blondeau, A. – M. and Buffetrille, K. (eds.) 2008.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Body of a great Lama is imperishable. – <http://www.glubinnaya.info/science/lama/lama.htm>. 14.06.2009.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and Moskalev, A.A.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1911 – 1949)*.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et al. 1975. *Great – Power Policy of the Maoist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China*.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 1962. *Brief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People (Formation of*

- Class Society).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76. Lamaist Church in Tibet and its Current Status. – In: China: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78. Tibetan Region of China (1949 – 1976).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1996. Tibet After Mao Zedong. Moscow. (in Russian)
- Bogoslovsky, V.A.2002. Politics of the 13th Dalai Lama in Tibet.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ciences. (in Russian)
- Borisov, O.B. and Koloskov, B.T. 1972. Sino – Soviet Relations in 1945 – 1970. Brief Sketch. Moscow: Mysl. (in Russian)
- Braun, O. 1974. Chinese Notes (1932 – 1939).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ushi Gangdruk Defend Tibet Volunteer Force. – <http://www.chushigangdruk.org/history/index.html>. 25.01.2009.
- Briefing paper for travellers to Tibet 1999.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ravellers_to_tibet – 1999. 28.01.2009.
- Briefly on Tibet: a historical sketch. – <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7.htm>. 01.11.2008. (in Russian)
- Briefly on Tibet: religion and belief. – <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9.htm>, 01.11.2008. (in Russian)
- Briefly on Tibet: population and peoples. – <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1998.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Bryukhanov, V. 2007. The Tragedy of Russia. Regicide of March 1, 1881 Moscow: KMK. (in Russian)
- Budon Rinchendub. 1999. History of Buddhism. St. Petersburg: Eurasia. (in Russian)
- Buldakova, V.G. The national policy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indigenous peoples. –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80702064346733>. 02.07.2008. (in Russian)
- Butt, M. 1994. Muslims of Tibet. – Tibetan Bull., January – February.
- Butterfield, F. 1979. Buddhism influence stays strong in Tibet. – New York Times,

19.06.1979.

Candidate from the Dalai side.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xbd/xzzt/bczs/t69959.htm>. 28.07.2008.

Cao, Ch. 2007. Tibetan tragedy began with a farce. – In: Facts About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Champion of peace or an inspiration for disorder.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xbd/xzzt/dllm/t69970.htm>. 01.11.2008. (in Russian)

Chan, H. 1981.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Chandra, L. 1999. Buddhist Iconography. New Delhi: Intern. Acad. of Indian Culture – Aditya Prakashan.

Changes in the welfare of Tibetan society. – http://www.chinafactory.ru/xinwen_content.asp?newsid=1822. 28.07.2008. (in Russian)

Chhodak, T. 2003. The 1901 Proclamation of the H.H. Dalai Lama XIII. –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McKay A. ed.), v. 3. London – New York.

Childs, G. 2003. Polyandr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a historical Tibet society. – History of Family, v. 8. – <http://www.case.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childs.polyandry.and.population.growth.pdf>. 27.01.2009.

China and Nepal are ready to strengthen inter – party relations.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30414.html>. 16.06.2008. (in Russian)

China arrests over 572 monks from Kirti Monastery in two – day raid.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article=China+arrest+over+572+monks+from+Kirti+Monastery+in+two+day+raid&id=20227>. 01.04.2008.

China cannot have Tibet, says Britain. – New York Times, 30.08.1912.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full – scale production of illegal copies of Russian weapons. – <http://www.newsland.ru/News/Detail/id/255933/cat/42/>. 06.11.2008. (in Russian)

China launches education drive in Lhasa. – www.phayul.com. 21.04.2008.

China opens a base which created the atomic bomb to tourists. – <http://www.rian.ru/world/20070503/64838400.html>. 03.05.2007. (in Russian)

- China, Tibet and Chinese nation. Facts and figures on Tibet in 1999. – <http://www.index-china.com/index-english/Tibet-s.html>. 08.11.2008.
- China: 20th century China incident and Nanking incident, 1938. – <http://www.jiyuu-shikan.org/e/archives.html>. 14.08.2009.
-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2005. Annex no. 6. Agreement betwee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on arrangement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 <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248118.htm>. 18.10.2008. (in Russian)
- China: Tibet – facts and figures 2005. – <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233808.htm>. 07.05.2009. (in Russian)
- China: Tibet – facts and figures 2006. – 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6/content_8263181.htm. (in Russian)
- China: Tibet – facts and figures 2006. Freedom of religion. – 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Tibet-06/2007-05/15/content_8254856.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China's midnight deadline for Tibetans to "surrender". – <http://beijingwideopen.org/>. 17.03.2008.
- China's massacre in Tibet. Shooting at Tibetan pilgrims.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27.07.2008. China's Population. 1988. Beijing.
- China's Tibet exhibit toes the party line. – http://alkimija.newsvine.com/_news/2008/07/10/1653485-chinas-tibet-exhibit-toes-the-party-line. 05.11.2008.
- China's Train, Tibet's Tragedy. 2009. Dharamsala: DIIR.
- China – Tibet: religious demography. – http://www.thearda.com/internationalData/countries/Country_51_2.asp. 18.01.2009.
- ChinaVitae: Raidi. – http://chinavitae.com/biography/Raidi_/full. 03.11.2008.
- Chinese agents infiltrate chat rooms and forums. – http://www.gorodfm.ru/dn_archive/date.20050531/news.67928/ (in Russian)
- Chinese authorities close down Pangsa Monastery in Tibet.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7/hr200711.html#Pangsa. 14.12.2008.

- Chinese birth control policy affects Tibetan women. 2001. – Human Rights: TCHRD, December.
- Chinese children are taught "ethnic integrity". – http://savetibet.ru/2008/12/17/china_to_teach_children_ethnic_unity.html. 17.12.2008. (in Russian)
- Chinese migrants, a cause for Tibet protest: China. – www.phayul.com/news/tools/print.aspx?id=22816&t=0. 18.09.2008.
- Chinese regime implicated in staging violence in Lhasa. – www.phayul.com. 25.03.2008.
- Chinese Tibetologist: Tibetans are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82675.html>. 28.03.2008. (in Russian)
- Chronology of China 3. – <http://oriental.ru/cgi-bin/forum/YaBB.pl?board=china;action=display;num=1024834869>. 30.10.2008. (in Russian)
- Comment: The statement of the Dalai cliqu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is a solid lie.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77482.html>. 20.03.2008. (in Russian)
- [Commentary on 25.03.2008]. – http://savetibet.ru/2008/03/19/petition_to_support_dalai_lama.html.
- Commentary: Statement of the Dalai Lama re Compulsory unpaid labour in Drayab County.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1/hr200108.html#unpaid. 13.12.2008.
-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1959.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Construction of the logistics centre in Nagchu, the largest in Tibet. – http://www.russian.xinhuanet.com/russian/2007-09/29/content_497801.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Tibet. 2000. S.l. (in Russian)
- Curran, L.S., Zhuang, J., Shin, F. and Moore, L.G. 1997. Ventilation and hypoxic ventilatory responsiveness in Chinese – Tibetan residents at 3,658 m. – *Journal of Appl. Physiol.*, v. 83, no. 6.
- Courtois, S., Werth, N., Panne, J. –., Pachkoski, A., Bartoshek, K. and Margolin, J. – 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 <http://blackrotbook.narod.ru/>. 07.06.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Tenzin Gyatso. 2008. The Heart Sutra: the Doctrine of Prajnaparamita. Elista: Okean Mudrosti.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1991. Buddhism in Tibet. Moscow – Riga: Narthang – Ugun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1992. Freedom in Exile. Dharamsala – St. Petersburg: Narthang. (in Russian)
- 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26 February 1992. –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101&rmenuid=11>.
- Dalai Lama. The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 http://savetibet.ru/2009/03/10/dalai_lama_address.html. 10.03.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Twenty – 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 <http://www.dalailama.com/messages/tibet/10th-march-archive/1987>. 21.09.2010.
- Dalai Lama 14th. 1995. Message from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March 10, 1959. – Buddhism of Russia, no. 23.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2000. My Land and My People. St. Petersburg: Narthang – Corvu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2001.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St. Petersburg: Center of Tibetan Culture and Inform.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2007. 365 Meditations for Each Day. Moscow: Penguin Books. (in Russian)
- Dalai Lama 14th. The Strasbourg Proposal. – <http://savetibet.ru/2007/08/11/psp3.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Dalai Lama: "Comrade – it was hypocrisy". – http://savetibet.ru/2009/01/13/dalajlama_tovarishh_jeto_bylo_licemerie.html. 13.01.2009. (in Russian)
- Dalai, C. 1977. The struggle for the Khan throne during Kublai and his successors. – In: Tatar – Mongols in Asia and Europe. Moscow. (in Russian)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2 update. 2003.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 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3 update. 2004.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 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2004 update. 2005.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 www.savetibet.org.
-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report 2006.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 www.savetibet.org.
- Decision of history and choice of people. 2008. – Tibetan Envoy, no. 12.
- Decrees on Salt and Tea. 1975.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http://www.earlyamerica.com/earlyamerica/freedom/doi/text.html>. 25.09.2010.
-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China on foreign technology reaches 50 percen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7/3931103.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China, eds. Tabulation on Nationalities of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2 vol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in Chinese). – In: <http://articles.industrialsoft.org/wp/t/Tibet.htm>. 26.01.2009.
- Destruction of Serthar Institute: A special report.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destruction_of_serthar-2002/. 07.10.2008.
- Dhammapada (transl. by Toporov, V.I.). 1998. Samara: Agni. (in Russian)
- Display of Tibetan flag leads to death of detainee: an account of imprisonment after rare 1990s rural protest.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17012&t=1&c=1>. 28.07.2008.
- Dmitriev S.V. 2009. On the Karakorum. – In: 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 v. 39, pp.76 – 100. (in Russian)
- Domogatskikh, M. 1962. Tibet's Morning.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in Russian)
- Dorjiev, A. 2003. Interesting Notes.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Down with the new kings!" The leading article in the Chinese newspaper "Renmin Ribao" and "Jiefangjun Bao "(March 4, 1969), devoted to events on the Damansky Island. – <http://www.coldwar.ru/conflicts/china/statya.php>. 16.03.2009. (in Russian)
-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Interview with Tsering Shakya, a modern historian of Tibet. – <http://savetibet.ru/2008/07/18/tibet.html>. (in Russian)
- Dunham M. 2004.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 – 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New York: J.P. Tarcher – Penguin.
-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bet (the White Book). – <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65188.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Ecological impr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bet. Official publication. 2003 – www.gov.cn.
- Elikhina, Y.I. 2006. The cult of the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and His Earthly Incar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Statehood during the 7th – 19th Centuries. D. Sc. Abstract.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Ely, M. The true story of Maoist revolution in Tibet. – <http://rwor.org/a/firstvol/tibet/tib-in.htm>. 08.11.2008.
- Engels, F. Letter to V.I. Zasulich, April 3, 1890. – In: Marx, K., Engels, F. 1965. Works, v. 37. Moscow. (in Russian)
- Enthronement of the 11th Panchen.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2.htm>. 06.10.2008. (in Russian)
- Esherick, J.W. 2006. How the Qing became China. – In: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ds. J.W. Esherick, H. Kayali, E. van Young). Lanham, Maryland.
- Ethnic repression in Tibet masterminded by faceless Chinese trio. – www.phayul.com.htm. 23.03.2008.
- Fang, M. In China, a different brand of Buddhism. Ethnic Han turning to Tibetan doctrine for guidance. – Washington Post, Friday, February 20, 2009.
- [Fan – portal] <http://russian.people.com.cn/95460/6495971.html>. 06.10.2008. (in Russian)

- Farquhar, D.M. 1981.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Yuan Imperial Government. –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Fedorenko, N.T. 1992. I.V. Stalin and Mao Zedong. –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5 – 6. (in Russian)
-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 Support Groups Brussels, 11 – 14 May, 2007. Dharamsala, 2008.
- Fifty years in Tibet: media. – <http://www.tibet.cn/tibetzt/tibet50-en/figure/doc/023.htm>. 01.11.2008.
- Filatov, L.V. 1980. Economic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 1949 – 1966.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xzjj/default.htm>. (in Russian)
- Forney, M. China falls for Tibet chic. –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96835,00.html>. 05.11.2008.
- Franke, H. 1981. Tibetans in Yuan China. –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French, P. 2004. Tibet, Tibet. Moscow: AST. (in Russian)
- French, P. He may be a God, but he's no politician. – New York Times, 22.03.2008. – <http://www.nytimes.com/2008/03/22/opinion/22french.html?ex=1363924800&en=17894010eb93d018&ei=5124&partner=permalink&exprod=permalink>. 26.01.2009.
- Frenchman's travels in Tibet. – http://savetibet.ru/2009/01/30/r233cit_du_p233riple_dun_fran231ais_224_travers_le_tibet.html. 16.03.2009.
- Gabuev, A. 2008. Tibet expects a difficult upbringing. – Kommersant, no. 59 (3876). (in Russian)
- Gabuev, A. Patriot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http://www.kommersant.ua/doc.html?docId=885571>. 22.04.2008. (in Russian)
- Ganbold, J., Munhtsetseg, T., Naran, A.D. and Puntsag, A. 2006. The Mongol Yuan State. Ulaanbaatar. (in Mongolian)
- Gantenbein, D. 1993. The high life. – <http://discovermagazine.com/1993/oct/thehighlife286/>. 17.03.2009.

- Garri, I.R. 2009.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e Tibetan region of China (2nd half of the 20th –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Ulan – Ude: BnTs SO RAN. (in Russian)
- Gedin, S. 1899. In the Heart of Asia. St. Petersburg: A.F. Devrien. (in Russian)
- Gelek.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 China Tibetology, no. 2. – <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4421152145.htm>. 03.11.2008.
- Ginsburgs, G. and Mathos, M. 1964.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The First Dozen Years. Hague.
- Glazunov, O.I. 2008. Chinese Intelligence Forces. Moscow: Algorithm. (in Russian)
- Goetz, J. and Rosenbach, M. Under digital fire. – Der Spiegel, no. 14 (617), 20.04.2009. <http://www.profile.ru/items/?item=28363>. 26.04.2009. (in Russian)
- Goldstein, M. 1994. Change, conflict and continuity among a community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a case study from Western Tibet, 1950 – 1990. – I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 R. Barnett, Sh. Akiner). Bloomington.
- Goldstein, M.C. 2003.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A. McKay), v. 3. London – New York.
- Goldstein, M.C. 200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 – 1955.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stein, M.C., Jiao, B. and Lhundrup, T. 2009.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 of Los Angeles Press.
- Goncharov, S.N. 2006. On China, Medieval and Modern. Notes from Different Years. Novosibirsk: Nauka. (in Russian)
- Gorbunov, S.A. 2008. China: Religion and Power.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and State. Moscow: Forum. (in Russian)
- Gorokhov, G.S. and Tsendina, A.D. (transl.) 2005. The Golden Legend. – In: History in the Works of Learnt Lamas.M. (in Russian)
- Govinda, L.G. 2002. Tibet in Pictures. A Journey into the Past. Berkeley (CA): Dharma Publ.

- Graham - Harrison, E. Chinese migrants may flee Tibet as tourism stalls. - Reuters, Thursday, Feb. 12, 2009.
- Great Changes in Tibet. 1972.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Grunfeld, A.T. 1996.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Armonk (NY): M.E. Sharpe.
- Guchinova, E. 2004. The Street of "Kalmuk Road". St. Petersburg: Alateyya. (in Russian)
- Gumilev, L.N. 1968. Ancient Mongol religion. - Reports of the CRW, v.5. (in Russian)
- Gurevich, B.P. 1958. Liberation of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Guzev, V.G. and Tvorogov, O.V. Hin(ova). - Fundamental Digital Library "Russian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 <http://feb-web.ru/feb/slovenc/es/es5/es5-1791.htm>.04.01.2008. (in Russian)
- Gyelo Thondup reconfirms Deng Xiaoping's offer on Tibet talks.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254&article=Gyalo+Thondup+reconfirms+Deng+Xiaoping%e2%80%99s+offer+on+Tibet+talks&t=1&c=1>. 21.11.2008.
- Halperin, B. D., Sun, S. et al. 1998. ECG observations in Tibetan and Han residents of Lhasa. - Journal Electrocardiol., v. 31, no. 3.
- Happiness of Tibet - is the happiness of ordinary people (people's forum). -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3/10/content_208316.htm.06.06.2009. (in Russian)
- Harrer, G. 2002. Seven Years in Tibet. Moscow: Tsentrpoligraf. - <http://www.lhasa.ru/sevenyearsintibet/tibet6.html>. 30.10.2008. (in Russian)
- Hennig, R. 1961 - 1963. Terrae Incognitae, vols. 1 - 4. Moscow: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 Herold, K. Tibet Justice Center,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of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2nd ed., 1994. - <http://www.tibetjustice.org/reports/chron.html>. 21.07.2009.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atifies Amendment to Charter of Tibetans. -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2374&articletype=flash&rmenuid=morenews&tab=1#TabbedPanels1>. 12.06.2011.
- His Holiness the Panchen Lama. The Panchen Lama's warning to China. -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panchen-lama.html>. 08.10.2008.

- His Holiness's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resolving the issue of Tibet. – <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5.htm>. 19.09.2010.
- History of Tibet: a comprehensive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ver Tibe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7)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191.html>;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186.html>. 05.06.2009. (in Russian)
- Ho, D.D. 2006.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of Four Olds campaign, 1966 – 1967. –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J.W. Esherick, P.G. Pickowicz, A.G. Walder eds.). Stanford.
- Holz, K.A. Have all the experts on China been bribed? – <http://www.epochtimes.com.ua/ru/articles/view/5/10120.html>. 28.11.2008. (in Russian)
- Horlemann, B.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Mgolog: a chronicle, 1970 – 2000. – <http://www.cwru.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horlemann.pdf>. 08.11.2008.
- Hsin, M. 1972. Lhasa's new look. – In: *Great Changes in Tibet*. Peking.
- [Hu Jintao] Full Text of Speech by Hu Jintao at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english/200107/19/eng20010719_75376.html, 27.07.2001.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1. Dharamsala: TCHRD.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7.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2007/ar_2007.pdf. 14.12.2008.
-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nnual Report 2008. Dharamsala: TCHRD.
- Iliin, S. 1978. "The Tibetan Variant". – *Literaturnaya Gazeta* (Moscow), no. 29 (4679), 19.07.1978. (in Russian)
- During 2 years from the start of operation of the Qinghai – Tibet railway,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 Lhasa train station exceeded 2.8 million people /times.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440620.html>. 07.05.2009. (in Russian)
- In a number of monasteries, of the Gannan –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the Gansu Prov., weapons and ammunition were seized.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93877.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In the light of truth: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Dalai Lama, the Nazis and the "Aum Shinrikyo". – <http://russian.people.com.cn/95181/6568166.html>. 06.01.2009. (in Russian)

- In Tibet, cases of bubonic plague were revealed. – <http://www.ntv.ru/text/news/index.jsp?nid=68425>. 07.12.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in 2008, 22 monuments of culture will be restored. – <http://www.vsesmi.ru/news/1358048/>. 07/27/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control over the spread of the AIDS virus is enhanced.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5108054.html>. 07.10.2008.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of Tibetans from serfdom was established.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76914.html>. 11.03.2009. (in Russian)
- In Tibet, the statue of Guru Padmasambhava was destroyed. – http://savetibet.ru/2007/06/05/guru_rinpoche_statue.html. 09.06.2009. (in Russian)
- India rejects all Chinese claims on Arunachal Pradesh. – <http://news.mail.ru/politics/1600483/>. 25.10.2008. (in Russian)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Report on Tibet 1997.IOC cancelled the global torch relay. – <http://www.lenta.ru/news/2009/03/27/torch/>. 27.03.2009. (in Russian)
- Interpreting Tibet: A Political Guide to Traveling in Tibet. – <http://www.savetibet.org/files/documents/TibetanChinaTravelGuide.pdf>. 21.09.2010.
- Ivanov, N.B. 1999. Organization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lobby in the U.S. –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3. (in Russian)
- Ivanovsky, A.O. 1888. The Spafari Mission. – Notes of the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 3, no.1 – 2. St Petersburg. – 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60-1680/Posolstvo_Spafari/text.htm.04.01.2009. (in Russian)
- Jarrah, W. 2002. Gyelthang and Tsethang – a traveller's impression. – Tibetan Bull., July – September.
- Jian, Ch.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 In: Cold War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 <http://www.fas.harvard.edu/~hpcws/jcws.2006.8.3.pdf>. 25.01.2009.
- Jiang Zemin. 2004.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ls. 2.3.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Jiang, D. Popular history: the suppression of rebellion in Tibet (posted by Zh. Li). -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03/popular-history-the-suppression-of-a-rebellion-in-tibet>. 21.12.2008.
- Jin, B. 1987. When does the word "minority nationality" [shaoshu minzu] [first] appear in our country? - Nationality Solidarity (Minzu Tuanjie), v. 6. - <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21-jinbanggao.pdf>. 16.05.2009.
- "Jingji Riba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AR. - <http://www.anctc.ru/inform/textnews/2008-04-22/113756/?site=3>. 28.07.2008. (in Russian)
- Johnston, C. Tibet: the international mistake of the century. -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mistake-of-the-century.html/> 03.11.2008.
- Joint Statement to Repudiate the so-called Order no. 5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on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 - <http://www.tibet.net/en/prelease/2007/020907.html>. 13.06.2011.
- Jong, L. DNA profiles of "Han" Taiwanese. - <http://www.taiwandna.com/ProfileJong.html>. 17.02.2009.
- Jung Chang and Halliday, J. 2007. Mao: the Unknown Story. Moscow: Tsentrpoligraf. (in Russian)
- Kachins, E. 1987. Russia and China: a dual alliance. - Pro et contra, November - December. (in Russian)
- Kalovski, I. The true face of the Dalai Lama. - <http://kalovski.blog.com/763351/>. 15.05.2009.
- Karamzin, N.M. 1989.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v. 1.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armel, S.M. Ethnic tens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order: China's policies in Tibet. -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Ethnic+tension+and+the+struggle+for+order%3a+China's+policies+in+Tibet.-a018280032>. 03.11.2008.
- Kauffner, P. Was human sacrifice practiced in old Tibet? - <http://stason.org/TULARC/travel/tibet/B4-Was-human-sacrifice-practiced-in-old-Tibet.html/> 21.11.2008.
- Khenpo Jigme Phuntsok. Abbot of Serthar Buddhist Institute dies. - <http://www.phayul.com>

- com/news/article.aspx?id=5791&t=1. 07.10.2008.
- Khetsun, T. 2008. *Memoirs on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Univ. of Columbia Press.
- Khrapachevsky, R.P. 2004. *Military Power of Genghis Khan*. Moscow: AST – VZOI. (in Russian)
- King Songtsen Gampo. – <http://dazan.spb.ru/teachers/kings-tibet/561/>. 25.11.2008. (in Russian)
- Kitaev, S. Conflict in Tibet: facts and propaganda. – http://savetibet.ru/2008/04/12/tibet_facts_and_propaganda.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How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What the Chinese propaganda does not say. – <http://savetibet.ru/2009/03/09/tibet.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Tibet's in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 http://savetibet.ru/2009/02/16/independence_of_tibet_in_historical_retrospective.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 Kitaev, S. March 28, a new holiday in Tibet: The Day of Liberation from Logic. – <http://savetibet.ru/2009/03/27/tibet.html>. 27.03.2009. (in Russian)
- Klinov, A.S. 2000.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ibet and the Position of Powers (1914 –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Maikop: Institute of Economics, Law and Nature. (in Russian)
- Klinov, A.S. 2008. O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ibet. – *World of Eurasia*, v. 2, no. 2, pp.41 – 46. – http://e-lib.gasu.ru/Evrazia/arhiv/2008/mire_2.pdf. 05.08.2009. (in Russian)
- Knuth, R. 2003. *Libricide: The Regime – sponsored Destruction of Books and Libra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 Kolas, A. and Thowsen, M.P. 2005. *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al Survival on the Sino – Tibetan Frontier*. Washington: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 Kolmas, J. 1967. *Tibet and Imperial China*. Canberra: Austral. National Univ.
- Koloskov, B. 1977.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1969 – 1976. Key Factors and Leading Trends*.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Kozlov, P.K. 1923. *Mongolia and Amdo and the Dead City of Khara – Khoto*. Moscow – Petrograd: Gosizdat. (in Russian)

- Kozlov, P.K. 1947. Mongolia and Kham. Moscow: Geographgiz. (in Russian)
- Kozlov, P.K. 2004.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Moscow: KMK. (in Russian)
- Krishnatry, S.M. 2005. Border Tagins of Arunachal Pradesh. Unarmed Expedition 1956.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 Kucera, S. 1977. The conquest of Tibet by the Mongols. – In: Tatar – Mongols in Asia and Europe. Moscow. (in Russian)
- Kuleshov, N.S. 1992. Russi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umbum's song of sadness. 1998. – 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3, no. 17.
- Kuxing: Torture in Tibet. A Special Report. TCHRD.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orture/torture.pdf. 07.06.2009.
- Kuzmin, S.L. (in press). The Treaty of 1913 between Mongolia and Tibet and Its Validity.
- Kuzmin, S.L., Oyuunchimeg, J. 2009. The last Great Khan of Mongolia. – Asia and Africa Today, no. 1. (in Russian)
- Kuznetsov, B.I. 2001. Bon and Mazdaiz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Kuznetsov, V.S. 2006. Buddhist Factor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Moscow: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in Russian)
- Kychanov, E.I. and Melnichenko, B.N. 2005. The History of Tibe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Kychanov, E.I. and Savitsky, L.S. 1975. Men and Gods in the Land of Snows: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 and Its Culture.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La magie du Bouddha. – http://magiedubouddha.com/p_tib-os1.php. 08.11.2008.
- Laird, Th. 2006.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Grove Press.
- Langlois, J.D., Jr. 1981.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 – hua Under Mongol Rule. –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 Lankov, A. "Mandate of Heaven", or legitimacy in Chinese. – <http://lankov.oriental.ru/d27.shtml>. 01.07.2002. (in Russian)

-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hina during their investigation of the riots in Lhasa seized a large consignment of weapons.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386904.html>. 05.04.2008. (in Russian)
- Ledovsky, A.M. 2005. The USSR, the US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a Witness, 1946 – 1949. Moscow: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in Russian)
- Lenin V.I. The discussion of self – determination. – In: Lenin V.I. 1962. Complete Works, ed. 5, v. 30. Moscow. (in Russian)
- Lenin, V.I. O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 – determination. – In: Lenin V.I. 1961. Complete Works, ed. 5, v. 25. Moscow. (in Russian)
- Leontiev, V.P. 1956.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ibet in 1888 – 1919. Moscow: USSR Acad. Sci. (in Russian)
- Letter from Lhasa, Tibet. – http://savetibet.ru/2008/05/08/lhasa_tibet.html. 08.05.2008. (in Russian)
- Levin, G.G. Runic inscriptions in Tibet. – <http://www.kyrgyz.ru/?page=38>. 24.12.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China or Manchuria – who is neighbour of Russia? – <http://www.levking.ru/man2.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Historical fabrications of Candidat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Vladimir Popov. – <http://www.levking.ru/izms.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evkin, G.G. The answers to the guest book visitors. – <http://www.levking.ru/gb1.htm>. 14.10.2009. (in Russian)
- Levkin, G.G. Typical mistakes and misconceptions related to issues and the history of Zhong – guo (China). – <http://www.levking.ru/mists.htm>. 30.10.2008. (in Russian)
- Ling, N. 1964. Tibetan Sourcebook.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
- List of tributaries of Imperial China.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ributaries_of_Imperial_China. 21.12.2008.
- Liu, M. When heaven shed blood. Details of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are only now leaking out, a tale of daring espionage, violence and finally betrayal. – http://www.buddhistview.com/site/epage/31552_225.htm. 17.02.2009.

- Lomanov, A. Buddha from the Golden Urn. – <http://www.vremya.ru/2003/192/13/82362.html>. 14.10.2009. (in Russian)
- Lotus grove of great sacraments: Tibetan artist Doug Chejel Rinpoche. – <http://oldtradition.org/teachers/tibetskii-khudozhnik-dugu-chedzhel-rinpoche-master-traditsii-drukpa-kagyuu>. 24.12.2008. (in Russian)
- Lu Huazhu. 1828. Description of Tibet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 Lubsan Danzan. 1973. Altan Tobchi ("Golden Legend").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Lukin, A. World view: Buddhism and communism. – Vedomosti, 28.03.2008, no. 56 (2078). – <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index.shtml?2008/03/28>. (in Russian)
- Lukyanov, A.E. 2005.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the new world order. – Psychology Newspaper: We and the World, no. 11 (111). – <http://www.gazetamim.ru/culture/dialog/luksjanov.htm>. 04.01.2009. (in Russian)
- Ma Rong. 1993.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Han – Tibetan relations in Lhasa City,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In: 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 (Gulden G., Southall A. eds.). Boston.
- Macdonald, D. 1932. Twenty Years in Tibet. London: Seely, Service & Co.
- Malinovsky, G. Thirteen years of Chinese war. – http://www.bbratstvo.org/index.php3?path=_journal/2002/02&source=neizvoin. 10.12.2008. (in Russian)
- Malyavin, V. 2000. Chinese Civilization. Moscow: Astrel – Design, Information, Mapping. (in Russian)
- Mao Tse – tung. 1977. On the policies for our work in Tibet. Direc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 – 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http://www.marx2mao.com/Mao/WT52.html>. 08.11.2008.
- Mao Zedong. 1948. Selected Works. Harbin: 211. – http://mx.esc.ru/-assur/ocr/maoism/ref.html#ref_215. 30.04.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52. Selected Works, v. 1. Moscow: Inostran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66. Excerpts from the Works.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Mao Zedong. 1967. Bring the Revolution to the End.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Mao Zedong. 2008. Autobiography. Poems. Moscow: Rubezhi XXI Veka. (in Russian)
- Mao Zedong. On Deng Xiaoping (convers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and commanders of large military districts in December 15, 1973). – <http://www.maoism.ru/library/remark-15-12-1973.htm>. 22.05.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February 27, 1957 – http://www.maoism.ru/library/on_the_correct_handling.htm. 22.05.2009. (in Russian)
- Mao Zedong. Speeches and articles by Mao Tse – tung in different year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no. 6. 1976. M. – http://www.maoism.ru/library/Mao_set.htm. 06.11.2008. (in Russian)
- Maoism without Embellishments. 1980. Moscow: Progress. (in Russian)
- Maoist library. – <http://www.maoism.ru/library/index.htm>. 06.11.2008. (in Russian)
- Maps of Tibet. Historic Images of the High Plateau. 2008 Calendar.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Mar, N.I. 1969. The Damansky Island. Moscow: Znanie. (in Russian)
- [Marco Polo]. Marco Polo's Book. 1955. Moscow: Geografiz. (in Russian)
- Martynov, AS 1978. The Status of Tibet in 17th – 18th Centuries.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Mass transportation of objects of Tibet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o China. 2003. – Tibetan Envoy, no. 7.
- Materials from "Nindin Jungeer Fanlyue" (Descriptions of Dzungar's pacifying) on the history of Dzungaria and East Turkestan. 1994. – In: Chinese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in 14th – 19th Centuries. Almaty. – 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80-1700/Kit_ist_Sr_az/21-40/frametext21.htm. 12.06.2009. (in Russian)
- McCarthy, R.E. 1997. Tears on Lotus: Accounts of Tibetan Resistance to the Chinese invasion 1950 – 1962. Jefferson (N Carolina) – London: McFarland & Co.
- Memorandum from the Tibetan Muslim Youth Federation. – www.phayul.com. 21.03.2008.

- Merinov, S. Purification at a golden lake. – 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3339, 06.11.2003 – <http://www.rg.ru/2003/11/06/tibet.html>. 03.12.2008. (in Russian)
- Mind and Life Institute. – <http://www.mindandlife.org>. 06.06.2009. Modern China: who is who? The moment of Truth will not come soon. – Almanac "Vostok," v.9 (21), 2004. –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534.htm. 03.01.2009. (in Russian)
- Mogultai Principality. Mongol Empire in 1248 – 1388. – <http://www.wirade.ru/history>. 21.12.2008. (in Russian)
-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52. Moscow. (in Russian)
- More than 4 million tourists visited Tibet last year. – <http://www.businessrest.ru/NewsAMShow.asp?ID=428609>. 28.07.2008. (in Russian)
- More than a thousand rioters in Tibet were released. – <http://www.lenta.ru/news/2008/06/21/release/>. 21.06.2008. (in Russian)
- Moskalev, A.A. 2004. Jiang Zemin on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CPC. – In: China in a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M. (in Russian)
- Moskalev, A.A. 2005. The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Movement westward. 1985. – Reference Material (2). Embassy of the PRC, New Delhi, 4 February. Muldashev, E.R. 2008. Where did We Come from? Moscow: Olma Media Group. (in Russian)
- Myasnikov, V.S. 1979. The ideological bankruptcy of the Beijing pseudo – historians. – 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Namkay Norbu] Chogyal Namkay Norbu. 2004. Introduction. – I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St Petersburg: Uddiyana – Zhangzhung. (in Russian)
- [Namkay Norbu] Chogyal Namkay Norbu. 2008. The Precious Mirror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Zhang – Zhung and Tibet. Moscow: Shechen – Ganges. (in Russian)
- Namsaraeva, S.B. 2003. Institute of the Qing governors of China in Mongolia and Tibet in the 18th century. Ph.D. Thesis.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in Russian)
- National regional autonomy in Tibet. – <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115293.htm>. 27.07.2008.

- National uprising. – <http://www.tibet.com/WhitePaper/white3.html>. 14.03.2009.
-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us Bureau of Lhasa Municipality, 20.7.1997 – In: New temple and monastic rules.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1997/hr19971215.html#reeducation. 14.12.2008.
- Negotiations or splittist activity under the guise of negotiations.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dllm/t69969.htm>. 08.02.2009. (in Russian)
- Nepomnin, O.E. 2005. History of China: the Qing Dynasty. 17th century –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New progress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The White Book). 1998. – <http://chinaconsulate.khb.ru/rus/ziliao/zt/zfbps/t25323.htm>. 13.07.2008. (in Russian)
- Ngabo Ngawang Jigme. 1988. When did Tibet come within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 Bull. Hist. Tibet Communist Party, v. 3 (General Series, no. 21, translation by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London (TIN Ref: Doc 22(ZY)):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September 1992, pt. 2.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Ngaboi Ngawang Jigme. 1991. On Tibetan Issues. Beijing: New Star. Nichols, S. Malware writers target pro – Tibet groups. – <http://www.vnunet.com/vnunet/news/2212635/malware-writers-aim-pro-tibet>. 27.07.2008; Cyber attacks target pro – Tibet groups. – www.phayul.com. 23.03.2008.
- Niermeyer, S., Yang, Ping, Sganmina, Drolkar, Janguo, Zhuang and Moore, L.G. 1995.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 in Tibetan and Han infants born in Lhasa, Tibet. – New England J. Medicine, v. 333, no. 19.
- Nikolaev, R. 2005. How swastika appeared on the Soviet money. – <http://www.vodyanoyznak.ru/magazine/21-22/432.htm>. 06.02.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Kathmandu, Nepalese police arrested 25 of Tibetan protesters. – http://savetibet.ru/2009/08/18/nepal_tibet.html. 06.10.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Lhasa, a campaign to boycott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s is promoted. – http://savetibet.ru/2009/02/05/tibet_new_year.html. 05.02.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A new censorship initiative in Tibetan regions of China: the dismantling of satellite dishes. – <http://savetibet.ru/2009/06/25/tibet.html>. 25.06.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Activists from Britain and the U.S were tied to chairs by interrogators. – <http://savetibet.ru/2008/08/30/activist.html>. 30.08.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Behind the facade of "Day of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are repressions. – http://savetibet.ru/2009/03/28/tibet_today.html. 28.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Kardze, Sichuan Province, Tibetan protesters continue to act in Kardze, Sichuan Province. – http://savetibet.ru/2009/01/12/tibetans_in_new_kardze_protests.html. 12.01.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Sichuan province, Ronge Adrak's nephew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 <http://savetibet.ru/2008/07/19/tibetans.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In the homeland of the 14th Dalai Lama, construction of his pagoda was completed. – http://savetibet.ru/2009/03/03/dalai_lama.html. 03.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People of Maoist Komsomol of Nepal handed over five Tibetan refugees to the police. – <http://savetibet.ru/2009/02/24/nepal.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of Nepal: Tibetan refugees do not have the right "of peaceful protests". – http://savetibet.ru/2009/10/06/tibet_nepal.html. 06.10.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SCMP: Amidst the harsh security measures, Tibetans celebrate the 'black' New Year at home. – <http://savetibet.ru/2009/02/28/tibet.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CHRD: seven Tibetan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rch 14 "riots in Lhasa". – http://savetibet.ru/2008/12/19/tchrd_sem_tibetcev_prigovoreny_k_tjuremnomu_zakljucheniju_vplot_do_pozhiznennogo_v_svjazi_s_besporjadkami_14_marta_v_lkhase.html. 19.12.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conduct demonstration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Tibetan regions. – <http://savetibet.ru/2009/02/22/lhasa.html>. 16.03.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demanded that the Tibetan monks not to hold a prayer service for the dead protester. – http://savetibet.ru/2008/05/09/tibetan_dead.html. 09.05.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court acquitted the German graduate student who had thrown a shoe at Premier Wen Jiabao. – <http://savetibet.ru/2009/06/03/humanrights.html>. 03.06.2009.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difficulties of living for environmental migrants. – http://savetibet.ru/2008/10/21/tibetan_nomads.html. 21.10.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hree Tibetan monks ar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volvement in the blast in Chamdo. – <http://savetibet.ru/2008/11/02/tibetans.html>. 03.11.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ibetan Employees of state institutions were given two months to return their children from schools and monasteries in India. – http://savetibet.ru/2008/07/18/tibetan_children.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Nikolsky, V.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terrupts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 <http://savetibet.ru/2008/11/23/tibet.html>. 23.11.2008. (in Russian)
-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Comment 7. – The Great Epoch, special issue, 2005. (in Russian)
- Nominated by the Dalai.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59.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Norbu, D. 1998. Self – determination: the satisfactory solution. – Tibetan Bull., May – June.
- Norbu, D. 1999. Tibet: the Road Ahead.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 Norbu, D. 2001. China's Tibet Policy. Surrey: Routledge – Curzon Press.
- Norbu, J. 2003. The Tibetan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CIA. –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McKay, A. ed.), v. 3. London – New York.
- Norbu, J. 2006. The forgotten anniversary – remembering the great Khampa uprising of 1956.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c=4&t=1&id=14993&article=The+Forgotten+Anniversary+-+Remembering+the+Great+Khampa+Uprising+of+1956>. 25.01.2009.
- Norbu, J. March winds.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article=MARCH+WINDS+-+Jamyang+Norbu&id=24032>. 07.03.2009.
- Odeli, B. 2005. Dharamsala: Tibetan Chronicles. Nizhny Novgorod: Decom. (in Russian)
-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 http://community.livejournal.com/ru_free_tibet/6258.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 On the Sino – Indian Border. 1962.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o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On the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White Book). – <http://russian.china.org.cn/russian/32943.htm>. 03.05.2009. (in Russian)
- On trade balanc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 <http://www.chinaconsulate.khb.ru/rus/xwdt/2002x/t117755.htm>. 03.05.2009. (in Russian)
- [Order no. 5.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 – English text in:] New measures on reincarnation reveal Party's objectives of political control. –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news-reports/new-measures-reincarnation-reveal-partys-objectives-political-control>. 21.09.1020.
- Origin of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and its related backgrounder. –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1/content_10921943_3.htm. 09.03.2009.
- Ovchinnikov, V. 2004. The Dalai Lama in Russia. Will his visit comp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 *Rossiyskaya Gazeta*, no. 3643, 01.12.2004.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 2007.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Tibet became a part of China in the middle ages. – *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4502 of October 25, 2007 – <http://www.rg.ru/2007/10/25/tibet.html> . 30.10.2008.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 2009. Tibetan reality refutes myths. – *Rossiyskaya Gazeta*, week no. 5061 (237) on December 10, 2009 – <http://www.rg.ru/2009/12/10/tibet.html>. 12.12.2009. (in Russian)
- Ovchinnikov, Vs. 2006. *Ascension to Shambhala: with My Own Eyes*. Moscow: AST. (in Russian)
- Over half a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ibet has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2.8. – 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txt/2008-05/05/content_15063519.htm. 03.01.2009. (in Russian)
- Palden Gyatso. 1997. *Fire Under the Snow. Testimony of a Tibetan Prisoner*. London: The Harvill Press.
- Pan, T.A. 2007. *Message from the Later Qing Dynasty to the Ming. –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 2, no.7. (in Russian)
- [Panchen Lama 10th] 1997. *A Poisoned Arrow. The Secret Report of the 10th Panchen Lama. The Full Text of the Panchen Lama's 70,000 Character Petition of 1962, Together with a Selection of Suppor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Tibetan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net: <http://>

- www.asiafinest.com/forum/index.php?showtopic=22841. 10.10.2008.
- [Panchen Lama 10th] The Panchen Lama's Last Speech: Full Text. – <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5> – Panchenspeech.pdf. 16.05.2009.
- Panchen Lama 11th Gedun Nyima: the 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 in the world. 1999. Moscow. (in Russian)
- Pandaev, P.K.1999. Obscurantism for simpletons. – <http://bookz.ru/authors/pandaev> – p/antikura/1 – antikura.html. 14.11.2008. (in Russian)
- Parenti, M.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an myth. – <http://www.swans.com/library/art9/mparen01.html>.
- Passenger turnover on the Qinghai – Tibet railway has exceeded 1.3 million persons/times.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6201208.html>. 07.05.2009. (in Russian)
- "Patriotic Re – education" campaign results in one death and 25 arrests.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0/hr200006.html#reeducation. 14.12.2008.
- Patrushev, M.A. 1981.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Manchuria and the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 20th Centuries). Ph.D. Thesis.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USSR Acad. Sci. (in Russian)
- Pelliot, P. 1912. L'origine du nom de "Chine". – T'uong Pao, v. 1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Registers the result about the first national census the bulletin on November 1, 1954 (In Chinese)]. –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7.htm. 26.01.2009.
- Petrov, V.I. 2003. Rebellious Heart of Asia. Xinjiang: A Brief History of Popular Movements and Memories. Moscow: Kraft +. (in Russian)
- Phuntsok, Tashi Taklha. 1992. Historical Sino – Tibetan relations, 1949 – 1951 and the Seventeen – point Agreement. –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area/tibet-potomac/historical/taklha.html>. 27.01.2009.
- Pikov, G.G. 2007.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China." – In: Genghis Khan and the Fate of the Peoples of Eurasia, v.2. Ulan – Ude. (in Russian)
- Pirie, F. Segmentation within the sta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ibetan tribes in Chinese reform period. – Nomads 9_1_11_04_05. – www.case.edu/affil/tibet/tibetanNomads/

- documents/NPpaper.pdf. 27.09.2008.
- Pirman, K. Ignorance of the red star. – <http://www.epochtimes.ru/content/view/12032/17/03.08.2007>.
- Political veteran speaks... 1998. – 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3, no. 11.
- Potala palace desecrated. 2001. – Tibetan Bull., March – June.
- Powers, J. 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Prachanda defends Chinese crackdown on Tibetans. – <http://www.hindu.com/thehindu/holnus/003200803232124.htm>. 15.05.2009.
- Prisoners of Tibet: Special Report. 2006. TCHRD.
- Promises and lies: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The full story as revealed by the Tibetans and Chinese who were involved. 2001. – Tibetan Bull., March – June.
- Prostitution abounds in Lhasa. 1995. – Tibetan Bull., May – June.
-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2008).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2008, Beijing. – http://english.gov.cn/official/2008-10/16/content_1123105.htm. 16.10.2008.
- Przewalski, N.M. 1875. Mongolia and the Tangut Country, v. 1. St Petersburg: V.S. Balashev. (in Russian)
- Przewalski, N.M. 1883. From Zaissan Through Hami to Tibet and the Upper Yellow River. St. Petersburg: V.S. Balashev. (in Russian)
- Puchkovsky, L.S. 1963. The idea of continuity of origin of Khans in Mongol chronicles in 17th – 19th centuries. – In: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v. 5, Moscow. (in Russian)
- Puntshok, J. 1998. Testimony of political prisoner. – Tibetan Envoy, v. 3.
- Qin Yongzhang. A secret history of Japan coveting Tibe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aggression war. – China Tibetology, no. 6. – <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691161216.htm>. 03.11.2008.
-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 1969 – 1972. –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

70146.pdf. 03.01.2008.

- Rakhimov, T. 1968. Nationalism and chauvinism as basis of Mao Zedong policies. Moscow: Mysl. (in Russian)
- Rakhimov, T. and Bogoslovsky, V. 1971. Great - Power Chauvinism of Mao Zedong. - In: Dangerous Course, no.2. Moscow. (in Russian)
- Rakhmanin, O.B. 2005. Notes of Experience. Moscow: Monuments of Historical Thought. (in Russian)
- Ran, Ch. 1991. The origin and truth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Beijing: New Star.
- Re - education in Kan Lho. 1996. - Human Rights Update: TCHRD, v. 2, no. 23.
-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ibetans. - http://savetibet.ru/2008/04/11/religion_and_national_identity.html. 04.10.2009. (in Russian)
-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rough "patriotic re - education". - <http://www.tibet.com/Humanrights/HumanRights97/hr97-1.html>. 03.11.2008.
- Remains were found in Tibet of the U.S. 2nd World War military pilots were found. - http://russian.people.com.cn/200209/28/rus20020928_66248.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1.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 (in Russian)
- Rhoads, E.J.M. 2001. Manchu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 - 1928. Seattle - London: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 Ribhur Tulku. 1988. Search for Jowo Mikyoe Dorjee. Dharamsala: Office for Inform. & Intern.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Secretariat.
- Ringardt, S. 1903. In the Mountains of Tibet. St. Petersburg: Trud. (in Russian)
- Rockhill, V.V. 1901. In the Land of Lamas. Travel to China and Tibet. St. Petersburg: I.N. Skorohodov. (in Russian)
- Roerich, J.N. 1958. The main problems of Tibetan linguistics. - Soviet Oriental Studies, no. 4. (in Russian)
- Roy, A. 2008. Prachanda, the Unknown Revolutionary. Kat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 Rozhintsev, A. Four sides of the world under one roof, or where did China fight. – http://www.otechestvo.org.ua/hronika/2004_08/h_9_01.htm. 07.07.2008. (in Russian)
- Rubruc, G. de. 1957. Journey to the Eastern countries. – In: J. del Plano Carpini. History of Mongals. G. de Rubruc. Journey to the Eastern Countries. Moscow. (in Russian)
- Samsara, a Tibetan human rights archive – personal testimony. – <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 27.07.2008.
- Samsara: personal testimony: Statement No. 11. – <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icj60-stmt11.html>. 03.11.2008.
- Sapozhnikov, B.G. 1984. People's Liberation War in China. Moscow: Voenizdat. (in Russian)
- Sautman, B. 2008. "Demographic annihilation" and Tibet. – In: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s. B. Sautman, J.T. Dreyer). New Delhi.
- Sautman, B. and Dreyer, J.T. 2005. The Tibet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 In: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New York.
- Sautman, B. How repressive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ibet? –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2732>. 26.01.2009.
- Schrei, J.M. A lie repeated – the far left's flawed history of Tibet. – <http://www.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id=425>. 15.03.2009.
- SCO will provide Caucasian diagnosis to Russia. – *Nezavisimaya Gazeta*, 27.08.2008.
- [Secret: CTC releases documents from Canada's Tibet file]. – http://tibet.ca/_media/PDF/secret_canada_tibet_file.pdf. 30.01.2009.
- Seres. –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res>. 04.01.2009.
- Severe religious restrictions in Nyemo County.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hr_updates/2000/hr200005.html#restrictions. 14.12.2008.
- Shakabpa, W.D. 1988.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Potala Publ.
- Shakya, Ts. 1997.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 In: Leaders of Tibet: a Directory. Lond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 <http://www.columbia.edu/itc/ealac/barnett/pdfs/link6> –

- shakyaintro.pdf. 25.01.2009.
- Shakya, Ts.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 Shakya, Ts. 2002. Blood in the snows. Reply to Wang Lixiong. – *New Left Review*, v. 15, May – June. – <http://www.newleftreview.org/?view=2388>; <http://www.tibetwrites.org/?Blood+in+the+Snows>. 04.03.2009.
- Shakya, Ts. 2003. The genesis of the Sino – Tibetan Agreement of 1951. –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 A. McKay), v. 3. London – New York.
- Shakya, Ts. 2005. The prisoner. – *New Left Review* 34. – <http://newleftreview.org/A2576>. 25.01.2009.
- Shakya, Ts. Tibet and China: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c=4&t=1&id=24245&article=Tibet+and+China%3a+the+past+in+the+present+-+By+Tsering+Shakya>. 21.03.2009.
- Shakya, Ts. Tibetan questions. –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20>; <http://newleftreview.org/?getpdf=NLR28501&pdflang=en>. 04.11.2008)
- Shaumian, T. 2000. *Tibet: the Great Game and Tsarist Rus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 Press.
- Shcherbakov, I.S. 1958. China on the rise. – *Soviet Sinology*, no. 3. (in Russian)
- Shevelev, V.N. Mao Zedong: the Great Helmsman. – <http://eastlib.narod.ru/modern/mao.htm>. 22.06.2009. (in Russian)
- Shirer, W.L. 195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 http://navycollection.narod.ru/library/Krah_nacist_imper/part_1/15.html. 12.03.2009. (in Russian)
- Sidikhmenov, V.Ya. 1985. *The Manchu Rulers of China*.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Six years of searches for the boy reincarnation of the 10th Panchen.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4.htm>. (in Russian)
- Skanavi, A. Sharp corner. – <http://savetibet.ru/2008/11/06/tibet.html>. 06.11.2008. (in Russian)
- Sladkovsky, M.I. 1979. Irrationality of 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their expansionist designs against their neighbours. – 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 Smith, W. Congressional panel to probe Chinese theft of Tibetan treasures. - http://www.rfa.org/english/commentaries/cambodia_cullumoped-04042008160706.html/tibet_smith-04042008160846.html. 20.09.2005.
- Smith, W.W. 1996.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 - 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 Smith, W.W. 2008. China'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hman etc.: Rowman & Littlefield.
- Smith, W.W.1994. The nationalitie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Tibet. - I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s. R. Barnett, Sh. Akiner). Bloomington.
- Some Manchu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 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Notes of the Eastern Branch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12, v. 21, no. 2.3. St. Petersburg. - 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VII/1680-1700/Manc_rus_kit/text.htm.26.10.2008. (in Russian)
- Sonam, T. 2007. A Cold War in Shangri La - the CIA in Tibet. - <http://www.tibetwrites.org/?A-Cold-War-in-Shangri-La-The-CIA>. 17.02.2009.
- Song, L. 2007. Reflections on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of 1951. - In: Facts About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Sorrowful existence of Tibetans during the feudal regime.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6041.html>;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3/6405150.html>. 30.10.2008. (in Russian)
- Source list and detailed death tolls for the primary megadeaths of the Twentieth. - <http://users.erols.com/mwhite28/warstat1.htm>. 26.01.2009.
-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hina (1946 - 1950 years). - <http://www.rustrana.ru/article.php?nid=20588>. 26.11.2008. (in Russian)
- Sperling, E. 2003. The Chinese venture in K'am, 1904 - 11, and the role of Chao Erh - Feng. -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ed. A. McKay), v. 3. London - New York.
- Sperling, E. 2004. The Tibet - 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 Policy Studies, v. 7 (Washington, East - West Center). - <http://www.eastwestcenterwashington.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htm>. 15.12.2008.

-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Historical Contemplation, Political and Legal Culture. 2009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 Ssanang Ssetsen. 1829. Geschichte der Ost – Mongolen und Ihres Fuerstenhauses. St.
Petersburg.
- Stalin, I.V. 1948. Works. Moscow: Politizdat., v. 8, pp. 357 – 374. – http://grachev62.narod.ru/stalin/t8/t8_23.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 Stat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txtSearch=reincarnations>. 13.06.2011.
- Stonor, Ch. 1958. Sherpa and the Snowman. Moscow: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 Stonton H. 1804 – 1805. Journey into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Tartaria, pt. 3. Moscow: H.
Claudy. (in Russian)
- Strang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Chinese population transfer in Tibet and its impacts (a report
by Tibetan Youth Congress). 1997. Dharamsala.
- Strokan, C. "Most living Buddha ". – <http://www.religare.ru/article14152.htm>. 02.02.2005.
(in Russian)
- Strong, A. – L. 1959.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
<http://www.marx.org/reference/archive/strong-anna-louise/1959/tibet/index.htm>.
21.07.2009.
- Struggling for influence in Nepal. – TibetInfoNet, 31.10.2008.
- Sun Yatsen. 1961. Selected Works. Moscow. – http://www.vostlit.info/Texts/Dokumenty/China/XX/1900-1920/Sinhaj_rev/1-20/1.htm.28.04.2009. (in Russian)
- Sun Yatsen. 1985. Selected Works.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aklha, N.L. 2001. Born in Lhasa. Ithaca, NY: Snow Lions Publ.Tales on terror: torture
in Tibet (1999). – http://www.tchrd.org/publications/topical_reports/tales_of_terror-torture-1999/ 08.11.2008.
- Tenpa Soepa. 2008. 20 Years of My Life in China's Death Camp. Bloomington (India):
Author House.
- Terentyev, A. "Allow to retort". On the false views of the journalist Ovchinnikov

- (in publications of "Rossiyskaya Gazeta" on April 9, 2008). – <http://www.buddhisminkalmykia.ru/?page=shownews&newsid=478&PHPSESSID=32d7a15b...04.11.2008>. (in Russian)
- The 17th Karmapa escaped from Tibet. 2000. – Buddhism of Russia, no. 33. (in Russian)
- The 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 <http://savetibet.ru/dalaj-lama/2005/dalaj-lama-bio.php>. 07.06.2009. (in Russian)
- The border policy of the PRC. – <http://www.chinastar.ru/rus/1/5/5/>. 14.10.2009. (in Russian)
- The cause of Guangxu's death was determined; he was a Chinese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527467.html>. 05.11.2008. (in Russian)
-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 <http://www.chinastar.ru/rus/1/5/6/>. 31.01.2009. (in Russian)
- The CPC Charter, Oct. 21, 2007 – http://russian.china.org.cn/china/archive/shiqida/2007-10/26/content_9128399.htm. 06.11.2008. (in Russian)
- The CPC continues to resi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ttp://www.epochtimes.com.ua/ru/articles/view/4/856.html>. 28.05.2006. (in Russian)
-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 <http://www.tibet.spb.ru/tibet-situation/13/>. 10/26/2008 (in Russian)
- The death of the 10th Panchen and his declaration of will.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5.htm>. (in Russian)
-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language du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5/6394888.html>. 06.10.2008. (in Russian)
- The draw of the Golden Urn.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bd/xzzt/bczs/t69963.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The Eight White Ordon, the offering ceremonies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Mausoleum of Genghis Khan. – http://members.tripod.com/Mongolian_Page/white.txt. 08.10.2008.
- The English – Russian issue in Asia and the defence of India. 1891. –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al, Top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Asia, v.47. (in Russian)
- The essence of feudal serf system of old Tibet 2. – <http://russian.people.com>.

cn/31521/6397759.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The first Chinese website has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on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610161.html>. 10.03.2009. (in Russian)

The gala exhibition has opened: "Tibet today and in the past", in Beijing.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02468.html>. 27.07.2008. (in Russian)

The GDP growth of Tibet in 2006 exceeded 13.2 percen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5443541.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mportant Documents). 1970.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Russian)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s. 1974.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ssence of Maoism. 1977. Moscow: Nauka. – <http://socialistica.lenin.ru/txt/m/maoism.htm>. 03.05.2009. (in Russian)

The last visit of Zhou Enlai to the USSR. – <http://russian.cpc.people.com.cn/84091/6649135.html>. 01.05.2009. (in Russian)

The Laws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with a Summary Commentary and Attached Decrees. Pt. 2. 2002.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Russian)

Losses in Soviet military who took part in the provision of military and military –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during pacifying of border wars (1946 – 1991 years.). – http://www.soldat.ru/doc/casualties/book/chapter6.html#6_11. 06.06.2009. (in Russian)

The lost kingdom of Guge. – http://www.himmies.com/h1/tales_guge.html. 09.06.2009.
The Maoists in Nepal used children as human shields. – <http://www.kommentator.ru/accnt/2005/a0629-12.html>. 01.05.2009. (in Russian)

The Mongols and Tibet. A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Mongol Empire and Tibet. 2009. Dharamsala: DIIR.

The myth of Tibet genocide. – <http://thenewvoice.wordpress.com/2008/04/17/the-myth-of-tibet-genocide/>. 26.01.2009.

The New Times presents three views on Tibet situation. – <http://lightbreeze.beon.ru/2181->

- 230 - the - new - times - tri - tochki - zrenija - na - situaciju - v - tibete.zhtml. 07.06.2009.
- "The one who expresses the interes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or dedicated instrument of anti - Chinese forces in the West?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d/xzzt/dllm/t69968.htm>, 27.07.2008. (in Russian)
- The PRC in 1974. 1977.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he PRC in 1975. 1978.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1959.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pharmacy during the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ness in China.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6/6518243.html>. 09.11.2008. (in Russian)
- The rebel Dalai Lama. -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main/songs.html>. 17.02.2009.
- The Sino - 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 <http://stedt.berkeley.edu/html/STfamily.html#TBlg>. 17.02.2009.
- The speech of Li Zhuihuang on the 3rd meeting of the Leading Group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earches for the boy reincarnation of the 10th Panchen. -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ztd/xzzt/bczs/t69961.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The status of Tibetan women in Tibet (1995 - 2000). - http://www.tibetanwomen.org/publications/books/status_of_women_in_tibet-un-2000.html. 28.04.2009.
- The Question of Tibet. - <http://www.fmprc.gov.cn/rus/about/zgxz/xajk/t2000.htm.07/27/2008> (in Russian)
- The Treaty of Good - Neighbourlines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 <http://2002.kremlin.ru/events/260.html>. 10.11.2008. (in Russian)
- The U.S. Congress will investigate Chinese looting in Tibet. - <http://savetibet.ru/1131096480.html>. 11.12.2008. (in Russian)
- The aid of the U.S. special services for so called "Tibetan independence".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93021.html>. (in Russian)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djustments to the policy with regard to rel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Maoist / Party of Nepal.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0/6421912.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The watershe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ibe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77728.html>. 11.03.2009. (in Russian)

The White Book: China legally protects normal religious observance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06503.html>. 09.11.2008 (in Russian)

The White Book: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Tibet are protected. – <http://russian.northeast.cn/system/2008/09/26/000081640.shtml>. 15.12.2008 (in Russian)

The White Book: in the Tibetan education system bilingual teaching is fully utilised.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506193.html>. 25.09.2008. (in Russian)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 1913.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1968.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Thinley, P. 1996. The tragedy and courage of the late Panchen Lama. – Tibetan Bull., Jan. – Feb.

Thirty – six Strategies. – <http://afpc.asso.fr/wengu/wg/wengu.php?l=36ji>. 27.12.2009.

Tiang, J.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ibet during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 China Tibetology, no. 1. – <http://www.tibet.cn/english/zt/TibetologyMagazine/2003120031216142213.htm>. 03.11.2008.

Tibet 2002 – a Yearbook: Reports from Tibet. London: Tibet Inform. Network.

Tibet and Manchu. An Assessment of Tibet – Manchu Relations in Five Phas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008. Dharamsala: DIIR.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y Its Legal Inquiry Committee on Tibet. 1960.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s: is it good to be a monk in Lhasa? – <http://savetibet.ru/1129838880.html>. 21.10.2005. (in Russian)

Tibet riots orchestrated? – http://www.watbowon.org/Joomla101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9&Itemid=85. 29.03.2008.

- Tibet Through the Eyes of Tibetans (series "Summary of China"). 1995.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Xinxing. (in Russian)
- Tibet to provide housing for 52000 farmers, herders in 2008. –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6340343.html>. 28.07.2008.
- Tibet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Rule. A Compilation of Refuge Statements, 1958 – 1975. 1976. Dharamsala: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Office of H.H. the Dalai Lama.
- Tibet under the Rule of Communist China: 50 Years. 2001. Dharamsal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ussian)
- Tibet: 1950 – 1967. 1968.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
- Tibet: a Hum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Report. 2007. Dharamsal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 Tibet: in the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reforms, the GDP increased by a factor of 60.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18/6389274.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 Tibet: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fabrication: III. Developmen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development_part3.htm. 14.12.2008.
- Tibet: the Truth Based on Facts. 1993. Dharamsal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scow. 1994. – 2nd edition: Tibet: Proving Truth from Facts. – <http://www.tibet.net/en/index.php?id=142&rmenuid=11>. 07.06.2009. (in Russian)
- Tibetan blasts 'demographic aggression'. – www.phayul.com. Tibetan Communists are now unable to keep religious writings in Tibetan language in their house. – <http://www.religare.ru/article52772.htm>. 28.07.2008 09.04.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 http://www.khawakarpo.org/tibet_monasteries.htm. 20.09.2008.
- Tibetan Lama maintained a state of meditation for 18 days after death. – http://savetibet.ru/2008/10/07/tibetan_lama.html. 07.10.2008. (in Russian)
-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mercy of climate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2009. – Tibetan Bull., v. 13, no. 1.

"Tibetan question" is not a religious question.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401152.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not to accept Chinese imposed Panchen Lama. 1995. – Tibetan Bull., September – December.

Tibetan woman – a former serf compares her current life with the past.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1/6392315.html>. 01.11.2008. (in Russian)

Tibetan woman dies after 9 days of continuous torture. – <http://www.tibetcustom.com/article.php/20080505111525137>. 12.06.2011.

Tibetan writer doubts the veracity of the history of Tibet that was presented by the CPC. – <http://www.epochtimes.ru/content/view/23312/4/>. 28.03.2009. (in Russian)

Tibetan Youth Congress. –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27.07.2008.

Tikhvinsky, S.L. 1966. Manchu rule in China. – In: Manchu rule in China.M. (in Russian)

Tikhvinsky, S.L. 1979. Great – hegemony and historical science in China. – In: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History and Modernity. Moscow. (in Russian)

Timkovsky, E. 1824. Travel to China Through Mongolia in 1820 and 1821. St. Petersburg. (in Russian)

Torchinov, E.A. Buddhist tradition of Tibet. – http://buddhism.org.ru/buddhism_08.html. 05.12.2008. (in Russian)

Torture in Tibet. 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00. Dharamsala.

Tourists and the Maoists. – http://www.indostan.ru/forum/24_162_2.html. 04.05.2009. (in Russian)

Trikamdas, P. 4 June 1959; 5 June 1959. Tibet – Summary of a Report on Tibe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y Shri Purshottam Trikamdas, Senior Advocat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 http://www.icj.org/news.php3?id_article=3415&lang=en&print=true. 04.05.2009.

Trojan Horse from China. – http://www.chas-daily.com/win/2008/04/04/v_014.html?r=31. (in Russian)

Tsendina, AD 2006. And the country is called Tibet.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in

- Russian)
- Tsering, B.K. 1985. Religion in Tibet today. – Tibetan Bull., v. 16, no. 1.
- [Tsongkhapa] Je Tsongkhapa. 2007. Great Guide to the Stages of the Path of Awakening, vols. 1 and 2. St. Petersburg: A. Terentyev. (in Russian)
- Tsultem, N. 1986. Mongolian National Paintings "Mongol Zurag". Ulaanbaatar: State Publishing House. (in Russian)
- Tsybikov, G.Ts. 1981. Selected Works, vol 1: Buddhist Pilgrim at Holy Sites of Tibet. Novosibirsk: Nauka. (in Russian)
- Tucci, J. 2004. Saints and Robbers of the Unknown Tibet. St. Petersburg: Aleteia. (in Russian)
- United Nations Charter. – <http://www.un.org/russian/documen/basicdoc/charter>. 20.02.2009. (in Russian)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 <http://www.hrweb.org/legal/genocide.html>.
- United Nations. A. General Assembly. A/RES/260 A (III). Third session.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260 A (III).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 Punishment for it and the text of that Convention. – <http://www.un.org/russian/documen/convents/genocide.htm>. 07.10.2008. (in Russian)
- Uprising in Tibet 2008. Documentation of Protests in Tibet. Dharamsala: TCHRD. Usov, V.N. 2003.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Pu Yi (1906 – 1967). Moscow: Olma – Press. (in Russian)
- Usov, V.N. 2006. History of China, v. 2. Moscow: AST – Vostok – Zapad. (in Russian)
- Usov, V.N. 2007. Soviet Intelligence in China: 1930s. Moscow: KMK. (in Russian)
- Uspensky, V.L. 1996. Lamaist Beijing: from Shun – Chi to the Tao – Kuang. – Vostok (Oriens), no. 4. (in Russian)
- Valiahmetov, G.M. 1958.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of Tibet. Moscow: State Publ. of Juridical Literature (in Russian)
- Van Walt van Praag, M.C.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Van Walt van Praag, M. 2007. The relevance of 17 - point Agreement today. - Facts About the 17 - point "Agreement"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Dharamsala.
- Vembu, V. 2007. Tibet wasn't ours, says Chinese scholar. - <http://www.dnaindia.com/report.asp?newsid=1081523&pageid=0>. 22.12.2008.
- Vernadsky, G.V. 2000. History of Russia: the Mongols and Russia. Moscow: Agraf. (in Russian)
- Victim of Chinese torture in Tibet. - <http://www.subliminal.org/tibet/testimony/Choedrak-Congress.html>. 03.11.2008.
- Waddell, A. 1906.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Outlin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in 1903 - 1904. St. Petersburg: P.F. Panteleev (in Russian)
- Wade, G. 1999. The polity of Yela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me "China". - Sino - Platonic Papers, no. 118, May. - http://www.sino-platonic.org/complete/spp188_yelang_china.pdf.
- Wang Ming. 1975. Half a century of the CPC and the Betrayal of Mao Zedong.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Wang Jiawei and Nyima Gyaincain. 1997.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s Tibet.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 "We went to Buryatia, and the Chinese now travel to Tibet!" - Buddhism of Russia, no. 39. (in Russian)
- Western alpinists saw the shooting of Tibetan refugees. - <http://savetibet.ru/1160660940.html>. 04.11.2008. (in Russian)
- What Beijing does not Say. 1972. Moscow: APN. (in Russian)
-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Tibet as is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The White Book). 25.09.1992 PM - <http://chinaconsulate.khb.ru/rus/ziliao/zt/zfbps/t25315.htm>. 28.07.2008. (in Russian)
- Wiley, A.S. 2004. An Ecology of High - Altitude Infa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Woesser (Wei Se). 2006. Sha jie. Sishi nian de jiyi jinqu. Jingtou xia de Xizang wenhua. Di yi ci gongkai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aipei: Dakuai

- Wenhua. (in Chinese)
- Woesser, Ts. A record of the Tibetan unrest: March 10 – March 25. –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0170&article=A+Record+of+the+Tibetan+Unrest%3a+March+10%e2%80%94March+25#>. 01.11.2008.
- [Woesser] Diagno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Interview with the Tibetan author Woesser. 1 May 2008. – <http://www.tibetwrites.org/?Diagnosing-the-Current-Situation>. 21.02.2009.
- Worldwide Tibet Movement. – <http://www.tibet.net/en/diir/wwtm/index.html>. 07.06.2009.
- Wren, C.S. 1983. Life and death in Tibet: the past clings fiercely. – *New York Times*, 24.05.1983.
- Wright, A.R. 1904. Tibetan drum and trumpet. – *Folklore*, v. 15, no. 3 (Sep.: 29, 1904).
- Wu Keliang and Wu Changxin. Documentation and mining of yak culture to promote a sustainable yak husbandry. –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Yak*, Chengdu, Sichuan, P.R. China 2004. – <http://www.ivis.org/proceedings/yaks/2004/session7/Keliang.pdf>.
- Wu, T., Wang, X., Wei, C., Cheng, H., Wang, X., Li, Y., Dong, G., Zhao, H., Young, P., Li, G. and Wang, Z. Hemoglobin levels in Qinghai – Tibet: different effects of gender for Tibetans vs. Hans. – *Journal Appl. Physiol.*, v. 98.
- Xu Disin. 1958.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 *Soviet Sinology*, no. 3. (in Russian)
- Yan Hao. 2000. Tibetan population in China: myths and facts re – examined. – *Asian Ethnicity*, v. 1, no. 1. – <http://www.case.edu/affil/tibet/booksAndPapers/tibetan.population.in.china.pdf>. 25.01.2009.
- Yeh, E.T. 2003. Tibetan range wars: spatial politics and authority of the grasslands of Amdo. –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 34, no. 3.
- [Younghusband, F.E.] 1893. Russian invasion of India, by Yunghezband. –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 Topographic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Asia*, v.53. (in Russian)
- Yurkov, S.G. 1981. *Asia in the Plans of Beijing*. Moscow: Politizdat. (in Russian)
- Yuzefovich, L.A. 2007. *Way of an Emissary*. Russian Embassy Customs: Etiquette and

Ceremonials. St. Petersburg: I. Limbakh. (in Russian)

Zaezzhij. Why the Tibetans rioted? Impressions of an eyewitness. – http://savetibet.ru/2008/03/24/tibet_today.html. 07.06.2009. (in Russian)

Zhao, Suisheng. 2004. Nation – 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Zhironkina, Yu. "A clear picture of the world ": an interview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with the Russian journalists. – <http://www.savetibet.ru/1128697243.html>. 16.11.2008. (in Russian)

Zhironkina, Yu. The Dalai Lama hopes for Mongolia and the Buddhist Russia. – http://savetibet.ru/2006/08/30/mongolia_dalai_lama.html. 28.07.2008. (in Russian)

Zhongguo Lishi Ditu Ji (Atlas of Chinese History – ed. Tan Qisian), vols. 5.8. 1996. Beijing (in Chinese)

Zubok, V.M. (compiler) 2001. Negotiations of N.S. Khrushchev with Mao Zedong on 31 July – 3 August 1958 and October 2, 1959. –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no. 1 and no. 2. (in Russian)



〔左〕拉薩附近的山脈〔右〕羊卓雍措湖（照片：S.L. Kuzmin）



日喀則宗堡：
〔上左〕1938 年
（照片：Ernst
Shaefer/CC-BY-
SA 3.0）。
〔上右〕2005
年（照片：A.
Strelkov）。
〔下左〕2008
年（照片：S.L.
Kuzmin）

〔上〕1827年，由美國製圖師芬利(A. Finley)繪製的『大清帝國鼎盛時期』和亞洲地圖上的其他地區。西藏不屬於大清，故不在帝國的地圖內(Maps of Tibet, 2008)

〔中〕布達拉宮(S. L. Kuzmin)

〔下左〕大昭寺，西藏最主要的寺院(照片：S. L. Kuzmin)

〔下右〕大昭寺附近的帕廓街(S. L. Kuzmin)





甘丹寺：〔上左〕1959 之前（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上右〕遭到破壞之後，1966 年（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下左〕1980 年代初期開始重建（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下右〕2008 年（S.L. Kuzmin）



哲蚌寺：

↘ 1900 年代（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 文革中被毀的寺院（照片：S.L. Kuzmin）。

← 寺院全景，2008 年（照片：S.L. Kuzmin）



色拉寺西側寺院（照片：Alex Catanese）：

↘ 被摧毀之前。

↑ 毛澤東時期遭到破壞後。

← 重建後。

↓ 扎什倫布寺，2008年（照片：S. L. Kuzmin）





〔左上〕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彌勒佛像（高26公尺）2008年，佛像前面是最後三世的班禪喇嘛畫像。中共讓自己任命的假班禪確吉杰布（右邊照片）頂替，真正的十一世班禪喇嘛曲吉尼瑪。曲吉尼瑪是被扎什倫布寺高僧尋訪團找到，並經由十四世達賴喇嘛認證的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照片：S. L. Kuzmin）

〔右上〕中共軍方人士參觀扎什倫布寺，參訪過程，紀律良好，其中有些人對佛菩薩表示敬仰。

〔下〕扎布讓寺群和修行洞窟（照片：A. Roshchin, A. J. Goryainov）





塔爾寺中八座佛塔（照片：S. V. Dmitriev）

塔爾寺，宗喀巴故鄉安多第一大寺院，寺中有棵著名的菩提樹，據說業障輕者可在每片葉中看到宗喀巴的聖像（照片：S. V. Dmitriev）



白居寺十萬見解脫大塔及塔中的佛像（照片：S. L. Kuzmin）



西藏國旗：中間的雪山象徵西藏三區，一個被雪山環繞的國家雪域西藏。空中六道紅藍光芒代表西藏原始的色、穆、冬、黨、哲、扎六大氏族。紅色光芒和藍色光芒表示紅黑兩大護法，護持西藏政教事業。皚皚雪山頂上升起的太陽光芒顯示，雪域人民皆享有自由、信仰、富裕、幸福與公正公平。兩隻雪獅表徵政教結合之事業戰勝一切。高舉之三色寶燄彰顯西藏人民永遠敬信和頂禮皈依佛法僧三寶。雪獅所持兩色如意寶珠意味遵循以十善法和十六人法為核心的取捨善惡之律法。黃色邊框表達誓願，護持如純金的佛法長傳，直至有情眾生皆成佛。



傳統藏族服飾
(達蘭薩拉羅布林卡洛色娃娃博物館, 照片: S. L. Kuzmin)



〔上左〕康區苯教雍仲林寺的廢墟
〔上右〕西藏護教志願軍「四水六崗」的軍旗：黃色代表捍衛佛教，交叉的雙劍，燃燒的劍表徵文殊菩薩的智慧之劍，消除無明，出鞘的劍顯示藏人的勇氣和遵循傳統。
〔下左右〕安珠倉，印度鹿野苑佛像紀念座碑，2009年（照片：S.L. Kuzmin）。阿彌陀佛像座是由嘉日·尼瑪嘉辰委託製作，紀念已逝的四水六崗領袖安珠倉以及所有為西藏作出最高犧牲的藏族同胞，願他們的犧牲永植每個藏人心中和效法。祈願西藏人民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領導下，重新統一我們心愛的祖國西藏。



拉薩市中心布達拉宮前廣場。中共國旗後面是紀念西藏「和平解放」的紀念碑（照片：S. L. Kuzmin）



〔左〕文化大革命海報，1966年：「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一位工人階級高舉大榔頭槌向十字架、佛像和中國古籍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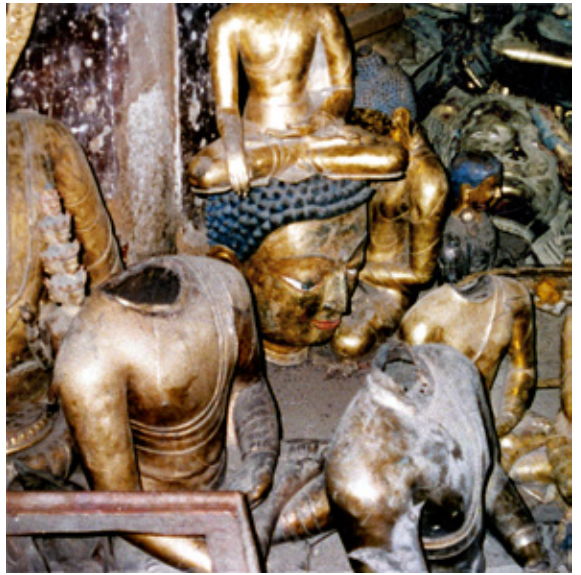
〔右〕哲蚌寺一座寺院牆上毛澤東的海報口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統帥、偉大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右上〕被毀損的佛像，羅布林卡金色頗章寺，1980年（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左上〕夏宮羅布林卡中堆積的破損佛像和黃銅器碎片（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左下〕拉薩被破壞寺院的殘破佛像和佛座（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

〔右下〕從堆置破佛像和佛器殘骸中，拿出斷頭佛像的小喇嘛1991年（照片：Alison Wright）





〔左上〕被中共充當倉庫的隆務寺 1979 年（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右上〕倉庫裡堆積如山的佛經，道孚尼措寺，衛藏區，1980 年（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
〔下〕希德寺廢墟，大昭寺附近（西藏流亡政府 DIIR 檔案館），建立於十四世紀，隸屬於熱振寺





〔左上〕定日寺廢墟，日喀則，被毀於毛澤東時期，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右上〕文革期間被毀損的寺院，1979年，康區囊謙（西藏流亡政府DIIR檔案館）
〔左中〕拉薩熱振寺廢墟，被毀於毛澤東統治時期（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
〔右中〕西藏中部一座被毀於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寺院廢墟（達蘭薩拉羅布林卡研究所檔案館）
雅魯藏布江山谷的達丹彭措林寺（照片：Don Croner）〔左下〕建於十七世紀的寺院，被毀於毛澤東統治時期。〔右下〕重建的寺院建築



托林寺廢墟，阿里地區（照片：Ray Kreisel）：〔左上〕寺院內飾、佛像和書籍。〔右上〕被砍落的佛頭。〔左下〕被毀的佛像位置。〔右中〕扎布讓寺廢墟，阿里地區 (<http://savetibet.ru>)。〔右下〕（照片：A. I. Roshchin, A. J. Goryainov）



〔左上〕被搗毀的扎布讓寺群：這裡以前有一座巨大佛像（照片：A. I. Roshchin, A. J. Gorychin）。〔右上〕四臂瑪哈嘎拉？（照片：A. I. Roshchin, A. J. Goryainov）。〔下〕寺院中被毀的六座佛像之一的昆盧遮那佛佛像（照片：Ray Kreisel）被紅衛兵搗毀前的佛像、佛像櫃和雕刻的柱子是什麼模樣，請參見：Govinda, 2002, p.170~174,179,180。〔左中〕金剛手菩薩（照片：Ray Kreisel）。〔左下〕馬頭明王（照片：Charlotte & Jerome Ryan 許可）。





被搗毀的扎布讓寺群：〔左上〕被搗毀的蓮花手菩薩？（照片：Ray Kreisel）。〔右上〕散落的佛頭（照片：Ray Kreisel）。〔左中〕彌勒佛像腳上散落的碎片，還有一頁黑色紙底，金汁銀液書寫的佛經（照片：Ray Kreisel）。〔右中〕堆疊的陳年木板經夾，可能是文革時被毀佛經遺下的木經夾（照片：Ray Kreisel）。〔左下〕一堆瓦礫下的一頁金銀汁液書寫的佛經（照片：Ray Kreisel）。〔右下〕現在安置了一座釋迦摩尼佛的殿堂（照片：Charlotte & Jerome Ryan 許可）金色龕面：以前設置巨型主要佛像，文革前牆面的各個佛座上都有小佛像。





〔上〕從布達拉宮遙望拉薩的景色
〔左中〕2008年拉薩的朝聖者
〔左中〕在拉薩新區的朝聖者，2008年
〔下〕日喀則的新開發區2008年
（照片：S.L. Kuzmin）



〔上〕2008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
哲蚌寺僧侶的抗議遊行 (TCHRD)

〔中〕2008年3月遊行衝突後，
大昭寺院前的廣場 (<http://www.portal-credo.ru>)

〔下〕中共拉薩軍事基地的其中一座
軍營





〔上左右〕中共軍隊在拉薩的監控，
2008年3~4月(TCH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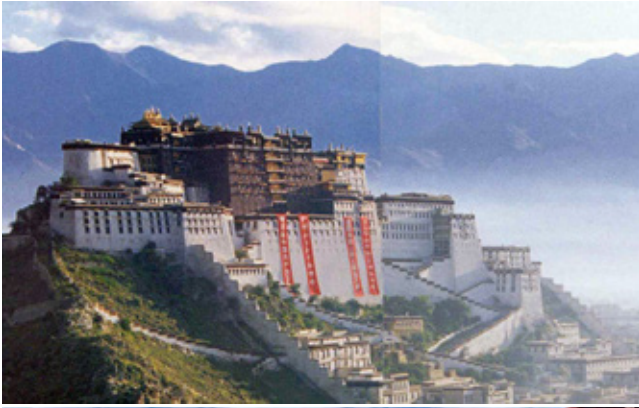


〔左〕拉卜楞鎮上的和平示威遊行，2008年3月14日(TCHRD)

〔右〕64歲的格盼塔闊在阿壩格爾登地方進行和平示威遊行期間遭到殺害，2008年3月(TCHRD)

〔下〕在和平示威中，中共武警殺害的藏人屍體，被抬到阿壩格爾登寺進行念經超度，2008年3月16日。(TCHRD)





2019年蒙古烏蘭巴托的西藏抗暴60週年展。中共統治時期的布達拉宮及大昭寺的標誌。

(<http://www.rfa.org>，唯色臉書。照片：S. L. Kuzmin)



↘ 2017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96年紀念，在拉薩布達拉宮前，舉行升旗（中國國旗）儀式。另一面中國國旗升在布達拉宮頂上（印度時報路透社報導，2017年8月1日）

↑ 西藏抗暴60年紀念之際，首都拉薩看起來像一座中國都市（西藏抗暴60週年展，2019年，烏蘭巴托，照片：S. L. Kuzmin）

← 聖山崗底斯山上飄揚的中國國旗（照片：S. S. Averyanov）



〔上〕喇榮五明佛學院 (<http://savetibet.ru>)

〔下〕被中共拆除後的喇榮五明佛學院衛星照片 (tibetoffice.com.au)



被中共拆除後的亞青寺衛星照片：
2018年4月3日〔左〕和2019年8月24日〔右〕，（來源：自由西藏）



↘ 中共強將中共領導人相片（毛澤東和習近平）置於佛壇上，取代十四世達賴喇嘛，逼迫藏人行大禮拜禮 (<http://tibet.net>)
↑ 甘丹寺兜天殿的中共守衛 (<http://savetibet.ru>)
← 假班禪確吉杰布和中共官員 (<http://savetibet.ru>)



↑「愛國主義教育」：身著迷彩軍裝的藏族尼師唱著，由北京電視台大力宣傳，西藏女高音歌手才旦卓瑪的「紅歌」(<http://savetibet.ru/TCHRD> 摘自視頻，2016年)



↑拉薩的藏人參加了印度菩提迦耶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返藏後，被中共公安強迫送去「再教育」營，2012年2月（西藏博物館，達蘭薩拉）

←扎什倫布寺內張貼的偽造不實文宣海報「恐怖的封建制度」（照片：S.S. Averyanov）

↓中共公安拆除商店的藏中雙語看板，甘南，（西藏博物館，達蘭薩拉）





- 〔左上〕日喀則市因抗議採礦，被拘押的藏民，2010年5月（西藏博物館，達蘭薩拉）
- 〔右上〕安多瑪曲的金礦開採（西藏博物館，達蘭薩拉）
- 〔右下〕抗議中共統治，所有自焚藏人照片，2016年（西藏博物館，達蘭薩拉）
- 〔左下〕西藏烈士紀念碑，達蘭薩拉（照片：S.L. Kuzmi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被隱藏的西藏：獨立古老王國與被佔領的歷史軌跡 / 庫日茗 (S.L.Kuzmin) 著；賴育寧譯。 -- 初版。 -- 臺北市：雪域，2020. 7

面；公分。 -- (雪域叢書；38)

譯自：Hidden Tibet.

ISBN 978-986-98341-4-8(精裝)

1. 歷史 2. 西藏自治

676.62

109008805

雪域叢書 38

被隱藏的西藏—獨立古老王國與被佔領的歷史軌跡

作 者：(俄)庫日茗 S.L.Kuzmin

翻 譯：賴育寧

發行人：賴育寧

總編輯：盧惠娟

內文排版：索多

校 對：李碧昭、阿香

出版者：雪域出版社

劃撥帳號：50152227

網 址：<http://tibetanbookshop.pixnet.net/blog>

電子信箱：tibetanbookshop@gmail.com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 段 189 號 10 樓之 5

電 話：(886-2)27360306

傳 真：(886-2)23779163

版 次：2020 年 7 月初版第一刷

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 電話：(886-2)82275988

印 刷：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 電話：(886-2)22267821

I S B N：978-986-98341-4-8 (精裝)

定 價：新臺幣 450 元